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二册目次

皇明十六朝廣彙紀二十八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刻本……一

皇明十六朝廣彙紀二十八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刻本

彙紀序

古謂五百年得名世難余謂得文人更不易文人胸藏珠璣識窺河漢于凡帝王星曆兵刑禮教之書罔不周徹目力所及最善讀古人書旁採所稽又善解今人事

今人事則無如

皇明十六朝彙紀是已彙

紀自我

祖以迄近代凡十六其間

神則真神聖則真聖忠則真忠孝則真孝

國史所載不啻江河行地日月中天矣區區野

修之臣而筆之而叅之不已僭乎曰有說以處此據事實而無妄溢表直蹟而無譏彈此刻之所以不妨公付海內也昔季札聘魯聞樂節奏而知列國興替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他如覿鍾鼎而燭神姦覩旂章而昭軌物識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觀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酌古準今悟此達彼流覽之至寧不重哉今

天子大彰言路一切性理
經術盤盂箴銘多所
召對儒者日事八股不通
經濟有如試問以
三戶五
列祖何如蒞御而杳不知
諸臣何如傳芳而渺不
省經歷戰伐之何如創
營而冥不諭可謂通儒

乎以井測天以挺撞鍾
夏虫而語氷祗覺望洋
者之不可幾于大觀也
三戶六
彙紀一書恍然如醫者
之洞見五臟戰者之按
布五花將所謂通性情
而明學術者于是乎在
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

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
恐未足以踰其詳核而
廣其博稽史載張華問
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

戶引陳無遺武平問以
魯鄭族系三極七穆應
對如響此孰非讀書大
有益之明驗乎吾輩留

心典籍他日倘承
顧問平時採討歷歷如見
誰謂名世事業經天緯
地不在文人朝夕咿唔

中豫儲而成負巨眼者
應作如是觀

崇禎五年壬申夏五月
安成草莽之臣王襄

序十四朝廣彙紀晉
夫學者稽古極博尤孜
衷于
當代坊刻雖種種備具紥
十六朝之編摹闕如也

序一

明興重熙累洽
列聖承休殿瑋籃懋太阿
獨握百辟勵勤是以四
海向風八荒慕義
太祖以後

穆宗以前散在居渠傳播
寰宇坊刻業有定論亡
庸操觚妄讚近自
三朝以來甲是乙非靡有
定論適從

序二

聖主當陽羣公秉筆載在
彤管闇闇不得窺其藩
蘺金陵旻居居博采即
報災詳名章疏議兼
皇明諸集通紀寔錄特聘

余叉立先生序其泳筭刈其繁蕪訂其亥豕之訛正其魚魯之僞尚懸其是非以俟曰久論定云歲在壬申移書乞余弁其首余嘉余友素履謹愿必不妄爲雖黄臆加口褒貶而是凡十六朝之故實莫不詳載故扁其首曰廣彙紀集誠爲後學指南之是爲序

旹

龍飛壬申陽月五日古鄞李康先金峨父題于翰苑公署

皇明十六朝彙紀序

余受
國厚恩優游歸里日與門弟子講
道論業歌誦太平足矣頃門
人王生襄讀書金陵偶以所

刻
皇明彙紀緘寄而問序於余余惟
山中人不讀
朝中書已久猶憶待罪
北垣時攄赤一疏幾罹不測之

誅幸
仁主寬宥嗣更歷事
列宗眷愛備至每嘆
主聖臣直一時堂簾相得之雅
無踰本

朝彙紀此刻大率採之通紀從
信等書稍加參可似强項而
實虛心似刑書而實寬政似
一意孤行而實無顛倒是非
之斜似自為異同而實非驁

駭奇俗之聽一披閱間恍見
創業艱難
金甌鞏固皆我
祖先聰明才畧不知經何勤渠幾
何培植以迄於今其間忠義

輩出節俠接踵靡不蔚為豹
變瑞為麟祥以點綴雍熙之
景能令讀者不惟快於口而
且快於心不惟使一世之人
快而且使百世之奸雄落膽

豪傑吐氣且舞且蹈且哭且
啼於重陰疊草之下者何限
山居得此真足我識力卓膽
力壯目力徹筆力嚴誰謂安
安聽足中非得醒豁一助哉

王生才藻而名博與余兒憲
明稱讀書交憲兒屢上公車
不第王生猶落落仰屋中廣
稽博覽決非立言中作自了
漢者異日倘誦習

木天其不以

煌煌謨烈漫同陳蹟憒憒者其素

所周核然也故不辭而爲之

序

崇禎五年四月

以下原缺

十六朝廣彙紀列聖謚號

高祖皇帝濠泗人也姓朱氏御諱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在位三十一年建元洪武壽七十一葬孝陵按皇明玉牒尊謚曰聖神文武大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建文皇帝御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嗣為皇太孫高皇崩即皇帝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刱北京兵逼帝變服遁去京師傳言帝崩六月十三日也又言自焚一云葬西山雖有兩三說竟莫知其所終也

成祖皇帝御諱棣太祖第四子高皇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兵四年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二年建元永樂壽六十五葬長陵按玉牒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廣大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

仁宗皇帝御諱高熾成祖第一子初封燕王世子永樂二年立為皇太子在位一年建元洪熙壽四十八葬

獻陵按玉牒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宣宗皇帝御諱瞻基仁宗第一子永樂九年立為皇太孫仁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宣德壽三十八葬景陵按玉牒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英宗皇帝御諱祁鎮宣宗第一子宣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四年建元正統八月北狩九月初六日尊為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年改元天順正月十七日復登帝位壽三十葬裕陵按玉牒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景皇帝御諱祁鈺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郕王正統十四年八月英宗北狩皇太后命攝總萬機于奉天門左受朝擁即帝位在位七年改元景泰壽三十天順元年英宗復位廢為郕王葬西山成化二年追復帝號按玉牒謚曰戾

憲宗皇帝御諱見深英宗第一子太后周氏所生初名見濬郕王[illegible][illegible]為皇太子景泰三年廢封沂王天順元年英宗復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三年建元成化壽四十一葬茂陵按玉牒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孝宗皇帝御諱祐樘憲宗第三子太后紀氏所生憲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八年建元弘治壽三十六年泰陵按玉牒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武宗皇帝御諱厚照孝宗第一子太后張氏所生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六年改元正德壽三十一葬康陵按玉牒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世宗皇帝御諱厚熜憲宗孫興獻皇后蔣氏所生武宗無嗣奉遺詔入繼大統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葬永陵按玉牒尊謚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穆宗皇帝御諱載垕世宗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謚曰莊皇帝廟號穆宗

神宗皇帝御諱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七年建元萬曆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光宗皇帝御諱常洛神宗子即位一月改元泰昌後以萬曆四十八年爲泰昌元年廟號光宗

熹宗皇帝御諱由校光宗子國號天啟在位七年廟號熹宗

十六朝廣彙紀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玉牒　憲章錄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鑑錄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紀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功臣錄
革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略
皇明紀略　明典雜紀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大政紀　吾學編
聖政一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皇明奏略　傳信錄
九邊圖論　詞林志
君臣問答錄　文膾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明政統宗　史料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紀錄彙編　歷代摹編

大明會典　功名錄
皇明獻實　災異錄
大學衍義補　灼艾集
續通鑑綱目　天順日錄
經世大典　通志
汪循日錄　李賢日錄
大明一統志　國初事蹟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典故辨疑序略　震澤長語

尊賢錄　枝山野記

粵濱逸史　時務策要

名臣錄贊　菽園雜記

名臣奏議　撻武章

廣州志　名對錄

皇明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

三朝要典　聖朝清政

名臣文集

十六朝廣彙紀總目

第一卷
洪武紀
第二卷
洪武紀
第三卷
洪武紀
第四卷

建文紀
第五卷
永樂紀
第六卷
宣德紀
第七卷
正統紀
第八卷
景泰紀
第九卷
天順紀
第十卷
成化紀
第十一卷
弘治紀
第十二卷

正德紀
第十三卷
嘉靖紀
第十四卷
隆慶紀
第十五卷
萬曆紀
第十六卷

萬曆紀
第十七卷
泰昌紀
第十八卷
天啓紀
第十九卷
天啓紀
第二十卷

天啓紀
第二十一卷
天啓紀
第二十二卷
天啓紀
第二十三卷
天啓紀
第二十四卷

天啓紀
第二十五卷
天啓紀
第二十六卷
天啓紀
第二十七卷
天啓紀
第二十八卷

天啓紀

皇明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一　安成　王襄　參

東莞　陳建　輯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郢　丘酉　較

皇明總紀 朱姓皇祖熙祖濠人泗州皇考仁祖諱世珍皇帝徙濠之白鄉卵星卯(?)後遷太平鄉孤莊世乃悉 天旬宮朱家巷人洪武都應天永樂遷順天有洪武至天啓七年凡十六號得年二百有六十後永曆嗣統

太祖高皇帝 名元璋字國瑞洪武在位三十一年 御建文四年共三十五年壽七十二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帝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帝最少、帝母夢神饋藥一丸、吞之、遂娠、及誕、火光燭天、自後室光每夜如焚、鄰人屢驚、至則無有、遂名朱氏火、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告曰、夜子時食矣、仁祖前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帝年十七、時僳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帝孤立無依、乃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帝乃游江淮三載、仍歸寺中、時辛卯秋二十五矣、時四方兵起、濠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各擁眾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但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帝乃覲伽藍神、卜筊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于子興、子興見帝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俾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性素剛直、重然諾、家人喜施、避難擁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起宿州起兵應子興、乃以女託之子興、撫如己出、馬公卒、子興爲女擇配、以帝器遠有智、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高后也。帝在甥館、洞知委心推翊、爲萬夫長、帝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備酒酣、縱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兄曰吾觀若曹皆非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請郡、又遣將法與陷食、知府丑祖戰歿、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據搏戰、城陷被執、使降、罵不屈、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管李黼戰死〇二月元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帝、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捕遼、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不華語眾曰、諸君助我討賊、克則諸君之功、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受降、已而覺其詐、手斬之、前擇賊船格殺五六人、羣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〇五月元徙李黑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以鹽引亡宋號故也〇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無備、之將董摶霄從平章教化

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同討捍賓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來競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捍賓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後令者斬遂進兵七戰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尋進克廣德斬戮諸賊復克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捍賓引兵擊之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趨均房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平賈魯圍之　帝與子興極力拒守○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時賊號百萬吉

皇明通紀　卷之一　洪武　三

星乘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遂復池州克江州據江西賈衢以剛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來大艦來攻乘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崖等爲己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獄帝自軍歸曰吾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解遣人釋之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春　帝在郭元帥側稍掌兵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常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皆濠泗人從征伐○三月元命使招諭國珍國珍請降時劉基起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於國珍兄弟等於中實令之官珍疑懼據海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趣執元帥也忒迷失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自是國珍雖受元官

皇明通紀　卷之一　洪武　四

官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旣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旋復之以平賊[illegible]而不能殲其兵則亦何利而自賊猶知是郡不惟國珍有梯航貢獻之心西方諸從者聞之亦委靡而不羈兵在元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賊之罪戮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觀國珍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亡矣○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又攻陷興化縣遂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守臣李齊不屈死○定遠人馮國用弟國勝率所部來　帝見而問定天下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撥除寇亂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帝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illegible]○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帝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帝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甚親信
帝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
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
於敗上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
功無效彼所為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合肥人吳復率所部
伏謁　帝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號勇肆嚴面
黑貌偉　帝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
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　帝兵取滁州時花雲為先鋒單
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拔刀躍

馬衝　帝擁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
鋒○滁州人趙德勝來謁　帝喜其才勇即命為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母避
亂與　帝失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祁携
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客屬後聚　帝喜甚文
忠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　帝
與　孝慈皇后撫育為子○七月丁卯泉州兩日綵湧水日三
潮○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洛募壯
士與其子從拒賊數與鏖戰洛中箭墜馬從下馬救之俱被執
洛罵賊而死從亦以死拒賊賊義而釋之使收洛尸斂瘞從歸

請所府兵以後饑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
民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傷手刃其父兄張
斛因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檻之事聞元朝贈濟行省檢
校授後吉田縣尹（胡粹中曰劉從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殲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
不酬（所遇其才矣使為將……足以保障一方哉）○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
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
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
國師名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皆謂元主曰陛下尊
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
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又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
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
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纂琵
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
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
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
帝前相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
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
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十月元兵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

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陰志不發兵　帝謂王曰六合受圍雖
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時元兵
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王乃召　帝將兵往令之禱神　帝
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
梁壘元兵日夜攻壘壘隨復失明旦復完壘[illegible]如是者數
四元兵致疑　帝以計詒之于是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
攻滁　帝設伏大敗元兵滁城得完　虹縣胡大海來謁　帝
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滁州孫興祖王志來歸二人年皆十九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謂　帝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
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且明公狀貌非常貴不可言受

命應在千日內○命月濶察兒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勸
其勿開詔書脫脫以君臣之義不從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
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
死○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殿閣樓
廊棚其棚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行時龍首尾口眼皆
動波駭宮中海子內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
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
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
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
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illegible]

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正月　帝謀所向惟和陽可圖[illegible]
興命張天祐耿再成往取之天祐失約再成戰不利衆皆潰元
兵追至千秋壇會天祐兵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
和州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夜遁去
遂據其城　諸將破和陽暴横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帝憐之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
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
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定遠人繆成和
州含山人仇成來歸○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帝率諸將以萬

人皆擊走之元兵乘　帝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
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三月子興卒　帝統其兵○
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
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天
叙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帝爲左副元帥　帝曰大丈夫
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來附命充管軍總管○
滁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爲群雄劉聚所得覺其聚無
成居左右遇春見其日事剽掠終必無成聞　帝駐師和陽兵
衆獨來歸未至困臥田隴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
帝驟至與其徒乞歸附　帝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起於阡陌而下至民閭者又十餘人罷吳起威爲謝高人挾
曾海塵也昔人云漢唯身起多起豐沛光武名譽半出南陽蓋
帝王將興之地天必使英豪之士生乎其間而爲之股肱羽翼佐者殺今豈偶然哉○帝駐和陽既久謀
東渡江取金陵恐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弟永忠令廷
王子通海通源趙伯仲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
桑世傑舍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寨以拒寇
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求援乃遣使間道以
書約欲乞兵援之　帝得書大悅曰永安等以舟師
來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夏五月親率兵至
巢湖永安等皆將迎　帝登舟至銅城閘已殿敵除然
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　帝

率永安等以小舟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若網
何水勢消天諸將遂得縱舟從　帝直趨和陽時
與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　帝遂定渡江之計
帝率諸將渡江　帝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
王以逆帝選恭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
經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衆降○時初得太平
諸官元兵寬何　帝用昇計藉鄉兵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
平以安○　帝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
城張之通衢皆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太平耆老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

流竄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
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
心悅服以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　帝曰足下之言
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
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
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
○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
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衣襖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
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撥璟率衆歸附授管軍萬戶○十二月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數萬衆攻太平　太祖遣徐達

鄧愈湯和引兵迎戰遂擒埜先　太祖釋之與語埜先詐曰然
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既而自悔失計
及聞欲攻集慶私諭其部曲欲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太
祖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衆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
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埜先既歸收其餘
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屢爲報捷言自習以來皆以舟師
取江左教　帝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
持久集慶可不攻而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折其奸我師
逡進攻集慶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
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埜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經葛山鄉

卯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及選壯士五十人衣青衣
埜先疑其後對之仆地擒埜斬死埜先 執心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二月元兵結營采石南北不通 帝命
常遇春縱兵攻之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螢于海乎僅以身遁
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
而用之俘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
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帝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 帝而寢
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以侍解甲酣寢 帝解甲酣寢
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

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從柵攀進遂破之元南臺御
史大夫福壽戰死 帝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
守舊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
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千餘
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
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
兵元帥 帝嘉福壽之忠命為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
率所部降 茂才蘄州人○金陵既定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
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

之於法李善長叩救乃免是月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帝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
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至鎮江
元平章定定進去郎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
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四月士誠寇宜興 帝命
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
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諸將奉 帝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
中書省總吳國事○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 帝親至龍江
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

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 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
龍字元之洛陽人 元以老避居鎮江 ○定遠人王弼號雙刀王率所部來歸命
宿衛帳下○張士誠遣將攻掠長興 今常州府 帝命徐達率諸將
往征之 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
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縱為奸利輕財好施頗得衆心 癸巳
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
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削脫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
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
地廣兵強遂為勁敵○乙亥 太祖遣諭士誠遣好於張士
誠以書諭之士誠得書不報拘留書不還乃謗我所遣以舟師

攻鎮江、統其元帥徐達等衆之、屯其軍於龍潭、　帝聞之、使諭
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矣、
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士誠
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以計擒之、九六卽士德、梟雄
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
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
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
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賞之費、　帝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
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擇嘉

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陷般陽諸州、元以搏霄率兵擊之、未至益
都、貴兵趨濟南、搏霄乃襲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
元擢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紀的該、仍令往援
益都、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
幾、復命搏霄守河澗之長蘆、搏霄以兵先行、曰、我去濟南、必不
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搏霄方駐南皮魏家莊、元遣詔使拜
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
如、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
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克長興、今湖州府長興
縣、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三

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
寧國、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奧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
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守臣楊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
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遂下太平、旌
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亮祖廬州六合人、嘗爲元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帝喜其勇悍、賜金帛、仍其官、亡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餘、諸將患之、至是被擒、縛以見帝、帝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　帝壯而釋之、使從征、○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
天祿、鎮撫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
等破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
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

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顯增
兵、協鎮其地、極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喉、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旣爲我有、耿吳二帥、旅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七月、
鄧愈、胡大海旣下績溪、休寧、乘勝進克徽州、○八月、元鎮守黃
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
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九月、常遇
春率廖永安、吳顯等、自銅陵進克池州、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
城、遇春等奮擊、大破之、按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倡亂、文俊兵起、欣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後乃以兵爲元帥、倒殺文俊、并其兵、自稱平章、○冬十一月、　帝閱軍於大

過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攻揚州初乙未歲張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元帥元鎭南王孛羅普化鎭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明鑑等食盡欲作亂鎭南王自立勢未可知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明鑑等因逐鎭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出降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揚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一　洪武

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闢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激入後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正月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僞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獨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愈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

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俱赴井死闕爲人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疾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巾而出當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闕暇日率諸生講學會諸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等十數人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諡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章古有氣詩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一　洪武

論也惡義孫亦正初闕既殁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一發翰曰余公守安慶孤軍當四面攻之一旅何危其將友諒僭大號擁衆東者又悉力以攻堅城不能頓兵挫銳然自則來安能從容衛仰盡兵孫馬以觀四方之變而出爲全之計歲月奔湊善何知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我用太祖與接壤不如太祖提師渡江因[illegible]○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源寇欒瑞率僞劉判宗范等拒戰世傑陷陣戰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宗等後因勒當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於萬年街追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

梁成杳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三月乙
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帝大喜擢文忠左副都指揮叛
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
奇大敗之獲其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毛
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而東遂陷○六
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衆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
俱避山谷即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關先生以察
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
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
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衆叛之○十月徐達邵榮

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帝遣使謂其分兵絶太湖口斷其餉道
達奉行之城遂拔○廖永安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
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
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今民間豈
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
時則耕閑則練習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
寓兵于農之意也○羣雄割據　帝國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
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
下　帝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
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論府務訪治道問民

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帝悅命預帷幄密議○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
前往婺城探聽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
帝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元守將帑寧安慶與治
書院判石抹厚孫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約城請降開東門納兵
帝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宋以明順
逆兵既入收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
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叙
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
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

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帝既撫定寧越集諸將諭之曰克
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
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
誠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士誠遣呂
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
仰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經諫曰賊狡猾難
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
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
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兵燹間至是謁

帝于金華曰。夫有雄略者。乃可與雄。亦有膽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闢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帝喜宋義。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總為知府。○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蘇趙蕪江。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乃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擒五百餘人。羣溺甚衆。敵宵遁去。後寇常州。良閉道擊其援兵於無錫。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救。城破。的斤戰死。○三月。王師克金華。帝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遣道饋朱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帝曰。今既誠信歸。便當推誠相與。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叔能詩文乎。帝命誅于市。以觀進叔。○太祖將還建康。命胡大海守寧越。付以衢處招與進取之宜。○徐達等擊走趙普勝。總領池州時。帝親征浙東。方舉越賊劉判關捷大喜。○擬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以常遇春為樞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馮兒守金華。馮兒本姓徐。帝養以為子。〔按我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多用養子……心腹與將官同守……〕六月。帝自金華還建康。○七月。帝以無為州逼近肘腋。命

元帥朱文遜率友諒率兵擁攻克之。○十月。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移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必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頗知術。善畫策。普勝以為謀主。乃使人賄與客交。而陰間之。又我書與客。故誤遺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翁得普勝平日所為。又重以金帛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因普勝登舟中。執殺之。併其軍。○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總兵處州。克之。處等七邑皆下。元帥胡深知天命有在。開道來降。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褘。許元。黃天錫。帝皆徵用之。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正月。命以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帝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帝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

宝陽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諸以符命書見尊禮。命有司制廄歌
以處之。劉基自匆隱明絶人。見天文與法怪。諸翁目丹識
豁爭脱投歎奮月閟方不合投劾去。當從石瑯有異書求
衆亦淘水時行遊原字文念與諸可升者皆以為異。
謹後知己鯨欲不通太言曰。是天子氣也。直奔金陵。以待
子者此分我當輔之。明誠城金陵之以為諸老人除以為正。去之
時無知甚者。西蜀地天寧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富作文
以奇之方。因珍友浦上。蕙者奮擊。為行省都事。核以謀計方
民窮帶於招與未錢後起之。以時勢不可。乃棄官歸田里。著
郁離子。寄其說。劉匈自歸之衆基曰。吾平生志方將珍張士誠
章所為。今用于前與彼何如。乃指天命將有歸。予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郁離劉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
力能之哉。
基赤所。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〇帝問左司郎
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
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帝然之。未幾以濂爲

皇明實録紀　卷之一　洪武　二一

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司
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〇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
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拒之。
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
上。城中乞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雲奮怒罵曰。賊奴
吾主顔也。何不速降。賊怒射殺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
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
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要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
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瘗之。抱兒逃。爲虜所
督理舊家輸之爲。虜敗。孫氏脱身至漁家。後竊兒去。夜宿陶
大中。犬閑登舟渡江。

江濵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洲。有漁翁孫氏取蓮實哺兒七日
不至忽夜中有人語。
生命。鎮當老衣。
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
太平陷。急謀僭號。乃使人誑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
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値大雨。略無儀
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
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
晩也。劉基獨張目不言。帝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
山者。乃可破賊耳。帝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
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

皇明實録紀　卷之二　洪武　三三

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帝深然基策〇時友諒遣
人約張士誠同寇建康。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帝曰。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整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
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
猝難敵也。或勸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
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
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
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
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僞降。約爲內應。招之
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

老閣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帝
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帝曰此賊不可失久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
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閣者持書乘小舸徑
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閣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
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
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閣者急歸具以告帝曰虜落吾彀中
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
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
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

石灰山側徐達等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
舟師出龍江關外　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
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
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
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
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
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閣者之謀卽命弟五王師舟千餘向龍江
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
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
雨擊之時天無雲人莫之信俄風過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奮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
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
朱虎舟師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爭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
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
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乘別舸走於其所乘舟臥床下得陳才所遺書　帝
覽友諒惡至此可哂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帝曰友諒東下
安慶無守禦者　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
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而入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
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旗風者迎戰又敗之友

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遠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
俞伯仲守之○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　帝
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
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
傾國入寇守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
師設若蚵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罹騷矣大海乃親率兵
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胡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
俊爲元帥胡德濟爲副元帥守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
余椿擊走僞漢將李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降　帝命都僉
程鎮之○遣千戶王時齎白金往方國珍搭海舟至燕京饋

察元帥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事倚察罕故察罕沈丘人務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處大略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將往探之○方國珍拒獻賊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 帝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遇其將張定邊從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 帝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諫曰伯仲係渡江遇舊宜由赦之 帝曰不使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勝兼行樞密院事○十

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帝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帝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專其事○三月泗州守將薛顯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卻之○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六月偽漢將李明道寇信州守將胡德濟以兵

夾關城固守遣人求援於大海大海聞報兵由靈溪以邀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偽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 帝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取宋諸州克復山東衛益都未下察罕務兵聞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八月 帝親征陳友諒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逆流而上攻安慶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抵江州友諒偽都傾其巢穴 帝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

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軍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衆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帝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 帝悟許之賜書慰諭之大略謂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肝膽見肺腑故當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彼

勢窮來歸者尚厚待之況完城來歸者耶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揀甲夜趨比旦入城○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　帝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無營遁追擊之

壬寅宋龍鳳八年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胡廷瑞既降　太祖遂兵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illegible]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

寧州陳龍久吉安孫本立胡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羞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保安愛養之意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為江西行省中書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要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猶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鄉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徙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漪等遂會同鄰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剿處城平之國初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歿也發人哀號如失父母再成名亞于大海初大海未嘗夜出入見其所嘗有光若螢及院處叛兵有犯境軍中或奏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illegible]助者[illegible]欲賞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郎諸暨○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衢

邇桐廬耿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揚於賊境言大兵已出諸路約會金華賊見揚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一鼓出城賊營驚亂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帝既定洪都以鄧愈為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知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同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

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營中豐謀發乃紿請察罕行營
遂爲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
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
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
悼 帝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訃聞至燕元恤典極
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急攻益都劉福
通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運走安豐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
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田豐被戮山東地元
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〇七月平章邵榮與趙
繼祖謀作亂爲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

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〇八月陳友諒遣將
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〇元
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帝
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
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
還因以馬來獻 帝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〇安豐人
曾良臣率衆歸附 帝謂其將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
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政時有韓政者亦率所部來歸
帝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韓林兒龍鳳九年 〇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

建國號大夏改元大一統〇二月 帝勑命諸將分軍於龍江
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諸將皆不及〇張士誠遣將
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
豐殺福通據其城〇帝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
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
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以兵寇東陽李
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
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
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
旬日而成 帝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

帝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
伯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〇劉基自
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
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
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
來侵 帝遂伐陳氏〇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
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
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
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
文正卻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虎翼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偽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率壯士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昶擒其副將趙祥飲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設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其腰膂箭深入六寸亟拔而歎（按功臣本傳云德勝往關直流遂驟下覆廂一發令之加撫戰爲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將有奇功不矜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識應變料敵知將將皆古名將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

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投拾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拾命王於城下捉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乘小漁舟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帝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許諾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　帝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帝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逆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庚子合戰　帝分舟師

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將者擊敗其前軍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涌　帝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己丑帝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少却時郭興侍側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　帝然之即命常遇春等條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

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　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　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遏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帝以書遺友諒責其昧天下之勢不同討夷狄以安中國乃先與我爲仇今又復起兵端即使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

縣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帝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帝功德日隆箋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帝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擾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二月　帝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僞漢陳同僉騎搤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帝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槍躍馬奮脅一呼賊應手殞墜○陳理從壁內孤率張定邊降　帝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饑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知政事○三月　帝還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　帝大意謂所以不乘勝抵武昌者使彼人各心服可以不血刃而取也

○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君弼竄越棄城走安豐遂克廬州○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于是中書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　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過取達識帖睦邇符印又過取普花帖木兒印普花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脅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九月　帝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十月　帝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　帝以鄧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進攻贛州未下　帝命汪廣洋往諭必保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壕立柵以圍之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
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帝僕
諭常遇春等曰今將軍破敵不殺雖曹彬之下江南無以加之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諸
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
文忠激勵將士奮身引戰遂以寡勝衆與城合擊斬獲不可勝
計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
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彦夫皆諂佞小人蔚有市謠曰丞相做
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
省　帝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皇明通紀　卷之一　洪武
帝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汝曾冠服華麗
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
益於其家之後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
之竹狀　帝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孫炎胡深率指揮
朱亮祖取天寶等討陳友定五月胡深進兵克浦城進克崇安
建陽破錫江寨樹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接戰
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
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
一方賴之及死　帝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
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復調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

兵鎮其後使人謂愈曰關王保保集兵汝寧使之所爲如築堤
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
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潰漏用力少
而成功多遇春攻安陸擒其守將任亮遂克其城以吳復守之
遇春表亮壯勇可用　帝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
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
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仍命回
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莫敢犯與吳良守江陰耿炳
文守長興勢聯絡足爲東南保障○七月元思州宣撫使田
仁厚遣其都統林蕙等來獻僞達吉州軍民二府婺州功水常
皇明通紀　卷之二　洪武
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
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
月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
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規取淮
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溯淮安駐
范蔡港以擬我師　帝知其意諭徐達宜遣廖永忠運兵水寨
禦之大軍勿輕動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閏十月徐達等
進攻高郵　帝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
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龍鳳十二年○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

舟師數百艘寇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 帝親
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 帝臨幸江陰見良
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
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功臣本傳曰東 聖祖取天下當獄實 掛而顛倒之首論者以為吳二國境壤
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疑竅剪滅之
形勢蔽遺服蚓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 二臣皆不敢所
託謀是以判敵宮是以亟蔽孤臣無戰於鞭銃蘊之衛者數
年吳人急踏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憂然後得以鑿偽漢
而殲之吳滅吳者正所以殘漢也漢既滅于吾併力向吳吳無邊
蔽烏可所恨惡敵亦不旋踵而亡是殲漢者又所以殘吳也誠
書謂吳不亡于諸將合圍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
哉善殘善守武吳取吳二將固吳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
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強吳之功視二
與江陰之守為尤烈尚論開國之勲四臣一揆也 云〇禁種秫
以塞造酒之源〇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

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〇徐達等克高郵〇四月徐達等進攻
淮安拔其水寨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泗州 帝嘉
其知命授大都督府副使〇命韓政等進取濠州自郛子與趙
均用棄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帝
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帝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為張
士誠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帝即命韓政督顧時以
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 帝幸濠州省陵墓宴諸
父老〇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帝
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

也〇偽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令中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
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歸 帝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
張本〇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帝親為文祭之
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〇八月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〇元以陳友
定敗胡琛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
兵陷漳州守臣羅良死之〇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
士誠李善長以為不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天亡
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
兵將為富貴之根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輩迂闊書

生不知大計臣奉 帝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
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
矣于是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
士誠 帝御戟門集諸將諭之大意謂陳張分據其志豈在於
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寵榮而已友諒敗滅獨姑蘇諸郡
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
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
等毋忘吾言將發 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
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
既破諸將可不勞而下 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

原岡等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俱必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九月取德淸晝夜環攻之大破士誠援兵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皆驅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徇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詣軍門納降

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來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款接命彝先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　帝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受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剜將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立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無不摧破城中人皆大震中氣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守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　帝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帝與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帝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

壁間曰前代宮室多畫繪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靑乎尋勅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正月　帝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　帝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諭其內和諸將張思道等外睦四鄰歸我使臣庶可稍安北隅不然則關南方之兵端矣（臣建曰使擴廓能聽我　太祖此書之誠而內和諸帥外睦鄰邦天下分裂者亦將分爲南北此書所以爲擴廓救者甚忠而惜乎其蔽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欲我　皇明成混一大業耶）○帝諭中書省臣曰人民久困兵革生

息未遂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蠲免　帝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大軍圍杭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　帝勞以手書曰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三月詔文武科取士之法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致事應武舉者首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

文然後三年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俞通海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帝幸其第見其病革愴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涕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四月仁祖忌辰　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月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徬徨不勝左右皆涕下不能仰視○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以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六月天不雨　帝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官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

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帝即皇帝位　帝不許善長等力請　帝曰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卒致亡滅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遂已稱王陳友諒有江漢而即已稱帝若　太祖平張陳一統南面稱尊謀若先人之有虔枷夫何遠鴻可漢高祖併秦戍項羽蒸發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規模固自別矣）○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法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帝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說謠萬狀○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以天數突禍主焉盡初）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

下歸于漢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鍊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足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衣食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畫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

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罰縱知亦不罰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言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熟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喪身戮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賓主錢俶

故事耶且公之地譬猶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俯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樂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遂築壘逼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誠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叢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除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

能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驍將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劉氏可謂有丈夫志節[illegible]）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

戶令降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　帝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天祐又取南通州班師還　帝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之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

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
功德謂帝雄旣平宜及時爲娛樂 帝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
趙高也 帝頷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督等馮勝鞫之獲昶
伏誅○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
珍據境自若○帝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爲副討之諭之曰汝等
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
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國珍引舟師乘潮夜入
黃城江尖吳禎邀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復命浙江行省參
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國瑛兵不能
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

皇明廣叢紀　卷之一　洪武　　支石書院版

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
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
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由
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
州益陽常德淳兵衛暨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
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
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
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
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
親見遇春從過數騎戰輒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之何足

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
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領爲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
異即馮勝分爲左右翼各領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
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
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責勵羣
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
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illegible]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
古云十二山河之地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
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
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

皇明廣叢紀　卷之一　洪武　　支石書院板

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
近之人勿以此故輕軍政凡號令征戮一以軍法行事吾昔微
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
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
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其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曾攻閩
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氏攻圍城邑必擇便利
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今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
辭出 帝旣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
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頹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其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

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定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北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竊心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〇十一月命中書省議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帝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于是命左相國李善長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殃良善非良法

也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〇時方國珍遁出海島　帝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其男子任并所部將士詣軍門湯和遣國珍子建康浙東悉平〇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〇十二月時有孔希學（[illegible]）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學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〇己酉徐達取濟南〇帝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俘虜永

皇明廣彙紀卷之二

安成　王　□□□□

東莞　陳建　輯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鄣　丘　酉　較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於郊壇、內尊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時京師兩雪連日城市陰晦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霽昔有霞中星又露月歟瑞木中折有文曰天下平負向面文生當有文處木理隨書頓成似與馬頭仙言相符合甚大關係其禎祥不可枚舉）。○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帝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妻妾完輯衣鞋、勞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帝規畫、動合事機。帝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勝其身亦難保也。帝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帝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餒、懷餅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從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以奉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寬親、卒免于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嚴御詰怒小過、輒諫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却朕復為傷。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按我朝高皇后之賢、媲美古聖妃、以夫婦君臣相保之戒、為深得納誨之體、德無與並、似勝其所以為）○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鄧愈為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帝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二公所言不可忘也。○敕李善長、劉基等定興祀禮。帝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

上所俱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邊第總皆出於湖
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設尚寶司○湯和廖
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友定勢蹙退于省堂衍纂飲之參政文殊
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逐械送京師 太祖以
勝制深于顏頑將其內以祭公○二月胡廷瑞等取元汀州路
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定悉
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
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
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
慴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𢭏之必有歸款迎降

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
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𢭏留兵鎮守
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征
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
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
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
東參同大將徐達等攻取中原○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
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
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
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

闕里爾其敬之○定賦役法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
役及貧民故定此例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三月徐達等取汴梁
○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上御奉天門與劉
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死生成敗之際有精
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掌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
謂未必皆然及至推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
之賢不若主之賢也○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 帝遣使陳
州以書諭君弼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帝乃歸其母于陳州
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

衛指揮僉事○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
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
書劍元末仕爲淵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
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擧義兵除之擒
仲玉以歸成築柴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
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
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
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
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使數人鳴鉦皆奴妻炊火奴一
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

事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帝歸之，遂併有循志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粮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驩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複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拜表請京師。帝賜詔褒其特召見，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賜裝各賜有差，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都祖勝食盡力窮，斬

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祖守胡海等斬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命御史大夫鄧愈征取淮、濼、河北未附州郡，愈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守將橫架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八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遂入潼關，攻李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督李思齊、張思道良弼張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獨潞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授以孤軍，戰敗被執。帝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山東

州郡訴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失英徙姑詞守建寧。○命工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供職事。夫內毀戕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州進竹簟，却之。帝謂中書省臣曰：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造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下祭祀冕服。帝謂陶安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

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五月，禁宦官不得與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帝如汴梁，議定都兼訪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以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兵至，自殺。其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鬱州守吳廣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縣以次降服。○時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上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休，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

胡主在自謂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地王之地宮室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其止從舊今歷為中都然竟未泥于劉基之言而不遷也至我 文廟用封燕王爲天下後定鼎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放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毅爲吏部尚書前司農卿楊思義爲戶部尚書錢用壬爲禮部尚書陳亮爲兵部尚書周禎爲刑部尚書張仁爲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 初 帝北還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 帝曰宋元以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帝然之基素剛嚴務察宗內有犯者輒寘于法中書省都事李彬坐去罪當死善長素愛彬請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由是與善長大忤 帝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遯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

皆以銅爲之○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帝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 帝賜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歿 帝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 帝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帝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 按開國文臣賜爵封者甚罕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但止封伯 ○元將王左丞攻廣信守將郭興指揮于光奮擊大

敗之左丞恐懼自是不敢復窺廣信○帝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其憂歟抑朕寡昧不能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湑沒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朕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司天監進

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制極機巧 帝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歷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山西班師還京 帝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湖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進克澤州○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鄧愈討吐番之兆張翼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錄其至京詔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 帝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思深厚，祭顯先人足矣。（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畧，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俟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俟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滅，即與青雲接，若其黑雲也，即對敵擊之，可盡擒也。果如其言，全勝。[illegible]所部始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逆忌。[illegible]言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既未見雲而預定矣，若其觀象聽論，知天命矣。）

一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帝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 帝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廓廓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經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敵軍於城南，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伏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與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遙爲聲引兵；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殘殺。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頭納一靴，赤足跣一足，急跨騾從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以衆降，平陽、絳處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竟節東歸。 帝嘉之，擢爲吏部侍郎。河銜陳朝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詔求孝友行材（[illegible]）○一日朝罷， 帝召衛武臣諭之，以創業艱難，保守祿位，存心勤儉之意。○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爲安南國王。○定三師朝東宮儀。 帝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雖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方親故，送終尤雖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己酉 洪武二年。○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帝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元季君臣，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

促易爲節庵之竈中則無弊矣○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免太平應天鎮江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并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南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標詹同爲直學士○遣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

瀆之神○命祀馬祖諸神禁壇于後湖○二月 帝耕籍田。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二年後更爲皇陵，立衛守之○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澤之西○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侍制。

裕伯大名人，往元至正定行省中命進，辭省薦，起上海縣，張士誠招之，拒不赴。吳元年，帝命中書檄下於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上書固辭。洪武元年，復發起之，裕伯不出。帝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帝命爲侍講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帝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輒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帝深然之○帝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帝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帝與儒臣論及主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帝曰，人主養賢，非知賢爲難○帝罷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雖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大將軍達

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璟至南陽，首諭[illegible]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死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嚮應者皆散，乃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三月，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帝以書諭之曰，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誰能去夷就華，嘗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illegible]行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

險而兵懼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率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詐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頃時默然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帝以其順天愛民深慕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皆令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

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帝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刼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斬獲不可勝計陞本衛指揮副使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六月 帝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要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帝深然之○元也速復侵通州 帝命常遇春以所部諸軍由鼎之後命李文忠爲副由

遼伐應昌擒故元孫江文清于錦川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進攻大兵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大破之全師還京。○七月七日大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帝震悼龍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帝親製文弔祭之慟哭而還、帝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臨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來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六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追封三代皆王仍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葬鍾山之陰○造太廟器成 帝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

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揮擲枕簟箱簾帳之屬皆象平生所服○命吏部定內侍府可官例、帝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至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乎灑掃門闌司服守衛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軍圍慶陽克之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帝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臣丞相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并

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竊將遷徙以資脫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卒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聽後殷陽文忠行至大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代出鴈門關九月師次馬邑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遂兵追孔興至東勝州恭哥禽不見勝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莽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帝親覽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按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

嘗以春秋處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宗將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朝吉趨避凶敢壬寅帝率師下滁章御愈因爲帳召至閤曰予定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百中數曰未乾且求此堆當瀛血靈會焚峩疾盡後壯亦爲民遠擁一最存耳及者導宗秦亙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罷帝事兵伐之召問宋中對臥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且我其首顧其最必在南旺帝因命中從行毋久孤山無鳳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巳辰夫作遂逆彭蠡飄當過泰與蔽殘于康鄉山撫闕其勞甚厄除謂不可敵中日亥時當自出却期衆出遣戰單大勝陳友諒中衆矢死降其衆五萬務豫章受圍帝問何日國辭中曰當在七月丙戌壁輩至乃乙直蓋日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值奇宿往往類此中爲人所尔事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帝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忽雨沾服失容因命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許將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攝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壝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南建設九間社稷

爾扎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廟成敘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虛其位○十月高麗使者辭歸　帝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末禍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遣使致書元主書略曰朕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

諸將各懷不軌擁有嚴定禍亂以安生民若朕乃率諸將所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求幾殘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邊關乎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制羣盜今遠寄沙漠欲効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爭豈已乎外夷咸服君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

能爲甚史時君卽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
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十一
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　帝諭之曰刑以禁治
唐虞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臯陶告舜亦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不
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卽當體之○甘
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之○十二月大
賚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各有差　帝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
大將軍一體優賚○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帝曰卿等援
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

皇明寶訓　卷之二　洪武　一九

警而生驕逸矣如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今若書諸所存之史冊
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殘元王保保知
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拒其鋒保保步
却進圍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
指揮于光來援至馬闌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
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
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
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
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　帝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按溢有文武才
蒞官所至有聲績天性孝友撫世圖德一本于誠每臨大事毅
然不惑權輕斷衆而後已見有餘論　帝愛曲從之平生盡

言者猶未可勝舉至是衆共惡之○帝嘗以事詰責丞相善遇庚楷等親貴士石厥夫而死
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帝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爲之地耶　帝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帝
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己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
曰此褊淺殆甚於憲　帝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
轅而破犂矣　帝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
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
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按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卽數附矣
蓋宰當時可相者實無踰于劉基使其受立事業當有可觀觀此其處陳懷惜乎

皇明寶訓　卷之二　洪武　二十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　帝親祭之
王姓陳維揚人未詳其諱王娶于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　皇太后追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復出師
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
征虜左副將軍同鄧愈出北平攻元上都○遣使往安南高麗
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
使者還○吏部奏凡廣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命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
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帝
行後苑見巢鵲羣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
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

州命有司致祭。○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貧乏之道賜酒食而遣之薛瑄所曰兩禮薄政十二一日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使戶人有亦釋而宮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因剛有所虐我從之爲政者宜容寄安餘以爲不施其所惡遇人之其又不公善惡權於富者則折之惡非充王安富意也。○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

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元至正末素爲翰林學士承旨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橐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汗浹背上曰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及至和憂懼而死○按危素晚年有志于英者有南人元末至正初景泰選顧官元兵壓子英單騎閉中入南山大軍圍求之素遣人一女之聘終身不受官以不改事君之道二食其祿之人隔其族子英之謂臣之喜下可議日夜大哭不止人隔其族子英曰思舊乎上知其志之出塞見素之失節視子英愧死矣君朝廷重之命館於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群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遣使賚書與安南主時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椶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剔設日煃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退。○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王保保絕塞而

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月息齊失剌大將軍械德齊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右丞之失律正當戮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恩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寧國 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劉基嘗言于上曰淮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可取然未易輕敵出王昆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劉基雖嘗爲中都而卒不居皆如基言○李文忠等師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兵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

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璧玉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偵脫身遁、追之不及。[illegible]○五月遣友德遂入、詔給存恤之。[illegible]

凡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火葬，其非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潤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推習于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更至祭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illegible]○戶部奏蘇州逋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貽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蓋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射自禱祈，至期四鼓，上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illegible]皇太子捧盤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六月，命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開元主殂逝，相率稱賀，因諭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太祖聞甚難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惟恐或後。北方捷至，仕元者不許稱賀，[illegible]而爲萬世人臣立極，[illegible]朝遠多死難之士哉，應之忠貞捷若影響矣。○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見有侈大之詞，責省臣曰，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帝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待此。遂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命令謝恩，賜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爲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帝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帝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承穆陵圖來獻。遂物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徙蘇松嘉杭湖民田廬潦。○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七月，僞夏吳友仁

總管中宗蔣金與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興刑而中流失
援矢復戰斬首數百級大將軍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樁關中
山噪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
諸儒大明集禮○建諸王府○以劉基為弘文館學士○以翰
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宋濂
王禕等進續修元史○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李于道
帝聞訃震悼追封鄞國公視臨奠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
土蕃招來歸者甚衆征肯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爪哇國
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 賜以敎民榜○禮部尚書陶凱
等請進膳舉樂 帝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

樂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
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不許○改司天監為欽天監
○遣使致書元太子曰適元始告成朕以今先君為三十餘年
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
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
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
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
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
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勛爵戶部備賞
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

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李 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
之曰汝等成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王之
典籍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
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
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最
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表嘉餘悉據功立封書
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
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
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
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

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
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
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嘉侯 韓
政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
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滎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封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給賜諸大臣功臣絹帛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疋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丁德興濟國公　加封耿再成泗國公[illegible]全○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興祖盧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濟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十二月薛顯封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

帛六十疋俾居海南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拔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

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搗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鬥群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且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

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歿功臣并及軍士凡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群臣莫不感動○大明志書成○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仍詔善長等建中都宮殿○詔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為夏明昇尚據巴蜀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向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

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嘗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製玉圖記二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閏二月立祠祀元御史大夫張壽○三月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

事官與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兵望風驚潰遂克綿州至漢口阻風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攻德進遏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逆戰友德擊敗之僞丞相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戴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詔免江西兩浙田租○將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俟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奮夔州鄧興等拒戰敗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艘從征[illegible]舟膠亮祖師節制五十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五月詔勅與

體俗○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各齎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冠張等皆遁去

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水陸步騎永忠率舟師即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潰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與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欵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傅友德

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鬬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尚書詹同及協律郎冷謙等製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令[illegible]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illegible]○立徐王[illegible]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

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嗣因立廟太廟之東歲時致祭焉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土所居州立廟歲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存心錄成○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其叔識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荅來朝奉表言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道○詔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

征以示懲戒之意○司業宋濂生考祭禮遲滯謫知安遠縣○八月改制用實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赦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沙三佛齊國王怛麻沙那阿者國王參烈昭毗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恰喇禮八剌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

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十月○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太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郡民多聚爲盜莫能禁震乃發府倉儲糧十餘萬石貸民令民受粟自是盜竊之盜與郡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糧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宥之以爲牧民者勸

皇明廣彙紀　卷之二　洪武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元遣尊察王把匝剌瓦爾密遣使招□故遣使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至雲南以詔往招諭之○成造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總兵上給賜鐵券受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帝謂諸將曰今天下一統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

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馬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剌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剌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甘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兵戍守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剌莽來虜遁避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齎負乃留韓政等輜重于驃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章蠻子率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

汪廣洋○詔天下鄉貢舉人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聚
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桂彥良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帝嘗從容詢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顛
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
去所 帝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
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嘗謂彥良曰法
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 用法則勞夫以靖民則民勞
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 帝曰卿何官
曰正字 帝曰朕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
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

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以備倭寇○二
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帝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原寧苛酷一
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命宋濂等類編歷代
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
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奉誠意伯劉基歸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倚險民多
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捷徑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
嘗治使其子璉奏帝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
事恨之適有言 逝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休吏訐基

善相風水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
逐其家連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
子璉獄 帝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
歸○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五月祖訓錄成共目
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
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帝自
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
寧爲御史大夫○眞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
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八月命詹同
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

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所定禮樂進皆從
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爲
丞等不陪祭而受胙 帝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
使弗學者何以勸民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俸各一月寧
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
于京師○九月詔禁四六文辭○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
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註釋孝經賜名曰孝經要類天

日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天縱不襲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
手爲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氏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
亦非有禮勝於夷狄之有君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
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
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已而正道可行

也宋儒乃以衣為專治之而欲精之當也甚豈不謬哉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鑄太和鐘成○十月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十一月吏部尚
書吳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帝燕于乾清宮之便殿同醉而還。
史館遣舉人黃晃在館校閱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
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帝適乘步輦而至同作醒猶未解、帝
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帝
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帝顧謂宋濂曰取之濂取以進、
帝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等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晃
○潞州貢人參 帝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
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

建于其中種田數十畝每秋穫割獲之時朕往觀之足以自適
及計所人亦足供用朕飲食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
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
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十二月故元雲南
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
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
脫脫徵餉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
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時崇向釋老者衆日盛 帝
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

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著為令
甲寅洪武七年○正月吳聞江樓成、帝親為之記○二月命有司
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司產荒蕪者悉蠲其租
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廣西行省中書省左
左丞方國珍卒○三月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省指揮
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
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帝曰買的罪固
當死然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今日刃之有乖天倫若
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四月 帝巡
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詹同宋濂等表

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寶訓五卷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按同徽之新安人為元翰林學士承旨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帝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六月立皇陵祠
祭署以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帝故里人
也俾子孫世守之○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卻之○李文忠督兵
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
奴○八月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
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
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帝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于是 帝親定服

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
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帝自序之。○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
會稽張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帝頷之、未幾擢爲翰
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靈
璧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宦者成禮送之。[illegible]見其之辭
行。帝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嘗欲即遣爾歸、以爾
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
二宦者、此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可善視之。[illegible]
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察。○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孫

炳木兒爲寧王。○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命官給牛種、
開墾荒田、永爲己業。○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詔曰、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于戰場、屍不至家、魂
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
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
亦朕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恤、存養使不
失所。官功臣庶子。○十二月靖海侯吳禎春古往浙東收諸方
民、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籍扶私還、怨讟引乎民、富室瀕海
大姓。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
封事、辭甚懇切。帝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滁州人、

振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德思之。
乙卯洪武八年○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
宴嘉獎。○二月、御製資治通訓成、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時上以爲天下既已安
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
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窮鄉僻壤莫不有學。○詔造大明
寶鈔。時廟開錢局、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復盜鑄、
帝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
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
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德慶侯廖永忠坐

累卒。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發椎戎與之才而成此光大前從之罪觀其微友諸於御陽勢士誠於吳會服闕少而將友定婿兩廣而轉明昇並直闢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止封爲侯而終後獲譴以沒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帝
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慽曰、其如蒼生何、
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當權、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
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
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其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
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
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遣
表無益也。日後帝必思我、待有問、會審爲我奏其各以爲備

○十二月置掌璲諸衛
丁巳洪武十年○二月宋濂辭歸賜文綺 帝諭曰卿今年幾何濂
曰六十有八 帝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三
月上與群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
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帝曰天左旋日月
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
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
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四月鄧愈沐
英等破番都川藏獲其巢穴○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諭意伯劉
皇明實紀 卷之二 洪武
基系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進其父命收諸書焚
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卽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
其父遺命 帝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卽除考功監
丞尋擢監察御史復投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五
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
國重事○秋南番遣巴國入貢賜以金幣○九月置通政使司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衛國公鄧愈卒 愈自河州功師至壽春病以疾卒訃聞 帝哀慟進封寧河
王諡武順 車駕臨奠親擇葬地命配享 太廟仍肖像祀
于功臣廟愈器量宏深沈毅謙恭與諸將臨大敵而不還有大功
而不矜禮賢下士負志愛人所至宜撫宜城
兼撫號燕鄗宣廣夷陽入鄗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
侯食祿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眞從征高麗被執
不屈死之 眞濮陽人國初從軍義以忠勇敢戰有功歷官都督
至是征高麗被執而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
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我身爾害我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
大丈夫有赤心肯效爾耶卽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
入朝謝罪並歸眞從行軍士 帝曰濮眞當危難求意不忍忠
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舉府志遺雄師府
眞子璵生甫數月卽襲祿
中封爲西宋侯以報眞功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
孫允炆生
戊午洪武十一年○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羅杭州
護衛○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諸奉先殿告仁祖淳皇
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
○議減鹽價○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帝命
皇明實紀 卷之三 洪武
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
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稱職者
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帝諭吏部曰朝廷爵祿以待士資格
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
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賞震自寶鈔提舉俱擢
爲戶部侍郎○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于陵所 帝
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碑備
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帝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帝助其不
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卽今皇陵也及 帝得天下念劉欲

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且遣其京[illegible]
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
木兒立。○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六月遣使祭故元嗣
君。○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揚台海溢。○南番彭亨及
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從子為駙馬
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
妃常氏卒。○封諸王柏為湘王，胡順妃生，王好學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桂
為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妃中山武寧王女。模為漢王，後改封肅王，于甘州。植為衛王，韓妃生，

皇明廣業紀　卷之二　洪武　四十九

後改封遼東，寧五衛書屯田給
王。諸王得巡邊出塞，練簡士馬。
己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
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輝耀。　帝
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勑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
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
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響答于
朕心，爾中書、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冦，築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
設官領兵守之。○三月以萊州府知府董侯為兵部尚書，明州
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帝視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從

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　帝惡責之。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帝親臨奠葬，塑像祀于
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北平久不雨，
詔免其田租。○六月沐英等班師還京。　帝以諸將征西有功，
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
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
朝興宣德侯。　帝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俱食祿
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
事。○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按日本即古倭奴國，在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
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屬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illegible]

皇明廣業紀　卷之二　洪武　五十

之子多[illegible]一二為居安置[illegible]為[illegible]
十一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之。○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
殿于開封府。遣使齎勑諭之曰：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
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勑至即放歸，俟農
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
之害莫大於欲，欲然惟禮可以制之，禮廢則欲肆，故循理可以寡
過，肆欲必至滅身。○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與本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
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
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帝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吳沉曰：人
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要事也。○十二月詔徵天下博
學老成之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

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通春秋。登進士第，歷官至江西行省郎中。[illegible]

[illegible]

陳巡為翰林編修〇番禺知縣奏言，東莞縣令承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帝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〇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帝以廣洋在相位日，[illegible]

[illegible]〇訪求下至人。

庚申洪武十三年〇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謀，皆伏誅。[illegible]

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帝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孚。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忍若是？況濂致仕在家，不知情，乞赦其死。帝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〇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宋唐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〇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帝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杭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〇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〇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〇遣應天府官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〇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眾和林為邊患，帝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火

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　帝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illegible]

日○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illegible]　帝却其貢仍命禮部以書責之○九月詔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雲南列侯吳復金朝興倪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帝諭之曰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

併力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帝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恒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月給事中鄭伯同言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十一月　帝命吏兵二部諭之曰今武臣子弟暇當令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概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爾其[illegible]用之○江陰侯吳良卒　帝震悼輟朝親為文祭之[illegible]封江國公[illegible]祀于功臣廟○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定[illegible]下之遂進[illegible]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illegible]達里麻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illegible]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illegible]白石江忽大路四塞俄霧及江而止[illegible]之霧霽則兩軍相望[illegible]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illegible]至倉皇失措我師則欲[illegible]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計兵進一軍[illegible]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illegible]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起師

濟江[illegible]既濟整列[illegible]聲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illegible]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偽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illegible]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遂城烏撒得七星[illegible]以通畢節又克河濱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慴皆望風降附○是年

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編類華夷譯語成。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帝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得通其情。○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沐英等率兵掠徽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雲南悉平。○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禮聘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租糧。○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爲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爲衛，所隸有

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七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帝謂戶部曰：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illegible]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鈇家爲貞節之門。○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奠，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自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illegible]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帝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成，退，[illegible]吳顒等以此講畢，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置鐵冶。帝曰：民之[illegible]業已定，若復設，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帝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悲。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帝一日罷朝，令御史袁凱送東

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帝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大喜，悉從之。○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靳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貞定孝婦劉氏。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illegible]，洪武七年以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illegible]病，[illegible]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illegible]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illegible]。姑逾月而卒。劉氏貧之，含[illegible]中欲還合葬于[illegible]，凡五年不能歸。事聞，帝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表其門，復其徭役。○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八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費聚署都司事。○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雖貴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纑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額遺棄不用者，亦命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俾知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也。后勿未有子，帝育帝兄子文

訓練二者爲急此其食所以足夷狄所
以衆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定制。○詔舉秀才人材，其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德行聲名。○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帝與東宮臨幸，共親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帝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按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遇敵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然默遐名播華夷，性好學，師行釋兵家，侍衛恂恂若諸生。嘗從金華[illegible]講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帝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四月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

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餘陞職賜金帛有差。○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盱眙人獻天書，伏誅。○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使許士韶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練精卒以杜安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貧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

後稽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　帝善其言。○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九月起擢考課最官員河南陳煥府推判崇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賀、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史，東川府教授馮樹為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遇初[illegible]教授[illegible]隱于京[illegible][illegible]典戎[illegible]待甚厚，稱為先生[illegible][illegible]授以官，辭。帝命為翰林學士[illegible][illegible]部侍郎，又為禮部尚書，俱辭[illegible][illegible]封拜[illegible][illegible]帝賢其誠，未嘗強[illegible]盖[illegible]一敘，年[illegible][illegible]及卒，賜葬雞鳴山。○十月冊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秀才宋炳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閏十月大明曆成，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

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算。　帝是其言，擢統為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芳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及與元統固爭之。帝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消長法。○襲觀星盤。○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大為曲阜世職知縣。○

侍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 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鎮守、歲鎮于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帝慟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帝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

將敬若神明、所至收城不亂、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官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帝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懋衛增福左都督、膺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 代王妃、傳信錄云、武寧夜飲、強之醉、既命內侍送至爲吳王時所居舊寢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日、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帝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勝一女子、約之曰、且不即稱富爲後期、不敢辭悔之、令其宅還女父、堅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因怒其更進、數十金勸賞、特以謝負約存之類如此、○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廷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言曰、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得才下之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聲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帝善其言、○三月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 帝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意、各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四月五色雲見、○是秋周德興卒、按開國功臣皆有祭葬贈卹恩典、惟德興無載者、蓋獲譴也、故缺此、○湯和

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帝喜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醜擾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六月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者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迪、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帝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朕有之、至于用人、益泰盡道、○七月山東北平兩水、[illegible]有[illegible]、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奏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

丁卯洪武二十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帝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置兩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腳詭寄相習成風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帝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帝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夏四月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帝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帝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偏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製

王歲祿五萬石○真臘國貢象及香○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 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 帝賜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故元臣皆已盡降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遼東至是降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群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太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等廟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 帝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罷馮勝歸鳳陽○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馬鈞為翰林侍講學士○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帝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恤甲士立勳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晉府長史桂彥良卒○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乙未命督漕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析衛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

叙輸有功封船艦侯食祿世襲與誥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〇正月諭吏部曰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卽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〇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〇故元四大王來降　帝憫而宥之且厚其賜齎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〇三月平緬復擧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卽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徃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

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後甲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卻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進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蝟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背上餘寇走死自各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聳服平緬

歲入貢賦不復反矣〇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自此始〇四月藍玉等率師至捕魚兒海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十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幷公主等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軍士男女貨貲無數虜庭頓空〇按元順帝逝于沙漠其皇太子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値藍玉北征益三十餘騎遁之也速迭兒所弑其部屬皆奔散其從虜自是旨殺各部酋小王子即元裔也元統之中絕矣迤北日告衰微而不振之後竹小王子之强佔也〇五月乙酉五色雲見〇都督張詮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〇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

謚剛其子瑺爲西凉侯〇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賜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帝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懼慙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帝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務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齎遣之〇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〇還山西民田湖廣〇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帝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

禮乃縱欲汙亂又肯恃功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倜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保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等白金文綺有差○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逆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衞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徐恪爲金華侯（[illegible]）

（[illegible]）○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帝降手勑褒嘉賜和黃金文綺等有差○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絶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帝親擢授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道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恣陳無所諱忌　帝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帝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帝愛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晩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晩也（按解縉封事其略云[illegible]）○以卓敬爲給事中敬乘間白於　帝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位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帝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illegible]）

（[illegible]）○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升開國公○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己巳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勑賜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嘉其能也○帝以天下無事倜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　帝賜王弼等各賜賚有差（[illegible]）

功臣多不克終者其自取也夫〇四月置詹事院故正三品以兵部尚書
致仕詹鐸爲詹事前俱以廷臣兼東宮輔導至是　帝謂吏部
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
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總領詹鐸爲人謹厚有德最宜當是
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〇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
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山戎也歷代爲渾莫奚契丹時大元併之設泰寧等路至是元將來附爲烈］
［遼潘陽以其地置三衛自大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首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歲修職貢］〇徙江南民田淮泗〇六月周完王去
國之鳳陽遷雲南等處遷還國〇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
京師〇虜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〇

八月更定大明律〇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〇詔諭故
元兀納失里大王〇帝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
風氣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帝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
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
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〇擢德州同知
陳襲爲太僕寺少卿［襲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至事當戍　帝念其父死節待省之擢是職仍賜］
鈔〇十二月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人稱爲梁五經］〇南安侯俞
通源卒〇魯王卒　帝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
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〇正月命晉王戚寵分道伐虜〇靖戚湖蠻叛命
東川侯胡海討平之〇遷京寺以公侯還舊例賜海金銀鈔幣歸
老于家是年海卒〇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
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帝令瑺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帝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
一律行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
其繫豈不重乎〇定馬政［初江南人戶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淮揚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　帝念其勞逸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寺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孳生者從發收江北之人每戶給鈔一百貫則市種馬孳生以歸官其數其正從馬二匹孔止歲收一駒餘許民自鬻其飛龍廄］

［丙故川蜀知江北五戶之例］〇一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〇國子祭酒
宋訥卒〇龍州知州陳敬爲吏部侍郎〇三月燕王師至迤都
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
降遣人報捷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
印金錢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
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
侍郎賜鈔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我　聖朝于北方未嘗遣輿師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李文忠分道來西並出者二又將兵從徐達總其北征者一而統師劉平不與焉當時民兵其等費以筆籍等皆以爲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參察以不殺爲戒且不得已爲言豈樂勤兵于遠首哉其務遠略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且兩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殺元有不共戴天之深讎　聖祖之深慮而遠計者至是乃大］

寄人〇四月詔於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〇更定蕃國朝貢儀〇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者襲官減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〇詔定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京師[illegible]給賞〇却安南朝貢〇詔免孝子劉安羅軍役〇七月[illegible]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illegible]于金星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illegible]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稱遇諸儒臣厚各賜以錦[illegible]選監生人才於天下吏民修興水利〇詔國子[illegible]

秋〇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illegible]

樓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諸名鼓舞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是命

〇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帝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〇寰宇通志書成〇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

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〇十月罷建帳王官吏〇十一月制獄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荅走〇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眞率兵討之〇是年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暴卒〇定遠侯王弼卒〇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〇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謚曰藝按叔明明王季子也[illegible]

開封河橋巡檢司史㭂被撻不勝以其事聞 帝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榆賜死保等皆伏誅（保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寧 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如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衆其議）○七月 帝諭羣臣曰凡人所爲雖若遠舉而其事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行謬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能後必悔改人之過雖大弗恤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隱藏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九月 帝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擊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十二月 帝不豫○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爲考滿○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棡薨諡曰恭○齊泰爲兵部尚書（按泰溧水人初名德洪丁卯應天解試第一得受知于 上改賜今名一日雷震謹身殿 帝親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替祀泰預焉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熟記諸圖籍之要領中手冊以進甚愛自是益承眷）

顧○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命諸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王沿邊晉王出兵北平禦虜○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于緬以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從木邦[illegible]誅

甲寅 帝不豫○置成都[illegible]三所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果罷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疾[illegible]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時任御醫事 太祖藥餌罔效罪郎免元禮朝 太祖崩 太孫即位罪諸等皆擢拜元禮太醫院使遂徵燕王[illegible]京闕 太孫道 太祖若[illegible]朕勞元禮醫于[illegible]仁義宇大赫世主靖王爲[illegible]詠賜元禮寧丹 文皇以舊恩歷元禮宜使者[illegible]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病轉公懋治泰不愈請元禮于[illegible]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嘗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

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翌恭于病亦讓元禮得免已後以言 太祖召建治王因請臣元禮得日臣[illegible]本命素工于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報處直病 上令元禮對治之否且命備一劑而愈有妃時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不可治從十年竟有疾病死王寶若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宗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寶不肯一日請元禮飲他出竊書八冊案上寶納夫元禮歸驚嘆自失寶不娶隱終身書授于盛啓東韓叔暘）○閏五月乙酉 帝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

皇明廣實紀卷之五

東莞陳　建輯　　安成　王　襄纂
溫陵　陳龍可訂
古鄞　丘　兩校

成祖文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　○正月群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賞頒司講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支例。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銀、並折庫衣服胡椒蘇木平例。日薄自前正統以後、俸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雖無不皆然者。父母妻子以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僅直錢一文乎哉。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命三法司會官審録獄囚、以清寃滯。○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改北平府爲順天府。○詔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武安侯郭英卒。○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按成祖猶豫未立、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蓋人之道至矣、卻以預計高照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爲言者。○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畀兀良哈。按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于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朵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爲長藩籬。成祖靖難首胡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自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阻絕、聲之左臂離歷、則上谷孤守、後皆假使則薊鎮單薄、更其咽吭則遼海坐困、抗其腦背則陵寢震驚、適失計甚矣。　○徙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

河南裕州。○命修比干墓及祠。○贖民鬻子。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爲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嘉湖常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原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於是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準奸惡論、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量收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賄、毒殘之。岷王楩所謂不法、擅拘諸司、沮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以二人皆有守城之勞。○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其國公丘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真子王通爲武義伯、王友爲清遠伯、陳賢爲榮昌伯、張興爲安鄉伯、陳志

遼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五月謚 皇考妣 太
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
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勅府州縣蠲除荒田租稅之數
○六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
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爲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
特擢爲吏科給事中○鎭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請討七官不還
答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
不善以理告諭如其不從然後加兵乃勅沐晟遣人諭之不還
答 果傳懼乃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 上初命庸鎭守淮安旋移山東
庸毎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
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
炳文長子璿尚建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
服器僭奢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按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及平
安何福景隆輩初雖已歸附一時獲寵而後來俱不得其死殆
諸人之死難鐵鉉輩之死僅遲數月間耳而易世錄錄之爲
能自靖所無愧乎○本日入貢○禁投匿名文書○十一月 上欲知
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畢其識達治體知
恤民者如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
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遣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
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
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
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
諭之○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
東男子[illegible]陣圖 上斥去之○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
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命禮部選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
下郡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悉送官錄進仍
重賞之以建文遺去大內火皆燬故也○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
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
○遷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三月改封懿文皇太
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熥爲甌寧王奉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曾
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
碑于國子監命侍講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
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
京歲爲常○日本人屢寇瀕海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
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道彝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
古器書畫又給勅令百姓今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
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餽送居任不
受而退 上嘉厚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製海船交通引

冠命有司嚴防出入○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
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
煦謂其有邑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復召詔解縉縉言立
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
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淳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
妃張氏爲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始復姓姚
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
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
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

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違今進上曰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
于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
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六月封哈
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按哈密古伊吾盧地在敦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 ○勑
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命翰林院出題更試
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
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命太
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 捕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
也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差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
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
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責廣孝所褲下
拜姊曰我安用髡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
果遂還戶亦不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絲綿進獻禮部
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府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
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
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八月老撾送
南甸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弒君請興師弔伐
上憐而納之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自比于申包胥乞師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
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
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勑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

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
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
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
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
掠此特守屯事朕遣計如此其攻取戰守策在爾深思之 按近日近
邊鄉落屯聚皆當遵此 聖謨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周王收於鈞州獲騶
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
露慶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兔
白象靈犀之屬甚衆○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
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

此恐無備貳之說士奇對曰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
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易
于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
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
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
卿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
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聽之去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濫役
運風壞舟擅以官糧賞軍士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

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
給無及矣其置勿問○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
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
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十一月山
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
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
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不以公掩過不以
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
也縱惡何以治天下○設天津衛于直沽建百萬倉以儲海運
糧別以小船轉運之北京○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奈何累吾民
不聽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
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昔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
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冤即來白○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
部勅陳天平見之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
恐不能對　上聞之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勅往諭俾具
篡奪陳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錮曹國公李景
隆（景隆僭驕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　上宥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下獄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

耶景隆語塞竟死于獄谷王橞亦因而獲罪景隆亦其姪谷王為　高皇帝第十八子也）○分女直地建
置都司衛所（尹直曰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縻其羣俾不相統屬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人
等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　太祖皇帝書諭令北直隸各屯衛拋荒及空閑地上不拘上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此事觀之我　祖宗准務厚下足民不務剝民富國深得王道藏富于民之意）
乙酉（永樂三年）○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一年○命學士解縉等
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
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

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歆其榮○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仍賜勑獎宋晟招懷之功乃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來附按此即唐諸將所謂降胡藝漢兵益以夷部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八月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湖州慈感寺僧音福下永靖徵有蚌寄浮水面出珠每歲取則有紫龍來擾忠靖治水至湖寺中夜有果衣白裏揚一莢女來見訴日久寓于此蠶食鄰寨欲奪吾女者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擒伏不敢動公書一訴與之中有蚌傾心之郤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日蒙一郤女已久無賴勝大人手筆折臺不肯嫁請致判公張日觀之神遂挺長退公因悟日凡悉感蚌蛛之例也際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于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聞狀割日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能焉　上悅甚禮文貞詩錄付史館　上恐事涉神幽不允○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其父玉靖難功大輔多復征功也○十月封宋晟為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晟其宗遠安邊之功也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illegible]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敢有收藏者姦惡罪之時朴偶詩訣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官○殺駙馬都尉梅殷詳見附錄○是歲安南胡查遣使臣阮景真等赴闕

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得罪都以其奏示群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御作威福十餘事伏誅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奇撰詩賦以進○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親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篡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協兵討安南○五月晉王濟熺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患難熺至國漸驕縱陰蓄亡命豢刺客僭帝號為詛祝輒用護衛兵守肴掛府城東門自稱智門外接苑圃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曾名琮等上變告熺匿人滅口　上賜書索琪及論熺過熺來朝面謝廷臣劾熺罪請論如法熺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曾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熺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熺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辨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本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　上卻之命禮部賜鈔遣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按二宣慰五長官一統志皆不載

置兵以其荒遠之故復將不能遠也與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
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與西平侯沐晟等共二十五將
軍督兵分道道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
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
賜勑致士乃諭胡廣等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
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
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要
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小○閏七月詔建北京宮
殿○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

及救荒卹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
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
于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十月朱
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及雞
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至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
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
為固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道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
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
辦數奉弟處氣候非其所習卒於軍 上震悼輟朝五日追延

上親為文祭之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
尺驍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闘以一當百出謀制勝靡有
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能既卒卽命張
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道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
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刼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
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干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敢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然罷至近日倭寇海賊猖獗于邊海而浙江粤船諸郡直隸蘇松一帶咸被荼毒至于審城郭鄉皆東南海衛所官軍猝怯莫之敢攖使海運借行海道自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惓惓欲復海運為此也
○西域亦力把力國入貢卽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
里○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

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
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學金籙齋法為
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醮亭王允熙暴卒邸中
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諡曰哀簡
丁未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
是縉與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慫縉言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
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坐事死
○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
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

今化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illegible]行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
甘肅。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
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
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
色花、徧于城郭。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
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絶。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
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
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按香僧李春刻稿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刻也與）○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
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

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
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安
之千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富良江、黎季犛父子僅以
數小舟遁去。○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
一夕出大谷達于江。盖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
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
基、時年九歲。命太子以師姚廣孝、翰林待詔曾瑄、鄭禮等侍講
讀。○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
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謂當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
夷已盡、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
洗滌夷習。奏上、羣臣亦以爲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
處置。○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
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遁
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
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
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
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獲子
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黎芮、并賊將僞
桂國東山鄉侯胡桂等、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

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
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
郎張宗顯爲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並改交趾北江等十七府、
宣化等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勅
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七月甘肅總
兵官、西寧侯宋晟卒。㊀兵部侍郎黑麟卒、（麟陜西高陵人性嚴刻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劉爲御史時以非罪帳棟刑一帳長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見腫腐盡乃死）○乙卯 皇后徐氏
崩、謚曰仁孝皇后。（后疾亂 上臨問對曰今予此命也但妾奉 上思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戢然生民未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視之以恩妾不能報 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

務所宜盡心遠慮令太子輔戲之日勞禁撤陶陶省母妨
臣民后崩上哭之慟群臣奏慰上曰総今喪入宮不復聞
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正位中宮恚遜祗勤每以親親仁民
賢訓勸爲言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
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今卿翰林
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昇贊于內乎下姓安則國家安國
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喜觀女憲女戒書採其要
義作內訓二十篇帝高存心內典撰取道釋語言善言類編之
名勸善書卒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交趾
左參政○九月張輔沐晟等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十月以交趾所擧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
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製詩寵之○初設屯
田僉事○十一月設回回館○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群臣俾
教子孫○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十二月戶部都

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廣東布政
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還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
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部給事中受
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
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
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
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
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迦保見賜名
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恐讁居中書○撒馬兒罕同弇
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 六年 永樂 ○二月定巡狩禮○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
花爲瑞 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榆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今言榆花小
人之務諛悅者可惡○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髮爲僧者幷
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 霍韜日將
人逼迫多剃髮爲僧及舉民不力田亦削髮爲僧故見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
等班師至京○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
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
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

世襲擒黎季犛黎蒼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爲從者李
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
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
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交趾亂寇簡定○于闐入貢其國在
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
卒於京命其子襲王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是時諸番入貢者
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荅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貓里國碟
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抱里國
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

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參政劉昱等皆死之于是賊勢猖獗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同往征之○山西靈丘縣民李吉夫妻朱氏一產三男

己丑永樂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儀鳳門祀之丘氏濬曰永樂初命中官鄭和等自太倉之長樂五虎門發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達西洋古里大國分綜偏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或曰赤爲諸建文○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皆務焉啓聞處分○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

皇明通紀　卷之五　永樂　十七　及石居藏板

暴卒○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羾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由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按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開　上親簡除至宣德末二楊秉政正統中王振用權景泰而後始令吏部會推而責成於內閣與司禮監陞主其柄用人之得失關監閣之賢否矣○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遣邊城調軍勦合○命淇國公丘福師師北征本雅失里○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眾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按福率精兵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李遠曰虜蹤詭詐諸將皆徑渡河

[illegible]軍至北虜敗永[illegible]皆不聽先驅馬擁士卒行營將不得已與之俱飲行虜參會至關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戰死焉及福等並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將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猛因帖木兒因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帝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漕餽運法　帝曰工部所通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只所運糧緣將官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如上制○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韶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十一月張輔追獲交

皇明通紀　卷之五　永樂　十八　及石居藏板

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等處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乂安○詔舉通書史○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度萱亦在舉中吏部試撫四夷榜納卷獨遲眾請斥之尚書取卷開其首聯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蹇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二月朔　帝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三月○車駕出塞至濟水源其地有鹽海菊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

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永濆出　帝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寂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潤濼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河凡七河注其中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帝麾前鋒逆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鎭阿魯台復來戰　帝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遁去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

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帝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帝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帝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軍士　帝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至北京○帝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僭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

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十月　帝還南京○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剛直不撓吏民畏服戚爲之歛手京畿肅然或者比之包孝肅云

辛卯九年永樂○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詔赦交趾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三月廷試進士賜蕭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糾劾　帝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遠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太子皆

宥之至是　帝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來貢○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探知和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亞奈兒幷家屬頭目以歸　帝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誅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爲王幷赦亞奈兒歸國○徵交趾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帝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帝還京趙王言縉伺帝遠出覘儲君無人臣禮　帝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趨廣東觀贛山水[illegible]且上言請用兵萬人鑿清江以便

往來。帝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俾
俱下獄。○七月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
朝。○九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官兵千戶不待朝命輕發
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帝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
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横正是能盡其職必
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十月詔
重修 太祖高皇帝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瑺等官心術
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
廣胡儼黄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十一月 皇長孫
冠命爲皇太孫○張朝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

餘人以窮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是慈廉福安諸州
縣皆平○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欵且請并女直吐蕃
諸部屬其約束。帝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此虜狼子
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衆賞其奸謀也
帝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十年永樂○正月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
定陶等處蠲其役三年○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選雜官教民畜馬○九月○瓦剌馬哈木滅
本雅失里立荅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廣東南海人初擧鄉薦歷御史拜

新請言貴州長之京師大[illegible]亦知其名[illegible]
稱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illegible]南妓家使改浙江有冤民[illegible]
繫聞之喜曰吟商寒儉公來善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發
異數日着一日觀事忽旋風吹異業至於左布言城中無此木
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
疏報我矣死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移來時追上蝗蝻迎馬首
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埋小木布記在曰之及至任令人市
布得印誌者窮之即劫布商賊也務以其贓名布商家給之家
人大驚始知死于賊也又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
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
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日是必商妻有外遇也發之果然蓋歸
請妻將擭之者潛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胥遞屬縣微服
縣官取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往述乃自獄出縣官
恐惧服謝竟以罪去諸御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察察家一日從
驚矣懸于室後有覓者指示之新家敞貧未驕時妻治饋以給
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以往[illegible]
史爲浚素共風節類此故當時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紀綱
引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
綱奏新專擅 帝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臣奉
使役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明詔也臣之部擒奸惡[illegible]

何罪臣臣且不職 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
會爲直鬼 帝尋悔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歎
曰廣東有此好人枉
殺之矣悼惜者久之○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嘉
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
可以依據潮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
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
名寶山 帝親製碑文記之○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十
一月老的罕叛 帝以楊榮會豐城李彬議進兵方略是冬榮
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不能通又涉寒士馬疲
瘠不可輕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帝從之未幾老的
罕復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洮州衛防禦宜嚴外夷異類

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寵丧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帝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先，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illegible] 帝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爾為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帝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

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帝從之○馳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龍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建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恆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帝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皇太子監國○初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五月五日，帝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帝大喜，射畢，帝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帝喜，大宴群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帝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帝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經等，檻送京師，交阯復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帝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帝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

無，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帝謂侍臣胡廣等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六月，駕至撒里怯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 瓦剌三酋久桀驁一旦疲遁此誠不容已于討者至其從塞而遁則帝窮追不舍夏府武不虛矣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

輒伏誅〇九月逮達尚書兼大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
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
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帝北征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
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溥先至下獄次
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帝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
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
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
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謝遷溥等遂相繼下獄〇榜葛剌國
獻麒麟〇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〇十一月晉王濟
熺有罪降為庶人

乙未永樂十三年〇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
于邊縉文學書檄冠絕一時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家徙
遼東洪熙初始令赦還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
去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　仁宗
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專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
文皇怒謂離間骨肉貶出此二語得罪洵　宣廟初漢府
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若留于　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
士奇歎達〇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
不及也
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績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
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〇四月兵部尚書兼詹事金
忠卒〇五月開清江浦河道〇嚴妄告奸之禁六月有人訥銀
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

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〇九月封隆
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〇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
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
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
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
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
凡三歷寒暑誠同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
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
吉水人〇十一月麻林國送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
〇敕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
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選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
閱視〇十二月定北京計丁養馬例
丙申永樂十四年〇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
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敕曰既受藩封豈當
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
更不可辭〇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帝謂震曰
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
聖經未嘗言封禪觀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

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遂不詔學士胡廣作封禪頌以
獻。○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專權作威伏誅。○召交
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九
月勑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
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
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凡養
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
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十月帝還南京。○十一月帝命東宮
皇太孫及小皇孫。陪周楚二王謁 孝陵。帝問曰展敬之位
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木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

皇明廣彙紀 卷之五 永樂 二十二 文石居藏板

王宜列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
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帝曰吾（吾或字當作嘗字是）
未嘗茲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
與士奇所言合。○十二月故吳王允熥卒。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詔削爵為庶人。（橞後國除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為多不法私中有私募軍士三千
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
江。役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器物。帝頗聞知。還南京
以問蹇義。上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
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
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去之。帝默然。後
數日。帝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
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責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
內。皇太子懇為救解[illegible]帝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
不測。今削兩護衛。去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如其作亂。可朝發而夕擒之）○帝巡北京。皇太
子監國。○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
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九月修孔子廟訖工。帝親製
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十一月癸丑建
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
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縕流動。爛徹雲霄。展
中金水河冰凝異瑞。瞭具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
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
已而西度宮苑。帝令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
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皇明廣彙紀 卷之五 永樂 二十八 文石居藏板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
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三月廷試。賜李
騏（騏初名馬上改之）劉江鄒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
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議者
非之。○五月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有陳千
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
功宥之。有譖于 帝曰初 帝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
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文
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忠。（是日廣居官純厚周慎。自奉泊然。上性之
骨鯁。一味遷延承順而已。是故在文淵閣則對衆斥親藩。在永
樂朝則[illegible]有[illegible]卻封禪有[illegible]非[illegible]上所好以為[illegible]）

微堪爲中國王者師　帝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
詔徵德琮至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難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
滔如注水琮詢于應對衆務妖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義胡
僧應聲遲琮乃大聲訓解鴆大歎服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
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　帝嘉召入賜
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雞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誑
僧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務由西行都司軍士
採石青於沙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
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尤者益鮮明
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

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
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
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
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
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
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帝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
塔利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
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帝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
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苦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

密御史言之乎。是得監察御史鄧眞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謝
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
林院學士○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
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鬭往來諸州
縣煽誘愚民妖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
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闇衝擊鳳等陷沒事聞
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衆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戶
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　帝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

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衆
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逍
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㦤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
人死拒賊債恚益師莒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
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賓
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
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
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于諸城盡殺之
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㦤山東左參政馬撝左參議衛青陞
都指揮使王眞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方

命失撲姤功忌能遂下升吏壽救出之〇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〇五月交阯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〇七月內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〇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請以聞〇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犛恋內髮體具能文其色青皙〇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㦗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編修侍從 皇太孫講讀〇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北京〇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屬荒民飢競拾草實為食 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

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報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停今年秋糧[illegible] 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税邪汝往齊部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振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 帝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師奏之 帝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〇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役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辛丑[永樂十九年]〇正月甲子朔 帝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〇禮部尚書呂震言于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 帝指其妄言今宜誅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〇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〇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〇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

荒清理刑獄黜贓官罷遣僧道操練軍士及慎選有司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帝行其十四事〇七月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民以勦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已萬人公撫定數囚曲為解釋人情始安]〇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 帝震怒加以極刑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帝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詰日將午 帝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唾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 中使入復命 帝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帝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

而訐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斬戮之誅矣或尤原吉皆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帝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禮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帝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它日法王入見　帝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　帝以北虜擕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飭邊將備禦給　帝召賓議賓言今糧備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

皇明資賢紀　卷之三五　永樂　三十五　太宗

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　帝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備既而與中入對與方賓同　帝益怒召原吉還繫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毀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險邪誣罔　帝信之命戮賓即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它非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　帝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永樂二十年○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帝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夜遁○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帝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帝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聞　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濶深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烈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　帝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

皇明資賢紀　卷之三五　永樂　三十六　太宗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蜀王椿薨謚曰獻（王性孝友聰勤好學讀書不厭喜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爲声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總旗王瑜告變賢等伏誅○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帝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特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帝正色却之（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爲諛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哉）○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
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
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投阿失等俱正千戶○十
月　駕次上莊堡　鞑王子也先土千率衆來降○十一月
駕還京師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大閱○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金忠即鞑靼王子也先土千金忠御賜名○五月滄縣
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
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

此誠自所格耳○車駕次淸水源阿魯台遠遁　帝召楊榮金
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
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
罪班還京　帝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
落來歸○六月　車駕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
隻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
不繼乃命班師○七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　帝不豫次日
次榆木川　帝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帝崩
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
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函命工部官括行在及

軍中錫器悉以入内召匠人鎔錫爲椑椑成權斂而錮之
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莫
測○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訃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
疏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
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
書可權付　太孫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
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
汝汝誠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
事幾之會者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

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
喪○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廣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
苦其勞然是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
之震設也世所稱顧不淺也○鄭曉曰　帝文武全才寬嚴並濟
規模闊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謀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
臨事斷發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
撫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即縣從傷濶相振給
軍機奏報中夜起覽慮攬乾綱愛重名爵吝愛直言屏邪拜賢
貴節禮文經畧徼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教睦族黨保全功臣
成交南設傷臣衛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
長算遠慮從都北平塞睗孫皇子久大之基也詔封
選宮承祀遊文方黃諸人寬宥開釋猶盛德事矣○出前戶
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内官監四年至
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
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中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

雲南交阯採辦金銀課事○田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
楊溥、正事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帝命巨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後千遭遇爲閣老大儒。夠狂人飢作多自其于獄中讀書之所居多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罷公孤官太師太
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上以文淵閣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
部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
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減

賦北直隷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帝望見士奇來
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
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
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帝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
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
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
子禎中書舍人○黜太常少卿周訥爲交阯所屬知府訥永樂
中爲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帝曰諛
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
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帝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

雖欲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
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
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烚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
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
家族始○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
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惟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
山澤所產哉○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
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帝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之命倣漢制以

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帝命廷臣議
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頗色奮然蹇義從旁解
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帝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
報可明旦 帝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
國公如 帝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帝
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
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
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體六卿
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
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

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〇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爲彭城侯〇冊立皇太孫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墡爲襄王瞻堈爲荊王瞻墺爲淮王瞻塏爲滕王瞻垍爲梁王瞻埏爲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絕國、〇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鎭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建曰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呂昌兵如申安鎭殊俗故交趾所恃以靖黃當去治字惠見廢言交人所附六安既下以張輔鎭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夭交士自從叛叙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今臺交叙以交南之後失歸咎于三楊諸人也〇十一月朔

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里産、先是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故初治奸黨齊大一千有六歲給配至是皆有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外京全是所有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孝孺之族誅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〇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〇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〇十二月是月庚申葬 長陵〇授試事六科監生吳皓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〇封都督張昇爲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皇后之兄也〇作觀天臺于禁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〇正月壬申朔〇罷給朝覲官蒭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令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授之畜馬以蕃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帝曰慶幾誤朕、然內批兩日不出、兵部督責甚急、士奇復奏 帝謂士奇曰內批豈眞忘之務問汝言、卽遣人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汝言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散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帝曰爾就據此草勑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〇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〇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〇哈密遣人進硫黃 帝謂從前不聞哈密産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患無人狩邊戰鬪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總兵知之〇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〇帝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〇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〇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

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造擢東宮僚屬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劉從善上疏翰林侍講兼中允林長懋出為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阯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裴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祈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
[illegible]
上以綸素親昵之綸抗辯虐切　帝怒箠之至死長懋被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希文初子被宥賜名懷恩成化中為司禮太監○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九月壬寅葬　於獻陵○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剿捕安定曲先諸寇英搗其巢穴虜安定王遜塔悉平尋陞總兵討平西番郎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安成 王襄 [illegible]
東莞 陳建 輯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鄞 丘酉 校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帝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馨。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

三推五推。何益于事○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交趾征勦叛寇。削陳智方政官爵。帝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黎氏弒其國主。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士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及對。帝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興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帝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帝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陳建曰。宣廟專用陳山張瑛輩。仁廟猶用楊士奇等。宣廟寵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務亦無稱焉○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湯飲之而愈。宜旌表。帝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足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討平之。高煦在藩。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illegible]

方貞靖賜衆曰方直剛正賜號曰清和衆瑋○三月廷試賜馬
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騶虞見楊榮獻頌○
命定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命都督僉事山雲充總
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山雲鎮撫深沉有謀畧用兵如神而廉正平比其駛上官一以威信刻將征剿無敢違者帥府鄭隸獻直敢言公將之曰世論爲將不計貪賄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沾丹黑墨終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士夫饋送苟不納獲必見怨奈何鄭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朝廷而畏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鄭而鄭亦可尚云○四月廢晉王濟熿爲
庶人安置鳳陽○六月和寧王阿魯台死刺順寧王脫歡亦力
把力孟思朝貢○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工部尚書
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

印、衆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帝從之命福與柳升
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何
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
忍加害共舁長幌以餽擬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
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師還柳升等
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
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
交州城引師還廻至京省死弗曾○黎利既陷諒江府知府劉
子輔死之○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
後、帝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

發兵誅此賊耳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
示弱于天下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
人決之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
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帝遂
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册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
征南兵、陳建曰交阯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爲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 文皇之爲郡縣也蓋欲要蠻爲華今乃棄華人爲彼蠻夷僕妾數萬人人足惜而損 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不旋踵利逆暠而自立二楊亦未如之何寒是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十一月、皇子生、
詔天下、孫貴妃所生○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
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

稱疾請閑、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
居清寧宮進謁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坐孫后之右、皆按程濟錄云成化中讀書樊壽會題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欲追復故后號悔恨莫及曰此朕幼年事且與宋仁宗廢郭后事者追遂事頗同後天順中 英廟承 先志卒復胡后位號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參改南京○薛瑄
爲監察御史瑣綴錄云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輩皆依違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帝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特任南京戶部侵閑之官觀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賺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治矣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數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志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二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見何而退乎得歡而已○帝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帝

曰伯夷太公皆避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帝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宣德三年○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鎮爲 皇太子○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五月賜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熄以罪免爲庶人○帝出酒諭示百官時卽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箴○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 帝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

上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乎帝悅○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帝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郕王 帝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整飭兵備丁未車駕發京師渡盧河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諸將有請益徵兵者 帝曰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斂以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 帝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帝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砲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帝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 帝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帝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家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

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陳建曰宣廟英武亞于 成祖故平內難戡外夷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田獵講武從 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遠秉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啟之役誤之也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多也○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諸臣僚悉象敎鼓濁前以會相尙惟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汙糾正百僚肅然歌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焉○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綏弛御史尤多貪縱攷尤甚風憲狼藉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按宣府卽

獲虎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粳稻亦可種。逾山運濟沁泗沂諸水，河南汝蔡淮泉諸泉，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派，則西北之田皆粳稻矣。奈何注書經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人人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費，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帥師巡邊，至奇黃崖、赤城、雕鶚、斬虎口等處，聞敵有是命。秋，卒，追封鄞國公，諡忠武。祿本東昌[illegible]人，少有膂力，嘗為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illegible]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祿有威惠，前後一出[illegible]皆走避之。初望[illegible]騎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illegible]不顧也。陽武菜獨石隆慶諸城[illegible]以病還新修武乙清[illegible]之風作矣。[illegible]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illegible]大同我國家設門衛乃元矣，後來者何人？[illegible]守事也。○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臣賀，帝不許，敕群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乎。朕尚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浙江錢塘人。多異，常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猷英偉，言如洪鐘。遇事敢為，不避權貴。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左侍郎，舉于謙以省設巡撫始此。廣信[illegible]清慎得名，實經畫[illegible]，美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illegible]發觀之，皆自全車[illegible]。○以禮部郎中況鍾為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更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為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賜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事，[illegible]木訥，若[illegible]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弊蠹觀望。[illegible]肆設，傳鍾亦不校。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僚屬以下[illegible]鍾言：來有制敕未嘗宣，今日宜敕。所宜中有僚屬不法，得自拿問。于是諸吏皆驚。讀畢，坐堂上，呼吏老言：昔等連以善戶報來，善者吾優觀之，惡者吾且為百姓役之。又召府中吏胥悉前，大驗言某日某事，盜竊若干，其后亦知之。[illegible]驗服。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illegible]隸有勢力者[illegible]

天下有不治者乎？又曰：科未必能得人，[illegible]

○安南黎利集陳暠而自立，列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興師討之，帝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按黎利始乞立暠為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皆黎利之謀。至此其情益明，值中國厭兵，遂一切包荒不較。○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帝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眾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帝曰：此言正合朕意。

壬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十九孫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芒群臣賀表○是年封昭皇后弟張昇[illegible]安伯

辛亥（宣德六年）○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事例民間新開荒田永不起科（[illegible]）[illegible]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遣巡按江西御史[illegible]前下詔獄并籍其家（[illegible]）[illegible]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帝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困貧

帝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帝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太監士奇倉卒出迎 帝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帝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應也駕還宮明日遣太

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諫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帝時時微行何足慮耶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帝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帝諭從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褒義嘗以天下太平勸 帝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八月忠勇王金忠卒○戶部言延平孫民以累歲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帝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其無謂令亟以還民○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孜爲人易諒嘿不伐善驚名爲草士奇榮問之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復何言或請身后之澤者孜正色曰爲子孫求祿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帝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嘩上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父友其子輸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遊蘊厥躬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損區區百卉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方求賢圖治肯舒皇皇夢寐才嗇求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顯維彼出林豈無遐適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敷吞花流運引高蹈難）

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播桐鳳鳳而共和然于將而揚○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遏府與羌以貸貧民○七月，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悖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汗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思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逆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有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惡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帝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十月○南番白葛達國入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　皇太后往觀，下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勑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字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楊文貞前說饗善謝不當言天下太平、帝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褒何能以寸嚏當時林長懋陳祚之因數年矣諛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一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溢辭縉之能于超微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敢也○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真定府寧晉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改特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管部工匠至京陛乞試中会試第二廷試策問義易河洛象數爲對稱旨帝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明敏鞍通楊上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黃淮辭歸。帝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秦壁近侍尤重天咫尺承乘聖人臨御初翰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石謀獻共攀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頒心寫懷任舊老而卿別我先還鄉五歷星霜以相見需飾荊榭秋滿函花時都超尤升紫殿明朝對清言良冠帶留之樂乃未盡忽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漣漪相羨蓉湘想何爲陽鴻鵠非時泛紫雲鉦雲拂堤島芳錢在御酒在金工歌其寵榮自駒晉臣大義士所重心駐庭闕在江湖誰爲羣為偉有不我中有謝公楚游昉來芝劇葵可長年應在天南極大北辰賜矣諸石作室文學藏之○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莊銘、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濂，教諭貢純、徐惟超，訓導史升七人，　帝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按南畿諸郡蘇州田賦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虧忱至閱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以濟之于秋諸郡歲稅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恤後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赴場不入里胥之手既舊所納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

安成　王襄　忝

溫陵　陳龍可　較

東莞陳　建輯

古鄞　丘酉　校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illegible]○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illegible]至二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illegible]○召應天府尹鄺埜為兵部左侍郎[illegible]○六月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逮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幹于吏事簡切不泛正統初僉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言因奏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沖　吾輩起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兢戒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議者韙之○始設提督學政官負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勑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illegible]三發三中　帝大喜欲上尊觴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尚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

丁巳[illegible]○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illegible]　帝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illegible]之辭因顧謂　帝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帝受命頃聞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帝跪為之請諸太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　帝初即位幼沖有詔凡　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揭帖其日中官其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　張太

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臣矣 旨付弘文館于是劉球俱
以部屬進次經筵 后之進賢達好卓絕千古矣○以宋儒胡
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還[illegible]至甘
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推浪驥受命至甘肅大
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illegible]成曰
都指揮安敬今乃出斬之狥于衆曰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
軍股慄後兩虜酋巴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illegible]以
方[illegible]擊敗之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
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
師○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

以故竟擠之去○六月京師旱時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尊乎衆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卽位之事有復辟之衆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城隍者郕王也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勑驥復詣甘肅
總督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 帝請于寧夏甘
肅兩鎮精銳候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死刺相將所致虜破敗
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帝然之○召溫州府知府何文
淵爲刑部右侍郎○勑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
保舉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
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帝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
疏言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

求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
專欲毀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勑旨而行但
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
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illegible]
戊午[illegible]○春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
○夏淮揚被災鹽課虧少 帝命巡撫侍郎周忱處之忱奏
令蘇州府府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

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
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
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御史曾泉以
事降汜水縣典史到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
稽女工尤恤貧窮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
麥置倉以助衆役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泉沒三年民
思慕如一日[illegible]
罪人○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
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然後滌百弊以
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耿耿矣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

盛綵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十月召王驥
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陞兵
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
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祿一千石
己未正統四年○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
府遂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宦校繫下獄遼庶人遂王
郡自此乃分之吏南京雲南道御史○新作京城九門成○三
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賑恤軍民被水之家○陞蘇州府知府
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當代軍民詣闕
乞留者數萬人詔擢鍾俸令復任焉
[illegible]以請云十年不得超遷獻七邑重途張益州又留數
孜本十郡民賴立祠祀之蘇若謂其剛正之氣直持之才優簡

之操一府
辭見其比○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本深字波
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擒不附者雖三尺童皆
得[illegible]自文之郡民有死爭訟者拆節下士色辭謙和未始有
[illegible]一郡成衣之至是尤素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臬
[illegible]其上民上從之仰本深奉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
八年始以老乞致仕去既去皆尸祝之焉○東莞令盧秉安莅
任三十七年清修不易綜行惟受士民之許自賦云不貪自
古人爲寶今日重民詩編集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
一瑕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四月倭
寇浙東宣德末年海防益備日本歲不得朝貢稍如約遂肆東
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弛是年寇大嵩入桃
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孩兒竿柱上沃
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
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
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
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五月沐晟沐
昂奉命討麓川宣慰思任發 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
江東師不得渡初思任發表求牧請才貢王官遣官賜晟兒子窩
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紹檢數
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
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
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
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救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
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

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寔南蒲梟以事聞 帝遣使者責
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鴆
至楚雄發病卒○六月西[illegible]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
皆白賜名瑞頡詔畫史圖之○七月 帝命吳誠吉祥監督諸
軍討思任發敗績○十月廢遼王貴焓爲庶人坐滅絕天理瀆
亂人倫也○十一月遣渾天將燬王衛蔚儀○追封故廣西總
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諡襄毅雲居廣西十餘年先廉
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
太保諡忠宣○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天順

天子厲精圖治而胡虜猶得肆其猖獗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亦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居庸紫荊爲虜所據延綏湖邊亦爲虜有府藏十年後吾不知○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其所終矣杞人深有憂焉按訥由常生諫陞察副史陞是任○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爲二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崖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焚柵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麾兵深入破連環七崖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傷十餘萬思任發遁去王驥移兵討其郎羅章郎羅希維廩戚借柄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思黨潰章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得其妻子來獻七

六朝質要紀 卷之二 正統

年班師還京○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賻給督諸生誦讀與寢有常聲光達且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

壬戌正統七年○二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天順出身記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其爲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裝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臨兵士無異臨陣當先賞劒其算及士卒如蟻蟲驥以敵向敵往往取勝所假耀于諸將以待軍師而役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蔵僕邊夷亦明之名將也○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倉○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以國子生官今職性多部其妻嚴正一

出迎詰其妻拜舉呼子曰將奚科一軸詣朱宣之楊稷周左右曰此詣詞是主上自言聖兆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實曰翰林先生果不虛耶吳中一篇諂文且試他乎生爲人向當有淸廉二字中萬之雖悲滿矣吝而已○七月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按枝山野記太后大誥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亡當命史臣年官爲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月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乎亂之太后頷之二方命儒已抹文皇帝諸故其于言處字者論與乞免其禁又辭不條屬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即寢稱受顧命而出

癸亥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群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

六朝質要紀 卷之六 正統

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校小校盧氏人所爲馬順所迫后傷其屍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馬球所憑而發其憤焉○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初王振以子錫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少卿當至京弗往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妻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然諸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讀然以其冤養吞死何懼焉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決太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絲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卷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冊立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

益横屢祀塞〇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〇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〇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論死、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〇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臨幸、祗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〇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以奏議文籍志東里集諸書。楊文貞薦達士類多除清華、吾蘇一郡昔有三人、尚書楊翥、都憲吳訥、給事陳鎰、陳務教書儒生、文貞務不相識、惟于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〇何孟春日錄、權衡之地、錄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文貞在閣時、其婿居京久之、當歸念無資、曾有知府某犯贓千貫、賂其婿數千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時、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長少師與某知府送帳、該道官遂停擱、暫俟某知府刑具釋、其叙畢先事一切聽令、分雪蓬得還戩、我朝立宰相、然內閣之權蓋如此〇六月浙西大水〇七月兀良哈等統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賊、餘黨戰走之、大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正統十年〇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鉉等于禮部、〇三月廷試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商輅浙江淳安人〇宋初舉三元者凡三人〇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一品事業為時名臣、若文瀾雖亦三元、而盛名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謠、此後漸省、甚盛于天下、在百稍不及〇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〇命禮部右侍郎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甚衆、乃遣英賫香幣往祀南鎮、禳除民癘、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埜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丙寅正統十一年〇三月陞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忤王振意、嗾言官誣其罪、降職罷巡撫、二省老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永東日記、于謙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贈當路、小人嘗誦其詩曰、有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平生不能媚權貴、在鎮十有八年〇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聞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稱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饒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一願不為禮、溥異之、後陞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司參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竟不報、溥卒、乃奈而哭之、且曰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譏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為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此乃確論也

〇十月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正統十二年〇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〇下鄭州知州張需獄、簡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能治

于縣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偏曉示之既別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倉有餘蓄生理日滋後朝覲至京遂受陞其之職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優其民需管之領牧者請之于振捕之下獄華楚義至于今競諳戍邊城人咸措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

遣都督劉聚等討之○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剿官軍遇之與賊不利都督陳詔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机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二孽復據孟養跳梁為患朝廷復命驥討之○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擁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泉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亭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奔于亂兵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後孽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蒂夷皆震怖

福諸日自古眞人無此殺也○于備處州監察御史張瑛等識 江湖分大寧宗留其兵故也 營副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鑑胡陶得二斜衆作亂鑿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剿掠將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驚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勢兵征之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揭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廢元報賊首黒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遁去

己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討閩寇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北虜寇邊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而王驥主之連兵十年疲於奔命數而東西徵調誅將士冬死者天軍未班則南寇虐苗蠻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于是都督宮聚張軾等先後徵調所至人遂至之糧道皆因吾征討苗蠻不安命被苗也去之旨不設後望我軍無復援等死亡數萬郭登等信以身免詩成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路之臨數三軍不得疏其責兵端者者馬元望之亟所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營爲古之道善降之秋無所守戒有爲吾于是不能無感○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賊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將惟陶得

三不受招從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清理刑獄時春夏不雨
議會審獄因以消天變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
之（按是時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其後刑部都察院審錄決遣出于大理寺系三品堂上各遣官一人與太監同坐）○王驥
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
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
官沈麟戰死王成皆歿○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
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
攻盡下詔赦天下（天順日錄記自王振得寵于上天象災異屢見禍異不警畏[illegible]
江淮與山移于平地[illegible]
如宮文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裂有聲[illegible]
川發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從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
又接宅謝罷于內府乾方未新騎一火而盡焚南京殿宇一[illegible]）
遠朝資通紀　卷之七　正統　十三　又在居庸叛衣
而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丈高始下詔赦盜○前
不可追悔不可人事天意不可開門冠乘禮大舉犯竊矣[illegible]
少保大學士致仕楊溥卒謚文簡○張楷撫平浙賊班師○七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急去且待作整于行耶乃行○北虜也先寇舉入寇大同兵
天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
師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
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
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
聲息愈急邊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
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

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遣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
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
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傘覆營雨大作滿營人皆
驚懼振恐之令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
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
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鑾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
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
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于山下兩翼
十六朝資通紀　卷之七　正統　十四　又不居庸[illegible]
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
兵為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
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
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
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
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
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
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
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
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

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
張益而下數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除山壓谷連日飢餓幸
得達懷來縣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虜
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
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軌其兄來曰此非
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
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
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
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
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兩衆何以為託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

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
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彼開口擢其面曰夫那
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實端嚴坐不知上天何故擢下
之[illegible]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
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嘗報中國遣使來迎
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將衆虜皆曰者胡
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
顏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
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衮龍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百
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
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為
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
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振家在京城
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
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磔振任王山于市其
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二十三
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
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
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

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
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
伏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
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遁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
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畢務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
虜驚擾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
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亘
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雲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蜿蜒護帳
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憚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
識字為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遣

留在彼至是亦隨侍馬鷂留屬庭維持調護功至旋輅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稽首拜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為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吉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附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截利斧鐵桶中破解鎖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嵩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餓死者如疊劉雲梯呂公車圍城戮所獲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數隻皆盜老弱若避賊狀官軍開蕭養所在官未服口伏兵出柴中擒清告諭其軍賊欲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顺五年僞為行營擬偽官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位進尊　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俞儀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興為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郕邸吏部奉勅擇儒官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為長史俞儀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興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大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興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命武清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髮垂至膝望之棟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道奉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可去此議是謙言宜亨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帝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陳建曰木東曰記云己巳之變徐元玉最有為時名大監金英一日問計以為遷對珽無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深保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則皆未為得也粵濱遺史曰鑒與社稷任勞震撼一時文臣武將皆

畏懼喜無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濶然卓見識之
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搖屹然如山不震不驚慎輔其君以選將
練兵委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神器幾危而復安天
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可不可以為宦者而沒其
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于內則雖外有于謙數百
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嗣立王矣宋高宗時將相彬彬有
人但在帝左右無英安匹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
朝之不為趙宋其機只爭毫髮嗚呼是豈人所能為也哉○時
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草束荳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
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
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
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于公此舉蓋懲宋時金人圍汴據牟駝岡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
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

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
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
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瑄原吉子也
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
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誘進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
吾地速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伏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
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師內外夾攻伏將自
潰一謂成軍依城為營進兵死鬬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
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狥容而不斬者同
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召宣府遼東兵入援

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挾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
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
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疑其詐以通政司
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
至虜營露刃以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
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
善意爾等宜速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益急
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
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
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

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
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既
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揮刀持巨斧
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
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
之遂不敢入關亦以遁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
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略絡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
來見宰馬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
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郤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
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

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霸州孟城，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部，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傷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黃寬帥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特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直隸。時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滌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饑災發運，未嘗愆期。名臣錄云時遣事緊下部□□序遣居申嚴乃以數舊計其歷俱男水磨明亮周公欣取餘積餘米長居數成造且計水磨明歷非歲月不可辦令醫錫以副急用又瑣幾錄記正統間宮殿書錄給許月牛膠萬餘斤選官蒸紡命司公倘如供辦時公以讀事赴京廷諸奎動使諸公望治公曰弟

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未買皮騾數補綴以新易舊而得便利其處事類比而敏多○十一月，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天順日錄云楊洪起自行伍生長邊塵，有机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虜必持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封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援邊者，不過朶顏之類，或擄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虜也先大舉入犯，洪在宣府，驚皇駕，猶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之，必無是敗。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將，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彔以衆卒，然在邊拔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服命，為一時之臣擘焉。○水東日記云，楊武襄洪為人，前雖請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揜，有亦頗處主張，以成其名耳。養士自宜，德來已受知于上，三楊公皆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誣，而貶衛廣西，繼為部卒李文全等奏，帝以付洪自治，頻類宋太祖待郭進士之義。○時人已有素稱邊將寸京師者矣。

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閫守宣府居衛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同，則郭登之績尤偉焉。郭登者，營昌侯郭子興之孫

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敗，城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之並有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此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乃蹈危，撫瘡痍，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藥餌，于是晝夜兼集，忠義修飭。城堞兵以固。後衆使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赴科，集忠義敢勇。雁門以援，先以謀書與泰大學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勢必乘虛。邊內地為鬼井，輕欲志起各處官軍民壯入援，關延京兵擊于泰。外我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日夜阻歸，敢志執于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入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廣東盜黃蕭養。○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有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貂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

配時謂使臣宦竈備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婿
耶後史何以載邪之則揣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
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
寢役邪之曰留侍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
服　聖德雖衆甚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
龍交騰其上近而不見咎銘與哀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
寢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
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光武與
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回朝
著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咎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
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嘗人洗濯我侍巾帨亦
嘗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銘因奏一比喻
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朝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
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
一日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帝可寬心時至
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〇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
都御史馬昂驅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
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〇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
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

妃郎　皇太子生母也〇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輔文廟功臣平交趾進封公　四朝皆優寵之天下倚重四夷
知名後殉于土木以衰老姦爲輔沉靜勇毅敬禮賢士爲武臣
之冠〇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
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
改吏府審理正王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爲異入閣
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景泰元年〇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〇上皇在虜營爲表祝天
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

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〇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
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遇冬衣有吉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群臣俱謝罪緞納彈奏事遂寢〇大學士彭時乞
終繼母喪不許仵旨去〇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
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〇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
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
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充經筵官進講
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
時蕭鎡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送之識者
病其褻媒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　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之時勉獨正立

告口四前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州宣寧至大同與賊遇斬大
破之鄧養中流矢執當伏誅餘黨悉平與爰封漳郭伯天順中
坐黨吉祥當誅戍廣西○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
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
寇虜虜騎已至偕曰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
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
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況虜貪而多詐
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
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貴文諸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
勉卒○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五月處
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直京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 景泰 叙右居藏板

營閘操法從于謙議也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城固原○
總左都督楊俊○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
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院阿剌馬書遣參完
完者脫歡猪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
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
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
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旨 帝
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
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
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

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少從于謙對曰大位已定理不更易乞陛
發使盡禮紓邊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illegible]復
出太監興安復 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誰可行者能
為文天祥富鄭公 人耶眾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群臣皆天子之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
至再興安復命曰同陛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右侍郎羅綺為
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
實詣謁請內閣曰過遇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
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按本東日記興安雖短于才學於僧佛禮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于[illegible]
私惟于迎復○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 則虜可罪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 景泰 叙右寫藏板

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兒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
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若存
我手裡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
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替到今日麼
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
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
京也明日引實進見上皇進行綵幣及粳米魚肉煤炒饍
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兒帝皇所居者布帳布韋席地而寢
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之其而已 上帝謂實等曰當時朕
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番賊王振所致也及也

先賓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兵及 今上安
好 上皇泫然淚下既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賓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麁陋不堪因極言王振
向日寵之大過以致傾危國家聖駕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
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恨何及賓即事賦一詩
云垂整衣冠拜 聖皇偶聞天語重凄凉腥膻充腹非天祿草
埜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
還和好早辇南蔽省建章也先等馬置酒以宴賓等賓因言來
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閑人我還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景泰
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可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
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輕易了便再三言之賓
等十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
綺往大同謂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晴虜主脫脫不花
普化可汗亦遣使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
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 上皇道遇李實乃實告以
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
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擬扈
從未邀鋭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事新招募
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擬偏竪山嶺但

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藥
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
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
虜使曰何情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等以自其問說至
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
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
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
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殺
欲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
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景泰
掠上干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
實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
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八番境彼
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
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其家駐營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
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
迎 皇帝善曰大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
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大師愛錢了也先曰
都御史說的是昂 祝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

春皇帝去還敢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
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喜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皇帝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喜等亦侍飲也先
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領衆口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
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
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
送至京下千戶幾送茶踣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

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來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
商輅言奏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避敵無益爲宗社
計耳今都人一聞　鸞旗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
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迫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
同情以感動　帝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
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十四日　上皇
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京奏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
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

爲來耶雖虜甚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
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備具儀注送
內閣（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
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　上迎拜
上皇各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不允○大赦天下○癸巳
帝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
剌使人有差　王鏊曰　英廟北狩[illegible]
此自古之所無也同國家[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人[illegible]有以
中其紀曾是時　咸王臣屬不欲[illegible]人苟之[illegible]有立
矣虜人[illegible]空質而質不羨于天下所以[illegible]合[illegible]孫
申之謀也○高倍目振以　英宗能之遲速至蒙塵[illegible]宗社
豈不後世明鑑哉然　英宗非避敵逸樂故第誤耳其被虜

所商念軍昆慨今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務復國非寺也
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景帝
令郎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為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且于豫章所以立　景帝有欲
[illegible]但以長君故耳　景[illegible]遣使進于[illegible]
[illegible]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被將花空質耳
所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illegible]然也乎然則　景帝雖恩
諸有夫而[illegible]統為正嫡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蒙有定国之忠而
[illegible]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
第一劉宣乃寫能軍士也同考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
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十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
朝　帝詔免朝○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
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

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爲朝廷事爲一己
事，安得吾終。○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
安門，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
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並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
之，全活數百萬人。擇留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
者給以棺爲叢冢葬之。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橋上聞疏驚
曰：奈何百姓其盡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
不然，飢死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
不離，人謂文曜爲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爲吏部。
若哉人情之所也。無論性骨模擬往往爲桑嵌所牽。以文肅之正且一時，聚于文曜而不能免，況乎其他。庚午，朝廷
試賜柯潛、劉昇、王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七月，詔擇顏子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
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詔付外
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取
所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爲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恥欲泣下也。時　帝頗聲色奢侈，常以
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娛笑。編修楊守陳

賦銀豆謠，大寓諷諫，惧未達　帝耳。○李賢爲兵部侍郎。○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章怒，發中官阮浪等獄窮治。不
已，忠一日屛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北
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獄學士商輅與司禮侍臣王誠等
言處中見不風，于豈可信他誣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
果瘋，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按寅山西安邑人，少
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才，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
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
初九，附奏占：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方正應也；龍潛躍必
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
單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致也。或躍應馬，或之者，疑之也。後
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
衍午　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役入犯京師，戒嚴寅時
在石　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異之
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許，獨熱字
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果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
義，中國反失奉迎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設謀遣使。

虜果奉乘輿來歸後土　上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湖廣蠻平。○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
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杖中書舍人何觀，謫外
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者，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
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
驅置于南方，忤旨。

皇明廣彙記卷之八

雲成　王　業

東莞陳　建輯

江陵　陳龍可　訂

古鄞　丘　酉　校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遣使賜瓦剌可汗書○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非屬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若言路者以爲虜懷詭何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兩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仍請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疆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槍是也論中國之長又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于謙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等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𤥱以[illegible]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竑欲奪𤥱陰謀殺𤥱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指僉事武毅發竑情罪置獄當死竑知懼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書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衆署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竑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教降黜宋致任矣　上皇復位竑飲藥死斷棺戮尸于政等皆伏誅○帝既册懷獻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翥但爲詭詞以應○初　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之默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英之對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言曰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

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擬對也乃令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温州時康靜寡欲一節大治名爲刑部侍郎雖有高才劉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之也後以致仕已瀕歸工紀未天下集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冢宰其於堪用人才之途之遠皆寓而居言者不能容矣所各以然傳貴今也難得高爵而素其矣何足貴哉

○二月以王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

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七月北虜也先弒

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

額數○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命太監阮安往治

張秋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

皇明[illegible]紀　卷之六　景泰　十三　方不足爲志

之事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

者 按我 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係於無逐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得先頭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其人之選矣竊謂近日作名臣者附阮安輩一二人以示內臣表儀風勸在前而臣益知所以自勵矣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

久人心驕逸官卒懈弛惟肆貪饕釀成污濁之風致有夷狄之

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詐靡常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

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

足無措中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爲予

還○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 按有

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恨因以玉

帝獻千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使內閣不知處朝廷志其

識而爲可尤也乃更名至是遂舉治河舉命循行度地行水

作九堰入閘以制水勢漾潛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上皇在南宮○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廷試賜

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南京大理少卿

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臨有方屢降詔書以 太兒皇帝墜興未復虜營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即堯舜九族以五典之心也賴郊寓神靈 皇上務美迎歸之心即皇之前宮遣臣未知 皇上於萬歲之暇時以見以敘天上和之之念孰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別禮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毛正副使冊封 皇上爲王日今 皇上今兩舉臣見 皇上于東廡百官朝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共見不治乎今幸 皇上迎歸供奉親親之恩萬萬之戒時特論得親見以慰 上皇於南宮或請明家法或論雍治道仍令有時特令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

皇明[illegible]紀　卷之七　景泰　十四　亥右居藏衣

朝矣可稱尚書可名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讀經書以待 皇嗣之主使天下臣民曉然知之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盡其天下者也 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illegible]之心者其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illegible] 宗創業之艱是所以保爲天下之人[illegible]災異非止霜[illegible]時而已臣切愛以爲[illegible]之道莫過于此不報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

浩上疏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

弃儒術而崇佛道豈不 聖明之主說夷狄之鬼而可爲範後

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

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德 帝

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弒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來

遲出其不意謁逸言諸路兵討之二既既上猪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天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造寺院悉行拆毀用備余賑勿復興作為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薨綸同上疏請 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上之下禮部尚書胡濙濙不敢對曰作疏作死同不聽竟 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昔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 上皇之臣也陛下宜時節率羣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於儲位以定天下之大本如

皇明肅紀 卷之八 景泰 玉 衣右君戴板

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畢大怒時已暮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後加炮烙之刑窮治修陷濟死卒無一語時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寄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郎中進士章楊集具書上于謙略曰奸人萬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不為朕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保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享宗帝高奈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幸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沂王復太子者位者陛下不可不處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丈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雲南經歷後赤所遷者未行乃滿虎鐵貴衛又有御史錢鳳人某亦有南威多料事臣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代得甚故懼甚○按 上皇復位後下御史部獄杖殺之徐正受度遷之刑○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巳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逃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會有人賭掠 應入贓移置南京○七月詔須君鑒錄于羣臣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 帝在南宮○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外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 帝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闕給事合陛見命錦

皇明肅紀 卷之八 景泰 六 衣右君戴板

衣衛拿在午門前著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廉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居市廛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曠宿年不置私第皆止朝房留一養子自待食無重味非公宴不飲酒嘗疑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輕尚服醯醬蔬菜之屬為時多寫歲出伐竹為瀝以和藥尤其異數也言官皆言頒用過 皇異安言只說自發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弗不同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个來換了某衆官然然而退○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荒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栽省冗官停徵糧芻免追久欠為驟牛羊蔬菜能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捐取皇莊

於 英宗 英宗陛辭再也哀懇勸而命 景宗即位已閱
太上皇初復辟故事亦可也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然其和 英主
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知 英宗必誠之矣然當時不與 英宗惡
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得而罷之誅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千戶盧旺彥敬為
以救亨之難然其功冥昏權過已哉
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 帝問曰二人
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
功宜旌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
者四千餘人○革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守備○太子太傅高
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
宜殂惟穀以忠謹故 帝嘗曰穀在內閣無阻迎駕及南內事
穀左右朕救無他腸可致仕○二月朔 皇太后詔諭廢 景

皇明廣彙紀 卷之六 天順 王 友石居藏板

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在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始為郕王妃欽天監奏 除景泰年號
帝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 王薨葬祭如
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
鍾同大理寺丞官子丞知縣廖莊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國土歸葬
時同殁已久矣血漬骨間洗出倍鮮妍後謚恭愍○少監阮浪
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薛瑄陝西定
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詔舉庶民凡八
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施文中百有四歲 帝召見喜其狀
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 部尚書姚夔以

下送其弟致賀○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授徐有貞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文詞亦足用學術暫其末
貞所自言也圖在詔府大功非人何可 前給事中蕭戌
宇莉非常功用追封爵者知其不能免○
欽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嘗啟其賊出入宮行事 氣遂 景泰中嘗行事 設其至京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文淵莊靜寡言 名之
鄉試至至是文淵遂自經 死于人 夂
文詞于主事爵拼排然泰文淵之 為 族寺 稽首宮家
天猶延撫廢東宮時蔵諸事 代 為
野欲合官校建至京鞫之 又復 ○命景泰汪妃
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 帝欲令汪妃殉葬李賢曰汪妃
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

皇明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四 友石居藏板

女無依尤可憐憫 帝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
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按汪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力爭為不可遂廢立 皇太后及錢皇后知其賢相得甚歡而
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舊王府 皇太后及錢皇后相得甚歡而
宮所有悉取自隨 東宮令襲特令髮一
龍至直虎扮方卒○山東民饑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四月
已已復位 元子為皇太子○詔處士中學曾天人才堪經濟
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襄王瞻墡來朝先是
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
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
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帝覽之感歎手勅
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帝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槩

哀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字剩夫劭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聘吳君與弼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縉修止而哀行[illegible]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月有眞傳許曾爲吳州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

○雲南總兵沐璘卒都督同沐瓚代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指揮僉事張欽連戰敗之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己卯三年[illegible]○二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命三法司

覆審後會官錄囚○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亦後況景泰不豫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及近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

 十二

[illegible]謂不難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辛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等何以措不審當 陛下于何地 帝曰然彼時何以自脫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謀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亨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亨小人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擯排之忠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帝曰然

覓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疏十事

上陳 帝皆從之即詔行天下〇追謚宣德廢后胡

氏爲恭讓章皇后寓圃雜記 錢皇后貴性孝謹從無節忌妊娠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毀並太多復損一目須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景帝后而核爲不快后每由爲慰解復辟之後處

〇八月鄉試天下舉人〇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

九贈太保謚忠安 按胡濙前輩蒙欲自泰病等名宜當立朝歷事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屢承詔條從肖世

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司刑獄傾

中外横恣羅織一與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詩得以進言別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據

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帝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

問只要一个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必罪有操漆

匠楊塤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阿彬

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

必無憾并條陳逵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帝令逵逮

問逵逼塤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必千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

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

將衆言之後無得辭逵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

門塤大言曰必則我必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逵失色而泄彬遂得從輕謫南京〇李賢爲門逵

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帝不允

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甲申 天順八年〇正月帝不豫既而大漸乃慮及後事命太監牛玉

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

分其三命分以嫡御嬪葬其四言殯殮紫服書畢令牛玉曰將

去閣下着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愴歎曰所

言關大體非 帝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

盛德事也〇是月十七日 帝崩按英宗朝自大明以來皆

然迫英宗遺詔罷宮妃殉葬自是景帝朝皆然之鳴呼至景泰之舉相

至矣抑伏觀英廟以一人之朱高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十八 文六 乃藏板

茂何職蕃 英廟務以幼沖嗣位主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經筵士木虜變辛起天下幾危及北狩歸蕃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僞悉知之矣暨復辟大寳遂躬親政務屏遠摭邪精明之治先於兩岱我 太祖虎厲之教太子太孫必發其周歷農家以得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君訓遠矣〇鄭曉曰上天資英明沖年嗣位孝敬重聞信任耆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祖省役每勤諭禮祀奉神加懍百官闕榮舉嚴考祭祀擢學正宗儒謹災青勵風憲戢盛旱文武將相幸甚得其處臺諫皆諮擇人久在左授論民間利病即嘗光務本爲社稷非私來幸己也後辟之後斂戢替聖敬天勤民小心翼翼不曹與誅偶念于岳進賢主邪益加明慎滿幾羅繼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謚恭讓偉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寔后妃嬪分正類御殉葬尤盛德事也〇二月二十日 皇太

子即位〇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

氏爲皇太后 帝即位之明日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 周娘娘爲太后李賢曰 天

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宣遵遺詔盛舉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君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自爲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有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顯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

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惧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辟數十謫戍烟瘴逢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定襄城伯郭登爵登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

國學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每奏兩觀殿作頌及進居喪哀毀盡立不內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吟咏有縣珠集行于世○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清瑄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格言○陳建曰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illegible]致其于[illegible]爲[illegible]相而致歸途絕祿亦明時異事也嗚呼若[illegible]官居貪祿者[illegible]起[illegible]昔人以爲美談今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更奇耶○七月立　皇后吳氏○八月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調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意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薦是職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

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毀凡完七百餘所我朝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革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禦有功陞職者被虜走回選駕者及出使[illegible]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擒獲妖言陞者但革不准襲職祖宗朝之[illegible]迎駕而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殆不可勝言矣○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官中莊田其皇莊之立始于此○擢真定府束鹿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顒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事謫知束鹿邑豪右關其不肅曰是嘗劾石亨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束鹿邑豪右爲[illegible]民安之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illegible]下決者各來請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illegible]明知鏡之謠邑界直定二府[illegible]四境之民亦聞風趨[illegible]荒落地翕然聚以成市邑人[illegible]督學官[illegible]累陞右副都御史

卷之九終

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黄鑑奏欲偏頭關東勝瀾黄河西岸地名一顆樹等地至寧夏黒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劳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帝曰楊璿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illegible]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養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别為處置　帝從禮部議勿許。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謫編修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擧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内此出倫提擧御史陳選等文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彦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路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蹈雖斥出而士論益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李震封興寧伯都御史白圭太子少保○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大師諡文達[illegible]○刑部左侍郎[illegible]卒贈尚書諡恭敏。

丁亥成化三年○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内閣辦事○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擧者聽若大臣果有勛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illegible]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彧長寧伯進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尋進爵為侯尋予璽瑾璜瑛彧子璠瑂皆授錦衣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廣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莊田○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氛四塞或大風激烈或黄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遼

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慾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弭天怒慰人心　帝嘉納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勣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按翺為人端方寡欲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省朝房門無私謁權勢囑托敦而拒之教人要廉不此屢遭變故無能惑于忠譬一不介意當日吏部號稱慶恩譬之地邪 〇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九月虜破開成縣知縣于達教死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名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昶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為大理寺評事按昶為行人司副 先是有旨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煙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昶因疏諫件旨廷杖之並謫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人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職以慰人心以息物意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以名復官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强縣民爭田詔韶公正法司官往勘還之韶推詰往部至田所環是周匝徑歸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頗年出賦以供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illegible]等下獄尋得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以四川布政使彭誼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誼[illegible]人景泰中轉右僉都御史天順改元以昔擢貴左遷紹興知府民告飢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illegible]漏室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民哉時年有狀民為物不踰月而倉復盈○按祖宗朝官多久任近日則官遷如傳舍起自諸科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陛未抵任即遷者有矣若此徒滋遷化擾進之圖何望庶民利已之益歐陽求報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禱斯言也古今同病也矣○荊門州訓導高瑤請

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云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一時君臣之失而責瑤之妄事遂寢○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選先趨按江西廟察貞度至是以身示範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須冠婚喪祭及射義于學宮令諸生肄習訓生徒一主十貫行以孝悌浮習所趨行不居府當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除行部視周旋盤所紱帶俎豆洋洋翼翼也比夜入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鏗然遲時以二鼓前導者勸之寢士爭奮前後三年章縫之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捷藩之威即爽早[illegible]推也教諸生一本于聖學士風醇然時韓雍居喪中婚禁崇飾聞選至戒其下禁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　成化四年○正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草○[illegible]府軍左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帝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

衆相視莫敢先縉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替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詣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帝有失德已而 帝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帝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帝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吉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帝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時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至闕于內 帝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讙叫之聲動地 按此舉禮義夫而卒正固彭時等同爭之力而憲宗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謂非皆可稱於世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

糧子粒○七月上 太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帝優詔答之 先是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帝于東宮司盥節帝嘗術及 帝登極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寧其宮事交貴爲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見遂亦爲錦衣衛指揮侍賞吉萬達皆授官擢龍蒙權過要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謁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宮掖遇有旨者趨其門彭時因慧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人臣因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爲至急凡女子年過三十無子難有然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先子亦果然數年興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願故也宜望合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曰默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帝嘉納之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

曰正家之法二曰馭宦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帝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於東方光掃台垣人心洶懼臣聞君之與后猶人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外間傳聞 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 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情雖淨而瞻甚遠注奏雖微而懸恐甚著 陛下當有春秋奉貴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受專情一之情又言民困日急盜賊日盛削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而西番剌實巴等又加以法帝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梭輿導用金吾乞悉行裁革仍 敕寺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賞賚無節玩好太多乞或即施經誠或觀填寫佛經或爲繕書之傑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礦場採辦悉宜停止 帝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施行 之○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追將出師賊間催逼係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大軍圍之城前侍郎講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戰死我兵部尚書程言等議以滿

皇妣在御妻之列帝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
胎竟不墮帝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爲內官照管至
是 聖嗣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待以粉餌哺之彌
月而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是年致仕工部
左侍郎霍瑄卒瑄字□□人由鄉貢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吳騎犯境守將皆被殺不敢敵瑄出家資
下翁駕出獵叩馬諫隨贈蓋報意等物出庫內金帛犒賞至
是卒瑄質樸少文勤于幹理在大同威名久著于邊務皆不能究
其用云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京畿饑發戶部癸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
以濟民凡糴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饑者獲濟○定長運
法○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諡文靖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涉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提卿垩穆賢墳塋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元示則還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
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濬通惠河
閘河○十一月彗星見出天市入太微垣廷臣建言皆謂君臣
隔閡情意不通請屏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
言與謂 帝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諭內臣乃約
一二日開 帝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
言天變可畏 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又言昨准御史建
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見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以安慰之 帝曰卿館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
商輅皆同聲叩頭 帝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
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
口實云萬歲閣老○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
虜由入河套爲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
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
略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
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謂遠圖宜令守臣訓
練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省近

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圖爲記謂近時關中大飢流民入漢論者謂彼時虜少退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畋漁之利地河當虜猶雄鎮爲且皆擊鑒名論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何耶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星變免慶成宴○二月廷試賜吳寬劉震李
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築邊牆設衛學興屯田事皆悉心經理
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
川人○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修隆善寺銀工匠
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理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
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惜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癸巳 九年 成化 ○二月以彭華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諡文敏。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illegible]魁雄才偉，虞選事，立朝謇諤，誘後進，援拔[illegible]位望在[illegible]諫不從，乞歸，故立朝多含奏至 憲皇后[illegible]主合葬於廟之議，尤謂大節云。〔〕朝廷好貴玩，是時有迎合 帝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illegible]所得有珍寶無算。帝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側

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按新會縣民劉銘，爭狗同往海豐貿易，將還，海豐民吳郎與其弟金童望家，遂寇附舟至新會，以子銘家部逐出廟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之，竝其妻擲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呼叫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莊堅力拒，數日，金童尸浮銘門，道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觀之，銘殺死，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子水，卽投水，隨夫尸死焉。三尸盤漩上下，旋繞銘門，從隣李逢春買棺收葬，都役潘發其尸，寄之大海，吳而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啟、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吳昇詞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馬俊特爲具奏。帝令有司郎侍翁狗徑表莊氏，刑部尚書[illegible]喻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口誠

爲義舉，今遣發撫宜命有司，都其[illegible]表之立石〔〕。○六月延綏徙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裁可臺于未久節可鎮榆林。○七月，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耳處規復哈密城。時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故地，兵部言吉罕東赤斤毛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有土魯番所略，乃我邊之藩籬，盡徐而華蕭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寇不退，羽中供慮為難繼矣。帝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以各夷賊勢未必遂便，勅赤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義，且遠遣阿力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亦可以紓其姦謀，欲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奮勵之志，因命文等齎勅夷情，宜以委使事。乃勅文等往。○十月，帝閱武于內苑。○十一月，勅邊軍如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附陣退避、觀望賊反退者，乃坐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 十年 成化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

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將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舒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盛溫雅簡重，宗道謹，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莅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務志義食而于世俗紛華聲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公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歲借其大用未究云。○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衛，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斂家貲

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
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於滋縣隸于荊州南雍並并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
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府縣者附籍諸縣若之設州縣以統之置官與撫綏俾安生理則流民皆吾民矣何以為患右
都御史李賓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都御史項忠乃[illegible]都御史之任者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illegible]
山谷之宜 帝然意遣開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illegible]
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諸臣共計[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白圭卒諡恭敏○五月設大同左雲州衛右玉林衛天城
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衛學○通惠河城自慶豐閘東十五里[illegible]橋○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鄙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
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後愈城警擾累夜多
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
而小金睛修尾狀類大狸一日早 帝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
驚擾兩班亦喧亂 帝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妖人
李子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宗師誑異人物俊秀無狀類小宦監曾旅遊陝西押還一道
士安傳藏宗巡蓄髮改名所至詭惑遊里入京賣祿滑住內侍
考舍外宅含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雜宦侍人
中以登萬歲山觀望恩御井上而莫之禁久而軌蓋司禮諸
臣許不得志者皆昇諸禮爲爭有非分之冀刺事者知之寶三
人與其中亦以投禮爲名潜聞動東以入月某日往真定府鑾
寧四日于太監黃賜賜奏請捕獲果獲其所造黃綢袍笏冠等
以示天下子龍皆伏誅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置西廠命太監

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帝銳意欲知外事直亦正
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
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但語
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二月減罷
王奠培樂安王奠壏祿米○三月罷西廠[illegible]
[illegible]兵部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帝怒即拿去西廠○[illegible]
東西廠仍撤刺事[illegible]皆公不宜華罷直甚恭命仍舊[illegible]
道兵屬陛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覊甚不測忠從[illegible]
都御史
訓直竟除名○五月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illegible]
官校言其有所齎並執而繫之詰無實釋之○大學士商輅[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致仕許之晉加少保○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桑冲伏誅昔大
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
從者用迷魂藥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
州縣淫女婦莫有發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
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 帝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
化凌遲于市其黨令
捕七人者誅之○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
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有牝馬毎歲通淫而不孕謂之
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毎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盡廢
矣有司莫肯為理容為覈實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
此等馬者驗舞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
[illegible]三者阻之特諭恤焉○暹羅國來貢
戊戌 成化十四年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

庚子（成化十六年）〇七月下御史強珍獄、黜戍遼東、珍既劾陳鉞等
被旨詰責、鉞能學院事王越、縱珍誣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
同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逮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
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辨、乃
謫戍〇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
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廢
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已得旨寢、永樂中
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何害
事乃寢〇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甕涸、懸樹上作聲、牲
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〇朝鮮請改貢道、不允〇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　成化　二二　不石居藏板

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
橫、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帝
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
數事、亨回奏紘貧狀、帝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槩且賜
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
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
不為屈、直以　帝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
校騷擾地方、俟直回京　帝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帝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帝釋之　冬封王
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勝虜營

所在、乘發兵襲之、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〇以
陳鉞代子俊為兵部尚書、余子俊憂去也〇進祭酒丘濬禮部
右侍郎、仍掌監事、（濬字仲深、瓊州人、博學……[illegible]）〇廣東左布政使彭
韶[illegible]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墾之
[illegible]商賈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
於自給、比之國初、無征討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賞賚反

十六朝廣彙紀《卷九十　成化　二三　不石居藏板

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
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眾矣、初僧道有額
今寺觀日增矣、初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
獻多門矣、初　帝用儉朴、今百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
繁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
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矜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
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
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成化去國初未遠、侈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何如）
帝〇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
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

下學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論德員克爲考試官取程楷
等三百五十人〇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塗瑞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〇八月庚辰　帝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
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〇夜金星犯元宿〇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
者諄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帝崩遺詔諭文武群
臣 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深達情理勤政恤人不敢
不殺有罪有從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佞不亟而察之有
法值虜戎數侵邊催遣將薄伐內外寧輯稍寬嶺海猺有寇孽
推誠之際示勿妄殺星變示交儆身言用臣僚進諫仰思恭納
封有千行再示遺[illegible]幸復若乃善保其位追尊 景帝保
復江后父爲于謙其下愛憫恩愛無亦帶耕泰于天理人情
者也以故雖屢有[illegible]奉之
[illegible]民家康樂有餘裕矣〇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　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
妃張氏爲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〇李孜省有罪伏
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
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
勑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〇罷吏部尚書李裕
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〇十月丙
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　朝宇
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勝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

閣始少師萬安持祿怙寵無恥大學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
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尚書兵部
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
剛勁可寢大奸蹈[illegible]而直棘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
皆沿于忠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
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
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積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
上 不報 智曰用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試文章舉爲子史一
[illegible]即不屯偕爲泉鹿貢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且如是者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一舒人集翰林馬上[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世上[illegible]人何用大相[illegible]
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

小人方今小人在位[illegible]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英而不蓄[illegible]
〇論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
[illegible]
〇葬 茂陵 詔集議祧廟 [illegible]
[illegible]

其當以卒〇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驥守備日，錦衣衛爲制宜國朝家無餘貲 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從駕宿衛王禁要其掌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徵循京師警非常捕斬奸參宮邪民 [illegible]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壬子 弘治五年〇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守哈密〇三月册立 皇子 爲皇太子，大赦天下〇四月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無異，欽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濬，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延其墳墓，以便奉祀〇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授是職〇八月靖寧侯張懋卒，其子鶴齡襲封〇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邊上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

中敗急方粟豆 [illegible] 皆其設識 [illegible]

謂務至一百斛偷商人 [illegible] 開中之法 [illegible]

〇十二月廢荊王見潚

癸丑 弘治六年〇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刑部尚書彭韶罷，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〇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illegible]

甲寅 弘治七年〇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帝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授運絕〇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錦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〇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張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官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譖奏茂仁爲妖言，遂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〇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按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地，唐之伊州 [illegible]

十八自幼[illegible]其從行與[illegible]大會[illegible]不能去[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當[illegible]行道[illegible]不[illegible]調兵捕之[illegible]臣以[illegible]言行安等[illegible]人在獄[illegible]○時

[illegible]論人以僥倖竊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 憲宗

自從前年關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待一覲

天顏且[illegible]不過數日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以[illegible]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 聖王之所必禁也李

孜省言發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朔熒惑失度

太陰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

經開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麻哈山有銀礦守臣以中官楨

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曹敏上疏極諫乃寢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三月湖

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周鼎卒 鼎字貴西[illegible]林人[illegible]以舉人[illegible]歷官[illegible]十餘年[illegible]數十[illegible]蒙或稱為三賓公云論功蒙[illegible]戶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

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

得赦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三月少師大學士

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文穆國史稱溥立朝

取久因事納約因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進大獄保全

善類云○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

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者因乞嚴其備以防下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

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同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

清宮燬或問孟春倣千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

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溪至城下州守高世

則謂其倅趙允稱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

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九月李廣自殺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商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

文升請也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昶及廷

玉于外敏政尋卒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曉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詔下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曉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試場屋闈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有多官廷鞫同無實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謫泉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敏政未出京憤恚發病卒林舉人早負盛名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廷議曰程篁墩若擢殺得勢刺二字當為我朝第一等人惜其不能行敘

○六月曲阜孔廟災○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庚申 弘治十三年 ○夏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檢

而後辭飾士類勸興○遣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右都御史鄧廷

瓚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秋命撫國公朱泰十一世孫崇慈

擅離司職之責與丘文莊◯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之議今日皆鑿鑿可行
謚文毅岳父謙太宗朝諸文臣謙亦嘗禱于神岳母夢緋衣人入室而生岳及長鬚髯額日光瑩
翰林謚清剛切直以人才之範相尚
在吏部考鑒神鑒人不敢干以私
壬戌五年（弘治十）◯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五月陝西臨洮鞏昌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詢劉大夏對
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稱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
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為人四衛團操奏入 上可
之遂勅都指揮護衛任任其事乃有帖黏謁于宮門以詆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念不得私役此輩者所為耳◯

致仕尚書張悅卒諡莊簡◯命御史王哲巡撫江西時哲所至
士風未變民間猶有苛擾吏民謂之語曰江西民勝作
西有一聲六月來哲至天下有十樣太平無休歇◯十二月前
刑部尚書彭韶卒
可罷于正論故特贈 ◯大明會典成 上召劉大夏問曰
太子少保謚文肅。
邇聞軍民多不聊所為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
所當行父之天下自治◯甘肅副總兵魯麟給乞 陳近求為掛
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 上名問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
麟為亂奈何對曰開麟貪吝 上曰恐彼肆其部
兵下心未專兵權焉能為患◯于是歲時天下十三布政司隸
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
二十二萬八千頃之有奇人口總計九百一十一萬之有奇人

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
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霍韜[illegible]上奏稱洪武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臓以强半不知何故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亦殷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何也得非冊籍數隱弊耗極乎
癸亥六年（弘治十）◯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五月兵
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
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十款 帝覽奏嘉納悉從
行之 帝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
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為揭帖寄進

來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
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遵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
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
法臣不敢効顰 帝稱善久之◯貴州女酋米魯作亂命南京
戶部尚書王軾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婁也知州妾
主州事欲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遂逆
反內鎮守內臣欺蔽文武遂釀官勢甚熾事聞命軾討平之◯
節試官設儀修撰劉健等上疏極陳遂罷◯十月節建齋醮于
朝陽門外又令撰其人祠命時學士劉健等上疏極陳俱報罷
甲子七年（弘治十）◯春監察御史鄭良佐以母陳倩乞終養許之其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征勦四川流賊○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昻丁廣等集衆反、殺鎭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淸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昻、執安化王父子、幷禁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幷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京、永及楊一淸仍往寧夏安撫地方○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號通江賊、廵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討敗之、廖惠被

擒、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淸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下內獄、　帝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譚初自宮投東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從得）

（曾慕王振之爲人及　帝登極由鐘鼓司入司禮監時　帝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　帝意巧爲迎合乃竊有大權剝削軍民使人皆曰救不給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　帝○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死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並除名爲民、天下快之○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淸爲戸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鎭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理爲永淸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並給金祿一千石、給誥劵、世襲、復蔭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淸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工部尚書畢

亨請毀劉景祥墓（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陽奉祭加等公卿畢會後車馬填塞委巷第至不能容者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後瑾敗之夕家于封瑾門景祥柩出葬于路既而追削其榮號其墓初京師里巷野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瑾朝廷募瑾因籍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兆昔至朝果出衛後嶺然無雜大聲有中夜夯嗁者聞甲兵鏗然相雜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革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熊嘗濟漕、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戍、至是復爵○九月以誅逆瑾、詔布告天下、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胃膺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抑點畫爲何、極工巧○內侍谷大用兩具疏、辭　祖制、辭免西廠辦事、時　帝以訛言一事、欲復設廠、李東陽言罪

上魯番宅所寄[illegible]教撫其儀從遣人來廿[illegible]書[illegible]
遣之畏來澤以為番[illegible]嚮遣通使火信馬驥賷段幣二千
銀酒器一付[illegible]哈密[illegible]督爲亦○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
廣宣往上魯番[illegible]城印
三河驛丞。時 帝御虎城傳閣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
諫降遠方雜職○十月[illegible]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illegible]
[illegible]
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
馮清奏陝西延綏臨洮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按九
邊糧自是始用[illegible]
[illegible]

乙亥正德十年○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
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漢制俱由郡[illegible]
[illegible]
遍參者也○四月慶陽伯夏儒卒[illegible]
[illegible]
若慶陽不失為賢矣○閏四月召總督彭澤同京掌院事先是
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哈密城印猶
未至番竟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
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
今尚羈縻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

要挾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陛完
猶在兵部[illegible]疏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已
感悔禍已將合家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鎖與等官各加恩典遂
取澤回京[illegible]
[illegible]
草物大學士梁儲等言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閣番
地多與王遠下相接時襲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彼其突出有
所侵害虧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
下勅書未敢撰寫不聽○謫光祿寺少卿楊璋為瀘州知州
帝好養畜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畜食璋言

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 帝怒命中
涓詰責令璋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襴跪于門外進傳 旨降二
級調外任謫知瀘州○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文安縣一日
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
十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
亦前史所罕見○浙江左布政使 良永劾奏朱寧擅鈔害人
時朱寧擅假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疏
入朱寧頗俱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
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承攻之寧嫉之不置良
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及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

帝謂日行事不預而還○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
不為無罪斯言存矣
事制不出梁儲力論起之既至儲避廷和居己上
若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雷
柄言官議疏勒大學士梁儲假裝變衛兵請下
不報儲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於諸將兵事由
然不已久之始知與家豪衛兵非公也實爲齊楊公
詔許益泰落封漢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可聽許 帝曰朕
念親親兵之勿閣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
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乎是 帝震怒內臣督
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着令曰此土不可濟
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
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斯愆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足務得

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
四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帝既制駁曰若是其可廣其弟與事遂寢○南贛巡撫王守仁
請提督軍務許之○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
獵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諫固留以安衆心不聽 按江彬宣府
自恣招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於彼鎮國府第時時夜出帝
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
之軍士糧糗不繼至擾民居處以供饋焉○九月 帝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
方猶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
同又明日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帝命諸邊將擊
之虜尋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平之○冬南京吏科給

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幻惑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
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僉邪之志日導陛
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行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
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
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太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
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我師不[illegible]上
之征[illegible]誤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言者皆曰
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閏十二月立春 帝
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illegible]共

載婦女各持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帝視之大
笑以爲樂○未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
安邊伯以應州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帝復出關遊幸○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后崩 帝還京謚太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四
月朔 帝以太行太后梓宮將發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
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五月末旬 帝還京○六月 帝
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爲乘不宜輕出 帝不聽乃自稱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
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言避者 皇上時出巡遊各不

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爲一宗廟之永耍不按引經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依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時 帝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帝御左順門召梁儲下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倒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太上怒手劍立曰不草勅斬此劍儲免冠伏地涕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帝亦語寢其事儲乃[illegible]而起不復促草勅陞而總部廷議立儲君之時宗室陰交寧王晞謀入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 臣

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遽儲非宜輕言茲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獨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七月丙午 帝復札幸[illegible]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 帝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 帝于宣府行宮起殿乃成輦載不可勝計復益豹房所聽珍玩及遊幸所收婦女實其中 帝甚樂焉每稱曰家裡還京後猶殷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帝西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 帝駐大內動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駐蹕大同○十一月 帝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戊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帝在榆林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丙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illegible]御○二月壬申還京師○三月有旨南巡將 帝意欲巡祀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羣臣人情洶洶時江西寧濠久蓄異謀倏發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六臣共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備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以次部寺亦遂各疏入千是 帝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川高鑒于錦衣衛獄召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渥孫本顧崇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叔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詞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洶駭。

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俱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其爲變故明驗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道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調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發俸六個月○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向鑒罰充軍發戍良勝潮川鑒俱爲民林大大輅周叔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渥十餘人 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

人前往江西勒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
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没入
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
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二閱月至
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按王守仁浙江餘姚
人字伯安號陽明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總撫兩廣撫平思田叛
目以蓋藩王受之亂以捕盜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
有司吉潤其不俟命歸職設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守仁
守其爲學嘗示天下六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士從之
者皆甚衆類其答人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
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人
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
面目耳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壹五　文治居藏板

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
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
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
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
亦在其中矣觀此可以識陽明之學矣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潛懷不軌時山
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持正而鎭之以靜毎事稍裁抑之彬
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
遣人來諜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毎假傳旨有所求
爲日數十通宇毎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二月會試天下
舉人以　帝南巡故未廷試○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

大體以安人心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
譖于　帝前謂守仁必反　帝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
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卽行
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使覘之曰王守仁
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命還江西○五月　帝在南
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秋　帝駐蹕南京既久復有
遊蕩杭泛江浙沂湖湘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雜梁儲蔣
冕自執牽奏疏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日未至酉　帝遣中
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
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閏八月　帝謁孝陵丙午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三六　文治居藏板

西俘遶號蹕發龍江壬寅漁於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癸
宿望江樓癸卯日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鎭江幸致仕大學士
楊一清第一清厚有所獻　帝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
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　帝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爲誦
經薦福庚戌發鎭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帝至揚州仍幸
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旎帳綵
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帝至寶應復漁
于汜光湖鎭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將瑤學
卽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
綵帳　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

由大明門入，月中卽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沛澍，頃復開霽，日光[illegible]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五大綱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月庚寅見冀彰分而帝于入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符瑞已兩振太祖之刻宣聞然哉）〇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〇葬康陵。〇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劉治拔上立餘年多自薦從不滿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所其能反謀者亦不較論言至引之悟然后深謝未又多納交上大夫所餘皆有籍記又深謀閱禮稽惟當慮急之乎生輕財周急志奉清修田園少貧卻從未幾子孫或不免宅乏正德中兩府十餘年了戶嘉靖初復以定建海立功命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〇殿試舉人（？）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帝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〇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猶在藩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二　正德　三十　京石居戲校

府，宜切戀慕，卽遣司禮監官奉迎。〇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〇六月，江彬伏誅。〇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卿丹並是其合禮。今帝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為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〇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捫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皆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

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降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祖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〇詔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二　正德　三十一　京石居戲校

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謫充軍為民者，起取復職陞用。〇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正德年濫封并巧立名色陞授武職三千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〇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〇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為邪說，願罷斥之，不聽。

十六朝廣彙紀終

納之。〇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帝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〇初製忠靖冠服。〇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衆共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〇六月、明倫大典書成。帝親製文序之。〇定議禮諸臣罪、以廷和爲罪首、綿、毛澄以下罪各有差。按五元功皆不列、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死、成祖靖難元功太子太師姚國公廣孝以僧從戎役削爵令家祠、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遇害、天順復辟元功武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〇兩廣討桀賊平。〇七月、帝追尊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〇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役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〇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〇國子祭酒吾鋒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以鋒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謚文恪。〇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〇十一月、帝親製顯陵碑文。〇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illegible]省腳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復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度軍民所受其惠。報可。〇是年、石珤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乙丑嘉靖八年。〇正月、河南巡撫潘塤罷。河南連歲旱蝗、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塤欲勘不令。河南知府沈鑑不待報、開倉賑之、民德之。塤獨以是惡鑑。其餘有司懲貸稍寬、部加詳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帝切責戶部。有惟恐上聞、乃歸罪于鑑以自解。于是給事中蔡經等劾之、詔罷塤不敘用。〇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守仁方病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帝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〇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定論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勒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支大倫曰、文成勳業、蓋昇旂劇而歸、沒于道路、爲國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禮議重鎮咎之、世之忌功如此也。〇命行義倉社會法。〇甲申、帝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〇三月、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病疾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以其切于救民、皆

從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愼。○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 帝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軏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者彼踰逞郡邑，乞求財無厭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疏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帝曰，已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佔者，俱給原主，仍令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尋復入內閣，尋復落官致仕。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爲

惡語計臣孫應奎歷擊劾璁萼顯恣不法 帝下勅暴其罪狀日張璁自用自專負國負民桂萼尤而効之論法當置刑典持從寬貸璁還家念悟以需後用萼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陞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觀至今方爲舉奏應奎首論可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璁既行霍韜乃距列楊一清二十四罪 帝怒之上召璁還時有朱維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請受張容金私與綵衣布裙 帝怒欲逮繫一清璁力解得免下旨日一清累朝[illegible]侯郎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眷注當追理舊臣[illegible]諭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十月，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總兵王效督兵禦之，虜引去。璁請自蘭州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乾淸宮內西七所房災。○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經舒霍踰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糧食不穩始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蒿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

有以蒿食者，呼嘆之聲口涸腹嘷，道殣日小民用苦可勝道哉。謹將薩子封題奏疏，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十二月[illegible]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頒大學衍義于廷臣。○帝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祭爲紊朝政。帝意[illegible]，送都察院議罪，御史[illegible]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臭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明文册具在，親蠶郊外，則內外失別，更乞斟酌裁定 帝責憲附和，降岳方雜職。○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壇。○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

卒，吳瑞登曰宸濠之手孫許肇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者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當嵩者而中大矣而不動文定火燎焚則爾不驚以故保全維陽與誅鄉孝賊者俱世一例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illegible]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大宗既遠有武文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花馬池邊墻圖復河套及韜還海西邊虜皆盡有成策事多承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爲言者所詆已而璁萼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璁萼稍因清稍示裁仰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贓罪清既去復興訐獄誣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疽發背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辯言身被污蔑死不瞑目 帝閱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諡文襄 ○十月，改奉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 帝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

決不可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尊親定祈穀祀文，儀注止奏太
祖配。攷證 修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著爲定典。○[illegible]
尊卒，贈太傅，謚文襄。○張璁御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者謂禘德祖。帝不
從，或曰禘顓頊。帝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尚
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嘉靖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耕籍田○耕九
[illegible]
牓○[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
兩花土，殿壇名曰帝社帝稷。○四月 帝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帝親禱雨于殿。○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帝御
奉天殿文行露告禮，併節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
功，宜配享太廟，封，與徐達並顧興亡繼絕。帝允其議，併節求劉
邁孝，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
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可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
迎取入京。帝㤨遠同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唐事，及言
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疾，結驩孚敬，謀所以傾言
者，至是侃衛拷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
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帝釋言，出孚敬二審疏以示
群臣，斥其枝問，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爲民。○九月，無逸殿、豳風

亭成，書周書無逸篇，衛製交記之。帝御豳風亭，召翟鑾、李時、
汪鋐同觀收穫，從論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
○十月，詔籍沒之故 大用家產。○十一月，盱眙縣之何維有
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雙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 嘉靖十一年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
上言，彗星昆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
篡權擅政，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秦鰲復劾孚敬強辨
飾奸，切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帝曰：秦鰲言出忠讜，令
孚敬自陳，准致仕。○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

光，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斥，是
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齋祀不可累舉。帝怒，收繫械訊。鋐
兵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恐爲報讐。帝益怒，命究主使，名頻死
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帝以宗明爲主使之尤者，併
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
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
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
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錦衣訊。時鋐恨甚欲
郎救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敢言之吾儕任其咎而遂
成德子之名始欲之久當自毀耳遂得長繫待不及朝審汪鋐
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鋐令書手持之西向乃傍立曰汝
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曰吾且殺汝俟爲厲未晚也且

而自訴爲所手劾中受賄被逮之衙也已自覺不理捆皆無問審
問且獄中死四並有言魯今人爲婁非眞乎說受其金使於審
茱玉璧起應罪可爲變數耶錢起欲以手批之爲同僚所持遂
書情真應決王邦瑞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
儕安得作俑 帝許聞此語遂先發遂免行刑其妹吳氏之登聞
鼓擊冤于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
書冤自將闕下遂陳經兄而悔之爲引奏 帝動 ○十一月
客割忠孝乃出一宗耶其負之遂得減死戍雷州

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宜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三月視大學。○初開經筵。○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時白鹿甫至、重出、請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章、 帝謙沖之德褒答之。○總兵張乾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而

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供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虜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素賊窺覘道路益闕、萬一匈猾北虜擁衆深入、卽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須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八月、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 帝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楊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 帝御史修飭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祗作威福以聳觀聽、因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

務覺、卽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理枉抑、今按問刑宦如嚮富室財賄通神、鉗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鞫、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卽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頗以一二瑣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密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卽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皆約騎從、禁止迎送

局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率動以小忿、遂致搆嫌、多以按臣不避之致、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亦不避如故者、以違憲論、 帝嘉納之。○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九月、張孚敬請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非詔不得挾私報復、 帝曰、此祖制也、令遍諭行之。○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時虜自秋渡河往大
同塞外李瓚議于天
績左設堡四十里以遏虜騎而趣督甚急役李王保等倡亂殺
巡撫張十人共殺瓚抱首劉源清討之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
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訛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
又諭二十人餘稍解散衆明源清襲剛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
頃御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徵馳往諭虜曰城外尸
塞道矣尚給我卿源清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人

朋莊列不經語詔可○二月帝如天壽山謁陵○三月廷試賜
李璣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景雲見請
賀　帝許之○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
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
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帝謂皇考稱宗不為過特嵩乃言考秋
享成物之府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帝嘉納之
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為民○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
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
廟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

示天下○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帝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二月癸卯葬章聖皇太后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
往相視天顏慘愴號慟諸臣莫不欷歔
己亥嘉靖十八年○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
與大臣周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為
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第三子為景王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
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
不能從乃薦典真　帝命吏部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于官
○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帝親按謚法以危身奉
上謚文康重特眷云帝嘗原日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慨然欲澄清仕路立行一建

元侯中指之故徵東要亦有以服其心矣○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世
曰方士之有謚也自使方士行之則謚濫矣而世宗始也謚而贊予遲矣而御批俱用耳○尚書許
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　帝第以
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等大學士顧鼎臣
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
御寢　帝遑遽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焰中闔
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行坎充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逮繫
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可禁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
世祖諸葛亮羊祜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御
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稱首騎登山陵

立表于顯陵之北命改舊製詩為甲申奉上帝于龍飛殿奉皇
考配國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戌駕發
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
□省有差○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紀載
今宜與親臨乞建廟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五月奉章
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帝諭禮部
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
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入葬　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
用今月十七日子時賫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
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

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祔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樹其城樓曰顯親近孝之城○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葺○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二聖祔宮合葬顯陵○八月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卽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之謂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斲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過瞬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 帝怒逮訊死獄中○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獄死

誅瑾撫卹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按自五堡之役殺總兵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卒悍每其言怨之稍不如意卽反屠目或擁事詭語相撼賊梁震閣總兵大同命郎李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中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保國其家丁將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負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其不得用其衆鎮兵精鍛穡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兇徒虜不敢近塞卒贈是職○十二月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加禮以示風勸 帝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例

庚子 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帝曰此異風也占爲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都宮殿○三月詔令南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詔修仁壽宮○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萃隨父商遊方姑毛氏逞欲日與惡少張炳十餘輩等逼胡氏貞白自誓又不從言姑惡特時切誅姑及惡少百計陵虐荼毒入年姑於一夕後諸惡少來共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名貞烈賜祭一壇○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洋群大盜黃艮泰等○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後獻萬金助工雷壇 帝悅授其銜後術卒不驗○八月以秉一眞人陶典眞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輔及壻吳濬俱食傳士俸○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十二月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

華殿受群臣朝賀 帝怒罷官黜爲民

辛丑 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李文進請禁入覲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 詔可○三月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帝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司子孫世襲給銀印 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成仁二主于景神殿○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令後奏捷者不許叙及內閣本兵廵按○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柟謀襲其爵嵩受賂爲請得旨還卒獲其藉以聞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科臣戴夢桂奏曰、一置教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虜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養給、因緣入虜中、試刺其名首、或閒其虛實、或潛探消息、或撓亡眾歸、有功者與戰陣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侯、三設胡服以備捨募、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號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譯易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倚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永、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嚴推拒以備將選、今者亦將太[illegible]

太嚴備將混真、虛文廢武、故秦趙燕之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直李大濩其人、急召用之、帝命務實舉行○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節以達付部之○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雲擢蜀黍五出者一○遼郎員外錢薇、科臣王璵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選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建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暎以冶儀舊師、故同普經得引嫌而陰囑凶、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鸞倚道使鳳齊鳴之謠、以閣臣爲疏請覆試、帝以舉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坎璧、奇勳、府風、暎俱削籍爲民、謙、坤、一中、煒得無恙○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虜叛首王三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十一月、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三王皆未有兼領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兼宗伯領三孤○十二月、禮科給事中[illegible]宗吉祭葬贈謚宜著爲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爲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爲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進階、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困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上聞○湖貴苗久叛、萬鏜遣人誘苗帥龍求、以一千戶爲餌、龍至遂殺之、苗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撫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

魁龍許保、湖苗皆息、貴苗猶強、知致鏜遂奏苗平班師、功賞遷敘有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恭錄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侈靡○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討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緣拔絕壁墩、附懸崖避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冪銳刃、隨虜自婦、虜入既深、漢一桀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期致濫戰、甚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三月、陸尚寶少卿嚴世蕃

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外歲防守且埰副使張鎬爲提督通判張應麒爲總委官欽久任責成其半種皆取其本省又搜照盜沿邊鎮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節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〇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〇六月曾銑劾仇鸞扦飲士卒阻撓軍機逮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襲其營斬首百下一人生擒一人虜遂去　帝以銑有擣巢功命賞銀幣矣〇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劾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帝曰

撫按舉劾係忘綱舊例雲南荒徼里外食官酷吏倍于他省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致通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閒住〇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逮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史大綸曰爵術介古若忠直出乎天性忠于爲進之念居家騎有青達繫官校以屬按臣乃故以灯過從迫蔣之方飯有巻飯一盂蔬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畢宮校人梨之昇即與階行諸官謂曰盍亦一內刺乎爵曰去矣勿復顧官校生古云楊君襲徽乃爾其磊落鼓舞之致世罕其匹〇皇后方氏崩。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〇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啟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采都御史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仕逮銑詣京鞫訊〇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寧。帝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因訐銑赴取罪褫律免憲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帝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其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冤之〇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帝如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〇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〇六月大學士許讚罷謚文簡。讚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國家典故醇厚不伐晉以兩世學經大儒盛讚云〇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〇鄭王厚烷疏請　帝修

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箴忌政儲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帝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髮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金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〇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帝亦無竟殺言嵩陰搆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教事激成大獄。支大倫曰夏言豪邁搏果下有爲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濟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界也獨不念救援內固應犬外列餉日神[illegible]而急遙者方日夜其心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帝知已了無忌息方日夜在共悉屬垣之語何嗚呼咸宜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矣雖無借著之箭久矣奚咸于二公之不終也

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六月御史齊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在劄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繫于獄○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覊跡之誅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俺酋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旋諸之則指芹等以斬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晏然如故云）○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朶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詔鞫禮部請告謝宗壇郊廟行獻俘禮○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

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皆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巡撫許宗魯遣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渟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宜示恩威令彼約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類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事一時守木兵亦云稱厭非策　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遏虜禁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二月詔罷大同馬市○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禎力戰積困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四月倭寇浙東○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亟請輿疾出本兵趙錦奏强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　帝以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　帝大驚詔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八月詔遣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十月御史宋茂㦤劾嵩負國大罪入併選郎萬寀附權納賄謫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論戍遷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十一月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有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

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喻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討胡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乘便爲盡節欺　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耳○擢王世文四川副使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畧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嵩效忠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

褒迫兵部隣爲大將是棄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
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
矣大計而從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部選除以陞遷爲低昂故
將官多賍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
也諂諛欺君貪汚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
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
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　以通文華
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
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　縱騎緝訪伺與
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奸三　畏臺諫有言
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
得與徙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　慮部臣徐學
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轢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
召見　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帝怒其引用　二王命鎭撫司鞫訊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懼
嵩者且　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
百血肉脅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
王令旨律殺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王學

益宗欲撓其獄公論篤之（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爵楊繼盛疏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僅發終贈下其後同難官楊繼盛而爵以鈞謚蒸世稱三楊之疏云）〇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
戶李銘女爲裕王妃〇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〇廷試
賜陳謹等四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海賊汪直糾漳泉
羣盜大舉入寇連艦伯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
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〇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都
死之詔各加卹廕〇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〇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江寧人爲總督在邊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累斬首以千計其所經畫塞堡卅可恃西人聞之哀惜疾甚士卒于固原鎭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諡襄敏）〇削劾
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〇詔城京師外城〇四月海寇
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大舟倭四十人突至平湖海寧等
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
舟而去〇五月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〇倭攻上海
縣燒刼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
掠官褒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
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〇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
朱伯辰削籍（時趙文華以有文學負嵩父子擢通政使王是即陽都御史欽嵩顧指會舉文華吏部尚書鏜遂以文華名上伯辰疏其恩寵援而罷嘐日彰恣貪發而欺國盡表卿業差猴猫神共卸陽數猫財班行畫惡何堪命使文筆奏保吏部欲所親伯辰論臣者且許畦以下得一品卷望帝乃出鏜削伯辰籍仍留文華）〇八月御史劉
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擄誅不黏結黨〇

曰舉兵部以他事遣李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學家後薄
城時已有中謫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
宮勿戕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而詔家多金珠娼姬詔娩
出攻城而死城亡賴子乘虛掠所畜猫其姬姬識其人以語詔
遂圍拓城索之不得乃破城復剮之因掠公私爲變復閉太康
素所恐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
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九月上問嚴嵩
民多無食何以爲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
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帝允之復曰我思必有餓斃途者
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一
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
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
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官運城外
每早召集飢民人給一升帝曰朕意正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
分給貧苦者○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
淶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淶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謚立祠
甲寅十三年（嘉靖三）○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四
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
○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倭夜陷崇明
知縣唐一岑死之○五月　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

聶言直本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
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帝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
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
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
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爲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
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
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
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國人不爲賊用與日且有膽
材出于其間令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
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
滅矣報可○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爲
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猾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八月
令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
炳入直西內共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大學撰
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請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循及
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
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嘗擬怨訕律姑止革爵○十月虜攻薊
鎮邊墻督撫俱至　帝遣廠校往察其狀見楊博擐甲登陴宿
止古北口垣土將士守禦甚力　帝大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

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海賊犯平湖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進止。揉淘港窯墩之戰許國劉恩皆以背約貌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寇久恨不旦夕殲滅遂藉藉以玩寇爲經罪矣○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侍郎趙文華奏命祭告海神并祭視江南賊情。文華爲嵩私人貪縱罔利所至驕用黜陟憑寵自恣所需索部立推朴百司處擢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云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四月

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啟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啟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等督賊捎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敗百人戰敗頭目鏜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冀掩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功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啣經○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擊永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九百餘人弱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柘自有倭來累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惡哉 ○遣官逮張經李天寵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擊俱死。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 祀死所○六月倭掠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

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鬥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攖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御甚已而欲倖剪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戰盡銳衡文華所挑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大同秀水人孝友夙著每寇帶倭闘爲禍首尉受命巡海越雋之任簡事以謹烽堠控險要積糧鼓知有備寇沒寇陸會吳越固而閩得無恙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賂嚴嵩父子與得授以指揮職命待浙中

三司與趙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逆應解獻闕庭斷䟦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尊贻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萬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欽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甚爲明是謀反今作謀反已非正律豈可又輕萬曰再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背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所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命嵩父子咈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三 嘉靖

葉宗滿王汝賢既辯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充軍〇十月倭船犯福建犯平陽〇裕王第一子生〇十一月滅京城大辟四誥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請刑嘗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廉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在獄中拷忍有史應生者頗爲周旋尚書吳業之不爲動又欲其草申救止一異人也遇害時王世貞徐中行謀同論王士懋等執手泣決經紀其喪事而王遇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而全其後嗣尤人所難〇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〇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刑禍貪污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杞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 帝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于獄〇三月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釧死之〇倭寇萬餘趙浙江皂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三 嘉靖

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〇後追趙文華視師江南而東南之民愈困矣〇五月倭圍趙按院鄢于桐鄉宗憲以許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爲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〇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退敗于王家團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酋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陷沒事聞贈官蔭子有司祠祀〇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詞晉襲封衍聖公。○八月。徵王載陵
以罪廢自殺。○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火讒和而
又華力主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退兵自老。遂集諸路
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死中識徐海屍。浙郡
遂寧。○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蔭一子
錦衣千。○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游擊嚴懋官死之。贈卹有
差。奪總督王忬偉。巡按蘇志皐職。○賜嚴嵩免朝。仍屢與入
直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孝子晝賜祠。賜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
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醒使至。召見有傷。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三 嘉靖

遊養。親洗手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為郡博。日
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黄弘毗祠之。○三月。吏部推鄭
曉為南吏部尚書。 帝曰。曉宜仕煩劇。東中命王用賓往。○四
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且殿千門及左右廊盡
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
封事。停刑。石官。修省五日。○六月。止陝西採礦。○工部尚書趙
文華罷。○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科臣吳時來劾
順請餉二十萬。冠至輒委罪兵楊松。墓一墟。以煙燼耳。失棄納
之。又自誇登德。虜酋求索叉孫呈侗傷及為虜所圍。而遯捷路
楷受賄。隱匿本兵許論。就周為好乞罪之。命逮順楷
皆繫東市。俱削籍三人。亦毅沈鍊之報也。澤從戍 ○叙相
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
阮鶚往勦之。尋削籍。欽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倭變。遺令省守
臣邑門棄外之民。鶚率生徒啓武門納
之。全活百萬。故起鶚巡撫。督胡宗憲黨于世蕃。建議擢
而鶚力主勦。乃殺鎮閩劍立。綏撫兵貴綱亂。鶚遇賊十萬
人。戰于連江等處。至賭清海口。皆殺士者無敵山致之。而世蕃
令御史宋儀望劾鶚。又欲鶚兵數奈民間騷。太濟縱無復紀律。
百姓大苦。世蕃復賊給事中劉紛劾之。乃臨陣走歸京師。鶚立
為當上先有撤客兵籍賦善后號。上以鶚屢立奇功前遂
獻議允合黨斷然其無罪。乃免歸田。然破倭之功
鄰力為多。宗憲人耳成而已。至今浙福人思慕之。科臣吳時興
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故邊臣剋軍餉以充餽。因受愧而與
之堍君如受張經等金而為之調停云。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
劾侵月錢糧。家奴永年富將百萬。實客親識位居膴顯。主事董
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爲家丞。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三 五四

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 帝怒。冬
逮繫獄。且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四月。漳倭
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大同圍解。特楊博督大兵趨援。虜聞
遁去。留博視鎮事。○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獲
無算。福興以寧。○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群臣表賀。○
浦州潮州地震。○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苗兵
致仕僉事王德等死之。○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
事。一日審要機。二日慎選用。三日勤恤。四日明戰守。言虜之
侵擾動至于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爲罪。
而反以斬獲為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許自贖。五曰
攻火器。六曰嚴選。七日重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處徽以
爲首功。甚有斬平崖谷之中。誘人而獲之者
直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日恤獨殘 ○九月。刪生員陳

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命御史歲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用三十六萬。 帝錠之。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前軍都督府火○詔衍享瑞州知府宋以方旌忠祠、○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按揚繼盛序子世貞念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吊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遂以世貞言告嵩書叔祺叟總督歷提學副使因嫉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發芒嵩索古畫於忬忬去值千金忬有贋幅絶類真者以獻乃後為於詩書者在李邑貞家有所來為世貞所之其人知嵩符兵世蕃書非吳幅也審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同言論劾世蕃遂告嵩嗾本以致論死○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八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裕王長子

薨○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撫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殲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慮顯據其成功嘖有煩言。李都憲檄江北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搆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人寇。製約杆攻城具。時從谷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玉夏宗彙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總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臨為後總孟夏等贏根疾馳、昧爽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 餘衆奔匿。時富匿虜北從。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遂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 帝大悅。亟加陞賞。○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尋擢參政。矢志滅倭。以毋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騷動海內。○二月、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擒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豐州、外寇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置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自捷各鎮往往乘間出動。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圖瑞鐘塡降之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按是年福建倭患日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爲賊舍層壘田野蕩業諸貧民無賴者咸寬入賊中爲且掠行人發墳塚置其家貲索贖持賄往來恬不爲怪功歸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風旋者指爲逃擊賊隨狀蒙復客引去兵備官以紅後爲功上下蒙蔽逐成故事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殺欺誕給事中馬

○九月三殿工成○景王薨○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處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番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準。編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鞫。繫○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先是 帝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太悅。禮部請百官稱賀。許之○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 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

陷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延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疑之。賊既入。恣行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參政王鳳靈總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見船泛海

癸亥 嘉靖四十二年 ○三月詔修鳳陽 祖陵。○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是役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顯猶豫觀望繼光建策因不爲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銜枚直抵賊壘急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死者無算此爲閩中戰功第一○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傾。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遑盡忠報國。于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郵資有加○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 帝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部至矣

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諸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璸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同宜大備虜。次諸勤王功○十月泉州守備歐陽深率兵剿興化倭賊。戰于東蕭。死之○十二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 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燾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實用以待有功。 帝深然之○閏二月廢伊王典㭿爲庶人。罔除○三月審錄法司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特沈束以繫

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
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夫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
在獄同居旅舍苦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體無資欲留給夫則
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父終年仍還獄待罪法
司亦爲之請不聽。○四月大雩祈得兩表賀○九月虜大入寇。
三衛素與虜通然頗東首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
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輸繫薊獄以爲質如有寇犯薊則殺
之通罕積恨　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
都御史徐紳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通以虜皆往東謝之。
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回之虜果窺無備突

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順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
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漲而還復由墻子嶺出
邊去○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
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
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
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　上不豫○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
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
彷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
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汪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

廣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
南按察司僉事漵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
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按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
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
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證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
盡數追沒餘黨配有差○四月敕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
辦事○五月衛王厚爝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部擬衛
二千石敕賜褒諭○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

汞命子玉玄真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意于趙櫃
獻之。　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旨徵大順入
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後命司禮監鞫
得詐傳狀皆論斬瘐死于獄○八月虜首黃台吉率輕騎自宣
府洗馬林突入樵采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伏
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首聚騎直前我兵奮
擊之墜馬幾獲之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
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九月巡撫
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舶一開島夷嘯
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外台

多欲中之以不敢落職士論惜之○山西巡撫張稽言吳家詩
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還録用。帝
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安肅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
玉芝宮。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賑畿內飢民○帝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
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帝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
藥服氣階奏 聖躬未平正宜加意調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
失崇獲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心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遐邇洪文二十年
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

僇辱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
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憾磬諸臣循修齋修醮相
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管構買香市
珍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夫玄脩以來長生也
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
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 陛下何惜神其術乎 帝怒甚投
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意留中○三月詔開新河○
五月帝以御西內黑氣擾宮心疑之諭內臣慎火○六月湖廣
求天衛卒作亂衛卒以求需月糧鞋衆入府門毆擊書吏巡撫鄭文茂疵得其為首者執而徵之王民諸揮
益憤因大呼詈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帝曰軍士延法至辱守臣其令守臣嚴捕首惡依律治之○九月詔順

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
蔭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投邪教聚釀成大患遂令禁之○十月
帝不豫 帝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
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
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
符法者後命大任儆俱受翰林待詔致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
朝不為翰林所齒 帝雖修玄西內然乾綱獨攬默然九卿
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欲畏無或干有司事者 帝常
密刪就殺及已即與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回五行下而
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落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

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
所載大較以強徒踢力為主性極燥熱 帝試服之遂火發疾甚
中外憂懼不知所為○命出沈束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
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閏
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掠窖窖盡甲辰虜犯大
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按虜犯之機王嘉靖朝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壬子裕王即皇帝位○詔釋海瑞獄 帝素聞其剛直
故亟釋之士論稱慶世廟有不世之奇恢大無就之傳烈四而又有震世之得行五正世及之大辨從四
帝之大智然朝主廟祀尊崇國朝章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蓋
正諸儒配饗之選六奇謨也華落顏之諸謂廢哉何之皇莊
奪外戚之世封抑司供之乘用四偉烈也正嶺御之設內無女
寵歟鳥獸之貢外無偷貴不以寵貴而廢刑皆不以令甲而

陰陽不及乘生而變化發五綱行也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終

安成 [illegible]
溫陵 陳龍可 纂
古鄞 丘 酉 較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肅皇后○冊陳氏爲　皇后李氏爲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鶚吳時用周怡沈束[illegible]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楨

淩儒冉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德[illegible]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楊爵[illegible]復職贈蔭翁奈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最王思薛宇鎧何光裕張恩浦鋐曾翀[illegible]總劉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贈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冑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光徐文華張[illegible]張偲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illegible]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詔下方士王金

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鄒懋卿戍邊○詔削李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科給事中胡應嘉疏今章奏備悉札旣上下竟爾揆遠左右投隙而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悉禍乘亭詔停外○上孝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　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示內閣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兒朝至今得并獻諛者以　先帝爲詞乎奏留中○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

文簡石瑤爲少保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二月詰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革大工冒濫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冒濫入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郞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　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三月○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　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

皇于心亦有未安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
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末謂人主深居禁掖僻遠外廷左
右窺伺百出或以聲色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聖躬神久
則妨亂政事非堯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拔治以同擊士係德總其
蹶面每師事之懇于京邸謂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下宜
者今上以卷陵魏禰祀君身關係罪矣未可以言與帝禁
然良久郎令代○葬肅皇帝于永陵○四月○修　世宗皇帝
等疏上竟不報
實錄○六月賜楊廷和諡文忠王廷相諡肅敏梁材諡端肅曾
銑諡忠愍楊守謙諡恪愍商大節諡端愍孫繼魯諡清愍林俊
諡貞肅吳廷舉諡清惠○七月賜楊繼盛諡忠愍予應尾爲國
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忬冤詔復忬原職○
十六朝實紀　卷之三　隆慶　三
傳諭　聖駕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遊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
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八月　上幸太
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
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遷與試王希烈孫鋌道毆之祭酒
呂調陽及兩守備專省各素諭諸生互有異同宜據難辯詔刑
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郎所奏姓名命同者坐戍後
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
黄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
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　上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
以勤祭先師孔子○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財金錢幾何以贍

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今計今歲尚虧九月
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備　上大駭曰軍餉缺乏至此乎朕一
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
使○十月○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
順于獄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
嵩父子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
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
雨夜究魂多少見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謀以交通
妖賊竟坐鍊死後嵌氏敵鍊尋以遺詔獲卹至是吏科給事中
陳贄追劾徙其贓銀及邊餉銀七千兩路楷共投鍊子襄亦
爲父訟冤遂命逮順及楷
鞫治坐交結近侍律斬○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陳事
玄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瑭諡文
定傳潮朱廷立俱追奪原職王都諫每聞朝缺失即中夜籌畫
具奏如議立　獻皇世廟議止堯
十六朝實紀　卷之三　隆慶　四
陰遣諜賊議論矣至是言何掩理學親臣夏言誣究拯宜論
且以觀煉之罪歸之傳潮朱廷立追奪職慰忠魂誅
奸鬼晴
論快之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享　太廟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
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爲禮
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　上
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
手詔諭輔臣謂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詹事府○
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illegible]三
萬斤允之○科臣石星上圖攻理以慰人心疏　上怒命廷杖
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閹吏戒毋納給事從人

己巳三年（隆慶）○正月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練練無益之弊有四又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衡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二月司禮監□□□

一六明實錄　卷之二百二一　隆慶

請汰匠役　上命群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上既免裘猶不親政與時來　上保泰九制報聞○駙馬鄔景和卒景和尚

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倚璽節停
旨奪職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職直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
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既名用
時時為　上引稱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上星逆行太微垣上將星○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藏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燈龍鳳鞦韆鴛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群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略言欽奉日盛祿不給不及
今日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
昔　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　國家屏翰此
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嚴兵權盡銷朝堂無警視之迹

府寮無內補之職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受祿秦支用不敷
乃有共據而居分餘而糧因十而未嘗載而不容虛者幼參
于過衛弱者衰入于與息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府王將軍
纔四十九位女總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王府見存二爲八
千有奇親郡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之輸猶不給其半況乎
十年之後所增宗室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祿料不敷
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　茶鹽等用亦復相
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　不能給而
代來逆貴著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公出自已減于
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益難可不變而通乎故借裁五事上請
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
四議冒濫五議撞婚疏下禮部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疏曰

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更發帑以賑之
不勝大幸顧一聞閭窮苦之狀宮禁遼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
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兌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駁淤四
日晝夜守堤五日挫船過河六日黃河捲埽七日茶城撈淺八
日洪水衝城九曰風雨興常十日海潮漲溢十一日災民避水
十二日根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惻然省覽加

一六明實錄　卷之二□□　隆慶　八

宮之應臨皆軍與之資血汗有倒懸之苦者且今時事可慮者
五東南財賦之數而江海之潮未不堅數徭頻加徒殃人命
此京儲可慮一也過鎮關隘洪水衝激雖屢頻賄何特以守此
此患可慮二也且徐河南山東皆殷販賣而既久城郭不完
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可慮三也海寇
之聞賊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原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
監之專政泥盡衝圖竈
與嚴此國課可慮五也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二月

與瑞登日石州之陷
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
特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蹤跡有霧而未爲分解故忽有此詔
耳然而此罪一繳則邊將皆可逸重罪而朝廷賞
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正外奸銷內蔽見亦遠矣哉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

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授牒國學太幼于邦寧緣母寵欲予爵許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夢許助敘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胄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鴟梟狗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誥命宜追奪讞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而命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撝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植生平峻潔處閭閻不肯有情容其勸余氏獄各司俱坐贓中貶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歎惜史稱其學進士正德已巳爲輿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爲災當進下鄉詢自卹自爲長以三代和之半又疏民之飢者以爲數　武宗南巡從揚州以罪知縣宰於淮安輯安諸泰州飢邑緊要賑之凡活三萬餘人徐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爲屯田會事所職號皆近侵奪民田日甚　上以爾御史往勘之竟歸其侵據於民而核貢戎中使之侵黨榆公行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道管實貢大同上之

所至以廉直稱持身敕行並方古人○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欣說爾慶時以爲勝典○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略云昨方多故百姓愁苦熱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鳴則三關震動於梁寐衝洪波歲浙而四顧無烟荊襄泰洛形勝之區也聚慢盜倭而實聚浙直閩廣財賦之藪也好宄割寇而師勞宗藩之坐耗無籌中澤之哀鳴尤隆於極人妖天鳴地震等異兩見于女星日月變食于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嘗膽之日也諒陰已三祺矣曾召一大臣賞一講官一諫言乎忠言重折擯之罰儒臣虛納諱之功姬妾違說班之規日親經帷咨之益因語屢懲內批實降言涉官府寵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追其手握王爵口御天憲風行勢協桀狩寵成倖臣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佩俾于孤立百職躋首而參今將二稔未承月已充塞前車不遠忍豈在明耶入命廷杖下詔獄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陳以勤疏乞骸骨歸譴條六事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日重農

毅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二月○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鈞進賢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新淦武定侯郡歷太學士嚴嵩直声六部尚官四十一年始終一節○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閱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殿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書如此而循資之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若乃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速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乎脱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在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

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　上覆奏如議行○四月刑科舒化以審慈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充南京淨軍○五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娶于俺酋挾其妻閧入邊總督王崇古稱之適吏議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挑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加優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　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酋各鈚枝置塞外其與黃台吉猜則兩利而俱存之弗猜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

可俺酋婦恐我戮其孫日夜沸唇俺酋亦悔日乞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歷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獻叛示信俺酋婦感且懼乃背全吾孫吾且留督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求請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稽顙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强盛與俺答會盟上谷諸部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欽至告廟群臣進賀如例○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卽以有才力者

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旣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遐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戚也自今必擇年壯力強志氣超邁者除補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倚異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舉貢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十月命甯府鎭國將軍經[?]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猥荷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閒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三月殿試進士則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啗虜間以還京近邊卒餉缺無復有生理而叛弁生齒日蕃强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聞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八

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九月科臣張汝賢曰近因長至道駕親郊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之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漏泄遊觀有度毋令其務勞惟省覽典謨訓誥以涵養此心蚤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旺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隆慶六年○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四月浙江[?]日見塔杭州嚴州中一物蜿蜒如[?]月光擊雹木

宅隨之○五月萌直隸龍月井化爲酒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
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上倚坐御榻、后
及 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宜顧命
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帝付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 卿
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 上崩于
乾清宮○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
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
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異瑞登日史臣曰先將法令保容百 官兢兢 上乃寬仁大度黜華緝之
祀罷無用之作禍非藝之征絶無名之獻至如制節謹度存生 戒殺嘗食鄭賜而甘及即位間以斛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宮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四 隆慶 十三

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誠哉嵘 行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 上旨爲豐約省裁取平約
者哉昔光祿萬膳其節儉如此雖叢怒言官然責讓後寄釋遣先 之留心臺事發形于色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
儲貳之欽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衷雖享國未久而規 撲弘遠矣○支大綸曰帝寬洪恭儉從諫弗咈使李芳不黜高
拱早用內外夾持而不感于睽衍 諸奄之輩即藻之孝文何以加焉○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
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上御平臺 召首輔張居
正至 座前、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 國家事
重。只在閣調理。 慰勞備至。隨 賜銀幣。 戒諭文武羣臣、
山陵禮成十九日、辰時奉遷、 梓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
于 獻殿、禾時掩 玄宮、 上賜輔臣張居正 御書大字凡
五日元輔、曰良臣、曰□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曰筆法

遵古爲世名賢○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四終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四 隆慶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五　安成　王　襄　參
溫陵　陳龍可
東莞陳　建輯　古鄞　丘　問　較

神宗　皇帝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詔禮部擇日具儀開經筵。○御史鍾
繼英上疏。罰俸半年。尋降調。時正月十九日早。帝出乾清宮
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殿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
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江陵隨票　古
着東廠鞫問。且票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
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朝夕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

極款厚。因教之。上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　帝而嚴
設戒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關係重大。若
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亦不懌。太僕卿李幼
滋者。荊人也。方病。往門籍強起。請江陵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
公卽令追究主使之人。令稱主使者卽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
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飾說以對。刑科無給諫相議具疏欲
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
日不得上。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
罪之。乃票　肯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調。咸謂衆口。時令錦衣
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
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戰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
意如此。可不懼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
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
故。倒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
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求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
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閣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
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高
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有申言者。出紀錄　○二月。嶺東平。嶺東
有巢曰江烏遲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最山深箐。延袤八百餘
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賊伍端黃世曾據其中。蠶食東

路數十年。而至藍一清賴元爵等。益肆。所從來遠矣。時督
撫殷石汀。以往歲舉兵虛往虛返。卽名殺賊耳。亦不大舉。將爲
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猺獞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
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
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擣其巢。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三千
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嚴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捷聞。賞
賜有差。出雜紀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
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鎮陽二百。方修築
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
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請聽市

寬奠等處訥克夷惟易米布猪鹽紬馬匹他違禁物並無所屬
守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 詔曰可仍是開原而
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
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
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 出三大征考○凡納木 羣臣者商人採之經宇
賛絲夜而下至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貢供運所之用
素熟又來爭商人甚以為苦副巨者沉江千侯其去沒水取之
常失去一二萬曆癸丙一舟覩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言義方
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日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
有其旅定然於璧字號也傳呼日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日榜已
明矣業大王生死之又傳乎日汝善人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
而出誠埏抵岸則身在大水上衣服
皆不濕既登岸一無所見出小品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方隆慶改元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三一 交石戶試加
蜀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省吾請于 帝詔令往討之曾有偉
略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是言官
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歸赦勉將兵家所
忌備蜀事不効當并閩事 逮治之乎是言者意始解而顯竟
戮身受會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芘六月而麥得九絲等谿
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
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輔臣張居正進講章○三月
廷試賜進士孫繼皐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帝命
也道都察院堂上官 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
天下廉能官員赴 會極門 面加獎賞仍 部禮部 具儀便

儀注進 覽○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 進獻
帝以 獻 聖母太后菲 為嘉悅 皇考實錄成○十一月
遼東大捷○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郡
臣姓名 帝命設于 文華殿後省覽 申文定公為史官有 孩侍鬼文是年郎事
陵寵宇放其文作于丙子夷巳十九載 帝方十二歲何由見
之開以閩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帝覽而喜遂酒筆而公
亦從此受 眷且
大神奕出小品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乙亥萬曆三年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
國家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益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四 交石戶試加
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
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卽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祗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
稍加刪潤櫽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
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
又恐失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
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矧我 皇上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
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恐以章聞盛美謹將
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一議分管責成一議史臣侍直
凡遇 常朝記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卽古

珍頭載筆之意。一議纂輯章。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祗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褒貶。一議開設館局。一議謄錄掌管。一議補修記注。奉 聖旨。都依擬行。○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十月。特 帝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營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講幄臣。賜沈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市夷賞諜。梟匿酋阿哈納。 勅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喻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開市。夷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

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賜西虜二千。晉進都督僉事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帝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五月。重修大明會典。○七月。特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帝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 詔責有司加意牧養。○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 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徭苦輸粟。終歲勤動。不得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貢公帑寬民力。眞兩利之道。 帝從之

馮司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以宣傳使酒凌市人適遇江陵相究詰姚璜者勸之邦寧手毆姚璜即捽其衣冠同赴朝房白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焉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

丁丑萬曆五年○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命考試就教舉人。○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二宮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贏。令群臣喋有煩言。 帝入告 聖母得罷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苫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諭 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苫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

知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六月。嶺西羅旁平。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中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闖其藩者至 世宗朝浪賊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特以大司馬凌雲翼審定計畫。討賊。江陵謂凌曰。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猺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水夷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帝賜賚有差。○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道官齎賻儀極厚。○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居正上疏乞暫遵 諭旨
辭俸守制預 允歸葬從之○十月朔望星見斗牛間其尾指
發女長數十丈（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謀叛天子憂兵起天下受殃）○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復
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竭愚衷以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畧曰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
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
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
之德非徒眷恋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
久謂父子相别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

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子數千
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異
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
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
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
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 國家令
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
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
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illegible]不去之謂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
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昭露
而後以全軀保妻子之念乘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
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 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
知臣之官與在筆札即爲隱默亦匪瘝曠罪不及深而敢
干犯 雷霆哉然詔是非乖勸戒亦史臣之職也其記述
子簡冊以彰揚示懲勸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
俾後世無遺議也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曲允元輔終制之請
納爲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奏爲星
変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人君欲求天
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也
項者以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

四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羸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且爲憂
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識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
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
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 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于
此也臣查得楊博李賢在 先朝時亦皆起復然溥先以省母
還家賢亦以回籍奉 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
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
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
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遐邇

鳳翚者。又且以掏幽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暴日之敬信而
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頓敗之於一日。臣
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
得伸，是為干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刑部員外艾穆
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特大宗伯馬
公自強為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
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為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
曰：即 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
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一日
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舉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

方以犀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簡
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
沉黝，不惜刳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
孝役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為吏新發。時鄒元標
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杖，謫戍貴州都
勻衛。時申文定為掌詹侍郎，護持甚至。出小品 伍袁萃曰：國家
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
淪之名教，覺久昧良心，此大有俾于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為
主，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皋則是以江陵他事，而大
意亦與一峯同。出漫錄 ○戶科給事中諫 大婚吉禮首

請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奏，請乞改 命，不允。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帝曰：爾婚禮將成，
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
思。爾一身為 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
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袵席，任用賢人，以貽
我愛。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
勿違。 帝方行慕禮，遼東大捷。 帝行冠禮○三月 太婚禮
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上皇皇太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
加昭文○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江陵歸葬，肩輿中兩進，請諸撫按遣吉服上坐。四總督軍撥花紅賁賚，累賜百余。○二司自揭吏部都察院延彔有跪至朝房私第及舉舞遍送，則惟是揖而已。蜀至雖尊貴吾

跪禮。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迎，然跪者十之六七。暨還朝，則先遣牌傳本開都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為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為
東閣大學士○五月張居正來，旨還 朝。召見于文華殿
西室。 帝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
對甚悉。 帝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
命復其官，予祭葬○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 頒示諸侯王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己卯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
縣，至嘉靖中，河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
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

然無異則其害不獨在民且累在　陵寢矣。帝一日以問輔
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帝乃
降　聖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便宜
久任責成出谷藏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合其諸方
命不及事卑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走官舍
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不過五十餘
萬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雨
蜿蜒綿亘延如常山來峙而河流其內其分毫不能及
隄然久固處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苗穫得
捷丁轉輸入大司農矣○馬思聰傳鎮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
十六朝實錄卷之六十五　萬曆
卽闡化王吞類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務
所尊禮稱輪廻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
黃台吉約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
萬人從以奉堅錯教無還遲者其教化可知矣○三月戶部進
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
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
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
知也○四月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臣聞百姓財
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出不幸遇
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

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
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
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款久不已有軌
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谷至
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其適
足實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臣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
夫其藏朴窮民淩其膏血以寔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
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
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而蘇松兩府
拖欠至七十餘萬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
十六朝實錄卷之六十五　萬曆
萬曆某年以前節年連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
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奉　聖諭悉行蠲免○六月治河運同
黃清卒贈都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淸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
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
寶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
能言之。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鑄甎磨笄
上下皆不得欺如螘之甚勝已積勞得嘔血病水大漲
所司令八寮俱共扶堡下救起死矣蒙後誕拔入城凡二日氣
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人奏聞有良心苦心
竭以名言之費管理擦塘採石湖州朱月誤靜受役見清徒步
出入親勞夫臣嘯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居酒勞之無琛毫他費
人人感歎府君部丁〻人遮爲盍事發建祠得錢文昭祭得免
卽家立得祀之後閏變致祭哭三日勑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
記本不益惡而制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
跌及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

庚辰萬曆八年〇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等居正子庭試第等及第出身有差〇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是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 從之〇行耕藉田禮〇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〇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稱戶失民其所得不食其勢必易常產今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私莧曰挪虛曰過都曰受獻日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粮而窮民何以辦賦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賦收什一貧民猶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益自浮粮所在多有而天下甚病其

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議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蔽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特勞中行本 部尚度閣田問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義請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挑法若滑城饒陽公族等者皆清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田殤地牧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蓄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就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藏役民賦帝爲以輕而

天下吏民皆復業有田以爲世業

〇是年建南王兀堂連犯靉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邀敵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匠得虜級七百五十四捷聞 帝春祀併敘紅土城功〇〇左以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蔭成子世襲是已而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落等至蓧寨獲六十七級爾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建州

辛巳萬曆九年〇孝子王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侄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齒餅間有不詰而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條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擊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併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于上尚有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

與撫按官知道欽此○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極于三公成梁身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極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國家之體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梅止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所終輸稍遲誤爲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叛

入猺峒地方盡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豢養之則易惰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散而歸以糈餉爲賞名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法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所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周所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雜擧多端或又詆訾守仁事、言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給事前章）○是年禮部尚書王

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乙酉（萬曆十三年）○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允之○時民罹苦旱帝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七月聖諭云近聞贓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贓罰之入者多半充私囊方嚴旨切責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八月慈宮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還御新宮○定鄉試主考官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有二三（時當是）

亦所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途亦及先朝言事者而帝雖欲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遷五月物故南京乃置祀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王上臥臨天下謹皇儲念必答同諸大小

日肥縱兇則于里之內大旱成子巳去之究其弗已先兄之矣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往來嘯聚期以舊歲迎春日擄城舉事幸有殺賊一人出首當即將擎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臣以為今年歲荒歎人民流離饑餓切身起為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為然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與者 皇上大發帑藏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待斃如故惟是鄰近協助市糴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遏糴之令請求不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而有倉米之處平價發糶則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洶洶思亂也 閣臣申時行等恭請 宸斷並舉 建儲 封王者與○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十一月顧養謙撫遼二年整飭邊務晏然無恙而兵備王緘以屬官與同其筒故養謙參劾下 首輔問科臣彭國光為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帝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帝怒 命逮兵備任大祚與宿撥貳等質對閣臣復疏曰王

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驟除兇孽為貪功以斬戮夷衆為妄殺則 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至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王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焉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 國之忠為欺則邊將隳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哉秀亦思賢鄉有貴馬集于好人頭鳥身額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在閣下花多矣起亦花寺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木料港不可貴報折保叙塔山後積屍幾至山半請成川○守忠罪幣幾郡閭故求將公署爲書院日祭將方巳解任去米萬掠之會于路成六十里之遠河舖方有念言米徽軍士慟林等持傳相令嶺奥杜鵑等鼓噪而入毀學毀據掠閫遮亭門凡諸不與者

宜文巷通販軍門外燒毀吹日未入城鼓吹鐃鉦過軍門饑任釋戎廓督見乃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蕩必經未驗過追收者再仍救城外饑飢李應忍從之道副使丁惟寧入城見未即云各官兵將撫汝爲主韓米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伏師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丁惟得免李遵走褰裳幾汝泉應章代之好言尉米仍使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

戊子萬曆十六年 ○二月 帝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亦有懋德唐臣魏徵六節有虧 命以後講讀記停止貞觀政要 ○三月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廣三濮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承季家搶掠軍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處左右皆泣歎致若氏能幹曰潘宗者托以擒淫宗設計急又百齋孫于宿松縣右車嶺擒 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其知孟縣

踰六年正月燒倖前畔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洸
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縣崔暨家近二百人楚撫
約南撫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　麻尖戰敗州判陳
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尸身中三鎗
踰旬餘面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
餘黨悉平○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人
船餘干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丹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
衛官周擁倉官砌射慈谿縣生童二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迫
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推平糶
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民困雜記○嚴劾衆南冒功官員編遣邪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廿五　萬曆　二二五

敵已久近擒岳罕邊境始安此項功次原係劉莫罕送拒嚴之
功乃劉天佑冒其功李材又妄報非積陳嚴之附會偽虛宋儒
陳克俟扶同結勘科部參看已畢難治有差雜記○禮部郎中高
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稱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惺
茅一桂任家相李鼎張毓塘積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
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
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
理俱通都准會試○九月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
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寬○十二月給事張
浙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錦衣衛司鞫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

爲民雜記○閣臣王家屏疏閣有　旨名用雜記○蘇州大饑新建一男子居窮
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
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有里長至
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人厨
見飯責其賤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食蓋毒之始泣而告
以實里長恐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前有
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奈何遽自爲
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作另封人
驗曰此必里長所積債官者誤置其中果救我死我安忍殺之
遂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
若者共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
按縣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出紀錄彙
編○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是年巡城御史楊
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番禁殺是夫
車而京師不可行抵各邊亦當然出小品○廿肅撫臣奏報九
月內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城犬形者聲吠有聲古之
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爲兵兆未知是否出漫錄　○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賊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廿五　萬曆　二二六

卜寨秉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
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輒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
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女直考○詔釋康古
陸温姐猛骨孛羅卜寨那林孛羅等令與歹商相結釋憾而均
其南關北關之地御史鄒德泳建言　國本罪爲民雜記
己丑萬曆十七年正月次輔王錫爵辯其子衡中式之疑請覆
試之疏曰從來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
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
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
生一兒日夜提耳教之願誠冀少立身名粗得寸進而不圖更

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
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朕
已知之時行等出 上復令內臣追止之云 上已令人宣長
哥來着先生每一見久之 皇長子至矣 皇三子亦至但不
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攜之 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
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上曰朕五

歲即能讀書後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
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
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
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
之乃叩頭出 ○八月大輔王錫爵陳安攘定計謂今武官
在麾下求安尊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闘爭談出塞之功
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又謂古
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今則不然隔垣內外便分爾
我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
何不戰皆逃責于己而嫁禍于人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然

以經替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替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
將在知彼知已知畜知縱毋示人以衞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
矯情倉卒賺野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
而已臣以為今之虜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
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
諜以散之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
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又謂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
愈嚴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請而挾賞則我之拒絕當愈
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
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効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逞

審調度之何如若預制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諉
口逃責之資爾○九月 詔傳刑○十月爾京九卿科道合辭
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敦請 諭云冊
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
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于肅愍改諡忠肅曾臣傳孟春題請黃鳳
翔入臺題褒忠功于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
卽升都督先是傳孫賜木入貢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戰
兎之句覺而心惡之諸展祿傳痲乃卯于全生氣凜凜猶存○
孔源前江多蛇衝是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盡人
擊之亦不爲害○揚州府大旱下高麥野之田赤地如焚有黑
鼠無數噬齧田食根至盡蔚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上比
之牛犂云功百倍鄉民賴之豐田
十之一二與是事物之最異者
辛卯萬曆十九年三月御史周盤盛唐事譴現請將李材釋放立

功○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疏忘言○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已而允之○馮仰芹子殷六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弓請與其較下士皆射公曰吾與汝射射房射箭近寨移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酋盡箱其衣囊贐馬大謂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貫之發盡予所有藥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歲星見民間訛言吳州有王氣官兵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德楨適公署策曰異方指數夫可靜止閉門治具合衆祭遣吏諭乃定○是時歹商死自此以後猛骨孛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搆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暘

為會長劉東暘者竫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衆稍輕十八日東暘糾衆晨入帥府白學維忠驚悸不能禦脅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執都御史黨馨同繼芳僇之盡令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諭降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哱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縊東暘遂于是日稱總兵任哱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誓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

請旨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于東暘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尊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漁關也承恩狥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爲千戸陳繼武執就縶已狥中衛狥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狥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掠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墨立功授參將已丑遼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向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哱雲等頁之黨譽為邊撫都御史拜雖請老予居恒多蓄蒼頭置靡言報國承恩自謂赴青海還心不遜卒倖得盜粗喜自負而撫臣黨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虜投以此怨執骨會哱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合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游擊非例殿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餘鎬之好罷以罪在吳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戎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罰致

衆作亂○三月副總兵李昫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逆勒統游擊吳顯趙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斬令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又遺卜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著奔酋等以拒我師而我調延綏關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剋復各營堡二十日于邵剛堡逆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濼三矢殪三虜乃解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

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拓城中子女婿
虜至秦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辨
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兎攻平虜堡參
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數墻
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把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彼虜
困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姓吉諭虜無助逆
意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千
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許
能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冏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
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昫爲副乃起麻貴自詞戍代芹以

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昫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
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
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筭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頞蒼
頭軍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
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着力兎于十四日擁三千騎從
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哱
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哱雲土文秀劉東暘許朝世指揮使
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
務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時已推朱正色
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

令同督撫併力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逆無成
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御史蒋春芳疏請
厚市賞縻虜決黃河大壩水灌賊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
魏學曾劍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軍中愈督刻期殲賊矣○廷
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峻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命
將出師援朝鮮朝鮮與遼接壤修貢謹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
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
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
間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
逸等摠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

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弃王京令次子琿攝
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内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
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鴨綠則聲且中
于遠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
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臣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援甲方撤海外
琉球暹羅諸國携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
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六月都
御史葉夢熊至靈州更約法于是分爲五軍二十日並逼城下
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麾將馬孔英麻承詔
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

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看酋帳中便調度
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投河深入自是之後
承恩等亦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狼久殫銳
氣亦消耗矣○七月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總兵
劉承嗣人治堤決水水甚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
蓋往詔着力兔如松諷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
八級複印符令箭居有頃虜鞋兔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
土昧斜鉄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沙浡入總督乃撥麻貴偵擊以牽打酉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
巢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游

擊龔子敬提苗兵入百渚沙浡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
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
浡苗兵前扼虜爲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
搗巢解散賊援絕矣○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
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
以身死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兵設
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寡能入倭關設
若干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
大惑之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石星以沈惟敬可佐幾急題假
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八月 上命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

偉等劾總督學曾懸于招撫一部罷秩以葉夢熊代 賜劍如之
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嚴將謀知戴重賄勾虜承恩東陽
方從城上鳴砲候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兔果以八百騎入鎮
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
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
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擊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朒二
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
却走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
馬衣甲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
居民內變我師隨謂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趣北關壓戰而

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
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保下
城悲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寀以蠟書行間已關
良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陽
賺是歎曰遂至是耶佯爲屈從殺土克秀日好頭頸毋令他人
砍之已承恩與翠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鐘已畢邪
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
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
哱承恩遁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着頭重是
夕總督下令且出不欲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醒

南門調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飲聞本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御甲拜倉皇縊閩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廉宗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魏學曾得免爲民已循興致承恩等獻俘○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柢刑承寵等驛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稷宗夏令年湘王妃方氏不受汚辱逝土窖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遣尋旅右都御史蔭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各蔭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宮保示勸蕭如薰署都督同知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 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 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 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給事中曹大咸等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縱驕建問竟逋逃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蔭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兔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拔霸等詣市宰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享稱收養寧鎮爲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擢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風鶴麋術分處以哱氏爲鑒先是拜任游擊[illegible]衛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繼之此可謂有從薪之慮矣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役也初發難諸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餞之功先窺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哱帝劉王迫劉許已就誅氏乃始偽請上賞我將士誘信懽飲其家抑已哱免曾臣日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夏大澇水滿西城可數文其地勢西南與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哱氏遂無噍類而得算乃在絕勾塞以余明張兵豎之戰與守靈州丁壽功豈不並偉哉○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至至因謬借惟敬麋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陰佯許之方衆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

于二十五日斬[illegible]○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illegible]鶴鳴方數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下兵應龍因懇辯願自將五千兵報效 詔可釋回播督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從以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 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illegible] 旨戒以貪功妄殺○是歲顆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羣鳥從而譟之其年五月聯至七月中[illegible]緜雨田禾盡槁考之山經云顆鳥見大旱○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安成　王[illegible]
古鄞　丘　西泉
溫陵　陳龍可較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覘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兵衛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逝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柜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無剗級攻圍止精東面屬游擊吳惟

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僞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徹空左　副將吳惟忠中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興端出火應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賈勇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藏酋宗逸平秀忠平鎭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二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俘倭誤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開城已破則並脅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北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栢指揮李有昇以死護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進攙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提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

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倚山面濱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者征東○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冊舉　聖諭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與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倘少僞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違背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故疑遲疑未決候卿奏來朕今欲將二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復遵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竝生有子以其擾越倫序致啟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

事何以遽欠奉行。輔臣又雖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嬪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奉 聖諭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眞哉。 禮部欽奉 聖諭將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曰。昨者六科齊見處稱。元

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皇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但念 皇上旣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眞。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囂。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冊立。 帝怒甚。革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 旨免戍。（出邸報）○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立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報。（出邸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咨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奉 聖諭。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論。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雖爲臣下挾制。謗詛咒罵。體何在。以此未

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誠據。置朕何地。朕正爲謗合忍欲再望別處之法。不可寘家激惱。以奉朕意。旣是如此。姑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請究 冊與以信劾 諭疏曰。今幸 聖心渙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去年降諭將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冊立。豫敎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 命旣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故臣復苦勸 皇上。俟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豫敎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

快事哉。 御札諭云。所進部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宮有出無出。希覬單恩。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其冊立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出文肅奏章。○步言重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時大問而止。又倉身發變。擧紀口不言其故。得大臣禮請少宰非有心矣。作弄吾不信也）○閣臣再請究 冊典以息群疑。疏畧曰。長子年逝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敎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庶可以少安人心。奉 帝諭云 豫敎還候旨行。（出文肅奏章）○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聞曰揚帆入犯。經略總督劉綎、陳璘水陸將帥。李將軍分遣諸將各據要害。投間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米可欲十萬。密令查太受選死士。從間

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之食考職方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
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薛三毅調外任皆以攻
許輔臣故也出郎棐　○東師蕆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及碧蹄
敗衂氣大索夕頹師絕域暴露疫癘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
款議始用倭舘權茲釁泉生惡痛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
歸志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畧既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
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偕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
子如約獻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畧以
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藁稱是因討乘間擊陷歸而倭
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將倭已去王京渡江以南千有

餘里朝鮮故土悉還矣　帝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飭自
守我各鎮兵久戍海外以次撤歸經畧疏稱倭據釜山羅灘奇
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視我撤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
且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鄰關比朝鮮固
則東保薊遼茲無虞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下
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
布朝鮮量留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東征考　閣臣王錫
爵疏略曰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
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厭外廷之論奏如賈豎
之爭言臣之憂也　朝中議論已分兩截即使一彼一此一勝
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
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今封尚已成極重難
返既不當激之過頹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
之使一　報詔府議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覈宜審若是也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陷（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
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渡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
討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
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
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徉退誘　中朝撤兵將漸
逞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

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
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又羈經畧
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督餉而
經界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寇但因緣依違其間然實倭
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請首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
無堅決東征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帝出御朝講時彗星
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爲君于地爲宸神布政之所故閣
部力請　帝于視　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于　宮闈緩督責
于左右寬皆欲以防疾敵積聚以廣恩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出郎報　○我師歸渡江歸各鎮已得　帝諭

本兵書許封不許貢姦暴乃違沈惟敬感入倭營從謝表意圖
究局及部再議併撤兵惟忠等兵止留調緩益擊肘遊與李如
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東征○閣臣王錫爵等請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奏　聖旨朕非覽卿所奏已知道了其勅
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
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
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
之序仰此為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瀆
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儀來看○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奏　聖諭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

二六朝實錄　卷之十六　萬曆

禮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冠見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
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制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
行加冠禮未遲欽此文肅是年御南皐至漳南皐懼母身對泊
去其夫見而星散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屬詞劇不見渠不禁少望
行家童謂不屬誥則夫不集南皐退而深自斷踣之須臾夫集身
已因自詠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不能
而遺忘恭敬心乎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可謂尉可欺耳萬一尉
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則為世僇人怒可輕覷哉○楊
李有流徽則公者善讀書事父母極孝兩親殁哀慕一如生時
祖年兩圍建貞篤念題其居曰厲貞旅个再娶之意已矣然來
郡邑梓之日身義當已有久負金之人一旦貴于母來償大恩
之問所從來得之蠶婦乃亟以金追完其偶莢背券後生數子
像視公西晉友人携重貲頓公家卒盜發掠無遺物客亦自縊
等全安得獨留已竟出所寄還之遺至于待序全賍成人子
懇懟激云憒全泰客于虎何可哭也不可折也箴禾郡志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其各該撫按

官亦只知請賑萬御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救一時　吏革一分法
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二月初四日　皇長
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已耕過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時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請書成誦
作字有法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兩講官前有銅壺為敢事押講日
學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課出其上光一刻講內待日
發銅鶴可近前坐雖不明言意在默窺象皆歎服一日講巧言
亂德一節講畢解日乃是為非以非為是劉勃安當直既散衍
畢從容進曰諸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勃然答曰勃則是非
莖化詞臣之旬兩眾指之更覺明切視相語以為前天縱不可
名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三月初一日河南御
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　閣臣勸請賑濟尋復蒙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皇貴妃聞說目願進助賑銀五千兩
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所奏着明早發與

十六朝實錄　卷之十六　萬曆

該部差官解彼賑用○五月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帝御
筆特旨厚賜允歸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說一曰戒脈起
以調養身心一曰親祀禮以習勞勤政一請御朝日御朝之事
訓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
而定一刻臨　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勅百言中
第一義也一重詔令曰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
令夕改盡有上傳于政而襲下之自改者矣一曰錄廢棄以重
詳輕名一曰核浮實以是非議論一曰戒留中以可否章奏一
曰老成曰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
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此乃

所謂其備老成也一曰慎賞罰以一人懲衆一節財用曰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叢生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　皇上省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一備倭虜曰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徼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一曰察虜情以不受其紿一惜邊臣今中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爲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一曰罰貪贓以安民弭盜○鄉試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六　萬曆　五

州增中額五名著爲令○議日本封貢而總督孫鑛請封貢並許（人不御史等）帝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倡有和親之說說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奏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宗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嚇自不能就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帝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逆誅御史郭實等　部小西飛入朝決許石司馬擬過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　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帝乃定封議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以上出東征考）○虞東顧待詔李氏生（先生體固廣州貴陽馬御史文郎按廣東召見抱置膝上令寫字如白沙莊小楷甚因作字如鈍口大揮兩甚疾盡神童也或曰有拐焉之未可知出小品）○海寧城外海波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與澉相望大年汐波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竿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從城遷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扶印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從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後皆出（小品）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論存亡閣臣以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所官職有差。帝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稍悟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弒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六　萬曆

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譬遣諭撫將封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行矣（出征東考）○二月會試（會試前一日有舉人生夜□見眼上召之入試試日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揚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說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物固是前定）○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愼行等及第出身有差。總督邢玠東□遣屬中察永寧百陽堡屬子斛皆揚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深□計先□□□□以微□□龍會

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與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貫與疆臣率札至播播應龍低回久之總督特檄重慶太守王之璋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延罪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費書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郊迎藩伏稱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贖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網專事東方 帝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論功陞賞有差應龍再及寬貸乃益

怙終不悛而反詆益熾矣○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子俱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并建那卜二酋圖歹商 朝議論歹商歸海納婚奴酋罷兵兄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自口自歸于漢居頭之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奴酋仰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并進祖父與國王杲阿台有殉 國忠今役身率三十二酋保塞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奴兒哈赤既稿名號拳擅東夷發卜寨旋以保塞功至是得加見挨脫王台時兵出建州女直考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从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傑王翼冕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媾故挑蒋子詠親從吉伐巨淵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并印勅遁遠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擒上遣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稱倭情無變改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帝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于司馬殷寧矣東出征考○七月楊應龍肆逆劫餘慶土吏毛雲梁搶殺其尸又掠石阡都勻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逼及興隆偏橋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熙宗出征播考○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衍三首撐勞苦乞祈賞及援董狐狸例懇陞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容議見出建州考

是年輔臣陳于陛卒謚文憲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湖廣苗蠻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普

文案驗済事首指揮覺臣國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方真之惟敬始被表始亟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本 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勅僉都御史楊鎬總天津亦聞府中警備○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麻將軍至碧蹄○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故尤如而織朝鮮郡守安弘國彷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八谿

山宜守與倭合授專不諧便擧足入備經略向切齒謬爲慰藉、惟敎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略鄕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替兵後惟進剿　帝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盆兵進犯乃爲起宜守會行長之就睹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犯防元閑即歸統之惟敎執而倭衛導始絕〇七月十五夜襲泰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島害經略撤水兵且哨且行赴閑山爲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陝西道兼防運道〇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驚起帳中洗足遁倭遂犯全羅逼王京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〇鄕試詔加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是科解元徐先啟役縣進士入翰林少詹

兼監察御史管理礦兵務所建白時未遑用原天場中取士文多背說用老莊論語者因言中有國防備生附考無敢調顯事州同知中試數人亦稅章烈然皆萬才拜學文青餅有之面國節未也至庚子科中係論科場事宜亦及此朝宜以經經論面不宜旁及無候且正者已自認罪諒面偏生尤弊經漸白〇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顏貴于覆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黎時彭友德等亦報進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礦應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遁不敢進、行長奔井邑距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州覆王京亦四百里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二將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

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赊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恃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略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啖紙充飢飯先用盡者倭從懸用繳發命中彈皆碎鉄爲之中多疊屍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截江上須之經略聞報即倉皇撤兵倭乘兩偽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略楊鎬喪師黨欺　帝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勅大學士張位閣住密揭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僨事故也

出象征考時楊應龍陷合江索其讎袁子升繫城下剮之、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湖晉井者一人人不出一人繼之日如有他廣我堅興發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走餓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亦來逐之其人大呼鵂鈴起騎幾死難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吏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華之無有民間兒鬼竊大醫後龜疏俱延自此以後木旱佩體相仍進年稅事與全楚被權死及遇死者不可許其後民殺其究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擾金之變起發一夫臣王子伏貧饑者敬人出櫜編〇瘟外有浮攝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美其地詭吉土人之吉服其般食其食萬人粲飲酒無數亦咸胥情陽臺則館徵還其田一呼啖須可萬里怨然飄舉此詭豫之言悠萬層丁酉年乘侍甸永盛披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為貴白事極休䋣糸市物甚僂多取珠玉繡繡償之過其直及樵春此一行人忍不見詰其是集衣囊則盤一有比早後來甚惟之請捋大搜豕叢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詩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謂責白事果攀爲也手持一石似木晶可七尺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壺寫毛齊又持一金鑄小面中有經卷当指綠字如般若譜覺舉則字熟願持武二者爲獻叢曰故等

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
出境無滅吾受各叩首而去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〇三月廷試賜趙秉忠劉曇光顧起元等及第出
身有差（先是御史吾礎星疏以本年重發以進便于康洪請改三月用策次衣則宿弊可請李廷机駁之曰如此則回月十五日廷試日變如何擧筆又其甚者不易發本于耶衆閒然一笑遂寢　特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疏請會試期移在三月其後有五一在殿史後從舟可省衡費二便于雲貴士子三枝衣衫防閒甚易因積弊無呼東之告五昂家無闕河運舟之阻番望星之疏此得其一而未悉也）〇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
挑戰麻貴倭橋斬級九十二擊入大城陳璘舟師協攻焚倭船
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設險割其糧稻焚溺甚多董一
元進取晋州拔望晋泗勝渡江南連破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
泗川老營擧麾下之游擊盧得功戰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

寨〇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部馬攻倫攻自辰至未彭信
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塚數處步兵齊至壕砍寨城柵湧入忽
營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圍城後倭亦至我師驚
兵先潰遂奔退晋州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十
日死各倭酋兼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〇十
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
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
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從泊霧
梁偷數百艘氣甚惡陳將軍璘縱火燒船退擊并焚死石曼子
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期統制使李舜臣衝

鋒陣亡南海蕩平〇復遣錦山獵馬兵驟子嶺南民人勢勇善戰劍
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高
（取龍之乃洗香一晨把龍貝头曰統倣人頭受穫之每入愛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幣而為一後氘于倭戴尸歸夫其元取香木影馬首節自于能善戰能盡其才亦一將名將乃存時傳一僞將屢為言豈所攻豈之不善容才乃尔沉吞其爷悑而无知屬與作件作而目乎異哉）〇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
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邪國安內應石曼子建論
先撤各齊潰東西始結局云捷聞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
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
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奏曾氏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
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繼承恩及子
女悉裝以殉令諸苗對父姦女而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

樂或燒死從陰入從人死俱盡又掘墳墓焚屍厭飛蔽天巡撫
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〇安南
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叛役放罪覬莫
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閱驗辨其偽令改範倣做篤鑄其肖
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竊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
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益稷文所以處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耳嘉靖大臣其未之致耶出小品）〇（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渡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設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奧為弄失羅印其考貢之年迄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勅鄗位王忠銘先生瓊之安人也入館郎請于　朝以備兵使者兼之得允瓊士德之）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〇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
廷棟部兵三千往剿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

于翀紛登我師奪獲三百餘賊佯走大朔岡誘罷我師蹙之楊
撫臣坐泯職罷以郭子章代以蜀兇撫攻總督特起前都御史
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時東
征遼已完局而播州議從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
董撒回以李永助充祭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
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六
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備見岡婁國等
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
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念一
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游擊房嘉寵誤發火砲反

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罵兵爭譟走水上乃先
殺其妻與良賢巷戰死應龍因拒城四焚掠綦江失守則賊
勢如出柙乘勝長驅計五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
而賊方出綦江庫簿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去老弱者殺
之投屍蔽江下水為赤退屯江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
東鄉鎮立石為播界（其碑至可見）號宣慰司屬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疏與
清理邊同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
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瀘州勞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
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倡狂既擾我永川綦虎勢不絡
下搖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腳等苗貫甲兵然猶申言我如往

苟曲者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夢井索奸奴而總督因我
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亦時時
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從西向總
督亦誘作好語縻之止駐重慶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帝聞破
綦江追就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
貽德　賜劉綎賞厳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
土兵移兵西粵兵陳璘以湖廣兵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平越專候
大舉（出播州考）○七月　帝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
僉事　賜金蟒衣世德陞左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
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

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
加賞賚已復念御史陳功頭命絕域歷一子錦衣而弁即楊元
通倭沈惟敬先後弃市（出東征考）○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
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衝成一池（合者今之道衝流東之方）
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
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
致夜至十八日遂崩（出雜志）○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
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與隆興蜜諸衛接取九
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偏
隆閭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楚黔咽喉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

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蜀矣兵萬餘遁逃 時俟
衆雖時備有留虎之議。而廷臣議十三羅援十七。倭夫王京中 釜山首尾將
五年如驚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物因撩朝鮮故縱入不及兵
後朝鮮殘破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能
輸倭雖窮兵航海運糧風不利倭累支一年有遠無退攻同說
命後許倭七事約創當靖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原民
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發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慈平壤狂餘
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珍十全釜山南遼對馬北邊全慶東玄
東來仇猿西生砂珊五浦爲之左甯山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
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爲之右蔚甯聯絡角可攻可守
倭因諸營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借聚朝鮮頁約於華立定凡
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數十艘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
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費我倭小醜何能爲一二文
武大臣貪天功已差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幸以封貢敗盟
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入貢以刀劍小物規大利惟申
海禁遵祖訓絕勿通倭入犯視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
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攀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
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

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至興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
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
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皆不尺咫往贊畫劉黃裳
贊曰遼東一撮外郡耳一江下卽倭可寒心裁可寒心喉○外
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故然倭以海爲穴弃險爭衡上固下
勢不敵而智多出于驚食往嚮朝鮮中朝經畧數虎沆不得
要領或謂閩自忠濟正世臣借兵事由之金慶闕紿翼以弃臣
嘗者以長生是歛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責而圍浙爲震動將發
豈在朝鮮也余嘗繁覽并有大志必不延海生心封畧作宵島
素燕我子女玉帛而奸民又潛爲勾引揚帆走險愛方大耳海
禁萬不可弛人亦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
之操縱消弭未形在當事者自爲謀矣。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士
官安民志郡卒五百拒守被擒。吏目劉玉墜妻子並死于賊。○
石砫宣撫馬千乘連破金竹青岡觜虎跳關七寨酉陽宣撫冉
御龍進攻官壩斬關乘上復擒斬三百 有奇賊棄龍泉遁。蓋二。

捷有以奉之矣總督乃分爲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一南川一
合江一永寧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黔亦分四路總兵童
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由興隆而偏橋
分兩路總兵陳璘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由龍泉每路兵約三
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
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
入播並峻嶺茂箐南木山羊崗臺等峒奇險爲賊目穆炤等所
據劉將軍綎于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楊朝棟等統
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
走幾爲我獲劉將軍鏖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

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鼓入擒○四
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央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
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衛堅以游擊周
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
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歷海龍囤而壘海龍囤歷所倚天險飛
[illegible]僚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以視陳
將軍遴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及囤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
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遁降
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卽斬死焚書飛爲所紿廣綎與應龍
舊檄無通則綎械其人自明而與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督水

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郤之微利欲受降曉攻賊詭令婦人于囤
上拜表痛云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
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
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
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從十
八日始築長圍更番送攻自是賊坐困窮蹙知兵在頸矣會總
督閱計既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囤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
以勁兵一枝璧其前餘併力攻後囤五日劉將軍綎身先士卒
送破土月二城應龍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
散無應者起拔刀自趣其壘見四圍皆火爆大彷徨長嘆泣謂

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淩晨我師遂 囤
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
將軍廣獲酋子朝棟及妻田氏僉兒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
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總督露布以聞賊
首送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折孜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
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 征播考 ○八月撤回留守
朝鮮兵○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剮應龍屍磔朝棟兆
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爲千騎其宋承恩以先絕姻得勿
誅
十五 萬曆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
出身有差以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閣臣趙志皋
致仕冬冊立元子爲皇太子冊封福王瑞王
惠王桂王恭上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
號群臣奉表稱賀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聖母徽號因降勅諭遣刑部
員外王玠齎至臣籍存問恩賜寵渥臣謹望闕恭謝外伏念
往年儲宮議起雖嘗從同官及聶疏揭不過即皇上長幼
定序一語次第賊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旣
蒙屢肯渙須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蓄而未伸

者今日之舉如天之淸如日之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
渙然氷釋以臣之愚越在草野但有頂耳下風伏膺明信已
耳其他尚何容贅一詞獻一曝而以勤九重萬里遺簪棄屨
之思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緣草可酧廢心之感
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不
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凡
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因時之信則臣
區區私祝之忱也 湖廣進鮓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魚鮓於予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務止二千五百斤七年
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使進獻弘治二年四月
始命內官造解如七年數年止二隻至是則又爲之有司而數
之如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御疏城禁[illegible]之煩一日

飼膳中有監馬帝聞劉御史禁此何處行來者以劉身罰帝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壁明一予一奪皆致體所關非徒以惜味爲喜怒也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往德、勑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〇十二月妖書事發、帝怒甚、中外危疑。帝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太牀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閉門。乃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友孝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揑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內外戒諭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檐、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〇正月、敘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寵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廕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莫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單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闢地爲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捷、非皇上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〇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文瑞圖失簿肆而聞俗始日黔南中觀國公賜弟姪而優失　大祖御筆甚多而敕成日就奔追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勲臣已乎（

安陸州故有舊武襲祠爲十八京之一　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剷予城西隔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焉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熱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豊腴儀冠而過如此經日家護呼以爲武穆形也入夜後卒守之見一一條丈人兩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從見天門闢一人哀見迎之南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一明主南征拜上公萬龍以蠹酔長侍大明宮餓賓霄大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平海官南藩其人入監以示之進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酔此驗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積終以兵解故英國辛終于丈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隸國徐鵬擧絹頚徐之生藝武蜚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勳在我朝殆再轉世矣〇皆王甚木背南向屏卸馬傳寂撘折幹爲二植墓前各分尸槍正德入年御指揮李隆範銅爲搶拄妻王氏万侯爲三陵反接墓前萬曆中兵使者惡沬增張僕像懸臣王汝訓之張後王氏兩像于湖移嘉万二像跪于祠廠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熹廟天啓。時十一月十四、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

爲貴妃烈婦有太倉陳氏女龍山陳善甫之妻也年十
九未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
語婦日爾毋蘇居無子我即死我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毋婦
泣曰妾無歸爾君即死妾請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慟祓頭翦
髮創欲自殺母抱持奪劍請母曰兒必死寧已許夫死矣自數
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與母無倚宜死兄弟姑自
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復曰自經死○是年秋泰州人以一笑日
聲如怒濤○撲江華山忽裂下祇皆望又細了以至宜與一帶
天烟如泰州○留京較塢夜廣星或落地化為
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亦不見

丙午 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
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以閉
九門毋得出闕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捕得四十九人
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駿斷指抵滕飭內外守備命勒擬磔者
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時取决○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

十六朝廣彙紀　萬曆

江中行舟絕三日矣天駿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綠得少錢米若鞋綠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
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
哭于陌上呼而視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南京衛軍某者願隨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
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過之愈甚計窮謬言南京
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
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閒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閣
言嘗聞以歲之丙午家司南都官欲聞前司從孫一謙之賢請
其向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瑞曰善謝
請我何官之云于是書暮一禁所爲隨行官而益戢從卒不使
書歷其因又恐其夜虛之而莫之知也則覽置一鑼令曰有虛

因者同監鳴此不鳴者同罪獄中肅然其健吏猾容應抗病
皆法甚備郎中沈琉嘗指獄戶語曰此欲生死我也孫司獄去
吾不欲繫人矣衡時因有死而無為收殮者卒至寅中舉大惡
谷之夢鵬渊然適科因米有餘即自親獄諸曹郎請爲措以待
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政官篆閣
之喜甚益發永[illegible]諸物令夢鵬給施諸囚未幾轉粤東守絜吏
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法耳惜也
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于是特獎夢鵬資遣之甚厚王郎中乃
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
僚者今丁公以夢鵬並稱不其榮乎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
第出身有差○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六
等日尤甚晝日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
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漥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圮及人
民渰溺不可數計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六　萬曆

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是年詔禮部尚書于愼行入東閣未赴卒謚文定○以葉
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太學士○廷機拜 命未
久之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
邊屯政考定 廟廷長慮也一宗室人見一巨人從北來着白
永白幘耳有鬚高二丈餘兩目炯
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田小品汪宗孝歙人丁未入京師至燕
城疫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
長鬚垂膝左右以奏疏授 文皇捉案怒曰復壞我東南百
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首臣書生不任官守且老不忍離子
舍 文皇色不懌有舉永人長跪閣前乃已宗孝覺還其年淫雨
二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吹食宗孝傷感遂病卒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
名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濫自留京以至蘇松常

鎭諸郡皆被淹沒週遭千餘里蕩爲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淒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鄕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鱉游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皆與兩行等遇橋址址基則舟轉一揖竟泛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何處矣○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鎭四府又發臨課儀眞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邸報○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鄭氏一產兩男兩女○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從諡文懿康征原爲大學閣大使閣上人皆愛大使不貴淚幾及迂泊州司獄前老矣亦却何含太守葬先夏駕人也今暴補外獄

經源國附論贍之倉宇曰此非司獄職乎霍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爲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宇笑而罷之及源滿歸至不能供儲粥係老僕以居人孫懷獄之又爲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貧邑有彝骨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幾竟死糴以此源日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手指其舍壁日此中皆金錢以此貧衰入部獄謝源盡其金以救孫青得同遺出獄不死而源甚不自爲德也繼源退麻以人出三司獄傳○邪孫不死而字元萬曆辛卯奉人知登封釋民申大旱詩之久不應發茶傳字已所及惟有蕃參尚可種出傳一并禱民其不可以待已日信步探由凡數里怨溫誤邊一鄕士稱日令暮苦兩購一天行非且夕可遂梅日牧帶以種可手隱士太息日有可借惜向東北方一一孤樹街日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往日見平拋長白茅民莖肥大異常觀按面牧之隱士忽悉下見京之香美異宗悉令民問收桑子自括私宅餘章酒養三與內人僧之之居市淨數百斛散各鄕壯民因得者亦籍是又日率四十日前番聽以歛神爲大雨身附鄕民因令百姓無復大舉四十日前蔬菜肥以歛父之忽霆雨無常枯蒿無一生者而菜復大三尺遍宗年數倍民收菜得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皆然畢四十二尺過宗有見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見有貴甚青梅生時其火嘆其播山人必有道氣遂名之曰山子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聽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衛市暄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攜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鎭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飢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爲 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眞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偬一人之身何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從未

盡允亦宜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輪扉奏草○二月雲南巡撫陳宇賓總兵沐獻速解至京邸報○吏部給科掛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邸報○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釋職即謂之治亂者非禍亂變亂之謂也法紀廢遲人心囂競即謂之

亂○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日巡
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黨隙漸開始而臭味繼
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鬪又繼而操戈矣抹
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叛好券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渭及
發白馬淸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五月山東巡撫揭報
濟南靑州二處各產悖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邸報○吏部
尙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
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京邸于長安
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
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

而視官輕至於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
所深懼也伏望　聖朝將吏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丕揚
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眞不小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淸端亮董率百僚況今
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仍
加調攝稍可卽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
卽行檢發該部知道東記○上命發餉募兵以援遼左○丘靈壁
行人陳伯友　部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十一月閣臣葉
向高疏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爲可憂虜其
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聖慮亦惟遼左最甚非李化龍皆臣

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鎭將拱手而樹之中外臣工共
望　皇上矜常以濟此急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勿待三日
如復遷延遲貴觀爲故常則臣眞不知其願之所終矣○是年
薊鎭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月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
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聯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
聞甘肅地道如雷摧倒邊墻二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
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旱畿南眞保諸邊皆大旱赤地
千里邸報○奴酋遣子奔背大以馬騎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闖入
崎安堡閑那休字羅子全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搶騎住撫廳
關脅蟒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兎等寬開原遼陽邊吏日

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蕭淡恭兵及攻三協兇寺馬順短甲急撫
北關汝宰遼以折其謀建夷考○倭弁琉球虜其王畢取雞觀淡
水凌閩廣○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隻
率率竣卽同海上嚴飾舟師以待郡人祈玉妻楊氏夫死守節
孕育河姑鬓負傷悲哀不已忽五文香爲一筐王以一金易之祭○
暴食非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乎爲哀感靈人出紀錄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廷試順天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
出身有差○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加例謚文肅
○四月十九日怡神道災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邇年天
旱湯氣燥烈致夫舊虛正陽門箭樓災其聲已見積之極亦能

致災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
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鬱結憤悶無聊咨嗟惋歎皆足以召旱
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於空宮而且及
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為
人攻辭情迫乞歸閣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
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察
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著出溫旨勉留供職
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為自便相率懇然求去蕭雲舉許弘
綱也都著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植黨狗私紛紜攻訐貽禍
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欽此○上靜攝二十年臣民思覲已

久時惟孟冬禮宜綱曆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
臨御已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
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
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以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殿廷見群臣
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
奏請敘賞薊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
勵邊將前此一番以經寢閣今次名為三年寔六年矣按此番所敘督
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是年陝西臨洮
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惟一羊耳

牛蹄牛身又本夷後母羊腹內剖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戶部主事陳元滋辛妻許氏哀慟不食哭日視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於柩旁先是乙未冬許于象節病危妻單氏呈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
壬子萬曆四十年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應天浙江
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閣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
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
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浙江御史李邦華以試舍以氈先是
棘閣夾杭郡庠相連天震閣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
東廢倉隙地寬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甎永絕火
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為令報郎○是科應天解元張瑋父

應登力學工文數奇不偶賞志弃世時瑋猶在襁褓母陳氏氷
檗自持撫而董之卯歲瑋有文聲屢困童子試會閩中虛臺蔡
公以院檄按道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氷蘗歸蔡而以和九
之功歸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
也已未釋褐疏母節于 朝得 旨建坊旌焉考三元 ○是榜華
學張拱端履端軌端同胞三兄弟中式○九月十九日閣臣李
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於
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
旨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躁恣肆放尤可惡着
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伴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

家大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官買之鳳調示之
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此。○十月初一
日考選官命下○閏十一月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
兵復侵兀剌諸酋、時虜中降人攀百馬入塞遇鐵虎三四自林中突出攫其牟巳去降人僅身免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
及第出身有差○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旨慰留○都御史
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頗多大條相繼引去、閣中請嚴旨論
禁。邸報○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
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
一釋九繫三臣奉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

朕已悉知。但輔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者吏
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條遴撫及廢棄候補各官
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著該衙門開寫表著。今朕壽節
在邇。卿爲輔弼重臣。豈特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
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即遵屢旨。速出入閣
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九月新館閣
臣方從哲疏辭不允。○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十
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福王上疏請減庄田○是年
奴酋圖其壻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
修怨、併殺時當事者、討欲索令北關行反間奴酋所併灰扒兀

剌等併夷合衆之以中國爲援、不能行而奴酋益撫南關舊土
圖窺併斜西虜宰賽卜兒孩爪兒兎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
遼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糴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
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詔撫安等區耕牧日久、請奉約析疆剛選
濤指情形上書稱北關近且開二寨、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
復行併猛卜訐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壻卜台吉來奔北酋、即
許婿老女卜酋遜謝爲州婿東酋乃忿、號謂寇匿紆道壻、其一
金台失有女爲兒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及日頃金酋故殺那
酋妻、卯宰賽之外母孛酋秉陳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
宰酋忿相攻、北酋怨奴酋蹢結請釋二憾無養癖東建北府金

白二酋來告急、剿將曾文煥爲猾盟、給以火器、奴酋討廉我兵
北關乃可圖、則益遷於青里、懲不背漢耕牧無殿涯於異日、順
質子爲信、拜上書訟北關匿壻、欽濤以爲然、遣官籍大成往申
諭奴酋、遵諭以弟七千巳卜海入撫順關、順留質廣寧、或京
師靜巳卜海乃奴酋親子、妾與有生、繼巳卜太弟也、謹聽朝
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壻卜台吉、勑發究聚當永舒邊患、時濤甚
倭其功未幾、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繞金白十九寨、我師援
不時發、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遂失簇寨南關不救、一之
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巳竟發援時質子故在也、而
奴酋固巳易志矣、其先、中朝原以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

議於開元遼陽各募騎兵五千業應已四失餉汲額總督薛三
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泰將曹文煥分統合四
千爲一營屯開原請堡待其變質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
奴酋意不在堡與交特借質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逢奴酋
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操合名汚而體
褻前遣通官人奴侵語以部夷狐承克賞輕我已甚長子洪巴
兔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四之欲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
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濟陽而測遣他將
以千人駐淸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酋又操兵
以五百騎詣撫順迎貢婚明無他意特北關爲西虜掠擄等報

殆盡部落苦飢投奴甚衆卽金酋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給
牛種說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
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建夷考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〇二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喜
皇太后午時崩逝〇閣臣葉請補科道揚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數十
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音失有人而不
在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
缺言路日虛夙諸臣圖報之心失 朝廷培無之意 皇上亦
何利于此也〇三月福王之國 福王之國河南 〇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
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旨不當再請但各省稅
額多不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鬧貽累多年委爲困
苦卽地方向有商舶往來今已寥落前案 聖恩減去二萬今
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偏重況縣兵作亂
興師勦除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參記〇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奏 命詣 山陵行題 主禮已時
捲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淸明風日和美執事各
官百凡裝飾齊畢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〇閣臣葉向
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幷敎餘忠云一 求宮
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 起廢一 點科道一 邊餉一 罷

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緩兔采抗挾老女北關顧
與媛兔子綽婚富事論婚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狙詐自富每
發兵以圖他爲名不知所向流聞多責烽寨以備猴擾幾五六
年志不在小識者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潘騏謂風聞多妄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〇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掊仆守
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
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癲疾者廿八日亭午 聖爲幸慈寧宮令
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 聖上
西向憑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
榻不數武耳 皇太子侍 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群臣

懸俟　聖上卽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兒綵無去然遇節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息昨夜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撲入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閑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趙會題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決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再執　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　目揮之且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徵于色

龍顏勃然數而責之連呼錦衣何在者三錦衣應者令中涓挈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群毆之彼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上怒稍霽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　福王且已之國卽有他舉亦須你文武百官草部差官去取來彼能插翅飛至乎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以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　皇上又謂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聽聽未遑　聖諭又將皇太子手面稍從後問田

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諭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北關酋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愛兎子蟒谷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道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氣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落離一撤奴酋與煖此合而適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聚合而北關依強援于煖兒適爲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遂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上關陰約煖兒後南關入太兵從清撫順分道而家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恐者必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倚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犄北關獲全是先考曉銳光顯薦所駐三屯營副總兵撫之并及文武廟光官道院南山有畢鷹鼎忠猶壇望之

縲繈若在營喘有香錢傳取左軍資金不入一錢嘗以備背具有東廟國藻爲險導以賓灌殿獲以御觀有奮啜莠荧之利荷孝果緬可供群賞忌者盡歸上曰案西將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蕭所徵籍士不告勞爲太平難觀劄貢實亦稱側實噴可以示逸事乃得鄉墾爭爲大帥者修邊城功績塞逃不得前一木一土玉形論列亦太芽矣咸未義亦謝廣西坐當從江陵無有錄共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卿與天啓元年庭事大敗繁步師顯蕭賜謚以爵遺將得謚(出小品)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雖中瓦屋久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珠濺人鑑窓甚巨錫首頃刻可掬(出小品)會試款靜袁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以靜袁除名先是乙卯年廟場中有息見于圍場水赫水至撤而污鐵至此又見于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爲水鳳迷廬其兆啟吳人謂之語曰丙辰會錄斷幺絕六第六名最有才名士林唾之○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釺等及第出身有差[illegible]建延[illegible]黃承玄同李進案[illegible]

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吳盡至萬姓倒懸各官
請賑以重 邸業 詔停刑○山東里塡天鳴地裂龍鬪○江
西大水○十月 命冉渭𡸁封代藩世子○十一月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漳州大水○廷禧宫災邸報已上俱○十二月礦
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刼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
邸疏○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如
斗色紅黃明亮焼烟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隱似有動
躍狀尋彼隆下散漫無踪遇一二人夜行光逐人而來其疾如
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卯歲出于暹城衙生張玄
地内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刼庫刼獄泰安齊東殺兵
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 ○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
成群啣尾渡江而南大處食苗旱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亟
矣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徉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
踵其後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
河脅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
十一日奴兒哈赤漸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廷繞夾攻承胤及副
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寧援各營方集遼
河西岸虎墩傳調哨唱秒花亦屯鎮静邊斜廣東西飈動會
江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漬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

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調度特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啣往經略○閏四
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
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
藉儒仲等以行間謀被秘會廣寧見婦生一猴二角四齒剛元
殷家庄堡㮶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
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速治遼撫臣李維翰○五月偵報
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哎河旁柳
葉兼與寧婑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巳諳泰蒼且督
匠造船鳥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姻○七月 賜先事總兵張
承胤諡加祭三壇子立祠名旌忠特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二
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
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
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 上特賜經略楊鎬劍
一芳 諭飭諸邊○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兵占爲彗及蚩
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十二月是月海州遼見白
虹貫日如日並出者白氣直罩城上遼報考
己未萬曆四十五年○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
凡分四路馬將軍林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遼趣開鐵
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

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柏等將賀世賢
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
天定等從寬甸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
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淸酹路最衝以鹽定總兵王宣原任總
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
榮駐廣寧昔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
後出師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
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析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
先泄使廸何得預爲地矣（建州彙考）○三月廷試將進士莊際昌孔

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月甲辰以會元又爲名魁子
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爲解元尉昌子年廿入稱最盛事○杜松
越五嶺關前抵渾河乘單營趨剌半渡賊萬餘忽邀擊衝我師
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敗由三岔
出塞翌日方抵三道關遇賊衆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
顏及寶泉暨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統兵馬家寨只深入三百
餘里剋十餘寨甥四日賊詭漢卒裝誘陷重圍夾攻衆遂潰綎
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淸河一路李如伯以經略令箭撤
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墜鐙牙旗折爲二又
大淸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

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illegible]劉王[illegible]援兵三
萬合勦已竟令他路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過獲盡延而北關
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
獎郎朝鮮御火揚鎬因　上進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
綎家屬及塑死可諸臣廟食京郎以倡忠義○四月奴酋縱掠
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望後宣武門外橋斷至東玉河水盡赤
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總督祈城伯趙世新相繼
殉人人自危虎豕熊驚擾衆數萬隨廣寧遊旗去宣鎮營兵鼓
操不赴調○五月二十九日奴酋都入撫順及以偏師剽鐵嶺
撫安堡西新鋪李如楨方其經略總督爭執（又武宣其不仰）聞廷寄以新推胥

後命崔自數書初開中外會皇極[illegible]　上亦稍
從寬都矣朝鮮方咨釋奴酋移書[illegible]借號後金國汗建元天
命指　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驕（大誅可也）○六月上趣撫熊廷弼
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并從本兵議廷弼疏請決
策恢復開原　上嚴劾令刻期從事時遼陽義奸細散布或謂
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寨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
失宜　賜勑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嫌疑屬奴酋奸細
在兩河甚衆可即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發令郡邑
捐助有識哂之○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劾陣逃遊
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淸關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度新舒略已受事十二日遼鎮驍騎營治楊鎬北關報奴酋
計禱遼陽畫戮朔餉降卒防內變二十二日奴兒哈赤徉綴我
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
應時失發北關相繼淪覆矣科臣并請爲金白立廟而前所遣
楷拜王世忠即南關裔時隸廣寧爲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示
四夷○上聞報 命李懷信剋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買朝繼
悉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奴兒哈赤連破關鐵則兵益強生擒
宰賽鈴制煖兒抄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瞰遼瀋直
几工肉耳經畧熊廷弼疏稱遼瀋嬰空城難守不如退守遼陽
厚集兵力 上諭弼豐綏悉務保孤城遏其深入經略時斬遊

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壘借水爲防○十月二日
雷震廣寧諜稱奴酋方遣奸細誑女裝詭莫海州糧草約日為
運偷會遣左大零多凍飢經略撤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
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
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黃師陞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
牛七萬四千頭黃顯不貲○十一月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
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可天失古而諜稱奴酋築城撫順邊
外方令黃把兎等謀入犯朔餉亦報奴酋堅守牛尾寨萬遇樹
廣造攻具結連蒙古㬢炒虎墪諸酋東西分犯已又聲犯寬奠
鎮江告急 俱建州聞見考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
潛得一先着伺內境○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攻焚闔城驚擾本兵
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楞沙僉兩兵占巳
而奴酋竟寂然 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經略以兵
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衍誘虜覘河
西徐圖乘敵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將引輕騎
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詐傳無狀○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
臥榻 諭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 大略科道稍俟閒暇
檢發 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舉此真曠典也 御史倪思春
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間不因聲 御朝 召對

之請群臣亦既舌敝頴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君延訪
輔臣方從哲怨蒙 召見之寵宜當是時不召勳臣不召戚臣
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擊者豈非以股
肱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
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仰對 天顏備盟幽獨聽悰時事凡
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
至而咫尺 龍光家家數語餓而入餓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寮
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宮府穩睽旬日
之間不聞用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未明疆隸之侯乃爲隆冬
淒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想由[illegible]物臑之術素未俱

于稽序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具肯綮覿面失之千里宮宮門
闕若九閽豈不虛此良遣哉草華○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
略閻遼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馬萬騎由東州堡入派至渾河
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七月十四日　聖諭禮
部謚中宮皇后爲孝端皇后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
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膺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王付
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
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
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諭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
賓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國稷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頗

藏空虛權宜權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
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
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禮部啓爲查照
無據之例亟賜非顧之封以昭　國典以成　大孝曰今早內
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
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
欽此臣奉誦不勝駭愕隨即詳考　累朝其故並無此例　皇
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稽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
議於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若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
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爲　歷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爲孝所爲善者
正斟酌千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
遵禮爲孝臣願　殿下休武王之孝而爲繼述之善無徒以遵
命爲孝也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
官星夜解赴九邊

十六朝廣彙紀卷十六終

安成　[illegible]輯
溫陵　[illegible]校
古鄞　丘　酉　[illegible]

光宗貞皇帝 先萬曆四十八年後改爲泰昌元年十月起十二月止 ○庚申八月丙午朔、帝登極、詔告天下詔曰維我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冊聖聖相承我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九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己之衣忽渉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畀於耽躬遺遲蒲留憑几之言倚循臣庶累牘之請宗社大計帝獲圖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皇考慈佑之澤慈嗣服觀揚之匪易有懷疏揚若涉淵冰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詢是行爲茲蒞阼之初宜溥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西酋來貢 時西酋卜石兔疑擄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推轄表印爲爭請家私之討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不至遂備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素費與其母忠順夫人向無起行之期賞急此緩欲速遽并索之役詐多端恐卜之驕故不耐或必致搆釁或開爭闖冗款局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爲嚴謹貢市之邊達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納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競奔賄不以教化堤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鑽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攫攫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韙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辦廟以出位獲罪罷爲民至是因輔臣之請復之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官曾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承錮沒身者 防邊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日庠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蟊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 ○六日辛亥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 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微辟方今承誠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辟用多出于知己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以妄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日起家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穀熙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嘗畢用詞臣之爲拘拘也 臣雖不敢謂詞臣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遽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臣然而閣臣與中官相爲表裏一切破格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之上者中官曲爲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伺喜伺怒乘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榷稅罷織造燒造俱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

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辦之內帑精覈某政日無虛報此時中
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閹臣洗心滌慮之時乎第恐沿習既
久遽難更易閣司監之故洽閹臣不過供閃睫面而閹臣之謀
畢過顯更爲甚之巷過閑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遷步黃
扉始爲獲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然無顧轉身但成軟熟過
事安能把持故長安嘲言詞林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甘蔗也
甜味也入閣而既嚐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固愈有
味倘有意氣者千金之所以含垢忍恥寧死不去但遇乞弱于
中官又不顧喚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諱不如我表表蕃院實問
有人 臣非敢謂閣臣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日見沈一貫朱

賡好食部頭復無樹立謬意在寄于貪蘭遙于風塵盤錯未經
紛華易溺一旦遷大投艱不覺手忙腳亂者外臣清議既重糾
察亦嚴廉謹之久頗多辭謗等到大位臨頭時亦係蕭思道陳
力就列不諱則止故關之徑蓋可歸息何必閣臣之競之業之
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爲此一閣臣也在外官處之爲始
進夫官成易捨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
故今日之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道半矣從哲獨相七
年人言頗多 臣方以枚卜事厚致璽書姑不細擧以阻善念俱
乞 陛下面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决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
臣務于中外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推疏

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其材力
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態廷弼以御史
而用經略入遼數月半壁保全夫亦近日不拘資序之一明驗
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
唯仰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
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乎人
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
救匡是奴首之叛逆 先帝遭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悞之
也蓋枚卜之事擧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者閣臣肝腸
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迷不然則外擧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閣誠有公在此一時需羿致遏
亦有此一擧若追隨積習畜縮體面 聖明在上入言再及恐
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之倫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
持而去其偩有張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但
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
實政方新難待汲水 丁西江諸之于國是無精而有幹者雅負
或時之名羽儀既著雜聯久卧于東山衆之乎野豈無直而有
聲者幾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苦心不
然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齡笑謂外臣相業
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 臣言若激 臣心欲嘔伏惟

聖明垂誉易 勅該部内外畫一舉行 吏部奏請舜立 東
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
儀注 七月壬子定朝儀十二日朝退仍臨 舊三六九日視朝 遊曆 議以閏歲改 泰昌元年大
萬曆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起太常少卿陳䌹○十日
乙卯 上不豫 文鄭宗周奏救肆切務一日充仁義謂宜
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日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彼降 茂大明會典內府金蓮 原樂 國初折銀解兩
供皆南京世武臣俸祿各邊餘餘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解
於太倉民庫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那借有此則加派可滅
○思錦衣韓李維翰楊鎬佀失機劉國緒
原尚袁大有彭象乾紀律不嚴皆當速罰正罪者也○十一日
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二

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盖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
之范劉國縉保擧之人于以破夜絶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
之才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十二
日丁巳 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陳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憲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其一隆孝思 先皇
太后喪臣嘗以 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侑聆聽納言
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以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上恩尤為難忘臣願 皇上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年之愛不
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為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
靈而于二代之典禮亦有光矣其一日新 聖躬遡者 登極

之臣請臣見 皇上居貴清明視不盡切心諸惟恐有傷切思
保護之道無如 視御講筵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
蔚然然入耳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然是屏遠婦寺時與周旋
是朝講之頻嚴就啓沃之歓洽采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
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皆然蓉而君身
益固君志清則鑒為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為機而不困盛德
大業令各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其一勤政事其
一通言路其一禮嚮寺 太祖時閹寺但備灑掃之役今已採
重難返矣惟是裴侍不離左右而嚬笑必不可假借以僕御各
有紀綱而政事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粮必不可

破冒也蓋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爲私暱之則國或
受其備而卷之則彼亦禽其安至于 聖旨口傳何所憑據恐
以售借叢蝎竇之奸錢粮孝順成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
竇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當陽正觀聖意將以為行
止之時若萌芽不剪將滋蔓難圖矣其一廢武備其一固邊防
上論內閣朕令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酒金大扇回
至省紀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從侯再
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鄉可傳示大
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
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

卿知○十五日漕督王紀奏請褫宗藩充鄙充斷蹦教御史劉
遷例越關奏提進應法者事恩實直朝䙉高牆五載時年已六
十七衰病侵尋髮鬢如霜幽囚哀怨天日慘淚行道流下至是
王紀漕請宥之其覽稱功寧內稱快上尊號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
赴宮門恭候　萬安○十七日壬戌與用閣臣　部等衙門俞
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與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
朕恩舊輔葉向高臣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
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禮科署事楊璉
申明禮制疏曰臣　辨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為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

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廢陵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
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為數端以佐
邦禮之墜以維　新政之剛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體夫堂陛
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于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于戈搶攘
之時尚能彈治諠譁肅清班列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
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
殿廷之前凡游閒無體賤夫乞兒莫不摩肩擦臂于其間每遇
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
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藝擾即
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舊規恭稽近弊于一應

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如仍前違玩諠譁不成體
統容臣等據實指參從加懲創其　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
以照臨百官急宜附會改制以爲觀瞻至于關朝之法會典具
載亦當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慄其于　新政
不無小補矣一曰通　祖宗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午
門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祭詳慎不
特　傳旨判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管答應皆
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榷所以人無不得効其[illegible]無不得要其
愛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
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顧問備極綢繆其有奏事移日既不能

起命近侍扶掖而與者　世宗稱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
議論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體最防隔絕一有隔絕
即閑徹盡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
聰明天縱虔始屬精臣　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　聖
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　臣
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垂
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
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
監司考成之法無爲虛文帑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
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

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狡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任
黃嘉善嘗自几前悉籌料理以覓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
其宜力安在毋得虛為担荷苟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
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幾情竅知儆戰守無
曠臣等職在言路遭逢　聖明自必不為朱雲折檻之直栖遲
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
出班面奏親承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流暢此尤　新政之
最要也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責于自決臣子之節也
所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叢閣壅決希闊凡
舉世所號為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

弃者雖章覇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避似屬見幾然
中或事體重大須懇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退究以　先帝寬
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僞寬斧
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臺省亦或有之是
若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
知怨衆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
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
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敕下部院大小臣工自
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贓
即御竄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權為貴

于之譴而為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
往日原位單虛人但謂　先帝有辦事之臣當用而不用　臣竊
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
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
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況
于奏對尤貴疏明言意簡先臣韓文為李夢陽具疏草而竊之
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
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淋無顧
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
官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

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
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推其語涉含糊入可更換于是巧者陰
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
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
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
每人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獄刑名等項亦須攄其大要其
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原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
踏為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敕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
使舉剌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
章疏也聽之若充耳要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

子可覽觀之心此臣所拳拳而先爲 皇上告并爲群臣告也
以上四款臣蒿目疾心爲日久矣幸遇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
不避煩瑣亟爲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
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繇于此〇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
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
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文傳兼太子少傅英國
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觀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與錫揭日
月之光華號繇易名永萬世之垂謚宜盡徽隆 一人之孝爰稱
天而薦率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
行乾休健精收明作之功保泰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祗

若而裁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即基命宥密
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蘊智臨無方發
言盈廷臧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畢燭其情形皙莫大
焉謀不遐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覦以靖紛囂于祀之訴
有直持而無錯貸肅其寮焉裁納罔沈不以擾彝而動聲色臧
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萬圖大以成裕敎之至也豊裕自如無
宮室游畋之好綱紀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
也憲章則標 高皇之宸謨表 文祖之宏圖謀法則折衷禮
于經緯著貞觀之政要以至錦齋頭箴省已弘制類以作人經
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安攘則經徑塞之冀封遐外藩之侵軼

武定則鳴鴟張于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屏閑不階
大定武功不謂是子綏刑宥過因屏無冤濫之嗟發賑蠲租獲
蠹拯流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
矣崇居離鼎之極位而 兩宮貲大備奉宸思喪服三載之通
喪至性所鍾終焉觀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
之崇隆覲局輝光之著茲惟聰明睿德翳中闢而外揚以啟章
癸有成用安人而立政詢哉優勢聖域而克開王猷者也臣等
歷覽前徽參稽令辟堯舜邈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曹惟顯
之天尤期顯行前儒具載軌跡可蒞可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
啓承道兼述繼身自仲齡嗣服逆夫大化觀成雍德澤于 累

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滋纖精明于 世經而以深仁
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覲光裕日紀垂裳之治抑且裕
昆彰艱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延百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景盛
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
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貞皇帝廟號
神宗祇協彝章求光宗裕臣等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
命送翰林院擬冊大進覽〇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
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
相公書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
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防侍而致不
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
手旁觀不猜 宮闈之隱蚤以負 先帝之託更不可言也方
今 國是紛歎薦疱倘閣下誦鍺張過當善爲老成鎮靜之說

言其不敢言者臣在應天開淮北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
數家村舍合門縊于併命于豆箕麥稈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
稻飢民之搶漕粮所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
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稍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
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貯不到
關米四幾于罷市小民垂槖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者之以法一
時扑滅無餘不然蔓延在凶殘延在心腹矣臣爲催餉之官非敢
爲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恃只謂蓋藏頗
厚爲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吹于

奇婎物力日趨于凋弊三衢九市非不稱目繁華閭里窮簷比
屋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定私家
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臣
竊今日不獨遼左師行根食當商椎局之期抑且顧瞻閭左民
窮財盡當講需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
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
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 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
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
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爲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
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 國恥可雪臣謹因催餉舉其大

端伏乞 聖明垂察一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
平陽已而 惠桂二府改于荆州衡州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
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者即議諡及合行禮
儀具奏 己巳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門
專理運事○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
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速封禮臣孫如
游奏曰臣等面睹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
保護國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
天毓聖皇太后尊諡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
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
禮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甚愛厥功
之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
未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二十八
日癸酉○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遲遲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二十九日甲戌 上
追奴酋于互溝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
安畢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爲
竣吉典以慰聖懷 上回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

又諭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
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幾
割○是日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　帝崩（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特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用
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并奄至彌留定數
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興政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
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其
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遵典制冠婚擇吉
舉行出入起居倍宜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
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

勝降鑒親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
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
鎭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
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
詔諭中外咸使聞知○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
大行皇帝于　乾淸宮畢即請所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諭臣
力諫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進換　皇長子出　乾
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
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說以待奉
令旨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　靈柩朕紹具儀以聞○

二日丙子○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恭惟　殿
下暫居慈慶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淸宮矣從此宮闈
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儀　聖躬何能自達所恃　先帝
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
曷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沖年正血氣未定時前此朝夕　先
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
侍雖有撫愛之心日不無形骸之隔且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
未成蛾眉粉黛時羅列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
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爲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
者亦當惓惓念及此延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　選侍

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
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闈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
乾淸之別宮亦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　選
侍諒臣等一念之忠悃而忻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釋然而愛
護　殿下者始爲眞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爲終付託而
社稷靈先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　乾
淸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
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
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　大行
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乃居苫塊不得守几筵行太禮奠饋參辨名分倒置臣竊
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
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
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而須乳
哺而襁負之哉又況啓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
人女子之手乎故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　先皇貴
妃之請亦許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　先皇賜傳錫之
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崇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轍將見于今臣誠
有不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　遜侍之職或

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稱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
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
之矣○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
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
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奏　令言另議具奏　御史
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然步
履數次召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永命經以身代病雖
經旬未應迅速乃奚聞有　賓天之舉此衆如割但見衆論紛
紛咸謂不知誰為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祿
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　令吉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

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
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
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
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猶可藉曰臣獨懼其膽
之大也以堂堂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恭衆論自聯其
術此其膽真可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
駕言金丹此膽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
其先假為妖言犢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天壽貴賤
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之談令人駭駭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
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頒以

賞格果顧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竊謂不
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于　先帝初崩之日
揚揚之意私竊危之而不知與緣索已耦通矣蓋輕用藥之罪
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誰橫可言也以其為
薦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
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
之耳目臣今日不言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一九廟日
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亦知精關已
底言之無稱么麼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
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衰齡耳奉　令吉

李可灼 先帝彌留之時具本進藥不審脉失於愼重亦臣愛
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崔文昇包藏
禍心用藥不愼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
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卽食其肉而
寢其骨此其罪彌天尙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
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操縱 禁
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
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
所由來漸矣伏乞 殿下卽將文昇今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
謀有無群使若屬有意速應嚴究以消不軌卽使無心亦當寸
十六 明熹宗實錄 卷之一 泰昌 年
斬以謝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
之時尙不極力祖承明旨正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慰 殿下
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中 國害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
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將然不剛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
也臣竊爲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
賊俱生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
調護保安宗社臣卽觸犯當道亦不避也奉 令旨 先帝自
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遭値大喪哀思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
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悉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
禮監査明奏處○四日戊寅御史鄭宗周奏曰恭惟 大行皇
帝聰明仁孝叡日唐虞不幸倦勤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
考妣之惟無間遠近 殿下以沖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
所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
御舊愛徽加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
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
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恩何忍編急非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
光斗昔言之閣部執持斷當緩議無容復贊至于初二日開議
迺部鋒拮据鄭重旣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宜詔之
時東班文臣當滑務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慢咎無可
諉然亦當事周章是滯以社班次寥寥其大率有如此又如初
十六 明熹宗實錄 卷之一 泰昌 注 左右若贅
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旣會徐其某某復稟其畫雍而由寅達
辰沓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臣等內服禮畢而思善門
爾南諸臣若無所事者人臣禁近卽當先入行禮向宜出外領
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
共一大體而分爲二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
之哭臨是共一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
卿科道多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而視之向非湯廬
宿贊中侍傳出幾不得終事矣決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
中及李可灼可灼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度
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春盲之急不可諱也奈何亦丸

之救不效白雲之乘遐升可為宜慶慶待罪而崖金幣自然
拜弁嘆嘆 兩朝顧命遺此孫息久慶賞賜亦將同賞溢施如
此又可令衆庶見乎種種併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猶不可
諱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柄 神宗顯
皇帝也亦爲幼沖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塞氣成雷移
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損七尺以如鼎鑊九
死而不悔者畢竟衆怒難犯防則必決身名變疑所不足惜而
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五日己卯兵
科楊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
用洽輿情而遲遲慎重必待擇吉者因以郊廟未行大禮不容

草草尤爲深慮乃人言 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
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
以 宗廟神靈所託畀之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
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遷等之私願忠于 殿下者
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疏臺
臣復有專疏巽言法言懇懇偲偲總爲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
發遷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
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
之體而估侍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還居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

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者仍復借擇吉蒐延豈眞欲中宮
之 共主遷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聞李進忠劉遜劉進忠
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
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自無忌主乎 貴妃壓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關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
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
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妄侍舊恩曰我
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話也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
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
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嬪而擇然散挽 明旨以擇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過 選侍有應漸再不可長矣今
再不可過矣謂宜 粉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
之內廷但恪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得藉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
殿養老自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 若李
進忠劉遜等亦當念 三朝豢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帝之
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長也至于閣部大臣既
當冉軸宜矢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丹
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
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還以 先帝聖
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脩飾爲名不離乾清宮

臣體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三體文昇輕用下洩剿伐之謀傷
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畫諭之心痛而擊急自是臣十五
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職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
分律之趨居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弒君之罪乎是
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合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哲一面蠲其回
心易慮稍稍艱管　君國而從哲偃因東閣不知應也詳請投
見之禮以拒眾請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
貴妃不知有　宗社進退知有進退　選侍不知有　太子名
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若懼禍不言
難從哲蠱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如宗廟社稷何書曰

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
思早為之計庚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
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條萬世治安策　皇上一日保身沖
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為力情竇方開氣血未定保護尤
謹為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臣事也乞　勑慎選內侍每
與云每具冠每與靡每與文錯每與啟閉各宅嚴密示實錄
而尤擇端正老誠有識節者日侍左右仰觀遊戲寒暑慎起居
遠聲色屏不見可欲則心不動元氣固而神氣益萬年無疆之
慶兆基之矣一日定志夫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慶勤則志于

晏安不志于仁賢則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國運之隆替關焉哉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澄然如太虛未雲
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一日講學一日勤政一日納諫一日
謹微　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煩纓之借正名之先又有
深慮焉　神宗顯皇帝大阿在手四十八年如一日益其慎也
我　皇上寶曆方新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益必須笑無私優
爵賞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稟諸　祖宗之成憲外
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己與焉法行自近權不旁落而尤有慎杜
以干斧鉞者于君齊封業已奉詔書府一定急今之國永祚屏
翰予以廣功洞之受而社稷大之爆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

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獻兼有師傅保之
寄為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艱鉅舉動稍權不慎今宵小窺
而中之大事去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
虛之心總持朝廟謀未定不妨討論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
稍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而思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宮
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斡旋而靡不如意閣臣倘亦
有係于中者乎昔江陵張居正為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
核名實信賞必罰勤業爛焉惜其以竊稍居成功未一段精神
不用以奠安宗社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
排擠忠良身名兩損子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

不可奪重臣不可無憂非擺而何以擺重乎願 皇上予之以
操縱翕張從中御閫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
業成豈不猗歟休哉惟閫臣實圖之以贊 皇上平康之理而
已○十二日丙戌前人撫順大將而去袁應泰還撫遼東○十
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日永春功罪
俟事完酌議○十四日戊子御史中廷誠請 賜戌祖以四方
兆歎故也○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
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況屠特逆之知身闖外
之寄驟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
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執有數者固言逆臉

行私頻覽欺能愁民侵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
難已來大小臣工爰章互薦以爲廷弼可用于遼左也 皇祖
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爲廷弼者所
腦塗地抄揚碎首爲足以報 皇祖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操協
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爲功之會乃精神不以審邊而意氣偏以
角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推扯偏用以覆短硬短而器級之深
本曲而悉繩之直以殺爲威以愎拒諫人心不附方畧全無天
下之事美之已壞乃謀欲卸担而嫁之也此可爲封疆之臣乎
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攝其有恒撓之名而莫敢言也
臣以爲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陽日深將事日去一

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痛乎臣謹按無謀者
八欺君者三試爲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于里
餽糧五石勞費何如善戰者因糧于敵況自有而自失之也開
鐵被陷遺禾滿野窖貯場積皆爲 外資廷弼有謀必且選鋒簡
騎借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爰糧而返奴將不覺比其覺
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祖龍一炬猶可不爲敵資乃計不出
此而今日忽搬運以當奴明日忽搬運以當奴曾一騎不敢窺
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郤敵于此收頼散
貯存防備防不測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曾無防閑何其疎也
何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搶倉卒無備一鼓而登欲蒙

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爲奴內患爲我外援犄角不失牽
然自在金白告急其勢不得不救聞道臣欲以二百萬爲之應
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憂我失肩背之助此其
無謀三也戰與守不同恃勢雜伍既定妻奴與偕甲士授田戍
期有代守此計也浚隍增壘誠爲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
既千里轉粟府庫內空士卒外鎖乘機設會惟敵是求又何守
之專事乎乃徒見不以猝備而以漫壞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
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賀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
無謀四也瀋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聲斯時也我主
彼客我逸彼勞循軍嘗師藏形設伏撞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賊

來而魏其嫂蹤賊去而穆日堵國十萬我稀安在而散賊妙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是矣也如地在必守人方可効死守之勢誠難矣矣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敵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爲守者得方乎代人守者得方乎客家行根于客兵寄乎于土兵寄乎遼人可用而不欲用壞兵可用而不敢用乃以壹惡貪閭以遼事守遼之說也及其失望而散輒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遲也今之請數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嫁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兵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者或一百或二

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處分臣殆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疆應援而動爲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辦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顧廷臣恐其不能畢事也語規之亦以爲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者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耑有上人之氣乘遼事之阽危權寒自肆因人情之搖戴願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恢不過壁曾寺車既知綿力難前遂欲聿飛脫鉸跡其誕謾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不一籌莫展非疆場寄寧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惟皇上將臣此章亟下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爲廷弼之才可用請速名保列功當同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爲地方憂也不然止爲廷弼惜不爲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復敗之禍入百萬之脂膏豈堪再劒不知事之難易謬可成敗一特爲論似未審于八萬之黜黎何時取盈中外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敗

且再作而李秀楊玄或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此疏首條論取禾若果如此又一遼民之酋奴也第四欲罪此必不可擬且使事士冒勞即是誠謀之法至若欺君三條恐不得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 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爲三元辨言欺君誨才悞國一疏數職人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嗔職恐人不怒虜也去秋聞鈇秀齊粹苗田不職撫遼賜節行各 總兵卒收割如不

能則贊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職一一具奏如楨李光榮賈世
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懣屢見之疏牘而爲三元未
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石硤研廷火星廷堯火華謂職無謀
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鐵嶺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
陽即行開原道韓原善赴瀋陽屢屢央推院道閻職勿令行北
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
驛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爲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
應援金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屢推況職以初三日到遼
二十一小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
援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而後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

遼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晉著任諸臣千言萬語職
所爲不錯參所殺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賀李三帥人馬
實未做工即點參瀋奉亦其步軍乃台帥自爲督整戰守計非
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是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摧
爲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瀋陽王大人之役
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奬借辭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
而去亦是難事若昔宋太遼必畫夫監軍道與總兵賴官心謂
職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潰糧陷後
所在撿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知賊皆除稍能過活者蓋撫
夷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假耕耘死不去曰苦撤務刷鬼難

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避之而去而不得也謂
職無謀職當承贊畫新兵欲回家遂于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平
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爲高麗奴酋所
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名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
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六二千扎營周江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微
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
無人去冬巳牌行職國歸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
千把扎付張綁募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路門冊回報而竟不
見團練一人何故做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謂職無謀
職當承職不識泰癸事且問近年何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

用兵二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斥職用多也謂職
無謀職承當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
職薦往蓋套推糧獨職一人卧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命不請
問 朝廷要遼東否倩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
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
不得一時皆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遼寧前道以一人
而辦造船鑄錢諸務爲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
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豈可哉伏乞 皇上
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能批發文
移惟一面知會將繫衆待敵如爲三元所云俾救殘遼急宜如

此而不必避囬領與者也○江西大水○十七日辛卯科臣楊
漣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
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與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績
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偷安咎在積
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
有二策焉思　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
則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亦當自不辭全副精力誓
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
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總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
賢避代請　旨上裁祗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

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
延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　國家
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悉心斟酌外
料敵內料已等一得當之者或循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
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備人以待用無臨用而乏人既
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擇可否自陳規模須其
邑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置管伍其時成
績始終要領悉稟經綸無徑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
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漢不
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廟堂傳當遼陽已于當努

臣以忠急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鋸統惟　聖明採擇若夫兵
馬倥偬人心危疑惕然發底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
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
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
併敕下施行○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
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韃賊不知其數從會
安堡遼河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爲大發火炮報稱
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蒲河北地方深至大鵰等臺隘將原
設撥夜趕散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破下臺被精兵數千
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擒抹舖等處精兵無數兵分兩路深入

瀋陽存亡旦夕莫必經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
未可知萬一以積倖之勢當方張之虜虜被人言方寸且亂將
士驕頑威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
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精銳既盡心膽俱寒一將備禦全空手
足莫措誰爲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
選通州練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
義揀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
以爲輔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着仍乞　勅下吏部集
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推補堪任經畧一二人面諭糧左右司馬
一人共從長計議虜援遼作何方略諸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

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此已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 陛下客職易琥上請誅斥職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奉 聖旨從警甚急速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卽會議來其奏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醜虜外侵邊疆覊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決無事爲徹予之謀有事爲綢繆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隨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冒歡縻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卧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積合詞不疏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

悉面而入長安既已受事則邊臣皆其身上事況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栢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栢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涸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衂假非 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空無一設武闊長安一片地嘉善當收拾何所此其舊敵之不審因之寢徹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鐵嶺相繼陷矣乃拾宰袞之殘救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脈遂用遼人將誰主持向非舉朝力爭而如楨又敍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卽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灰騎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命募民兵所過州縣刦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聞關如許愁怨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消遙是何法紀制馭此爲攝搖邦

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遼之咫尺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勵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拜背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狡猾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 國有心中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嘗之用是嘉善之大欲作惱日需錢臺大罪六也先是楊應時至京奉 旨署印嘉善呈辭不得

聽聘殘𢊄地自喜故卸光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illegible]
鶴鳴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illegible]
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媢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
者慫惥不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
畏切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溫旨以揜之近又將
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
于象謂其貌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嘉
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
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
才不敢不竭力焉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

乎畫一謀乎遼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
在耳而所竭力者安在幾年誤 皇祖之禮場而又終之以面
欺背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
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舉人遴而每每徇
體擬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挨取封蔭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攘
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
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一年加派八百萬
乎而各邊 倘戰飽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收人更理又能當
得本兵再僥倖乎今 聖主維新遴 勅令會議撫將士經畧
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貪戀位之人占位不休即日更經

更措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 明旨張贓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揀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
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
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
奮邊事尚有可為而在兵亦識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
職分也○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
秋鼎盛即涉勞勦何得三十日間便已徂落道路沸傳皆知為
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譴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克其
猝遂之中敢以陰餂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頓一證遂不可

起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東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宿證真為哀毀所致乎
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
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
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旣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
之爪牙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
今日不發而竊幸其風晉之陰謀則 先帝何幸而 先帝何不
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而獨
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 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卧
逆黨于逆構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 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氏

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者在多 陛下既見 先帝晦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卽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病之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李 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爲何權此異證僅三十日爲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上黃河清三日疏黃河清三日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illegible]日至申時澈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illegible]未時將濁流共清三日時臨洮道與戶部郎中黃宗觀諸[illegible]○二十二日丙申詞臣張鼐陳十事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古日臣旅國亂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日後臣在側爲鄭分○二十五日巳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爲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無極恐乞 頒命輔臣恕 先帝遺几之舊宮[illegible]嘗向朋之生以勿損 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窮照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源以遠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親君御極之初首勤 主上以遵杵 先帝通逐蕨得發哀交構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者其慘毒光景藏不忍言惟是通闈之人痛心疾首長噴傾泣而 頒令輔

臣漠然不與推持無論青史亦[illegible][illegible]君 皇上天縱聖明一新悔悟輔臣共作何預而往何所歸于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焉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者此真可謂爲堯爲舜之第一義矣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忍今者此真可謂之不忍不忍矣[illegible]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爲貴妃也人言嘖嘖待之不閑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陳而但以爲念 皇祖竟溥然永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亂不輔 皇上承法而乃作法子涼乎獄云 選侍原非淑德源有宿誠而嬌人女子之常能衍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 諭以 選侍皆產默斯育有幼女欲歇情事草木感傷而兒我輩臣子乎受先帝多少宏恩而王休未安從不能保一受媛乎職久欲上疏廷爭但以新進小臣誠卩恐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闕下之臣緒也但願閣下究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於天乎 皇幼太不真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共茍[illegible]共藏雖兩盤桓之妙羅擾斧鑕復何避予謹揭○二十六

系和論

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曰臣惟兵革之

正諸林奭卷

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關在渭濱草廬時有所

嘗試而後出驅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搴旗事也臣詢之朝論皆言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遂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敕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審奏廷弼度能得將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入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李牧日殺市租享士虜入急收保政不必速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竭矣因言者志灰矣終不能繫單于[illegible][illegible]陛下矣則請令待

易之則。關鍵承勘問該璫時語及宮禁，蓋不問深為得體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詞
證何在，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
李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
餘株連，槩從寬政，勿令反側不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
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
知有定宗宗廟安 社稷而已矣 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御史
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緣。朕昔幼沖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
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
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各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

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尚
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
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
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抱朕，必為武氏之禍者，
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
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
誤聽李黨詭謗，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
蔡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贓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
首論，務將本犯與劉遜、姚避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脫網，當
事播弄之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隨題遵行。故諭 時大學

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暫盡悉
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俾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
著遵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 從哲等又具揭曰。 選侍李氏
平昔恬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
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
上既仰體先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
揚 聖孝，似不宜天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
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旨吉徧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
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

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
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
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
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
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
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
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
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
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孝相輕
自封進，夫封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

此則何所歸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畢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道閻鳴太往瀋皆不行而鳴太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退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發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牌也即奴賊

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鬨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制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但合營裝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面試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營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燕兒窩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慣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鬪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鬪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

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人但見職不恒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邢慎言又以積勞成病止職與高出在城畢又嘗外趨不能時時親下操遂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閑住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爲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見贊畫新兵無用撥拱採草搬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遂言軍士做工不拚操練以自持而閣臣因爲之廣其傳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蘇策防守扁皮驛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操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

胡嘉棟防鎮江寬奠凡援兵隨到隨發有職者發職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嘗一處一兵不調停但如閣臣與職嘗欲柴國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圖聚遼地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瀋又議職爲賊添中大鋪諸所謂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於總兵顛倒錯亂恩威不測謾罵駕馭廁得其宜惟贊畫與舊守道每事牴牾倚閣臣布散流言如與不知威被煽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坍塌人皆知

其難守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兼之如守牢獄自桃
園築壩從十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幇修裏外城自築垜口馬道
門閉以固其內遂撤門禁恣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
人回城居住濬壕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
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況城守不修軍無倚靠那跕立得住如
昨日濬城為數萬賊兵所逼若非壕塹遍備砲車奴退軍且怯
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鑿池與民固守孟氏自有正論而
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說為權辭不必引也査閣臣初出有修山
海關之議至遼有建敵臺之議事完條陳有修濬河西之議至
于遼陽增築猶反覆三致意而獨于遼陽根本之地不肯修築

者豈在已言之則是在人為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為以幸其敗
蓄意誠不可測此工作繁時而已之說也自斬貪儒陳倫劉遹
節王文鼎後復擊閉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綑打送獄而
陳以病斃其中單千把總不驗喂不操練及印屯官之侵欺科
索玩法害人者不時處治亦自法所不廢至於軍士除賭博枷
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綑打發伍外惟逃叛境外及境內
剽劫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少舊關原遼募兵皆關內多
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
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斬亦駢斬之曾記一起十六人逃出邊
為長勇堡李國臣追獲十四人而遇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

道審明知于叛法皆無赦戒押者實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
議一人處斬見職講通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
意不無少望追當閣臣將到遼陽之時藉此紛紜後曹長安提
惑衆聽此刑處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羣策羣力而稚獨智
獨賢則何遂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用獨于閣臣所書面商確
者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姑廢之耳見閣
臣以夷攻夷之疏自任必濟已蒙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
牧之旨而閣臣必藉此下補科之命護循導　敕以行令所用
所攻何在是策且自廢矣職本不欲辯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
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掳軍民近二十萬又

後賊衆遁逃四五萬人又謂職夾攻臣虛報者幾以為天理良
心安在不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噬民而不顧閣臣所遣至於
斯也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劇而去何肯瞋目當撓羣衆行
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査嚴參以
正斬欺君虐民之罪一將撫道見者無不驚駭後數人人自危
按臣亦移後審謂不意重明麗正之日饒口高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貝錦投畀豺虎魍魅魑魅畀天無日
之言從何處査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
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不容已而職猶
念媾之為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舉者之衆甲兵戈力

招驅逐兇職病已深賊虜自逃亦爲不獲于驅逐惟是賊奉
勒禦虜及爲地方主持日以爲虜使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
不才故待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開
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旨行勸而扶全承襲沒人罪過沒
人勞苦何以明法伏乞立　賜罷斥仍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
確查單所稱米証據明實奏請行勸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
而欽此亦彰公道而鼓士氣以肅紀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
職擁兵十餘萬而不能大人大創小人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
處地爲孩奴所笑誠有如所譏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
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濟

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堪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
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
朱萬良爲軍中白眉餘多屑屑碌碌見在營事不敢盡言使人
難色求大將如前日劉綎輩諸將彙賁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
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
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宗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
于人別求好兵又卒無所得每勸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
張韓各家兵其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
創用弦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管之精者專選一種羸乎老馬懸
一付　廢將或千總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會臣欲汰回則人人

皆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留出關數內有營伍不定而補
以新募者皆市井游棍每下營不知站立在使千把總扯其手
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其手而安之人
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奪亦令人嘆叔川兵土兵毛兵
雖部伍齊整亦强弱各半而平原曠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
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自河東及各營廣卒可日逐日
臺賀世賢內丁皆招集殘兵于逃陣催督畫所募者疏稱爲將
官胡國臣王平等練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嫉指奴酋李永
芳聞之而畏懼此從來大頭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至靉
陽見王平辭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

餘人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一當十可戰者乎云只可
係曾在營伍嘗邊軍者何能戰邊鎮江合城士民商買公呈言
五月十六日數十賊人驚見濟胡國臣領奇兵策應步兵二十
人教場扎營夜半開江潮聲以爲賊至吶喊數聲委棄戈甲奔
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地而乘机搶掠民間財物且畢聞平日
弁編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爲民害始悟高麗見而嫉指者端是
爲此恐閩臣亦不得借工作刑威爲替畫隱諱也計通州各兵
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而實在堪爲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
三項不挑其餘挑選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
守城池採草放馬以及大兵之後王子馬匹被損短少更不可

言者今言者第見邊中今日被賊收拾僅之人情光景遂謂撥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爲經略罪而抑知夫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令翁撫而張帥殞命馬上撫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剿小入小剿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今日之事惟有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着伏乞　聖明立裁央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席藁待罪疏曰職本不才蒙　先帝知遇以東事且賜尚方劍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職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　國威頃臺臣傾

謹論職謂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職則不敢但職負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臆表裏爲奸流言騰聽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爭事抗違軍馬錢糧任意虛冒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也軍法臨伍者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三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妄言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鬨江潮聲夜半驚惶乘機搶掠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指臨鬨親科歛各營路如朱桂芳高洪中等而職不能用也職負尚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且責職以一刀兩斷不宜僅近來頑鈍無恥行狀而不能待謹將原賜劍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爲顢頇過憂惟是劍爲朝廷威靈所係劍還而職已無所恃官亭已無顧忌五日京兆玩侮易生所關封撫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如職前疏亟　賜罷斥聽勘　亟議遣才望來代一面移撫臣如遼陽督臣如廣寧薊撫臣于山海關支撐目前危急人情事机間不容髮而無悠悠使　國家受麻木不仁疾病則病臣幸甚殘疆幸甚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揭明闕艱得云竊非者既役三韓競以不待薦舉聞罪經略矜因東方疆土日宓我兵日法叔志日張誠如所云蚕食及本無皮之附湍當焉習然然按驅遣當定爲村也之續也故竊效他山之石而經略之怨甚秋春秋紛紜若有分天之張者夫東事成敗關援安危主兵者執事之孫夫此爲耳萬目之所認萬心瞞日之北

所詳也職第思之王其所將職蔽者初號大約謂書生心膽法職孔小不能盡知其方略再難則云調練有方部署有法職守畢兵而商民安堵鋪張滿紙矣夫始閒闔而少洋洋校人之狀生息盡生魚之非矣如將爲釜中之遊何哉昔善練兵者特劍箭揮之餘雖歸人亦不可以戰李將軍推牛享士三月遂大破胡既試祿步署有方即不能長驅出塞亦當坐家殺賊何花嶺山城興王大人東及過者一十六萬之役不不能小入而小剿也何經略蕭日之謀尚言郎將一十六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如賊何將無如兵何總兵無加總兵何又云兵少爲戰則不成其爲戰也曾時日之幾何後而壁壘改觀旌旗生色桀前者之言以爲訌自相矛盾經略之所云轉危爲安者第以遼瀋尚有耳不知我發哥妥遣之危者此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已空九邊之精銳竭互方之物力將是求亭止自衛非彼遼瀋之外棕總生聚者孰非中國之赤子也堡相望者孰非祖宗舊之封疆如任其剝削天下有漸遇漸除乎絕孤城而能晏然無之恐乎今遼瀋幸存急作收視武尚可收拾故惶惶計之如臣之矣而諸就失而後議經略之功罪亦太晚矣嗟嗟專閫對頭之而憐何道臣之語一壞而去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貫指久之章分屋之議曾明示于往來之牘經略之不欲終任遼事此之素矣遠跡請告顯得不果今者得去大快本懷紛紛疏揭如

狀狀不平之甚者此不欲鼓□英□□□耳如果有不朝之戰
可期報　國之心未遂願轉□壹□以□成功者何不具雄力
諸曰臣不蒙賞　國重恩今有道□□大有疾積罪人民殺備
不可更主而蘆士論浚者不□妖侵伏顯如撰班定速疲亦之
後獨償單師一年以底西拔之功再不敦諮臣之荐則　聖明
不羣尊圖諸臣目舊權鐵贊大英羣之所爲也何討不出于此
面楚狂手部賞爲事手至經略所以恆職肯請擬一日了運陽
之事則城中兵馬降役防覓調川兵另操其已經攢亭遇室者
覓縣外三萬餘職與西道三聽一日並縣以防協濟鹿野之弊
此興各荻臣業守而行者也又隔纂海上定令則荃委爲登運
道風害寒嚴一往買貫見進臣請出而行者也又翔機中軍才
害等猶輸開視夫往來邊塞風皇不得不用此輩既用此輩知
在今日必有此書業驗事先時中靜鈍期禁約且審爲各道并
查簉官暗暗查訪客有法外之人使賊有之則當日明正其嚴
奥違陽之城孤壯風鸞吳生殺予奇之柄者何伏乙斧鑰以猷
三梓將士之心皆弄伏事何至今日始悉于室而色于市乎又
職行至廣寧時都累以二十金鎮從者且致書云從者斧走辛
苦此與失不可療驗受而務之問視之說勞自上劍之且前見
貢而後議昧此本情愛之至變也殆職初至邊陽經賂賊詩相
返迫日職亦詩阿之中二漯云事心係壁漸安石千張專呼鄰

令各撫鎮相機實心衷命今以識諭相遵大將乃心且　○遼東
職巳由省理弄□□論到之日也故不具疏而遣揭
經略熊廷弼奏　旨解任回籍聽勘兵部勸議定奪仍料理候
代員俟命該部即會推、
十月甲辰泰昌元年刑科魏應嘉會議疏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
支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積近日倉皇救撫隱匿不報不敢謂之
無罪亦不敢謂之有功臣似有佐于廷弼而臣不然也　國家
奴酋逆天犯順經略一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亦一年有餘
此邊疆何等事□□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象何如哉以兵
言之天下援兵洶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八九萬有奇而皆
不足其用今廷弼之言曰各省鎮兵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

不中用必如何而後中用乎豈欲盡丸□將銃盡委發遣不留
一卒以成巳之封拜而後愉快乎有兵不練輒曰兵弱募亦不
來募亦逃去皆有傲工枉殺之罹耳此臣爲　皇上之兵計也
非佐廷弼也以餉言之一隅遼耳盡天下之陸者水者輸者輓
者無不受盡苦楚除　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巳用過
餉條八百餘萬兩矣猶曰餉不足也倘如是遷延必爲數幾八
百萬而援成功耶夫一絲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他謂其
如許之兵餉而空糜費如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
領東海之爲樞恐亦不足不謂之坐糜糧餉不可此臣爲我
皇上之餉計也非佐廷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

向兵部要一萬有奇捐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
用此固委託非人有孚不臣所當從該究處然皆以之供遼而
徒見日削日匱加以吹入犯則報殺官馬數十匹殺奪極多報
數極少即今瀋奉奴兵至城下據經臣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
百矣與真六百耶抑尚不止此耶真料徒費馬亦殺傷有兵無
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
嚴明竟不奏何人看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暗入潛撥乃混言
失火一筆了事此等模糊在他官他處巳不待查申奏報而先
骨　尚方之劍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恤屠伯該鎮共痛舉朝共
知何待臣言此臣爲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佐廷弼也以

村屯言之自廷弼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
殺擄否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纔一指點實據
即欲剸刃箕胸若曰此是尋常事顧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遠其
哨探堵其殺擄而以為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為樹科臣楊漣不
言之乎村屯皆遼之土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贄地毀城如瀋
如奉曰此為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衂流離如此而廷弼猶曰
半個瀋陽亡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有桑榆之收不知其瀋
撫順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役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
眡其野哭此臣為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
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

信等皆係名將而又為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
罵之如奴人人鬱憤氣滿胸堂而約結鄰歸都求解脫只有告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病閒其入關一日一
夜行三百里此真病耶亦萬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今即當立
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儔及于朋友而不敢
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幕頗牧秉鉞亦無成事廷弼固
自知之何必問曰其道其將也不見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
史固為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以得蔡莫行乎此臣為　皇上
之人材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而且有以
相成者焉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取漢臣諸葛亮

即以方廷弼何异始而泄泄自用以封彊為唾手不能期訖布
公集思廣益以盡羣下之情繼而戀戀首丘以啟局遺後人不
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忠之義在今日為廷弼計亦惟
有日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
斜亭一致例官自斷廷弼獨不罔乎則微　尚方之劍轉侍郎
之叔身伏斧鉞惟思惟聽之　皇上是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
署兵部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　神
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　五日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
宜撫遼人開屯田用餌以佐行間簡汰以清兵食一時稱為救

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
德科臣魏應嘉謂其硬口飾辨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
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規卸者有欲罪以揑造逆揣者于是廷弼
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
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著魏應
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遼撫袁應
泰經略遼東　十一日甲寅取會千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
遣言官疏曰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
許得風聞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
要于事覈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

報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體來一定之體未有卽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顧臣積得遼東經略熊廷弼原參科道來遼遠勘以淆朝議事　本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或曰遼東之事之人以言遼事之人則功罪不與人而議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敢之口不知附者卽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恃强披猖震憾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頹新經臣經營未定乘瑕抵隙儘有可憂若寔　遣科道三人往勘遼科之精神耳目不器又多弱廢恐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臣謂熊廷弼

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放聽勘旣奉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秖宜虛俟滿朝公論靜聽　皇上遺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付精神聚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者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纔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公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交爭發端期于遼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卽作原本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就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敢而終不降心以從議論日紛紛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滯開言路之疑誰

執其咎閣臣卽不自愛緣論職掌其于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體臣等不敢不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另遣疏曰慨自奴酋匪茹三韓就繇　皇上睠爲東顧特起經略熊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尚方賚以食幣誠不次之擢而希世之榮也爲廷弼者上之開誠布公除兇雪耻以恢復祖宗之封疆次之秣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赤子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匿以仰聽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踈內而司農司馬儒揄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狡酋因而窺竊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

掠村屯長驅席捲人畜一空彊宇日蹙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工相對愾經憂勘局之無日恐一大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相勘具本糾之非仇廷弼也正所以爲封疆而忠于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往勘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壘之修理兵馬强弱錢糧虛耗杖虜多寡非行邊勘無以別罪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臣聞伯夷謨曰儆戒無虞罔闕法度益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自建奴肆逆遼左垂危舉朝爲目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字顧以足食言之

生前自有大蠹豈其一意剝民乃那借窮而搜括搜括窮而加派後議稅契廣事例青衿可鬻富儒可括一切苟且猥鎖之政秋毫必悉然錙銖之取總不足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焚林竭澤徃海內之凋耗而莫之恤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言之一方有事誠不妨量爲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氣相習羽書一馳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爲之檄水兵又爲之募民兵罪不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逃政不立未練兵而先准加餉既失律而猶令招撫搜而議守倏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需不知費朝

廷多少金銀而遼左曾不得一一霑之用以此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共該三百八九十萬至于在京文武勳臣俸祿庫局等項復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遼左擾兵十八萬計水陸腳價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蕞爾小醜騷遍海宇今西虜觀釁而動又胡以禦之癰已潰而猶不收舟已漏而猶不補洶洶忽忽徒委千莫可奈何束手以聽禍亂之日至與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爲圖救時長策莫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害而財自裕不見有

召募之煩而兵自強夫京營兵　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今何止十二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戰守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恇怯乃掛名虛冒占役買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爲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已前邊餉共用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

增至四千餘萬日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盡以養豢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强乎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衡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積蠹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弦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雄奏大閱當申嚴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孝宗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倘今日秉鉞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簡各兵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

洗剔倘有不足當亟夜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勞怨而又欲以小民剜肉之難爲邊軍拊腹之苦
國勢燃眉之急則用露肘之艱誠明告 皇上愼儉德以懷永
圖節民若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毋貽負薪之誚食
用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毋貽割股充腹之譏恩納牖遇巷再
三親行請矣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嘗未有不轉圜聽之者
固慮倚辭弱發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愒日徵幸
旦夕無異火已焚棟尚未知艤壘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如故
明知行餉之日空也而任其頹靡如故徒惜人情固急 國事
點綴帖苟于無術彖人終不可爲兵禍切剜膚一旦決裂流涕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十七 泰昌

痛哭臣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籌邊召募非所以敵
愾臣請爲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齒職之士不下八
十餘萬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合見在之兵
不練置見在之餉不淸而驅赤子以干戈竭精衛以填海不知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情
惡夾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迭徵不厭再三雖遼餉可以粗
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肖有司政猛如虎吏胥上下爲奸
雖犬不寧室家難保彊圉未必寧謐而根本先已動搖其不可
二也節用則雖詘必盈不節則雖盈必詘無制之兵不可以勝
今養軍若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遼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
遊邊之兵莫敢誰何閉風則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授未弭
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
狼所在生心重以兵荒洊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戢之
禍日深而尤不加意撫恤口事驅迫恐岌岌待斃之民即遲遲
思亂之衆即急下蠲租之 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既渙之
人心而輓方墜之天命乎 大廈將頹噬臍何及其不可四也
失矣 利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奈何狃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遼事結局無期
廟算宜再愼斬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以爲亂
遼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貫自擾之非奴酋之能亂中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十七 泰昌 六十八

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固人主馭世磨鈍之大權頃責嘉善雖已
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腥膻乃不屑行譴謫尤然
居于兒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
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策揆以陳力就
列之義亦當速令自裁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
兵且在頭顱中外大小諸臣背瞻卧薪毋狃燕雀之娛而忘胡
越之稍天下事猶然可爲乎伏乞 皇上勅諭戶兵二部酌議
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愼勞再襲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
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㴶何宗
彥入閣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 帝王之要無如典學

況我　皇上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圖史未覩則今日時習之
功毫不可緩舉朝懇懇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當愼
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並蒙　聖採隨諭禮臣
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　主非不學之患而
啟貿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皇上當自克其難
卽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追
蹤前聖學術歷常今日進講明日又進講雞鳴孳孳猶望立見
講臣再圖循問學戒自誠講或信心講或未信心窮寐思服務
期旁通講意不愧師承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
講之直又防君忌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辭

而情浮言完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為耶君克其難
臣不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耳綺語連篇
徒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數辭反可煥發　天聰更可開拓
靡識並能補裕　聖修堂廉隔而師道益尊聽宜勿令君心太
若乃講習尚未終事可寬吾君之幾有退志而殆將罷席乎向
而已費議辯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卽忘而不殺一考乎惰氣稍
乘講期偶輟獨不可尋方振起晝且力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
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願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
焉有如搦讀祇修得文章句徒飾耳目　君德成毀治道張弛
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託玉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爲堯

舜之意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吏部
接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
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大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
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纂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獨任艱煩竭
力殫心盡勤瘁著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着入閣典元
輔[illegible]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其該司官着吏
部[illegible]紀錄故諭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爲揆席特從
得奉舉朝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
倖幾以維廉恥臣等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
如游同入閣辦事一時大小臣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

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
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卽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
之效也若孫如游何如人哉彼其龍鍾有年煦軟無骨臣等不
忍苛求其生平雅道但就目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
可知漠然于桑榆之蔭靦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恥可知卽曰
大典勤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
勳讓禮之偉代也　皇上畢思須賞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
公爲克賞之具九重若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鼎鉉之名
器哉若輔臣者旣從被　先帝之中旨果果而託之特簡又攙
矣　皇上之威福嘿嘿然忽以傳宣藉令不知是誰票擬藉令

如之敢爾擅權自無糾繩之臣手操爵祿之柄自此而墨勅斜
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咋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
政本之地淸而登庸之典重矣　廿一日甲子敗爵撫安　戶
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大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　宮闈之視膏肅淸仕路者義憤激
昂不難侵　密勿之大臣慮周慮防者直聲氣節不難摘師中
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翕受中外畢志而徵從惟昌言之無諱
何至治之不臻臣謹舉其義再申言之則辯佞不可不預防也
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古輔養
君德者惟愼選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忠賢者也

大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近地而構暱上
之嚬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乘之隙下之窺伺迎合無所
隔絕聲色貨利狗馬畋獵沉湎游觀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
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蒙蔽相尋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
內輔得人固可與大有爲之資也惟其寵信劉瑾輩　顧命之
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倒持威福任意濁亂朝綱流毒海
內大盜藉以爲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僇而斲損匪細矣
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患當愼其微蚊穴之
潰寸烜之燃丸泥杯水之非用而酒天燎原之是憂何見之不
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愚爲泥沙雲霧所彰混

耳屆　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剛媚
旋辭當先巧中者輕則降謫重則咫竄庶幾　聖體淸明　聖
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于是矣
臣所謂辯佞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即古宰相職
也朝政之汚隆世道之泰否萬民之慘愉四海之叛服胥相業
者繫此以定毀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年試諸自省必不慊于
獨知何怪于人言之遝至也　皇祖之朝軟靱以無力回天自
解當此　聖春俊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
日中旨傳宣益覺大拂公論群情猜挺咸謂票擬之內默輸傾
陷言官之心藏以爲輔臣受　兩朝顧命無補裕之功而先行

摧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加是臣不敢苛求以傷　國體但願
輔臣澡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佞而忤直勿喜靜而塞諫以精
白事　明主以沖虛資儆友以至誠惻怛之精神疏通于宮府
之間明開其善念而默寢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縉
紳之腹融化其偏邪而合歸于中正以淸介端嚴之風彩董被
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人心變其貪競而盡還于恬靜將豐
裏鼎義而駁璪反側猜嫌而悔禍翕成中興之上理爲中興之
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一轉念間耳不然瞬息之榮
華易過于秋之衰戕難逃富貴可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
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

夷之策不外勦撫兩端勦非幸勝于一戰也犂庭掃穴雪恥除
兇而後勦之局始後撫之局始完撫非嬰城以自守也來則偪
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後撫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
修築開濬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爲非借使調兵用之
兵糜縣處之備不至疲敝間左以爲根本要遲之數年未能成
功于勦亦可收效于撫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
經剝義奉 旨行勘無容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
際乃敵人乘釁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竝出冠
蓋紛紛辯文移旁午聚族而喧譁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解甲士
而長寇志乎論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唉𩔖能敵

是求何藉 九廟威靈創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
何妨未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僇國
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亦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擾之
舉也今日急務宜令袁應泰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任撫用
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面 廟堂之上再
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更易勿貽將來之悔
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共爲供辦徐觀後效之成廟應泰精
轡彼已速上方略今日之擔當即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
見居最勤宮與噦鸞宮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噦鸞宮雖毀

選侍李氏暨 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
復官 南臺御史傅宗皐奏曰仰惟 大行皇帝英明踐祚政
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薄海內外相與歡暢鼓舞冀見太
平悠久之治實孜孜矣詎虞抱疾數日遽於 彌留遂邇臣民
聞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崔文昇用藥悞 聖躬思食其
肉而寢其皮臣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昇之悞藥爲何心耶何
以調護有年不聞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偶恙之日摸投
剋伐之劑遂至眠食俱廢肢體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
流言謂 先帝與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蓋其悞藥之愆而大
玷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如是乎謂文昇爲有心耶 先帝仁

孝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玉體之重待
之不爲不厚矣文昇何心遽忍爲此意者幾微輿啟之中別有
爪牙搆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
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
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在
宮未聞迁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遣往 先帝
御前沾沾以承奉爲名今查浹月以來所屢遣者何人所承奉
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
訪貴妃所遣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爲查出
與文昇一併勅下候三法司會司禮監刑部鞫於卿寺科道逮

天仗催趲置辦皆足供餉新餉與臣毫不相干胙據餉司揭報
自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糧料公費
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荳止用過
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是從何來[illegible][illegible]
千錢糧節省裝賞欽賞賞功優恤各存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
奇新收贓罰米糧賞罰科助修敵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
助戶部新收兩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
分去各鎮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廳熊臣
分[illegible][illegible]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官收之兩項通
共一百三十萬七百有奇贓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費開除過四

丁一萬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開監軍道管糧廳細
冊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
請內庫發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
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
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裙以四萬五千餘計戰
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鐃又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
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鍬钁斧鏟以九千餘計丨輪火
人火馬火鑼萬餘敵砲以十萬釘撅牌楯刺馬鎗等項無弊皆
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賊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
家泊析捕西虜而粉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殘[illegible]

十四營而東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把總香半年已
來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罔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千
遼恐之力抑賊猖獗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歲九月以後
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并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
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瀋奉修守以備賊賊亦[illegible]土著寨項
遼文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項者搶掠渡餘村
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寄收夷之計奪取遼陽已宣口不道欲攻瀋
奉又畏我向東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待我進勦苻城借一面賊亦倚見[illegible]
蓋今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勢也何一件而非職大勞疾
呼爭日鬪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察寢忘食吐血嘔肝所爲

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腳到口講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
極重條艱事體有邊十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
者亦難矣一時剿犯黨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爲之好
機括惟只將懦將驕兵弱兵少八字不得凑手領臣私與各道
議曰誠使將勇以智兵強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衆一剪賊
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
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巢以殺其勢而亂
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出親往瀋奉與諸將帥
密議今冬傷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
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哉此

相持勿輕動別遣七浙各兵出寬奠川土各兵出清河入鴉鶻此兩處賊無重兵可得行無阻而後竪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箭棚帳網日行艱鉅釘之類已檄諸將盡行停當即土城不能遽築權用木柵亦倣前每軍砍木一根總候各道到今冬首進者賊罰冬寒軍士甚苦木柴若不及候矮且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五月必[illegible]有[illegible]先出招降撫又若賊謂人情不遠急則不降我兵不臨則不急遽使降而我無以應倘為賊所覺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前令冬當出寬奠者賊謂不以重兵殺撫賊寫得分兵東應也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大概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熹宗

頃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內潰然賊向不欲明言以疑中外之應援遼臺省之催戰令到此地位不得不言而術非臣做出機說初意也然撫順之招特自守其所不能攻別道之來搗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妨者新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問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為謬此又交代之方畧也人家有盜劫火燒者垣墻屋壁什物財帛竊僕焚掠罄盡其主人東丐西乞謀作攻苦撑支成一家當亦欲自已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為官訟牽纏而欲陷之死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適如臣今者實類于是河東地方係臣重留從遼家當係臣新造豈不願自收其成無奈福過災生勞積成病既為二竪所逼而姚宗文又為劉國縉等內主鼓煽諸臣有方欲將為奴酋效驅除首功雖欲不蒙勘而去亦焉可得若趙充國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代一時之同不為臣丁明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不言諸臣又[illegible]其後壞愈荒張亂喫阻制後來不得行事臣願諸臣勿以[illegible]為他人慮也乃若臣為他人慮則有之年來　廟堂議論[illegible]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賊報緩急以為說前冬去春賊[illegible]閱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歉然禁口[illegible]比見職收拾稍定而恍然者又復鬨然怒急矣畢竟[illegible]人親場有何真見竊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熹宗

輕下刼著如向前漸通之法雖武侯復起不易臣言寺籌臣言緝飯催促而謂敗兵之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城為二三年之計前議木城乃遽捨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時也築城定須用軍士勿以臣為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賊則賊必不可緩賊必不受備雖守滿奉十年何益此臣之所為新經臣處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臺省言再不可以徵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備不可一日不備乃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谷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被調更多騷費更大遼必費言者之手戶部新餉銀兩當應將給發兵部馬價案案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說法區處若仍前答計不理[illegible]部

不言不語催批咨回兩字以相復悠悠泰越遠必委于各部之
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銀兩必不為處給戶兵工三部皆當諸
臣當責狀有條毋徒以失誤與罪經略此又職之所為新臣
慮也一切調發定須查例往節制各營鎮毋從便挑選精銳以
部[illegible]道諸將有故抽老弱抗違不遵者部以自為從事該
將推不得護庇以至器械甲仗馬匹等役之類皆得催督所謂
而無不如意威不掣肘前與樞臣黃嘉善言甚詳各鎮有尚書
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聞之但發一笑若自固其位而不
于經略專委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責各省鎮由將老弱
出境便了已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只非虛語此又職

之所為新經略應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
巡撫起賛畫用閻升議撫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
事當聽地方官為之彼既處困地若重擔自能區處保安於務
緊急何用於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極鞭然怒罰人則從
將為同年姻親遙央保舉不遂而輒參入以供憤老成如此更
覺新奇至于領兵出口違制偵郎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經略
以死古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行此法至于零碎損
掠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為經略過求者若此後議
論不行文罪不寬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是此又臣之所為新
經略與封疆并國家為慮也伏乞　勑下兵部將臣疏立案仍

將臣所處事宜着　令該部[illegible]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臣去
後無已之思也所有原銜　勑書符驗理宜繳還乞即　查收
○命兵科米重家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illegible]
科閻升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堵而憂釁邪名無大于東
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蒙　神宗皇帝簡[illegible]廷弼
于困關不次之擢不御之權豫寄史而躐爵經略　賜劍上方
游加銜試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廷弼之負乘債績一
至此也蓋其傲視高踞獨智于舉策羣力傲屈失第于是奮
志益驕虜騎紛馳報掠將告蹂躪之餘陰噬之夕威魄否究竟
兕啃聚成索日乘邊廿日短青項繡斧之臣熱膵堅[illegible]白簡霜

飛前後臚列殆無剩吻　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
竊計廷弼蒙者之罪狀昭昭早懸之衆目旦夕之罪案凜凜將
著之刑書豈可無庸再贅添蛇足者獨恨陰奸閣臣姚宗文府
與閻密久蒙莫發臣靜觀旁觀傷心結臆居代謝務已穩而竟
未見有啓半椽一為　皇上陳說者臣心鬱鬱不能自安詐叨
南臺之選獬豸原非越俎請質言而藐　之可乎人言宗文生
平詐偽當世神奸冀都兩罷鑠甲滿體一切窮奇臣皆不聞只
就闕說而言夫疆圉之任昇之經臣監察之者界之按臣而後
添設閣升偶尋分寄且以照于其上寵榮之任使遍遊尋常曆
荷之恆恭倍難報稱為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何如詳

損辱蔑不辱　皇上之嚴命燦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奇詞如也逃竄之罪裕答雜與巧借閑視急徵補卝之命而出關給化了事有如逆子之急急起家者焉又借閒視隱情帑之時而計指于倘充倚仰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壟者焉再進其事之日一味含糊渾身躲閃畢號之智義何坐井之窺不覺以其攻爽之來有何勞盡得虎憨之要領否金白之斜有何下落果得亡羌之種類否四下之金浪而擲之千處亢反其壽何夫席而廢之不借其逝波還而按之後茫如捉影或肯果其合于微收國與投桃引玖之妙否此皆其大有設可恨者主事判國稽主用遊人事事決裂歷廣之根不可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背隨矣而挺身蔑法絕無一字之推敲豈非背公之私當自慙貴國之隱衷與　永春于沒遽倘紛紛破目道路之口亦既講漏翻矣而竭立周旋過多危言之侵豈非首尾牽制不禁深鬥之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後三事披甲倚戈垂二十萬一日而畢毋論技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嗟之間勢難精核今置宗文于前徒使之按籍呼名從朝至暮大約僅料萬人而義御已入虞淵餘多許將若之何中外杞憂斷斷浮遊儲之虛掛尾閭易洩漏卮莫供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若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畧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人言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

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懦或器或勇而易以折或雖諂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鈍或利鈍之相詭城池爲金爲湯或且爲彼隍若帶若礪而不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府無完矣觀其傍惶懼將自及始乃微答數語且復巧托慮鈐而習叨特之後太常之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罵罵前此在閣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又不可言閱視之遺毋乃爲騎爲枝真濫竽者乎二不可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剔是何主意抑有別腸及見計臣之駁杏後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數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關戶曹乃代爲之任重甲厚顏而孔羞澁何以見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欲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誰司閱視而模稜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嘆者廷弼自知有罪百圖解免計無復之竟摹省科条公疏益御之宗文坐爲鼓煽挑激宗文股慄咒咒致辨推而遠之惟恐沾着嗟嗟廷弼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文爲蹤縱之主廷弼何得借宗文爲蔽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廷弼自有廷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畧之辜作何緣故閱視之奸狀無計求寬亦不得援經畧之罪狀相掩也比來公忠發憤多爲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　國體而後倖得另遣科臣往勘之旨職毋許之遊事之爭廷弼誠局中之罪魁宗文豈局外之等閑前日之閱閱遑事也而嗚延弼亦在其中今日之

勘勘延黜也而勘宗文已寓于內傲令宗文前日之闕黜陟功過判若列眉何至後煩今日之勘既有年日之勘孫無事而之有事悟謐而致牽疑又何取於前日之闕罔上行私佑奸養亂豚場之隱蔽滋紛朋黨之葛藤不了離開闕階宗文可勝誅耶總之年來賞罰不明是非倒置即如撫臣尊制一鎮而失事始判之爭誰欲不從遼緊之科總督專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以不問貶例之律國法安得不飛公論安得不鬱今若再置宗文不一按核其罪與時有事尤而效之將貨非惡誰肯孤行介意矢公司直挺然爲縣官任勞任怨備緩急者而國家尚可爲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既一一皆從宗文身上行事

括出或屬通國之耳目共見共聞或就宗文之奏牘自吐自露薄加指點即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假借粧飾而小人之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即勅部院從公查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姚宗文立賜擺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誤國之戒職觸犯奸鋒自知不免然家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身報塞竟無所避惟 皇上省覽施行是時科宗文者科臣毛士龍則有同舟抵掁之詩盤臣方實彈則有當局不言之評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豐之以挺擊獨若魏明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貴明陰奸險甲二義擬散吝選膺並服抑考選諸罪狀不遺餘力但盈廷之議總之剛違一事而是故存首鼠以見公評至于後二鑒成心攻擊可無係以志摧厚之道○給事中趙時用奏曰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是也年來之聚訟不休既已兩受其

敗今日之喘息方定豈可再觸其狂非但不可張之目勢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激玄黃之戰從之一字爲害萬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鬪者勸遼之事是也善戰固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村屯明明殘破軍馬明明損折豈可諉言出于虛誣總之無謀之守不足以追强夷或以前日之勞不足以蔽後罪但平其氣一勘自明有援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太倉之罄已懸加派之法難繼若不緊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講求猶處其晚非實任不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積

者練兵之制是也但就練兵何曾徐手京營催知吶喊放砲遊士無一衝破鋒敵如奴前之孫醜計不過五六萬而瀋奉之屯聚亦儘可以相當然此皆至于畏怯而不敢往彼且侍强而敢發來若使訓練扶戰何以縮恆不前有至前大而當執其彼者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黎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躬必親猶 新主攀稱之殿禮當舉若必在衰經之中未可遂行郊祀則安有爲天之子必待卽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凌夷擧制歷游事豈嫌陶有至而至汚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爰立必蹤會推實祿終是倖徑孫如游素無品望不應躐揆階若使半夜之斜封遂爾覥顏就列則是枚卜之大典可[illegible]

聽人攫取非裂其麻何以勵恥此曾議者之事為臣輩所職掌
持其見而進之于　廟堂至參密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
也輔臣雖賢必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即素望輔臣亦必
不求多于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
其任二輔初任時人頗想望其丰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
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人見其坐失職
掌不肯力爭遂有交通之議二輔于名節當不致其然亦不可
不防其漸而亟收之也○尚書黃克纘奏略曰臣法官也欲以
法殺人必使其罪皆罹于法彼方無詞今姜升鄭穩山劉尚禮
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締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劉進忠于

持實者斷首就戮豈無失輕重之別乎君曰　李選侍事　聖
母不恭過　皇上失歡其天下人不可輕恕耶臣頗　皇上為
先帝隆孝之盛父母之思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哉　皇
天則思父母思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
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秋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
以是而亟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
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帝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遑于成
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避差管事人等夢
選李有嬌乘該部如何輕聽姜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卸升等
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

升不必覆與克纘又上言曰臣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克淨
軍有匹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
寶者乃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克淨軍四人臣謂此亦足以正
法矣所欲邀恩于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
竟究其下人故有履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
有出于念母之誠而迹有涉于忤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
然無迹方為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帝曰卿委曲周全欲
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
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選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耶狀諭爾
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

內藩煙泉集以為郡邑如是而都鄙僕然以為城市如是而村
也僕然凡父老相聚必曰三五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恩我
國家深仁厚澤廣德萬年二百餘年民不知兵謂宜生養休息
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
命其虛實凶豐然不盡若陽侯之波祝融之焰也或者謂民實
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務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
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
法弛耳臣請得以細數之一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
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形
驅勢迫即糠粃之家何以加焉然此猶其涉小者耳積上而為

長吏則有罰穀有羨餘曰吾以備　朝京之需吾以備將需之
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
不甚譏也然此猶其跡小者耳又上之而爲方面歲節則有區
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illegible]
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黜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
甚譏也蕭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非其攜之于家者之
子孫又非鬼輸神運總皆百姓之膏血又窮百姓膏血責其而
得之要總之如是而安得不日剝日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救
貧夫之魄而消官殷之饞惟　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若成
止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爲民夫攜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

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耶況
又況乎漏網于呑舟官高於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苦獨[illegible]
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
金穴之子乃相率而驚其計拙嘆其命窮顧影自憐無心誰實
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噫可嘆者撫按之白簡贓私
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
曰末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水之東也不可轉而
西緣之緇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雄文何益望
髮高科巍第實玷班行畢竟何器可使何來路之可新乎銓部
秀轉一帶倉巡驛遞等官極其誅求而其實剝民之肉以民之

髓則漠然不問內不能別季報歲報遂爲不刊之章程驛詳處
語總爲虛應之故事斤斧未經鋤治不易雖成法固然獨不思
養猛虎于深山依期限既滿恐斧吻之餘斯人已無噍類矣撫
按之糾彈其蹟于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蹟于內者又如此
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
遠望　祖宗之朝人必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朗斯民受福
即　皇祖初政一殺若蔚致歷　聖懷不須借芬規于異代也
況　主上幼沖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解弛所宜厲精振刷
又當何如者夫以　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綜
核而積漸所致猶化而爲賄路之乾坤浸成一困疲之世界今

若一以寬爲從事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
倒之瀾寧可問哉今天下寧無嚴冀夜四知而愼白日之一介
如軒輗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寧無以阿堵爲性
命視性命如草管如錢若廢其人者曾不見有盡法之遠竄貪
務一字與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是土羹塵飯吁可嘆也可
恨也○十二月甲辰朔○給事中同舉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
效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三年爲滿一年考二年貝外三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　如京營餉司升道當以二年爲滿勿數月一遷　如巡撫史當以一年爲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六年爲考爲滿不得乘便那移一考半考而示議史　如殿方官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防護　如邊撫官道亦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單者招虜利罪咎所不敢尚見升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吏科成明德奏飭吏治一防推談以

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愼[illegible]用以
請朝常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拯拔以
約束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辛亥御史
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
末及移宮前後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商依新頒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舊商定而後播
儆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懸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子爲臣婦耳當 嫉妒之一念而不原
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閫所疑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

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
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
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
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
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慰
發如 諭內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
與照管并殿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鄉家之盛
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所伏願 皇上之愼重者
二天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
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兒在 選侍即死
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妒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臣子亦切同讐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
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
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讐不讐安
不安之疑目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
留中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
移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居嚴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

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
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
情景未著則在外之揣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
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以一
介草茅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既目擊
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
述其光景可于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關亦與選
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
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
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私憂以我 朝家法甚

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
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此悖慠舉動似非知有[illegible]悖
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諸臣退
以心口相問憂悶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
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illegible]
[illegible]爾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几前殊于諸臣[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意 宜嘗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illegible]
[illegible]宜急于請見一見卽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
[illegible]使乃有待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冐犯忿詈謂 [illegible]
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求知安否汝等 宮人[illegible]

宮豎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甯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景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又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狹擁龍輦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
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卽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
備表箋未上太平世始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
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
危者恭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憑依中無 皇后之
慰藉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迴將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向宮[illegible]
當貴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恐[illegible]

日換入推出景象又冒闖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恐
皇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 天子不宜托之
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强
之臨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留而亦不
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旣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宮之公疏
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尊疏益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
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
疏總以 宮旣不得不移自不得不以 新天子卽位宮殯自

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恩 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
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違且深不然
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 沖年之新主俾 登極之後 青宮非理埽
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
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 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 移宮
臣隨向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 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
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
于此寄有調亭卽本日皆獲罪璫只宜藏厥渠魁無深求蔓引
大抵 主上沖齡方其寢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

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賓居已定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靈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　移宮者始
終如此曁天保護　聖躬肅淸　宮禁三公大老僥有主持且
子尋將事臣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
乃再拾陳諸項言之豈得已乎哉　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
過計私憂所止見　皇上之當轉乾淸宮之當淨絕不見宮闈
之情可憫亦絕不見　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
蜚語有捏倡　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失
所至于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
者使夙夜憂時之士僕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泰昌　[illegible]
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議事
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
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稱李罪璫等又譬如人
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府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
亦淸竊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　選侍恩
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
無使後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
十餘年寵依婧枯之擧耶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先年
寵愛則得矣而觸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
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噦鸞宮火復

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
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晒獻猶以天並又
過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須與中
外示普知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答　皇
上以宗臣之是求盡臣之罪過乞採臣之愚言更於皇五弟
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安而復命其弟妹不
妨曲及其君　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亦必定　先
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所仰聞節以
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
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帝曰覽[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泰昌　[illegible]
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
極眞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竭
力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託
祖宗默祐內外淸平毋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開誠
布公勛勤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詛妄生猜疑
日至輕聽盆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
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
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
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
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面見大臣爭選侍許而後悔暨朕

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illegible]
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illegible]
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去[illegible]
朕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危[illegible]至
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illegible]說
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
衙門欲行殺戮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
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
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淸宮躬
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登圍選侍全然不聽王
體乾等再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淸宮朝見選
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
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
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于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
政之意朕蒙　皇考泒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
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
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往選侍之假更[illegible]
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閣官內臣宮眷共見而
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泒與李選侍爲[illegible]自來勸朕見朕[illegible]

泣不止使各宮勸解朕惟每月往朝李選侍[illegible]　皇考之命
而不告共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瞻拜　皇五弟亦在李
選侍家朕常泣咏唧李選侍未有愛色選侍所行而[illegible]之
事朕實祕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必[illegible]
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illegible]乎
選侍因殿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無使宮眷王[illegible]等辟來
攢聽不許朕來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illegible]入來問
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拏去重去此朕昔衆口久[illegible]不
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朕各項[illegible]
厚且安享無[illegible]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illegible]

病而逆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
踪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
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
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
有感於衆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
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
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
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旋庇內臣執奏
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下深究卿等可
傳諭大小臣工令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拉宮[illegible]公自生

杖節以取罪愆特諭○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項滿朴晏文輝隨
稱南軍挾賞鼓譟虎毀公署乞行剛議讃之不勝駭愕何京軍
敢肆猖如此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所以然之原
何故其訛傳之語始自何人來軍訛言而唯喊乎破肆辨三
四衙門者的係何人其焼毀科臣公署的係何人挾謀有無大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職厥魁
首協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拜挾遨使玉石俱焚毋
遲毅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任務大同寧夏之
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指揮況留都爲　祖宗根本重
地爲一日久恫疑而有不逞者從中挑之再以訛言蠱惑其間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一百一
于文輝者猶小而撼根本搖動江淮思亂之徒民并覬伺之
奸賊恐禍之流溢有不忍言者是在當事毋遷延視之而臣同
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京
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
受臟豈一科臣歷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提印
累至八九親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速允文輝之請或
文輝毅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爲衆軍所侮月餘爲猖獗者
科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柴闥而逆南
擬謀則越禍定亂寔在用人而今部振濟緬任尤關鼓舞如原
任南京科道丁　貴建中任有功等其人者甚與文輝比肩

在昇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立敢言不畏儼禁
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獨其嘉心公道至今寃之
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倘沉滯不行與
左袒要人而必抱之使下平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作之盡忠報
國也惟統惟　聖明裁察　帝曰南軍屢無賞到兩陞科臣去
難堅從卿部行文南京各衛門嚴查首惡候該管官分別具奏
處分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勉從所請　虎賁御史方
□人才國曰臣惟設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矣天下何以
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既平則國家自應於下
無爭鬭之原國家享和平之福豈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削莫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一百二
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舉錯宜確不確
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則不平何言乎論才之當公也夫賢奸
不並立不擇地而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望一一屏
擯鄉舉千百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
横槊下馬賦詩長江南北大者王小者侯冠蓋鍋而越豈盡冀
千古一再見矣既而　燕山定鼎則戴輔之人豪又畀時爲以
一往僧爲真主定策姚少師固浙蔡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
乾坤二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
相映忠章之彥蓄所積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宜千古之察
交文正撫一時之劫運是又不湘七澤所幻化也楊新都之敗

權落趙內江之忤奸相則爲蜀之人平原滿州內擬剿絕外修
邊務則爲蔡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文達之平章第一
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春泉殺之孤清楊太師之生柴黃
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閩其人然而梁文康之草擬海忠介之孤
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不可謂粵海兒方絕從而高賢大
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生也豈擇地哉　天能異人以爲　國
質故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可不勿問也各
有心知各有意膽各有識路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于兄不能
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而用之而其梓里鄉戚與其知交朋
友可勿問也人又有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二十三

末路全差事業無窮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正宜毀三日
之觀故論才者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
問也蓋必如是而後稱公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豈易言哉毋
見有一好舉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
譽一爲認理而着脚一爲藏身而借影其後日後一日乘其臭
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而標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盡棄
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必不平大爭之生皆在于此不
知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清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
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于清流亦有生之好修無慚
衾影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有奉義正紛而割開

天之妙手有局陣已定而拾衆口之飛涎合聞斜與涵聾論
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十年已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
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
而觀不亦精神自別非讀題目一正答可不問其人而論許不
差乃至盡寬其行檢又如同一論祭典而畢竟拾死報國者
爲横空同一論准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可鑒同一論張
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擬禮卿而招攏者反覆者
如見若夫坦衷直服寧去官而不肯賣友者豈容並論則皇臣
徐揚先之微言爲最著也以類而推權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
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豈易言哉人知爵祿超擢所以深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愛人也而知其用不當反以斷送其平生人知林泉困頓愛不
愛人也而不知今之儘促保全其身借士亦有推賢薦修而難
言經濟亦有共推蹇諤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縉而不爲贊
畫至今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無邊尚且錄俸既之膽豈其
敗裂遂至于是乎大抵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
因人授官而一人旋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矣今
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情既已共許
其才情何必深詠以門户又如畢懋良而能仕郎清卿不足以
蓋其才盛世承潔而不枯則林居何以損其品韓光祐立朝有
色而假元韋累至今爲不了之局實子倆居官何罪乃一稽庇

草雜迶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尤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
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易違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
棄之也以類而推用心者必知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從
臣有感于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惟唯靡靡者無所見存
烈烈轟轟者不肯投俗而脖事所長又不無已甚逕直者有以
發發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
者就而狎之積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用之以立功名又
漸用之以博聲實羽翼既成排擠甚密雄辯者淶鋒深客者遣
滿同我則雲雷與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
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廿七
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其可為三歎也哉而細窮
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人臣事堯舜之　沖主當休明
之盛際即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限照當別人料理閑事即為
功名許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之天光無大之地與日走
日逐忠我軀幹不盾氣力不前不思人之盛塞也今欲使之一
歸混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斷之公案
講明即止而不必垂廷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威歎
有當彰象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
已無潜匿之可測後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搽手自然彼不復
心無為後浪之推永戒前　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

本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癢用一半君子又用一
半小人此其為害也茲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擇其君
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阿私矯枉不過當此
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砍木永除荊棘全無掛礙手段至此者
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道路
點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
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源同
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為物也有雜有錫一槌以大冶則渾
鏵為薄皆化為精金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冶者也附[illegible]者猶
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知果臣言不謬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廿七
敕下該部採擇施行　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
儒荷蒙　神宗授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先宗初登大寶彌齋
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
旦甫登于衆情不入日命危于奸竪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
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敗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粱
明　聖體遊和之疏一疏自分妄言　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
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
病危委頓之時蒙特　賜于大命彌留之月三生自詑為奇逢
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
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始末二

疏伏衆　皇上論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安社稷
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変遷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
孝隆唐虞旣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
發明移宮之夜祗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
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稍稍知　皇上
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　綸綍
之褒過獎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聖德之苦心反爲誇詡
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醜雕出震之時皆臣也有防微慮
隱之意當職自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

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播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老張
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
之人與長年三老竭歷號呼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
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淸平何敢貪天爲力
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
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扤而　聖諭以志
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敢
言乎捧奠游之日微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况　君父之寵嘉
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不安
之心又最眞最篤臣今日引分省循可以伸報　皇上俯全臣

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見童讀詩習師
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
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慨作有何疑
畏而決于求去也秪緣臣生平薄根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
世銜髒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奬諭之趣人生之願
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被　上方
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
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詔世報覺俯仰之皆寬然而替而共快
則不忝自先大馬卒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
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數龍逢比干于當年遊

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締榮挾
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昏
爲鷙之逐而終甘爲鼠之嚇陰懷蠅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
戀　上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畜臣
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
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辨幾何或臣
一去或者知此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illegible]一身之去不過
爲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
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
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放臣急流勇退之

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下無窮而已除臣
本科印信單政拾遺訪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留外臣
費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單移出城外代言代乞　聖裁　李
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邇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
兢寧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
表率諸僚輔臣如游爲朕首簡實嘉清慎特用管鼎何乃以微
言求退屢命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
據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違否至于
尚書嘉謨克贊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速
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何必避訐毀擧即刑部近以議獄

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傚效封印杜門
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
新政豈意　兩朝覃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親
朕沖幼竟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茲除在朝百度維新輔臣如
游尚書嘉謨克贊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覽科道
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
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
綱紀朕奏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
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
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

傳示各官務各悉心虛以圖靖日一心協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
如或不下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古鄞 [illegible]
溫陵 陳龍可 較

熹宗悊皇帝國號天啓在位七年○元年辛酉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受
臣朝賀十二日開經筵講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
勅 初二日申時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
例行 癸朝鮮陪臣 卯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
綱常莫大于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
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
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 臣宜
首疏以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一
爭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遜
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並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諉之曰前此
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梃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
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稚有主持何士晉之一 疏直
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諭非韓光祐之面奏龐保劉成
安能與張差並案而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
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奇哉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冶容進矣
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
可灼之丸痛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寃
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 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謝
神祖之靈以迹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
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
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 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
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

過一宮人耳猶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夫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 特加優厚于 選侍 臣亦
宜首疏以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
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
上煖閣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臣子所不
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 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
謂此事而出于中宮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即沖齡而
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
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
共憤即欲爲 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

禮并寬其生失而移　宮之始未不聞部大臣剖與此事必不可
得而抹殺也盜犯之臣測罪不在赦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瑠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奈何
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李選
侍之定案也通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爲人臣無將將則必
誅爲司冦者豈不聞此　國法而一　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
辟持平之說實兒竪漏網之門闢之　長安謂擧竪負貫百萬
錢神有靈不借安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冦恨墮
其術中而不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臣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
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冦身爲九列受　先帝恩員不淺使其

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　尚方誅崔文昇之
屬爲　先帝一申寃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
耶倘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
先帝宜有此一梃之擊一剚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
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大臣毋以　聖
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爲至計而息其
煩囂　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
左係天下安危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
爲宜而今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

則惟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　撫順蓋撫順
爲奴酋出入經繇之處從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而全
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奠然須先製木城
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敎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來去若風雨
刈人如草菅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
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
之擧今奴且威脇朝鮮而特圍獵于開鐵訊熱之境矣造鈞梯
另採木打釘新造爲攻城之具即今蟄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
之强也奴之擧事飾短而機深每有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
安受吾利耳奴嘗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脫以一旦以重

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未可乘危
然我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臣非敢冥冥決事也會
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
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臣曰宜用兵幾何諸臣曰有原
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奠
一員以爲說者是議于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愼言總兵官
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
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
總兵官侯世祿尚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

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等并將步兵一萬竟發用
金伏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和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
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
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
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無若蒲河為撫順後應為三岔兒要
衝且兼防西虜況已破破兵應援非良將不可查得甘肅總
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健卒應調守蒲河而
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
任止參參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狩提肘靈
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

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竟發出銳師以搗
其舊寨奴若北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
寨奴若南趨清河寬奠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寨而蒲河隨為后
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
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資隨即相地築城
且急議屯田于撫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
且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為
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
不應于手則戰難餉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濟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

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 國家為僥幸也蓋奴酋舉
動覘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宜在春而兵馬
錢糧須奏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
過仍一年之局而 國家之憂之擾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
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
戰卒雖比往時戍關鐵者勞原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
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
而後能戰惟所討出萬全而已耳○戶部拚出 聖諭朕惟邊
餉一事該部屢奉 明旨自當籌求長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
斷動以請帑為辭況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

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日參差何從憑據但
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
速解發以救燃眉還著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
得借用卿部仍照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
畫一之策具奏如某處拖欠知某處冒破即行查參治罪該部
不得仍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需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
日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誼所奏供依議行各該
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公確以憑黜陟該部
臨期仍加諮訪有不蹇的即以指名參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
職掌並寺去閹之意疏曰臣恐 幼主秉乾樞歸閹宦故凡

有旨嚴諭及此其爲此輩所劇目久矣近爲輔臣大義不可
留一疏爲渠所痛心故借抄參爲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
未聞漸安可長長之則西廠緝詐之故事也可爲寒心科臣職
司封駁至于禮之議簡議穀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
陳大禮恭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算
又爲帶領者乞請勅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勒合足矣
何必兩勅合並行一路說　下　自行人將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
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有概于中久矣况今民生困苦萬不能堪
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甘破
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參巳示其權奪職以箝言官之口後參

所欲爲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麻爲可
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
之文卷爲典制不知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
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體臣獨不可　請而減
乎以明門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擬議斟酌抄參乎借
云帶領推算多給勘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臣亦但
言俟選就緒而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
而且有當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守今不得
其職矣言官有志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
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

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　職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
不諒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
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　請輔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
國家大體值此時勢將欲　皇上爲何如主將欲自己爲何
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鳴起乞　嚴勅
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移　宮始末一疏蒙
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
臣雖不潔其名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
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尤微千載之功罪未
分不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

而言選侍之封當援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
人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
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
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　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
上疏急爭移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
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
潑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
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
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謗　聖躬者已款江上之容鄰趨易
退禮有明言遽當此日因此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

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韋馬填門總爲朱顏之客燈燭韡照達旦不夜之城鏵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畫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可以去矣惟是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旅舍棚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時矣豈刖督汝召喪氣之言潘雲翼忠直扼腕之語豈虛發哉 臣愚亦以爲漣近來一疏再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總爲前移 宮一事夫移 宮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亦罪此一說也罪在安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媢者進矣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日中不見扈準又問風虞得如九齡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乞 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單回 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日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痾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焉而去[illegible]不安者在移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請誅崔文升之一疏當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

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抖[illegible]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牧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顧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黼扆猶記先帝忽然 特召漣時 臣等皆爲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定力眞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反手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擊恭皆有隨而覩于後之者也若夫 選侍移宮則公議鴻宣于封事千官鵠俟于 殿廷非漣一人之力則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惟羣疑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

之 昭垂豈臣子濡沐承流之敢竊則今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 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返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于言作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爲國百官相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擧吕講孫如游侍講經筵御史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如游蒞過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付請 勅徑行扎付訃告中外爲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 典禮之罪人也乃因緣交竊忽進尚書蠹夜宵行再躋 東閣夫臣方以大禮糾而 皇上乃以大禮[illegible]貫道之所簡主之所貴情實平姦不應至此已聞台省之彈劾[illegible]無剩矣濡滯至今皆相叱爲怪事近聞乘春冰泮決意求歸試[illegible]猶有諒之者乃陽抑雖布陰

氣方凝河氷雖泮心火未降突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閣矣　此擧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有意
如晝游之鼠伺人之動靜以爲起伏又如入室之賊聽主人之
寤寐以爲進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豈得已哉數月
以來　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闕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案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
私意用人不得不以公議去一人倖端不啓而公道叅昭天啓
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觸忌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
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
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科臣成明樞進規言昔周成王將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聞其義以
獻　○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禮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
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　戶科薛蕃進倘六說意以請勞不可爲常長聚無如會議也用監法
而外所當酌議者加派酌税執兀員廠鼓鑄者稽裝廠出納
戶垣陳儆業進法天道順人情其要三事曰發帑宜速曰日講
宜早曰進守宜議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
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流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
分○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
西南方坤位上來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饑風從坤來
六月水多慾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
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纚纚千餘言皆皆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去夅採聽不遺芻蕘伏奏難于轉
否通在　上而滯每在下此脉絡之患也一攻府竊　吉獲身
之叅末而畏足伏莽熱中之彈誰復灰心頑在　朝而躁必在
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萬國衣冠咸拜冕旒于魏闕六垣領
袖半投簪扳于長林感激忠直之衷慨歎紛紜之日此耳目之
患也一會議救邊如沃焦釜當不惜百萬金錢發餉晝付漏卮
詎無怜恤兆生命不清其出之途轉籌其入之孔此脂膏之患
也一方輿一隅小醜騷動中原之土三輔二東獨苦海塵之衝
加編不聞有乘除之策孑遺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

一起用弓旌久責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
長安趙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抑叢地偏不及此
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恤咸
相慶爲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邇　請名　請婚而啓事
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爲爵者此也一刑獄生入
玉門之罪撫延日東山死有餘辜之囚鎬待將西市一當逮而
不仰逮當決而不即決言之拊膺切齒而共以爲患者此也○
二月甲戌禮科汪慶伯敷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閣求本一
恤忠義一重[illegible]　尊文章切推考試曰嚴曰公曰明尚
雖權振只有勤惰賞罰可核耳若以爲有三
反爲外吏貌文衡爲清華非盡學行之望者不得與之而科場
一途祗李已收爲口實勞怨卸担惟恐不逮一反也康考禾遍

不得逞轉不知幾程中傷何郁邑多十年未經歲考生員或累考未易宗師二反也歲考偶屬錄寡學真病不免督過而樂于考畏卷多則嚴絀其首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是以劣生寖積于膠庠孤寒畏足于鄉闈即有雄文雋才亦務結納鑽刺之不貞斯掌之矣今當撥亂之初宜廣薦賢之路乞嚴飭以後省直督學究竣科兩考方許陞遷如發係已遲量爲加銜優陞著學優以內轉期于功令責一○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深可憂者有八。

一曰宮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
一曰邊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官漸盛一曰人心漸絕。

禮部請 肯定縣八月省直與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罔騙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樞奉差同事恐默不言當重處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 召選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擧奏言臣於輿櫬中尋出一本領曰係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愼 其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啟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愼始五要勤經筵以慎養德之始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批之始崇節儉以慎嗇 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節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固人而有者也人以言而起者也言忌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盡矣言忌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年之煩異之極則從異得同可以折且節之定案遠爲覆結將在茲矣試思今日之議謂何原以起

用也非老蔡也察則主于索垢大斜之後稍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還詔之 思光也九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不起之身猶欲寵霞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敝毛脩能服官寧容叢挫故起用之事第議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恕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渺者有瑕瑜平者未至破裂皆爲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已弊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第非藍縷皆可爲佩不然而以禁與爲斷法假收羅爲陶汰彼當年有不愛爵而愛敝者且不忌寬爲今日避人少時亦有不肯拚職業而拚官者軒輊且相懸何取老天鳳光指縣一出萬之反以置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用者存而不諭庶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隱士無陽九之刼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爲得也次則當觀其大凡人服官藏拙甚易概望猶多誰肯挺身出一議做一事則胆力可作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衡數十前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履其地難通其地之所宜爲不推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最後之讒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置三則宜核其眞凡天下補洛之才掀揭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即澣中斷木亦有用處吉光片毫可想文彩惟是黎丘之子面麗終是不眞叔敖衣冠優孟竊爲揶揄人貌

榮名寧有旣乎今　國家多事用才爲上人各言林得其爲磨
矣同則防其過允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
正之旣遷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答
時之欹欠乃獲今日著果今日之報答須問夙日原因能天理
日之平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第石火
夢身萬帳已是氷山而泡影隨浮新籌易思鐵板寧棄四面圖
勿一跌過去人無不起似爲非計事成極重又豈善策故必提
爲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則倦者亦安非騎墻
也五周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別他
可惜也是牙可用也即不然雅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當暫力

量尚堪仔肩何妨佐祭酒冬乎必皆是京堂允列幾何節鉞幾
何按貢等于秋貢守官幾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
材鬱而不通反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改粧何爲哉如長則
起用底不虛矣然而猶有說焉其從官聯前途有壅塞之形誰
能排闥而直上果廢無分其之義乎能強追而背馳則滯不可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傾應侯忍日不休辞父亦必渴歿例
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竭肋不肯[illegible]擔腐鼠猶以自嚇則缺不
可不濟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illegible]到任者即嚴查速催仍嚴
其條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illegible]非不容朝廷之上有此不
明白之人廢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

容緩者也　錦衣衛奏　聖上[illegible]及道安頂先驚擾朝儀肴傘送
鎮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俞[illegible]徐倩顏萬春不行簡察都着
法司提問十三日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直隸較射闖出西班之前喊冤保駕求遇主公身罪二語
者刑隨於錦衣衛員役奏之　古人辛出身遇捷出木牌一面前書
閣張欽鮑孔明先生與大唐太[illegible]小李靖因章五弟趙太祖劉伯
溫等等語書遂東來一處亂與夫　是哲天行道二是哲世祖傳
法等等語又手持偈帖一相上書[illegible]陽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民
張詩安四十四歲與夫亦心報[illegible]老祖傳流恐　君不信義臨
爲照予語供係本日沒衆有不用姓名人將　駕不該事與我
代伊直　奏我以顧征語無偷於見在該衛審　問該科飯卸
史[illegible]高興圖等看得[illegible]道安語言支吾神像受勿殿懸木
杻[illegible]下經之有[illegible]　聖駕北至驚無救之條至于錦衣
衛[illegible]官騎恐參遊府金言之豪[illegible]思　王陛之嚴數引何從
也而可容以次身　駕京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按轉詔分從之
有人要知較極之何事當是平日之故縱難委臨時之不抑倘
屬奸細不逞之徒隨之爲屬誰執其咎乎況若　天顏咫尺之
地固不可與　聖寧門所護之滿文成何日而語也然[illegible]物

下法司嚴加鞫訊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朱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
衡疏曰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光明
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擠陷轉深此
于老成之　主猶恐變亂叢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
之年頗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而哉夫有一翻小人
之按度即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種毒即有一翻
小人之罪案討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捐豈不欲一
顧其終而無柰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持使後難不問　國家之
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窨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

一時向之題目據爲眼下之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概舉而入
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逆昏亂爭先恐怜勢在斯輔
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
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前後不同究竟不一而要其根器
貪庸識力汙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
其盡若泥夫此數輩諸人方其患得之時車可填門余堪成穴
官嘗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
盡燄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蠅蠅不身戮于賂行辱
人即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
三吝竝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景漸闢啓事之揄揚幾遍臣謂

君子進肅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顧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今
日遂有已甚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
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
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者骨在
衆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無嫌剪摘如必借
此爲題爭相證引若積橫之食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究之醜
類尚留春麥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都作臣子市德之
私祿欲廣灋升反闢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
官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左光斗毛士龍等不下
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苦志遠嫌不難避

召用于他日在台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　國
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議諷將修譏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
追憶　凡延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
懷欲椿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
虛獨立之衷旁觀冷覷早已有此二端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過
爲刻影之揣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
尚未到此臣同官張慎言之疏一則爲用人而發而曰恐墮前
人之舊案一則爲連與繼春發而曰恐關後日之爭端　旨哉
斯言實與臣合臣今　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
非眞才眞品毋容夾襍以同升　朝論在輿許自非大枉大冤

毋輕出言以佐鬪　國家畢竟以邊事爲第一緊着當共圖殺
賊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
思劑　主毋徒爲將順之節胸中淨掃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
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又請　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
偶岐正可爲衆互之籍一人互異不妨爲衆論之中凡一切理
外之私情儘可置之說夢即金錢之影寸亦不必留之筆端一
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
也臣更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
川院務伸毋添趣去之孤憤德業以盧而彌廣聲名以淡而愈
長臣即不暇遠引即以今日言況亦有夾日孤忠閉其家居絕

日不言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戌投荒直聲動天下者
而曾其親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為師法諸臣等頭更進
豈止獲此為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限人于故步此臣於用
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需次三冬靜觀頗定如未暇
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
何慮之太早而不知外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
壞信如臣說則公道聿伸無憂間沮仕路甚廣何懼夯撓可保
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耆　國家亦得享爾十年寧靜之福以此
報　聖明而淆俗不識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臣言及此
臣不恐當此　英主中興之日羣工師濟　明旨如流為二十

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
借　皇祖之靜攝為百事癱瘓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
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為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
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盡勉為其真志願須僭共大臣之欲奉致
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垂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開心定氣
細味臣言廄有以臣言為未悉者臣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
以加于臣說之上臣且請避三舍讓之不復敢與之共日而論
也　進階于香爐山大被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
舉　錦衣衛指揮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巡察該衛職有專司
近來因循廢玩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催替諸弊今後務嚴

查正身姓名籍貫清弊文冊各管領官比較認熟臨期簡點驗
明方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
役俱次隨導不得錯綜擁塞其原隸該衛領役旗尉人等若干
何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著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逐即
赴該城報名聽選　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
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歐打巡
役着行京營城捕廠衛衙門即將為首拿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
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
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衆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

聽選不許項替攬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
里不許仍前故觀其拿獲見惡王承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
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太
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一曰樂章宜正臣伏讀列宗樂章
悉出　世宗御製獨祭孔子一曰大哉宜聖一曰雅　持王化似
非洙泗本色然簡之皆元人沿襲之歌也夫以堂堂　天朝而
用元人之淫聲以祭不亦輕　朝廷當世之士聊況元史所
觀顏曾思孟各有入句歌章而我　朝一切刪去以致入句之
詞不能終一獻之禮樂舞生復將又句重歌一備以候獻官之
事竣或何整律此樂章所當改訂者也一曰樂音宜審臣指
刑帝特論陋樂觀詳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千餘名屬
之原戲賠之淨汲拔之砲諧典何事重今財說道流不拔節奏
歌舞高下一片道脛傍恐俗革之衆難聽請禰之中異端之登
不入杏壇之耳以後必會按古爵商徵羽宮商半羽七音以合

周疏曰臣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眞夷單騎阻攔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眞夷賀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眞夷并黃把都兒榮我投降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怪哉此收降夷也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四疑五慮六問是留心邊事者）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困餧聞經臣懸招撫之令奴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夷降者屬至豈蜂擁鼠突之東盡鵠形鶴膝之儔保無借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噉腥羶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

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蹴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寂寂今乃猖猖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蹄嚙跳梁莫可禦止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進之又帖然奉命是何其從容向化絹議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疑矣降者眞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來也原無固志其往也咸有異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之極難狼顧而鷙鳥合而起蕭墻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賞日日支糧軍餉尚倘苦虧夷服何時得飽況其投降數目或張百以成千若瀰源而來安能類類而應是乃借錢供賊剜肉醫瘡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間四塞之地居民之所出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運萬一降夷矯跳摽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中夬其可慮者三也方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方煥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稟帖云與你要說箇果斷虎方伏繳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然恐樹德仰在于樹恩而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羅兵涿馬不卻不前借此爨端索我重賂使我成謀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

者正為可慮可慮者正在可疑欲認為眞而萬一或偽欲認為偽萬一或眞將欲阻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虜必有盜憎主人之衆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遙握局內之籌固知有所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眞心投奔否同鄭陳友良果可信否擄去葛用等官馬三匹將三役赤身放回餘外再無擄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放法能必無屈籽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制黃把都兒之死命後不慈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也往來委西于金于金台什之

女固是權計然聞有我弁王猷詐許歲輸如倒者聞我往論而酋羈留我使張汝觀者聞酋責諾而我羈留酋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餌之其望雖繼達之其欲必潰若此所傳王猷張汝觀等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賢果能將其饑飽銷其怨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安當則當敘彼中招納之功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略督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當耳聞目記況山海遼陽亦不甚遠健兒雄卒亦不乏

人遼塞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彼緝探厚其廩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據實回報因可以博採羣議仰費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握　主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血脈無使膈礙以茲危邊如焚之際應不宜備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錄大而略細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敘宜無掣肘以開諉謝之門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充國之制羌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略今不得的見彼中之局假而預爲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爲膈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畫本末無定計　廟堂諉之邊部

邊部諉之　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之何時平也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易帥竊歎天下困弊中原于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算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　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著也乃當　國者漫無定見狡彼猾瀉異流喙喙出議而輔臣因以爲票擬之準鎬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鋭俱亡則宰臣

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擊退此時惟有備關元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而當　國者復漫無定見所凛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廊流推轂一紈袴之李如楨疎莽之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亡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鋭覦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爲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遂其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戎戰或守尚無定算則又宰臣之

無識惧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
其胆志多其峻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絶奴賊中土之市使其退
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破擐城自守之議洗明廷弼孤
忿不平之氣持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希 中
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心定着者
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八
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
城則亦曰撫順可城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人犯一報奴已
浸浸薄 上國矣於此尚不急一布置而猶縱容迂緩爲太平
宰相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

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 聞宰相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昭見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
之始成爲眞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
地戰彰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
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宰酋擂酋僅據㩦允其力有盡其
勢易衰也彼以新鋭之強憑耆傀之地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
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卽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
其入犯者仍在也卽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
在也卽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犬奴之勦絶終不敢
必也爲相臣者知其大勢而㸔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

姑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
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着則雖
盈 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之爲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
爲敗着則雖高談介子後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
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
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卽不能出于犁庭之上策猶不
失爲綢繆之中計睨復去此而紛紜旁襍條而奴退遽言進取
條而奴來使思退避甯使縱籠反在奴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
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臣 請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乎章軍
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獻使仝遼形

勢嘗悉于胸中卽局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素
知于平昔卽衆言互異誰得而熒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于
思算卽道旁殊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
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于九百萬
者可細爲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
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孫宗璹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
奇略入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
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
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誠能具此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

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所以贊　新主於　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今日能主張邊事安穩無虞，即他有闕遺可從寬略，畢竟爲天啓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邊事，復蹈舊日之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蹴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家件件淸謹，要亦爲相諸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卧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覇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澶淵之凱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戎策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留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恭貢。　國家當大艱大難之日，不從大臣決策，而欲依

違彙合，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羞宮保而貽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欲繩相臣以難爲，而獨規相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邊事安矣。相臣不任，誰僥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皇上早　勅二輔急圖邊事，毋再迂回，毋再有誤。知　臣罪，臣不計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閫外機宜，仍當參求。董一蔻所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弼，著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軍啓隙事，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制，如何輒議紛更。該部便着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參處。其營路軍起衆根因，一併查參具奏。昌陵兵備道項良梓謹擬　爲遵監將換支吾欺　旨題

去直謁以破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虜猖獗，勢如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矣。自任永平時，毅然監督，恒約乘士夫及城操壯快書吏鄉民，每月三令躬親技射，不設處鼓舞拔根，不一嘗得自效，盡瘁積玩而振刷之。幸蒙　聖明不棄芻菲，盧昌謨奉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及長陵等九衛專一操鼓衆人馬，防臣故大馬以報知遇之日，忽抵任之初，即陵監三鼓凡按賞之後，深恨撫綏，恣肆荼毒，欲悍一抵，而出示嚴諭，肅以外此一面通行申飭，如營將如陵軍，督令本管查正身，淸厲占等所亦常行文移，亦不敢傲謂盡心所事也。不謂觴詩等張等所恩上疏，揑臣並追起營操，隸籐朦取，奇挾實者未正國法。治查挾實者，欲行查參，臣已具揭備陳始末，靜聽部覆。又見司法該監亦疏奏，言下刑部擬罪知，　聖明已有郎鑑，法司自有票辦節以小監參責，亦姑聽之，不復多贅。乃該監見蔡節李升宗中陵軍六千餘名，該監關五百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豈隱爲有且彼之患查者，隱僭虛冒，併洞私家之囊橐，頂門一針再洞見此，此輩口禁心悸，自知奸情畢露，無所逃罪矣。陵監亟馬再疏強辯，欺罔滿楮猶可諉，異請就其言而折之。前疏陵軍止五百名，今向以開一千二十八名，此外何以又有四坟六百二十名，此外何以又有奬山巡邏，隸工部撥提督其軍，漫無數目。陵軍有　神宮監軍，有奬山坟軍，有奬山奬邏，　九陵提督所轄，實

皆陵軍也。鄉東海西，匿多就寡，已屬遁詞。而云分班上直，奉何明旨，向來月餉無軍冊可攷，有何律史故事，豈上班者領月餉而下班者不領月餉耶。查五百名軍如此之少，而挾賞銀兩乃至一萬二十四百之多耶。奉　旨邊軍每名二兩，今除五百名應挾過銀一千兩，其餘一萬一千餘金入何囊中，應急追過　皇祭。今備直得挾賞陵軍卜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九名，又看守　壽宮軍人六百名，又　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九百四十五名，又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名，共拔給賞銀一兩二千四百八兩，就爲確據，就爲疑似，一指常天。以監何預，其一至此也。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棍，坐地指使；發餘使臣而不許闒餉，則持帖強討，籍伍書空，冒濫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又妄稱舊制，先事阻撓，兩橅變遞而不使行，是奧狄起于　輦下而尭胡矜也。況山後無墻，逼近虜穴，衆者土木之變，虜入自紫荊，回掠昌平，至焚　長陵，獻景二陵仍出居庸關復犯矣。庚戌之變，醜虜至抵東山口，陵軍無一人執挺懦之者，籍撥京營二大營防守紅門，恭陳楔把守東山口，失律甑人口，直至太監所居上殿，盡被搶掠。冀前車可鑑，今守陵無人，攜採無人，一有疏虞，該監能不爲獨計，不自爲守計甚明。此時寸磔該監，亭足贖罪，即梳治及臣亦何益成敗之數哉。臣一腔熱血，惟有矢心報國，堅犯兇鋒，事所不恤，柔紀陵寢也。

打□鏹搥奏至再在前疏未行操練而稱立迫操練庶勝以說嫐牧　君之罪在今疏改五百名而馬數十名又應坐以長爲交吾之罪兩者將何辭以解若必欲臣悠悠忽忽任憑諸監所爲未見馬而給馬票爲未見軍而給軍牌牌未有臣羸泉讀牌而強一領軍餉馬糧　陵上不容一軍拖哨奸諜且不可測臣亭前府一官央不致爲　朝廷壞三尺也疏未紛辦郭小四等臣口詞夫陳二等俱已拿獲劉尚忠等人人共見世有地名自有主名特除　旨尚未覆審且慕　聖明日月之下大奮乾剛張進忠等原係倡亂戎首俟斧鑕之不暇而尚敢曉曉責奏爲也若畏行若蹟豈與各軍就領出哨樓出是否立迫赴營操練令改以迫各營操爲迫兆哨堡詞窮飾屏立見原牌具在今名單但數附錄于左焉此具揭類至將者○日暈二月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甚爲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遊絲微如月之在籠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廣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狀似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拓雙自辰至午方散同如望辰見看得日爲純陽　君象也宜普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夫猶日經見耳至曾爲具有形狀貴從來不經見者畢臧未習　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遼在大兵屯集醜賊奴酋正在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匱乏恐不能得

志亦在此所故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爲講求耳寧得遠何廷臣中文看得　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虛生月光爲臣近徐知好日據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餵養馬匹其思逞于草青膘壯之日策有其兆矣況聞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我進兵爲防守之策也或并力協顧爲傾巢之來也彼以之食而甘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借人器于遼邊未必素手瞞家丁于九塞尚遠所關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飢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糧料之支持幾何緩而躍於牛車之度家畫竭海而焚林萬一餘道中伏日不再食是叔與軍俱敵國內與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月餘毫無稗補察形見影徒篤祈發除慮加修省申飭城守嚴令道居文武將吏嚴加戒備所○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合依臨敵失悞軍機者律李如禎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奏、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坦回覆軍陷、師禍至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御史汪泗論請○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曰絲綸之出當平爾時批票言官之言互有異同故也奉制之文當決一偪互擬一事遞讀有考成而無類紀有提催而無勾銷積弛成廢大宜振例宮府之法當一謂中官政事權宜有就擬或如宋制隸閣臣或騰考察于禮部張捷能德陽之議當從也政刑之明當速指李禧齡部之范華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授羈刺武新林日貢格不起廢之法當核。稱官之期當一凡前此般處諸出定以二年爲期至期赴部便與請給各處地任亦不許坐家待選文卷之刷宜嚴宜嚴勅內外各衙門凡係收在各案等項宜有詳駁卷宗便就該衙門內專責一官清理收成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并文弄法其閒在內府每卷宗承令抄謄立案以原卷送部礎衙門設立庫房收掌之臣皆宜如律處治事臣細年月終始照若日星御史照刷不爲故事而孤臣出沒之災可執而問也○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奏　聖旨賈

繼春悖揭流毒造言誣朕若果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臣紛紛成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兒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遊揭爲攖鱗逆耳之說豁制朕躬要名賊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朕姑着照原揭剖辯話來○風霾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四塞占曰有兵義人王發客兵傷蝗害殺又曰發兵四邊城有旱風雨則解禮部奏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荆王勛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賑郵原

征□司爲加錦從廷按流徇請也○戶部主事陳國紟上疏請
旌表七世祖陳學孝行○按建寧府志有甌寧居民陳榮奉母寓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時
訪兩劫盜聞舌舐可愈目疾爲之日舐數十過母一朝豁然
自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遍柴從外奔救抱母
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臣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
兩地隨流名聞一木至晉華螺州潮達岸李遇其母扶之而歸
螺州官報內郡守夜夢神告火午孝子附舟郡守嚴舟待至日
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感動天日子何
知孝惟一飯一食不敢忘母而已○大風霾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蔽天占日微日風從
陽微方主大旱有邊急有兵喪又日工土興食物貴一日有火三日內有雨則災解○陝西總督張鶴鳴
工科都給事章番以黔事詰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
疑薦稱其勦苗事已經彼處按臣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
議章並下所司○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

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
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黨惡
容奸醜詆如今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
無端燕啄王孫爪抱容蔓奸人搆煽毎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
君子一有指斥輙以東林准上爲併驅除阮盡陳禍遂烈並封
妖眚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疾幾著手 九廟有靈
旋就撲滅而招搖黃花山園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
之布列棗木棍柏木等抱之兇器打死小爺等有吃有之逆詞
凶心賊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請鄙殺賊謂宜何如激烈
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 青宮而偏用之以庇逆黨不用之

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揭風癲以爲後來脫卸張本
司官承望風旨曲意徧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
入黨內改爲殺內都頭改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
復削去筆蹟削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指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
敗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不
問也千遮百盖惟求與風癲二字相背主事王之寀懼爲赤族
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竣處祭典既入貪
緣案 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止參語予其轉官
之日箏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
廷憂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寀諸臣所由得罪奸儻

之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抱風癲漏招詞者
有罪而抒公憤拚身命者何罪即云之寀居官有譏胡不處于
作令之時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
立功罪不相準之寀非則張差是矣之寀而當罪則張差而當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爲是爲當賞而何獨
于之寀將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
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决張差
磔奸豎十九年不御之朝堂一旦 召見羣臣 面行撫慰然
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諭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者故與寬賊徒而罪之寀今日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

受杖之臣先後耀于光明而三臣未 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獨天忠臣義士所以欷歔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單咨訪而臣謂之案三臣而外不知誰為壓卷何忠 君郭國之外無與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且臣堂官張問達為司寇見在 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一一具在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寀李俸諸臣應否從公勘 奏者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罔之罪倘之寀等為洪受惡累出非辜亦當破格 立賜擢用以為人臣忘身殉 國之勸若傍挽有人終從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

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憾恨矣○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隆慶三年題準行取歲一舉行樞請復之 上命所司確議具復○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鐸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葦任○營慶陵○慎防衛門封郭振明傅平伯王天瑞承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起蓮應舉大理寺左寺丞○遼東經畧袁應泰條上東氣正戰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事而推至有事緩時而猶至急時國可救矣乃有事而悟兵無事急時而看若緩時而可駭矣遼左當曇動之餘叔首帥單之勢既開緩不發時舍審資如反掌且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三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虜旦夕圖謀大逞非

須臾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臣非能知兵者也但所杖者兵馬耳發軽耳器械耳將吏耳至于布置乎時機陳敵臣功臣罪且未暇論無論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缺延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强半羸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邊鎮將領皆為奇貨如總兵工汝愈坐嘗陳應武須者舞弊百端群以放牧遠左曾不如半背之乃恭猶日古有罷市人于閒左而戰者在上遼録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管加銜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矣皆藉口奉部剖修船不發一步臣一面赤督臣屢催一面抱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全冠又稱原座推揚延船不堪補驗必須拆造而後議于錢糧不奏予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航三年之內疵可修則請修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三年不如其管支餉而至今豪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客歲守備王鑌芥等領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萬兵運船不肯渡海此王臣昔部門外者也至在 京浙兵三千名客歲九月行前經臣在詔各將遣臣題催即伏藏 請告傳不晝再四闊各兵戎敢顧行乃原領兵都司張超儒怯縮猶百計營營其徵投兵謀以遂其詐是留勸之下且敢捍圍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插擐遠之名支擐遠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遙及

山關未必無助乃文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前言宣大止餘之程而踪跡尚爾查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糧言之馬之專靠糧草今糧已絕萬數月草亦轉運不前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一馬乎軍士專靠月糧每年月懲糊都借貸豪門或賞當鋪狀至二月不給則逃月不給逃者奄奉詔面此可抵當兵人乎然 朝廷帑未嘗省分毫發云這剋亦須補發乃一怨期而貸貸于鐵至張平名有一兩五錢賣得人九錢之息而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發邪賑寬軍于此臣前疏所發單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兵得實惠所裨不淺又蔵瘴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者勞之勞費匆兩蒙士馬所藏今抵色懲期如故本色無缺遣將將來不知作何狀又各 請小事一萬人千輸然推遲但可行運運不可行之狀兵往運商量又貴幾月懸釜待求不歷難觀日備又不知作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闕條非細故也卽不然而十餘萬之兵久稽于邊將廢能保無他虞哉且疲兵一年當早辦數月其省費猶去何知也而竟不得知順勝淹無日戰守何貴此餘報之應接太穀者也以區區竊抱八技莫如火器內府郵發鍋砲畢多數頗邇外裂不禁言之衆虜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頃臣疏請發銅砲保宣大山西

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
上與下之情隔其二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
情隔其一腹裏與塞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保
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法究乘
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撰曆泰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〇遼東巡撫薛國用參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
事之壞也種種之弊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衄後
中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
為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堞深壕塹之孤城固將四處
之要害是設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急猝搗以探虎穴原非

謂逃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為截殺也乃兩年以來修守
亦稍稍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
望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盤踞撫
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
而肆然無忌也此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
哉良繇我之指揮者皆蒙蔽為故智以掩飾為長謀烽燧每每
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避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
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為之不前是以來則不
知進則不敢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濟經捷罪為功任其大
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自受事以來

臣無補告誠痛懲此弊冀諸將大家洗剔翻然
改圖以遊疆場差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李秉
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舊按臣陳廷于所報殺擄人數二百
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稿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
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不遑重視封疆為朝廷信此
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一日不意復有奴
兵之大舉初退攻圍奉集臣意奴熟窺奉集之淺深而知其必
攻也用報倏至沙河臣疑或以一兵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
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
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賀尤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

能得志也越三日報奴兵于十二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擄計
或不免臣當即牌行分守左右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嚴查損
傷士馬擄去村民人畜從實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
紛紛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
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首級（奴攻奉集高監軍以火器大挫之賊其勢於十二日未□此報功）
似全孤城為己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往奴以數
日騎嘗我備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日則今日之禍
□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堡臨期又非經臣懸重賞購死
士突圍而入授以方略則孳息已斷人心搖撼奉集為清河之
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

㩦其長百計欺罔禍之首界之魁該府來是以盡其辜者也有
詔朱萬良聞聲赴援一遇賊鋒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
萬良塘報猶妄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却而
當日駢戮裁迸竄不相肖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
兵頗稱精選跡時教其可戰則戰因可憚其銳即不可戰而堅
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近直
抵沙河幽望見關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幾不免雖
曰衆寡不敵然抗慨而往匍匐而歸舉士卒以殉也不亦畏氣
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爭賈虎皮捧㝢自衛藉口信地踣
莖遁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衆而整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

精卒爲後勁其回也若脫焉未可追且以抑已知彼不輕一擲
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刋去奉集
所掠處僅二十里倘未敵時留兵若干而人以城守再兵將若
干人以拒敵躍馬先登乍時可至奴之壯兵即不敢敵而散騎
零掠獨不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輜運者獨不
可要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
至實爲規避悠悠遲逡而奴之劍獲已盡肇而問矣夫以將之
巨聲而使倆若此反善爲奴擒而張其勢若此奴尚安所顧
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復來卽未深入
皆退而回鄉者屢報造鉤梯豎木板勢在必逞則以我兵從來

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艴然視無足懼者且救奴
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之將士晝夜亦日保孤城可幸無
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也不知奴每一掠旣得其糧又得其
子女生畜是我盜保城之虛聲而奴得捆載之實利矣遼固絶
塞兼直兵荒雖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步一木皆其皮毛未
有皮毛俱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剗
削爲非若兩虜倏掠倏去而居民顧未盡失故業也倘從此
一舉而吟咸寧一帶再舉一掠虎皮左右瀋奉孤注勢必不支
而遼陽危矣此時卽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竟何補于
成敗之數哉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卽期得一人之用

今遼左建牙者濟濟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爲士卒先而
報我　朝廷萬分之一眞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
不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卽中多尫怯未足
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習日復
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夷不止也遼事至今破壞極矣臣等
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値乏才猶靜于城又豈敢不愛惜諸將但
奴酋日剝月削業已及膚非得諸將同心戮力大破積套卒康
賈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遏奴鋒而阻其來也卽如年來奴破諸
城堡勢同拉朽皆以在事諸臣望風先靡未嘗一相抵耳假令
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堅守不動指麾如意姜王赤膽遍野自督

成斤救百里間無人烟至此極哉昨同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
寨不過木楼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
兵馬即稱饋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
之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躲故因循蘊釀
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扼腕曰我　天
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輙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不怕死彼
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開鐵失守大
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爲優叙以爲折衝者之勸今日
諸援將又可不嚴爲處分以爲退縮者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巳
結之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

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武亦集衆遏奴賊仍又惴惴其藉　皇
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之敵氣
哉臣謹會同薊遼總督文球經略遼東袁應泰據所聞當日之
情形具實　上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廷按御史
嚴加覆核分別功罪大示勸懲庶幾懲巳往而厲將來可保殘
疆于萬一矣　聆和殺及羣臣奏慰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疏
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
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後內邊逐三千餘里行任七十餘日
遂處親到逢人審訪備查卷宗實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論覆
以廷弼所辨白從公參實矣謹　天日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

證一一爲　皇上陳之臣伏讀　勅諭曰某處被賊擄爲民事
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臣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
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
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
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共爲
失事皇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
可以言功而亦以者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久
傾塌當開鐵初陷遼陽之人束裝思徙者以城不足爲恃也廷
弼料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鬧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
器分兵防守稽間集絶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之所

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
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某事爲從實奏聞某事
爲欺隱未報臣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
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
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各口問無撫臣所
參稍有異同耳　勅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臣勘
得瀋奉之外凡有村落因山爲居壘石爲垣故曰屯曰塞曰山
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爲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
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戸屯金剛屯金
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普

屯盧失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王滿子屯耕分二屯新屯趙
官人庄沈嫁婆衚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　勅諭曰士民
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　臣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
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
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房屋八十五間豈管二十九
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搶
砲一十四領　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　臣勘得前後
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
失馬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二千
二百四十二員名乘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勅諭曰錢

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　臣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內起至
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二千九
百五錢九分入鹽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
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
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
佐影占之弊亦嚴爲查處而不之縱也　臣謹恭勘得舊經略熊
廷弼者有撫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
所不能擔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敢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
向遼陽之孤城如新喪勝之人復定至泰集瀋陽二空城今且
屹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鼎峙特以無恐迄于今民安于居

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
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遼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
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其得謗亦先于此也唯
是致辨殺擄一節曉曉于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
思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報
未必如都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
而故自爲隱匿是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爲人所蒙蔽是聾瞶
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　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
大罪焉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
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

報尤不足答萬分之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
而趨以救北門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衝不欲再戰感之以殺
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
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
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
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緩惟
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死又非常之原黎民驚
焉凡借礎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發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
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役無豁免又細打各弁兵
遂諸臣能無騰謗舉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

風聞廳傳以入告而陳于君父也然皆敝于上為 國家慮周
歷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既而
一揭出一揭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
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
大義實所莫逃此正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臣會同督臣
文球經臣袁應泰按臣薛國用按臣陳震從公按覈謹具奏聞
伏乞 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庶功罪明而臣下知所勸懲
矣奉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
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
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禮部奏言崇陵陵穴驚閧石底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文石房藏板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議回奏○薦異才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
西猺州府新昌縣逆民全國威揭帑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
度超洒不願受職伏義滅賊功成奉身而退今將才技畢具于
左○一掌中勝算其神中之上或十府出勝備將出勝或利則
攻不利則守或將員未敢來不來或寂寞或伏何方何地至于
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一泥天陣此陣排
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至將編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
卒止用八人手執五方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傷我
□侍役敵人一入其地九死無一生也○一陰兵變陽于絕無
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一陽兵變陰于兵卒殺集老罷
而忽然絕無人影○一火城之守法道不必深溝高壘畫地而
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燕法眾守一里之牆止用十
人十里百人百里千入○一五砲三千攻我中國所恃者火發
而勝之輕砲而攻乘其畫也燕火卷示素則發陀竄弱法此袍
不用人力發引攻打鑼絲畫夜不絕此破虜之奇鋭也○一遠
坑泵車凡車之持重抵敵上長其坑陷也此車有探陷之法有
淺坑之法節地中七入尺坑陷可飛而過如履坦道○一堅畢
比戰陣首一紮要事也務之所恃以傳我者勁力健疾身披實
瞪惡刀精雖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之器有時而遊

而虜則強弓利矢來晝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
鎧身無所恃而畏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制虜異常輕而
便便而堅即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一平地坑卒
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卒二十萬○一錦帳
懸鈎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弃營而走其入我營中之
人俱身傷利亦有死而無生也○一煉火牛法此牛一牛可當
百人○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
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難進退
不能可活捨之○一捨地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
中面虜騎不能犯者必持重雖前可守而不可禦有車蘊面便
利者止可銜箭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
人可拾上退火器畫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張以防利矢鈎
獨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毋冲突敵陣子去則毋顧毋
夫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
人可保成所壘也○一火帳此如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
此火帳人在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
非比不能也○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稽而伏可
殘兩處也○一美女設餌此計敵兄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
而敵可輸也則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
考試并呈科道見在聽試外為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奏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文石房藏板

旨回話奏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
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
宵悔罪無地奏 聖旨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单疏賈
繼春都置之不聞乃以蓮忤遥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
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揑造李選侍雉經朕弟
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
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致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
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親
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
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

詔已有旨了値餘首請建餉爲輔沈鹽遼餉從優　會議遼餉

一崇官鼓鑄制錢　一崇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洲　一東南半壁海田　一腹裡衛所屯粮
一南北戶工關稅　一省直房屋契稅　一督撫廳節軍餉
一郡國應裁冗員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省直應請徭役
一南北諸司改折　一內外諸司積存　一省直倉穀糶銀
一省直開地變價　一事例改輸本色　一加派分析各部
一海陸召買轉運　一省直催征起解　一內外歷核收支
一內外申嚴考課

三月丙子

御史侯恂上言慨自遼奴發難上下焦然征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洸洸悠悠茫無定局弄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屢勝我屢衄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宰賽故顧瞻西虜趑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完城設防倖茲境土又持局也善弈者審于棄取善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虜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擁奴之死而屬其命乎職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繼自今無遽言搗穴無侵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焉足長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實挑選實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為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遽能得志而適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轉客兵為土著者安家行糧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邊兵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邊兵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死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泊

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沖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敗折各工之侵欺光祿錢騎之虛靡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濟不涸之源塞溢漏之竇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紛紛爭執而事例徵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

買牛買騾驢櫌巳極再加畢追人心必至動搖蕭墻禍起所不
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實恐復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詳計
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京
南之粟駕舟于淮揚邸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薊州而去通漕不
遠矣通差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五斗最近任往返六
十里通轉運核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壓而馳也安在
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
商令其自販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賈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
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精以卒于
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真欲張拳耶合精選

廠幹司官賤暢法制者一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遴
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
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
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之不可問者曰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
占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糧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
先剔租軍之虛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籍可呼而
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
隊以千人爲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爲簡閱而寬目者無所容矣
汰老弱者無所涸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千十汰十于百安其
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糧一石量[illegible]太薄定當稍厚以

奉譏者之口而四壹三空無從措辨合無姑將雙糧養選鋒即
舉所汰之糧并給于所留者豢養之心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
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
刷不能無謗不能無怨必須慷慨担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
資其整理必須韜畧嫻熟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
飭營務不可不首議耳班軍之設以備護　神京　祖宗兵制
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空下班祇赴其名而無其
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
視羌攬貪弁包占半不復破點軍放擾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
事已畢矣　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

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
日糧可得二錢是一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
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
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筭不費錢糊而多得數十餘萬
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與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曾
見頹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纔使赴京亦衆人耳今後確宜盡折
便以折解錢糧所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兵
科薦基劾閣臣姚宗文疏曰夫閱視之役原以備戎未有不能
[illegible]而反以啓戎者欸恤之舉原以弭釁未有不能弭而反以開
隙者爭獻納者原一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不愼乎値此奴氛

未靖之時何堪四虜叩關要挾之擾哉虜屯闐塌將無寧日則作
俑者閣臣宗文之罪擢什不足數也臣竊見虎酋等備極驁驚
騰兔秋花等紛求新賞督臣疏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
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咤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
見宗文一揭漉漉數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
而發之者也諸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爲猷裂
眦而先爲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沒于奴鋒而席捲之
勢幾同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爲羈縻之術恐西夷覬覦而
命已出高下在心力能制西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爲之不則
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已之宗文素

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冥冥決事耶且王猷
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爾督臣文球與經畧袁應泰原任兵備
將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賞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
門又督臣文球與撫周永春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
切論宗文此舉失策者三其自罪者五夫遺金入遼捐金賽遼
虜不過以金台什三保女爲虎墩兔憨之妻一爲腦毛大之孫
婁藉此以結其意伐其交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姻婭不有爲
其女婿者乎且今懸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
與奴爲難而區區四千兩佾之猶黃葉止啼操豚祈歲彼何當
徒惠我先示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恆豺狼之欲無厭養

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知之一針一線必執以爲例矣王猷
之妄許既道其逐逐之念果字之領務不足塞眈眈之求此動
曰祭旗上馬某處分搶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捐之何
益曰後違之何緩曰前洶洶之勢旦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
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爲驅窘之舉將誰欺乎切
恐五營之衆伯要于之桿綴兔巴陵之猶粆花諸子之詐一動
百動愈搆愈危始以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
策二也當時永不爲例之盟虎酋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
之說執則創議非猷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
諸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卽今薊門空虛已甚東協

空虛已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操御之暫爲閉
閉之絶而夷情叵測來日方長終是借徑之衢虎穴未塡狼門
復闢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夷遁罪狀辱 國一也不聞繫留我
通役張爾觀四人幾憚異域之魂裂碎我笄樽黃把都兒等大
肆謾書之侮乎遺患二也不捧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
腙之吞恰傍什等之計全無瑕眥而滋以動封豕之嬌乎樹孽
敵三也不聞無乙兎亥之兄弟之幾每肆搶掠于郊原滿且好
子小素叔任之搆名爲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聞王猷
飽囊而歸投揭請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猶悄悄往來通
消息中爲通藏之窟乎貪賄賂五也不聞數利虜之利宗文剮

獻之利、參貂盈橐、行李百輛之運私爲鹵係傾折出房之棟倉
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投義無噂、
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獻代三巴之檄、而獨薪止沸于將
來、而更莫底止、宗文誤國若此、猶自言曰、憂國憂時之意未心
甚矣、嗟嗟 臣更有感于宗文之狡也、其揭旌出關布 一人之
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播脣鼓舌、共事未歲、遂使熊廷弼
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
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上者、迫其擁纛入關、自負豪舉、以爲仰
荅 明旨、止此郵賞一事、而狡弁之詭金䌌之要、歲復一歲矣
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瞿塘風波

竊取太常、則以閫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獻爲奇貨
之居視 國事爲兒戲、委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兇威、不敢
直言、只得彌縫了塞、掩一種啞口吞聲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
難掩、今延邊諸虜、合縱不受、戎索日尋、猖獗使西陲爲殘遼之
續、宗文之罪、在揚鑣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
賍罪、正法、使蠻貊凜然知 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障
著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獻、斬于講賞之地、以謝諸夷之口、庶反
側有微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陰橫險狠之狀、人人切齒、指撣
文若 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茲雖隱默、即觸蠆尾、所弗避也、臣
草疏方畢、見林日守備崔慶延塘報、虎酋聚衆二萬餘、不日內

犯、而東西不勝隄異、如果沖入內地、在薊門正兵、單將弱之會
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爲天儆日至
民生日感仰乞 聖明申飭吏治、復懲貪旌廉之舊典、以舉循
省實政、章下所司、先臣王廷相有言曰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
無惡巡弁官淩勤無不惟利興視可弱知太之論 ○海州吳金祖叛按金祖的名劉光先舊名吳余祖又
名吳去六以兵經幺弁鼓蝎無知東南衛空虛迄名提亂焚星
殺人盜自攻沿謀者皆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
巡海道臣請慿援兵各將星馳海蓋防守一面勦殺渠魁一
酉召安脅從有能擒獻罪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奴之路
又當防奴乘變 ○海州賊平 將鎮守李光榮與寶麻二副帥黃
之攻者要着也 叅將張同知會議既定于二十七
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
口正分派開而此谷口忽報賊出坐營盧鎮秀迎擊破賊砍傷
衆皆都走賊迫趕過河游擊高中選叅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回
臣中廢大敗退投李鎮守間急報李叅將責量帶領兵丁合戰

申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
領兵齊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鈎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巢
大兵遂入巢內賓承武麻宣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遂焚其
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
者十之七八吳天真羅守忠甚處兵中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故事有司題荐大約爲像挖甲
升而後役因人數頻多不便懸缺遂格不行勢不得不入之屬
薦而覈其怠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薦但從定俸必須半
年數不得過廿處幾此不爲乎有餘後不苦于不足亦平人情振吏治之一藉也 ○御史周邦基奏議
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事
聖旨、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死事、義烈可嘉、這陣亡
官兵人才、屢奉 皇恩、尉薦趨行褒卹、既經覆奏、宜霈渥恩、劉綎
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宜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升三級、仍
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諡立祠、加祭塋葬、杜松贈少保

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立祠加祭李華
趙夢麟馬林各復原職贈二級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顏贈
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陽蒞立祠附祭董汝澗張
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
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升
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騏贈都督僉
事襲升二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
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
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
員各襲升一級爲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級朝鮮將官金

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
各鎮優卹祭葬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
鈎梯傾巢而來于十一日 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
二十三日已被賊踞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壕
塹尾環火車密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充
塞俱有奸細藏伏爲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
降夷必爲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亦
只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憑獨壕可恃意
但至專力于外臣深巳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囑付不意其
臨時錯誤乃爾也聞城破從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出存
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
云我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而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
云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蜂擁過壕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
外吶喊內應之人開門而入者總之城巳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
查遼陽所恃爲藩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遼陽東捍夷西障虜
較之奉集更亟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巳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壘
何以自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
戰將勁兵半卒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萬
皆爲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
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巳與經畧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

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聲援但恐士卒有
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巳十步卒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
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鎗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
技巳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憂也皆以經畧諸道竭力
周宗保兆危城而臣巳先與經畧密令侯世祿扼賊之衝若使
得入賊必狼狽而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
俱裂無一敢戰者卽如朱萬良姜弼結兵號二萬專使之往來
應援而札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
兵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查
明另疏題參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皇上軫念危疆關

俾 社稷亟下廷臣會議殄禦長策仍 勅兵部速催援寄數
萬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
待命之至○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兵壅時作日光
無[illegible]深切警惕昨日覽遼東御史張銓塘報數報具係潘
陽[illegible]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在禦
將防意玩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固坐視陷城咸令[illegible]着部
着兼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略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
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体申飭潘來
小臣議論煩多無俾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掛冠

咸何國体輔臣一燥尚書李汝華部看即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潘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
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
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
書待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
任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務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
解毋悞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体國各抒籌略共濟時
艱欽諭○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
賊攻陷潘陽指臂斷為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因循

念暴時揚翁失律喪師開鉄淪沒墳墓無墊城人無固志當日情
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田翁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
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羽卒[illegible]撫殘收拾餘燼
城守經年今奴賊終不能得志如今之闖入者何前此垂危之
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
弼之才識膽略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
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遼遏計
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據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迄
紙上雖黃茂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

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貢旁臣
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廣寧雖然追之已無及矣為今之
計瀋陽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千里孤城不可不厚集聲勢而貿
世督先[illegible]將之卒下部[illegible]客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
時撰兵往援將果誰屬兵果誰統鬼卒補來軍中或有妙算而
當事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山海軍中或韓陀塞但遼陽
保則賊在千里之外不保賊氣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
有勝算而地衰難以過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
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 神京為根本重雖奴賊得志于遼
陽諒其不能即長驅而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覘或恐盜

盗竊發何以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究使無意外又廷議
不可不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兎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
而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聖旨這
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鞏昨說他是
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
廵按張銓奏請恤忠覈治惰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
將尚在遼瀋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
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陷諸將
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
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

明世在河北扎營兵既渡河營壘未成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
諸將奮勇搏殺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
後虜益衆諸軍倦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
戰歿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
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者甚衆後火
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川兵渡河
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遠數里觀望不敢遽動及賊圍
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而賊
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廵經過其營按轡徐觀
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

當以報　朝廷臣甚壯之私與諸臣鎮靜以此步卒真銳者
盡我金力扼賊咽喉可使不得出穴而後徐察之役可與乃今
已矣其亡歸殘卒有以首功來獻者臣即將照例給賞乃痛哭
階前願不領賞但願爲主復讐臣亦爲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
之得士心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
哉自奴狂逞以來賊鋒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
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庶多
爲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者宜從優
褒䘏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沒時曾具呈于臣未調
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爲未可再調察之今川浙

土兵存者及敗陣逃回約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
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誰爲督厲則川兵之調是不容
已雖遠不救近渴然今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
也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臨敵趦趄胡馬一嘶曳與相踵雖
兵止萬計衆寡强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
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相哉彼法而行亦當治以逗遛
之罪姑念其兵卑士疲不能抗强敵之鋒且遼之戰將死亡畧
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再照
薊遼總兵忠心爲國竭力籌遼死生既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覩但
既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堅城據

師殺名將死者暴骨于原野生者逃竄于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觸烏之懼則有不得辭其責者耋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甚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舉足則遼非　國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甓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懂

臣將閩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阽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　乞　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倫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候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務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兼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

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蹟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緊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宜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

卿可傳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安內地其遣侍郎巡關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舖經略袁應泰即督催總兵總兵候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弼朱萬良參將用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粘經臣視自出城督發按臣留宗兩軍俱賞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泉推砲車過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俱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戰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營堅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各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亡有馬達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俱焚不可馳射馬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門共欲撲敵赴難經臣曰恭不才徵尚方寶劍當以身許按臣撫關外亢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恭且不朽閣各門并攻爲急三人復分城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東賊先登遂有內應閉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靚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官止之徵臣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此晚賊齋輸入衙示安撫百

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懲逮發于思衆發于力行究於群論處
焉得之關有必紛逆衆眷南還者從動人心大爲不便即驟之
家眷尙在關外何關內之不早計耶職封疆之臣滿主計籌何
致多言但因懇望麥走書見詢者以允中不及逐答故摺以告
之謹○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 臣 於本月二
十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遼
陽大兵奔潰三岔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知存否 臣
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之術而不自覺
敗壞于蹈貽憂 君父以至是神益遊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
幾遍海內主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
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
見其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爲獷爲悍亦且精于用兵善謀

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且同應響瀋陽破而
遼陽兒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
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渡河之舟或決背
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
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我國家所有也 主憂臣辱
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尙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聚訟會議猶同
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當付之不問卑大小
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密公署屏絕厮役時爲商
確謀有定畫一面屬之相臣一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逆
稿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

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不可使之借
名奏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都五方雜處奸宄
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
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
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
垛占夜須嚴宜如何編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
宣府而綢繆薊鎭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藉明咫尺相依
其安危則呼吸與共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
帶屹然岳峙潛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成之
卒爲都門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馳馭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山海
爲東部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
闖孰爲夙練之貔貅而可藉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
居水陸之交冲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舟楫可屬
上遊之雄而艙帆無徵何處徤卒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
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
但勢迫門庭更備百萬命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
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拱
畿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背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
國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鎭各將標兵及堪暫

調營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之用益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為護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殘兵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
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為殘局之復整為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
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兵歷境蹐息不
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孤注之悲在廣寧者
有喙息空拳之歎樞臣既為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為遼事宜布
其力倘為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之兵橫戈擐甲揚旌關
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或亦足以稱益寇驚風落影之魄壯
孤軍有死無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愚　主心長

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
之獲以自効其款狀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妃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
陳氏　東宮大興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揚衛
舍人段黃燊次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
務該部宜遵諭竪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題
以便于前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甲稽獲奸細修
城挑濠守禦需械銃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
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

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
依違與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
兵二部尚書兵馬錢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
心國事就與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
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
賊若不嚴核痛懲何以懲前儆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
及衆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一心
君父共任艱難如大臣畏忌藐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
雖沖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
慎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

巡撫四員臣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宜
前道夾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送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
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
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
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擬票
要者貼浮票以便親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
議經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
職掌也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
頭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參司道有不
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

陵 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厰厰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張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發京城之兵一以收貯准一以散奸猥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或回理部事或移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illegible]延撫亦添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回往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一京

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聽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奉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當緊人心洶洶宜須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遞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充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卑砲當即日鼓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 皇上面召閣臣商權逐款亟勅嚴切舉行若再候部覆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

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遷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敘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工部補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

力殫髓竭寧無一日之休息者以爲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爲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資備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爲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之以出兵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從濬之鎮失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今整京營分守九門及連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詳言之不敢以賣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臣感見淺劣有十議焉 一精嚴守頻審奪處 [illegible]

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眉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泠湯近被
豬官諸人截木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矣今宜差
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阢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片石
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更爲要害無
大險阻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過者石匣口進步行達于十餘
深至與棗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屛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
耳奴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耕枝耶宜令添兵防守嚴
責該鎭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其蘭兵

大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友石居

廣凶狠兵俱驍悍可以吞奴酋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稱道單騎
道遼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參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從名無錢者定不
入冊且無收拾之倒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資責成將官
以收實効此爲急着　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之使
不吾乘雖一時之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前是
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推諉誤事罪
有所歸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宗廟遣公侯張維賢朱純臣
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
兵亦不能守賊由蓋州而絶據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

再或由旅順而犯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然眉已
嚴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
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已失四
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
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
此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𡋯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
靜刑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剽
于海道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
船前往皇城島耀兵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絶
兵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令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

大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友石居

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
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
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
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
再乞裁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議者謂速借大工銀七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確亦宜急但修之非可苟且補葺已也蓋城薄則易攻一砲打之而遂裂城無郭亦難支敵去一重而遂陷城無池亦難守敵人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帮原舊城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爲內城之藩而郭外之里許又自北山至直山間鑿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置飛橋於其上發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實即於此由取大木爲鹿角柵栅置于兩岸牆萬於其內以防攢擊禦敵之守登城以砲胡馬不能入柵以內火砲可滑其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云海邊度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餘爲之非奢

落忼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歆半
生未竟之李箱可備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衆所知
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謂謗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科學官由光祿少卿遷推遼撫少年甲第爲開府者
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而至千里
員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進所馳之士在御之而已君
既用之而畏崇罪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此時得一濟時士如
荒年之穀天下用之借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
若順永保河眞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
南等府共去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剌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

檄兵山東則以董可威實季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
促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
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人主所與共
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誅國哉又
有越距而蹶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之令彼隻
輪不返　皇上高拱練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
知縣柴應賓知縣胡良輔所家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
諸父老子弟爵以我家　祖宗仁漸義磨二百餘年禮樂文物
之區豈可淪于戎虜一旦都門有儆宣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
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觀山東自四十三年飢

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疲驛遞馬戶不勝
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
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
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
腋完固則身體康寧臣愚爲兩省遼餉宜全蠲免不然或減一
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
增價以酧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
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
盡豈復省世間事念爲國爲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
元標積陳末議曰臣自揆已歸里灰心棄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
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過似褻似懟臣即千死萬死何能答　天
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
恨未羽翰自呂泰佐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　陛
下下蓋草茅敢以舊習見聞有條呈上覽臣久負浮名令無況
修起家之日即默然矣天此行有名想行家念不培植人護
國元氣爲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甚濟伏望　陛
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賜雖熱臣心甚虛不
敢以亟老疆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請議于左　一曰拔茅昔聖
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釋之曰茅爲物薄用

可重也頻斷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人惓惓保泰之殷如此冢
臣簡拔蠹省搜羅諸公卿揚推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
都不得已誠慎之也察其故曰月旦未一夫月旦能觀人不能
盡人先聖爲善者好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
善人仁者被之其所賤惡而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過不堪
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
成長正大臣忠我爲疵短是鐵可鑄我知太虛凡鳥可飛臣真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䟽先入無以論才地
作選佛場凡不計老死牖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死牖下亦仁
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礱在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

事爲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曉曉然此必純任血
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
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即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
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一曰闔國人在覆載中亭亭表表照
以日月澤以霜露秉靈磨鍊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
氣生前頑遂者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濟世忌嫉不遂而死
者有力擔選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過不遇總之皆
蓋臣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續攙搶之界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濟濟彈冠今乃爲泉下人九招難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
嘗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閣寮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石星

嘗共賞一招褫上下懸道始而許其哀曲繼而異冠博帶臣請
而賜曰公何冠帶曰上寄我矣諸臣莫莫諒爲同然 陛下屢
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沮日雖有大利大害誰復爲
國家延訪臣雖大忠誰復爲借籌效我 列祖朝特用此道時
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
臣部臣請下郡國大郡國皆再其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
諸臣子國多貧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勘
之煩試詰野何如謀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
回春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
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臣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爲難

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處處剝皮人人咒髓有司倍勞于
上且甚吸吸于下根十石以上者差可 止一石數斗旱乾水
溢外尚不能供工稅且有虛糧虛丁祖曰相傳無人承頂伍里
總甲代賠者可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歷指各
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填溝壑
乎江南諸處相屬者可憐也當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
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得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苦然
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憫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爲商賈多讙雄
貨取百之一捐毛于取窮民是求錙于針鼻豈不津津足慰顛
二十年海内趨跛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

下僞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
下明詔謂何雖言一開求山権税之門難言二江海榷天買客
鳳樒　葬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計之也臣以爲西江若此而
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
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外可知願計部早爲區處或九
邊延撫各處巡鹽助一年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辛
如生之日也　一日理財昔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
義衆皆訟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欵塞財在外
氏無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數爲白無門可控猶是加賦
一事不可後特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

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
國家貧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處有屯田鹽法水利在事也
屯田悉議更爲兼言之詳可泝也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
屯田若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
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勸屯田官臨田而勸杆軍以民爲屯官
催唯不知所辨臣竊嘆之臣切謂國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
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負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
官爲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
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
糧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攷事聽之乃異正體　國者此臣

既其見也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不得其人故耳
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過奇孫之益其選也　國家欲鹽法之
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克不得交代課克
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
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克未之有也至如尤過奇巡三秦巡淮
揚灑灑鶺鶺清將狐鳳以勞甚家而終不一行賠鄖與勞臣飲
恨何極況在事俸已滿可計者何如計爲水田如徐貞明路水
容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旁蠶
因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執不懽開粒食之願令汚萊不
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善矣　一日振武今日奴

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
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驅驅中原奴酋
何以安置旁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
可考徵其征錄可查也臣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爲失
算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
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臣又以
知虜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撫朱而歸無能爲者
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豈諸人冥冥將其
必助我　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爲者兵法忌盈忌滿酋盈矣
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并內勤王兵積刻必令隻騎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爲無足憂也說者又曰無將臣竊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登　朝五十年聞閱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楊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喙之其人多跅弛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特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杰之士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我素所嫻習之文臣

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稷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柰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罷遞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稷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　朝廷惜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俘郵征蕃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窮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輩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問有游心刑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如范涞美士

邑近客知微小民家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恥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涞上既方參者更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稟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流心滌慮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田間覩煩文日盛其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借來一世歡顏而已面刖心非退則口詆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耍扮奢人亦念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過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道捷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啟小不如孟子潤大潤大流禍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淸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爲提倡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爲也其二在儉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貧者悄大當之良難

總由煩文縟儀實會若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遂脈苟且贈祿
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塵祿共相沒矣
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自甘冷局人亦以冷
局目之此臣南北所親嘗者若志中不自作主宰亦向煩華中
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束馬龔爲新此亦人臣也
朋友以哲淶相道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罇玉睐所不敢加
之今　上者臣子遍相往來非偕則債新進小生亦爲所逼借
以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日賓客果先
覓後樂乎濫泛交乎今日當覓矣非金巵破愁顏爵一宴數日
之倖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臣亦彼此厭

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清心清可軒豁一
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
吾夫于一生太和元氣和日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心一
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
乎波門戶如藥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隊之淵
如作倒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
之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
爲卿爲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賊鳴鸒
張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昇已令廉臣貞臣短氣
不知同已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共無嘗先伏爲安身

計時移事大抱琴過荊豁矣今之房是安知不爲後日之非後
日之非安知不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
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爲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
必不爲轉念崇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
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無咎惟同人于
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
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迓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
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含載物厚亦無自見
術能有大于人臣人臣舉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
十年太僕五卿一負自如之葉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奸之樞

南星恬約遂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舉龍本白華濯濯天眞守
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
落落之蔣元聲有主事數月郎錮之丁元薦賀烺此皆國之
名賢也啓事遲運物望謂何有往生之品則有歷濟三楚一死
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涅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
臣者頤宸戒鄒觀光董中人談之髮監念之滯零幽微不闡
國與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紘則有四籤效忠
之維于仁則有力排封爭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之涂杰王學
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慕夜指正之侍御何選給諫顧
文遐楊文焕則又有倡道東南風事投寧故侍御之錢一本故

叅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子孔兼故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
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録重泉永門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
延雖黄襟出諸臣不負　國　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恩焉倘
仰昔人俱享得士之復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
無所不載此盛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稚前所語者鄭暑
小臣也有変身嘗開儲紛備虜不得迸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
夢熊梅國禎下不得世際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
其念欲求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
矣生平以身殉國爲復寧夏功在學曾蕭熊上也加之罪既足
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綱事遣戍

之李材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出
關其戍也　先帝已悉其枉而勇于在道耳工無不壯之不一
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究之芠穆江東之地之
厚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
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馳擔入國門感
時觸目籌燈而青臣未聞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其爲重復或
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誠救關者不修容勢使之
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
一壺千金録臣年老志衰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畧
人之過倘涓滴有裨臣寸心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帝曰續

陳諸款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并議行〇罪役途遐遁鄧莉王
威達許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臯等分營備
兼　十五日　行納占禮　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這捉獲
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决梟示有功員役依擬
給賞紀録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　賞擇捕務在盡
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
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目錢貂捉
獲剃頭男子一名解于成南生可疑似是奸細隨解到南城御
史房可瑞會同巡視廉門御史侯恂審得那成貞定府人
丁丑年九月十七日隨李將擊出關本年二月十九日在遼陽
東門搶告二十一日遭楊秋剃頭有叔將李永芳二
十七日令于成等一百餘人每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
淺處深淺京師虛實關隘調制官兵兵有若干數目此一百餘

人俱係山西寧夏真定三處人民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
出至三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放從往一片石偷進一路盤
詰只以發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夥三人一名陳三策一
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剃頭從獲于成府二人驚走等情看得奴
賊之勝算專以內應爲主遼瀋失事可爲長歎今奴必欲長驅
勢必先布奸細雖奴計甚詭其所差奸細必使人見之不驚
望之而不疑如于成者未必真奴賊倚仗之人而爲其布散
人無疑也　若不速爲正法京師何地可使奸宄之寇縱橫乎
防西虜賞時假酋升合各酋驛言挾賞時賄略搭犯故嚴備之　○起用謀勇將領杜光宇太兵題薦
尚文張成憲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
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爲各督撫等官承命調遣
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故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
當速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復起程日期有
遲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

否督孫如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千軍紀當部
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遼東巡撫新
升經略薛國用以病辭免詔陞王化貞代之詔加解經兩京五
名大首三名中首二名下首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
河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道將
各官捐軀起義忠義節烈良可愍嘉該部議確宜沛恩卹張銓
贈大理寺卿賜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堂
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蔭一子本衛指揮
僉事世襲賜諡立祠加祭堂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
蔭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

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僕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戚金鄧
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甫設展
俱贈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妻上官秦氏特
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 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
門存歿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
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體優恤○遼東
參謀布衣張恩任奏言自綠艱危疏曰原任遼東經略袁應太
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乃于二月初十日戒侶星
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敗衄之報臣亦知賊勢急于
星火勢重難支尤冀兼程而得晤經臣一見其尚防守之策雖

拔營而死亦無所恨乃獨與臣友趙佑智裴頭馬以二十一日
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
哭誓不欲生又切念臣為經臣而出經臣死臣莫適為主矣臣
死何益不如留一身以圖報稍臣辦于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
重繭一生為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奉命而出單身而
歸畏罪有心發瘋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為 皇上陳之臣
身在逃兵中遇瀋陽逃遼問其敗狀 悉有為瀋陽之赴
李秉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
無不殺者有為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為
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者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

李秉芳得我大砲手親什其搏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
兵無不立碎者有為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
機轉動如戰車之制以避鉛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
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
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為左右翼
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
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
百十遼兵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為其所 者
有為遼城既破李秉誠二叛將並率人賊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
坐經略衙門李賊將隨身榆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

防後患而賊城之生員無不斬首殺戮者有爲李秉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而山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殺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黨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欲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抱我倒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辭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放騎求食夜則斫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成市午已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難經者有搶搶攘攘乘勢劫奪者總

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蹤卽欲繪流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挾賞竟兔欲推盈甲于教場校酋欲停妻樞于官舍每遇事一到我之將皆耳盲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欸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瘦強半之且聞營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徑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毫無不大瘠者皆

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騾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穀債饑沿邊獲餉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士尫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胆落一有緩急不死卽走且二百里之間迸竄成群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放遼人賊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驗傷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穩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牽牛人屠肆步步追死不惟無門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蕭索旗幟不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蕭條人民逃散臣役宿逆旅主人一家百

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目擊扶痛入都以爲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煩餞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爲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增報既不足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閫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弛奴賊之兵勢如此熾盛而我如此之衰欲奴無一刻不思謀我鬪我而我以揣癸自救奴無一日不思侍我薄我而我以延緩自懸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脅

血戰左畿日里江山可惜棗梨壓殲薄海內外金甌王覇之業
方可惜感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
焉搖動倘憩臣狂愚鑒其誠悃　天子徵惕于上羣臣奮勵于
下如救頭燃如援溺神氣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
海保幾輔即以保神京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糧餉
料酌于遠近緩急之間臣雖萬死願賢于生况幸延殘喘得以
耕田鑿井爲太平之民乎臣蠢愚幷謹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
之符劒不習白猿之術况間關餘生鼓痛體宿病舉發已成
廢人即與扶病遲山苟存殘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可
隱默敢以一腔熱血灑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剛英

之聽廣芻蕘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
即督經臣亦當含笑入地臣亦得藉手以報知已矣疏入　帝
日張恩任旣悉邊在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熱審○
防叛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
學士劉一燝韓爌勅各邊督撫移鎮駐劄住信地揚兵往來斥
定期限關警疾至○廣西道御士任棫日奴事急矣且賊必渡
河矣廣寧兵將城池無一可恃且晚又不可知矣所檄各鎮兵
馬若于俺無一至而廣撫催兵勞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禦
賊向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鎮堅城懷喪了百萬性命
顧斬一令又不差官速催閣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句催

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與一去山海關門
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關門一帶應斬三若待到此而後議斬
亦何補于　君父昝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
汝夔侍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忬等下詔獄命王邦瑞總兵
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崔景榮必不來
一面即以某咎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部不可
一日無請以白輸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且尊定有公疏而徐
宗王象乾已題有擬督陵京之正衙併嚴勝俞允以便催來
不援　今各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勒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遲
不即逮李瑾責以兆稱兇調解散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

西將陳愚直逗遛踰關不前見疏參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
保定總兵郭增輝近高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
縱來亦不即出關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
責也又不能壓奸致來殺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乃已加頸尚
爲司官令代擬一疏預先請死以杜人言以求爲兔迎代之計
應併游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置
木城以便關阻放火黑一片石關門等處有必由之要道急須
造本城設木杆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募草澤英雄
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已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
偉略有衛霍英風　欽依發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兵械

俱堪大將如三利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兼優家丁驍
勇急用可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總兵吳有孚意氣激
昂人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乎游巳薦授守備未任
鄒聘弟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游擊
趙默波乃援遼總兵趙夢舜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政堪鼓舞得
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可使朝鮮或可
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刺尚不下數十人而
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
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
以防登萊以備奇者職竟可率前精將士力任其役備後不效

即嚴加譴責職所甘心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〇〇冊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
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
差〇磔大逆劉保于市
中城延親賞州道渠之棟等于本月二
十五日捉獲大逆劉保二十七日捉獲
逆保之子劉于翰劉于簡隔別研審據于翰供稱伊父劉保素
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即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跡送至遼陽
張銀每月一百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永芳家丁高科送來假充
官差或私買馬牌劉保乃寫揑增官名票稟驗放出關去年三
月八月中高科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世賢家丁李成恭亦
來京謀探等語又據于簡供稱本年四月初四日親為伊父劉
保寫答賀世賢書內開韓宗功到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
馬不知多少此時乘勢前來諒必無敗之理如過三直廣寧更
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調赴不前長驅大
兵速可前來也茲韓宗功回遼花中草　此宙報知有示下另
聞隨給將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　供吐相同看得劉保
宗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所跟遼中遣燃有年慣于作奸滑
丑通賄嘱盜賊將領豬爲鵰大身馬提擲最通機密至犯滔
天之罪罪恣不赦之誅四載以來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共蹈
裔之烈也據歷供情狀叛在華發忠逆月前聞者無不肝裂而
體據通國咸欲嚙腸而飲血在劉保當枝謀反大逆之律凌遲
處死決不待時劉于翰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劉子簡並其
家人劉相劉福等另議正法面現獲未獲諸犯如彭應高韓世
柳馬你林永吳從二孫嵩等俱供猜到折婚分別輕重並其妻
妾應得之罪另行上請仍屬無辜宜弘解網奏入得　旨俱依
擬行〇五月戊寅朔〇冊立張氏爲皇后詔告天下〇諭免經筵
則以天炎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
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爲定規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
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屯集河西何敵不摧乃至　天
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捉獲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
于翰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狸賴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利

原附而爲彼窟穴捏言誑惑包藏禍心蓋截難容神人共憤是
用凌遲處死傳首三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
未抄傳紙上空言何關　廟筭今劉保倶以邸報爲奇貨而李
永芳又倶以邸報爲秘謀小醜無知自干　國憲所有官軍民人
等尚宜同心敵愾并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
能懷忠抱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
爵酋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共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而來
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信賞必罰則服我武之維揚化
彼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衆知〇贈馬德澧太常寺

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
勅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磔之塞外必不可
留之腹心始息安攘庶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御史周宗建
奏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
獄一欵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
誤國之罪舉國所很請誅請殛三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
旣發舉心相觸共求速斷以淸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
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請兩
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
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非其求決之意

不虞大中于前後語意盡行刪去止摘其發端兩言爲德完罪
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完爲何如人也方當　神
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調護
孝端凞狀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
幸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
臣子聞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
日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
孰料横議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迴授大
中拔之省臺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辣手先加于　先朝
羽翼之猜忠九死回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因爲題目似可

猶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訐正可共實且大中不思票擬之寬
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毒口罵盡德完若有
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
死決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
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懷
懟無色廻腸自憐忘　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不能爲
大中解矣一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
侍郞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
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
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

請一一督發補任奴酋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
隙思逞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
臣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弃　國家
倚毗臣工　兩朝覃布恩渥卽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身能
無愧慄輔臣劉一燝已着官諭卽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孜
莘王佐侍郞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
卽出供職不得偏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尚以便
身圖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鬬專意急公位居大臣
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輙託疾言去小臣卽圖時糾正亦
只靜聽處分不得逾分責求務殫力協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

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决不輕宥該部
院一體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讜代益德晉蜀周
沅等府　遼撫王化貞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
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五日據回鄉
張天德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熊隻要在五月內黃泥窪犯搶
廣寧初七日據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前往南四衛探聽奴情
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脅裹東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
楊于渭等將南四衛領兵照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
又用車運臣思則賊之急急謀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
募義勇及潰卒皆赤身徒手雖衛爲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

將不分河上而黃泥窪之可憂更有備于河上者臣欲厚給紗
花爲我藩垣而撫賞銀兩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
招許僅加賞報千以示羈縻已耳今紗花以種田地而黃泥窪
一帶虛無人爲突如其來誰爲禦之臣承之以來手口拮据心
血爲枯屢既請兵請官請盔甲請發餉因提塘官劉保以謀逆
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處有無封進有無下落未知　朝
堂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將心欲碎而竟無如緩不及事何
也盔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役于遼陽者
既還于關內則無其人矣賊陷于東山筋骨聚于內地則無兵
再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餉根皆餓倖闌處使在關坐領厚

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簡練糾核需人爲急今且有
願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貸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
不敢舍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
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
諭該部將戊字庫遼餘盔甲（付弓三萬）三萬張箭五十萬枝棉就建鐵三
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三眼鎗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
年故事將　勅科道二員督發催覓腳頭裝至遼地并發餉銀
百萬運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賞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
出關發器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有
膽氣者破格題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張嚴催

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速赴旅順
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候大兵漸集另行撤回此外凡以應
遼之急者廷臣無俟臣畢請之煩各鎮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
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可及持于旦夕而撻伐可伸
威于異日矣號人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遂敕立限嚴督毋致
稽悮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吏部
遼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
姚宗文　帝曰道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
等原本倡議遼事宜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科理疏玩遼瀋相
繼淪沒逋逃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爲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

寧古塔看齊龍虎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合詞
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
小臣當職情而是重大臣任愆何得如是瀉三元張修德魏應
嘉扶同排擠致俱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 孫文陰險傾
陷貽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亦不叙用該
部知道 諭旗領官將嚴禁稜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跌玩開
贊 須行欽定考格〇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
自絕于天必殲其種類黎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
恥今之告謀而守者非為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
衛收取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首後夾攻不足以窮

狡兎之穴而搗猛虎之喉也則水兵固進剿所必用者而在
今日為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西望至
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東山礦兵殺
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有大姓招兵數萬
欲為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殺以此念恨悉遼陽之
甲以往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連城有大姓滲氏兄弟五人一
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為未可
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
從逆之志亦大非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遠來
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艨艟角朝鮮明示進取

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援海則狠顧必多遊人聞伐畀
弔兵則勝氣自倍此事之屬全無害而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
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為備倭之用暫借游
防況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
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棹而東直
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後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
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
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祿所稱務嗣塞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
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
難馴宜責成道府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

多徑實不得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糧人自
願往又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
俱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只
無自免之策故為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遼陽打
造船隻及鉤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許以此未動
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借徑西虜一水盈
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所 請三萬之衆至今
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為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
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衍南衛之
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

上敕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巡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
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奪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游江水兵及
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泰西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誠
罰不堪者 勅命督臣文移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誤
國之禍而殺奴有授首之期矣 建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
瑞徵[illegible]
[illegible]加贈沈棨正議大夫沈[illegible]大夫
贈[illegible]徒瀦宗顔等[illegible]名表忠張銓從秀儒何廷魁祠名昭
忠左右功隊賜祠名愍忠各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illegible]

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雖報厲備戎行以雪 國憤以
復父仇 臣父巡按御史張銓原以草莽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
矢誠許 國矢志殫謨未嘗一日不欲忠于 朝廷也向者奴
酋發難撫順失守 臣父時在江右慷慨上疏謂宜鎮靜徐相機
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薦楊鎬非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
城之略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以堅守寧宇在 廷許臣始謂
臣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資深西差告竣之
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 臣父不能辦而 臣父亦謂遼事無
難辦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僨
禍乎 初 臣父行至山海關經略袁應泰有招降之[illegible]用之大駭

謂入遼陽力與之爭而應泰堅不可易與 臣祖見任山東右布
政張五典書云袁經略剛愎無謀必致遼事既欲具疏糾參又
恐激成降夷其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快快忿有異
志復貽書于劉將軍知世賢逆謀已久審遼繼陷皆反噬
內應[illegible]不振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攻遼遼自滅耳
嗟乎 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喪師繼謀不用而兩鎮喪地一
腔赤血化碧[illegible]為厲鬼冤魂寄悲風夜月 臣一聞 臣父
罵賊[illegible]兵荒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不知衆酋尚猶盤
踞[illegible] 臣祖詔 臣此舉徒無益嘗詣 闕上書請兵一
旅勠力行間徐圖報復 臣洒泣拜別甫入都門聞 皇上惻念

死節之臣特加欽恤 臣父銓 賜爵賜謚蔭子立祠兼與祭葬
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 臣係長男叨恩受蔭顧 臣儒業傳家置
棄不忍且 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學自甘
不孝之罪 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使 臣若得勇士
數百千人自為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 臣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 臣父得為忠
臣 臣亦不失為孝子然念 臣讎懷飲血之心未有同仇之侶而
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 皇上之裁處
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 臣言可行 臣願手刃父仇
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先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揆出　聖諭朕惟近年
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
僇力艱辛殁者死寃不泯宜有賞賚優䘏茲當遣官宣諭御史
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將帑查照職級各〔官〕〔兵〕〔給〕〔發〕
兩着遵前旨將金內給發御史奉勑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
同前去該部院作速給發遣行故諭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八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九

安成　□□□　輯
溫陵　陳龍可　校
古鄞　丘　園　彙

十六月、○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雨降自冬及春雨雪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長齋　御門　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
里○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
大禮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嗣後列祖紹基無不臨
雍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懋贊洪圖事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櫜武事神

先伐之戒列鄉闈試士之秋正彙儀觀光之日釋奠孔子昭師
道之尊預　勅辟雍垂作人之謂于斯為盛寧可後時臣等謹
例具疏伏乞　皇上勅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
詹事府禮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
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梁毓貞
江西編修周延儒戶科王繼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
陝西吏部主事唐暉戶科王事趙嗣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
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
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禮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議　累朝曾
有例傳為來看倣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衙門

備查或如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禮部以辛酉為　龍飛
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順天啓加
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為例○禮部上言恭遇　皇上繼　天
立極景福維新聚奎章逢舉郎全山陵襄事幸學大閱郊祀籍田
典禮頻重必賓清之地主持有人斯能相　帝格　天安神佑
民乞　敕尚書臣孫慎行趨　朝掌禮以從人望○視學擇八
月初四日巳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覆括取紫要
復堆以元夜○經略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
已急而應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攜之愈異恐

乞敕中外臣工各攄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亟計算實早
圖振伏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
猖獗極難抵當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糧餉若器械等項盡擲
于遼陽今從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者三岔河用着
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集若干鱗次畢集可不患
寡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興工製造可職有具
而獨患之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
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即在事諸臣一聞傲報紛紛守城門送家
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遊
劄選遊無時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遙遠難到崗

推則兵戶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
而終日與本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解發、某事該催趲、某
件該料理、勅限新司起草、尚多沉閣、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
何謂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京師
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皆先着。
國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合諸臣精神、全
用于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
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
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怪也。○
臣謂心當同而攜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自救

[illegible]十九 天啓 三 友石居藏板

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爲君父計、即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
以同矣。而部堂與有司與、有司與屬官與、堂官與小臣與大臣
與、議臣與任臣與、省鎮與○廟堂與、文官與武將與、以致請討
本緒而阻之以爲與、勞緒本就而壞之以爲與、事體本定而變
之以爲與、情分本諧而挑之以爲與、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
臣又非不知夫事之難、勢之急、着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
一圖官銜之私意、錮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
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
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禮面、顧套數、顧祿位、顧訊彈、而誰
復有一付心腸、爲　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

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　皇上嚴勅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
真心實意以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
先圖者、孰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昨所職方司取募
兵數冊子、內開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
了無着落、或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
着落、真所謂紙上兵耳。邊兵向調屢空、無銀解稱、邊臣苦之、今
宜如其鎮調兵若干、通算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先解
[illegible]一面發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聽臣驗發。
不得[illegible]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空。前途遇四川
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餉兩、今尚未解、水西安民兵應附前科道

[illegible]十九 天啓 四 友石居藏板

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能制也。若募兵於河南山
陝各處、延山按派、有何中用、應將各起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
就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募錢糧、聽募補虜、彼此俱得實用、而
南[illegible]抽調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　勅兵部上緊
議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咎。兵部職兵馬、戶部職
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據爲成例、
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百萬兩、都聽兵部處
辦、兵部[illegible]計、只得空文調募、各省鎮只得空文塘塞、此戶部餉
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
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爲者、今日

之事不但兵馬在途缺乏行粮在邊缺乏本折戶部應任其責
卽調募夫銀至悞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勅戶部上緊與兵
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任咎至于
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爲言
若責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豪傑足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
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入塞僅一月往按遼四年南中一年竊
歎塞居七年有何見聞前次經畧平日所識拔皆已舉用皆已
實済今亦遣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自丁如許定
問答動忠等驟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
諸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豪

傑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　勅兵
部登單分選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
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
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接撫臣王化貞賊諜
愈急我備全疎一揭不覺感嘆欷噓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
是如此而兵糸各部之不肯照晉何也内言援兵出關者經一
萬七千内惟一千三百堪用餘皆傭人塗馬徒滋遼累京運歷
且不堪盡置高閣又僅一道一屬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
亟亟者二部見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真定新造
與撫臣堪用車輛火及督撫回鎮郵發新帶精壯兵馬出關以

皆應用所行之疏臣與臣前調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
兵部俱當如議逆復如數給發仿請　天語叮嚀工部京營各
省鎮道道驗濟急不得執留以致失悞河西再速剳府之禍其
該道箭提歷征高邦佐二員已經命下數日皆避難不往假使
人人如此　主上孤立於上實寄寒心吏部吏科當一面查參
責取不敢失悞供狀之宗一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違處
者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會孫人情以難爲易以急爲緩以後悞
先以因循聯路舉四端爲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晩矣清撫之
和□□□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鐵北關開鐵北關之
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其餘有幾賊特不卽過河

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
難逆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恐逆覩者臣言驗直雖冐一
時不敢犯之諱實冲數年不可破之痛尤須諸臣恕之也　遵
御史□疏延茶陜西○經畧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
臣高出　上命部院議復　上以貢途壅滯當酌爲疏通恩貢
命照　皇考例再考一次歲貢照舊行○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覲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多留循良撫綏凋敝糾掇之罰當重自當鼎力保什民擾
局避限之法當嚴往來水程而查違限至于署篆之人速當議定邑擇取賢郡化
之有品望者攝之毋貪官郎猾吏之手署印之考速當議行既有考成咸知振厲○停御史
張掲僞以紡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明旨

棟囬紛冦罪立功、禁抄傳私書揭。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宜寬、至聖之後須達其咯曰、臣惟一代之興王必有一番乘勢更新之規模使人心歸體而思奮而一代之方興必有一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啓正文明肇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凡正文體遵傳註愼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臣所已言者臣不敢贅臣惟自切有東魯聖人之餘而世淤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者久矣當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illegible]江右名藩華胄隆隆雖減夙儒奇美彬彬濟服每遇督學歲較時有冠場但至棟闈棚開人盡懸額豈皆氣數使然亦

緣獨格難破欲將來士爵 宗學人闈 國憲游惰日長橋恣相導臣竊憂之嘗于宗祿一事切自揣議將軍以差無過限祿。一法中尉以差無過力田興學一法欲學之興無過加額貢舉。一法則計宗室中尉而下有志進取者亦既讀師仰之文騁虛門之步矣落落仕路恢恢天綱何可復作羈縻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乎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响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處或可做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槩本省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千名以上者許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元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止歲祿如鄉里貢舉行當不侵口黃屋借途青衿即從此登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于會典外別有引例妄行請乞如是則 宗室既不患于倚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來學滌淸流俗所切 宗政良非小補。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嫡遞 國家文治又非如尋常于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明經歲荐之外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勃堪絃歌百里而鄒魯啓後不待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道伏多才臣每扼腕輸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鄉舉之一路切謂每歲大比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亦不乏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敦崇

聖學蓋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聞風以興起亦且星布棊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 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旣與宗室今許江西等省不過十人而止耳 孔學不過一二而止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內人士相向手額曰 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誰不爭相奮厲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夷虜聞之亦曰 新朝舉動若此吾曹未可還者矣其所關係 國運政體不既多與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具復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私願也臣不勝懇懇激切叩闡 上曰宗生暨[illegible]中式各數各

加于預外勿拘定人數致滋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
客氏乃奏請出去是朕留用等有何權賄勿生猜疑俾侍朕
勤苦操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沖齡
三宮年幼俾頻調獲爾辭待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京奉
安再擇日出封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瀆擾特諭○七月庚
辰○孟秋享 太廟遣國公張惟賢詣 定陵告祭 皇祖
陵寢陞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爲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陞淺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遼東西路監軍參政
那懷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
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康使楊述程○遼東巡撫王化貞奏

十六朝廣彙紀《卷》十九 天啓 九 友石居藏板

曰奴之詐犯廣寧非一日矣盔甲器械船隻挨牌俱已齊備據
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黃泥
窪直趨廣寧只指兩達子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
說約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抄花所報果于張義站會
兵以二十五日上馬矣其遣人于宰賽妻所借放宰賽爲名以
要西虜并覘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封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
不敢逆奴頗行奴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
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 臣 屢 請不得招集遼兵近
二萬皆須馬匹甲仗 臣 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
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議僱騾馱送至遼今皆
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運送不前即 臣 欲待而奴不能待也
若兩路並進 臣 豈能剪紙爲兵以禦之哉伏乞 皇上勑下該
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疋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催熊廷弼速
行出關調度盖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
趦趄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遛中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爲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贈聖夫人余氏
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于贈官給與誥命○御史劉
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軼乎禮之內則恩薄而
禮亦未掩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溢于恩之外則禮失而恩亦不
明故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

十六朝廣彙紀《卷》十九 天啓 十 友石居藏板

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相伏外
廷諸臣所以悉心推衛者不遺餘力顧內而保護 聖躬趨侍
左右者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不慶 祖宗社稷之靈推客
氏調護之功矣今幸冠禮久成吉典洊臻璧犀之儀肇舉關雎
之慶方新則 宮庭之內有 皇上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
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所容客氏住足客
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
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頗恩禮所重權勢歸之則嫌
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資財饒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
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其家已廢錦衣榮其秩亦隆夫人之

此再以驍訢而祇之奴必遜兵前，來馬一勇而不敢孫陷其足
于孔內奴賊引與行詐矣○一曰設伏兵○一曰用夾攻朝鮮
爲事藩亂其兵力微弱不足仗以制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一
驍勇上將將數千精兵浮海至于朝鮮西境抚奴酋之後以撓
其之多帶餘糧勿從靠臣我廣寧之軍以無恐赫虛聲揚言一
路取開原一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瀋陽使奴瞻前顧後疲于
奔命從其左支右吾之不暇然後以路車前進以奇兵從之步
步爲營步步可而進奴衆必弃去賊巢而護家門矣○以上十策
以車營造陣爲正以炮雷八隊爲奇當用正則用正有金城
湯之形當用奇則用奇有神出鬼沒之計又百計以撓之多方
以疑之主于募間諜招徠士遂大將鎮率庶兵家自有成法無
待臣言且兵有玄机心有妙用全在臨時斟酌難以預言伏祈
皇上勅下兵部行諸知兵之微可采鬆差之見可用將臣十
策轉行遼東經略人臣制機而行則一得之愚其于恢復全遼
之大計未必無小補矣○南京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黃克纘定鄭穆山盜
內賓一案生死不同又辨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剝諮特狀○原
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臣因天

計早忤　旨罪危懇乞　聖明勅部核疏備加　恤錄以光盛
典以慰忠魂○遼東監察御史方震孺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
乘疏曰臣于前月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甫竣事而河
西敗報適至因思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精金錦綺專遣臣以
激厲將士不乘奴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
上臣竊意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此身未到時中觀自良並一彼只
聯絡徐催兵將徐爲戰守計迨臣身到究其源探其虜臨始不時事上言不可救特論皆不可不御者也
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遼事之疏欲河上多置營房爲
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浪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取又輕信
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真足恃蓋臣今日而始知其爲夢語

矣河寬不七十步蹬蹬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有驚濤怒浪河
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大木爲排上浮以上而用多人推之即
使臣津稱如平地況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
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十三萬不敢發一
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邀之豈有
是乎河之不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
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潰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
之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义站者皆虜地也我
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水合遂成平地即
稍稍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

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遼拱手而聽奴之吞食乎是又
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
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兒天以
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聲息不
得通今奴酋往遼陽一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
砲無算昨以之擊我遼皆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
圖也奴父子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
即如近日殺郎舅言之事父子向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
圖也遼陽之民盼望官兵如饑兒望乳而嚙哭慘動天地奴誅
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身中皆敵國四可圖也畏者奴兵常專

眾一處故餘不可當今既守南衛矣守屯堡矣修海州城矣又
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得雖多自李永芳一
二人外未必人人效死首丘之念人皆有之但怕死而劫于威
耳我一舉事勢必響應六可圖也用虜一著雖不足靠然畧足
以　制奴近日我遼陽金銀首飾三車僊送西虜猶不足得其
歡心今臣見虜亦被撫臣點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
南中羽金錦于留哥關天誅叛賊之証已見八可圖也奴賊逆
人之妻奸人之女廣寧在剎虜恨入骨髓上著之民人人為身
家計九可圖也奴閑觀經畧時至沉吟久之而撫臣胆智亦是
經臣甘手文武同心天假其便十可圖也或者曰以劉綎之智

杜松之勇也而敗之瀋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兵力未
齊瘡痍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廣寧為孤注乎不
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蓋深見遼陽不復廣寧無
出鄰虛擲一綫豈足以鎖薊門哉此非臣喜事之言而隨波
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不能若棄定三岔作家恐事畢
時與人皆聞鼓聲而奔走天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　皇上
念擁河無守法亦無長住之法益思河既無險不得不以將兵
為險不得不以乘機邂會為險不得不以牽制犁援為險速催
兵將早早出關嚴兵以待相時決机若過却八月九月大事已
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熟計之萬萬不敢含皇催

鼓餡馬上催戰之發皷以增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前完
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西寧堡望之真如鉄壁銀山而守河
之兵衣甲器械全無惟有空拳以當百日已耳事急矣撫臣之
望兵望將望盔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　聖明速行該部覆
題可否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
練副使佟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
畧部前差遣　申嚴嘀池之罰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議
處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羅真才謂較論
濫否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選案當嚴水戰
攻擊當預　慶陵工報竣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除

為恭御外家閑住降太監王安為淨軍看守南海子墻舖〇南
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
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甲馬首而
有皆披長錦對陣衝來我軍非槍倒即箭射死毋怪其屢人得
志也臣于　神宗朝會上請纓一疏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攻
軍矣而遼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且
彼善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偏廂小車
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為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
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箭擬能及遠我軍又有所懼而
無害于是從容以號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
步更番迭發夜以繼日人馬俱碎營寨可燒此與以弓馬敵弓
馬利害何啻天淵倘人軍不諫與弓馬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
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芳但以試習為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
領而訓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一戰盡也
此所謂火軍之一奇也〇何謂水軍海船是也臣聞奴酋新寨三面
皆水一面山我軍欲得勝長驅卒未易下且虜空國而前一
面今兵擊之則不敢合兵圍之則不能是自遺之擒也昔廣東
總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員注謂宜節海上貿易貨船可千
百以上皆官五把三分令太監官[illegible]給價私免其抽稅船之

兒視虎養一帶城堡相繼歸降數百里之民重覩明附士氣一伸□爲有可戰之機是豈畢職之能哉實　朝廷之洪福本院指示之功而衆人之歸心宣力不可泯也如守備壽其民于德張板以忠貢之心鼓勇敢之氣躍戈所指人無逋者此可任于振之寄以隸於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書處擬膽發氣指吩人大小文武官員盡皆進實事以一介儒生挺身渡江說屠閩守臣思其敷奏事總未熟氣節凜然已足以振恐懼媼兵又畢職延與共事計畫立就勒中　江所宜陞以示職御委以軍事必能展盡忠猷以佐滅賊之功者也　王一寧陳忠事于王甫把總毛永祿王鎬假寒忠赤之心鷹勇敢之氣宜各守備之職以守一方之任者也把總張元祉張懋呂一學各陞勇將之□所宜升賞令盡其用者也參了劉拾□官□倹全次才係計功係計業罰暴提德仲文移世照王有功韓□白文學劉文學高世全于頭龍爭衛青民擊文繁為炮臥變滅孫泉陸元升鄧國昌或奮勇爭先或勤勞不惜所宜獎賞以故士氣者也其軍民一百餘人隨軍征進涉歷風波備嘗艱若□立刻加賞齊以收衆心者也其所奉憲札拾散題叙如此剖□宗備何風人心鼓奮必爭先用命擒獲數萬可唾掌得矣再不必□江也兵不知　天兵多寡踴躍來援後見兵勢寡君以心開難題言情貴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投遞未見回咨

懼堤近臣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遽以王泰將駐兵鹿島去鎮江百餘里亦不肯前遣本城勢甚危切請催調天下大兵四年之久未嘗收一勝之功畢職收復鎮江不假餘力徒以人心歸附故也易遭主帥援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人民必遭荼毒嗣後則無可虞天下事之此閭之民心將以前事爲戒人心必不可收遼事亦不可知矣伏乞本院俯念垂成之功不可乘宋速發救兵數萬糧餉數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鮮兵可以非集朝鮮亦必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主簡官兵佟養貞等二十二員名斬獲首級七十二顆緣由呈報到職爲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郭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行謂之制孔子爲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從時王之制即魯亦可概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臣兹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爾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擬當祧　廟宮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憲宗宜祧及修太常卿洪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祔奉　王之宮臣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職也昭穆之序親盡則毀而遞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遞遷宜王之世穆王爲昭孝王爲共弟而繼共爲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莫敢廢焉非者其居其不如而于中遞祧也鄭注祧之定超近上去遠廟爲祧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恩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發遥于此而不爲之節則近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爲用凡

祔以近而易遠祧從遠而超近禮也人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入矣可逆祧乎　祖訓親王便叙家人禮奉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王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爲　天子矣勢不得不貸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

不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爲
天子而父子行親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睿出憲既不先
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不然又僖閔之跡或
同一序而今制爲昭間圖 宣宗憲宗世宗爲昭 孝宗武宗
穆宗爲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爲昭穆而非以昭穆爲尊卑亦未
如有瑕之之妙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爲人子者爲之後自
其後 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
語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
帝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天子不考 睿宗而誰考乎漢唐宋
豈有此與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

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
祧 睿宗天下非不趨之乃 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之意
祧而奉之 玉芝宮蓋祫祭同集祧 主于 太廟禘祫並重
謂祫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不祧等故必奉 玉
芝宮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思哉第
此等議論值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藏主藏主必
祫禘大禮也不祫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難之奉 主于
玉芝宮不祫則非宗苟可祫也何必先祧之爲快況序不及之
時先祧子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礙無匪于入而反奉祧序

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于 朝夫 天子雖貴人子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天命也夏商止祀禹而周祫及亞
圉商不追王壬癸而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
制通出聖人亦何常之與有宋祀禧祖朱熹以爲是 德懿熙
仁以 太祖皇帝遂爲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
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因感格自 孝宗
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睿
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
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
而讓席乃與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

言猶若此已若僖閔皆兄子不躋僖而莊自無間文公自可直
遡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
而不通讀說蓋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能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
事掩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掩人事又以人事伸天性臣
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一太祖而不慚然考之祝文及
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懸考 廟圖則質 孝廟而不敢道
非 聖人之孝子俎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 累朝皆順祧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
小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何

一舉詳哉若謂毅然改正書之史冊為美談夫易有幹父之蠱
而尚書無改祖之訓矧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恩貺削改
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顧有知禮之名
而不敢信經而疑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
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 廟此非太常之說歟 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註謂親遷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之盛美為
百世之廟祧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矣太常既以
世宗為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如謂
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況祖乎卽漢唐宋亦無此改正法

若夫親盡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斷斷盛德而祧不
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壽度數四心有不敢卽謂天理非能觀
會通之原而自以為是請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
耳已會同左侍郎周 上疏復攄情以備 聖明採擇衆言淆
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
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
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 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畢昌
府會寧縣原州里閻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
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鱗鬣備體班文天成蹄甲連咩數聲婦不
知以為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于土一老人以為神物取而供
奉如神禮此四閱月體耗不腐臭府守知為麟擇地置塚告祭
禮葬之遂以其聞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

昌審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安地二十頃○經略熊廷
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中秋節 賜輔
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啟運 孝元貞皇后梓宮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啟仍 命輔臣朱國祚攝衛 進呈祀冊
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為令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蔭一子汪道
春入監○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為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為
禆或駐义州或仰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略熊
廷弼奏曰臣決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參處以警欺玩
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自為乃專送一種孱
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略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

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君父于
度外覩 明旨如弁髦安恐生靦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
奉集支撐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為賊口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衛不聞遴報一至而 沖聖震
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畫地而守門侍
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面請亦在京各衙門競借差以捐身
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自為人臣言念及此并
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
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搪塞之
物而延後人馬則不幸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周護

者每唱一名嘆一氣驗一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有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副使陶珙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逵領定邊營家丁二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使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傳艮臣鎮原任總兵范永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克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釆拔十尚可得人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獨謝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

十四員名別是一様人物臣與鎮道皆蹙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行汰揀十不得三又恐退回太多徃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千總項守程下所領健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尤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下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延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延撫委中軍呂元勛總領委坐營高驛騰驗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漓即本日扶至點所一面揀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回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置

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識爲本旦暮待艱回又無料行不兩三日餓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鎮估值留餉資軍回還外通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日留之亦聊以備看營守家搬器運粮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稟鎮將等官責孤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參將吳世爵以賄脫而砌巳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以賣脫而啣局無伸甚至千總王四哭本花兒詎思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

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須該兵部覆議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發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延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illegible]望履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總兵杜文煥父子叔侄世受　國恩而頃以　廟祀郵廢加于違制僨師遺禍到今之提師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格矣畏懼援遼

勦輯穆病伊于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避今又諉卸鎮募
兵通州駐札搶前從龍得罪每兵馬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
丁鄉民充換弧各營路爲子代募各官通將部下精丁盡數抽
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弱其言固難盡信卽以項守程所領
充換之內丁閑亦抽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爲子
精選者爲出關一精選也似此狀玩卽加以逮繫亦不爲過但
事該　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數罪以立功但二監屢
見推託臨期僵臥終惧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叙用其原調
家丁及此番退換軍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永遠代父
立功贖罪俟有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

向日出關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
但恐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新　覆旨申
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難保無退回卽挑選
強兵壯馬預備待臣疏覆之日卽着該道及見任能將統領來
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充補此皆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
挑選來換俱俟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及在奉　旨之後
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總兵定行逮繫
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　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爲　祖
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爲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嚮之議未成彼亦覘此南四衛爲不足慮今聞我撫移劄鮮遣有專官設

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
者也是以發兵戮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陰壁其謀犯之兵
并布置截路之計轉眄風高彼來爲易我應爲難勢在孔棘所
當添兵協防者也○恭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
山峻嶺惟海州寬遠爲必爭之地可復則復　○二十二日挑
不無疏須江後充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
廟、是日顧天爵試故楠鹿鳴宴改于九月十六日因襄事故皆
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
之垣以憲職宜諭朝鮮夫宜諭朝鮮之謀臣有成笑于胸中久
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款惟　皇
上採擇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
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向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賞人
數十兩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恐趨不肯出
詞今見有礦徒向義不降陷在絕域倘不加存恤爲飢寒所迫
款家外方則不推賞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富遼責全錢
數萬宜佈令　天子匹夫匹婦不悉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

傑可爲尚之黃齊周之會遼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
用之　宜招徠者○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
因敗爲勝韓宗功爲我奉而其肺肝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
乘隙誣謀使抱大冤今且身陷絕國尚有督率礦徒設奇取勝
堅折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礦徒與永芳爲難不降
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宗功與李永芳水火
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竟爲昭雪優以重擢付之東方一
面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所當亟加大衍聽經臣節制之方者
也○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全伏濤蓋四大衛爲遼東膏腴之
地世族大家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就其潰矣及
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梃謎其利兵以出則奴酋竊鼠之技巳窮
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
宗功統有餘衆數千人內豈無親戚肺腑以招呼閭里鄉黨可
以間諜使之變服以婦約舉大事大兵一臨則四衛頓役衍衛
爲我守而遼瀋之人心掟破竹之勢操在我兵○一用魚皮達
子以用間夫魚皮達子卽所謂江夷也奴地產參貂江夷亦產
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畢利其兵
甲而辣其衆以得志于我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爲用
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任臣與梁之垣
寄諜之○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從奴寨霽宮塔少東寨子

徐下盡皆水董無別物里中言體物毋曹氏父皎賈娛涼家生弟禁彥才彥才岳威販私鹽發地方同崔家謝贊彥才陵冤體積與兄侍侍受買和銀三十兩焚尸滅跡休飛分其銀買店居任此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畋聽又未必盡然蹴在上者惡可不猛爲昝者乎〇梓宮奉安陵殿〇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愛禾翻思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囘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報催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敘錄在內一似私恩爲惓惓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今臣畏罪不言恐視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楊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綏振撻伐有機人心膽仰專在朝廷臣等不諱者以爲我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爲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聖衷之眷注重天語之叮嚀乃解其體而厭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即客氏之保

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宜何妨從以金帛如若聖諭加給曰上明示敘錄昭播聰聞殊傷聖美又況梓宮奉頒先規客氏之乔大[illegible]陵工告成而強人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文深言其漸也臣近若撫臣王化貞疏事其難疏中大帥經宗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同奴人等語深爲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逗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勠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灑以謝邦巳而巳臣又不覺泪之流下臣意以我皇上聞此[illegible]光報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賚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卧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扶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聖明之願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事體姑且不究京城守禦定議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晉簡練[illegible]京成書進奏省傳言有深裡營務者推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家廣西道房壯麗叙新營軍之甲仗湖科劉弘化陝西道李毫各訊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將欲榜營兵之全長游賦翔欸消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其營之

將臣伏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聯如日星[illegible]之準酌
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糧不敷車牛莫措[illegible]
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輛費不下十餘金苟非倒造可用徒廢貨
穀則一切戰車挨趲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
需請緝二三十萬副按臣方震儒已久為期請梅花甲須有造
完不論多寡設廠縣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遴其行本
振二色以恭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皆且凜凜無忘三四月
寂挺光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
負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秉撥附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資遣犄角豈得不承為接

救所奏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經撫書辭
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共濟仍將彼己情
形進守機宜還前　旨會疏密奏聊居中調度宜諮計與同從
長參酌贊朕裁決以收廟勝○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
祭　長陵等陵○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
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　聖明採納讀詩至閔予訪
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
昭考而後知古先哲主之纘緒嗣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
注于先王也傾注深則繼述自不能緩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
貞皇帝以一月之[illegible]御在宥天下而以萬年之統緒屬望　聖

明皆　靈爽之駐內契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
乃今　玄宮告閟祔廟登[illegible]臣等趨蹌有事沸從心隕我　皇
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為恩罔極而僾如存者不知如何悽
愴如何痛切以為慕之于几筵懷楊其慕為虛而見之于陟降
覲揚其慕為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弼留之言不顧諸臣
瀚　皇上為堯舜乎至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
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左右侍御之惟謹茲節此數者仰為
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
所令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滿而當黽勉乎臣請得而質言之
大[illegible]孫宗克滿位宁可不謂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

對召對之外別無數陳似于一體誼猶未洽也稽古帝王乎居
宜見燬閣吝諷甚且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政一時君臣不啻
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日常摘止輦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則賢才輔而化
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然一歲之中所講幾
月一月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
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勤銘于盤于鑑于戶牖無地無時非
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慎
思非章句之徒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曾燕閒之可荒但
期與日俱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　皇

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輸逼于
海内加派空乎閭左嗷嗷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我 仁宗昭
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免稅糧之半
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爲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
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隨行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爲民也 皇上
宜以此爲心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從其減而
又嚴責督撫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煦咻之庶幾民有寧宇
而太平其有日乎頃者 中閫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
慶得人第恐侍妾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不敢怠
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
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其慎也 皇上當存是心鍾鼓
琴瑟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強
固之福與鴻厖之祚維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猶進忠辭免
恩叙紀纂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驕竊惟是左
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悅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閹寺
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專
恣其體態也宜常使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啓之其導

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禁嚬笑不
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以行其私庸可
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并歸梓美 皇上而有一追
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
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邇覽
逆命更何難爲當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氣未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
修外攘可必不然天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
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 臣 固願 皇上之早
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百僚主心每有所

惑啟而他辭容勿精意又易足感通 臣 每謂國家有大政大疑
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杞慮而相臣可以正色救之弼士不得
于禍臆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
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爲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皇上者也其恩
付託之隆各竭駑棐之悃自矢畢蘞致主堯舜以無愧于顧命
之惓惓也 命都御史李宗延劾兒横内使李添羶王昇 命
降級調用 ○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 一敎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只書倉
延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結于印信嚴查勤于里鄰于
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舉貢釋褐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送入
係目想溺此輩受發塩之若由鏡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
不致爲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焉一京控布

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防兵未見別議
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兵當別議而不
宜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
制勝從此役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
遼危而[illegible]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
是即[illegible]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藉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愛不
知所出[illegible]此登津兵尚猶存陸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
力[illegible]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 請撤
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
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

三方之設非與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 勅下兵部會
同戶部總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鐵山之役謀同撫臣欲
護賊歸來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爲異也
鎮江鐵山之救 前旨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勦之師也牽制且
未能進勦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
爲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爲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
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君父公書略詳臣疏
與公書無異也臣意在慎重而謀[illegible]斷賊還路以[illegible]
之圖亟調近鎮標兵或留京軍甲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

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不同于撫臣也若而決主守者
雖意在牽撥而襲益州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
河之舉孰能禁之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
同于臣也而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
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
安壁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
尚未諧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畫完各鎮
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道一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
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車馬甲仗屢催未至
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
果來我且得不應乎況以西虜之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

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得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
聞者臣思兵機之變頃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容
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
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因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碍決無中制
是或一道也今樞臣曰撚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
待其來必無幸矣懇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
廣寧城池士馬一切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衆
命使其不來恐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
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

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
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制賊
死命使其不來俱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死命乎少旣可以成
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可以過河乎凡此
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失脫于機機脫于手親手握機
者而後可以審機親眼見機者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
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况于樞臣臣願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
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
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情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
撫臣屢疏催兵馬甲仗且言杪酋中奴餌面遁也豈有異哉除

已往情形進守機宜仍准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聖裁○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
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
不關切即請餉之說舌敝頴禿以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
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
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于今也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
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盗
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盗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
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
不能撫者遺之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

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萑𦶜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亦
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刼
詔使戕代巡戕職官戈揹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
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輜重阿堵爲之囮而豈馬戶
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斮舞嬰兒刀刳孕婦裸淫支解不一
而足而土官堡一刼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
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欵最可
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屠山曲
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
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尚可化

而其撫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
不撫而彼無日不刼益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
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
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御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
兵無餉之府縣誠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
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褱有千里之遥此十站之
路寸寸皆小節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
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
聚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
時縣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illegible]而

後臣為乎猎亦不惟不能禦敵而且潰敗又安能保敵兵不化
竊甚之時兵也詐冒焉禁侵當事而併以懲臣事關係梓患
切斜肩敢敢論及之○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
天下宗子繼天以君為元子則必當以天為大父母矣故所居
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曰
天明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黴斥曰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
恩怨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
其[illegible]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欲其修慈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耳　恩圖報情自有
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

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及榮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
神器有主比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
奕葉重光今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
亟宜修身齊家以為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
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
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
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忽已後還着時
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
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以貽　君父之

安乃敢過為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
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
心幾傷玉體之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
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　諭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
出如此者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盡在廷諸臣保護愛
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卽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廩其
衞子例酬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
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
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旣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

舉動拂經喜怒垂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為不便有
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
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
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
防　紫禁邃密保姆何人乃輙為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
不便者二貿爾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
德難恃爱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蕭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于
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消消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今之出
入外廷以為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為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

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
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
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
當世不便者六此固微臣欸欸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
再請 聖諭諸臣下達臆措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
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聖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發帑
無吝惜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卽問道訪洛無以加焉況在宥
以來睨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菲臣
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

小恩勿紐于喔咿嚅唲之言採納羣議勿仕夫喜怒愛憎之私
狎天地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
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
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繚索事様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
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又來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
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違等的定行重治不饒○吏科給事
侯震暘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
有諭着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云云欽此先
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以爲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敦

練內防戢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
復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褻瀆聖聰爲
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
有 明旨不必總總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衷究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
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
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
有所倚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
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廣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

門宜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
視而心知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
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
已出幼外之則有凝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迹 兩
宮眾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
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
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卽位之日怵以遊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
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

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
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遐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
忽崩殂頊雖升祔禮成賓娀未築有同宵路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輿哀栝棬飲痛者特
外廷遼遠無由得知而反憶泣保姆之　諭使臣工見使衆度
閤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
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
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思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
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帀　閣不易奈何獨使

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昔衛留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
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
氏無不舌嚼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
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臣駱飭恭曰此　先
帝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歎同此掖廷阿乳之功
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尤憐厚
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卽爲客氏一身
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
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
可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

宜省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親聽況中涓羣小內外
鉤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聖寵而媚
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
此乃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
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姆氏淑慎周旋無損　聖德
且安　聖躬嘵嘵勿聽何爲者也竊體　皇上此心持出于小
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
之未出也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旣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
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

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諭詞禁外廷
不得煩瀆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
喜此心卽可以爲堯舜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
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焉用諫官爲矣故敢齋
沐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　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
帛或歲時問勞示毋忘簪履再不令出入大內濱近　宸嚴至
于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解勿旋罪而旋賞使展
轉猜疑愈聞辟除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淸孔子曰唯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也敢因足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遼東獻俘

奴酋佁逆而佟養眞等佐之明棄我之冠裳甘爲賊之腳騎逆借數將分守鎮江吾欲害耻除冤討須撫呪精骨惑者天心厭亂兵率出奇毛文龍一舉而佟養眞等成擒擒兵二百人傳長解于海上僩闘數千里　獻俘虜于闕前向闕奏捷日日盼人閭門之期今見景因人人京唉逆賊之肉鳳凰山之捷鳳掃三岔河之戰上色飛逸在與師此爲嗟氣賊奴授首此爲先聲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前奉聖夫人客氏有何干預指比宋虜有諭古岡自又來微瑕顯是逞臆沽名欺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姑降三級調外任馮如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王德宗科臣李遇知部臣王逍宜各上疏申救不聽○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救諸臣　奉　聖旨殿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微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

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略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逆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等因甚先是臣偵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拜閣臣閣臣劉一燝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說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朕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卜年等皆經略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酋也苟一佟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滅賊至于僨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膽一心利害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

書經臣使諭佟卜年等卧薪嘗膽滅賊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爲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爲人媒孽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之薦佟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無遼人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講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辞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蓋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

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爲惟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心爲國非爲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聽言何容易也皇上既寬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爲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條罪條寬條用條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　朝廷之體臣愚以爲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最眞不敢妄定臣罪審解到佟養眞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眞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

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延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佟之家也言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扳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遽棄一有用才能之士卽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爲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報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督與經臣言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口業已允矣今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聽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　懇諸臣亦畢心劝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屑步又告病乞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白簡隨其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太逆佟養真伏誅故明時賞罰有傳示遼東前案劉于商井決○遼東巡撫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棟庸孱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奔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

湯縣鐵之天下不足以當罪矣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兵焚見河氷不開夷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旦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爲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眞而諸監軍亦數爲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撫臣中風卧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羸卒幾許亦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文鎮之沖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爲者而臣且從事焉奄奄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如不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量亦所難恃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令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東奔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再無別策閣内援兵既唇焦舌敝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厮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尚殺逃軍逃將彼三軍之歸路絶而生路可盡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

握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爲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在一反掌間耳姑未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維參魯璟諸臣同一言事也而輕重異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法官也例當執法以寬馬鳴起張捷例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平矣不然蕭玉霜霞岐路怜憫忠介憔悴行道傷悲蕭臣自悲更有爲朝臣悲者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經入　朝受　鐘鳴漏盡之誚不若使諸臣在　朝舒鳳鳴九皐之齊臣老且甚矣無能爲矣所望收回成命主德愈盛治道愈光書之史冊作

天啓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渠苟故不勝惓惓雖然臣等輒言不足諸相臣寄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目望之　禁開礦時有奸徒陳有爵等倡議銜倡言採礦　上曰前者戶部言榷稅朕不忍小（仁李明星）民重苦今有爵又以開礦啟釁命嚴訊之（）何選孤忠寅層典木不定建言者非遺斥逐則破報留中公于時曾具草娓娓千言周所恐謗已而思之曰此其事不可以口爭　官闈無轉移之兆附　聖天子欲從公議而射敝問從中搆之無濟也于是以正論諷郵職疾令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　貴妃求轉務于內意謂　貴妃縱不計　宗社豈不念身家滅念身家而　宗社大計可請額定而戚畹初不應公言之公惱日安危在此一舉亙不以性命戚動多方得請吾辭且舉及之耳異日無燃類矣戚畹惧乃以情請　貴妃彼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疏上　神宗叢怒治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故時雖未出公名而　神宗　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催升孫入華而陳請之　首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汲引正人其所以得罪之白在燃然　國本也不然一業降諭再蒙憫轉湖公之受罰更其于孫公輩其故可知也夫　廷諍疏諫移節以照天下之公議者請忠固揭于日月乃公憂　國苦心赤衷黑爲轉移以定公大計身用驅虎之謀則其事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無愧鬼神耶使幸而濟雖回帰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猶自不過故識獨後之人不知即當時亦鮮知之而卿之老成明有能道其詳者時正學闔闢之興故輔臣朱公國祚等公揭表之則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溫習講過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兵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冱倍軫朕懷特發帑金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

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軫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逆酋搆亂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爾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擔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踈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發帑二百萬兩爲東西兵餉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撙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咨人驚所咨兵此舉得之械可以靜其非今之洩河西動搖嵩分危急一疏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

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共望臣果學臣
既受茲任（安國家老全兵衛利止妙卷）出關入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使是初推經畧時臺
省紛紛言廣寧事已成功已執其咎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
其權一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訪謝更甚即報捷獻俘
不會稍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郤
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又當爲
誰何何者猜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
津山海兵餉甲仗砲車　勿校一切齊備然後出關與廣寧共
張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
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獨樞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爲畫

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應行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
樞臣意與所發揚神情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逆主進進不成
坎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曰東方事事責經臣又何向者鄙
夷之而今相窘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
六日復到永平撫寧討往關實止四十二月耳　明旨謂經撫
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理未久也　聖諭
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第者前此
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惧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
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譏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
張此一語最爲緊關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

搖我分危急狀臣苦於不得而主張也職三方而與討兵餉饒
生氣議調延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而還臣疏不覆事事刻此
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布挑練城守糧餉車牛諸務無不
早咨備早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
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
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思驅
臣出關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任河上經畧任廣寧之疏而
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定
要譏壞所用之人定要毆壞所調撥之若懷定要弄壞至事體
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套

臣催督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出樞臣之能事畢
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
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
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
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
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
道是此光景否原調延兵承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忚
忚加調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
遽戰況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
臣任廣寧撫臣應任何地伏乞　聖勅兵部作速議處而無使

撼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賊虜所笑且樞臣厚望于臣
臣隨即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常聯在遼督撫一
臣本兵調度此因樞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便
當一一聽承經畧若爭定本兵陸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
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
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
宜平易商酌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
與經臣各持[illegible]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
兵于[illegible]外遠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已意懸斷樞臣答書
論鎭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鎭江二萬出海州斷奴兵

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
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鎭江在何處
自廣寧由海至鎭江不知從何處殊不知奴往鎭江不由海州
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
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者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
言守則艴然怒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
同誇張嗔人點破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
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朝廷上得外邊眞情
而頗尊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
以術行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始得自鞍而爲　皇上專任東

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登萊監軍道
楊述程請往募川中將士○十一月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
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王三善巡撫貴州○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協理戎政李宗延奏
曰昔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
輛至臣衙所見其竹木堅緻釘料嚴密銃孔用備弩箭鋒利詢
之則曰尙在南部任開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
止帶茲式四輛前送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歎曰陪京計部猶
然[illegible]特[illegible]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聯得遼東經畧熊廷
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敢

冒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尙止渴之梅若
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鏡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
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遇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
噫臣爲工部之不應故于澤于戶曹也爲人事之無補故望恩
于芻牧也展轉于籍寐乞憐于司農而爲此不得已持缽之計
也伏乞　聖明勑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俱曾子孟子六十二代孫）○四川
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十
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
太常少卿[illegible]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illegible]孔都給事薛鳳翔

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聖
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陝西按臣洪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套虜搶犯令下環
縣慶陽日固原尤甚又掠延安府申文達稱四五萬入犯月二十
二日從黃古峽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并千谷驛人民被殺
盡沿掠縣居廢屋假用火焚說二十六日至延安府圍困三日
將府堡畔燒前火焚燒毀初一日賊圍搶說詰請院拿了杜
省兵便罷如不挙杜揚兵我罰過年三月間大兵管一上西安等
惜于是逐退兵勤商賈迎發有謂賊入千谷驛示裝一如遺人
者一良縣精市賊神包馬驛入鄉中作詩馬就入殺救人者有謂甘
梟一縣八代里逃上山止入縣官負役在內死守者有謂婦女
劉先一非六將理安一生員史用貧擔夫看有謂抱兵官來八轎
縣莫出工北不救近者有諸板弁馮大撓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
他大衣若騎賊不往占陝西明年定剿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
方其賊幸來馬驂數萬滿載驛增前後騎可生畜八人
口不我兵攻行行程掣回者又撲衛苑將自騎八月二人
十六萬了達于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將了荷東至
延長縣千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木月于掠縣後沖要數了頁并
張縣文病牌坊民房盡行燒燬西野搶掠人日生畜蹄城田亂

不知兵數從糾拾犯未有如此之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
全秦之兵無不騷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
矣○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蹂入左支右
吾動輒蠹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嚴旨屢頒
朝第可謂周詳竟未有效力衛鋒為　國家伸一憤此無他將
無死綏之志或亟稱病而卸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
亟議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撫督王威病矣苍奄
床第誰為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貴劉徵黑雲鶴周守廉高國
貞等才智迥拔者固多而貪黷恇怯者不少聞有散糧時每兩
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人者有養健丁壯馬留以自衛不肯
令當鋒禦禦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銀入巳以備公費者

夫陋規且不能洗滌況患其督率有方分合法者乎行經撫查
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撤或就遼中諸將推穀或另擇勇略登
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爲萬不
容緩者他若碩名抱之材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
道諸臣前後薦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尚閫無若
朱隆禧等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冏頓之輦轂之下使後來者望
崗門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蹂入烽火迫
于甘泉有言應援不迷離賊頗遠者有言邀發零虜挑起釁端
者有言虜役讒書不挙抖摠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眾潰邊
深入不能堵截以戢其醜該鎮何辭以解萬大將而爲虜所忌

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讒書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
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西陲必多事斯
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仍不固不幾貽笑四
夷乎況虜既銀文煥爲素仇文煥更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
郭允厚之疏曰職何恐以數行文墨竟爲兩臣担此重担甚不
爲地方眉睫計誠爲確論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
料理抹馬厲兵務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額
餉盡數解發使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
以那借也登萊之兵翦使　防海上則一萬已爲多若使之會
同發棹進遊尙衛宰制奴鋒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

三萬奏有　明青兵顧祗擬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僅滿萬闖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耗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勑令標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俾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嚴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鉋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啻但時巳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有火器者演放擇無炸裂者起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俾傳授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

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頻勞而制勝者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勑下該部施行　申飭討典愼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懲揃辦　速鄭之范于理追賍抵備○皇極門成○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為湖兵聚衆鬪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闖首禍的嚴查具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逗延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叅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眞如嚴霜烈日令起擐者逗遛者觭落矣顧逗延觀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之時通州寄過　京

衆豈容兵久駐之地況工部之衣械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巳三日景珍何所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夠免見　聞[illegible]景珍又何所為而潛入　都下則營求加銜無詞以覆也今[illegible]景珍非入　京資緣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illegible]不知及高壁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殞命由景坤[illegible]為武官[illegible]景珍實為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illegible]臣[illegible]有[illegible]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illegible]加銜者借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illegible]兵與積按蹕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illegible]以待加銜日久門[illegible]多將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

以當來奸役必以饜壑應無方朘軍糈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為令一切援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部即具　請加銜違是而干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在上誰不望揄閭而踴躍厥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輙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為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　都門不一舍有何跋涉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厥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聞

謝廷寵孫我之整頓摧進而當鋒衆力又全藉有一班急難之
才近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亦慮
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遼受事諸臣
外試詢其所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與朝搤腕共嘆之才
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無故常而後可設使
賊殺戮而天意尚深人謀不及直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
馬于太僕舟于陸不惟誤國亦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
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之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
乎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

死臣謂方今在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勅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之竭
聖主殊際之隆而不能舍勿仍循資盈擢官思擇便才願投閒
即至事急各有不得已而生搶活挽以往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皇上復不憐其苦未聞袞帽之頌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
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藩臬
以至都邑其于職冠安民頗多經歷窮情與變路熟車輕府官
不敢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萬國之人才盡
集 闕下合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覲各正官務隨時隨
地覈其根基審其操表察其局幹耳目可備緩急者藩臬卸府

中或七人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
在藩臬知府處以付冈京堂其在知府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
問勁質長才勿限明經一榜夫擢以不次人不難剖所受以從
而望以 廷推人又欲躋吾才以副視夫所于造次羅之以風
影其人之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面之求監軍之
選尸固知其作有餘地矣然業已畜之京堂儲之部署原同搖
亂非取養尊如養客之需才時尚未叉京堂宜任之練兵蓄騎
將信視師但敢隨試不效何愁大用無時部署宜用之戶工兵
三部或責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路或因其巧算苦思收
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盔甲與夫職方郎亦不

息于倡缺無人久之果各有成績可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
旁閉倖竇俾諸臣務得緣是為進化之梯京堂謀陞內地巡撫
部署謀改各省銓部一皆鼓舞祈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如
若為催官是不誣矣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其漸哉至于山
中被 召諸賢如鎮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遐才
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趨風雲一出而表儀察界限華夷正
宜仿宰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開戶之疑不
知者叢張盜虛名之誚即所以自為豈直無見弟如危時 中
聖向僭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最穴之聘共佐 國
家之急者也聽此久遯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蒸搖

疏末逞想邪釁而遽禁及之畔一念報 主葵誠忠心難昧故
復不禁露謂倘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攣用塞鋒窩立 勅衙
門議覆施行慎社宗有靈天下大幸 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旨時事艱難才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來到任 聖
不得任意推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纂修玉牒禮
部左侍郎何宗彥等 太僕少卿劉廷佐贊畫川湖雲貴軍事
遼原往迹今經略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
臣今係以一事顧宗之全既視為安危都城之心視為離散草
非甘心不逞之徒眈眈視為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
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者何如干係而 朝廷之

上或以意見為愛憎以愛憎為低昂又或以含糊為兩可以兩
可為責成乎臣 久欲吐胸中憤懣而緘口者二經撫議論不合
章奏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卽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略假以節鉞不當日驅揚之事不從
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略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
夕辨蹬逞至其執為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廷
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
進戰卽戰勝而可無俟守乎抑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
是非得失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
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眞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

說徒原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
為經略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
揮一一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
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膽進後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
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略未嘗
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略為具官禀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
國家亦安以此經略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略不和乃好惡經
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
也卓乳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旣設經略廣寧戰
守悉聽經略節制如不效則罪坐節制者 臣意廷弼亦習知兩

河東西之形勢夜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而紛
紛煩 廷議為哉若夫會議之指 臣有以揣之矣意或揣于詆
廷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復恐蹈往轍意將信乎頌化貞之口
而空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
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 臣以為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
赤自矢以遼事出羣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眞有見
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
閣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一籌莫展果眞有見
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

臣奏疏則有奇才不必隱藏之面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者猶是荒可合猶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來解春河虜騎長驅前禦無策手忙腳亂兵將之耳目不一日外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東冠西援之際 国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噫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匪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磨吻若忠竭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 臣于首輔有厚望焉 臣非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很明明利害明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 國家異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悬至此伏惟

聖明裁察○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雖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純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略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 臣等何容輕議續接經臣守事分撥經定戰事收拾難進疏俯當周詳防守機宜經臣有書撫臣未嘗不從從異爲同此事顯見臣等正奉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透兵之事而以策將入馬中伏投草件件胸中打透不透不敢不進疑自沮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守無復進意矣三十日只將愈問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州離意臣決無回頭節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容令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是着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相沮而營勝以備重問以傚法乃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經身邊隨帶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上隨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麗兵殺奴衆二千

餘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與否勿拘衆者而不能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當機之勇非弱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以啓聞往復書稿所錄是覺等因項之撫臣貽書並至併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中庄亮子滯海州等去進兵防守堵截等事容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瀆 聖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報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惟一商量不得有私阻遏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illegible]今日之議

含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薦棄秦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在邊
文武諸臣勿傷威而口語、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葺、
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因可致紛紜。人心合一。
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失之疆可復。或伏祈　皇上嚴勅
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渡河、經臣即
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虎中阱、謀未須前、後不可輕發、即仍前
畫地分守中傷功令、務須鄭重以收萬全、蕆功之日、一體陞賞、
臣等恭候　勅旨遵奉施行。○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　廷議
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

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邊事動勤、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
思、屈羣策合羣力以衛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
設奇、指授闖外之方略、算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
情震擾、即京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
能從容鎮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經略
之命、眷禮殷隆、則又竊意以爲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
又足當之、遼左必無慮矣。然惟時議者已慮經撫之不合、臣曰
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越可爲左右手、況二臣共事地方、成則
同功、敗則同罪、每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
不合。其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爲小嫌耳、何至于參商、

惟毛文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見有大異。臣
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
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啓遼人殺我之禍、則前此遼
人之殺我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之功罪可勿論也。
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和衷輯睦、共保危疆、而致誠感
動、心甚惚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
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曰如
此則廷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爲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略此疏甚佳、遼事

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
龍殺防守兵三千、今巡撫往援、當進廣寧爲之後繼。臣又甚
喜曰、如此則經略不惟無嫌于巡撫、而且無憾于文龍、遼事亦
爲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爲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
但欲其同心并力爲遼左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
撫不合爲說。臣與同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
事體、議擬下廷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爲非、惟
此事重大、不敢寅寅之見輕爲臆斷、爲侯議上乃可酌去。世而
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籍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爲　國事
而以籍口卸罪爲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地趙充國平

上慌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飲壓日上東西磨盪非煙非霧如盃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演瀰通天皆赤臣密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撤風怒號而久陰沙重撥起爲霾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不虛作臣非天之史亦何敢遠索底微然如此之類常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臣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視此十四日之變毫無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邊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而止當青東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略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

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霾人終日在天日之下而昏不見天日者殆兩月天地晝昏亦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沒既赤子橫攖鋒刃風凶兆三驗奈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于東西交警之時臣意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戴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君之憂乃數月來靈臺漫無考據固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爲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方且笑曰如常討謀依舊大臣比肩構難臣工傾擠不協和小臣呼類帮隙怙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恤噬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追而之邪閔一有不虞再無退步祗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恐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災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慮敗虛已求言并 嚴飭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爲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干先王之誅宜拔後時之律人心大緊如儆天意庶幾轉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竹血豈皇上自爲全聖計乃不較于小臣之忠爲 皇上計而倘可容其獻皮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風爲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議爲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禹臯諸臣亦矢心未任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

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一一問之〇兵部議飭蘇門守禦〇經略熊廷弼又奏不和并開節制奉 聖旨遼事既委經略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經會議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制今邪紛紛責朝廷遙斷咎將譁護擇奏與巡撫當必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作速去

壬戌天啓二年〇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
〇考察天下諸司〇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　臣貧望
淺薄待罪蝕疆遇蒙　聖恩揀擢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
茲小醜必欲滅此而后朝食又見幾閑空虛四海驚動懼有他
虞爲　國家憂而奴酋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盼右顧有可乘
之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失此臣
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車騎申仗未能湊手臣自不敢
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精備兵亦足用又氷堅可渡飄忽往來
進退如意氷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不向爲夷幸而成功
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所赶耀州等處男婦

許二十餘萬口此行因鬪鎮江之事暫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
挾貲婦人不許羅脚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孰非　皇
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爲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
爲也東望憤激彷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鄕屢報毛文龍兵至鎮
江奴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略同臣思文龍前
具稟云氷結之後奴必狂逞嘗約寬發之人共舉幸勿拘寨堡
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詳取
海州以應欵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謂處誠捷著得
張之從甚吉亦使人有倡先喜之意因明臣進兵方略一一具
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寄行部署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

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
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
諭具稟經臣且無來該道亦回城總兵祁秉忠久病小愈未能
上馬臣見其羸弱憫之亦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
一一授以方略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　臣獨與高
出馳赴西平與總兵劉渠共議謂卽不能大舉亦襲殺牛庄之
夷以奪賊氣以壯鎮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襲人者出其
不意故能時志慶賊此時甯備已久未可以輕騎襲也大做之
法必三方齊備然後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自是遠慮　臣自不
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

日進三千東去持挺徒行趨牛眞程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　臣
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
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
海州耳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後夾功可大捷也奴氣必奪鎮
江之旅必撤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驍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
願甘軍令　臣因明早傳西還却府召金礪等于鎮武使以萬人
往監軍高出同總兵劉渠命　臣旗鼓官傳稟日適細詢偵者及
何鄕數徂偏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卽當具稟經臺仍議進取不
然是文龍獨爲男子而吾輩爲婦人也正具稟間而經臣遣
本房董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稱辭復下檄于總旗有

危語者書及臣反覆詰難恐挑釁速禍臣不覺憮然蹙額亦來
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既東顧必不能來韓吸兵洴可
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日之事真爲蛇反顧不能恐文
龍與張義之衆心灰意解矣卽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
書吝內有台臺高爽何以進何以退其手人必有詞也而恐其
以僕爲詞也臣報之以來爲經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
難矣而何可發爲人詞也等語臣荅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既以
吉旋執之親督東督而貞所勸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
夫奴既至鎮武胡道始有賊隨營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高道
亦謂土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俟數日當和也

因論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一看北至西平奉台檄決
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犄襲牛庄者蓋牛庄精騎三千奴恃爲當
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震可以紓文龍之禍而高道以
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以迎台臺意主愼重道在栢成
貞豈以是爲怨封疆大討從覆商量貞嘗以望之鎮道兆台臺
乎議論不同貞自不敢輕進非爲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遊道
路之訓以爲高蹻俟土兵耳接邸報見閣臣疏有縱撫之可慮
百不在地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既分水火之形內又分
左右之袒北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任使廷臣以爲
憂心亦何安貞悔欲彌縫之望台臺口角問孫對盼貞必不敢

以不進之故諉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月備經臺告
職一札及錄粘答報昔二稿見小札中辭諄言共書吝直是恐
以阻進藉口爲萬不得已之情蓋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
在真科道不敢不求明也職于千鄙萬懇惟望台臺相忘無言
直以未有此將樂勤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
豪之大量導諸貞以此不敢間人一言亦幾望土兵至天氣漸
和尚見水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急常玩屢報見虛之疏
謂貞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爲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
之也臣六月中越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岔
同高監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

勘河上冰渝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爲乎經
臣徒以避難之百姓臣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
一次乎今我實欲進各備炊炒行裝而從者皆裹餅餌以行實
不虞及河而止從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
自明而乃以爲我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感又謂賊窺破伎倆夫
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爲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
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我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
矣威安在也經臣謂戰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
則誣鎮道甚矣至謂南路軍兵饑寒狠狽有怨言臣敢謂無但
衆半係單寒提案拳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

堅百萬于無當之嘗想昔者遼也毀之用實屬非得已貴兒害
一帶遼陽幾并兵所能守而執花之部落來為我不用則
為奴所用衆寡云路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移走而貪
利令與之約可保其不為奴用也蓋以入遼陽會遣西虜于卜
思哀借助奴兵三千衆百故衰羸耳非秘花也慫為奴如帝
念奴之不共衆減奴之心殊覺于吾敢先遣使來言其別介馬
山盤刺非所長者請持兩端又不料于我樂從奉之指是謂
而聽何恭千我龍吾與奴相待然后事叔取到耶淮挾花
宰堂天借者欲戰從門喪不宜俯力于身翳命矣一餘萬
皆焉言下去遊可二百里兆先懸部夬先到五千后到一萬
首二騎移我其恐來二天辭里北字米先前為尤木為到進
昨也彥不再不用此一淵也雷可以不用則又之防我上以精
誤騎二十豎半出其晝考首皆英部也乃貴先虞部円
清騎八千以此如部不用慮不可無此與系兆德系　○廕威
太保總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
徽介欽○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兇酉對加派○兵部
奏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為遼事日危辯言日亂議陳會議

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
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辯昨經略官言會議
未盡群情兩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說
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為夷情正兇情形　朝
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者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遍集
諸臣各書一單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大小九卿
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
俾其竭力邊事功罪一體者張同建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邊
劍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
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
延許維新馬逢臯也不許經略厖鄧應衡桼嚴叙待罪以少抑
其跋扈不臣氣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
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寧經撫并經略者王永光也
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吳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大常林
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
科臣惠元徐景濂吳應奇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
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紀潘汝禎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
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發兵廣寧二撫並撤者徐揚先也必
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略經略亦不可措

日不知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卑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
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
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
遼事人人之知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具瘁至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張奏者其意必
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臨君不能撫慈父不能強倘
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
度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
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
於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當聽經臣之所為然議者必以為

諸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撤西虜必解體而去
合無再擇臣之自謂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
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咸望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遠聽
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再酌推用而非臣部所
敢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
蒙薦甚暢維新李遐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
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
持亦發廷並有二端之可執尊均從衆採以 上請御遷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之難
也衆 同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新爲 封疆之關係甚重

成敗之料從難事后追咎殷鑒不遠耳使臣子而各躲自家之
利害 國事何賴焉爲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躲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貞見決之幸而中不敢居功即
不中亦宜稍寬其罪庶遇大事尤廣人肯任耳成敗利鈍諸葛
亮且不能逆覩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祈 皇上軫念軍情
大計剖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省議論責成功以爲人臣任
事者之勸謹將告文具揭進呈其諸臣議單俟爲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遼東監
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
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虜歲至一鼓時賊聲掀

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吳雲鶴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
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土住
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太平而勞頓年之征戰孤兒寡婦
燒紙錢而呼天呼地也臣不覺傷感倍嘗無聊幾之既而思之
東事一日未平此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
晤但愁用兵既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
一時兵馬不得湊手又日夕恐奴之來而思所以亂之疑之以
救凡事皆有草創之意奈時勢不得不爾也鬱熾冰沫奴未必
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圖不事
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謹謬陳五要 一日用短不如
用長 一日用難不如用精 一日用多不如用少 一日用
尃不如用專 一日用舊不如用新何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
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
精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力之便今東
營火器惟杜學仲一營其餘火器擺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
爲攻也遼將既不知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
秉誠偏將獨龔克從營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
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 督輔宜急
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
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

者此也何謂用精農者意主防奴敵衆人盡爲曹可站城令一
心進剿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則無用之兵兼萬人以營衛解
盡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汰有汰法各將先爲汰各道又爲汰
而臣與撫臣面爲驗看其老弱者面上用印閱臣驗印放入廉
精銳者不得冒替以夫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
一人之餉且不至集一羊以厭群虎之氣所謂用雜不如用精
者此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總兵
以至千把總多至一千九百八十三員矣祇緣河東新失人畏
遼如虎不得不以倍推　衛已然一官有一官廩糧一官
又有一官役廩役糧之廩費且不必言而役從則鎮守二百餘

人參將亦數十人矣至數十人而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
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昨道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
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志歸一指觀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
意止與文介仰撫臣亦深以爲然今定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
可器使者在撫臣轅門僕缺委用不得干預兵事處將令盡一
而軍濟餉省猶爲第二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
謂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　臣等豈不知之然
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延人
廷器終日簡閱恐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
定以道臣高出統北路胡嘉棟轄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

隸一大將將各統軍三萬人其爲屹然之著則三道臣自分承
后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冒破與時某一軍得提
則其監軍有不實之實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冒破之多監道
猶爪同罪者　臣之目蔺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是則何兵不
精而何餉能溢所謂用夥不如用專者此也何謂用新蓋道之
使遇而究其前忽也因其歷練既久駕輕而就熟耳比見近時
之光景而臣當猶折殘敗之餘帥猶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上
又持彈章而抑折之威令不行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
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后可以建功立
業又思古之成功者不但有才亦要有福者夫遺軍之將不可

言勇志高數奇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爲敗不復
鬭而乳猿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凡　臣所言皆平平
無奇而數四詳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
用諜　臣亦嘗鬭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爲我用
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爲我用者一一皆真實有
用矣譬之醫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精究一二藥性　臣
再爲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日參蓍補苓蓮寒姜桂熱雖有盧
扁不得不爲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
伏乞　勅下部覆以備經撫摸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
該部作速議覆○周順昌轉文選主事○四川巡按薛敷政奏

報叢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暫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證前戶領兵二千名堵截險隘十五日周邦太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邦太下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洪至九泉札營賊兵已札營山上彼據高臨下眾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雷安世瞿英死之張證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悉從營旋四面夾攻放火炮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齊雜處力單財匱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復與朱布政及右布政周著按察使林副

總兵沈宗極至留都督兵管事陳繼先張承恩遊擊曾美中及陝西遊擊薛來徵原任遊擊范維道縣事副總兵顧鳳翔各官兵齊心眾將城晝夜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炮銃飛射齊及亦既不遺餘力乃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莫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鄉村焚殺男婦搶奪郡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大奮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撥遼之役逞亂逆之謀積殺寃奏塗炭黔庶殘破數千里而自日至斷人烟希戮巨萬家黃昏俱是燐火妄窺神器願冑 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事事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廉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死何贖積及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

敉耳○命蜀督中撫按查勘升尼明將舉調劑起釁根因○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命試師生年通准事例業許徵其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臣令摘舉一一緊要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夫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譎至變而自然之妙脉脉可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嚮而爲應總之不離不體者近是是任衡之者廣爲羅而情爲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于正凡離經悖註之言有類奔譎越絕者悉罷不錄要之格不傷者固不競務思極天地精華發合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候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渾智于片瑞惟心于寸管一空言不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

事至于留連押飲徹夜權呼沉醉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盡露而后易之郷場嗅有煩言會場當以爲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總裁與分考皆以閱卷爲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揭后查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悉不待言至塗抹數句看一不相于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參治庶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候 聖裁一禁攬越夫門生故友誰則無之但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徇也每見無行之士揣摩某官入簾預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貪橫考官爲其所餌遂于場中許言畏卷巧取私人肆行姿逞淆亂大典如庶

戌之事至今爲世道之蠹令欲痛懲其非不許膈房攙取總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卽付本房恭酌批詳以示無他而別房不與賄賂之風可濟也伏候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入止以頭場取中遂兩略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令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倘獻擲亂斷非摘句尋章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總裁于每一房中特拔數卷風勵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緯武之彥持先貢而奮勵者矣伏候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簡以防懷挾之弊愼彌縫以防鈒眼

拆角剝頭截尾之弊言謄錄對讀以防粲豕揉花摔换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明而人乃故紙視之無惟乎鬼蜮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而于繕謄各役厚其工食繩之以重法使之懼然樂爲稟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拙間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稍明者爲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領附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叅罰伏候　聖裁一速題結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至辰后者蓋緣詞語衍長鐫板爲難而主司過于愼重失之大既諸生鋭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鋭氣已消大非且叫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場前晚戌刻卽行鏤板黎民早散至其關防愼密毋致露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眞才爲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宜與大典之同勸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屢經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擧一卷離經悖註及文辭怪誕着于揭榜日送部叅請叅處如容隱不擧着部科查明叅奏該部知道○御史高推進無遞說精講學勤廉政

戒逸豫詳召對親圖史看章奏軫德香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見遼東塘報聲息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護守防禦良策因思今日之最廢弛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類弊故歷歲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敢頊刻而忘惕厲之思又安敢頊刻而忘整頓之擧哉切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係代斗載舊協理許弘綱告病叅宗癬殞身而新推之侯杲畢被人彈射是一載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協半歲卓有成功但終以日究萬姓之愛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

帥有餘職掌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等參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亦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月糧糙不堪食用一石仍加張銀四分並以　抽扛腳價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貲者未實得錢二百八十文米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得糧餉如此且掃雪扒沙以排門圍宿毫不敢緩搬運胖襖軍器搭送銀兩火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嗟此時何時與言及此未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

收入　親盔甲器械係借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東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速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援用其箭樓濠水雷而炸炮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俟臨時查點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內以守城最爲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曰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火土谷六府車也以車環以濠環車車中實土上列水桶中載追風翼虎等炮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千矢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炮潛埋暗發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二曰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路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野兵利便臺下衝擊既可敵馬兵兼可獲步卒我傍制敵敵仰攻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牆之當築也每營築墻墻濶六尺面廣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墻十步一堡百步一樓四門啟閉塞以戰車墻中藏軍附近民移入墻中既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尾窮之慮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史一員司餉主事一員皆至期分守各有可倚此九營三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儒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然至于封疆失弃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事可知況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盻

難定非可逆時預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守九營之略懇惟　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中以戰車實以軍馬請求妥確竭力盡心亟爲修整腳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后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竊綠戎衛將一載茫無寸竪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閒發之人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以兵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奉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寔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著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同黃克纘用心料理不必辭○遼東經撫王化貞以奴衆濟河欲渡官軍擦命相持錢糧匱乏稟可憐上疏請速發餉

銀并稍遺用虜銀兩以保穩穡其言曰年前十二是二十六七
等日偵者報海州用沙上墊街臣知奴有西犯之志已牘渹部
署飛磤員之報奴于二十九日大發群賊發勾梯戰車赴海州
初一日陸續俱集海州夷將總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
初二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往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
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復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讓賊長驅者將
士皆欣欣先是虜酋密請于職欲東援奴職以廟堂多言虜不宜
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之今奴報緊急不得不
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
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

萬或萬餘並無定數因遣同知萬有孚親往觸之得以知其多
寡強弱之數揚報虜兵彌山谷為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
多新挑精騎七千劉世勛卒遣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誠之曰遠
偵綏行聞奴過河即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
一帶夜多燃火以為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逼惟柳河之兵尚覺
單薄恐奴乘虛刼掠復移書鎮道將杜學伸車營江朝棟步營
預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周守蕭羅萬言之
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人吾算中可以大創奴若不來亦必
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為守之意各道以為得固
吾圉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

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邊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率兵
追趕三十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者信
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益我兵
既不進不可使虜獨當之也裁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
我之防禦倍宜愼備將士皆枕戈坐甲以侍辛苦萬倍雖糧料
幸足然荒凉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買之鎮城不可得士
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八九月餉亦爲烏有忍凍
䏻饑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賴 皇上賜牛酒銀兩按
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按臣猶以為聽之腸斷而本
地之軍既無本色可食又折色缺乏數月皆擁訴職聞而泣職

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求其道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
半月矣舊餉欠四十五萬部裁不餘國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
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廠巾以取信于敝部
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
一散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
餉衆恕如沕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俟急則就死亦可憐也在
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顧
請戶部多不之信蔵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及侵盜者職以
催冊未報不致一言自明全冊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
核中有冒濫批裁屬職掛號局各道支放屬該總各司其責無

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戶部爲危邊之臣一汪思也至贊
餉爲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不過一十五
萬有奇而兩次加添及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裝
失之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
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以謝諸
軍死於兵部之餉原發爲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外盡以給
備虜王旦至賞備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補還庶濟緩急
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一切雜費非以爲騷
即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絶無銀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
須用二千領本處旣不可得欲買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悮事
事艱難黠金無術職安所取給伏乞 聖上勅下該部作速解
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
無任激切懇望之至○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
渡河迫近廣寧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兩部卽便條奏
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謀勇略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
酋子者封侯俱預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
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計效順獻出酋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
不吝惜故諭○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爲親閱勞軍欲以破獲
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膽也○兵部接出 聖諭覲寬宣
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也嚴行防禦其京營官民人等恐

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
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寓
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捏白放火紀致生事端如有不
遵內令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啟
閉照常差官將各門直日官軍查點不許顧覓頂替擋遮如違
從資參處盤詰搜簡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
卽時擒拏俱奏其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
商賈開設鋪面照舊貿易不得閉關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廠衛
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來眷的參來重處令試舉人私
歸著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天眷憑
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
民宜體朕意故諭○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
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爲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還與上方劍行事王國樑升總兵何棟如陞太僕少卿
賚盡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譜防守事務卿
與總督王象乾務心計議便宜行事卽仍上緊星夜前去餘俱
依擬 題差巾書沈自省等五員解帑 條理京營戎政兵部
尙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謀備官無得三大營每一營各
有付將一員其人員今見在止
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員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
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
火器付將一員以備官番管之用俟建營平定方復其舊又各
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

○薊遼總督王象乾馳報

○吏部舉卓異諸臣布政洪翼聖俞自強

安成　[illegible]　輯
溫陵　[illegible]
古鄞　丘　[illegible]　較

二月丙午、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加平越府通判萬緜遵義同知暫管府事從巡按馮其才、大學士朱國祚薦兒輿試奉　聖旨令歲保朕首補特用二輔臣以先重與鄉不必辭該部知道、吏科侯震暘乞簡別散遣守令疏曰職惟虞戍虜窺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一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勸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蒙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況大計入、覲地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看僑言之髮指今廣寧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探報虜與奴通薊門永平一帶在在阽危不惟外憂并虞內潰目前第一急著安得不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

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沖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為漸劊而概定非其所長勿拘面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膂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禦　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畧堪任沖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慘甚避之甚事更急矣撫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謂宜即日揭諭別為條款令各撫方畧或挺然自任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按送該部即于給須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為延名贊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朱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頹齡弱積覩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固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為謙讓不進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與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震孝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容詢廣國籌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為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　輦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扼臂狼奔是何肺腸是何異梟且使道路之間馬驛冀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

之至〇兵部恭謫經撫道將望風逃竄事　聖旨年來紀法不
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候訊鞫聽候議
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并逃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
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鳴鶴會同王象乾從查明白具奏〇吏
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覽科道官疊疏紛紛全無正論遼既
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憤張鶴鳴慷慨自
請視師具見忠義為　國汪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
今必精究賣奏各逞已見不恤　國家之急臣誼何在衛部院
使僚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協力共圖　宗社大計將當行
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

息故諭〇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遼事之壞壞于欺蔽然
其邊與邊合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者
失與中樞無與假邊功希冀此陞陟耳未有悍戾主張因德眾
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
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遺書兵
科闕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圖當速求一守翩
重臣以為後勁以固　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
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遲
暝而退次早　職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
關撤潦猜譬滿口撤汚大無人臣體[illegible]閣臣葉向高數語折之

又責臣劉蘭和為留行語以解之方同嗔怒臣即欲科參隨鬧
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亦緩其誤
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
機關竟不得其全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　朝畢諸臣仍聚
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號差人口報尚在廣
寧雖臣抄報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
言閣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泉出失城景象特其
口說戴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閱
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經略為撫臣
也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一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

抵閣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贄兵科書云撫臣二
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為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
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
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困守振武如按臣
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困
守廣寧以待奴至為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待久而得利廣寧
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梟
如撫臣言奴必不敢很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不必內潰也
覽部中年說謊一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量參
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再曰人先不信其由敢出口乎經臣罪

狀許維新等五臣參有翁奏又兵科給事臣徐揚先并參以旨嚴拏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廷撫王化貞罪案尚未疏擧臣竊明刑垣不避忌諱一體刑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掎摭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且掉三寸舌倚百足之狀助爲養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愚中朝以批蹤賊臨期畧不討守而執拘畫壁之戰以致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棄城先奔一年之經緯何在城已棄而猶虓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能本兵職方與之扶同說謊以遂其荷非又能使擧　朝惶惑經畧獨參劾以下兵部罪臣職掌所關

愧不立諸正法豈真畏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畏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揑以報蹤維臣條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虜世甚抑積表奏揚國忠隱敗叙功虛耗陰謀激變韓侂胄躁動首衅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況　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邊事論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正一歷責夫曲庇之潭要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入且論入其事之轉極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惟是榮罷人且罔罪于撫地即張鶴鳴且恒言爲袁應泰爲廷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高出以言其建熊廷弼以經撫山海台臣且潭有欲棄之訴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侍勢朋比之職方致師棄城之廷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聞張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瓘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偏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長慮屢疏剖析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咸言在但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十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經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擧之時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廷撫在官時誰人有

障之廷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亢剖更乞　勅督臣將廷撫道將逃回者速逮明報輿經畧同時定罪仍乞　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廷撫已棄廣寧二十三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今報二十九早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廷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回話然扶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循存一髮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爲耳疏題請　旨奉　聖旨　國家多事開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體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廣肯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

請行總豈得肆行阻撓姑且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科臣魏
震天威事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條守
若屯漸次收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許全同正法其道一等
一體同論該部知道○御史陳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
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
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鬨爭口語反將緊要軍機盡成躭
闕及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棄城爲尋常監軍者用脫
逃爲故智戎伍閭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爲便宜令人髮豎眦裂
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雖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
城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

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　尚方
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
欽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
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
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卽送死
之鄕故髮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
一也向者人言河渡沙磧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
關內成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畧言大勢而與當事
者斟所以守禦之策夫　燕京爲建卜萬年之基綠闕屹立據
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密邇而論自山海歷一片

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漸[illegible]
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闌入今宜速委通曉
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
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關人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
而歷永平以至通薊[illegible]皆爲緊要重鎭今宜速置一能道臣
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扣地築壘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
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鎭調兵恐此實彼虛宜亟定寄約特製兵
符勘合至是在各督撫妙算神威以爲應援至于　京師門
禁盤詰稽察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
疎故謂關警頭驚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

府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　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
倏來朝遷暮徙雜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列
分布而各效一臂若實擧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捆濠札營
淸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
無及至于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安業商賈仍爾通
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
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鎭定勿以張皇爲憂動勿以崔發
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
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
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遴濬之

戰將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一心生嫌躲其事非人卒
歲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追封疆之削日甚茲者失
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轉
亦繇董權兩鬪為法除身雖其自造之孽顧封疆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忠義
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舉孫承宗
鍊達老成忠貞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出將此正其人
他如介介清儉之沈棨即盔甲一事件件精堅井井諭列之楊
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做事之人無媿職掌若今
日用則武將更急如之萬之李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速召

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勳戚及武
舉中之才堪冲邊者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
悉實所知彙合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御虜之
方如所稱品字坑陷馬穽蒺藜擂埋地砲高壘深濠皆足以備
防禦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鬪力不足勝之鬪智嘗思古人
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口而
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陋而譏及
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縱不能為堂堂
正正之師又不善為用智用巧之計只是不做便了豈不令人
攢眉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

使遠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之圍成都黔之圍貴寧每成貴
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豈得視為細故嘗見御倭之報塊名
真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耳另以卒拔貢務宜亦
優以重賞給以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着裁職言如此所謂舉
之無甚高論且多經濟已上言顧力行何如只爭在各實緊急
之間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騎馬王爵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維新請預買
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登萊巡撫方
疏上言封疆事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
重國法難容罪一貴只一 禪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
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邮錄

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因事多孤以西走
不能遏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受 國厚恩義
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殮汝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
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亦不從沐浴衣
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又謂高學曰主人待我等厚我
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真負主人言畢亦自
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入京僅存皮骨為佐任高世彥道之
其詳夫邦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尚不謀逃走雖從
容就義真
烈丈夫哉○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撫臣方震孺塘報
夷虜暗遁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東鎮義兵逃歸東北經臣廷
弼身自右屯遁關陽以後廣寧廣寧棄于二十二日是時奴尚

在沙嶺也化貞仗于先聲又爲保得切所道脅驅至閭陽同廷
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駐關上與道將等官覥顏
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豈容偏爲出入惟是關以內處
處單虛此皆失事情形不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爲鎮定之言
不爲鎮定之事延挨過日几幸奴酋之不即來且晚可無他虞
猶然望門投刺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
猶然寬袍大袖威儀爲群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
猶然修文東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搆立黨邇言是聽而已
猶然狃驕塞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内荏逗遛國門而
已猶然一柄衆操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摧

調停于東西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
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
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撫而外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
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
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
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重二城周迴數十里守堞官民何以分
守内外奸人何以清查各門何以關閉煤米何以蓄儲茫然無
應也試問京營軍兵分隸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厭
陣而外尚可敵入爲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 輦轂之
下有奴賊焉孜孜重任屬之黄克纘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

意此外卿寺濟濟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然無應
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敢堂堂敵愾之念移而爲全身保
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且如經撫道將奴
未至而棄城乔筑舉數百里土地數百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
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
便遭摧折至糾罪樞輔方之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
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尚忍言哉代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
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剋期報 奏施行○川師
克復安岳樂至二縣○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詳平心
直訃疏曰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賴寧原非轄外而

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
迫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敗惡
得無罪但兵忌背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
爭執成化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
慨慨因其壯志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原恐外劫示芳內應僥
倖奇功不覺隨計乃復催兵浪服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
不服昭昔封疆罪從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 告而又
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稍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
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徇輕重乃
[illegible]

請逮遼經畧或請逮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
不問者乎乎不平乎近凡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
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
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權
實輕不奉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不可
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
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
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遲
誓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勝守之機豈與人任而待詬
誶斷淩浸無定晝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

西虜獵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乎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以
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懷信總
兵大同○戸部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
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圖勦
除兇逆又安方内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
惓惓之意無柰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閔焉今
以將吏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其祿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猶
梗復我西河轉輸徵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一朝
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事平即行
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北直隸地方頻年驛援苦累尤甚
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自保閭里中有
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關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
河西逃難士民不肯從賊來歸内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
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
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録用
該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
貽累吾民惟 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
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
太平之福毋負朕意故諭○總兵楊愈懋吳守德出鎮延綏寧
夏○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御史賈毓祥上言兵備習以爲

常奉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
當官押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着
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派委用
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用心料理便
宜行事經畧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袁崇煥爲職方
主事○贈清節各臣包見捷工部尚書○遼東巡按方震孺奏
日向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
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說
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担當即有掣肘者不
妨委曲相濟翔于稗益封疆經畧之責有辭矣今日上責明日

出揭成何體守因遼東而起經畧卸擔并河西而失之非常
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爲此隆典臣不敢爲經臣熊廷弼寬
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
窮未細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同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
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月直述情
形之疏語語先道彼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看全因劉渠不
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徼倖一戰益鎮武兵撤則瀋
羅守廣寧兵撤則賊櫓去人心安得不亂臣又駁廣寧驛揭臣
對臣而言曰今年二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可寧擬臣言賊
幸未必來我當疾趨闕寧留國根本緣幾許日豈遂忘之耶

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悉解矣至于出城一節臣
因逆將孫得功賈進封火藥軍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
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
一過河斷斷不能守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
之死地而後生也奴過河而逆孫得功金勵等當亦無幸臣不
敢爲撫臣于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
議至于諸道臣有藏罪受苦而無人功高出胡嘉棟也有關廣
寧不守隨經畧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
撫道終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
陷者郝顯言也有圖西廣兵盡入虜盡遂而賊郭無恙者秦縣

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
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勿寬一按　肅皇帝之
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戍守山海不得以
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擇一二人而用之然
非臣之所敢寬也惟遼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
之烈其　郎典宜從重自不待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
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
差史楊芳自鎮武走出見其牽戰馬家人懷報其妻渠以墮馬
以入何得爲死但渠之家屬且伶仃南還則渠固死矣惜哉又
奴攻西平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

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貫欲
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乎亦
豎降旆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貫遂自刎死
城內兵盡爲奴所屠時楊丕顯走出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
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所各官另行具奏〇川
中兵報　陝西延撫呂　塘報先據鄜報該尚寶司丞劉時俊
具題奉　聖旨撫情看陝西鄜陽巡撫言差人偵探不
時確錄欽此除將已經塘報情外今撥陝西分巡關右道楊堯
華報稱今將四川降中所遣錦州鄉先生書札謹奉鄉尊台前
兀中不能遂位裁報僅將十一十二日至十八日止所實上
聞十三日萬縣兵與奢酋打陝殺斬首級十五六顆十四日據
營兵扎營于石搭樓次日即往來頭鎮探聽遇賊招封薪發十
餘賊內有大頭鼓完事兵十五日賊斷新都鄉異樣子云叫我
兵來兩去殺賊有萬餘兵三十餘人同來又養有二百餘名至前
村將羅正隱圖往云你們自打子總督等們是鄉民不是正隱

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邊
院裡喫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
馬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鋪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
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了你去
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著一個就打殺一個
闖 官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 又曰不了富貴你
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 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恢孝
裡小的口喫進齋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有是
賓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廣仍藥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
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攆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illegible]
欲打上 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郎日具呈堂上面
議事重大付職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詞胡上
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
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參茁詞室亭張
問達語轉而意悶先允風顛后究奸先因入作事欺世瞞心傷
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窠之中罪
有重經法無偏獲伏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
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擬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
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
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一犯人姓名不及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十九 友石居藏板

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畫押堂官韓亦不至委十三司審
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
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
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宮去行 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
官怎麼要官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還官裡不曾入招欲抹
殺三伏招劉公公引入進去教逢著人就打我致 宮門前劉公
還在外待著 初揮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
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言公外翁小庭科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
花山王星殿西廟石寺小庵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
是誰三舅不明說瞞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
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 是了招詞止有小廝字疏內
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真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
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爲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
六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差
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七差招
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躪去撞一遭李守才招
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
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避二犯招詞十八
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幾有堂印此印欲抹殺入差以手指
地招你們同來做事今事壞了不認難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二十

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叫李真張東岡來就曉得了劉繼禮說干連人多士相閣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唐嗣美初未受賄舉筆直書后士相於旁邊私添一香字字迹不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我也說了問香字添及無要說是人問　間有張莊王仲爲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肉喫酒原不曾吾役但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叩首當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衙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捕下勢背標子約會衆人等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鉢束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來入招欲抹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撇了棍了本司改爲梛木棍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梛木棍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單欲抹殺十三六月十三日脫稿滕真問發聲等填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與至堂官面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書押欲另舉事堂官各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試閣本司看語有一字爲　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駁詰同曾曰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顧忌而楊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俸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

色不吾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干其事欲抹殺十六月知計較又以山東司看語籍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爲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殺入黨內四人挑朱瑞鳳改爲入教內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名[illegible]紅封票又自高真人主持鉄瓦殿士相說是高高的頂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又寫[illegible]封教今以一李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蓋爲一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曾給紅票者也[illegible]劉成供給紅封教一般人人撒棍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　宮之人改覓爲教欲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與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報之棍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改欲爲奸人滅蹤跡而不知兇器在　內府也嗟呼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宮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弁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側因謀　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〇大學士孫承宗疏陳目前切要疏曰年來兵事多不緣餉寡多不敷以將用兵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

武為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
種誕漫因循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追救以一隅動天下遂
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為今天下
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
大要惟願 皇上勑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沛 朝廷
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為之才蓋從古 國家多武健之吏敵
為覆陵 國家多謬懦之吏敵為恃癡方今百事因循脞政叢
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厖覃近衰急為
單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穀之司既用老成供以
果銳一時撫道務擬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

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郡邑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
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邊事積餉練兵凡懸擊之征皆可咄嗟立
辨一方城守事事為需此于凡地靈然而坼內為急至于武吏
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備嚴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
俾得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
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轄營其所分募精卒多不過十
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為簡汰而用之如所自
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將專聽便斷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
得制其師委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
其死力者或說或見以為動而法圓逃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

武自是倣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柄文之武更爲推轂之法
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領登津益 國家爲全邊設官不
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
吏不輕如向者劉仕近者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千
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至于敗臣又以
為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文吏犯家毛維盡韓范
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為邊才然試輒不效故年來經撫而下多
是于驟棄之餘及驟加之貴益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
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為飯犧而擇一賢才每皆嘆旋故
賢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

輕文之罰而不得槩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沖邊而不致于
敗衂則死敵死法者纍纍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入網
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為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使當以邊事界
之小勝小衂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徐候兵力之厚為恢
復北禦兩虜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毋以為不可向而城堡
有所復則以其人界之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邊蓋得
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資
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知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
叛不足結而縻之為外護似不可略臣向與督臣王象乾言欲
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

之爲無一不悉其敍擇其可以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爲之
羈紲使歐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略如谷云之役以十餘萬
爲外藩然偵謀須得沉鷙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
王猷輩爲謀至於關外即未盡頭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
必潛藏奸細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遼家大而
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北平居京東皆可屯田闢
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畀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
隈胡馬以猥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
亦可爲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故壘在焉似
當大修葺即可以抜其蹤跡而爲之備薊門永平今且爲 陵

京重鎭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
且有方略而總吏遴將爲急至于營兵之蠹久未變易懼其徒
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簡清其營將務得精鋭志功名者無
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健弁爲親筆而拳勇
絕技皆籍記之以次遷用而頻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
精絕者且化爲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羸不變常不動衆而陰
牽其勢至于清詐用但責其着役有人強壯即冒亦當予票以
爲真弱即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更宜簽數萬
金令近 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 都門備而不用
復可平糴以惠丁人而實饒其息至城壘可爲守者其大嫌之

儲可令收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
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皆鎭撫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淮
上當南北之沖當以總鎭據其上游或即以漕總但精選其人
而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情凡
此數事非有深遠難行且 皇上湛然虛明無虺濫費可以拊
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
交掠對議紛 廟堂此往代失着至言出而替票擬之不進
皆下而忘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
成臣望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盍法非一人之私必先
立身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

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
紛然臣非欲棄老成槊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
困循誕謾如炙偷安犬廈之下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
牟薤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
敢自天下之私忌以狗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 國家者大
非得 人主爲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
非得公爾忘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皇上不爲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遴 皇上之心斷
必諧衆人之意不未酌時勢期于合法亦何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尊于奉藍而已爲見盡具 奏聞 守朝陽門侍議紬

趙之龍奏曰裁黄爽不得多入京師　行邊督責太僕少卿何
棟如揭明經撫定案（揭云職自十五日抵[illegible]）
[illegible]
非中[illegible]服以　聖學駁輟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疏曰臣
於昨日抄得邸報中見内閣揭帖奉　聖旨云云欽此職伏而

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遂此
言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蔽聞學之路若謂
出自聖意而輔臣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
成于謀毋視今日此舉為小小闕失也　閻鳴泰袁崇煥監軍
山海　閏月講二月丁未〇命另推遼東經略（[illegible]已會推解經略于家鄉　上）
（[illegible]）〇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illegible]）
（形影）〇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
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
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

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
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
地亦以此快報響之私臣以為材責之千里既難齊漫加恐
於蟻之類嚴又覊物緊扣直令徹辟之難而不行則以　國法
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泛而機深其則借事
以啟名無端而杞仙使開聲者或併疑其人而爲影者必潜
其跡乎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貴使矢帝不敢行止皆難
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互鬪亦難得此[illegible]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臣臣必欲資由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孤注
哉伏願　皇上默瞩臣疏中議論孰為直孰為邪孰為　國計

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
至此諸臣尚不同心滌慮急救顛危而徒立門戶分門互相攻擊
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照鑒非以愛同亦非所以自
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
之至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此疏情詞可憐）
曰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竟銜結不如螻蟻職豈
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事匪人怨毒拉作事事破壞着着抵牾
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
臣兵馬既毀臣主守而惡守者佐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
既欲職沮戰而玩戰者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爲有

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
臣特以戰與　皇上與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
爲虛聲而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
撫臣爲說謊悔已爲誤信又自謂誤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
何不明白早參之爲愈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即覺護撫
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别至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
案不知撫臣不逃即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
囚縱令前敵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援撫臣不以城
池[illegible]與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
道關陽臣何敢先出關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

行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參破逐日路程
兩報所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覺護撫
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
影響之言買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負謗言出揭疏自辯遍村市
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厮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
人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内
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發其下書者而
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欲差官往下
落而恐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卑以便增築而造
言者曰臣往芝蘇灣投虜東去奉舜孫鎮守趕回以致臣不敢
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
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激必激變而擁關以
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況恐軍
民懇留不敢自晝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
間候完參微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二十里臣初該村
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黄土嶺爲東賊衝地極近村落
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各口昔屬西虜且遼且學但馭
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行此爲新令尹告而造言者
又曰經略已出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也此等流言
既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沒埋不足信

之言必不能以感　聖聽而罰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
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
則護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已有分别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路遍行
蹤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臣若
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不若自請　詔
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
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願逮者也臣
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催腳下店以盡罪臣之分今
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裁決施行○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揭呈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騾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荆嶺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樞部密言議北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泊于海邊月餘風船不能前于三月二十二日始定臣從芝麻灣泊船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illegible]一諭潰回兵將示以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諭[illegible]門[illegible]之將吳良輔有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illegible]曰脫有變但曰撫院在船上兩等共往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十二

撫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散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殷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為我撥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憲牌也是役也其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吏科侯震暘疏論葉輔 帝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殿試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侯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當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曰竊見年來仕籍大疏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被久鬱之興復即九泉故老猶沾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網恢羅者真無一賢不録無一人不郎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循功令較然遠而超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亂通之會爲速化之捷尚未經任遽兩移升宗伯可作官途攫取兵如撓得以致光祿大僕尚實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閒忽不嘗遊竄即謫林泉已久不當報荷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而轉遷之榮使人浩浩然有倖心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十三

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邺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勛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爲之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朝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報多求 贈求郎祗圖 恩蔭請者因緣于利郎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國本爲題目則捏邊功爲勞勛以致生前之奸污一身可以蓋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濫貫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罪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體為事為此鼂設乎○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亂曰今以社稷山河之重而報甚命脉寄予一丸泥隄防蹊

香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開規鑰而不知山海之無足
恃也關以外付之視雖燒殘之餘壘徒存關以內勝于風鶴奔
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纍堞頹垣斷零處處則今
日之急急于愛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曰防內患當河西初潰衆
心惴惴爲以戍兵未至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
左之衆草澤之雄一時畢集爭鬬必多姦棍必起臣是以不肯
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虛有兵之患患在
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務須
攢手須用防閑嚴捉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爲摘一伍並坐凡某
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羽汴今

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器　皆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
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
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譎用財最廣用人最
密故彼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　都城一截之安殺劉保之功
也今　長安之爲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爲奸故詰奸
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盜焉潰卒之中有
賊焉城市之中有窩焉腴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敢入城
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審而後能得
之必重犒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
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關昌等處即以此

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
煤炭凡硝磺銅鐵竹木皮革等鋪過徵即撥發入城凡倉庫銃
炮刀鎗等件遇警即分發全巡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
必謹今　都中棠事莫緊于首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
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藥而焚也人莫得予則有未雨之綢
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
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
易于　朝時一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斜符當加搜簡
今漸非其舊矣宜行令嚴防範棘虞羽林佽飛嚴自清滌而詳伍
金吾力士從刺戟以　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役履皇城守衛

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遂喝至于夢閑時日查點不至任
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歸於銷蝕蕩廢　皇居遂密杜精猶之
發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頻浩甚以用酋造孽支
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然無
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　陛下于燕閑之暇須留滴
查　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百凡內廷供應服　御頒賞之類
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指庶免尾
大不掉之患矣六曰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錢糧
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
甚急而內者悉多耽延羅勝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　旨又越

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覆奏有起解浹月而不到
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爲等閒之漫
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
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即令科臣叅奏若所司回護
庇徇則應與其協一不至臨期誤事矣〇御史江秉謙疏
坐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
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今經撫罪下法司道臣就逮鶴
鳴猶得優遊外任有兩條而已不承逮不承下法司乎且鶴鳴
身爲法無可逃而與 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共一坐樞堂即與
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初尤不過鹵莽而無遠慮急于貪

功輕躁而無沉機倖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
虜闌深入虛而狠于鬭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貪術何
宜有機會而日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
逐之際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既置廷弼于廣寧又未
嘗聽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
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于失悞軍
機之罪也其中種種奸庚難以枚舉凡是廬廷弼者道將俱該
正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
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
謝欺 君誤國之罪矣伏乞 皇上俯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

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將張鶴鳴亟下法司拼
究耿如杞如律庶宜刑平明中外咸肅天下事猶可[illegible]
聖旨樞臣奉旨親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
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
中前奇舍皇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〇薊
州獲楚奸細杜茂等題叅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薊州李獲
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終卜年通李
永芳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黎然可疑但卜年叨登進
士受 國殊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磔叛逆
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牽較之

下背逆虜册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開見不敢不入
告伏乞 皇上勑下法司將杜茂佟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
眞逆正典刑如枉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究亦可以消矣
〇陝西雞異白雌雞生卵 居民王進粉家 〇四月戊申朔〇三法司衆中府
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葉參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徇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周先審何人衆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步問熊王之罪過來熊廷弼一躬
就是廷弼言從田爾耕原議在北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恭臣不肯而奔職恐山海有徹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任
孔廣寧如原議我任廣寧罪亦難辭一躬投一招揭 又干王化貞言臣不守王化貞說下大笑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台先聽
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克大捷戰河西地十牢小雖以征戰且效首過河廣寧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
援職之欲喜不盡不幸叛將先來火台竟然逃回且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按上一揭亦一躬而過各候定審

臣之言而後責臣之自踐其言臣死不償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遲兵將不由臣鍊而謂器法之病是傍人攻方而罪臣操刀受傷而誅匠也非臣之所敢承○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今審得當汝晋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單旅重任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況兩人顧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共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鬪一場挈河西供手送奴立

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州得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敗誤國先逃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服殽破一口道破而陳以於紙上之殘瀋爭長競短强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徒手撑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廣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將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使僞已知乃敢口口聲聲妥我渡河及至胡節一鳴風鶴皆兵單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并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蹤其後而驚魂甫 永定道哀

哉化貞有憂 國之心而無謀 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共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劍賜蟒玉宴以金帛餞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未有廷弼何以仰答 副此千載一時之際哉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河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卻微有可覘知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

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寇乘調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將戰若將日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末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或秣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壁固守右屯仗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

楨持平據奏不勝焦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五月己酉○御
史周宗建[illegible]日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亢旱草
木為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
有蔣即應語 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水雹
一時就萎手見稀落 臣嘗考天占雹為雨水陰氣脅之則轉而
為雹者陽衆也陰脅陽即小人為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
下陵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 中國 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
推測恐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為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
之所聚也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
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

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
自不敢以眈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
徒思縱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
可長借以殺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
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以詬辱之餘自甘頹耗
即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還歲
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共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
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
者諫草甫投譴呵隨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指

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群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
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是 皇上之震怒為左
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租益上之厭薄愈深則下
之猜度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揚
壯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遁其流何已此陰象之
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
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弛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
庭嘖嘖咸謂與竅之中莫可測識 [illegible] 諭旨之下有物馬為臣仰
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親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

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繹之暇此輩趨蹌其
能也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勤 皇上以
安危之苦規 [illegible]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嚬笑之
間漸與相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渲于
其說必凡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
無成心如近者衛文之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
至久而後知若更有他事後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
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
晝同甚而巧立聲名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搆之端
生於長舌共為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

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
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祖
之分既息一網之穽何爲乃至廣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
爽大獄再思羅織于愛書大燎既撫此爲新題宵人遂難附以
讒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顚迷而難解眼觀
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
先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禍之敗宋鄧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
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十
載而下復警心于衆羊之謗書再凝滯于李晟之代竹鬼神可
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也〇試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六　石居藏板
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　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情慾灰
靡于昏瞀惑于奸訛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賞不爲勸罰
不爲威矣然而遇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軀殉　國者出而
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
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　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
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逃罰之人而揚揚市　寵樹
威張機設阱傾陷撼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
舉　國家知其僨轅而猶且于城倚之心膂寄之　朝廷之用
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即有來忠郞死之輿亦視爲文具

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繇乎　臣以爲莫先于
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盛衰之候也一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
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鬱有暢而皆有機爲行乎其間惟人
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
轉移一世哉　皇上踐祚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明于
大破積習而臣等所見之司允廷有莂猶較十年來未有之盛
士氣所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摧殘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擊舌而非周用者舍之困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其言
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與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
而掃除摧折就如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以示勸阻乎且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六　石居藏板
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開曹之旁器
則不處愛與憎外何以持權衡乎夫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
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値艱危
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之勢古人所稱　犯顏敢諫
之中求伏節死義之士者此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若口輒見
嚴飭邀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避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
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臣果遵　明諭而辯口結舌以保
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　秋荷蒙　皇上
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
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災無論搏擊

所及百物俱傷醞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沴之氣橫發于初夏陽
氣之勝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
全盛而剛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越于
妖孽此何如暌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闒通于婦寺此何如畢
晴乎以積衰煬灶之奸而托之乎奉公潔己此何如壅蔽乎似
皆陰狩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
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之上一發而保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
借之備賞新足為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恐罰新足
為威人人為　公家用而不為私門用人人為避罪誅而不為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五十　天啓　四十九　汲石居藏板

身家謀于以轉離為合化弱為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
帶猶民義不臣感彼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魂怨氣亦有以干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
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將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
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
其詞臣所薦將材洗之楨聞其果有勇略發跡者急欲識其人
便當催取來京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
目此亦感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厲世磨鈍者也入告
之初首揭忠義二字為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
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

子者揭標準耳○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
做者請廢請卹之　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慂隨口隨
得至以名器為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
不逮之來質辭溜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
尤而漸不可長也有當急而緩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
銷勘賦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道無可稽延而且公然閣之也
有名徵而實不依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
不問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降
調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廣東按察司知事○御史王心一江
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五十　天啓　五十　汲石居藏板

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
功名於鍾鼎皆以氣為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
之心不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房燹望風遠遁此婦人而
鬚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為甚詎可令　明雜見也前歲遼陽
失陷以身殉國者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朔
嘉楨亦既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況兩人素以才名
自負哉何為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迹臣得
免暴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為捐毀廣寧之說炫惑人心恣
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楨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
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幾覦顏仕途白

骨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熟意其有大謬不
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祖既分於左右謀
更踈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過
預蓄一駿歸以爲生入至闕之計故一聞虜儆惴焉急奔若驚
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賊　祖宗數百年疆土致百萬赤子
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邊防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
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餘完血化碧爲心册雖
死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
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
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逆

十六　劉廣乘記　卷之壬　天啓　五三十　友石居藏板

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賍夜何爲可華反辭之爲忠義是
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今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
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
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大節者
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陛
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被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
且幾廢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不
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
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扎敢元老
仗鉞臨戎新體非強弱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未有其

表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罷來　國威而畀以軍旅之重一旦齊手
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搶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濺奔我
聽其欵開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層城如側卮官天方良虜宗
可與爭使維翰知已知彼堅壁同圉猶不失爲中策乃紅旗一
催而二三萬無辜赤子刳與白刃剝胸傷心慘目所不忍
言大勢一潰孤城漓若勢若破竹悄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
即陛模河塌之役甚首陳濤之戰不除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
選器械長不及虜腹古所謂選兵器強精夾勝千里者彼何人哉
所軍室而其名我送今肯將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胎之維翰
兵帥夫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生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鄒

十六　劉廣乘記　卷之壬　天啓　五三一　友石居藏板

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邊爲金穴倚署道爲壟斷且無論剝民剝
軍見金不見人即攫取官帑一節贓私狼藉是勝庭探囊之雄
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
豈非　天奪其鑒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
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乎
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　首而罪之魁也大辟不
食其餘矣材之市朝庶快衆憤○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
府通判贊畫文能軍務○經略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
聞應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
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一亦艱矣奴

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搆之以西虜也來
不來往不往順不順寇不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懽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又誅
之以流人也撫之而非可懷逆之而非可違飛鳥有依人之意
饑寒兩投之思皆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虞
而又雜之以外□也孰之以　恩則瓦樹之以威則慰同舟已
成敵國爲將帥代陳兵以撐患今且胎患可不謂艱乎內患
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兢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
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
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　疆土在在顛危

敢捏抗之人情將將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
拋棄馬匹俱已割損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惡土腥風灌
骨猶骷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析寒乎開府舍破壞
搠堋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猶以充薪物價凡百沸
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避關前多
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聞奴至恐潰散
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
疲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剛智能盡索
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
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桶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

牆倚牆而築者亘延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沆漭連城極天無際
虜奴舍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櫓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舳艫
灘而岸直渝海之一渠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豈昔日頗
浩謂虜必不乘船而今猶聞駕船直犯明州從犯渭州臣不效
顧浩之愚以海爲無足慮也城地爲角山山脉從居庸古北喜
峰逶迤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朵顏諸夷部關城乃之發脈
于山足岳連岸而峙嶺更高于垣數倍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
立在山右海之間中關爲關刃歡喜嶺蜿蜒繚遶繞越關門嶺
高于城孫孤決臨矢達賊樓登嶺下瞰一城盡在目中昔架火
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之便平城無頓兵之所不知哉

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
通貢夷之道嚴逃戍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
且以爲衝邊絕塞者豈眞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
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
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爲築邊城從芝麻灣起或從八里起者約長
三十餘里北逵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歡喜嶺乘
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但計費正鉅而民夫當用數百
萬夫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金獨是數萬人夫復
召募于　畿輔之地蓟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

謀一筆抹盡耶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除者不
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案等同罪乎
章下所司○禮部尚書孫愼行上言垂簾欲聽政[illegible]云
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
一切章疏在　乾淸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因攻幾于
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亟急請　皇上試頷從哲移
宮揭中實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讀　聖
諭云稍臣誼在禮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
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璫背戚誰非國恩倘少背義形
于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知是而臣謂其未嘗嫌伉一言

幾不能解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號爲明罪釋疑　弗
允○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
因感寒卽患虛弱之症皆　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
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
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
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
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卽頭畢
先帝言及補　太子揮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
先者與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自和藥以
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

申後　召入曰朕飲此藥後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
次早卽聞　帝昇矣此道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
者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
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
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
罪將安逭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五日　皇上將登
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
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撤移矣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

乎　因家大事當聽家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淮家臣與臣二人無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御
史張愼言奏曰　先皇帝聽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
中嫡處傾城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濺毒男戎不勝再設計
于女戎寶玉大弓啣鴉近辛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
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罰不一蔿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封
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臣強而後可
禮臣孫如游[illegible]　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
人意從哲當日[illegible]卽禮臣固請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
有不測則禮可[illegible]其禍卽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寵

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浙江
道江日彩還　肯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揭益爲禮
臣孫愼行疏参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宮掖傳封義
諸益移宮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摭實奏以什草蛇夫　神宗
賓天悶溯再泣臣在河東巡鹽未躬逢一切閣草大事何敢妄
言旣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進紅丸一事果
係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皆有耳目卽爲從
哲有心而故授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府醫殺人
律且言之可灼非搢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而先臣趙　九
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今同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啟　季士變石居藏板
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卽未必有其
心當時依違其間旣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
心之疑冀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
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
死生決當直前乃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
封之揭聞其入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
値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華皆笑太后欲于白
簡中尋兎兒琦應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身決斷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
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褻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叡斯直是不學

無術此之阻况未必從哲肯心受也乎王手張差罪不執之誅還
闕官之一擊非誠大逆然當時處決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
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　妃
疏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
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
此類甚多然處之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鄭秘
危言正論凜凜不可以析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窺
伺者所以全宮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
大受諸臣之僨議所以折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
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二　天啟　季士變石居藏板
執之亦非今后封停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諡改矣獨李可灼
尚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行未必
有他腸惟是卑卑庸弱悠悠富貴識旣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
臣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朕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
古難逃斧鉞君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我　皇上平滑之事
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
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事辦待千秋史筆也臣
愚拙無私虛衷無祖庇衵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
矣伏乞鑒察施行奉下所司○造青冊　時工作頻興需外解甚急而民間財匱弊百出于
是部科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　○星
一送工部一送工科一留存以備覺察而法制之詳細矣

變。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〇吏部
明如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日 [illegible] 隨日而轉
尚書周嘉謨等奏御史劉廷元言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
聞之也及有奏差持梃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
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
戚而諉以不聞休戚之詞幸矣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
真信為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
辛主帝王之案明其不類不夙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彰 皇祖
之慈心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
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責其長
及若扶私以忤共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衙 前星者
[illegible]湖廣輯紀 卷之[illegible] 天啓 [illegible]
為亂賊乎附 從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
者為忠義乎垂臣馬逢皐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賁奏皆
為宗社壟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安成　王
溫陵　陳龍可
古鄞　丘　　甫較

六月庚戌○浙江巡撫孫茂相請恤録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
臣日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人烟寥落
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者方忠節方振節方繼忠方維節四生
來見皆容貌枯槁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涕夫以　太祖尊賢
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
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持有此
忠義一脉耳今日必　特加　褒贈録其子孫庶以紓二百餘

年鬱抑之氣培千萬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　勅部亟爲
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
臣不謂然大忠義之氣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彼捐軀致命
之臣肝腦斷骨碎即　崇獎顯隆於死者何有要以　國家自培
忠義一脉則卹録請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
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奬忠義又當奬其忠義勿致湮
請泯淆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
籍仍　命議諡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山東妖賊復陷鄒滕
二縣巡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鄭一杰報稱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三聲吶喊三聲用斧砍門賊中內應遂判掌印走出東門又報滕十七日四更時有聞香教內應外合擁賊衆人滕縣城內劫虜庫藏居戮甚慘縣官姚文亂逃出見今滕城爲賊所據急剿天神人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都司楊國棟河濟守備王文燦率兵馳赴征勦又香并當兵不及三千業已盡發而濟鎮二營東發強半白蓮在在俱亂州縣在在請兵若哉無兵可與只以殘弱鄉兵責成有司而已臣于去歲會題泗州添兵一萬二千名者欲委兵三千名已奉　欽依推補將官只因餘粮無關三方兵進討部之額餉不允先上之移檄可慮臣不得已撥兵一萬五千叢准至茶爲同年大清節才措費之憐忍也不能許部將前撫臣題准九千兵而餉亦不准留用捉矜之刑怨可不念御令妖賊矣發不但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餉可給矣苦非遠事之決裂妖窩豈政禮庭文并逆作之禮苗東省豈至空虛良寧失後臣奏知草賊蜂起除議留兵杖一款計部不肯覆行危急至此試臣不用新餉亦可得也臣前疏已先言之矣今妖賊與在竟僻而臣郯驛一縣尤南北孔道臣欲親爲推問賊此所後劄會司道府鄆會爲己邀郡數急一州縣無之觀望切變之處見告一按鎮人心動搖怨烟四起難于收拾召中調度無不可者臣周一之不使乾擊非數揮千行也幸請斜香勇士卒用命部司深揆一鼓而獲級一千二百有奇焚死無算少俟兵將會合蓋勦郁成一之賊發各營兵痛勦務殄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定安推臣奉職無狀瀾亂突發萬死尤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加臣罪

戚級戴罪討賊候　之日恭候　咨處之誅臣俟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候　旨敕下兵部覆議上請校加嚴勦失城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亂并行斯問處以彰昭而人心肅地方淨尚可爲也○魯王捐貲保
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詹一
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祭葬○經略王在晉款戰疏曰自正閣七
廣寧失公將理恤客處勞避計帶掌兵者不將于此矣
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隔斷音耗遂絕自虜敌盟爲我向
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
進廣寧二十六日伊于卽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
用紅毡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置兵也斯時也
潰卒離披人被馬倒關門一瀉遐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
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承哉寃善于馬而墮鬭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沖聖之仁明惟呵護于百年乃沓怒于一旦此
無异香博浪之挐立摧神魂殺胡笭之匏旋催鬼録我明萬世
無疆之祚即此已窺數之黑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
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抹莽山谷間奴
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受迎田順帯録州生員趙啓口詞
始知録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
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濟水寺迎冊等距城十里夜望城
頭烽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故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
孫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撫胡于
堡迎回知奴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

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
十六日聞有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爲絆量大夷人所掠傳
報李永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金進邊偵
探關上兵馬若干今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關
者奴既根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
爲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款關受賞者爲哈喇慱大罕
西字羅貴伯彥黄台吉及朶顔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都暨三十
六家爲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藏不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
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載米于客虜驛啓得米日運來八
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民得不餓今干戈擾擾關民不田

不稼職懼來歳之無以濟也虜人有哈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
王燒弁部落不受賞哈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
亦勸之使受款矣王燒弁射殺一哨採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
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貪最横奴乃齎
黄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賂歹青必欲與之婚媾太之
孫爲歹青之婿職今爱太問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賂虜金銀甚
厚而我　給寸縷　分一文不收長貴闖財鬪力皆奴之不如
貪虜爲其所賺或通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爲虎
墩兎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叔臘毛大專
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賺憨而賺歹青此謂憨之不足

與那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來助兵駐廣寧到關
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閣之情憨來而據帳之虜不
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歳賞甚繁職與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
歳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並去秋之賞及索其來無以應也進
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
縉蜂殷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絶弟虎憨與奴陽離陰合以管
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也不得
不嚴兵自禦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
慎三大部白言黄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金遼執覩　天
朝聲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失及黄大背斜衆攻奴

其志銳其言嘩蠻與督臣護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
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虜寔
人民已散城宇傾頹亦難終守且虎酋近日言逝者坐視捷者
競功我未收蟠蚌之利而奴且効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
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之後計非萬全顧奴賊壹至齊寧
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
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
而勵於刺慎之氣如於刺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憨累索賞之使
重來職在關既不能字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賞倘不先
期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

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羅闢倡言朝鮮已受奴
封築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
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爲倖敗則其常不費 朝廷之供億不煩
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 國威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柰
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議論嚌豪傑直前之氣令
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仇功罪見妬毀毛書塚而妬良工
之苦心展尺蹶途而增騏驥之千里雌黃其口誰不其然益甚
之形于今成矣奴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
其長天津已治裝糧粟裝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
選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

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反用盡人操不二之心則
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受借萬不可
推諉蓋緊要焉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
錢騙官輕與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
用用兵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斷惜因
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殃也及今圖之猶不
及耳伏祈 聖明垂鑒〇山東都司廖棟攻武安賊巢焚之撫
臣趙彥奏捷棟破賊巢衆突動以數萬將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毀燒武安與賊
集兵逃衛小寨賊但已寒勢已窮悉奔學家棲去矣〇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處恤錄差等
職臣諸臣五欵擬罪三光誓心少海之瀾可回遑知滅項前星

之色既正安問埋光雖力抗虎冠而身沈圜土血濺韜陛而影
落長松一事摟鯨各處之人觧索一官忤 旨連抹之坐無遺
方俟河清已集座隅之鵩漫憂天墜祇從地下之龍先此黄髮
耆 朝張半白楊伏壠闞幽屢疏憑夷賴有老臣犨任同心幽
冥並負良友是用採疏奏于撫按表遺事于門下希以公評分
爲先後計受禍深淺爲圖報重輕馬鬣甫滋藻思忽施白骨感
毛塵驗光華載映青缃是用 一人之寵靈貴亦繼 兩朝
之志事也除將采訪未備陳乞尚稽者容臣等陸續酌題外謹
將原任湖廣僉事等官馬應京等分別等第應給 贈官廕录
啓九重感白日之深照 君恩十世結玄壤之長春于以勸忠

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得虛弱症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昇果應進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遽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親見以寬文昇之罪哉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又其一也職聞　綸綍之地為政本所以天下治亂之安危否擬與于此也故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危且亂者從哲秉政數年祇是靡所持而綱常大事不肯主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污泥之中不能自明今日事理果何辭於天下萬世後幾令綱常無所係為且相臣不以持維為上持以重　皇上定　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番票擬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司封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移宮亦未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纂酌（一）郁臣張我續請擢城守恤錄為節諸臣疏畧云升州舍至彦之保台州而羣復安岳也真安州知縣楊汝升之保真安而兼復綿捍也銅梁知縣吳弘業之保銅梁知縣襲復大足也南川知縣韓應龍之保南川兼復綦江也安岳知縣霍學程之遷賊一日即復而兼復樂至也仆州知縣謝奇舉遂寧知縣営工龍彭縣知縣冉孝中江知縣鍾文炳之城守無虞而又多护也此九臣者其胆畧才諝皆有大過人者也翁登彦賊已疏題超升會事矣吳弘業謝奇舉霍學程見今行取勘宜援以同吉有滿盈湧敘升韓應龍仍應超陞運同職銜仍管本州事同吉亦能冉孝文揩似應加陞府同職銜乃各管本縣事凡竟厥安以安百姓者也乃若與文知縣張振德妻于同焚也長率主陳茶大燈之一家四口服藥死也而漢知縣王䓁蕭之于賊

力不支屯灌縣知縣左直之衛與攝蜀府標兵于西門洪維翰之破城奔卯不屈　縣訓導恤悅之特孖發賊于西門之外成都前衛指揮翟英之沖暑賊緣于龍泉驛成都后衛一指揮韓應泰之督兵拒省對敵于華堂寺建武指揮李世勛之一開城陷今宅月焚小河所鎮撫張韜寡者之與賊兵大戰于城西衆州百戶張羽之與兵急援至郡邸茂之陣仁州鄉官原任華昌府同知龍盡綸之率家殺賊狂入諭城急彼伏兵四起斫判而死者也以上十一臣者其忠義可以見其孤忠可以流涕見神忠義者論断辭不在雛古之賢人大如摧揚張許未為多其親近日忠魂鬼崇將先遇者豈不皇論兔花賊功小埋与文武無間宗卯均宜邮贈錄官建詞以勞人賦西也事者矣之風勵不于並盡湔雪百臣功更大明法以良報其于孫者者尤宜（一）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疏畧矣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辯說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卯奉　明旨命臣等集質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辦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臣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頃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俟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

問　聖體安否、皇考語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弁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臣李可灼
在何處、趣　召至　得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服
奶乳和藥、可灼却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刻又
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
視　皇考之疾、爲我　皇上之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祇進
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目諸輔臣無是心、即令禮臣之疏內語
意亦已拘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
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
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
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參、重處即應重票、乃
先票罰俸、繼票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
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
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弁冀以
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自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
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臣共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
而非臣等所可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棄群臣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閹者猶攔阻

臣等拒、闖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謁我　皇上、良久未出、
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illegible]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illegible]
遂擁護我　皇上出[illegible]乾清宮門外、坐椅輦、與[illegible]進于　文華殿、
先叩謁　皇上御正衣、　皇上正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
乃起、　聖躬還于　慈慶宮、從者二三內使、是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俱[illegible]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
何知有　選侍、何說、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
極、又議[illegible]即應御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
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
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

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柔、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
將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
託居、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
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
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該省
撫按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閱進大黃
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
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愼重、文昇在左右、乃寂無一
言議藥、其奏身爲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在可灼上矣、法

七月辛亥○録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發衛壅道
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 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川中逆酋投遞訴詞
多涉隆耆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
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詐詞未可輕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査
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了事○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
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太常寺少卿何學能恭陳 聖明
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
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
扯了事尚學能不諳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獨祀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

非孝本當重處罰俸一年○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爲慧
妃、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兵部上言奸
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拏佟養真佟卜年遂投劉
先處監軍𧨨害毛文龍拏到劉一爌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
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爌等身遭
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偵着的當官旗
密訪拏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欺罔
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籍話來○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李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爌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擺上官
軍其情罪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爲名顯是推故違情支

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各官姑且不究還
着問明具奏○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
月初四舉行已因 皇考在寳 郊祀尚未 祇承更未來歲擇吉幸學至是禮部復奏請○淫雨傾壞山海
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略王在晋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
言窮邊水災堪憐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爲災逢人警苦岳城
各處傾塌關係緊要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
飭將吏于分轄處所應修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爲
賑恤以救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
遼人 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閣臣[illegible]
[illegible]行招撫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徙驅

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作何
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鄖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異
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
嚴審具奏該部知道○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 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誘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土逋
國飲恨遼廣淪沒皆奸細所賊今屢次拏獲真正奸細遲不上
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耽延藉口爲辭王紀全無忠公欺君誤
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從輕處了于奪出自
朕衷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旨了○司禮傳出 聖諭
諭內閣印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糧煩多例

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也臣於文龍之報捷繳
江城之既屠也甚爲文龍危之計文龍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者
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非大呼虞博塞之徒呼號徼
倖一擲撻試而捷得之者乎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功　社稷遐
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避禍各島與各島遼民之生長於島與
舟楫之間者適與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瀰川浦至皮
島而止焉至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攷畢見矣文龍所居一皮
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擁一島而
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擁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女全
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之之人民生死肝
膽與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文龍與之居
齒爲命而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劄之以纓弁給之以
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
奴血共有北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雖覩島中之
情形可摘寫而得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共飢寒與
俱者非必文龍與非文龍之爲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
勢之所不得不然也葢臣謂籌　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固
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捐覩島中之情形可摘寫而得
之者也文龍仗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以臣計之天
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拣之海外之

消息集之爲患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
家功令殘遼流移之氓混亂竊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
外奉行蹤於網擭矣登萊之地遼民不敢盼望海淵一步則夫
遺黎之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
風波而止乎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深箐而後可得其
性命之情則遼民之不願人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
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乎度
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食作何料
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聲援佐餉之一
力無非爲我　同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不敢後以負我　主
恩監軍一過不禁聳舞而　國澤蕩然使伏戎之禍遂見于李
琿爲酋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蕭墻之內矣文龍不懲創而
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談虎而色變也如此而欲望綏急
於比隣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畧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
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初何殊蘇武之節
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
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與師日費
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
腹酋奴乘間躲香餌以招搖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
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衝鋒馳突作何韜畧此其

可憐者三也酋奴鬼蜮幻有幻無海上龍傳朝三暮四或從喩
關而遊聽或由旅順而途說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
摩或憑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倖邊功訛以傳
信信以傳疑委瑣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醉亦夢 皇上
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知舊師孤
撑之所以也中外譚者徒舉毛文龍爲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
外遂絶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說喜談文龍者謂
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眞父子一報奇捷 賜劍
賜蟒汎是赳赳于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
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絶

無有入犯聲息又何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前屬浮浪
此夫裁節漏巵以求實事者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
龍之自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衆曰龍居皮
島跨鮮制遼控扼上游蹂踏寬奠攪擾南衛枕奴手足居奴腹
心更有創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就中進
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驕咯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命退之不至
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咯義能出此乎獨憐其孤
棲窮島置身絶塞投石超距之未遑生聚教訓之不免甘心於
掘鼠之暇聲張爲龍虎之鬪仰海天而飲泣於巖岫濱渤之衝
怒聲援而號呼於登萊山海之間文龍之耻可憐憫者此也又

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論
文龍鎭江初捷之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鎭江旣屠之後則
爲若有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
島旣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諭文
龍因爾孤島中山川形略聚米可圖附其猥瀰屯牧與士卒甘
苦是共續揚師沿海哨偵以制奴出入就所撈設奇潛伏扼奴
項背與朝鮮聲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
務爲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
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糜
奮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于朝鮮曰爾國聲容文

[illegible]奉[illegible]中[illegible]人心[illegible]國[illegible]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
恩毋相凌毋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
左右觀望蓄意之端功令具在勿貽爾先王羞如是則朝鮮
感恩欲死且吞以沉勝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掎角之勢而頸
可繫 闕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殘鬼之
莫返悵呼搶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慨之曰爾遼灼雲稠衆
爲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惻痛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屢
生聚朕將旨且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遐家如是則遼民死冤
未盡者將攜老扶幼褒衍師以候王師之至（爲郵田以恤民力賤榭佃以○民病）〇八月壬子山
西撫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養修省疏曰人

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矣揚城陷矣崔
金刼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激吾兵耳及四月
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曰淮揚至于五月二十六
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搖吾兵耳至是日兵盡過
淮淮兵亦宴如也然密查揚城內眞正恩亂奸民殆以數千計
而蛇山一派則不止揚郡已也江淮一片地無適而非矣尚不
知何日動也此未發之人妖也臣正欲離揚而白蓮賊起攻陷
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
豈能飛越而發兵時不予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
哉留揚郡鎗鉞等數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初

矣清江浦有曹汝風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傳頭也
然窩于糧船且皆此四十人勾連可萬人職不敢問有深意焉
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據都司徐尚元報稱初九賊以萬人攻夏
鎮與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費中軍領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
夏鎮哨官不見守備馮秉忠經過相值無馬無械閘差陸化熙
促之使戰猶冲殺一陣殺傷亦相當因見鄉兵既潰徐兵不來
四面火起乃奔還船船已先焚矣先化熙之手書現在化熙權
一時之急非有他腸也贊畫官碙手殺數人亦戰死至宿遷職
前營守備王鳴鶴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枹珍等遇賊于黃池
驛下幸自帶有火器數十件向前攻打賊敗走者逮之斬賊首

二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目擊也職鞫賊首
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給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僞稱安
民王以二十八人塗行稱二十八宿口稱我佛出世二十八宿
俱已下界旂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二萬餘人
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職已決意殺賊
即于宿遷縣探牛拉廠將劉永明開刀祭旗訖臨刀猶稱寡人
受享已發官兵于不來救云云當賞王鳴鶴等銀一百兩文抗
州知府李烈將已被職留住亦藉鳴鶴等救脫護至桃源李
燦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許之功也若在他人決定粧點一篇
好文字以報内矣職羞而不為也夫馬秉忠之敢戰忠也其潰

也以無械且無援也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捷也
以稍有械也亦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
誓師厲兵一而發檄文數十道提醒鄉愚曉以禍福以為解散
計一而委加衘都蓋學 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督監併
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赴夏鎮矣
及過諸城令亦云近偵採得妖賊十七枝鄒滕之數尚不過五
六枝耳語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變謂何六月十六日臣
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清可數百里許豁爾皆照澈以
京茶蓋齊無洋家語云黃河清聖人出 冲聖已當陽矣安用
再清爲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

南去屋尾皆動天異謂何六月二十二日怪風大作折大樹屋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掀送在岸者糧艘不知何如七月初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就久而不散夫年來怪風屢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向南脚反向北又橫旁日珥豈即人妖之應乎而逆賊之為人妖即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清不喜而見地變天異又不能不懼矣　皇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省以為　社稷計也若夫驛遞當稱人人言之即沐陽贛榆相去一百八十里而額馬止十二匹責為僻壤今有逆賊則濟上郯城路皆阻塞而此二邑頓化為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

每一使客至正官稱單騎自顧馬於民苦可知矣推斯以往苦寧止於兩邑以職計之倘昔有腰站應即伏之無腰站則應加馬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慎緊郵符而倘馬戶逃驛官亦逃至　國有警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脉絕矣若用兵之地應急減新餉勿驅貧民以資逆賊此尤要着也此亦早計修省于百中之一也夫職以痴心惹謗復以熱腸陳言識愚已不可藥矣〇太僕寺少卿滿朝荐天人交窮疏曰臣荐每觀前史辨忠邪之分途著興亡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疏賢親奸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世有大忠亟進危言援引正類苴罅補漏可轉亂為治世有大奸巧飾諛辭猜傾善類黜逐借

援隙治而為亂亦千古一轍也　陛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為　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置　國家于蜩螗沸羹之場耶　主有帷幄之任臣無犬馬之誠天鑒赫赫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構讒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革職皆不　惜焉鄒爾瞻于三十餘疏之閣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推美輕于鈎黨屏奸賊于逐矣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關籍已重為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沸求又中一網打盡之計孔歆等去而漢益從李嘗等逐而宋不競　祖宗朝

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敖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應其少伍卒乏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靡鋼終至毀室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嫉深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寃臣魂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內徐有功且冥咽也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濫條至于遼廣為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萬段何足惜乃湖兵則臣郡辰州應募者廣遼失陷郡人在陣目及每以桑梓求見臣故得訪其遼廣二事之詳遼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罹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

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事起于王化貞務金以啗西
虜而不給使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扞禦遮寄苦雪難爲回守
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辛
脚荒忙抱頭走矣事發余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
一謀一局巧一局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 皇
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殺
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賦會輸之延貲軍圖斂之
民皆髓血乃棄城數撫鄉三千萬如渚面之沙巧騙無賛銷三
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部水火迫于旦夕 請蜀加
派稱蓮賜若 九閣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蜀

黔務魯巳也泥沙委弃而湊勿求脊血罪竭而征勿減 起宗
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燮與擬主持淸議況今剝伏關
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敢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有忌才壞
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殛奸
臣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寃重則遍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輔家居廸獄過逆中托數
千金千蘆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蘆受敗則又管窟于輿窟遣
押客日伺 內府交歡毀扈之奄借以招寵又助奄以振威樹
黨潰裂之禦皆奸輔作之俑焉 祖宗朝逆流所必加者也至
若感嘆所不當爾何至以奉人鋼骨之種說覺 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妹傾國之私咫淆 毋偶之芳規義
姻胄于輿臺褻壺範于扊扁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
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請將
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荐之不言願徼
惠于 祖宗之靈遴五行吏拜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鬼臣且甘
之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恣縱而番弄機鋒宗險者委蛇而罔護營
壘狙詐者觀望而容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弁髦遴蔭以 祖
宗余孫王根之親與府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 祖宗能攀
鳳附之忠賢推折于劍股截拳之毒螫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

基圖破裂于驅鷹美犬之枑策溺子計專拖木淫婦口善汚人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恐
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鼎不自愛惜乃汚而喪心甘爲
青史斧鉞又不思 陛下祿陰之及臣可以覆露奕代臣子顛
倒之禍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或漏哉臣豈
不知韓文禱于恭奄楊繼盛死于毒輔然一腔血鬱極而灑誠
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干于地下猶
生之年也訪巢許于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 陛下終覽臣疏
希發乾斷嘉與閣部大臣勦明種種顛倒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于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日而黃虞天下無

遼牧而我那任與錯營一差反得綢衣恕馬鄉耶道路以事錢
差爲利需索騷擾何所不至乎欲清傳舖省無弊正淺而禁索
流一應借差馳驛者概行停革至于捐貲騎遞費本少而取償
多明是驛局尤不可詳行請部各邑之差亦各量爲裁減則輪
蹄省而疲累甦矣以上十事或人所未言而東其端或人所曾
言而臣究其說皆目前之要務軍國之大計惟望
衙鑒過裏一一擇而行之尤望 皇上 勤政親賢納諫以聽
將孫兵四字刻刻以綏東安民門字拜發狀呼搶涕生致
大平臣越在遐荒趨（）聯義烈鄉賢董貴俞光祿少卿廢一子
首 闕廷有餘福矣

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兗磁器等犯（）妖賊于弘志糾眾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樓桃塢湯站等處賊級，撫馬有差（）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切臣一介庸愚，在遼二十餘載，謬蒙遼東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搶

叛逆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號水堅，糧餉援絕，而猶伏 皇上威靈，廟堂勝筭，計復寬奠，術聯南衛，而上年十二月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儻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 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患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 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 闕庭，未嘗不太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爲 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于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雷及

劉某破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審運 神謀，以折虜志，使彼從我用，而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渾河之役，水卒死于 詔使之還，況煙我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之兵士，罔渡極矣，而無絲之徒非謀貲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札，動騎官馬，滿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盡爲攢眉，臣思奴首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宜速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託名咨札，以入麗者，此登萊防[illegible]法也，至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illegible]，若欲登津敢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爲遼奪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居民，自王撫臣多方

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慮無不效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前着，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廣鹿島砣磯島皇城島爲登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聽登萊撫臣自有成筭，惟是旅順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畧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韶應援

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畧札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叅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畧標下參謀都司劉可伸以蘇州叅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畧札委加銜都司林[illegible]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爲之應援石城東距廣鹿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八船二十餘號用巡撫委守備[illegible]依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麗島東距鮮鎮寬靉二百里即用經畧札委鎮江練兵遊擊張忠札委練兵都司署

靉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靉間并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昔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慴吳之術虜之逆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眾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師威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遼兵臣兒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習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奸毋令渡海正不知遼將或多過虜遼民反賓懷報國且諫其北丁爲兵孰其家屬過登安插適處何奸之有惟速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刻期押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浙兵精于火器者萬餘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固戰守以漸恢復王討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伏乞　勑下該議處分餘以臣言可采速　賜裁矢誓以慕義之餘年爲　國家竭東隅之報效且臣受王撫臣東行之令原約七月發取寬鎮八月撫臣即渡河東徙以事多掣肘坐失機宜奴勞益熾各城復陷致臣効忠効義之雄心淪沒于堪悲堪咽之時事而更遷延屈遲候兵候餉杳然一載此何時勢也而堪此空說空談乎況去冬奴賊先攻鎮江卽江東無兵是以新正安心過河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　神京豈能安枕且奴眾雖不能掠舟而遼民捕魚

爲生者多爲賊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犯陸犯我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原下之悲而一片忠肝無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瀆倘　廟堂以未經目擊之情形偏執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挫過六七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冬新事不可爲奴得併力山海悔之無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否畫第祈我　皇上物論諸臣用臣未議使得悉心計而盡瘁乎鯨吞鱷噬之中即粉虀有餘榮矣奉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叅看前事抄出到部爲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瘖舌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

紛紛奈之何哉假令偷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箠使文龍何不
妨置弄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以來
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其後也文
龍滅奴即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溝中擲奴一意
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況其列兵旅順改造風帆
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混稱兵船鼓棹迅至彼時即悔援濟之遲
悮何及哉據文龍疏中談奴情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干統以
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
路也夫登兵若奴之所避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爲中國
死者亦日數萬誠 勅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

選遣氏勇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
募措進之悮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寒不勇戰鬬者費倍省而氣倍壯是一兵可當奴百兵也夫
其不可丸泥封鞭箠使者 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補苴
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
疏所 題關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淮兵前奉 旨過
海而裹足淮揚藉口剿妖豸練之成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
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耶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畏
之以爲害譎奸者顧涎之以爲利所稱假借劄委援害無厭藉
其分不恤其私利其物致孤其望則奉遣之謂何臣部當與經

撫諸臣亟嚴加申飭矣既經具 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
下遵奉施行○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邊難得人願親督理關
城兵務○改經略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以閩島夷報功遊
東山海等處○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擬流三千里杜茂劉
一獻劉得功等俱斬罪案奏武靖軍○擢兵遊擊將軍改立
功○革逃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九月癸丑初一日 皇
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左都御史鄒元
標薛陳共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臣以待盡之年月有家闡之
志行裝已束待斯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
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

以希怨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
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
精神以東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
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人生聞道始知本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
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
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
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
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

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者無一事不有獨宮會館舉目如林。韻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莘芷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必有指。至宋而諸儒並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其衰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樓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稱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

秋朱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煩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勲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

聲。不知天與昭昭者。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頹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消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開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之戒。臣歸爲頑則之民足矣。頃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爲千百世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奏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

意。該部知道。〇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闢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之所以當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後。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艮可浩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二字若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非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

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欲也倘 皇上一
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
等欲建書院于此豈為名豈為利豈為官豈為一身宴遊之地
豈為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兩京十三省與有兩京渺為 天子
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
况今兵荒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
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
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
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然以
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惟乎童蒙

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
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
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辯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聖旨
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著照舊供職○太常卿朱光
祚遠稽月令除骴之仁兼倣周官蜡禬之義近被 國典復有
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匆傷宇宙泰和號曰 臣 幼讀
禮周官惜人之職以掌除骴禁孟春有掩骼埋骴之令即古之
築觀者豈獨張武功明德義哉蓋骼多暴露則傷天和大亂大
荒所必至也查得 景皇帝朝先臣李秉總撫宣府奏掩土木

鷂兒嶺戰殁遺骸一萬五千仍 請下令大同紫荊諸鎮并掩
不下數萬彼遼臣也而蒂骨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滇黔等處
弄兵潢池之赤子俯拔堵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
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是亦如 天之 主所心惻也則掩
埋之月令不可思乎抑亦故事不可做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
六祈以同鬼神示二祈曰造與 而祭之也三祈曰禬凡國之
兇荒與民之亂衰皆禱焉又有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
之祝號以弭災兵解者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罪疾解者曰
罪自貽之毒疾者厲氣也臣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蒙 皇祖遣
寔臣迺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癘疫作起而妖教緣之大

戎不解驕者就戮臣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查得 故皇帝
朝先臣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泰大旱特 請
遣使祟祀群神為民祈福 上從之今思 泰嶽鎮東方號曰
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遂 皇上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
禬明信潛孚兵荒永息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為荒唐矣
臣 宮贊太常叨小祝援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以導天和以消民沴識者或不與宣室夜半之對同類而
共訊之乎所以然者為 國以禮禮設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
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
凝結成象也六曰瞢陰蒙蒙日光瞢也三兆敵見而東省所

誹人字之餘尤難旣豫則所以預禰國羌修禳民亂恐不與臧
愍祝綱之仁亟亟竝行哉雖明德薦馨無須尸祝而遇災知懼
不廢禱祈臣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讀詩聞禮潛揣其爲上爲
民之忱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該道遵
周禮近循 景泰弘治二朝事例遣祀除蝕用彌氛祲俱限冬
春之交各該有司于城壇相近所在另置漏澤園一區收掩道
路遺骸分別男女各瘞混雜完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月
奏繳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厲邑壇外仍宜俱建鄉
厲壇社厲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設壇滋祀者
撫按俱行旌獎此事據臣所知在山東則濟南府同知唐諫吉

昔爲石首令著卓異之聲華近質之山西撫臣劉秉太僕寺卿
耿廷栢籍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自蕃前令天長舉古循良之
治近質之保定巡撫張鳳翔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口是在該
省院司孰議委用必稱任使非虛譽也推之楚蜀相鄰凡蜀中
身首異處之遺俘浮江而下者臣鄰賢監司守令自能覩物興
慈思流枯骨無假臣言斯其考驗亦易但下流日充所見而上
流之仁政可知已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覩吏治民安
臣犬馬愚忱無任敬禱之至○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
動○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王牒 紅面黑字揭
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

東廊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經略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塞
疏曰西虜以憨爲主憨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來夷所視
爲重輕故講賞爲憨之費䊹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自
卽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猾其舉動則貪亟而不與諸各王
抑奉憨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
索始不愼則終必濫欲使通官告之日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
失何以賞爲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陷沒
憨實誤我何以賞爲我兵當剛數十萬尚被段奴何有西虜不
欵行戕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卽一年一賞
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而

貴英恰復索往歲王猷之賞而臣復諭之曰猷何在其誰與賞
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十六疋之價而臣復諭之曰馬
何在其誰與價酋使語塞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
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立
有盟詞願助兵滅奴并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
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盟陰合當雷顯罰蓋指天爲証也
始與之而深裁之慮其有後請也是役也副將祖張喇嘛王桑
吉以藏自爲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剩謬於其間而淨
議絕投民者且病然赤心爲國口枯舌敝千廻百折而款事成
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以來人之多

寡為歷編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
貴省奴闘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況外又有錦州大廣堡
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有青難係憨
族而不與憨同賞然其賞有數不若憨之費矣鎮安即宰賽也
闇杪花亦願來受款遍使以為幸蓋杪花切近於奴奴動杪花
必先知之奴地距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
後不得志於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
細無以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為急着而謂其不當款者慮
其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我索恐舉朝亦不以為迂矣然
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為虜中最桀

與拱兎矛青為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憨即受一
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憨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擴背者八部
既強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一先是督臣遣使至矛
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壓食於帳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
勾虜我之歲賞不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
他岐而交或不固可虞者二憨貪我之歲賞以為恩見我拒之
力姑與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請部為之擬置藉
之為墻壁恐前闕恩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季
之賞可虞者三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邊人蓋為嗾朶顏部亦漸
生需索矣昭明信于犬羊責寒盟於雞狗雖為久要不忘之事

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索羅部窺我
之弱率衆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
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者烏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
為賞而非為勦也勦不可將而賞遂為倒我若拒不與究必生
事啓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使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
杪花杪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而以其夷雜處其
中閑我罔恨後逐悉遷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間悉用其夷渡
河以為守為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為款虜也而不知其為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間彼
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與禍患於我肘腋之地可虞者六

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强之策也夫籌
邊滅虜 廟謨自有定算至于復虎酋之賞在閣部督撫大臣
當竟成臣可藉此以寬 聖明幹時之東顧矣○吏科給事甄
淑請文武一例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曰我
朝之制武科舉于鄉拔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
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
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
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營而雄心不
使之妄動聊設科以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遒少文者之用而
已不似文科制度詳備令其人戶誦讀率土之濵莫不務為章

途也此文則勤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森爾處處兵與博衣大帶之儒不啻徒銳披堅之味即號曰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疊循級而遷以充員數而已。見猫之捕而遽責以獵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榜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真才恐不效于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觀察而後技巧定今大比武士天下英雄之夢拔矣與其出榜勤使招其不相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乘其負劍抵氣羣然而赴 陛下面擇之而精練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祿無窮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三 天啓 五三七 友石居藏板

之餘我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瀆下壑之欲孰若寄吾網羅擬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寄耳目于羣情施蒐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聰 聖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八穀多士弓馬試處策論試矣恐射騎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鈐之實况掄武與掄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胆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脊字骨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弓馬問悉之否臣讀 皇上比照之場側除頭場頭眉不敢煩 宸覽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其用待放榜之日暫令中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該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按單諸生逐堂論令各陳所能先試演驗部臣閣臣所訂揭進十月之望 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衡分官讀卷一聽 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拔數標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缺補授定于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膚見如此况撫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選 皇上之新奚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于 舊制加詳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三 天啓 五三八 友石居藏板

非于 舊制有背也倘于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用而錄是永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閭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臣無任激切之至○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勤劬見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李氏應行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于十二月初三日行禮○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祭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移率圖監

候慎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峇糶其逆叛妖黨强賊所犯
情真的罪在不赦宜庸誅戮勿爲姑息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
諭○聯直諒與中行善鏡麿秋○二十人日卯時滚象府門火
藥房燬○朝鮮國王李琿 奏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
副總兵毛文龍拔伴院 臣 李發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
兵所遣領兵三百餘名因自湯站擒斬假㺚五十餘名生擒真
㺚五名前來獻捷真㺚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城
逃民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或
他不測之說皆此構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稱
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

辨是非快其邪說誠本國之不幸着令通官拌更生將此事情
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曰我之經緯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
之等因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真㺚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
造出兇言極是譎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
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錄奏聞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
據此 臣 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
路詗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圖之遇
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奏知於副總兵豈有容地使人之事乎今
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
從穩城在於小邦咸鏡道滿浦在於平安道地方其間相

去幾至千里原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
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卽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營已
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
推之虛誣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構陷小邦
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 上國必未免
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于慈母此
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衷情不得不陳于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好邪之說將 臣 所陳下
該部將知辨折大釋群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囚
滑益甚奉 聖旨據奏逆奴情形該國夥偵具見用心君臣忠

節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 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安成 [illegible]
渭陵 陳龍[illegible]
古鄞 丘 [illegible] 校

十月甲寅○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恩呈奉藏紙牌票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霸據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務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當獲樊龍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明并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周鼎等通應解闕下市正法情罪稍次應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審驗得樊龍等身屍首級并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通共

三十一名俱於 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無異衆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麽性亂兇狡媢者因而謀為叛逆事豈偶然假援遼而明動干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傷哉血流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矣積屍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遂使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小民物力是處騷擾 天威之遠播致嚴郡之立平元慝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逆黨繫纍而盡殲捷著承疇事皆人為孽由己作亟宜觧赴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威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兵建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立奪寨甲東兵之營擒斬不下萬餘取戰而抚賊盡殲扶傷帶死之苗逆勦殆無遺類乃賊猶以欲走惡叛妄為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審定牂搶之計終徘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轟電馳一路烟霾盡洗根除萬劫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往前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可以傾卜 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覆 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其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割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示天下以為土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 聖旨遵義不守賊復猖獗着督撫各官

調度兵將堵禦援剿總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維勤事死難併龔萬祿等俱與優䘏該部知道○命魯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剿刻期起程○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撫六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奏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酋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邀 聖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餉當旦夕至矣第讀題稿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卽內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慄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

壁揣摩未真或困極救無術姑爲此漫語塞責臣至沅州不
爲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謂之
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真耶豈臣原稿爲賊所得被賊改竄
撫臣代題者非臣真稍稍緩臣何爲望臣稍緩征戰覘其動靜
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覘之已久矣覘其自二月初九日統領
竊賊酋仲數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矣其造雲梯製藤簾窖壞
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剷掘枯骨
無不拋擲矣其今日打一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遁
閉戶燒一洞殺一堡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遁矣第覘其今日
縛我一塘報明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覘其今日挑戰明日環攻

十六朝實錄 熹宗之三十三 天啓 三二 良石居

而無休息矣又覘其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
播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
清攻平壩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陽矣又覘其陷安順陷
廣順龍里畢節赤水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元恕安順府推官
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鄭鼎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遵西守備
王懋淑各衛所爭官殺擄更不知凡幾矣安酋之動靜大略如
此叛耶非叛耶征戰可緩耶不可緩耶聞撫臣避兵避餉倍極
苦心倘數萬精銳飛雹而來藉其威稜退賊三舍梟落其首鼠
覬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可殲渠魁赦協從亦可彼時勤撫惟
意又不必執言夾攻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

枝與頭目安邦俊鼎通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孔等卻之
奢社輝至今部洛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
奢氏未叛也況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狂逞處處猖獗千里
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殘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
喫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悔耶聞二月
內賊因普安安南最急請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
兵四千求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怠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率
衆詐降迎酋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壘木鋪賊伏四起遂致
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近自安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
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戮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

十六朝實錄 熹宗之三十三 天啓 四 良石居

伎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
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職何苦言戰
況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傾肝吐膽及叛之時臣之撫
之者不翅舌敝毫禿如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射書云
爾城內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恭賊已咲我之言撫矣況
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當萬分危急之秋切恐
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貌闊猶豫致令黔之生
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皇
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
功陞撫臣李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

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紋俟圍解之日一併優敘○贈死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衛千戶世襲與祭葬○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奏　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近征調援勦等事着給敕聽便宜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併督撫各官准暫凑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已通新任撫按官推他上緊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撫按偏建題稱前事兵部覆請疏曰紅毛夷部落種族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嘗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嶼奸民潘秀等實勾引之六閱月得旨而去何以生心而至何以未抱而飄我不避恐降夷者之三十帝開有忠次天啟饋之以甘言退之耳夷是役不甚知有大利也然而機智暗開情形漸熾十數年大井巨炮截我商于交淅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綵繒貨物悉爲彼有而商苦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縣所獲逆欲如粵東僞往內地而與代爲市之粵不得轉而之閩初泊十二艘于彭湖今且以三艘直入悟嶼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十里商之無不立碎我船有利亦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倘或僥倖一勝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夷舟高大堅厚利深涉不利淺其人利水擊不利陸常食報有限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恃附近奸民誕其厚利貪其高價私載食貨而與之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受賄賣放以洩守之兵船成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洩守兵將也該撫按所嚴禁接濟不許寸版下海使其不坐困而又令鎮道諸臣提重兵就近防禦使不得于閩亦猶其不得志于粵卽不須勦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遁去者也該經會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移文該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奏　聖旨李維楨學問優長着與推用○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兵部請旌義烈土司○贈彭象郁督僉事彭象周彭繼翊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奏　旨被逆一門戰死其恤録之所不容緩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大約謂九月雷已收聲雨亦稀少正各兵權建營房之日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麻冥而雷更迅歷寅卯兩時始晴郎融和至次日時當午後有聲如雷有烟如雲偶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與張愷試銃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杜兩主事查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佚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一時燬盡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總局此係造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爲謀再四審覈供報相同委局試銃而死于其旁者籍籍如張愷輩皆關于火藥之人則其非他人所至可知也方提捕該管員役嚴行究處至次日水兵營游擊金冠等報接濟過十三山逃人三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奴酋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天頁務方與秋防甚急天出雷風之儆臣何敢謂遠不可憑而況軍務之急需卽秋毫不可損而二萬頓殘于一炬中原之赤子郎孑遺亦可憐而萬千逃敗于九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切人事之殊更屬惕勵除臣與合鎮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關甚重而臣又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吏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臣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本雷火

收百勝東兗監軍副使王從義兗州監軍副使徐從治天津監
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群策群力參收智障則八戰八克並奏
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津中都司劉永昌冒險冲鋒而力
戰從搗巢穴以成功內劉永昌以報　國之忠兼保家之念每
戰必克敵功尤著以
事驗之洵非溢美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科道劉
弘化劉芳等奏言自有遼警以來火藥草厰屢被焚燒深求之
有奸細之疑深求之有胥破之疑承管盟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
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羣僚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
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該部知道○左都
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深疏曰臣一介書生　三朝叅養犬馬
無知尤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　君臣欲望　闕可奈何矣

思今　國家大事惟在憂虜策虜者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
視定守一局夫眾不過數萬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
恢復也卽恢復矣其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
寧還我則內顧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夫鎮咸繼
光壘城當修補品字田形亟當講行此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
失始于李成梁李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
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猶不解之佗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戎
不已也且一鎮之內統管四沸婦女衣翡翠稱比王侯男子習
祖詐柰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淪于夷也次壞于高淮淮在遼
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遼

才而畀近皆牛門生故吏敢死之横卒而諸鎮臣自豢人參貂
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畀奴鈎
矣今言之可為堅髮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酋隣
酋之逞也藎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鼓
當而臺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黔爭春如嬌子釀至今日楊應
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絕自其常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
勘居間者利其賄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歡窮必闘爾安酋
鑿彼覆轍原蓄异志貪夫因其饋贄而遂敵之今炎炎之勢不
易撲滅抒其所自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
人皆有心間而携之從中為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滇尤

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
有制彼猺泉自揣被于檣外一鼓而竭望岩以奔能善召之又
為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
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
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
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內帑不可濟
其難三將才別有一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异才也新發于硎
尚屬朝氣在當事遴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
左布政林宰夙有今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
卽以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　香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滿濡

原題按貴州楊鶴今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請若指掌可借箸也
又如原任尚寶卿彭遵古給事段然原任知府黃洽中皆有膽
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
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
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議處但可爲民拯水火之阨不必究其
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下一身 天地 祖宗
之身山河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
身爲本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
又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矣寡欲爲先寡欲則精日充精
日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

帝王大經大法即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世之所避忌
者惟府怨耳苟眞有爲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
高怨亦多于年萬載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
自有知之者不必避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恭艱
[illegible]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著常人之
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
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素著靡輟干政非不勤矣
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 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
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倡大
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倡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本

有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科簿者
科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悉而聽焉與
輔弼大臣而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
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
當事者日精恩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起于是
色之新而各有眷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
旋進反衹畢 朝儀安取此舊行矛纈横玉賸金者爲也經筵
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
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詞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
日周通職閒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

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 九重而情形畢照
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
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
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
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及退入 內廷而耳目所關
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付之卩頫夫 大君臨照之
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
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嚇盈庭
以致諸藩之停封 恩賚久墾國典家範盡蔑之爲弁髦此何

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啄之紛紜忘羅織者皆
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 國憲刑章悉付之于
高際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論安于無事全廢
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敢謊之奏施
每事促柰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外舉動則更有可異者
空人国以庇私黨幾似濁流之投置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
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耶夫者
爲營則仕者不貴矣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録名
號而至使策寒怏于驛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
哉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辨但念世變

國恩更深 能振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
涕零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睿覽稍見施行職雖至妄
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庶吉士鄭鄤昌言當採疏曰臣蒙
聖恩讀書中秘既觀往古興亡之轍復覽今日理亂之機每中
夜屏營憂心如搗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爲 明主忠
言之人意 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遜思深惟立見施行矣乃候
之浹旬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勝理
也或朝上而夕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
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竊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閣寢而中有
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寢

閣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
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壅轉圜之義者不經 御覽而留
中必有伏戎援粤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 本朝故事
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
煬灶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蒔叢 聖主當陽如日方始且
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
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
非彊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
見之病醫者力能可施爲留中之事症候微緒非 皇上推見
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名亂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見之曰

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皆用以肆斥大臣其機闇使人駭而
留中之一綫用以陰消 聖慮其徑密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
宜有此語有之其本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臣願 皇上之
早圖之也臣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爲治亂關頭且數
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瀝梗概伏
惟 皇上亟賜省覽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體 累朝
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傀儡藐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
惡鄭鄤這廝黨護同鄉窺探上意本當重處念係首科取士新
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十一
月乙卯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

為前懷王皇妹遑封為悼懿公主〇大學士葉向高戀省詞臣
疏曰、聖所在邇扶病勉出恭候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
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理今未敢瀆其他事惟是修撰文震
孟庶吉士鄭鄤近以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
臣與同官日夜拊掖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
恐益滋煩瀆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講學
勤政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觸　聖怒只在　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所載
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
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　奏事皆是常套　堂陛之分

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而欲效之此書生泥
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
章句之敷陳于　宸衷終未盡徹臣等私心向亦欵然不敢以
震孟之說為盡迂也昔其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
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
息文帝亦恬然受之不以為過千古傳誦以為盛事　皇上方
為堯為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乎震孟終不可解哉若鄭鄤
所言蓋因震孟疏留中而為之申　請且鑒于向時留中之弊
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
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其重于鼎甲之第一人　天子臨
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為　龍飛第一科
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唱之日
舉　朝相慶以為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
罹譴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大不光矣
人情遇小小知己即思報答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
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
欺誑之心即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
數月而遽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
彬鄭鄤亦三吳名士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為可惜竊窺　聖心
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

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以狀元直
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為嚆矢而惜當時處分
之太過今震孟被譴于彼之名得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惜
震孟等得無為　聖德萬一之累乎況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
將謂我　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于　朝儀之一節也臣具
此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為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人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愚如
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德與天地同寬
而令名並　堯舜無歉矣　玉牒告成修已完〇御史蘇琰理財

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絲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遺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裔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饑餐索餒則猶或能恐全餓則與饑斃者爲伍當此家計何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悄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

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印賜施行所以修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　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要令國家之出數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地也則完欠分毀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希有充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敗說者曰邊額雖定邊費方矩獨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庶卹抑遺耶非者買　疏何來惡也光祿寺掌　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厨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太僕馬價之支消以何爲何地何年何月遣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之[illegible]米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問其有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人也職創未習錢穀之筭頗使諸司百執事共爲　陛下筭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合會計之明示將焉之乎二曰

斟酌本折緩急之宜以省蠹冒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馴致於亡亦戚矣我　國家貢賦其水路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既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恐不告之　皇上乎職今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破冒以不貲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　皇上槩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

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爲　皇上略籌緩急之日一剖分焉
總天下外解之貨物共爲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　京師所不
産之物即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
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巷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
以十四運推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
外解之貴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
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
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
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
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

其買進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
四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驚於貴而惰於賤即商亦不稱厲
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
蓋職嘗閱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水磨明盔以
擺錫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陳爛牛皮以煮膠其新者又自足
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
虛冒之賍以塞漏卮職所謂節其流三字行之每有逗漏者則
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
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
日發干戈日尋我　皇上且慶發帑以稍助當此之時猶有人

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　天子明命黼　國家
寵靈征兵治器舉　朝拭目而攘臂乾沒如某某其三四就既以
有限難繼之物力克其私槖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
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書錄傲
游職不知積厘積分之所剋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膚敲骨
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　宮闕
廣廟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靜而徒爲四臣窮奢極
欲之資也且　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
幾於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卽謂臣以補
助　請于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　請也柰何四臣之乾

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
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鬨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永芳之叛逆
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
細相爲表裏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
查追此賍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
又何臣之不敢爲盜也○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
曰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黃鍾通
陰陽交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陽以養成來
復今臣比類而悉數之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
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日之方升矣然　深宮

燕間之中尤宜提醒体認嘗如對賢士大夫至于嚬笑必嚴戒
福維辟盡杜擅竊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扶陽抑
陰之一大欵係臣所頭首爲　陛下獻也爵賞陽也刑罰陰也
非側之　封旋見停止失孥之辟明啓爰書可謂陰陽不二矣
然囊頭之人犯每蹄斃于三木之餘罪囚之薇不出司寇恐非
先王泣罪之意也宜　深省科臣尹同皐等之疏綢恤永
除苛政庶幾好生之仁合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爲
陰陽也係于　國運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
君子小人互爲進退而陰陽倚伏也關于　國脉者也年來門
戶畛分網羅密布丁巳之事可鑒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

剛明其意氣每多發露小人之氣偏陰陰則向晦其謀慮巧乎
彌縫君子之容小人也常寬于三面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畫
于一網臣願當寧諸臣痛戒丁巳之覆轍尤慎防丁巳之流毒
早伐邪謀亟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造單蜚語一一禁絕此
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也奉　聖旨言官以獻
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泛且近來大臣求去
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典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
評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禍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
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諭內閣　聖
諭前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

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
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各准
復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遲延玩愒如有傚
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貴州賊酋
窺板丙闖大肆殺掠守關總兵羅輔報稱叛酋谷國禎揚維新安
化村擒揚生雲數百殺死千把一員指揮一員又于本
月初六日殺至鄭家場蒸沿溪殺死士民不計其數○貴州
道御史梁之棟奏爲適當　獻俘之日　請卹殉難之臣以旌
忠節以慰忠魂曰臣惟人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
封疆尤稱爲重者上也功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駢首就
戮斷臂旌心然猶身死含冤悲憤未雪者又其次也然總之或

立功或明節或爲　王事　褒卹之典總宜寬厚矧　封疆多
故抱頭委膝之輩繞指爲柔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魂寂寞
不一闡揚者重慶之變院道府縣流血橫尺一時風聞之誤不
曰無根而譁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冤哉奢酋謀叛
已非一日覩變于援遼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
幾倖有成執訊護醜見在可問也尚可謂之激變乎變非激成
則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爲王事也變起倉卒百
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
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爲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
而死或引頭受刃赴難如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閉變

回援甘心程受而死至如循艮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殉之者數圜即逆酋叩頭服拜尚有侮殺聯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貊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蹀戶淫宼冠履挑藉也悲夫犬豕盡拏寧傷殘我將吏腥羶偏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倘得死所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銓當為從容就義之高邦佐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凜凜見節而乃冒激變之名于殺身之禍茹苦含辛徒使夜雨啼魂空滐棲憐之碧愁雲慘結終于造物之抑諸臣之死愈苦諸臣之心愈堪悲矣然此此皆樊龍

張形之惡逆而若海之指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為厲鬼以殺賊元兇授首挚逆酋而獻之 闕下則諸臣之寃憤亦當抒且道臣孫好古府臣章文炳予贈予廕矣此數臣者其與變同其死節亦同而 卹錄之典有不同則 國法為不公然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軍聲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象儀之前功尚未賞死更堪悲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懋畏避之杜文煥孰得孰先而尚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敘瀘畢其歸路此賊可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夫尚覬今不罪退遲而罪輕進何

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 國法為不平然猶曰職守所關務在滅賊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 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男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 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果不俾于遼疆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果盡節 封疆者死亦論資格乎則于 國典為未當臣謂可求等之死節無功亦無罪推廣 皇仁以旌苦節則有孫好古之例在知縣左重臨陣戰歿則有潘宗顏之例郭象儀楊愈懋即冒輕進亦杜松劉綎之例在鄉官董盡倫比之張銓潘宗顏輩則多捍賊之功比之孫好古則無自守之責即不得錦衣之世廕亦當襲

以重慶衛指揮以示優異者也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皇上惻然軫念 勑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 優卹加其溥秩襲其子孫議葬議祭議謚分別叙錄庶賞罰不紊而拱木欽寃不至墜心地下孤兒寡婦亦不至茹嘆含酸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珹蜀人也知而不言誰為諸臣言者○擒獲海盜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遇逐邏船擄人打票取贖蘇撫沈張按臺嚴令飛雲關把總楊懋中計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有偽票偽印簿鎗器械盔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寧○刑部奏 聖旨逆犯徐鴻儒等着便處決劉宗喜判尺王文臣梟示各犯首級傳示九邊將布天下○李可灼遣戍○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十二月丙辰○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

妖賊雖平。地方蕩殘。宜策。并請休血備。復孟氏 墓、廟 上
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〇御史吳甡災異疏見疏曰伏見邸報
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頹墻
過半人口牲畜殺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日者 聖壽無疆嵩呼萬國二
俘繼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卽天變不足畏乎職不習
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爲 陛下陳之今 國家所患奴
酋安酋而奴爲甚奴之謀寇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
可得奴之奸細遍 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實不可得譬之
敗屋頹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

王猝也至叵測也一旦窺關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
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樞
輔其足供帷輔驅策者尚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酋之
勢正熾奢酋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殄除之期
各處之備全虛枵腹之卒易譁而大僉加洗庚癸時呼將有脫
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畧是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
徵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畧是憂無餉猶議加派
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
無兵今之刼奪行旅劉貲 國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禦冦
而爲冦者也豈惟無餉今之衝官侵資剝削肥已者皆 陛下

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大盜猶小醜蠢動然已困天下矣
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
今日民心何如哉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雖
人父子、鬻人田宅以供 國課國課不完而已作奸吏之利易
子而食析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爲溝中之瘠於是
人變爲妖民驅爲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至今齊魯之郊黔屬
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大鳥日號啄人肝腸飲人
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我西陲
復遘玆變 陛下不及今下 德音發 明詔急加蠲賑收拾
人心而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忍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

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 朝廷恤民之意而惟於
考成亟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爲盜賊妖民齊呼揭竿四
起奴賊動于外窮民訌於內此時卽良平爲謀韓白爲將計無
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一
完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脩 國有百竭而無
一餘時事至此可爲失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
戟如霜以爲武備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披朽持鈍戰不敢
戰守不能守之將士但見樊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
爲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
士屠我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爲太平可期

不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老
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 緹騎之奸細布滿則閭門譏察安在
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爲 陛下念此
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感召天怒孔赫抱之天鳴地震之異
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脩
省且有不及脩省者嘻危矣哉職又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
罪己下詔求言上自皇躬下逮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
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 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爲 陛下冲年未敢直言觸
忌夫古稱冲主無如周成王當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開敖之

徒爲之左右先後旁無嬖倖纖巧之奸內無游畋犬馬之好外
無夷狄盜賊之警猶訪落諆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
之勤民事無逸之戒盤游如此而後爲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
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而泄泄沓沓
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変乎職竊以爲 陛下春秋秀盛宜
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夷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
變 當寫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
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
務夷情條列利害指陳得失使 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
庶幾開悟 君心號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

懼之機也然諸臣以飭武備恤民災爲請而竊恐部覆遲延迨
月何濟是事請宜即下部令須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
練嚴爲防禦以安反側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過災傷地
方除豁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
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自 陛下真誠
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濟天變可弭職
愚不識忌諱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〇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獲安酋之黨并遣
將援黔疏曰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
開十月十三日據總兵劉超軍師李世科先鋒參將楊明楷史

器都司孫元莫報稱蒙遣職等襲打谷龍司于十一日督兵從
行夜抵賊寨此寨深杳四面盡皆苗衆又在萬山之中懸崖之
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止生擒賊屬
二名段守貴陳應與四將其寨當時燒毀比至天明辨驗將于
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鎗三捆約二千餘杆又標鎗一大房
約萬餘杆已裁未成皮甲一房并生漆顏料數十桶拏箭絆馬
甲經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石生畜無數據段守貴供稱首賊
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
女俱爬山逃散等情已發新鎮道研審未報有兵搶得夫燒長
鎗等物當即驗視鎗長二丈標弓五尺俱金銀畫杆精巧鋒利

上策書壬戌元年實豈虛乎觀此而遵首之處心積慮非一朝
夕矣即此一司之當驗則安酋可知是豈易撫者哉又豈易剿
者哉臣等因到臣為邪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
寄者也超為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
英雄以超為冠等是以携至保寧忽値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
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銳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
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獲其牛羊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
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着數為不虛矣誅賊
黨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奉　聖旨覽奏劉超等深入賊
巢焚毀甚多具見勞勛張我績王三善督率有功被侯優叙已

發援兵遂着催他上緊前進協力剿平○貴州巡按史永安奏
（以白翰眈言從坐困者加剿○輟之急者坐餘路求出無門復此）
曰臣等告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為不久自援兵屢挫失利賊志
（而知功砍令處之論者）
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
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柵壘戸牆以坐困我即鳥雀難
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絶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
城東隅數處有山嶺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厢樓下伐我城樹
板砌石以槨銑弩遮木成山意欲搨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毀
其厢木火延三晝夜未絶西門外數處皆有山嶺東南隅城架
厢運草控洞砌石進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管攀
欲架攏列城下希冀乘隙攻進使此時援兵未斷則兵尚可援

救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例米罄于七月矣至八月已來孤兵
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餓死者
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兵尤日攘其米掄其金士民之
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
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
淋漓官法無所拯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餓
餓之卒二千多偃卧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處覓處矣
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
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卒尚未大譟
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貧瘠會城其大如斗一綫鳥道四路雲

擾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實心以沒然對之　二祖列
聖似可無愧顏之　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心盡矣獨恨
撫臣王三善君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　封疆大
（生視其延而不救則延蛾池坐視其金而不援依日大本）（負用此撫馬敗高生又）
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閲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
（之民其此帳敝）
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何所糜費　帑金楚餉又幾
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未發一鉄一粒而弊省直告急之
疏報之　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
國法且天理人心喪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屬官公移皆謂撫臣
自聖自賢司道府所不敢借一詞所信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
保舉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橋悍之兵卒去

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僅一二日、不得投見、即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求投者、即以奸細嚇之、遂至拚命投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回文、有謂其見一塘報開貴陽尚無恙、即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德催檄之急、即尋罵之、欲甘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軍所添衛之發兵、即不勝忿罵、遣移怒參將范冲仁差官、提之致二千兵散、營壘一空、遂有雍城之敗、吻是二萬之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已定、寧爲被逮之楊經畧、必不爲哀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用賄買、屬希圖弛擔者、有謂藉口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猶可諉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暗

與賊約、指新添爲鴻溝者、種種情節、嘖嘖有口、顧暴戾逗遛之罪、尤可言也、割地悞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我續及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兵將、答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此在 朝端自有公議、在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通籍十年、三年庶常、五年候命、二年按黔、又一年被賊圍困、拮据防禦、受盡苦楚、粮餉久匱。兵民俱無、此際惟有 天兵、渝兵旦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進發、恐不及待、況未必發乎、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一訂、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illegible]

生靈、遇簡熟于事之大臣、經略黔蜀、以臣復此千里 封疆西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 天顏、萬里咫尺矣、奉聖旨 兵部議覆奏 聖旨、王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剿、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具奏、 李枟、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叙、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彥等、餘黨潰散、以捷 聞 上嘉其功、候東平優叙○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大都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氷淵自凛、早夜靡寧者、爲眞才、不則厭薄遊塵、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齒類不苟者、爲眞品、不則役來竿牘、仗勢私

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道御史○山東巡撫趙彥奏請 獎勵賢王 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貲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寫勑獎勵、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礼至意○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彈盜安民、並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

癸亥 天啓三年○正月○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 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稱效按臣復 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將疏舉、刺其至朝鮮君臣

與夫辛苦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而歸重于推官孟養志武帥越狙、深駭聽聞、乞　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乘隙、擣薦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所爲以誤文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中朝有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製式疏

日東西盜賊所在告急、總以山海一關之外爲劇、而一關之外東奴之長策、全在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陣以待、何至望風潰亂、奸計之中也、若彼厚集披兵不盡恃定之法、更以我稼力騎射之三短、以當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

愚見禦奴之策、非竟求之車砲爲是、非不如各處所獻車制異出、山海一關之車、皆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豈然一治下用至于今、而獨有他謬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于巡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王事臣曹欣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其鄉以東人士捉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輕所載火人火馬火擡地雷之屬、皆止可偶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因即書式而變易之、凡爲車式者四、爲砲式者一、闘其製、頃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載者不有語了水　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北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敵虜一也、而戰法與者、北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據城有所定也、故發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患其不慮、勢有所必應、而不急其不疲、要在步步爲營、步步推營以進之而已、奴驟來浮突我而營、不闘也、徐去誘我、而營不動、我推營寄進、得于則寸、得尺則尺、即日在其伏中、而不驚也、而後我可以得志、故製爲綢輸車以立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洞四尺、旁飛出二卑各一尺、土層隙孔、而施貫筒毒藥、中層隙孔、面施火藥火創、下層則發獨匣弩、而爲三匣弩、一發九矢、用打虎藥、傳其鍬九、發而入十一矢、週而間匣、盜之循環、如前車之中央爲强木心、出車頂二尺、用鉄担索四鏜運其心、則四鏜環燒飛絮約去車

[illegible]人不可近其上、則施拔木二拔、加木壘、其勢俱爲捍護之、捍拆挫人、發其下推之而走、于中可施横板、遇風雨士卒可不、王兵露、以此車式製若于軔、用横木鉄勾、彼此相聯、隨其地之方員、夠宜以爲營盤、而復盔以拒馬伏弩之類、奴雖有鉄騎、阿敢馳突、何發站不住、彼既不得馳突、我放可推之而寄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而已、塗營立矣、辨過敢素何可不擊、又于營盤每車相去丈餘、横木約醫之中、復有小中車、前雙輪、後以鉄鏈爲雙足、行則推輪、止則按鉄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些器隨之、車前蠍亦有三畢、不施餘火器、惟載提心銃一門、蓋都城所有諸火器、其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終貫手腳、且一放之後、堅起吏入前藥、無論扑迫、奴騎已來不及施矣、令所製提心銃、擊放郎于車上、每銃一門、提心有五郎、以五卒分撈之、一心總發、一卒郎前提之、又入一心、又一卒提之、如此循環、至于五心連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訖、又來入放、雖堆至百响、不敢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于佛郎坑、然原製其小、又閣定海衛製後、雖用之、而其製較短、今長爲鉄管、可四尺升、提心鉄池、鉄柄可六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于百、扯逆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佛郎机也、其製子之多、則百子銃也、其氣力勁量壯大、則三將軍也、蓋使郎机百子敢三將軍合而爲一者也、計一門百子、發至百步外、則已撤

閒竟可丈餘、數百門蒸發、愈遠愈寬、使更多爲之、何與奴之蜂擬而來、推是銃身重二百斤、藥力既大、而所載之車制羽僅一天四寸、雖便捷而休輕、每銃一响、則車身跳起、發于高而不着、今試程車轅長短、健爭尺許、而跳與不跳因之、凡發易數十番乃定、既定矣、又前安照心、以定銃能之高下、雖數百步之遠、銃于去地只可三尺、敵郎伏地亦可打着、以至臨下則軒後轅、臨高則軒前轅、蓋一車而不言之數存、爲非嘗試而浸爲音、其在放銃之辛、心知有三牌前障、又此銃循環不狀、其試放之人、雖養以一門重止二百斤、一人推之、四人輪之、過提輪披自神甚、安定郎使爲一藥、畫又可收而歸于大營、何憂站立不佳、至于遠傍過多、或不止站住而已也、此銃連發、或藥烟薰蔽而不見敵之去來、又奴賊爲奉集之推牌、或濕絮被以抵我鉛子、使不能入、更爲飛天爵貢車、驚高銃以倒擊之、車高三丈二尺、爲折疊之制、不用則泯而不見、用之則輪動較關、以長繩开之、項刻高起矣、其製項上爲架、亦毀提心銃二門、令精健砲手千項上點放、西旁以脾獲之人、亦不見再用轅轅輪雖提心與放亦循環不敬、架筒亦安銃、耗每低五分、則近五十步、高至分則建五卜步、從高倒擊無虞、可遇如此、車一行衆、小冲車居前、一豐以衛此車之足、而此車上之太、又作小車之眼、奴更能作嬰天木、俾以低我耶、即奴望而欲爲之、其險其製不得見、即以意爲之

乃今之製僅用一檀木其性最堅故能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
之堅檀若以他不爲之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
便聚重而難行如此高專一軍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
倒擊未有莭不住者也至于倒擊過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
又于鋼輪車營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共裂
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營二門庶乎聚放不致雲裂并四
偶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劄擊北于
邊牆之狀臺而多其輪閑戰整光欲大將軍爲三提心著論一
扁今若變二將軍爲三提心則敎臺之衝擊小衛環不欲但尚
未爲之耳有此臺草營遣則臺草亦熱而進而又有備錫輪車
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
卒咸有依倚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
也以綱輸車爲合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銃活法也困
門爲宗衣法也以臺爲主以銃爲沖活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
決也以云爲小串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管
則法而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
貫法而活名益活有活法而實者愈實即不知奴之過而不得
不總良而不得不疲者何如臣愚以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驗
此安兵以裝法即用于前人者止錨輪一車隙孔前安大箭哨
簡等語于中國有之至于上械壽板避風雨中爲邏銃之心下

爲三匣弩與夫小冲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輕重平等飛天
火責台車皆番發前後因營手造以意授工成之以爲安營推
營之法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既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
既已周環中堅更有主張之帳車與升將旂之車又有定營諸
砲與夫中軍娛兵告下壖馬若干以備追殺與夫推飛天虎賁
以隱城無雲梯之須而多其擊傷其言數以盡載又郎小三軍
以部司局宗隸之敎習練放令其竊處爲是奴兵難多終不敢
近而敢我而我反以遠而泒之蓋不以士卒爲冲而以銃爲冲
要令士卒一人不傷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
傑而不必言者也卽今所進有其式而與仍未全者如防牌以
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廢先放之
提心火氣既冷乃更裝藥飛天虎賁之車盤尚有防牌鋼輪車
之車輪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抄中昔未及更備而據現
在以進　呈者弟以爲其式如此其大勢搖布如此云耳○黔
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御史徐卿伯奏
日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三月初七日羽書告急則至以三月
十七日也維時閣部大臣存見職者皆感類長嘆業以爲黔不

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日至撫臣之髮可識撫臣之血
可剌即督臣趑趄不進貽書長安輒以屬寧瑜黔即是前者猖
關以外之說此時卽旁觀局外者亦覩萬鈞一系其勢不能以
旦夕而況身處鼎鑊之中冀得一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
何怪乎大聲疾呼或誓死以永訣或訴怨而洒涕也今以　聖
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脆系縻之弱于虎狼
之吻黔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死守之初援兵一日不至阽
危一日不解且爲時益久爲計益艱羅雀掘鼠嘆巢穴之已窮
易子析骸嗟生靈之有限畏秦而郤難前晉鄙之軍孝果無奇
徒堅亞夫之壁計無復之有詰張許于地下付馬革于夜郎已

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故飢餓垂
絕之余猶能銳斃賊首火燒雲梯舉取衛貴陽城卒如銀墉鐵
壁歷歲月之久攻耶之頻而不瑕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
解圍猶望堅城以爲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瘞裒有臣
如此雖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冀有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
功豈有靳焉職謂冲鋒破敵勘叙猶待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
卽與顯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遼左之役　皇上厚經撫以不死
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節何以爲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
功高之宜賞此也臣閱奏捷之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
云三十萬卽安邦彥僅以身免亦幾盡賊之醜類矣然何

報賊之叩巢而曰追至老鴉關也老鴉關在省城[illegible]
五里職前歲北來職道西川親友祖餞皆係于[illegible]
靡者只五十步之走耳武功之焜燿固可以說救瞞而夷情之
臣測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討醜類以奏
廓清再奠之烈且聞彼中疫病甚行貌猓亦談我乘人之危
彼自于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禍為[illegible]可乎無事是
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illegible]母子縛
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璒陳玄黔等仍削其地以陸廣河為界而
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
然草草結一撥勦之局如前日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伐

玁狁漢家冐頓為証則無策也何也玁狁冐頓塞外之夷也來
則禦之去則不追王者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惟與我同
中國且肘腋而腹心之患也其黿舉飈發不啻猢肩剝膚而我
之拯溺救焚者又率觀釁于一步之内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
李標史永安諸人長與我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所
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為鬼方一稱不毛力耕火種終
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圍困一年高山白骨櫓
撑鍋煮食之餘野燐青燐畢前類刀頭之血室廬化為焜燼丘
隴蕩為荊榛死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又轉尋夫丘壑此何莫
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盡也寒常
災荒且勞賑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撫恤之 思黔禍非比
凶年黔民無賦可免職願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
或再另發 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秋十萬石改運于黔
以為賑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祇 聖壽以無疆矣臣
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黔師敗于陸廣鴨池○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朱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其疏曰竊聞人主德
合昌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徵自古雲官鳥
紀之世逮後膺圖受籙之君凡能俯慰黎庶仰愜三靈者景福
加[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減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色以垂之無窮是以
芝房寶鼎朱鷺赤蛟洋洋管絃灼灼簡冊茲者鳳見中州斯誠

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砌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周流德澤
汪沛等乾元之覆育合坤載之綱維誼篤股肱台輔合星辰之
象心懷俊又卿僚成河海之功起廢林泉月溜烟皐動色受言
登朝青蒲白簡生輝鈇鉞齊魯之疥癬鼓林以情殲黔蜀之蛇豕
徙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 賜振威東虜旌麾加受
劍之榮斯真左右天經戶牖神術六合啓同人之頌八方昭大
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佇聽鳳鳥之瑞所以呈祥也臣 深維多
幸獲睹斯徵昔在永樂二年曾獲騶虞侍講楊榮作頌照在史
館臣 不敢謂敵金夏五之筆可追前人猶月附含哺鼓腹之歌
用彰 聖瑞敬作賦頌以[illegible]

賦曰凤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盤騰耀紫氣鴻前　魚尾
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所到之地
能使雷霆不作風雨不與草滋木植谷靜川澄德非常有瑞
以時出惟夫王者承乾順理調和陰陽柔天者明緯地者昌
上假玄命稱俞見祥延頸奮翼集於軒爲斯軒轅氏圖籙之
所存也赤檢玉繩降於梲樹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
揖讓作又聚蒸乃爾儀於紫廷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爰
集于呂戶焉自是以後神雀五凰從以紀年建武元嘉其德
諸紀皆德不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眞僞耶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邁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諟

御講筵之必勤聞鳴鑾而輒喜覩束帛之戔戔訪林岩之悉
被合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臣顓頊高
辛一十六族之才子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理元首股肱之
恭明良喜起之庥後刑尙德敷洽澤周文經璀璨武緯綢繆
恩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淸金鏡雍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
寶人不愛精覽德輝而下之隔千載而放靈祭標霞之紫氣
繞天河之榮光紛虹霓之燦爛增日月之輝煌斯眞瑞中之
瑞祥中之祥於是人民歡忻羣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遍
寰宇莫不曰斯鳥也奮凌騰輝倏然高邁隱德㫚光爲　聖
明出故旋青旻而遐騫辭瀛州以無藏如景星之灼爍如慶

雲之飄颺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
以自爲聖諭臣工以交儆用咎　上天之慶益務勤恩治理
勵精萬幾好學不倦從經筵維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朱
提[illegible]以清入無異傳鼎鏡有鳴郢之開台垣悉
朝[illegible]嘉惠和之能兆庶[illegible]之念茲華道德浮
湛[illegible]不沾濡要荒異服域絶凡殊武功所屆
文[illegible]不宜雲暢[illegible]刻府順則受奉琛之貢逆則
獻[illegible]之俘天下恬然無事奠於泰山安于覆盂泰階平爾
天[illegible]帝德茂[illegible]　皇心愉然後鳳鳥之至祥誕應世之[illegible]
格　頌曰　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不載兮至治無名

鵰野不知兮問之四表羽族有鳳兮軼羣表珍五彩相宣兮
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堯文同轍千齡一見兮史冊寥寂惟
我　聖主兮王猷允塞聖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祐自天兮
神靈斯呈由器瑞跡兮律協聲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億齡小
臣　作頌兮敬炳丹青

三月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
時之相今　黃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搵輔弼岩關其衆
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誘即之豈蓋得鹽梅之和累擬亦未嘗無
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鼠恭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
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頻　請添補閣臣

也蓋密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兆起未越一載而歷 請枚卜更
謂時事多艱大廈非一木之支相國職居首揆大臣之謹度如
是耳乃未幾閣臣報壽有會推才望老成經濟翰用之 旨臣
不勝加額者故卜于今日誠謂詞林一局占定
揆路使閣臣守令之臣明習庶務之意照對努力之雖舜從與
畝謂耕岩同類而物色輩臣非敢謂詞中祕書者之無濟于額
問而可蓄廢之也不以內道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詞部院
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 祖宗之舊
也近始無限逕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于而錄御史相者則
有王毅臥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蹊番理長史

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皐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讚
以推官入陳鎬以山學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狗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潔者
備揚之於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明驗而無
柰枚卜一番諸臣紙敝墨渝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每
于祖宗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
相例之可慇見言者無以自解故將外臣于尾末曰吾亦存若
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為愈臣願輔臣張瑞 大
與捐去窠臼其破名 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為 國
地事發不為衙門爭情面令請世而下 紀天啓三年冲選當

陽首與枚卜相臣宏開亦兼用外內之制從必有所弼吾 君
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變者也至
于相臣之脉當一聯者亦自有說益自張居正以權閣而繼
者逐循指相承江陵出廢之綜化為總指之筆如流一貫至虞
至今寧得不已夫未因離異之[illegible]出也交日以異之既出而不能
脈其望也又強吞以得之合將有初而[illegible]合而後離則何
以故見南鎬柱太僕臣[illegible]去重敘遜權之者不能虎[illegible]之責今
何將也爽習此罪共偏缺之利害判于議蓋功罪決于片言
下偷則動從停閣會議則築合道旁[illegible]風[illegible]端與嫠和衆口均
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罪定蹈虎尾而不辭衆

議僉同即當下處分負蛇矢而不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
而不使外出啣宣傳宣之輩誠足感動不使內煬作用欲如江
陵而去其驕但荷欲如江陵而既其劾托後輩為虛遜祇言首
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添
陳密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倣而行之 二樞輔之遺憲而聯
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過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
度之以平章出鎮宋之以恭知經略可倣行也此皆相脈之二
務而首論相之居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
門戶之見勿誌戴以市恩勿去取而挾衅務求真正幹濟以奉
愛立〇大學士孫承宗蓋兵部尚書陞大計慎使命以嚴大防疏

曰適聞　欽賞旣頒而又特遣近侍　勅使臣以不擾動地方
以無虞仰見　聖心爲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
且內臣原奉　命交割器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
與文武將士仰戴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夜關涉兵
政自古有戒諸邊人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
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御　敕旨遂
各相擬議一詞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
習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稱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爲非獨是上兵
之臣所當行禁止以杭殯軍中惟是仰藉　皇上信任威靈

而體察之說一聞卽主兵之臣心摧摧不敢自信又何以號令
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語不云乎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
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臣且爲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
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窘又聞諸內臣欲從北邊
來臣向以皇華巡行邊人尚爲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
諸吏要挾之時令各該將領罷邊壽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釋
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
爲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
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向來所培養提撕以養其飛揚强毅之
氣稍稍見于眉睫而一旦頓銷鑠于內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

仰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將美卽今　天語旣頒　命使旣行
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常其或以御而改與或以暫
而爲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
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臣願　皇上旅于兵事速飭使
臣無以此行爲勞今諸臣先布　皇上德意無窮以觀兵爲感
諭以全政體以昭　國體　御史霍鍈奏國史之期于傳信旣曰
臣惟宇宙有大經[illegible]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
霧晝晦而天光立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
關係良非細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
置豈其積惡處心耳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

伺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之
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路蓁莽世道凌夷白馬
清流自貽摧折而　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大者一爲折
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
不得赦卽或遺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
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者以愛在　君父遂遣誅討之
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暴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
而不能者一旦爲之洗盡凡爲臣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
乎不敢乎借曰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粧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子父子

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寧
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種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居
處之狎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過愛之不幸非有後
耿心腸祇以衆示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强
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 冊立分封之後遂可無疑
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之日乎 登臺嘗藥之後遂可無
疑則崔文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
此事也既即善爲諱者必不能爲持挺原未入 青宮泄補之
藥原未繼文謂而至遂于 御也天下自有耳目臣民自在心
知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蓋至議爲屢易總此線索

一條而 垂簾之覲觀後欲傳向者衣鉢 乾清久據其可寒
心向非楊漣左右斗諸臣拼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
明在 御思義兼隆臨機決策毫末不爽天下事非有智者不
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毋一追論輒致疑亂臣賊子之猶
幾 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而力闢四面之網
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爲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
比之洗月虞淵之革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
之倫常又不關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恭以岐趨之
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已者斧鉞之誅

從古無有二義者令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
中國之不化爲夷狄人類之不殄爲禽獸全係于此臣之所以
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筆者此有虞焉猥
事而剖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昔而兩朝之止慈止孝
自彰 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何担乎抑臣于是而
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夷弗請覆轍相尋大要法
紀不明以致喪師等 國熊廷弼剛愎自用致僨 封疆鉄案
已成千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誅延蔓引旁及
多人無乃苛哉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
門化貞既任封疆墮賊術中委而去之卽憐才有心何能以撫

民致虜之微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其
一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辜只有廷弼而反借化貞得一幸免
之例可不深長慮哉況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何至業
銜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之經與撫此
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撫方震孺揚一桂陳士廷同
論以 價事壞也白簡森然誰能寬貸第思在巡方糾劾功罪
者不識與 封疆守禦之臣當有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
何棟如陶朗先開議以糜餉多也招撫過里誰信其爲念毋受
過但蔦有餘衆之兵業已分發各處不識與旋覓遊棍私販軍
糧之賊臣又有分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

酋發難兇鋒不可向通人情觀望畏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
馮勞謙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賊于水火此援蜀第一功當
何以不與蘇君恩等同沾優叙妖氛猖獗虐焰彌　天朿斯行
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安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固道臣之能
然非天津土兵招採有素不及此至今優叙未及于發縱指麾
初招選兵將之臣何以不與李邦華并入紀錄功同而賞
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
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衡之採擇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
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相為不毀讒論悉平明
之休賞罰合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之麻　國家享和平

之福矣○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實錄副總裁○四月貴
州巡撫李橒叙陳新撫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
一疏為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
及臨期七日捨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為之言誰當言
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當事調防受幾許怨謗
總為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
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穽是時
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又不能情法並窮笑啼俱碍即鄉官
紳民倡義捐貲破產贍兵猶不免被兵家而殺一兵女其他可知
職痛念身家不死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

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殺職又不忍殺之職妾
馬氏曰父母死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
藥一罐足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
此景慘動天地職捐此身家委之刧數獨無奈二百年城池數
百日憔苦付之烏有切恨死有餘辜孰意日延一日有新撫臣
之兵從天而降救此殘山剩水還之　天朝拔此億萬孑遺黎出
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無及職則曰不有援者守終
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沒俱燼耳自
遵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望洪濤而投足覩烈焰而引手非有
一段血誠俠骨誰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呂氏夜石居藏版

何益封疆且安所得功又安所得叙功人而累累壓之賞之為
此職所以轉思轉憶職之苦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
與職共處二十日荒涼城郭不能具杯酒勞苦獨有彼此骨立
相弔職經年不見邸報從撫索觀數本封識宛然職問之曰日
來止辦討賊無暇觀觀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立志之一從征
將士有護職入沅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何日札營先登報捷
者何將奮勇齊力者何兵言之甚悉乃知昨歲十一月終楚蜀
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
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於敵亦死爾其效之於是命道臣何
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

從都勻進爲左部而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何日升從中路進
當賊詐人有議臘月不興師者撫臣斥之賊服其決機之迅臘
月朔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盍俟諸撫臣曰毋
庸兵貴神速二之日次母豬洞三之日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
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兢議退兵撫臣曰退則蠢矜耳吾以
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知爲奸細訛言使站立不定又是聾
城河積危哉賊服其㳄定之識四之日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
營撫臣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服粟欲止撫臣曰前
驅賊必有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
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

標有賊首阿成號勇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佐直前斬其首賊遂
披靡適撫臣之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後大
賊却之賊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住龍里城衆議曰此地去省
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累數
日樅爲必疾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宜急擊之
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撫院自將意有數
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
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沖之險七之日進兵
畢鋪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
之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牆而進賊亡奔所棄輜重

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賊與鎮道各匿之入城新撫不可曰
賊去未遠兵心未定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投上
設帳大雪中次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遠遁陸廣河外賊服其決
策之節此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著險著有幸之者曰天助賊
曰唯唯否否夫以二萬餘邏遛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
不知及閉城而命戒不知何謂非奇撫臣一書生耳將孤軍深
人而不飲苗賊之截不虞糧糗之之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
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
退賊之夕雨雪驀至何謂非天然而非然也使人人畏奇着必
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平穩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

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
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且如賊所云立志之一發機之迅堅
定之識敢勇之氣決策之審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
咎其前事之遲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
遲其咎獨任之耶衆任之耶賊自聞甕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
諄諄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爲要着此數
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截我者
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爲賊耳目者苗仲散也龍
頭斬二逗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洞之捷銜鋒破
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遲中得者遲而無及

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月援兵勞而罔功輕而僨事則撫臣半載運迴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出之以爲顧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俊異俾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吵域擊其肘一時小勝小敗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敘陳蕩平疏曰貴陽之圍解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道臣何日升負弩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衆以勞而破逸孤軍而脫十月重困卽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

哉第賊潰矣而尚向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猶安邦彥先毳於銳其餘偷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糧土尚延袤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彼除更加一番傾重振旅河干伴爲掃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嘗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仲疏通道途措糧催餉充實會城一面期會蜀滇各路并進賊雖狡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之空虛而計因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着而希旦夕收功僥　天厭賊惡而奪其壁一鼓掃蕩之不亦奇舉哉無柰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奸而有兩河之敗據各道將稟報有謂先鋒楊

明楷率官兵萬餘於去歲三十日渡河紮營於三十里地外正月初七日拿獲奸細吐供賊糾大衆於初十日接陣遂差人報劉副總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矣明楷方奮勇抵敵蔡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水死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營虛之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擒者有謂前役參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酋奐安效良等衆并力而攻陸廣復并力而赴鴨池與張總鎮交戰賊衆我寡勢不能支遂退守威清者有謂秦兵因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未交鋒卽於十七夜遁而全營逃

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遁同張總鎮退回威清止獲商遊擊劉都司等兵黎明被賊圍掩及冲突而出賊乘勢返擊以致各官兵余復奔竄不可安撫緣是遊兵絡繹漫散而下道路傳喧人心震動遂致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爲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使周里報從龍里以致龔城被劫殺者屍橫四十餘里向叅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指揮門承差運糧楊通判或家人被擄或子媳盡傒或劫其輪扛或搶其本揭軍師李世賴率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半嗟乎如此阻截何殊未解圍時之光景況下而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劫亦復如是目今省城閣斗米至銀五錢矣雖戰之曩時百餘食之費尚遠切恐危懸

已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陸續到之來無可柰何而言撫顧
我日掾於而兵則並獲其糧饑並掾其妻孥䬦撫之復害之一
聞啟亂基起流刼則實徬之緊誰之方其害之苗仍從賊尚懷
心於我今之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況我日掾於苗
仲而官兵則並行於官兵卽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其妻孥是
苗之守粮稼林百里而無糧之可乘且新到之官兵難以協
力得亦之人士未定從難傳聞逆酋攻威清不得攻平壩不得
復返而札營於河岸倘狂而犇至城下大勢將有不可知是飽
一下不通則會城之生機一日未固一日不通則會城之
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着惟有踰龍里偏道以通會城疏清平

偏道以通平越則踰龍里偏道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乳息
然今甘心從逆經年截殺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
得一亟將督鎮新龍相機取之當知探襲今督臣已催施溱兵
二萬將到付之總理晉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偏
道孫家墳重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幾則出刼官道急則
遁竄山菁難以遽言掃除亦惟留一亟將設萬餘兵留鎮偏與
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臣欲暫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廣西催
泗城兵去矣切計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盡督兵不聽其約無
在會城實爲贅疣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募調兵肅清此處庶
人地相宜不至糟其驥足也然此一要害關係最大當兩河進

兵時臣每慮酋勢急迫或出烏江出洒黄冲突偏與以塞我咽
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一慮及此汗卽浹背當除夜猶發牌
嚴飭哨探令新添龎東稱何折細一名供詞程報已入山菁昨
陸廣鴨池之助戰者實令腹兵七萬將欲分兵自滇黔以下偏
宜與阻截糧餉等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爲命者惟
楚楚之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鎮撫駐札豈得無虞哉
是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衆又非合蜀黔而爲一不可
欲會蜀爲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則各顧
打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藺之勢分蜀黔分則水藺
之勢合使我兵進搗兩河時蜀亦進搗紅巖則藺兵何暇而助

水西予又使滇兵亦進搗烏撒則安效良又何暇而助水西予
是欲搗巢不得不期會以交攻更不得不設五省總督以專調
遣爭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脉通此理勢之必然此令督臣楊述
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蜀不知於例合否如無碍一則
蓮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添設之煩擾計無便於此至遵義一
路係蜀黔之要會水藺之后門當亟慶恢復時黔苗居朝宜等
各寨烏合之兵萬餘卽聚於此且闡道聽苦到城中路途未甚
阻塞使督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
窮複有言今已恢復者縱未恢復大兵一到猶聚之衆當卽解
散亦惟藉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西可

以犁水蔺之肘東可以卄漏覔之瀦建可以與輿偏犂勞捐廥
而消逆酋冲突之謀近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爲直擣大方之舉
惜是賊頭首頷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自可得志督臣已訂
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
當備使彼[illegible]兵衆脅泗城至俾其[illegible]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泰
將許成名督司黃[illegible]浩副總張鶴冲土司於勝龍等背機勦洗
[illegible]沙歸路以通滇黔道路蓋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則滇黔
交[illegible]可用又何難擒逆首之魁而制其死命乎不然自黔而蜀
[illegible]楚自黔而滇路必由粤西往近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
吸[illegible]設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着督臣大舉也

有糧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圍后楚兵勇西
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兵亦過三
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幾盡夫聚之數月不足者散之一日有
餘[illegible]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哉臣前疏所　請二
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盡以供黔蓋亦揆時度
勢非此無以討蕩乎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謂實得餉銀五十
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僅解得一圍城而勦
洗[illegible]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垂念西南半壁　亟勅廷臣
設[illegible]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請數目　俾發濟急無惜
小費而惧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藉手而逆之巢穴靖之數

于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額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
餉尚可濡之日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
耗米不知一歲之額[illegible]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而用二
十萬石況黔之一綫直徑九曲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
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量能授職脅梟
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　恩倘人非國士一戰倖成輒以
布衣而登[illegible]不惟將來窮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
去之虞矣況勝則破格而酬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孰知
德乎[illegible]皆一家蕩惡掃氛皆一人今閩南將與北分統
以矛盾[illegible]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掣生傾

亂非當事剖藩籬平心駕馭則陸廣之鑒不遠矣戰守機宜難
以臆決而與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廣益於衆獨斷於己
則奇正變化自有不可勝用者威嚴可不濟乎羣策可不集乎
此一時之對症而潛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苦守之黔土實不
能忘情敢效操舵之說如此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如
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臣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
內都勻圍尚未解而銅仁之紅苗思州之黑苗羣起爲亂逆酋
近日借牌造橋直欲過鎮遠等語圖逆酋之着是謀久也臣
疏言當復遵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緝而狡賊
衆冲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糧附者數萬黔事

眞有不可知者、請清平而上畫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
哉念及於此、皇上之 發餉與楚毋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
容旦夕而待也○戸科鄭尚忠疏請 勅命輔臣編 建文年
號追復位號並復廟祀卽啓祀諡從節死事陳迪景清黃觀
黃觀王良鐵鉉練子寧等四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令
從祀於廟庶 聖朝與萬世有信史矣○五月御史吳甡
請求觀學大興疏曰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
亂之秋猶東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
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朝廷又言盛倡率不
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旣偽則風俗日偷廉恥之風形而忠義之

節喪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秦皇梁武之世可為殷鑒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闇主之衰習端風教
之首務 勅下禮部預為修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
躬行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
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
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素志忠孝感時念殷
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甯致被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
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淸華之地但知涵養元氣坐致鼎鉉一
有諫諍便詫為異然 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
詞林至今猶賞其直不罪其戇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備旦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悚讜開悟 聖聽此皆名儒有關經
學故臣縷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治得失謂長安 天子之都
親承 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傚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
宜先表正者也○尅復遵義時叛賊尤朝楊維新鄭應顓據借存城剿將李防府曾府廣泰將
一面葚將大兵二十分布各路夾攻先將號子埋伏誘賊於九
接難兄朝綱令頭目秦壽賢民納戲於賽城並擊已又斬獲十
三級尅卽誘賊進走遠追南城外羅綱濱於令二十賢並獲器十
城馬已於二十二日入城分扎四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于
城內民男虎嘗大○安鑾率妻子部衆來降安鑾為奢寅台督監軍趙邦淸謀所
半僅存之遺兵兩署
以挾之家書副將良柱諭臺心交僧人丁相說之又使臺所
親信文書告諭之奈爲修閩禎將臺妻石氏幼子安在為馬入
大兵二十前往官兵擺羅付大河口扎營十四日與員牧民
之是夜安知奉廣隣揚應芳前去宿誘安鑾心服大曾事劉崇
德相約事羅為茬等前來密論厚賞以結其心發民歡化安鑾
亦見發寅遺敗向順之念愈堅隨命諸約良柱助兵扶取妻子

浮料良柱未必發兵亦借以窺我虛實良柱深有此意一面遣
令羅安良進閫公轅以李賊一面點選親兵舍人候國藩等一
百餘名頁多帶精利火器渡河同臺部兵於十五夜經三寨鎮
砲震天鼓不知我兵多少將圖禎帶兵先走餘衆倒戈叫安鑾
當將奕石氏子安有當盡數微向并揚黃三寨及董戴二坪偽
都司盧江等計五千餘口卽日渡河良柱先令多兵扎營河濱
接應并安塔浮橋接引澤兵口過江宙賞安臺併伊子安
在崗鉦發一塔三兩銀牌各一李宗口過江當賞安臺併伊子安
掃二兩銀花鼓樂迎勞其餘把目逐一賞仍令安鑾父子及
偽官盧江盧淮趙與朝劉崇德羅加旺唐忠韓富王永經趙廷
當韓兵鄧明才蔡成荣姜荣叙四嚴等前來投見趙道隨有臺
鄧符國禎部兵三千願作嚮導引官兵攻取立功贖以彼臺初
東不宜鋒柱立功之志故收遺曹秉以
收全捷料奪寅等酋可計日而得也○朝鮮國王李暉爲其
任李綜所廢按李暉原以前王李盼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綜
異常在李暉左右親臣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眉聚耳垂安表偉
忌諱進先令心腹陪臣避說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五
百誘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
宮中舉大爲號李綜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爲名領兵入宮鉀縛

李粹林烈婚中以死并其世子宮嬪及左右親信之人供行殺僇議政府有自書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妃使義親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綜繼即王位又差官立張平壤守臣朴燁并鴨紅江邊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措遺奴酋引賊過江賊遠人而誅毛帥是所看戶以報 中國者也李貴今為平綜親臣日侍其側而又以宿衛張晚為總兵以守鴨綠用內賊韓䄉議寫平國帥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賫使孟推官曰向來薪王不以并力遺奴為恭今我王不以犒賞為恭而專以倡勤為恭又曰一向小民窮苦今助兵則可其供應亦照常苦以貨物易糸則不能從命今各布政勿復掠致 天朝使臣須於之平府害我國以救核行各官其禮見亦殷勤如脈而結從滋不遠請昔矣李暉之事 天朝單心竭力彼國老臣有年投供駐者皆所繫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頭頭國人者之今昏醫眼日久有以為真病者有謂知贍之祭又已亦深岩以逆者乃不實其意以不見也○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纂逆疏曰本年四月十八接得援遼總兵毛文龍揭帖為戡定正義以安宗社事內稱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朝鮮國議政府左議

政朴弘耈等申前事於三月十三日承奉王太妃勅旨我先昭敬王不幸無嫡嗣先於萬曆三十六年間奄棄臣民惟予忝居母位乃將先王遺意以已故妾金氏出兒讅邵琿請為承襲節次陳奏 天朝欽蒙 皇上特允封典而嗣位以來失道悖德罔有紀極聽信讒言自生猜隙不以予為母戕害我父母虐殺我孺子幽囚困辱無復人理彝倫斁絕禽獸一邦屢起大獄毒痡無辜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撤毀民家叛建兩宮土木之營十年未已賦役煩重誅求無已生民塗炭嗷嗷度日不特此也我祖先天朝犀竭誠姻二百年有餘況我先王忝恭候度更捨前世在位四十年居常對越無敢或怠而嗣主孤忘 恩悖德用負 天威脅府東來義聲動人藩臣不誠未然同實神人之忿至此已極宗社之危有若綴旒何幸大小臣不謀而同合詞舉義咸以陽君綜仁聲夙著 天命攸歸仍於今月十三日討平昏亂已定位號以嗣先王之後爵俯從叙宗祀再安咨兩政府備將事意具奏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恐轉疏具 奏欽此欽遵卑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叙彝倫立綱紀上奉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奏 允若也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勅旨內事竟使二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誚滅絕天理斁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是諸臣請陵陽君主臣民乃昭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王異之養於宮中屬意重於諸孫今者人望所歸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聞於 朝廷外等因到鎮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鎮得以駐師牽制實借其力也然派離無累糧之眾兵卒乏隔粟之糧又盈盈一海仰食天朝縱其借糴措勝謂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為容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耈呈前事始知清大變臣民廢立出是太妃之命者歷數李琿之不君十三日立嫡孫綜權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即召虜密謀遠臣鄭遵

等首即卸罪明心之舉猶知悔過之萌遂使李倧知以奏實
懇乞轉　奏鎮係武弁罔知可否因據其臣民推代位分已定
況今夷狄竊發之際東西多事之日鎮惟曲慰溫詞　無意外
之虞雖然鎮居其東猶知始末今據來申合無揭報該否承襲
得無僭越請乞　上裁庶與儀攸遵藩封可定丙進劾有係矣
等因備揭到職該職看得君臣之分等於天地無上之罪春秋
必誅以分之變綱目重書凡藩國輒自廢立皆法令懈弛人心
變亂之漸也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東西隄類尚撻伐
明張討日授首況有朝鮮李倧之異變哉夫李琿之襲爵外藩
也膺　皇祖之　誥命王箕子之遺疆雖稍柔靡未聞大過已

十五年矣自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
恪恭亦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倧爲該國之嫡孫且
爲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爲具奏得允者也夫琿既奉
命爲王則該國之君也倧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
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正位號何
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　天朝之命
投宗另置乃成法紀何今以臣篡君以侄篡伯頓使　天地之
大經一旦放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丧滅而不顧也不意　聖
明在上而敢越志橫行所當亟爲聲討以振王綱者也倘爲
封疆多事恐勞師害民當　遣使宣　勅布告彼邦明正其罪

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不可長亟討篡逆之罪或包
廢之主大倫大法倘不致廢若果李倧迫於絕命臣民歸心亦
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祇奉因祀
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
知有共主不敢逞爲弄兵以圖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
猶有聞爲輝境往來員役有語朝鮮舉國皆欲從據而歸李琿
念昔年御倭之　恩望報　中國困羅今日之逆而李倧又係
倭夷之婿密貢之舉實借倭爲之備如此則徐可北聯夷南
通倭舟楫帆檣倭所慣習截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
職接報之月偶彼慶賀陪臣李顯榮等梁時獻還國之並職且

從前之故因以其事告之意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
而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槩見矣此職
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爲肘腋藩屏計長策
也伏乞　勅下禮兵二部酌議施行○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
李倧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
三李倧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孫李琿之侄枝
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經言廢置必當先
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鶩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
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
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

前王之罪過而躬自歸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傾郎逆厥封
良左是不必攻討者二也李倧篡立之後毋有公移與毛帥往
來固非大有為齋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
米五千亦求與羅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川
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倧以臣弑君以侄
弑叔既逭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縣加匪人彼其子
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 封者一也李琿之
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月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

無詞也若 中國不為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
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之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倧素稱
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
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
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俟 冊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遽難
方物大慶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
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
之榮使其徑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 切方
物始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賚 明旨詰問要見李琿是否當
誅李倧是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

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在我綱紀互濟
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
戢矣議者又欲遣官前往查勘臣處來為不可但官卑則不足
以示重於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為
得策也至於以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宜命勿多
帶隨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與
國體有關且甚鉅者也仰祈 聖明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者
夫原任推官孟養志轉餉異域大有資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
辱于專對并祈 勅下該部查照臣與督餉御史江日彩原
題准運 疏內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黄徵恩運官王文憲等

一體優叙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同知銜咨部除授黄徵恩加以
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競勸
矣○御史游士任請于討賊之中知賊奴之用其言曰臣居葛
沽得海外之役最難初五日始見撫臣袁可立有屬國擅行篡
主之疏而鎮臣毛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忿然而起不覺髮
指又思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叅
吉候勘之臣因鮮人一大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下此
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剿奴之大局臣安敢嘿
嘿而不為 皇上陳之今 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篡
應乎責以同讎乎而鮮人之廢李琿也有王妃之勅旨焉曰忘

恩背 德罔畏 天威也曰策應不誠未效同讐此鮮人列李
琿之狀而爲之名也而卽可以知李琿之狀矣 請卽以此爲
罔罪之法臣去秋之疏有云四日五日以後鮮以增夫數于賊
奴修築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忽自淸淺罔畏 天朝
一面擬差臣其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亟未忍草草
也臣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齎捧 聖諭往彼曰爾爲大臣
作王心膂當琿通奴爾胡不諫阻誰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
見狀志 恩背 德當自爾始則議攻府無辭又出王妃占問
之曰通奴一事使出於臣下而琿曾不知則爲主昏昏可廢也
使出於琿而臣下不敢阻則爲背 德爲逆可誅也顧或廢或

誅先請而後廢則爲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爲背 德或
李綜借胄小之嫡臣下或外人之間互相讒毀或相猜惑而促
爾以先廢乎則李琿齒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嗣耶使無子猶
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又胡不 請於 天
朝擇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已正位
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篡也待王妃奏
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問矣必曰吾爲
恭 天朝也爲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
以泄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截非有他也則又勅王妃與議
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爲通奴二語若不爲通奴也

是篡也非恭也逆狀造於臣下而嫁禍於君粧琿以不軌之名
而自爲不軌爾國寧復有人理乎若果爲通奴也是恭也非篡
也止多一擅耳而綜之應立與否又當再論今且觀爾事以見
爾心爾能集衆精卒十倍於前乎稱臣自新既問戮綜而君之
賢能皇皇然剖牲誓 天合國之人共剿奴以攻奴而
明綜之無他用其訖之克循人情乎乃登請討者之衆是爲我
皇上討賊以充爾宗卽以李綜桂劒處綜當無不可而王妃
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稠義之邪明紀大
經大法昔之史冊以遺千古羞穢賊不討我 天朝亦貽千古
忿豈敢有愛焉○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

冊并請有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永寧大捷四月十五日李總鎭
於十三夜密命秦國偉等兵潛至永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鎭
同參將楊應岳等督陣軍官居敬等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
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令官等殺
入小西門周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中大西門出
除投降二萬跳城越永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蔽天逆酋父子合
營列在江崖上本鎭札於江崖對面高山上投降多人本鎭親
審有夫與父母皆還其父母仍命外出人民札一山頭不嘗在
營混亂切恩永寧之賊兵已散大半本鎭必欲生擒逆酋以報
恩 闕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黔大計疏曰臣於 天啓二年
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營宅溪卽遣貴州衞指揮朱國
安劉光持白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邦彥縛來獻准爲
代 題免死據報白牌已傳過河候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
二十日撥兵俱抵于會城此時府無半鏹倉無斗粟諸軍嗷嗷、

臣亦斷斷乃心謂其坐而待餉聽軍旁掠一空且失苗仲新附之望不如分兵進擣就掠浮糧以食衆賊衆心摧膽折之時捽而壓之或可撫也按地圖陸廣何一路抵大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鄭清退扼世賞爲監軍進龍里又以劉范曾成爲先鋒黃頂金汝李師沆等佐之平越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何天麒爲監軍進威清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軍楊世賞歸廣大路遞管于十二月三十業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河塘報秦明屏等遣賊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職不勝私喜以爲二路俱勝賊雖不降即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月報賊數十萬

環攻渡河諸營因衆寡不敵俱各奔潰楊明楷不知下落王之將王戌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採浮糧壁壘不固賊因而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楊監軍進止據言雖有小挫非戰之罪姑斂兵高壘暫養銳氣俟人心稍定再圖更舉職以爲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城外逃兵发发而下詢爲某兵皆威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糧也已而鎮臣亦至初聞陸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氣姑退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兵又去矣又未幾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撤回劉超等原提解圍兵鄭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

招之兵乃安酋探知我兵之潰扇誘苗仲糾合逆党宋萬化籌復欲闘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死而人心始安適解餉銀五萬到即時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推此時賊使何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我定番糧道以困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兩水銀鍋二千杆馬二千匹封爲僞總督督洪邊之兵苗仲爲右翊與僞兵游擊吳璉漢銀一萬兩買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左翊而自統水西之兵共犯會城職思先發制人迫其合而後圖之必爲所制而兵少欲分之四出調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而乘我必飄飄往忽忽來戰士不至久頓于外而會城不嘗虛于內使

賊不知守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動也忽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二十級而何中尉敗逃深菁龍里路通忽又遣參將王建中劉志敏宋廸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等之兵再進青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酋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忿誅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二月二十八日會城　臣於本夜密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於毀

積聚以數萬計而賊糧廢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病其謀遂覆而宋萬化不知也詐降以覘我動靜職佯許之即調委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敘祁繼祖等拮甲疾馳賊措手不及含皇出戰遂破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職不愿邦彥而虜此賊此賊擒而邦彥無能爲矣此 皇上之福也四路既清秦明屏兵至平越復同與鎮臣同守龍里諸苗叛者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者官之賞以牛酒花紅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衆有求爲閭場貿易者有求科葺探路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黃旗使各高豎寨中實欲邦彥見之也邦彥見諸苗多豎黃旗果惧而不敢復肆猖獗但於鴨池應擁諸要路掘坑塹於水西城修補屯兵而已二初聞揚明楷之被執也傳一白牌與安邦彥會達等若不殺傷參將盡准投降不僇一人如有損傷本院親提大兵爲伊報讐寸草不畱三十二月十二日忽有二人持明楷稟帖乞臣往救並述彼中賊情戰恐不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守備李賛傳諭水西內云前牌已許不殺楊參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今行招撫仰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憑具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日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氏欲就撫而安邦彥不听尚不知役首又作何狀大都逆賊伎倆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

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道路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靡賊喪羽翊四便也計人給餉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患其情叵測不知省圍未解之先苗仲畏安酋門解之後酋逼水西苗仲於酋遠而我近我勦逆而酋救逆故苗仲附我況又啗我之利誰不樂從即有反測我從而用之其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何時奉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省若假兵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若老則思歸思歸則逃職恐終不齊而會勦終不成揣摩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過空文以示諸臣 請幣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眞可痛哭流涕職王愚謬以爲救黔則兵屬黔餉當屬黔不必更分異有但今異者協濟盡付督臣總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以其餉自募而督之庶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勿差一得之愚謹因報捷會同案臣侯恂疏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其應解之銀募捐兵若干選委有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有觀望退縮如廣西監軍周世臣參將王楨爲者俱聽督臣查明參究其入黔之行二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 勅湖廣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萬用果不足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四

安成　王
溫陵　陳
古鄞　丘　酉　較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今者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竣而推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以翻[illegible]舌遷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冀之罔[illegible]維數十番睥睨擬竊之頗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illegible]濺血爭大計者皆成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錄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職為此懼故不避晃鋒請　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滑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杰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謙等拼死力爭又共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　上疏簡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徐定策　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者而乃錫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為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同[illegible]體詩臣稱項黃臧終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讓陳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賫志以沒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闖　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為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蓦至乾清宮門也焉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若比乎昔宛處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柰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為　君父隱可也為亂

賊葷隱則何為借　君父為逆賊護身符青史為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詔至封后遺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不直順舉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為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傳之者為從先志則輟之者為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況其宵抑情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體于弼留之后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贖罪狀故稱　遺詔以妄必行耳在　先帝固非中文謂之進而中爲知無迫脅之情柰何猶稱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為兩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職之所

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誣
不美之名而當日在內視病者曷可于積勞積虛之后投攻伐
之劑擧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奏適　先帝升遐之速而又
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尋
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主意輒有異仝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此之所以折邪議者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纂擧臣也兩月之內　鼎湖再號　皇上孑
然一身怙恃無託　宮禁深閟孤鼠實頻其于杜漸防微自不
得不倍加嚴愼即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
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

擢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
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　選
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
禮今　皇上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儻可付之無言有何寬抑
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鏌揚方盛所以慷慨而
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眞見聞
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
選侍封妃則聞于選侍之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欽稟
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猶是王安乎世有是
擢瑠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入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

之時而必于會議之日推縣罪案以爲婚殺王安者陰開一面
是濟世所言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欲自婦人不在諸
人下而可令賈繼春見乎此職謂繼春眞忠孝人也彼初原爲
君父起見此又何說也不意爲邪人贊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爲謂一片
光明可對又日絕無浮濫蔑之意此亟宜還其原官以旌其
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
無可以置喙即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諠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
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
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
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異之罪今日不容
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之案亦幸存者耳陸大受李庥張其
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汲役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
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孫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
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
臣黃克纘邵輔忠等倡之夫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毆致
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料之　勅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而
尋題目迎合劉朝所傾毛士龍彼其所謂不爲好名者如此

臣受恬退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郎纖衣而糲食何忝于清
白華之子孫雖今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烽
烟遼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隺或血
漲潢汾之鵑生者霜露為檢餔髓作枕郎臣子誼分不敢希望
朝廷鼓舞之權但有此術若藝得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不短
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 遼東巡撫張鳳翼覆遼東疏曰
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秋防漸急兼以戎士方呼庚癸遼民正
苦流離關外之情形殊難遙料而中之戰守未敢輕言因于八
月二十二日出關由前屯以極寧遠又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凡
依山阻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夫自

廣寧奔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為煨燼遼人之負險
望救者既悉沒於東夷避難來歸者復徵截于西虜豺狼當道
烽燧全空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用表餌之術設防禦於
為樂而弱素拱兇諸酋始有為我送砲鏡者然而荊莽猶未斬
蓋藩籬猶未稱也迨樞輔當關軍威太振於時驅逃汰冗選將簡
兵設三大帥于關前提十萬師于境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插道
庭有相望之旌旂島嶼有相連之舸艦分合具備水陸兼施斯
可稱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未閉虜馬驕嘶居民思捲浙以
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咽而
目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蹂躪欲死不得欲進無門自哨兵

出而接回男婦一萬餘人矣向來叛賊抗我顏行或據河于或
防海口自舟師接而奪還火炮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之安
攘大畧豫畫先算故職得頫首受成焉 皇上撫莽殘上以壯
關門之氣也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
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
克强半是執梃持竿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
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閑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
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盡頹垣敗壁人當挫衂時時驚
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寧勵然入城脊鋒非一年可
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

顧旁皇誰為衛霍所為惄惄慮懍懍憂也故今議勦不能言戰
不得計惟有拿定一守字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
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實擊虛從寧遠
[illegible]挑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侵假而造作浮
[illegible]貝泛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
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繹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爲
職謂守關之策有三其一以山海為家當以前屯為門戶以寧
遠為哨探以一片石芝麻灣為左右翼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紮
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堅壁固守并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

雁門法奏咸著鏡矣我生聚教訓整頓後與關外之師此正着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以與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翼亦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可使則如督臣請哈喇羌與之佐我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輔臣問劉愛塔與之疑貳以潰其腹乘機觀變俟彼釁可投隙可搗突然爲批吭之舉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登圖芳爲後勁一則揚帆皮島一則搖櫓邊霤一則鳴榔于三岔口上下使舳艫相望風訊時通又善結虎酋假金白復佐之舉發言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狠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而榆關寧矣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

是堅壁清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虎女脫兔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方以誤之法撫之爲守圖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挽鯨鯢橫海之氛不然我之所防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動此堅亦撼關以西尚得安枕乎此皆輔臣秘算深慮而職得之而相商確者也若夫全聽同鄉之語謂奴酋八子已亾其半佟李二賊實不相能其棄廣寧而不取爲畏我避遼陽而不居爲遠我幾因離伏便怠踢張聚師老財匱之談爲省餉銷兵之計此非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宇崖殲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鴉噪寒烟觪鬼夜號胡氛朝擾尚不是可居之地但業已分派兵馬安插遼民

我進一程則奴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徼倖封疆應罪輔臣原疏簡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蚤夜劃維爲　衆上出死力以捍邊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來爲幸哉若職既奉勅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俟臺堞告竣雖栖有地當身先將吏以爲榆鬼腐矢惟望　皇上憐念孤踪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爲郝璽荼傅介子而輸汶果守僥有虎謀此時且亟尤泥異日徐操尺粗必不敢負吾　君吾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安平神師武侯名臣信州頗天討以惟赤）○職方司員外鄒維璉上言臣觀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益敢薦異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

（事非專恃符呪職方且入被發此論是破千古之惑）

數萬甲兵足以登壇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既除克雪耻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㯶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　玉帝之勅旨調天閼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傚而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　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不以蕩平門庭巨寇而便生靈若于戍守軍國疲于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殄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惑衆矣後竟敗亾　國朝永樂時山東

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效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桌孫傅惑于郭京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致擊至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畧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開門修齋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胆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若兵書况談神說鬼也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况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告正爲可憂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勅議益斟酌愼重揣度明時果有其正將畧不爲羊公之鶴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十月 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曰（民生吏治舍此何患）今之司計者日稟庫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勤考成之令蓋因催念急外解彌縫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敲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 請籌之熟職覩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之似腐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踦蹐而顧惜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逋餉姑放下矣今日欲完逋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旗儀門書（禁火耗）征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爲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法也至爭訟爲民間細事而耗財實甚職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役數十輩魚肉之迫一（清辭訟）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爲窶子頃自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蔓（寛恤民情）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無構鬪相安而耕鑿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輸納視昔必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斂而耕耨出入奏楚可持梃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蠧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爲官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然此亦難）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吸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之委用挌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矣職伏願 皇上下一 明旨令撫按

駁論佐貳不得濫一辭管一事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
一事而又時偵察有濫辭管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
之而又通行郡邑刊牌榜諭與衆通知庶正官寬恤之所得不
充佐貳之橐而民得盈餘奉公此完餉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
官當議職每冗邑之衆術會數年攤之未足署官數月剝之有
餘切宜著之令甲通行送并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
賢聲者不署倘委用乏人寧以隣近廉明官兼攝而無多遣蝗
蠢庶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克署官之橐而得盈餘以奉公又完
餉一急務也夫是皆省事也防奸也懲貪也總歸于阜民之義
而餉之根本植矣若用餉有嘗議者關門必須清兵夫清兵非

詎輔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爲餉也關關城不過斗大衆兵
十四萬僅得貳亭良未深便清兵則必揀兵揀其能戰之者而
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
逃則不可守而戰無論前者乏餉半月逃數四出民心大恐況
矣而今得無清兵與清餉耶清與糧俸薪等費清兵以清馬耶
清豆等費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
議罷也若催餉有嘗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責成撫按最便）
萬或數萬兩撫按專制一方曾不旱智竭慮爲　皇上致之
閣下談撫按何用撫按既總于急公不爲　皇上致之　閣下
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

撫按道府州縣也迫至號令不行部司束手而撫按且撫按曰
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農又御責曰吾輩已差官矣姑佐
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烏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榮還里之樂爲不
肖有司關筆苞挾括之門驛遞擾煩供應增設嗟嗟害難言也
恐此說終難議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遁者
有自州縣匿者有自司道挪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其欠
餉之窟穴而后增完餉之實效體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告
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故事塞
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查餉也職言之
甚晰而見餉之道處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今天下呼應不靈

全由法紀不肅　朝家無黠鐵兩金而殊有巧術委轡如登萊
盗撫勘臣之言曰不懲奸雄于既往易儆貪横于將來有盗如
此而還延糊糧不速正刑追庄具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
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么麽之謂謀溢竊取三萬金
入手而以數粉兒戲之車完局復以說鬼說夢之宋明時撓局
也蓋議論混淆功令失實至今日而極即爲行取一途今日衆
功明日邊俸俱不肯摩入朝而真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
表見于天下而徒以供人之污蔑亢人之乃粗令豪傑徒氣欲
死又如戰已奉旨中多少冀貢阜會之吏沈景初鄧良知輩皆
治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嗟乃今者比及

三年便思顯治天下事可勝扼腕義職衣戶言戶芹喋于斧鉞
安民而併慮切于功罪名實統祈、聖明垂擇○聖嗣誕生命
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伯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
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諭停刑○平遼總兵毛文龍上
言海外兵民日急亟請兵餉　上命給漕糧十萬石共招商等
事速與議復、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詔
嚴獄禁特李樺翰午朝出入長安右門捉鎖長板惹家人持之上怒其非法命該科參經管等官○免河
南進貢劉昇○遣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　吏部接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延育皇子實深
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著准封新城侯伊

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興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
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該部知道○周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吏部又接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勤
懋著宜特加恩示酬○京馬佃撓報京馬佃地在江東奴酋都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歇毛
文龍偵知須官兵一萬五千分路○牛馬大撓文時撐奴情益醱龍調水陸皇
發遣夾攻斬獲数馬驗實存差
三萬與二十日糧兼程而進分為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
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南
京康宗膺監生陳鼎相謂逆事覺捕繫○著會場戶部侍郎
陳于庭題請查核積米酌行預放以免歲以神實用言職代鬼
會場查得漕運歲額四百萬石除撥派改折實進正兌改兌僅
三百三十餘萬耳自徐青叛變運使塞至今歲之夏月始進非

年之陳糧而今歲新運兼帶帶年糧五十萬石諸臣已疏其苦
該背秋涉冬正兌日輪坐撥未滿一輪轉眼水落冰堅不知陳
糧又作何狀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糧既止有
此數役又截去賑濟貴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隨
任家兵墩軍等按月坐索難以縷舉則近來事變增出之多又
如此也是以進庾者日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向之支放
挨陳直在五六年以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一二年以內耗竭
之形可為寒心足食之策何以措手○湖廣牛妖豕怪長州沅陵縣民
家狩牛生犢一口二頭三尾當即剖殺一心三腎又民家豬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豬身人耳食眼○陝西怪鼠
鳳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鼠一群在地覓食救豈打獲一鼠狀若捕雞之狸長一尺八寸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一

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豊
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覺能飛特不高耳剖其腹得有月恭表
縣司宦申明萬曆逆冀幸再剖良心二疏皆不負表
十一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恐叢永不可生
為文選司員外賠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日麖陳剖露良心一
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
而為科臣所叅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為考
功司郎中以肯宗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辨至今官向將史
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為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共于進
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
民愁苦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
亂天下之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

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之　社稷何臣若矣幸而良
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
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
干進之労欲慾恬而物競（可惜也）然其良心爲富貴汨沒皆以干進爲
當爲若臣先無良心于之則力爲推轂不于則任其淹滯誰將
之而誰抑之乎（正直人[illegible]之者）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
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
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
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
（真語）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
（真言）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内之薦人者講調者

與夫外之咨升者調頫者保留者腹裡而作選俸者何其不憚
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此門一開不
可復閉其若循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陛下之小（一語醒絕）
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
京堂而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可以救
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汚絕無者
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
有大小皆貴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
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詮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與

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
多聊一事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恕其小欽此又羣人
（民患最可患古今同然）所以相容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伙坎之
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
民之將亂必相結成羣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
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聾瞽何異及其（無入情語）
亂也乃問之上官爲之與兵動衆以居傪之既平而論功升賞
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
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列無謂（俱可絕倒）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
則反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今之戴罪捕賊爲能防亂于未作
（懲貪是察吏第一義）

乎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
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
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
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贓跡昭彰者撫按先行
究問確然而後具（行則犯者自鮮）　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所
觴受賄曲爲庇獲者臣參奏重處庶貪風可漸息而亂萌可消
矣故曰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章也臣既以自
責矣司官所言共事者也臣欲選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會舉請點公而最）
省直之鄉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堪任者
（矣）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

鹽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朝始用之以不
善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鹽之法計鉄無不如意御史翟學
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荀卿曰探籌投鈎所以爲
公上好由私則百吏乘是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
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是後舊制爲是）　祖宗之舊例臣
（而行之非其人今擧之法者不可不力）
必不敢拘私官無不指信即有拘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
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后利有攸往
陛下猶　天也伏願　堅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
（則人行事皆未其可是大臣心術）
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大
爲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然而息焉則衆皆責

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　留
神　省覽○御史樊尚燝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
賦而外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尤稱飽騰事固而不設機
運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以
利國誠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
而爲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課之後繼以查搭而商困
今查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愈困因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圉乘急高招利不在商不在民
并不在　國徒以飽奸究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此豈大海
之利　朝廷不能遠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

積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
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
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
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有奸良之襍杳哉
中猾胥乘關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眞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
力者孰以澄其源而障其瀾安能令商竈（此我成書）奠絕稱愉快乎故職
詳著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
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
徵夫䩭國命脈寄托其身而不計所以旌其廉而獎其能獄勞
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

後斷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絜守長才能率其屬以興商裕
國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孫擬其前途之不遠無槩
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二突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一
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
一官者亦宜照級叙升無以財賦之地視爲墮穢之物一入其
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
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
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祿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　國憲
耶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
鹽而回空糧船爲甚輒逾百千膽敢衝關倚杖稱急持挺放

火器擁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尤邊急需而根蠹敗公然
搶販大損 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況名曰回空原取輕
便若夾帶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裨於鹽政
漕政者不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 申飭各官過船交卸
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
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閘與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違者保
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製得人以
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 國課自
寬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 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最
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

急於守令其間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 祖制鹽法
攷成最爲重大爲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私囤一遇壅滯
壓捏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
俱病乎自今以後務責令府州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彙
銷彙繳由府而道而院確查其銷繳之分數以爲殿最有不及
額者照例叅處庶督責嚴而商本 國課咸有實濟乎臣極知
聖朝無鳳禁 明主無專欲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
驚神缺餉饑軍之脫巾可虞苟有利于 國家誠何愛于府庫
諸所陳喫緊事宜血摅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 國
計民生幸甚○戊李可灼○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是

（催得數萬欲集兵渡河又恐[illegible]）（許‖新等進兵奉撫按檄設伏斬養被易有差）〇西賊合兵竄
我遵永（時蘭賊奢崇明奢寅婁敗心大慚愧爲何已將告援而）（水西安賊復勁兵合謀一寬邊義一先永寧而黔路急）
急〇（滇粘轄不可無一黔事已急滇且有剩有之處叵測）雲南巡撫閔洪學滇力已竭疏曰今之爲滇寇者內與
（野失莊田之還毋乃非計乎）
補蚱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與
曰安效良曰祿千鍾曰雨王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
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
以門庭之急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鋤勦
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
吏而滇有一乎或見滇師平羅平攜六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
滇兵數萬銜鋒實止三四千曲暫爲呼集非長川可將之兵也

或見東那西湊滇餉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而各兵壓過
之糧餉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糧四五
篆實不免顧此失彼也臣意所爲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
地利不習饒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宜
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携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
滇師大舉因之爲東道主同衆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之精
滇不得不按月暫給又安南孤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費
銀千三百兩分發賑救冀爲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撫綏乃滇
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不暇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
數省粤既無事之 國號稱安靖蜀非無事而兵力十捷於滇

黔之危蹙雖與滇埒顧地延路梏呼吸可以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屈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數百萬金錢邊用之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茲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與言及此臣心碎矣　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管業矣若謂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逮者旅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兼滇餞饉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稿餉有司加意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衆生之極犇成瓦解之形柰何更以莊田一事過驟而駭亂之鼎已沸而加薪焉

歐已驚而又爲毆焉此焚焚蚩蚩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呆揭竿耳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持噬楚毒之狀前撫臣周某按臣鄧渼之　疏蓋詳言之臣亦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偬之秋昔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鼎鑊槍鎮臣今春曾移牘于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避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謂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援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厮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迤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并鎮臣莊田容有

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矣○疏不悉時是議者謀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哈剌愼部夷郎素貴英先是永平道張稱孚只素報郎素等三十六梟夷人于前月二十六日去遼東看空作歹據石竹路參將梁棲鶚報稱郎素于二十八日回巢存留達子三百餘騎在于遼東邊外打圍暗要作歹反據坐門夷人讓奈召吉報山右作歹係郎素三家達子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住牧喜峯口外近挾賞于關門講講獲罰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舊撤去坐門夷人除與水以東爲拱兔坐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撤而歸獨仙靈寺地未歸也此番賊殺明係郎素爲崇臣于初

四日遣總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傳持火器會同山右僻寧兩道勘失事緣由并相機勦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峯口諭哈喇愼部落分別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總兵趙率教諭讓奈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毋相鼓煽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今蕪仁之將旣死職下而所部狂奔罔明卽枭庶警將來隨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嫡稚其逃官逃兵周繼武等當梟首傳示五部參將王極奔死事員役侯另　題優恤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墨庄寨地方見有徼備晝夜潛逃而各處且報郎素之欲再逞心于所不遜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

不撫西虜猶是虜旣不以撫去禁奈何身以撫爲戮稱意小有
殺傷即行勦罰毋得事事姑息如養癰終潰爲患更源即建酋
亦款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猶
是臣所爲訓練者什舊格干諸將而目以臣一片肝胆提振一
鎮之精神見一有爲肯前之士則立加獎賞立加提援見一頑
鈍紈懦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驅鋌一時將吏似覺漸有生氣
即王搢稽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勵遂以功名自期每托其于于
友誓以死報仙靈之役盤自可以逃即逃無罪而奮臂當賊立
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
不顧特令撫兵官擇其受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五部

然而臣之爲撫爲勦大畧已可見矣伏乞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畧大臣以清撫勦事宜以定　封疆大計臣曷
敢切屛營之至　旣而復上防款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
遽爲用而要不能不撫謂撫之兇且日擾不撫又將何如然而
撫之地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款勦相合相分諸務宜分
十二月　右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竊顯無職掌
安民亦先察吏以察方之稱職爲稱職其不稱風紀之長
皇上按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躭躭自守以求寡過而保身名　獨見
然未可謂稱職也卽此關脉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
其大
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卽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者如使百
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之一方之太平合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

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
市痛根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復命薦舉皆拘舊
額固已不當其後律深升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提薦
昔西漢號多循吏史止載六人今　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能
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憂愁
愚弱者爲鬼桀黠者爲盜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
甚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征收日重有[illegible]兩加二三
錢者貧民糧少則倍之雖父子不許合封故有窮鰥不立富者
買物則給半值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舉謂上司令行戶隨行
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

小一怒卽祈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官不
之知也又豈真不知而故昧心也不選曰此我之同鄉故舊不
能忍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
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和于下惠凡今之人
誰無相知求人請托誰不能者以此譽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
皆貪酷而孤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務于
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以
忝位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夜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
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察河南道查
核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爲

考察事奉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遂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其不稱的、卽便糸奏改斥、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奏、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泛泛、濫濫、雖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查萬曆九年例、不得狥私、追的該科糸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巳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啟

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之邪慝、沉達未瘉而遽絕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啟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董羽宸糾劾不職事奉 聖旨、道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卽提問追贓、兌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照畢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以舉劾當否爲稱職不稱職、責實而行法也）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不則卽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黜誅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

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 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食、尤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者、乃恐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濫、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僅擬降調、從此渙然猛省、赫然愧汗、翕然同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巡方可不慎）無任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後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任人大願哉、 上日、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遵來視爲文具、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槩擬回道、上下狥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

民窮思亂、所關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道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烏鷄太捷、（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天啟三年又十月初一[illegible]據涉差哨探內丁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于本年十月二十之日奉差前至遼陽住了三日撿有天命夷錢探得奴酋帶了兵馬幾從老寨回至遼陽偽官佟養性柯汝棟變聲奴賊把搶只在又十月終準要往西等情到職隨調各島官兵從各島進發擬江淮兵從千家庄進浙直兵從水口進征東兵從方山進遊擊尤景和兵從鎮江進易從惠從寬奠進勦承恩從毅陽進又擬王轄杜貴從鳳鳳城進劉以四日齊至易對關職于本月初二日統齊陳繼盛楊禎等全軍從昌城過江直至易鷄關口侯各路官兵齊条令王甫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闖左扑貴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闖右背全軍退闖卜里下營其闖口空營理犬總奉青令遷備遼擊匡嚴秦鑑騎集五百直匙董舞河豪箭逢擬三者近寨各山婦譽齊哨攻至三日收簡余兵俱至馬應柰）

敬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厫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剥取敬家常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數又糶豆亦用紅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厫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令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剋削舖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地又縱令抗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皆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冀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蘗同操列厫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聞本官自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愧水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

公釐弊娍社風清積谷數盈巨萬聞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場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入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獨苦淡泊矜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怏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支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虛銳之功其素以奨廉懲貪未必収實心幹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鐸每見蹄張潤囊殊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盡革項復借叙功之 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以酬有功而起墨吏貪人遼獲厚貲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一法紀之弛是在 臣爲破格懲勸計勿

使節次漏網之后司庾之臣不乏一番振刷也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准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郵重此官所以爲 京庾計軍儲計國脈計非諸臣擇利乘便計也項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同傳爲踏地步特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捺此中希捷得錢垂涎如囊橐復傳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没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日甚而倉米又耗唐欵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

又剝餉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艮耗帷褥心紅紙札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卓務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欵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狥情而輕 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大學士葉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 不允○御史李應升補叙將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

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
擦斧鉞不蔓蔽盤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
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
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
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
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
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君父
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是內病
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妾作是外病
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低漁羣無計

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
急今急黔即捐楚以予黔急奴即敵天下以備奴如添孤條于
刻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草澤賑借鷹鸇以代嬰剽掠　都門
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縉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
者王竟借保精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閧者數是藏病
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
嗟天下原非沉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
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沮醫賞罰不明
肆針砭不　則二監不去數命以表二監去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
問羅瑺遣而幾奇入者何人陞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班

扨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幾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縱盜
庫表裡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
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者尚
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顛輕封疆之故輕
爵虜績奏金城之卒率數幾蒙遣虜之誅而篤有乎何以青謀
謀似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各枚黔之賞而衷可立何以安
出於內臣之麾襲滿志矣而轉移念難坐祝立臣之錮老成
之佛衣幾見矣而慰留無擬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愚
穢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冲主在上吾黨尚不忍言况權臣

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乾綿之遐撫方根玷我名山娟皂之考
官妾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崩
興或勢苦頁嵎巧通脉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
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蘇戀方濃望門接尾
何怪乎譁諫盃之欺騙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祺劉
縉禮之積穢見斜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祝彈基爲飄
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輦之風息故避驄之氣
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即言官或有觸忤　聖衷不解每
見優容獨是鄧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
采不揚至其立仗不鳴之誚觀望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

殰事之際陳亦補震之何益從此以往恐家多禍今關門之事
恃有樞輔効命用前用正。壯我社稷之靈四人倡地結以忠義
之膽倘爲珠佳可念風鶴易驚分兵二萬駐豕平爲后勁省運
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纊之恩撫道嚴禁衆之魁侵大將同
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閧譁輒發家眷去關
以爲民望歲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誨盜
緝捕無效之賊負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乎嘖有煩言
謂官資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用
○山東撫首王好賢山東邪教之魁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宗州以教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初人令
人習其香錯顧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嚮應假而森死遺貲
臣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敢之士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

山東徐鴻儒好賢香約以天啟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
寺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辭連好賢爲蘄州巡官所貢得以拒捕
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巡按所獲禍本永絕
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敗獻賊日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
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橫行
天下散敢投吾歸者景州一敗而好賢實逃天下未深衆逆
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
輩發之不遠其患可勝言哉
二月 禮臣請舉諸 祀典允之○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
多闕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
法守不盡相信○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天啟三
年十二月廿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失常令行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
震起向東南去牆垣動搖虛飄樑樹傾斜有牌城垣摧

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摧落
房窓斜側且多倒塌一連兩次者暮方定等因各呈到院該臣
衙查時日俱同復念 陛下居質中春甑心神明廣開大道尊
賢顯士燭臨四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
流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綏帶稚子咽哺晏然而享
黃虞之盛也何乃㷫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
望豈可不慨休惕而戒萬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鼠中原豕妖有物變
蟲豸之微青臣不必趨沮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爲 陛下臚
言之鬧天之見異以示戒教者毋然泄泄也癸亥六月望後火
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

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星變
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其時月在昴初度昏
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九月
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與心火星金上而心下根距如掀劍十
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
黃龍至今正月初與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
大星 天子根宮之象而吳楚之疆侯熒惑占曷衡則軒轅星
正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稜見於天者如此而
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暴溢大決流漂過與秋水灌淮徐淮鳳
郷爲河諸臣負薪沉璧涉淦救于實倍宣房斯固陰盛逆縣之

惠而淵泉且皋下帝幂水畫揚民不敢潛此逆鑑見於地者又
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
奇物震動五經以柔靜為陰之常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
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
福傳以洪範但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
鍾山朝夕遶矚 高帝弓冶舊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
然聞 山林松檟可知臣從 宗伯後恭謁 几案僾僾同祈
穆小飲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
何如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喫
夫經女方疾耕力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遊派

大浮內監之料價踰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於衙
不能操其量入為出之算一不安也吏逆感雜憑奪百姓奸邪
並生豬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奪饑寒死獄中罪劾保存卒惡
氣力為行止而田更野吏之公評壅淤不得 上聞二不安也
縉紳空虛民以饑饉自賣為人奴婢者有之得吳中數郡儒鄉
宗戚占田宅子女投充賣勢漁食閭里曲避征搖繫刻由役要
吳里豪劉產豪奴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
水陸軍兵祿承平之久戲同蠲上而將吏安不愛卒又侵卒之
各衛祖軍桃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敝巧法剋貪軍之
糧為害何牢不可亂節 天首營首暫貳臺精兵一當緩急四

不貪也浮游青民剽輕奸怪護兵說劍聚蛇禁書路畫妖言不
奉 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根其雄者又能蒙子公
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蠱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閭少抱
雞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曄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若
揚茂蒋淮廟喉咽梁拔犬牙五湖浩渺吳越盤互奮丁鹽徒非
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燒官寺纂取獄囚劫殺長
吏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
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餝江海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
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
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

用之虛文惟是臣等草茅疏賤區區自效不過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為異高宗能
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人有告其
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
修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
之聞所當崇得抑陰者端在何事反身修行思共吝警一舉念
而神明之應若影響行料 上帝如響海內承福東南貴搭飢
南部獻感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殺 萬壽而燮理大臣宜
陋齊相於不足謂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御史
吳尚黙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議以清查其頂首而按數稅之厘臣

年一攻清撫再墮開鐵遏近遼瀋雖不輸立其志甚決其勢甚
銳其必欲得遼瀋不侍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遼矣
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
知　中國防我畏我竭海内之力從之供應驛職民不聊生可
一舉而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
得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波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片石
等處有知無人之境今有奢雖就擒然先有奢而殲去者不知
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奴未嘗忘　中國則奴何以不來
也今仍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能釋奴之疑若不
日日有事於　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而徼奴酋之重夫有此

二賊朝夕擄掇則奴何以不來也即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
然乎零星之年職我將數百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
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奴馳騁之地也鄧艾之縋竹
臼馬關之雖王峪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
之不來非真不來也此宜何如綢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應敵
功何如從根上着腳何如同心戮力以奬　王室何如知人善
任以備指揮乃現在鉄衣尚有的數否閫撫臣欲點閱而各鎮
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備黃盔甲曾經驗否閫各道
與各鎮將交推扞契修飭情面試問馬騾若干副黃若干盔甲
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修其故事然不過

千把總領百餘遊手之衆在演武場放鎗呐喊辰而集未而散
已耳彼大將不惜病以偷閑則稱觴為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
置買名妹此乾坤何等時而為此也司農告匱東手莫支曾有
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為治第之資令人
且駭且愕曾不思靳石列山即此齊嗁霧處之征人而窮工極
巧無非朘骨吸髓之物力且所貴大將者為其申明軍令有犯
必斬乃出關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逃民之妻本
婦喊叫反綑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而
該鎮稱病不出此干軍政之律何如也忍而荷戈忽而棄甲誰
司總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遊手而出

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為響馬行劫者自知
逃亡日衆而拿一日工班軍梟首警衆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
領價六兩乃暗自侵尅每間費不過五六錢拉兵為工築土為
墻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貪弁視為
奇貨十扣其半以致朝剏尾而入暮伏櫪而斃且倒死又不即
日呈報開除錢糧而遷延為冒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
堪此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
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青樓弓矢器械
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為遼陽廣寧之教場不天下事尚忍
言哉至于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盡虜明明挾奴以

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勢氣十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又伺我東缺西殘沒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攀擊使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欺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窮車下鬪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舒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責不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以

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爲餉金而損升斗以寬加派則民不困更以撫賞爲犒賞而散千金以酬壯士則將自勇層層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進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淡於夷也以歲縮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晁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毋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爲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媮者貪頑者廉吏舍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敢入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

法之墮者飭玩者悍汾陽猷稚於平章淮南餒謀於長孺故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胸以當幾身在局外則爭梟耆一當事任則藐竭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懼之至于部曹奉差而出既爲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不及而撫按既假以体貌而不盡言州縣又怵其威靈而不敢言以致狼貪虎噬不顧廉地之譏而狗我蠅營無心無知之餽如其棊者真士紳所差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使 朝廷之德意不皂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此輩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 天語可嚀 勅邊疆之臣嚴剔蠹痒毋以閒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臣

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己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使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育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爵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將在寧遼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將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遼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于

巖壬午以前故事射策中選擇便宜咨補進論咨或二人房有職業兩文章兼者或即于職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延按御史無監事之責即監事而將值奉製無煩推署者即以御史領其事故礙部遂有此請已而令工部主事胡邦奇行人張鳴陛各仍轉該省撫按按治遂辰兵護送勿致疎虞

大學士孫承宗彈邊纍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捕皆邊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人而捕罔不招辭成獄口口為真甚至喑啞之孤兒立殺受賞賚刀之殘卒以跆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傳稱將要殺丁喇嘛奸細董成俊從羅城審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日在關城原為尚書張經世從宜鎮招來而督臣用之狀整每見臣時有賞然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盡

無因而爭快之捶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為繫屬可借為間更可因間用間誠知城中陷溺者窘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攜有家口樓領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慘殺死豈擇音挺或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其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為惡況無奈衣冠大刻尚以苟全豈秣骼膚流盡責慷慨況東省之翕爽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栖泊甫安時為驚骨而大姓素族流落中原日競三匝之樹人搖未定之魂垂橐而往扉室扉家既苦奇窮攜貫而相親相傍動遭奇禍乍推中上從豪看奇蹤跡抑且同未流冗相告要挾益作客他鄉舉目有山河之異遺歸西割拔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關即嚴海禁于津登嚴越界于山海并行與海郡邑不許私買硝黃下海向來自備資本借官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槩苛于搜索且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歸遼而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容羅織之餘失我之寬政以阻歸來之路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為叛卒之孤臣人徒知張元吳昊之賊人為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遺殺亦有機也臣敢謂已誅者為狂爲所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疎而謂刑無濫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訛言驚奔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即在約束日在拊摩逃且

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 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遼民之在苦而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庶邊臣仰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仳離備乘困迫之讐以殄殲醜類矣○吏部尚書趙南星請告乞恩乞遷 時此例一行有力者趙序遷官負者推陛無日故趙尚書阻此獵吏之謀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日夜陸生員宋聞宴張祭火起延及虎布開許兩生與槍火各兵府開突生員及市民逐入撫特寺與把總為難而把總衆鎗為號各兵雲集挾生員而詬之撫嚴道將生員杵責彜保以謝亂兵而九營兵亦將情不平猶折毀錢塘門外以北也搜十庫矣有一營揚把總出示曾東營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持本弁還發號之高擊閉兮鼓矢欲毀之而后快兩游擊跪拜求之得免今揚把總且聾送矣似此亂衆西湖一片地俱同戰場矣此即東之奴酋西之安奢也焉用此兵為哉 ○刑科沈惟炳將平百無一特疏曰臣還署後聽有入告之章以廣 聖聽而責備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

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東東北之辟警未傳西南之
兵氣擧振使以爲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安而一旦黔禍再
張撫臣被虜風霾地震黔贖三精天道恒陽月食再告而又值
運躬違豫靜拜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釐于
中而不擇者夫以 皇上子然孤立於上而內庭無可恃也諸
臣危幾悅從於下而外兵無可恃也戎事倥偬相蒙於各邊而
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微天
之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
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
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 君臣交儆轉念徹桑尚

可不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 恩賞親正人遠逐臣
假名頒停內操慎 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虛聽所習
聽 堯舜之君必有次第承納之日斷不至以規爲瑱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挑亂於在旁時弋亦獲之苦衷或摘落於
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怫受駁積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
共白乃心以對 聖明之王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
條陳矣○蔭魏忠賢弟侄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敕以獲僞造印劉
通可責官項系錫英守福寺并前夜御傘扁礦盔旗鞘銀量鼠
針弊故也不知僭擬作威之漸已釀于此矣御史宋禎漢上
疏言辭壓不宜輕畀有以蓋說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罰之失當
奚遂蓝除奸弊之功與三大侍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輕
得辭壓彼不過在尋常還
彰賞轉人心何日而平耶○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松袍服

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收進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
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棟手講屬
吏之禮罰府官之俸賜審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
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撫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
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乞黎氓絡繹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
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年之規
而祚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殺去銀鉅萬
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于地方不再計而
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 陵工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
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明 旨實團兼併使有司盡停諸

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一歲改而妨 國家一切公務者也
袍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
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駟駟要設處夫廩之費李
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
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扇閭閻萬千之稅不念也太凡管織造之
官多勤 皇上奢侈少勤 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
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
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匡諫力
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
大乎是伏乞 皇上嚴諭李實減造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奸人

擾置恐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害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
已飄然遠引緊屬去此與兩淮同之是直心害道聖世逸民更當論其無搖撼之罪曲賜矜
宥則職言見丞地方蒙庥雖加三褒臣有餘榮矣○御史李應
升接訴民隱寬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
不暇急民生但知馭邊疆而不知愛內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
額取盈即不毛之地亦捐絲毛司農堅不肯應及欽急民貧賦
兼其除川黔滇齊相繼而告災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
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
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儲者九
鼎一系之全在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

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惜內地之民生民之憔
悴極矣興利而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訪株連誣陷三
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
拋荒虛糧賠丁逋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
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詭
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倉糶
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
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彌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
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兼郡盡化[illegible]木二反也侵欺抵贓

而舉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 加捘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徭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緊吏怖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
反也詔書停閱而丞尉株真如飛論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
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
未有已待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
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挺肆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之中
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
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久併征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
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民力乾
困髓瘠完天啟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

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
猾吏旨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籌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
牌賞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吏役之腹已
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為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
江南北遠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災賦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徭
湯膈葉朗生史八舍陳梟相之從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
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終無完期
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
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無過于此
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若官不許經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詩吏

往返少亦四昇祭處留部更爲逗遛止三冬秋獲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 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途之嗇拍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五

安成
溫陵
古鄞 丘 酉較

四月○戒奏疏冗漫○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鏡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聚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鋒落馬中道被執憶抑何其闇而踈于計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楝督鎮諸臣平日享 國厚 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功成奏凱又將勳名鍾鼎

功彝封蔭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羅鬼峰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觀在魯欽馬倜紀律踈于平日臨難惟有逃竄至張彥芳之拒病規避罪浮于二弁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泉方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逸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釁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戰即郡縣大方之故智也況三善親履戎陣直搗虎巢一旦變出意外身為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化貞之望風奔逃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馭無方之 旨今若三善救擄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聽勘處豈懲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制猶為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 天朝赫赫重臣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也今新撫臣恭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 皇上宜擇緹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手旁觀者之終難逭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莫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已無同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

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為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蔭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議減議宥觍顏而偷餘息 封疆之外以欺罔為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為忠厚賞罪二字視為護身之符聽勘二字真同續命之丹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述中疏稱總兵馬爌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爌喪師失律死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為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病知有已病而不知有国之病 今

督臣稱其朝不保夕豈有臣驚悸之際心神憒亂代為遮飾掩
彥芳自知難逃寃與憂鬱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真病亦宜令其
駐省城調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
何官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逃中早不具題
請代至今賠事決裂而後奏 聞則逃中之昏庸怠玩此亦其
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島帥擒賊將又敗
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賊將金重德原係叛投夷千總余遇河之姪奴差往平虜於東歸路上把截圍民淫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山哨內丁把總王德亨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德把總詹大號頭詹二百總王金等共十六名 又于正月初三日会兵過河八日將士王輔李繼盛陳繼盛等與達奴鏖戰擒與夷頭目太奈所蓋欽馬器械有差分別情罪輕重俘解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中屯田書藏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為毛鎮掣制但備器不備戰守為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
命 上曰錄完邸報并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
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即與推用○宜大巡按方大任陛辭
奏曰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
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邊疆南北夷虜狂逞而匪茹 都城內
外劫殺橫行而莫制長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臥薪嘗膽旦夕
孳孳之時也我 皇上 朝講罔徹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
主羣臣鶯遷迅速鵠行無斥 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謐
之休未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爲世運有不平人
心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如何哉其卑者惟

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 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爲媒究亦歸
于富貴棄法紀而不罔忝附隱以徑行智可弄也不羞鬼蜮之
陰謀強可恃也藉係虎狼之爭攫集荒集枯笑訐肆與錙銖翻
手復手倏忽頓成雲雨名爲愛 君而實則所以庇身跡托愛
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清夜平旦之際妻子衾影之間自
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一之真出于虛公而不稍徇于偏私者
乎此皆人心之崎嶇險側變幻譸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
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之其始也相重
相推皆起于不自知蓄世運之所潛驅何敢以爲諸臣尤其終
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之崎有象何敢不爲諸臣
權語云君明臣良良也者自然而然平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羣
臣果能于此不失則榮身肥家之念自澹爲 君爲 國之忱
自切無委曲無偏陂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
人之心平于心爲良心于臣爲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
必象之何傾危之不爲定何寧謐之不可圖哉顧此非可以口
舌辨白非可以章疏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盟之誓
之而已伏乞 敕吏部爲之宣諭庶其惕然悟翻然憤而
國君之事實有勠力之人世運之平漸有可望之機矣臣在西
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以觕昧鮮識無能別有窺見一則以
忠讜已多不必併爲聒瀆而其最鄙最醜而不敢輕發者

張鉽聖人作易既責君子以射隼之利又望之以獲狐之貞此所以謂之有憂患也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自命爲血性男子人亦視爲聰明丈夫然職久知其爲匪類也今　皇上陽剛中正名頑畢舉奸回屏息二臣方斂其鱗甲戢彼爪牙粉飾虛名未敢顯然　淸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親爲君子而不能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尙通反戈君子而恐爲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者非即經犯駐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平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

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令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貲斧自是脉胳潛通机鋒并露相與招搖部市攬泊升遷一借僉壇爲名而攀奸實收其利一借銓衡爲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疊棄之罪失懸汚禁近而且令一蹊之士路盡出常蹊甚至小人以從邪爲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所不至君子亦以比匪爲無傷則其肝胆可以爲所不爲世道浚矣害且貽之于國此臣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兇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爲人臣潛喜私人之戒而汪文言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事然亦知光斗等三窟之兇善營百足之蟲不僵厥憤積于中義難緘黑但望　朝宁淸明翌聖消邪即諸奸剸刃于職職亦爲世道甘之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傳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擢臣之稍稍持淸議也則併欲羅于一

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淸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敍薦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淸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揑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淸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淸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淸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側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

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敢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
科臣若科臣又自認東厰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脉絡機緘長安
冷戲久矣窩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
驅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願科臣之恍持之也臣一官云竊入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
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　勅下九
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處
言路不能獎恬抜滞爲何摘除清流顛倒
所以衡推臣仍還賢代茲重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奉　聖
旨左光斗以府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職○　御史

公疏襄奏內言黃克纘多方卵翼盜寶之劉朝得不死感恩圖　十二月石　居恭　赭
報未幾所以攻政　內宣矣毛士龍最爲秘密
朝切齒痛心邵輔忠秉機獻媚無何　旨凡中殷劉
而以投匭削籍矣故左憲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掾奏必　自明者即到任　堂臣袁化中
科臣魏淑相繼上疏爲左瑞諸臣訂白皆　報已有旨○大學
士葉向高等　恩允放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旨蒙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顧同官弟知
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食一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皆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之
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敢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大語使之不
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懲名懲實領受甚已逆知其有

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科臣傅櫆所論汪
閣辨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　題左光斗魏大中之薦文言尚
爲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
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議臣亦
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與衷竊謂言官之計奏驀不可開
爲帖之傘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危欲
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官府之嫌而消縉
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决去不肯作此言是
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重加之
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卿輔主數元臣忍去同官郎擬允朕郎

十二月石　居恭　赭
勉慰卿心亦何能安還望慨然同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
至意○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逆當
羽翼已成內藉有敢與之衝者輒爲外廷惟此敢耿數
人實爲網眼礙手擇之以去而從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言
爲用而彼又適供其口實雖然無文言必且別尋題目另生事
端奈何以此爲元輔尤乎○太僕寺卿王之寀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蹤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再
勘王之寀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大
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選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妃　上曰朕
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脉禮侍供膳有加累朝家法見存加
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侍誕原任館檢報國
自明何疑人謀見住慈慶宮何云飄泊懸泮世謐交異名

或有受人指授倩節看回將話來二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
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死侄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懵
佽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民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
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上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
臣始起家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
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污隆之故為
皇上陳之臣應職東鄉時適當　皇祖中遷礦稅正行閭里已
空然而勤痒之家猶留未盡之蓄婚尚有奩葬尚有木歲時伏
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

多土培自五歲見盡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焦
黑半菽不飽且也催征浩酷罪重網密叫罵乎東西破突乎南
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者弃稚子溝中餓莩
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袖臂無衣妻怨于室
子啼于懷吏催逼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死豈人皆大
賢乎前年職鄉延緩之驚烽入傳于省官府戒嚴小民恬不
為意且壁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幸無登呼者耳何
怪乎齊魯徐淮之域聚黨有徒也臣又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
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猶畏別所恃夜間則猶然有顧
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而[illegible]務多貲矣始猶在

貳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甚益窮之輩今且遍之州縣正官以
上每見新官到任騎行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
說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月後本色立見全面喪心大肆貪求
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詞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
役工食月賞牌票減剋所站慣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却一
錢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書
有門皂兵快里甲若面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
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
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敢謂州縣官盡如
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籍在里不算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陌

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
京有費樊葬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
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
干三分應酬七分虛糜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
也雖曰彈壓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劾參拿問追庄法甚嚴
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
撫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
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若樂一日可見民口有是
非一問可知即臣邇者奉　命入　都[illegible]目之站凡經過州縣
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illegible]貳少亦不下四

且臣經年所耳目覩及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
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覩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
守具牌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態曰老大人認此
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等銅進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
存非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手合
屬日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
約爲規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
無辭夫大幣二不過一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
逑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穢滿身
將擢雷火燒體私佩牆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

出鐵面來一切禁以厘剔又何處別覓鼻孔正色直指乎是以
小民有貪狼猊豺之恨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
府盡無人也民生多患禍亂將作果此邑皆鸞鳳之棲寧閭里
有鴟鴞之張恐賢者亦無辨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速坐府
道不如徑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應開報州縣賢
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開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爲日報開列
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
按各齎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擲面詰果與冊開合雖少
者戒飭如法雖多者參參究送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
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

一體罷斥至劾荐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
冊開者撮爲薦文具題就中間或有異同不妨于異同中查考
賢否的當若劾荐人數荐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
吏治貪者十七府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靄
微嘘可捲若積陰沉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
之時也臣又嘗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
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
者赴逐之若司道府廳官面詰而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
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
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得之有餘

似不必煩纈斧之斥正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願與諸臣共
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戇矣伏惟 聖明 垂察
施行 其劾當必有道乎所言者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蕭九升廣敎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嘉與天下更始停刑之旨屢
下矜恤之 詔再頒 撥 帑金以舒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祆
寃而赦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人不道是冥
宜民之有恥且格歷須臾無死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現
書日奏斷獄日多雨血猶腥而桁楊接踵桀衍未淨而枷楔盈
庭臣等職在法司凛凛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不得弗勝哀
矜矣然每至論識書相顧楼悽太息日有是哉罪蚩者閔不畏

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
犯法是臣等奉職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嘗有
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化之所致也臣請悉言之今天下州
縣長吏名曰如保又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爲易下乃賢者
視官如傳舍計月遷去漫不以民情爲事迂視教化不屑務不
肖者殘民以自殖征斂敗其脊髓箠楚苦其肌膚虎冠而獸爪
牙于彼犬兔蹶而陷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爲
非既喪其樂生之心遂擬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利䠶
越于逋逃之間以是直亦倡亂叛惡黨戕縣令家僮戕本主其
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通衢大都往往見告臣等嘗反覆思維

教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衆爲今之計欲爲轉移
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刊刻大字榜
文徧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
心從逆以自速其咎以又曰我　皇上　聖明在宥于古無兩
覓大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
知也有司匿不以　聞也合無通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
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也胥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
祖高皇帝易海内治萬世之要訣也合無隨里隨地各定約所
爲邑長者親詣講解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
以聳其良心而熟玩其耳目又　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

戶口稽核生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甚有鄉約以聯
尊而親上敬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農
民不輕弃其鄉而亂民相勸以爲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日
詔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得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公濟
私托以鬩刑告容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不實也誠
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爲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報之郡長提綱
挈以鄉甲二事爲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司而達撫按如此大
家提撕日諭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催科甄淑慝于激揚將見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貢唐
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番入貢況　皇上廣

布教化覃敷普天率士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奴酋安鬧開之
將畏威懷德稽顙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櫆疏參科臣魏
大中大中疏奏有到任供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
任訖忽二十八日鴻臚寺面恩起數奏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
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　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
得開爲朝儀起數擲上言夫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甚　朝廷于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駭以酌處付之部院則
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異命
之吏張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

揣摩于不可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貪壬固而益肆臣又安得不以忠自愛盡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面 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諭列俱未曉然明見于天下當 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言者以亾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而幺麽既煩緹騎 皇上復兩 勅該司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 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私甚恐開邪之徑爲害不小故視同官

之誼猶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方大故較 殿下之爭更急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避 中旨而犇戶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尚可言哉伏乞 皇上曠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絲綸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公並運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而蘋時必玄黃之際方深中降之旨忽出繳首疏救正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主不能無議焉中外之緣素已通故疾呼而疾應聖逆猶欲閣衆而無端夜乘此以挑其閩面陰左其祖耶或一時迫于私情而究竟帰于清議也以此擧文其非耶抑以擧動乖張人窺其微我不言而人將議我耶何不先發以蓋騎瘤之患耶○欽定各省主考福建檢討顧錫疇兵科董承業四川主事劉餘祐評事馬之駿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黃

師稷廣西戶部主事林聲開工部主事王廷栢 福寧州軍變○發起于倉官林廷桂之盜竊軍糧怨叢于州同徐士琇之受賂寢閣王州守又庇佐貳而不爲之調解于是刁軍流民蹂天錫王一經等揭捍而起聚衆鬨城辱官毀吏鬨署樹旗拆屋尉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震生往視聽論解散旋輒寧謹負辛也夫○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附不可掣實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旦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 太常寺添註少卿曹大咸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始末備收 實錄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傾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萬曆二十三年冬値 神

祖節災選誠霍文炳陛時怒謫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聖威不測大學士陳于陛疏救而各官罪雜戚矣巳而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削爲民矣宗延等皆服南歸共觀長安肯撰病牽之聞幾于書閣侍從鐵斧之班相爲吞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孫倫聶文徵三臣義憤甲救悉遺戍尼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乎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併獲達馬夷器等件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書謀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秋旅假借路潛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進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塘權作何料理作何

策應務晝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
謹慎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
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造
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責備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
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歸焉特諭
御史黃尊素奏曰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進 素因于[illegible]鄒公而并有以[illegible]公
退日熾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涼涼信心孤
往而偶遭偶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
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
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所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

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
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
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不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
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覷
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 其人物節操如何得
大節原掛冠以救貴子偁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徼以
阻衷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
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多恐妖人之朋此其心蚤已置一官于度
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昔之當路爲邪
誘之而不入其離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闌汝君

書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
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足于天下矣其同事
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有覿面 [illegible]
并未面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
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
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
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
一拉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 皇上嘗爲
屏乎惟乎屢奉 嚴旨 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以無容別
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

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曰無之于此而 見前疏所言
或出冷語或熟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顧顧局中則氣短而傍
徨事外則形影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因維璉而重負國恩
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
請告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于
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淆羣議
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谷并 勅大小臣工虛心
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匹而邦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矣 允復上言臣奉 擬旨 旨責
臣以主持 國是乎章議論臣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

持有何讒諂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
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票擬全
乖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
以此煖天下耶臣一聞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
請忽見南道黄　揭帖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
坤虞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
與臣相處日久其事春闈旋入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
坤行多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須在
講筵而論閣臣諭留象坤　方喜象坤之得家　殊知而言者
之說者以臣與象坤薰蕕　素之不相入是象坤爲君子而臣

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臺臣何所刷遊形
之章奏以重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
過計乎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
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復思之人臣惟狀　君誤　國貪權
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神靈所譴怒殺戮所
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
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怜而允之也必不待今
日矣古有非山移文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怪人之退
山也臣自知其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决裂非但無顏
于山靈亦無面目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虞臺

臣以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門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
持論稍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乎其間不恐世路如水欲
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今日
之風求波浪之作卽爲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計矣自漢唐
宋以來一有此幾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
費盡心力不能消弭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
黨難今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
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
此而又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則怨謗横生觀此景嚴
令人詩思只乞哀者片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蕩滌

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豈乎使臣
得脱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止之義苟一或
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
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留勸士大夫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是
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
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
甚臣見此　疏將刻難俟伏乞　皇上卽傳　允放臣歸而蒙
諭于山靈或卽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揭　科
道周之綱詩譽鄉劉延佐文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
科欽餽送之禁　敘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秦良玉馬

祥麟銀二十兩大紅紵絲表裏蔡璽明秦拱明銀二十兩遇泰
游欽推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蔭馬德澄子馬嘉
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蔭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以緝捕人命一起使受世蔭易哉　○命計部速發黔餉　京師旱　舊將李
懷信病故議給恤典。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加魏忠賢原
蔭姪男一人二級賚結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侵各犯及冒官殺職也大約是年四五月後○
恩意存加令人不可意度○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徐可
行湖州通判丁元薦吏部復權○浙江撫臣奏曰盜執石知縣索印索庫銀俱不可得勢
之不行不言縱勝門一步賴以死及人其堅持得奉級二寸
身守一步安亦相節贊實　止好官　鳴呼臣雖不苟與焉
頒下即賜於歟日月
二部院會議　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具覆○貴州

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參提學僉事劉錫玄奏
聖旨着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前來供職該部
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泰政未任今被禁劉錫玄
奏爲微臣按留按臣太切論劾臣罪太誣不得不列欵控辯臣心伏
乞　聖旨嚴勅根究的確情罪以正　聖朝法紀以明微臣
跡事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同精養淯
李標　奏　爲辯明心迹以質公論以候　聖裁事奉　聖旨李
標紀以撫守功陞羅公論自明黔事尙未勘較遠所奏一併查
議具　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按新陞太常寺少卿史
永安　奏爲學臣道敵湊肆誣憑空說謊敢逐句駁恭以質公論
以祈　聖斷事奉　聖旨該部院從公看了來說欽此吏
部會同都察院看得黔陽之厄撫按學臣戮血誓天效死捍禦
率保危城以還　國家豈非同功一體之人哉而後何以際末
路終有此也則起于間與疑耳凡間因疑入疑復因間生展轉
相尋于是張皇見之事或以爲撒投抒之際深而不可除矣
臣請畧剖其大旨按臣之參學臣也一事而按臣史永
之辯按臣重在教猶按臣之參學臣重在毀城賣路一而學臣
安欲參都可贊建請肯往新添平越催兵既而還其不能濟乃
救貴城觀往督師心極苦氣經此正英雄攘臂聽遐爲學臣劉
錫玄輒謂人言以爲按臣眞有去志寡讓議留退矣詎控訴以

者土只死究錫玄臨難不避調度支撐威功不細然第歸死生呼
吸之際安有點賀之念頭即云欲護撫按出城然自請留城作
處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獻城賣路陷而院而
自倫生亦按臣誅意之論耳而非貴坐錫玄有此事也且此亦
不類錫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標苦憊卿狀安心死難亦豈真
有還　國圖存之意而大帝錫玄之策之事哉　疏辯自明公
論自定大抵惡弁黃運清輩彼此交構以間此隙遂使三臣始
相猜於相疑學臣因而揭侵按臣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
並侵撫臣共令合三臣而論永安雄才大畧遊遠自視可以竝
鬼神而光日月出歲之功實爲第一即錫玄言語之小過難展
其公忠之大節李標以被論之撫臣抗大難于方殘可謂赤手
而救桑榆矣即近有以金盃之說爲言者然臣謂此大難爲死
一生從前瑕疵俱可恕況乎風聞未必盡真耶傳日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者用功廢爲重罪罪疑惟輕此足爲李標解矣史永
安更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劉錫玄亦宜優敘以酬厥榮
勞李標業已加銜示優還起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勸　○六月
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　南浙直之交羣偷聚以恫喝聯人
財而富家兒本多怨狂不靖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

闇等可得　不植名目　其未并焉來肆結并并老成深慮
實非有斬竿揭本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可比于妄男子死可死
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指能華蛇山名色必
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懼勇
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勢此今日之大患也蓋
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究羅織之吏以鉤鉅爲功名嗟乎夫天下
豈堪冉擾耶夫民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吏其亂形見而束
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不擾爲得業也　兵科草允儒請核外
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冗餉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鐵言
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躁戒明職掌嚴甄別　樞輔孫承宗
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爲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

禎未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璉疏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
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
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
定律令內官不許于預外事在內廷祇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
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
驕横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
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
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　朝
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
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　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

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
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
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黄入內地非能通
文理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
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
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
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
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
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與
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幾成閙市至有

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
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閣堅意求去矣　祖宗二
百年來之政一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
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
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
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　進藥之間普天實有
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
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
今求兩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　之人曲意綢

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
有痛念亡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
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
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　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諸
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
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
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
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
眞欲門生宰相乎妄痛念既之覆字圖作貂尘之私情大罪五
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非少宰推背點陪二者被

卜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
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
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
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
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
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
寵注、忠賢惟恐其露已驕橫擅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
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
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矯其私比。
担無甚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

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之不為堯母 皇上不能保其
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
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
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
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
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底切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
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
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
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

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
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
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廟舍、今日討獎
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萊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
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
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勑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
卿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
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
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麁、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

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
搖三宮也、當袢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
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手、大關稅也、良鄉生員章
士則、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鬪礦而
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
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
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擎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
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璧
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監榜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

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
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倫換手眼那移敘升致士樸卒
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 聖萌何可有此名色
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關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
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鍜鍊竟令削
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
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祟
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 天牌日之平于絲綸奪科
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
話臺省交章又再褻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

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
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羅平民也自忠
賢受事雖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等爲之
招搖引納陳䅉爲之鼓舌搖脣馬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
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挐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
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奉已勢不至于興周
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大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
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

首功之主 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扁寧新城誠可作爲堝揭
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尤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
蓄內兵郎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輔沈
㴶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
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下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
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貯厚與之交
納昔劉瑾招納亾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
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
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 駕幸
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換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

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即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
時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碑念恐泰山
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
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
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闖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
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
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乎肘
腋間乎此又寸斬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
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
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大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

甚而不敢言權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殺者
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狗圖　之徒或攀附枝葉或
倚托門牆或客獨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
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
或內廷窮獄敗露又有奉　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
其同豪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
忠賢不知有　皇上　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
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
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
只說內邊不肯官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誌卽

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
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
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
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災威
守　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
猶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
賢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大阿倒持主勢益
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
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張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

卽昔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
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
池職卽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
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愛幺麼小醜令中外大
小俱坐針秥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恭及進
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客氏
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
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批答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遣
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之

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
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
言及政事且然將來兒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
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
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典奉
聖客氏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　宮中
其傳應星陳居恭馬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狀
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
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

忠賢之黨所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負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
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
臺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
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
門玩惕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 特從前奏首一切
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
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賞妃皇子等
語憑臆結膈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
諭回籍起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要
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特之不下佯辭厥乞罷而旋矯 溫綸慰留
乃發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
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
宣許譽卿房可壯胡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瞿學
程熊奮渭劉之待艮周璋霍守典張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
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劉上奇劉
朴楊玉珂劉先春又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
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相撫寧侯朱國弼

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
而總受抑于煬灶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如
朱吾弼則以激惱削奪停祿五年復盤究其代筆指寫人役比
之語責停俸者更為慘矣○時有陳思恭等素已被諸疏明糾乃亦反戈犄角思避心鴞不知其何見也黃尊素劾之最快○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尚而為小
忠小信以結權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邸
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
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羣或發禍之心轉迫將挺
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

恐憤璫之毒不在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
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侍左右而不急為之處分也
昔馮保在 神宗初年豈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
不肯回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今忠
賢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嚴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
直至事敗 皇上即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
不可得也職等願 皇上早節之也或做王安例置之南海子
男室或做盧受例置之鳳陽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
忠賢自為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常叩頭泣請 [illegible]
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冤魂累累孰薄相索忠賢將何

乎。至傾應星等仍附法司。快 朝野之心。以彼神[illegible]

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肆言者四起。巳被駒[illegible]

且望其還善改過。使立召王紀文震孟諸臣。復其原職[illegible]與
新意良善矣而乾庚忠賢之决不能從也說者不無歸咎于閣[illegible]
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 留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
敢諫忠賢擬票盤固能遷徙之使去覥然則聽其必趨之勢相
與市手而安其窠乎此際在閣部大臣宜用術用權在廷事諸
臣宜用原用象何辯權術彼刑餘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豈
無一二人知禍福利害者當勢激理禁使了然于威福易盡殘
虐必窮私智有限公論難沉性命族屬何所不念彼等即怙終
罔悛忌清夜一思當必汗下。幸然而顯其身家必罪然而思所以
保身家之術不出于求退以遇之二道亦何從之從也昔日爭
閤爭諫公有以利害感動鄭貴妃而得幽勸 貴妃明告 神廟
寧定大計者可做也何諸[illegible]氣動臣則矣部臣鬣宗中心協協
或責志以沒或旁踩而實總不可知勢分九孤。日父變生大事
去矣。雖君明而熟於計者易不思諸疏巳入被且撥其言而後
庭之、一綱立盡耳不見 世廟初議大禮楊愼等跪闕叩閣長
號累日者乎使諸公合志死諍必得請而後巳彼羽翼雖成亦

濵乎公議之不許。衆正之相持。此未可以力爭者也。則有轉徙
之意。因其歸徙而大臣號其權術以利導之。易危爲安。能顚閤
兄然從來未有內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謀議不合不通而
可以一二輩成弄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孤鼠
焦山靠擬力滅之而末易動。況忠賢乃大內之虎。很哉諸公勿
視疾發內持有權張之賢宦乎外持有楊李之貞相毛持虎不
免禍亦殺還之宜爾乎
低徊往事不無三嘆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 題爲 陵
寢用工甚緊。樺襠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
以謝 [illegible]不可一日不備 先帝以襲鉅典事 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
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
不在 人主。則億分因池。威分出壞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
百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
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粗覬。矧刑餘宦官乎哉

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生瘡痍。如廕子侄至一世再世賞廕襲
至于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虛治言官空至
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
忠賢有矣 國側目。黽黽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
其鬼神褫其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彈
臣 又何敢掇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
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
思之孝如盜利權侯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 臣之
職掌者尚未言及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
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
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
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
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亟念也至捜財以急 陵
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若念也。況 陵工原無
額派。盻盻於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盻盻于事例。而事例又不敷
向承乏寶源局隨蒙升授屯田 陵工正其職也當 臣在局時
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鱗銅入
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撥舊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發

之旦夕可至。臣因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悉云：外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為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程，而探於若寄之取給。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摯矣，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竟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

譽哉。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臣之心，清查各監盡披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戛戛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殊玉盈罰，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擎定者，其設心以為

不若是擎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幽，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犢駝為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炳東南之務，力冠西北之旃檀。欷歔久之，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敢于踶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此乎，是何求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為　先帝陵寢

急，必且以奚梵剎之資，奉而為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杵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於臣所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偽，而覆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如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大抵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背人政惟竊利之權，而始得逞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內廷外廷之人而止

有桀越販有有桀入閣擬以安枕可謂無忝于祿、失火內使翟
光、裕李瑞楊鳳貞崔吉祥等罪責降級有差文書房傳出　聖諭
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俱屬緊
要文書皆郎補查照后開部庫墓禮聖節冬至　節四季中秋
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府御馬監各司庫衙等衙
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土戶口文武職官俸祿五軍
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
內府諸儀天壽山謁陵幸學耕耤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
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婚禮科場廷試內官賞
賜各邊閱視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着在京五府

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管職掌通查存貯
文案京奏刷稱開寫明白造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
冊刻期寫送　傳兵吏部、南禮科楊棟朝參曰魏忠賢種種
罪狀慰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爲援拾
以瀆　天聽獨計其溪壑無涯之欲搜括之術漸及　留都發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擬公務如龍旂如蠡袋據所領式樣
工料撮要銀五六十萬資綠之奸黨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
入私橐幾滅過甚則羣小必開口而訴曰曾與內邊魏公處管
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討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
一嚴旨下來夫官業何地界擬何事背小大言無忌敢千冗

弄𠀀　陛下建極之處爲忠賢螳臂之所距可謂無外人之知
覺也今近而　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忠賢
魏忠賢者是可生死予奪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
惟所黜逐也從此而趨濟赴吳壽激非分之求取介忠直者尽
任事之念邊敵自此日感盜賊自此蜂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
詎非忠賢一人爲之起禍作崇哉惟所　陛下以速一疏逐一
省覽勅下如有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
罪如所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
存、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閹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紛
人情之惶惑遍衢東西　之戡定立待萬代而下將頌　聖天子

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
矣　御史李應昇訴念延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皋陶
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皋陶荷美名而君稱顯號龍逢比干
嬰殊禍而喪國夫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
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罩被臣工人人
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譊譊憑社難驟孤憤銜沉三光蹢蹋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補牘遂觸一震怒然恭聞　明
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
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出國門歸謝原籍長爲　皇上

太平之民也而將令死矣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繈
褓八旬之母倚閭旅魂無歸逝者遐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
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illegible]也彼時箠楚橫擊血亂神飛監
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illegible]捉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
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厲爲
寃而深爲　皇上寃也且天[illegible]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
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備在蕭牆且在旦夕故痕忠
杖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illegible]祇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勵士
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illegible]以招殺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
其忠虛名也舍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

十六[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皇明　友石居藏板

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
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
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
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仁腹排不
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側
然與居惻然動念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
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illegible]非草芥　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勸
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illegible]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欽衛士長
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從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
以自白　聖德寧不虧傷耶直使　天心惻惻乎且與僨死者

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卽死無孤寃何及矣
昨禁地夫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溢于上御史
之杖血方腥魂融之烈焰[illegible]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
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是言者之死審借
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刼人與遐思天怒
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眞孤立于上也總而
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萬言揚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
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當猶望　主之能容
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宥之留爲美談　先皇帝期　皇上
爲堯舜而忠賢不顧　皇上爲何如主使　皇上有皦直臣之

十六[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皇明　友石居藏板

名傳之苗裔書之史冊大爲懿美之累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
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勑
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鎭天尊關聖帝君（據傳聞萬曆四十二年神號出御前特封遣內使捧袞冕至廟中未經禮曹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正）詔海內遵行　加張五典兵部尚
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illegible]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曰臣聞腹臣之
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　社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
以人之愚而忽葑菲之采昔有至違寒者橫其一飯旣去獨爲
之洒掃庭戸以謝主人况臣受恩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
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

黙不一吐乎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稱以瀆 聖聰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要善于寡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適日 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絶然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 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體可稱厚矣近因陳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燝已亡林汝翥臣文言亦將就斃雖

言者不無過激而諭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更狄聞之且復生心昔苻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内釁不生則外寇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 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罷謫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羣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 奏平實疏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爲激昂之説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輕釁之門孟子 内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又當自明即人不能知 天地鬼神亦當鑒之

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雖然憤激並未嘗獨郤一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彼此綸挐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内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爲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黄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爲災數十年所僅見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爲魚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塡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救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於邊疆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微計臣猶感額攢眉 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 内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 帑金至六七百萬今 内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 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也皇上爲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爲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内臣爲神策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健者爲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 外廷古稱軍容不入國況 宫廷之内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慮

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講 陵後罷之。臣何敢復當
但講 陵之期遠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操閱候 聖駕展謁時
再行演習未爲晩也以上數欵雖人所共知而實則 國家轉
移命脉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乎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爲恐
負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
又與羣臣遞爲一身羣臣亦皆以 皇上爲身宮府內外以及
四海九州疾痛疴養無不相通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
可爲耳西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
禦俱已備飭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製其後亦是一奇
此輔臣孫承宗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効

一籌私心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
日 皇上登極四年有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
逝爲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
眞愛痛心難割卽屬在臣民孰不悲傷我 皇上孑然一身早
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助耀以綿 宗社之安
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所詢 皇子薨逝之
故原因慢驚風蓋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風又有胎中生後
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凝母子同脉苟震撼之感暴罹間有
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生子而額有赤文頭有旋髮
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感

暴然觸之有動有不動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目有青
瘢痕有沾堅是生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剝神氣漸
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爲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內熱
而動是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沫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
三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涕哭
無聲名曰慢驚風縱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症于五
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捱半月餘而不能救是以
知爲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
有之皆原不善爲保護也若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
堅卧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加受驚者也再三思維剝

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 朝侍班卒聞銃地之聲銳若迅雷傳
于天角屋瓦爲戰河水爲波臣等手足皆爲動搖重門之墻石
步之外尚爾如是況 宮禁之地密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緊
閉尤疾雖然 皇妃習於當聞而不覺保母慣于久聽而不知
而聚精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
育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爲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臥榻之傍禍
機尚隱而有待畜砍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
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
方來者不早爲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
今諸 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衣

養兵之用而不交操兵之害有莫如精內操交兵發出城外教場合營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歲另立一營自行晉陳飛矢走馬一如內操自辰而出自酉而歸挽弓發矢潛入待勝門內藏刀武庫以康濟救之氣更換淄浪壞術 禁地以養陽和之脉脈養兵仍在內而內地不交震㵧之驚況以汞鼓氣則氣益壯以汞戰技則技益精觀畢騎虛發徒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違哉如是而和氣致靜靜則能生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眾眾者 臣 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立慎矣何也子甫脫胞飢飽之節與喜怒之性惟保母能為默體倘保母不智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

若又輕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疾嘔吐加以痛火諺識又哭啼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必選老成醇謹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善莫逆而神不狂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 臣 又不信也夫千金之子處其裏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用心況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庶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以肩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 臣 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酒怒為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耗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血而鬱脈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和也我皇

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戒怒以固陽德恩愛宜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宮苗非今日發祥第一方哉平章疏已遞忽門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匣不開火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于嚴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決裂橫發故鎗砲之制皆爲金銅火鬱極陡發遂至迅速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臨御之際忽然火發而又易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爲無因 天心示警豈為無意則降伏陰慘以疏通陽德實在釐和氣于清禁仰答 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六月初三日黃水滿淤閉由溝瀆四散弄蕩沖潰徐州兼商成河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器事宜 上曰覽奏具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

機宜相機行有在內及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餉銀著急着速處置指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糧布俱速解給綸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其象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並情不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親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嶺皮卑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孩夷二十餘名所得馬頭無敵 杖斬有傳國與一百元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等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 懿妃 李氏爲康妃 詔附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 按祖及 懷冲太子喪禮俱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將及一載每月二于餘兩共費銀入百餘兩各監藥草及湯飯并錢每月一千餘兩總計二百餘石計逾一年所費[illegible]四[illegible]兩[illegible]不二斤米石可省不貲矣[illegible]與皇子[illegible]二歲之喪[illegible]

當如何此御史王昌時有貴寵竄逐之請旋有此命是　皇上能以權制情者矣。南京兵部等衙門
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
近日屢接抵報左副都御史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
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
懇直招言罷辭東廠一疏恭奉。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
劾忠賢罪狀宜嚴楊漣疏發宜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
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
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
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
擾不但不嘗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

益之喙耳哉然竊凜凜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乎
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貲玉媟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
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喋心悸曾不得關苦詞伸
明法將使天下後世爲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
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
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
而已卽在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
不可容楊漣疏詞過眞必不可棄此豈盡讐于忠賢而此昵于
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

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于　皇上冀睿致疑不弟廷臣爲然
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覩朝勤政講學不懈並閒
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
而又從諫如流任賢勿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理
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
迭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
吾撐持不逮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
界萎薾豈無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眞已
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
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

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
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
念忠賢勤勞未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
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持官豎之太重而覩天下太
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
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道者法無赦今忠賢
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
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洞于忠賢矣臣等益
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
疏列忠賢罪狀及責臣疏論情節逐欵察實究罪覆疏　上請

孫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瀆稱慶以爲 皇上有忠正之
臣如此保采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
如此以爲 皇上見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
將疏發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
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
璫爲與忠眞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慾嘆不已
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膽顯惡大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
雷同以瀆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
說者竊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 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爲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

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
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
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
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
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狎親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
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 武宗之威明何
其决也今 國史載之以爲千古美談然 武宗權在壯年也
若 神祖之處馮保與可爲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
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粗
一時中外嘖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萌專擅者抗疏

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
京以伸國法以保全其首領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
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
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多僭萌未聞以私壕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宮未有死 宮妃 聖備之顯迹也未聞
以內操之甲兵四時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
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內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每饗 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
兩監披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
瞻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雜于兵戈之中是肘

腋在呼吸何以爲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俟終
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枷死多命稱恐黨
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囚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中無一
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阻挈者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
成不可救矣昨擧朝羣臣 欲於 朝罷跪以候 旨關忠賢云
但謂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於 視學之日羣臣及
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夫公莫公于擧朝公莫公於太學皆謂
忠賢之當誅也而 皇上漫不經意豈合朝諸疏 皇上悉未
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答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
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伏惟 皇上將楊漣之疏發下九

者不與焉然歷孤孽加民之皮骨雖盡猶忍死急公者祇以年
來稍稔尚可督所入以供歲額孰意昊天不弔洪水洋洋將我
秔亞終事之民淪胥于溺也哉請先以其被災之慘者言之臣
鄉四五月麥收成時也自今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四日
雨黑如奔勢如傾跌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浥爛無顆粒矣
五六月禾插蒔時也窪者多僱人工戽救高者又貸金錢播種
甫與失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之雨勢比前更狂更
驟于是圩岸圮崩田河混合而苗不能插寸莖實架室于鳩鵲
之巢繫舟于庭楹之上雲水連天阡陌如江長海闊烟火斷絕
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此之雨稍後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

于青黃不接之時後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工本不空擲于澎
湃稽天之日今既腐春麥而絕之又誘民貲而蝎之正撫臣所
謂災甚于戊申而臣在南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至近
日景象更有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凡
三月矣海潮以驟漲不容湖水又暴溢難洩充今高低之鄉猶
一望無涯三家之都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申之水民
雖艱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之利以自給若
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鱗介害而受害中之利
偽與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民與粒食俱難恒心安得不同恒
產俱盡彼八口嗷嗷思珠桂與何來惟搶掠可苟活于是結聚

勾連以劫借為名欲強開富舍之廒屢撫臣之嚴令者于是胡
行亂走以恐餓不得欲強搶販夫之米屢按臣之移駐者此撫
臣所謂不敢言不得不言而臣在其中又近日淪亂之景得之
破闘者也然使止于鼠竊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
多即有業不過聾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伎皆無
所用而立就于淪故奸民往往乘其亂臣損記 神祖時葛賢
以監稅藉口編袒一呼千人立聚白晝將丁鄉官家抄搶一空
萬曆庚申因遏糴米騰一二飢民強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繩以
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牌毀役幾致大變況今日閭閻之
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益甚于昔如淮揚妖黨長興逆徒

所供強半吳民真可寒心奈何不預為消弭而堪令心腹之地
卒為割裂財賦之區甚經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為之祟
也臣以為欲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
下改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
糧四分盡行改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餘百萬之米而富
者不必留以射利販者不必屯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廩不
期消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艘自
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積愈遲馴至六月未齊頻督漕使者竭
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壓下一年而折之既可正漕規又可
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

非不知濟儲為軍　國大計司農窘迫無策聞之據害莫若輕而用財太嗇者究之太費當驚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念父土之毛又借加削乎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責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按臣勘疏且號呈到　御前乞　勅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疏亟議再復災重者蠲災輕者折于以共見皇上而社隱憂則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濫焉夫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帑藏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命巡視錢糧見內監日催絹布催制帛該部方苦無以應而黃紅銅鉛京暖皁蒸山龍燈及進茶葉等件而傳造又至矣夫此項錢糧數多閧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曾幾何而又以可省之務空懸罄之帑古者年不順成君衣布措不關梁不租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新喪呑酋雖遁而建昌三路復梗蓮妖雖殲而失業之民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士方枵腹以控結草澤之雄日窺關而嘯聚此不減損示民徒汲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　明主意也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　恩隆盛正宜為　天子節財恤民畢國祚於盤石而後此輩亦與之俱安若急無益之役以困民蠹一啓釁召禍此輩身家又于何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是在　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諭該監毋輕請　旨下部

該部毋輕傳咨撫南使南部不盡之物力專留以佐軍與勿徒以資尾泄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 戶職掌所關又慨于中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詔傳刑以甲元建蔵仰承　天眷遷

鄒泗盜平

山東巡撫趙光緒謹奏竊自皇聖恩倒故他郡縣用兵而後已遲先後兩撫臣趙力招甚多方安撫絕無意外之虞矣臣春新踏斷時止鄒泗後連去處一出內飭遊捉數十人畏罪循豫飲鳴圍聚然而為娛不多一準可至地方官稍一留心即可片刻散也隨經臣出示廳諭解散安撫而前縣官關葺待興毫不照害報調各軍又以部覆稍遷未即復任兼之早膽為處河工中潰各處居氏國聚于鄒泗等處者約有三百之餘人時出豬掠該兗州府知府曹文衞鄒縣知縣郭人吉到任之後親詣賊巢安撫李守已等七十餘人皆謂鄒里凌通太甚控訴無門不得已圖聚山谷顧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識保認編入保甲仍令捐俸安插鄒境遂寧泗賊無幾日內可了而無端奸猾吏書劣生濫不溢等倡言賊衆數千　請兵進剿而領兵官造次輕進又不杜其歸路以致縱虎出柙因散搶掠警報日至幾在目前隨該撫臣檄

下如飛詳悉區畫而臣亦遊闕中往返商確朝夕督率復令信亂史言滿不濫等立刻下獄嚴諭各官十日內或勦或撫不行平定安插者即行　題奏重處續該帶管沂州道右布政使徐從治親詣泗城陳行兵以示勦之勢傳牌以示撫之機後皆鄒縣知縣郭人吉仍詣賊巢諭以禍福各賊原係一見傳牌附而至者歸該曹知府張同知郭知縣徧行親審各處安插外者歸鄒泗縣者歸泗秦安貴縣曲阜等處者各歸本處安插外皆各順便四散仍各詳造花名文冊備細開報外復該知府暫文衙參將李在沭署泗水縣同知張萬目于本月十七八等日說諸各山內徧行搜索絕無一賊唯滕縣兩伏山尚有舊賊三十餘人隨該曹知府李泰將郭知縣領兵親征旦夕可平等因各集報到臣該恐有中變未敢輕信俟至本月二十二日署沂州道徐布政同右臣同三司官親門迎見及同在外三司官親行勞問但云地方安靜絕無一賊等語此在座各官及隨舟各官役親行鄒闕者也除各處留兵防守外臣已行文責成及秦安等處應行收留者補者臣各行文傳示外臣因是而不能無責望于守士之臣拯諸臣身在一方彌沾安民是其職業今先事既發祭事發又不能拿及至事勢猖獗莫可收拾而一味請兵催勦喜殺邀功譴訶民誣而願令至是也且如一保甲鄉兵之法有河鮮事臣入境首則諭約相見即行面諭及委官查勘首無一

行所入春以來寧陽陽谷濟寧費鄒滕曲阜聊城息縣等處日報失事俗不爲怪夫平時既不能行臣之法矣直令今日乃敢後言賊勢哉何無忌之甚也今事勢初定臣請以各地方完全付之各守令而即與定一考覆之法自後不行縱兵緣平而輒以失事報者一次二次免參參拿賊三次季終類題罰俸三個月叢罪拿賊四次五次罰俸六個月立限嚴拿過限不獲赴部降用如畏避參罰匿不申報者訪出即行參處失事他方不論有處流賊止責該地方官不得借口鄰邑致滋推諉至于各道府徒詒台屬州縣失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百人以上行解當[illegible]稱行[illegible]爲兵者一體超參治罪如是而保甲不立行盜賊不歛跡臣不信也如臣言可採伏乞勅下該部即速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鄒縣知縣郭人吉又將逸去賊首戴世魁至滕縣擒獲其餘賊黨無義見在追逐旦夕可了鄒泗之賊大槩定矣統容確查另報　閣議纂修

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　命各官加意綜稽協恭栽酌務期早成大典一大學士孫承宗疏敘關外勞臣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曰臣接邸報見

督師輔臣孫承宗遺纍臣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楊嶽等始　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赦僕載是矣又見五防敘勞各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敘者有離任而敘者有死事而敘者有掛議而敘者或有甫經考功法奉　旨處分而亦敘者說者曰遼土未歸版圖邊臣盡人爲疏毋太濫歟臣猶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聿于兩章同時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儲戰人子關請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乎　皇上近日不又責發　內庫之兵伏捜　內帑念多金幣遣中使宣齎軍前乎舉

朝方䰈䰈焉慮謀不萬全必不輕動曾幾何時下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眞耶稱病者眞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勅臣以漢臣亮唐臣度矣請即以此效他山之石可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所料循鞠躬盡瘁斐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稱之一榮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臣則曰不從來伴食貽譏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北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千古以爲美談臣知樞輔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

之韜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怀萬邦而錫命者是何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臣不敢忌諱竊謂猥[illegible]一卧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敘存諸臣者將何而討復出此伏祈亟

勅樞輔勿申前

請俟成後功毋緩失事機毋棵墮賊計展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轂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獲濟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
登膚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謹按史傳秦併六國得璽
下民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旣
壽永昌逮漢以還相襲為傳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劉國遂不可
復得壁宋元符元眞之朝段義翟朝宗崔或楊恒之徒迎合貢
宗附會太妃假手為偽援蹟相懸見于李微之楊愼所辨駁者
班班可考鏡也益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鯨
呈稱漳河之濆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
依然全璧間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津潤瑩潔
精光內蘊應是數百年內物一旦風撓水湧出河恭繹篆文八

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
此者昔王孫圉不貴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
獻善政於寡君楚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王
寶得其寶因是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
惜才賜環援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臣如總
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愼行鍾羽正余
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詠賦白駒不及今大用人壽幾
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錮不起之臺諫此皆 皇國禎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叩于 天聽致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璽
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竊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臘

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喧傳郵亭驛使恐有聞之 禁闥者
旣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官員捧進
殿闕踪涉首媚亦非臣誼然仍應少緩須吏恭候 皇上之命
至璽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迂且固不能歌
天啓之風始效華風之三祝惟竊自附於尊 君好 君之義
伏望 皇上達觀承命之眞符不在偶藏之舊寶恰神家慾親
賢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為登進圭璋
集於 淸廟瑚璉貢于明堂藹藹吉人為 天子贊襄神器永
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圭至今存可也 九月初四日臨淸縣學生員王思極王崇周鄉民那一泰等在本縣地方務本莊東去臨淸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平地忽風大起旋遶直騰而上視之

隅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彩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奏聞齎進表官齎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存
奏捷其辭曰紅夷之睥睨 澎湖自葦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雖
良將講備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澎湖則酋長不止一
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薦食啓疆每作橫
噉之勢海天風雨璽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
惟半壁藩籬彊弱攸關幾累 靈長社稷所季 廟謨黙裕將
吏同心共擊得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中左之役業[illegible]蓋
於職伻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掃湯廓靈而勞者三閱月固
知釜有游魚壁城而遁者十餘艘已見穴無伏鼠稍闢一面見

信尚乎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如綸再 勅晉事普一視之仁
暢羣心之望以見元標立須起用者也 中朝士紳又誰不加
額彈冠也哉〇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竊惟國
家三途並用除鄉會兩榜外額貢循資恩貢六選皆以文字為
致身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紈袴 敢與相頡頏豈非重
詩書而耻以賄聞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例貢
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 陵工議開
巡視科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欵俱 允惟例貢獨停盖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
之意焉須巡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指暫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啓 吉三 友石居藏版

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之語工完即止法非不善而部疏
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存之遂倚為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
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濟邊雖盡天下之庠序而
貢之丹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可者三廣
寧陷矣全遼陷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易一醉之時猶
不以正途為市額月溢于河清風見蛋出命新之日乎其不必
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
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溢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例
開于寅興之年天下廩監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咨送吏部不
過數十人所得幾何而冒鬻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廩生曾經

學臣優取盡一時髦彥闕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貲士
夙日下士氣日卑所愛不但在乏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
囊中貲者固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
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一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正缺
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為餌而懸天下之寒生
於彼所拋之才陷身末局欲返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
此三不必三不可而目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
耶〇升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
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
調特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啓 吉四 友石居藏版

應祥沉靜有為能稱其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
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
善大中素知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
耄大中有所私其間訐辨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堂
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
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批徑
發不復到閣而憲臣一疏吳果岵又蒙 御筆改發夫駭聽聞有
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宥言官 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
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有看原非為陣生植黨比今

冢臣及憲臣附和扳連全無公論如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洗惟炳妄言遲臆降調已示薄懲周昌
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一體申飭
卿等必賛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忖致滋煩擾紛
囂還遵前旨行惟炳疏內有云恭繹 聖旨有曰朋謗結黨夫諸臣方此肯立 朝同心非 國誰爲此言臣
告 皇上從小人爲 國必指正人爲黨甚攻一人者僅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貽禍甚烈 皇上去
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語還已往臣方且靜聽僉旨而後有此裴除將使讟蓋不芳荃蕙爲芳而後可乎○
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開言路而還洗
惟炳以原官吏科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
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二旬以冢臣後先立 旨以去臣又何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啓 吉士友右居職板

能辭罪乎臣若瘖中綴悶默不吐以爲苟免之計貴友之人
卽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蹈欺 君責友之事而令臭薦規笑
人千載之上哉疏入 允去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
承大統四載于茲値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
登致海內蕭條民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
講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弗寧
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 國家之祿
靡懷 君父之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念
在營私事罔顚御 卿衆正朋比爲姦欺朕幼沖無所忌憚邇
年以來恣行愈甚 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

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念歟
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
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攸
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
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逞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
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
拔澈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 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衆姑
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毖
惡嫉夫善類甘爲指懷之鷹犬罔慮貽遺之禍患脫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啓 吉士友右居職板

疏曰臣聞分莫嚴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
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臺諫執
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 君之仁也未有
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
高卧不拜正朝迨其日中祭畢然後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
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寘不問
而姑以敬愼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
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劒
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
才及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

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
謹按 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事失儀者杖一百廣微
宜何居焉可覥然從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遲時再則曰遲
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
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載星鵠立奉
璮駁奔者反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
則 天子改容事關祧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
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
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綠方今 聖
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五十 天啓
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共指共懸也是可駭者身爲宰相固
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奕恐更有他念而公然
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
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
毋倚三窟與宦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
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疏入罰應昇俸一年

安成 ……
潤陵 陳……
古鄞 丘 西較

十一月甲子○時各衙門奉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庭等以資望所屬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溷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疑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庭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況近日楊漣既曾親接

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註籍躲閃又前

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党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狹主而刀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直巨猾老奸冥頑無恥陳于庭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繫與書題袁化中不無扶同狹與陳于庭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尤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堪推尚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來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任○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敢求異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爲㒒道摶擊之事　皇上特示觀譴因而銓憲空署已更思計典屆期穆然深念急推內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圖計之弘軌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難窺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非特天下士一切變更者職伏思之　皇上天也　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汙灰穢行雲流水底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嚴適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　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刷千古急取崇官無誤　計典但恐術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紙則在　皇上防其漸耳職愚無識竊觀古

今事推與尊可限人而使不逞惟名義可東人而使不悲日者吾室臣潘士良曾排務極虛公一疏業荷嘉納諭以有關銓政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祖宗成憲無少易變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諍可論否存舊章于勿湮留淸議於一脈則　皇上之於諸臣也範圍弗遺曲成不過譴怒與黜用並無成心總歸大造羣疑渙消　堂陛喜起太平有道之長如日方升歡呼豈有量哉奏入降三級調外任○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造鎮臣馬世龍王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遂入舟師

歷三岔河二家灘以都所揚文朝探蓋州其鎮道汎高坟登撫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撩㴱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時臣任寧遠而撫臣喻安性同鎮臣尤世祿役歷錦州抵右屯道與諸臣安哨兵於錦州松山以堵西虜援歸王之民更以兩前鋒分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寧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駐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滅此朝食蓋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備恭從來諸將人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惟此一事為

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卽今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矜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践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都御史畢自嚴來關門遂與商議供苦粮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寨閱歷薊遼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領蓋喜峪石古北京警為訖臣不敢不競競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見未合且近議薊門有當加之餉眾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戴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鄧渼詳計可否其不可宣之筆札者畧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所駐可移如持鉢貧兒遂得沿門暴化事畢當由通州永平仍詳該路可汰可留之兵以回山海因

念未遑　天顏三年今去京僅數千里而時當普天同嵩呼之日臣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建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隨同恭賀　萬壽仍乞于另日准臣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敷言遂可以稍解羣疑卽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為大計而論所未備其粮餉最為緊要容臣　面奏指挌臣極知此時事體紛紜不宜旨入但邊備尚有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真切誠懇　准臣暫入班行謹差官賫捧具　題以　聞〇兵部核出　聖諭遼土淪亡乃皇祖以來三世之駐朕朝夕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

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探邊已至蓋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遣班申賀又以為粮餉不足欲面與該部商確往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　祖宗法度所容況三朝仇耻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恭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卽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俟犁庭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取具有籌計何妨便文封進以

聞朕志以臧奴爲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仍宜布朕意愼勿
再有推諉該部知道○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吞遼
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賜大紅
紵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參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
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毛承祿程龙加都司僉書許武元
項選李鏈張舉各准實授奏讚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
職銜解停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䘏
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臧奴伏遼爲重毛文
能遼屬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恩有奴酋洛文移龍求和又稜李
承芳手札稱能在遼屬族未還者數有書行優待誘龍同拔中
分士地得犒乞獲願以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遼奴酋

東使臣李承芳惡札呈夜差官欽封護送進呈散髮廟陞森○大學士韓爌引疾歸特有嚴旨欽
賚巡乞歸馹驛去○户科閻宗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圖
報稱其疏曰臣江南豎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
八年進士爲令東昌正値奇災性命僅筋骨俱竭特薦家　皇
祖授置言官令過　聖恩復叨禁近里居者五六年趨　朝者
十餘日孤踪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敢踰于正
直忠厚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値　皇上厲精之始涓涘不足報
高厚職所索知緘默何以挽贖深用自愧敢因稱慶之後畧
進芻蕘之例謹條四事仰賛　聖明狂瞽愚蒙冒觸忌諱職誠
不敢復坐矜容一日愼起居　陛下、聖體關係匪輕下地

上天誰不仰藉誠覩今日之衣冠萬國抃舞千行望識　成而
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非爲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聖
心如此　睿慮可思向時曾聞　玉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徙則
皇上調攝之功見神呵護之力或亦可見矣何待小臣再煩　天
聽而鰓鰓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舒
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闇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搖精
損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遷怒之頻生亦非養心養體之
良法所當愼息以葆元和蓋在身之血氣同於在笥之貨財樽
節于豐盈之日嘗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不足況今當
長日微陽始萌王者承天尤宜靜謐故臧所以爲芹曝之初獻

也一日去疑衷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
百人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阻責其
取效曷克有濟自巧心買譽者高語奇功原未必盡乎于衆志
隸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獨恢于　聖心遂令　陛下若似乎有
致疑于羣臣者夫　主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舉　朝必行其
揣摩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誠理本頴而必
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爽猶于兩可之間似卸似肩取具于
形似之內則尚能爲　皇上進一人効一臂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決未有魍魅魍魎之徒且杼
青梔紫之人何敢造犯法于禁之事使任事諸臣直杼初心莫

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御世之法如此而已巷 君臣相接比于和羹易牙善調不過借口倚倚門而不敢充逆人之舌以作味必無善羹況軍國重事那以所以爲諸臣諱也一日慎名日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易曰渙汗其號大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有所指而摭之以爲端則旁有所程而猜之以爲號夫天下無疾而可使之必呻無癥而可使之必蹈無影响而可使之必不能不譯無刑刘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命名之一字當審也日因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煩欲以靜嘿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循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

彼此之局面一開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朋黨壞名檢鬪反覆夫廣廷出涉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以職業爲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傍蹊作徑則人才攸賴 國是亦攸賴矣一日鑒下情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赫赫在上誰敢不欽況士人在野皆求官名及至登 朝千百一二即爲芳名之私念敢忘職業之小心惟是 見偶殊學術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眛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畧其實或多方遜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未治太深跡遂疑于專擅即或許龍家 點正是 聖度公虛旣入蒼事之中豈日斜封內降此在

兩人之內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逸計亦漬 宸聰迷導 九聖漸生疑厭夫孝子志期順親舉工務在獲上乞于形跡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詿誤遂謂其心術忽以一人之虛張遂曰其徒實正當知彼人之躑躅志在求前啞夫之呼鳴不過欲語自今已後凡臣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審其無他盡從寬宥若果犲狠其人臣輩自行烏雀之逐自簡森嚴誰敢怨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巳上數款卑卑無甚高論惟以一時之管見忘其淺陋之私衷倘蒙 皇上鑒職言之雖部察職心之無他 留神採納見之施行微臣幸甚天下幸甚疏入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調外任 自陽傳兩諫臣降而正直之氣亦稍折矣（一）御吏馬

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 聖明特 勑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 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臣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生民因極矣而吏治無根剎之日則民生終無蘇息之候臣家居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派 天災流行實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污吏借征收以塡谿壑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矣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一日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極欲振刷者亦在重雲叠霧中耳目之不靈其奈之何幸壬戌 大計拿貪臣一二少知儆惺然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套視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

科道條陳　勅下部院申飭知必大加警刻一洗貪污之字富以難火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是部院諸臣一時俱易則不肖有司未免生僥倖之心恐橐金而入長安者必不少也可無所以申飭之者乎臣以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掊贖鍰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狀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令怨共懟者莫此為甚今合無征收二字塡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于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鑑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為重而為解之者曰其才諝可取也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為貪也更

巧又有為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為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歲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充軍餉實實可以儆貪墨毋加襄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為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于貪婪甚至贓私狼狽而上卒不問者此其故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慇懃有餽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既客肝腸俱熱苟覆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吏際而取之民者此誰教之也則今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

大貪臣惡有得之蠹草之外者并理刑同論何也臣所謂懲貪務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聞報不肖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徇情面此非受人之欺而因以欺　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卽無各具之獨見當有衆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　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抑奔競禁餽遺尤為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必行至於計期相去僅四十日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遙何日戒途何日莅任卽竭蹶兼程恐時事迫促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勅急催毋得僻辭并

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管事庶幾　計典不惧而貪吏不敢漏矣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通不欲塞臣記初入班時科道員缺旣盈尚有需次者及續選者四五十人今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目下諸臣鱗集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清華之選者正不乏人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卽與考選庶幾言路充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贓者有華通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清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十二月○復逮汪文言（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追論文言得旨着部院諸臣自取所逐皆繇文言輩）

有年兵機宜寧備及將吏酌賚諸形便宜從事務修兒逆用佐天誅旋不愛異數以酬留將吏欽遵故諭○禮科劉懋摸舉大典以昭公道疏曰臣頃辦事本科接禮部議謚者毋開列有五年以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又事湮者無近不接無遺不羅蓋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乙明盛之世以爲　大典憂其虛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生前酬有功也高名崇之身後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推取身後之崇褒非無德可以倖獲切于謚之名若鄰于虛而忠貞自好之士必不甘以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汙辱則虛名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慎第所議者而止于五年之內則入世近

而行實易稽事跡顯而是非易核其應謚其不應謚一比勘可明固不煩擬議也即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之亦不過十年之外勢焰到此休歇公論到此形彰其應謚其不應謚一諮訪可悉又不致失真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年以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既已澗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廷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所據以用其諮訪況　謚典五年一謚迄今幾經議論矣豈前此不在諮訪中乎豈當日見者不知其人今日無聞無見反得其詳乎若曰故老相傳尚有可採事臣自入都以來見各省士紳丞爲其鄉人請討其各子孫各爲其祖父傳乞或公揭或單揭不啻數百紙大都以一節槩其生平而據墓表爲實証夫墓表子孫乞揭祖父之言僞增事情粧點文采十有九假言無一真雖大奸巨惡舉世唾棄不難目忠臣義士之行如以私表當實錄則人人皆大賢人人皆可謚矣彼不肖以華衮而濫百世之榮名豈不辱于　大典羞于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爲自二十年以後曾經　謚議兩番者苟非凜凜大節略略史冊足信今傳後一槩除名勿濫訪單寧重予毋輕俾寧人有遺予謚毋謚可議于人庶幾有謚必賢而謚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也凡不肖子孫不能光大先緒以蓋前愆計假祖父之餘蔭僥倖當身之顯榮每以央囑有力轉行圖度彼有力者顧念香火托名先

達亦每每曲徇情而爲營求況以有力之人自爲當身之計乎勢在可以驅群力權在可以奪衆議則廣布摶保濫膺賢聲何所不至其爲　大典辱又可勝道哉臣愚又以爲子孫見在要津其祖父雖在應謚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政之後從公另議則抑私情以伸公道却小嫌以消　大典豈徒爲　朝廷重名器亦以爲本人惜名節矣面皮情多公論易淆典禮攸關參酌宜慎臣不識忌諱謹循職掌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剖門户疏凡十上總以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奏入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汴馮從吾皆在論列讀者病其苛焉

二月○吏部接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譎之辭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衊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璫巨奸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頤指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遼疆未復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兌人之是悅壞作人祖宗之至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左布政談自省四川右布政詹爾達江西按察使蘇進湖廣按察使黃景華山西右參政賈克忠真定府知府

馮師孔西安知府鄒嘉生武昌知府周頌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真憲時吏部會同都察院　題舉四川等省直左右布政等官閔夢德等二十四員奉　聖旨這所舉卓異官員着都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面加獎賞該部紀錄即或不次擢用見有的遷賜宴禮部以示激勸欽此于是吏部合計見在應　朝卓異官談自省等八員并前計推舉未經宴賞見在應　朝官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真憲時二員共十員請　欽定日期照天啓三年儀注行禮○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充會試總裁楊景辰朱繼祚蕭命官姚希孟楊世芳胡尚美莊際昌孔貞運吳士元侯恪張翀姜日廣許　宗禮羅尚忠白儲熠等充房考官○禮部侍郎薛三省知貢舉○巡按陝西蔣允儀敬陳籌邊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為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據實宣諜一恤核夜

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里處處皆沖而保寧常樂又止一墻之陲沙漠騎驛至設法捨除隨捨隨壘虜馬一躍即入矣能無虞堂之慮乎軍丁設有額數查萬曆十九年之經制官軍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員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二匹上次閱視泰昌元年十二月終止有見在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員馬騾二萬六千九百十三匹至二次閱視則又減少矣若欲復十九年之額則添一軍又需一軍之餉近部議有增餉之諮向又有裁餉之議此將增置不可減亦不得籌邊者將何乘馬計悴歲見在之軍馬斯地方之緩急如保寧之上次閱視軍丁八百一十二名今因援遼剿去未補見在止五百五十九名比原數尚少二百餘名此可不急為之補乎馬騾今三百七十一匹是視上次閱視馬騾五百四十匹叟又減一百六十餘匹矣此可不急為之補乎此營有一將官而統此寥落之單弱將何以展其生平即日附近城有警援兵可到恐虜賊不時竊發疾雷能掩耳乎此補兵馬之宜急也常樂居鎮之東其中淳沙猶之保尊也且遵化之擾甚千保寧軍丁止三百七十五名除長夫守共外不盃百餘馬騾一百二十九匹尚不足逆送之用符有虜發何以應之保寧因營而添衆將此地獨可不為未然之防邪保寧長樂鎮之左右手也欲聯保寧剛添一路將勢必不能不行之法則協鎮設軍一千三百五十四名馬五百七十三匹似

可駐扎此地以一千軍丁極長樂合長樂堡三百七十五名共足一千三百七十五名數并馬五百七十三匹合常樂原有一百二十九匹頭共七百餘匹尚餘原營軍丁二百五十四名補撥保寧共計九百十三名數六百名裁營伍矣其未充保寧二百五十三名今撥查自今年月日往支可為補馬二百匹之用如此則保寧獲全營之慶常樂得有兵之勢誠救急之著也○新閱大將易地而官并欲舉副參游盡易之何也蓋緣　國家承平凡登壇之選皆借人之力拾級而升而取償于占役剝軍則本地為大便切精其家之老幼并其親戚僕隸無不可言也兵不論其家之營作與夫親戚之營作無不可役也有功則私其所親全資弗勸宥罪則中其所仇全罰勿懲豈惟弗勦帶懲且因其偏曜甚而疾視之何卒伍之驅為父兄子弟何疆闡之同于閭里鄉黨乎財　新例之易地而官也甚善而士人又視此官為世職見外來者不啻服丁觸托一有不遂便騰怨蘭且榆鎮向有養廉地土自本鎮人總戎將胥驗日漸親借據為已業今所存亦無幾矣無廉可養能禁大將軍之不復剝軍乎而姊下又復乘之勢不至外人累足不來土人攘背而往不止而羅事其堪再壞乎是宜再申　明禁以易地永著為令而并清其養廉之占地照舊額歸之于官總兵鎮一方者師中享士猶有資地向副參游者體亦漸崇所轄兵馬亦漸衆其占軍役軍

也亦視大將軍爲寄數而泣日且敕以名器官之賢否責之關報是其賞罰之權亦重矣而可不與大將軍一體易地以洗無踞之奸頑情面之委乎○給軍全憑足餉況延鎮黃沙固塞無地可耕本道析色俱仰給于民運則運民之征解于州縣者最切最急者有司率皆玩愒或借名于花户逋負或托言子加派不堪或推諉于水旱不時卽有征者摽那借用私克囊橐遂至不可問況　功令嚴而官之途窮罷破者且逆知出頭之無日益肆誅求漫無清楚民且無死所矣尚軍餉之足我則寬　功令而責有司以撓涸疲宜號才而用資格斷不可拘者也故當選授之荐或調轉之時亦必爲此疲地另着一分眼界凡經察處又欽禁年衰者勿罡此地則如萬揚之　奏章保舉之次亦寧令以苦地另出一分照看才眞者勿拘常限至如維川宜用丞二□選科甲尤當用邊才之例三年卽准行取不准調煩如此則十年內轉爲充足之境矣○照得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爲先延綏黏虜穴兵馬甲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逃延欠京運総斷倉庫蕩然幸就戎索尚得苟延歲月倘一旦告變如辛丙故事瘦馬饑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也若寇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必言也且年來水旱不時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于一時則積貯一著最爲喫緊查廣有庫正項兵餉專聽正項名買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糴之

法合無于新庫遣撫賞銀庫軒借懸賞等項銀二萬兩并清查冬堡節省賞銀并易買椿價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路監收官于沿近米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日糴買館粟其堡應貯多寡堡應貯少其見存有擅者不必再時放成買米入倉另廠貯新來春併將出糶新一如常平法各另置印薄子陀道直鹽以驗稷少不許共消年積月累不有餘刊邪弊計刊又火許害惡石買之人擇和糶批借日價値不等各要精來足數不許作弊耗落騷擾民間其中稍移頗倒未必弊升合之析耗量照時價每斗多五釐市買者不否于衞折則可絕之以法矣監收官卽令上倉亦不許索取常例致延歲月該道存查之卽可知買者收者之賢否矣三年內餘米五百石監收官并委買官卽與優敘紀錄以示激勵一以爲軍將之先謀一以爲救荒之頭計其于邊疆利殆良非淺也○虜之利在馬我兵之利亦在馬虜之馬甚多愛惜卽尋常亦不騎坐所以養馬力也而我獨不然不但不惜且就其料矣已鎮或馬自長遠征調以來補銃單馬挑選殆盡而倒死馬匹又一時不能全補按合鎮萬曆十九年經年例之額馬騾則少八千七百有奇補一匹則得馬價十二兩若盡數清補一時雖措合無酌量于兵部或問寺　請發銀二萬兩以爲買備缺額之用查往時馬匹倒死乃支料草一遇點驗產馬充數其買馬星驗多未囑托驗中未

幾隱報倒死諸如此類難以救弊各先行令該道嚴行查核如死馬之料草發日住支從實報官積少成多滲補之買馬及驗馬一乘主公倒死者計年遠近酌量追賠此亦救弊之急著也若外有將官家丁其人率多驍勇非將官之手足乎乃不肯武并平常有小馬之說致令部爲步兵督撫給馬豈爲法紀今宜以有馬老弱軍丁責令守城卽以其馬免給軍丁實爲消便而小馬之弊不能盡除該道仍須每季一親查點卽行汰但有變損影響者單丁細打將官議處○選材雖得器使宜先凡各皆路副參游守中千哨把官因其職掌以課其勞績技才守兼全熟勇俱備韜上也或才選于守而足以勵廣幹理勇勝于謀而足以破敵冲鋒或有請天文六壬之課或有精火器製造之周皆有箭戎行直合兼收若各官加意於一平時軍馬不缺尅朱閒竭力于秋防邊陲宴然地方安堵者一年當議敘二年當議推三年當超擢按事以責其功因功以錄其用上激勸而下奮發邊事有賴矣○中國所以駕馭夷狄與夷狄所以內附　中國者只在撫賞之善不善耳故賞有定數勿外濫也撫有定時勿後期也物有定式勿減損也然延鎮撫賞每歲三萬八千有奇而限絹布疋皆在其中惟是買貨之官往往以賞物爲奇貨以差遣爲利藪借端折之短少與節省之名色買皆濫惡銀多折取以致夷賞不精虜有煩言或再三爭拒不肯收須亦念

怨而去此欲虜傾心款塞焉能久也合無以後凡差委各官必選的任之賢者卽一時或難其人亦必縣佐貳之賢者該道無揄嚼托而輕委無慕節省之名而令委官藉爲射落之費買貨必如式而收其委官旣省求情之費亦須先詢絕一切陋規勿暨店炎套數中取自身無染驗物論値又何患貨物之不精好予承委官卽以此爲弛蝦加罰貨價値相當絕無賂累者所爲拜舉以酌其勞備物惡價騰中有財落者卽宜問追贓究罪○軍中耳目盡在墩夜苑邊貧苦恤之不可不問核之不可不盡但各數軍皆操守坐堡無之將須不得過而問爲或扣小數以充曩或假雜差以役使是墩軍皆操堡所使之單也非老弱則竟放沓然無人者有之間有一二人者有之此權雖在操堡而墩軍亦不能無議有虞入遲不舉砲傳烽虜出方虛張聲勢以垮耳爪許如前延有入侵時烽火未傳至鎭而聲息以間適首有達于傳火者乎每夜侍之是皆因守墩原撫人猝然之須手足惟亂且時卽繩之以法亦無及矣是在平日戒嚴各墩將領與該道不時差人稽查之倘虛懸役使緊查不到并失陣砲火軍援以法操堡卽行究革失事者將領一體論罪旣核之矣不知所以恤之尤恐軍有苦而我不知與不核同知之而不議恤與不知同查軍糧一石又小椒三斗所以優恤之意也今因虜款扣一斗以充撫賞之不足亦何異割肉醫瘡也所在見告皆

逋禍結迄無成功者率由意見之擁左掣驟之失宜人心之不同法令之不行也去歲袁師之後上廑　聖慮特簡督臣重以事權假以便宜翼投鄜清之效毋急簡撤之鑒也近報我師勤至幾金節夾斬首入于有奇可以務大捷矣臣等方以克敵為書復以經敵為惧恐各將征小勝而急遠慮咸敗未可必也業驕戒諭之撫務備全勝之策怨于本月十二日雅督臣蔡復一咨文內稱將領故鹿節制土兵首倡叛逃總理彝款劉超黃越俱以敗績闖矣臣被讀未竟不覺撫膺長痛而暌息日非劫運之難逃實人謀之不撼亦非酋之謀我者工貫我謀酋者措也嗟于有限之兵餉能堪奠耆破耗未後之上氣能堪幾耆權折且進首傳嫂無等若乘發出兵貨陽又若可廣今之貫陽其物方人心又非昔日此矣則來何以禁繫河以固脅按二臣自有式畫臣部遠度臆揣無及于濟而千慮一得可備點事之採擇者將兵嘗為我　皇上陳之一日鼓士衆詰日懸山易撼岳家軍雜兼有軍心齊一試之如歸故所向無前非敵兵所能制戰必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也自東酋用兵以來奔潰成風未交鋒而先逃者累累于道率由將領判倒日甚不能得士卒之心賞罰法令不嚴無以制將帥之命也今貴陽之勢危矣逃潰豈可再見而督臣叮嚀告誡嚴行請革俾士卒須一分得一分之實應嘗伍得一人得一人之歡心平時常有投醪挾纊之心臨

草自有混土死長之義又約束領兵官齊心戮力盡忠報　國進前者有殊榮退後者斬賊殺倡率而先逃者尤加倍置之重典如是而軍威恩不逃將兵威不逃又何患功之不成賊之不救也一日定廟謨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用兵之要訣也黔兵兵至今有省國之辨兵矣旋有六廣之敗有大方之捷矣隨有重臣之失有藏金之報矣又有施兵之逃勝敗反擬無一吾盡者皆始謀之不慎而論事之輕舉也令逆酋罪惡滔天不容以不討再舉關係存亡豈可以嘗試合行督臣因時制變細心參酌某將謀勇可任前鋒某將機變可籌策應某將堅貞可保輕重某地沖要可以進取某地山險可以埋伏某地適中可以救援毋不審彼己而輕于戰毋不察情形而拘以守毋以一勝而自驕毋以一敗而共敵必士有投石超距之勇而後使之戰我有萬全必勝之策而後與之戰敵無一長可恃之隙而後與之戰如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一戰成功永無後患斯之為善謀斯之為善戰不然寧堅壁自守以待將無輕挑浪戰以貽患無桑榆之勁可救而底宜之獻亦終有日矣一曰明播援夫列國爭衡向有急鄰之義一統全盛豈無纓冠之心四貴協鄰業奉　明旨者屢矣督臣之疏曰求蜀出兵渭水而蜀不能應來滇兵出德蒞而滇不能堅向忍于視瞻因為輕而置君命于閫闘道向闕所者以鈇鉞為辭令飭臣以解楚餉十萬

除蜀並留協濟黔餉三萬九千餘矣分其餉而不與以兵殊不可曉今烏蒙芝部與安效良奢崇明為安酋所餌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獨以孤軍撐持于危難中賊合而我分賊衆而我寡不為土司所翻笑乎再請　明旨嚴勅蜀滇兩省速發援兵與會同師期各分信地或搗其穴或撓其背或擊其脇分道并進使酋首尾不能救應斯為萬全之策黔督奉　敕總督則與蜀省其所屬全撫臣商確行事將以下獨不可散行調遣乎治本省將臣而不聽黔皆調遣重則軍法從事譏剿恭拿遣問皆皆臣所得為者自不以陽皆親蜀滇彼亦不致以部首和黔黔也飭再舉之不應以致誤事部兩省撫臣有不得鄰其責者況下道將乎在黔黔之斷然必行也一曰就順逆王旨與夷狄治以不治以謂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役而使亦順其性以羈縻之已自有版章之譏遂起狐兔之悲是我驅衆土司以與安酋合安酋得藉衆土司以與我為難兵戈相尋有無底也臣前條議黔事內一款云諸葛之與孟獲也服之而已古未有盡其種類而兵連不已者即郡縣其地留兵設伏終貽異日之患又復　疏曰向用安民以制屬夷者今可收諸司以制其安貴鎮一安邦彥以保安民之親族更收衆目把以堅安位毋子之致順若安民作終貢固便當裂其土以封歸順之土司而我無憂焉臣部覆議如此蓋誠見土司如班荅貴之倫未退賊

沙源河如土等案旅自啟蒙紹隴里報而義之聲岑之漢等並入援之勢秦良玉揚爾府之功奏明鼎抗殺身之節土司忠義借有人奈何舍以夷治夷之術而徒求捷伐哉今四十八枝未必敵心歸附于逆酋也特畏其虐焰不能不抗衡耳我勝則附我藏賊則附賊勢所必至之理為今之計灌黷　皇上明見萬里六外救此水火之民將　諭四省將吏宣布　朝廷德威遠酋如安邦彥奢崇明奢寅討在必擒外其餘諸首諸土司助叛之罪盡皆赦免能擒安奢二酋來款皆仍舍罪論功即以安酋之官爵土雖異之紫司之助須亦祭酬封賞布告遵鄒亦以不發土地之心而恤其死傷戮力之采安位而下子以立功自贖之義辭彼合從叛黨之謀從征上官也我亟與桀驁以鼓其忠義之氣散則安民以蠢一安民者斯正淮西泣治之日淪青倒戈之時也所謂正大信昭明威亦勦逆撫順斯乎其不可已也一曰嚴節制若穰苴斬失期之莊賈孫子斬違令之吳姬軍法所在雖君之貴幸不可貸焉信賞必罰威克厥愛自古罪兵法主于嚴未有姑息而成大事者前撫之共眉也諸將捧臂不顧竟從寬與今日之逃潰非前日之福矣乎督臣已捧　尚方之劍何難遵制之誅今疏云　賜劍以重事權所誅自都指揮始總付秦尤取先罪情由蕺罪殺賊等語信斯言也獨不歸罪前不用命者之斬之例乎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諸葛亮斬違

制之馬謖亦何待于勃也進而死敵人孰不懼退而不死人孰不規避此東事以來諸將驕兵援躍于道而黠事敵尤亦數見矣今之敗更有大小異者未見敵而先逃自焚營而奔逃甚口蘸兵蠱惑人心此風不止復將何極尚不以苟息爲守督臣當查審一二首倡者得其實情立斬以殉使其進而效死退敵必得生退而求生犯法必至死人人畏法而不畏敵有倍而自無忠區區小醜何難定哉總兵失事經行解京請旨賊將而下皆得以竭節從事藏在功令斷在勿赦有功必賞有罪必殺韓敬爲勝惟有此着爲吃緊矣一日慎選募夫善克者以爲將練兵爲救本而兵爲將用也必有紀律方整齊其志使不能不聽命有恩義以固結其心使不忍不用命又有威令以振作其氣使不敢不用命有能之將節制之兵雖可以殺賊四夷浮悍然狄氣令點師何知哉募兵紮已奔逃土兵又多頑冥如一旋兵不可認已不啟何聽其縱之謀妄以六七萬金傳其一逃者又節各營而俱逃也傳諭越其兵致與安酋通諜焚營爲號何者將不自啟殆亦燒營以應之各營敵已大約必出調募二者募必附逆之有名稍者恐慣逃之無賴兗數調必土司之有忠義者毋驕驕之黠備應募募之始有強兵難之當爲我用又爲之厚其餉以飽其腹施之恩以作其氣有勇知方一可當百蠢茲逆酋終不出吾掌握中矣但聞貴陽斗米價值

七錢轉運又艱難并多與額餉無以濟緩急置食足兵強一戰可以成功雖少費于一時實大省于後日顧司農多方處及早給發非臣部敢越俎而總戎也夫賊負兵家之常勝不足喜當有戒心負不必愛當有奮心精神一奮計實自周措土重求何難遠到蓋逆賊當屢戰之後力亦疲矣諸土司經燒劫之患心亦懼矣善用間諜以渙其黨廣行招來以孤其勢尤兵家之所不廢而今日之當講求也論今日之失非戰之多謀乃我之宜等論貴陽之將事當可爲而責于能爲臣不敢求之于遠惟就其切近可行者條議中飭語雖平平無奇而平定西南之道似不外是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建徐州新城於雲山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潰陷洪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冎建新城察險要之機宜測山川之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衆謀之僉同初卜基于黍山再卜基于牛山一謂地脈非宜一謂輿情不協今嗜洛荒度定謀于雲山矣尋源尋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三丈有七有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取舊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諭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鴟伏尚賴策勵時懷盱食惟賴爾文武大師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用雪國恥匪頒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殫力行間暴露良苦朕屢于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輔賚捧諭冕服冊封李綜爲朝鮮國王道繇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

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膝襴段紵絲一百二十疋畀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祕籌勝算結聯屬國奬率三軍養我餘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官建議者爲立名躐等之資壟頭錢政者爲偏聽招權之藉希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于交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情 勑下法司研鞫已而逆璫矯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

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
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
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
之功獨三人攘臂自居也使當時洒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諭
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
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紛也臣常聞其槩矣當濟世與進光斗
等之入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
吽他認得我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為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
則應為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
紙濟世等心訝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

前膝促神驅而形就也繇是而播自后之說繇是而煽垂簾之
議繇是而揑宮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穢名繇是而興盜寶之
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為崇漣與光斗等入幕運
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容布多人囂擄　選侍之奩匳併擄
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　公主頭踏從跣而奔一號
殿呑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餘人且毆
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惴惴思死此不遐假盜
寶以為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部尚書黃克纘採法
力爭關論保全侍父不忍恃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

人旋畢命於刑殿之餘劉朝等數人又安能延殘喘于犴狴之
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
哉覩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
日跟蹌之狀與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
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波概可推矣臣以為　選侍之請封也
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
親促者再王安獨能朦朧挑激揚蔽稽停迄今讀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
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
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

以為宮不難移也王安等固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群臣安
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
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
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
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為功之說耶
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
是時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猶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
之出然　臣子得以借口而牽功耳乃移宮之旨甫出遽使
選侍徒既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猶
為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為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捨

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只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
之物　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
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
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儀媵
擄而究王安之盡棄不罪搶而罪盜不亦顛倒之極哉王安夙
譬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權璫跋扈常態無足深詫連與
光斗等前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
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懽王安依爲與援線
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
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

票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
一燝惧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徼還提取劉朝等之　明旨
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足贖而周
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爲報復驕語向人曰王安罪不至
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況璫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
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
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實甚伎倆難掩天空日霽終歸
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　自作自受誰恣誰尤然臣
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政搜意爲修實者未必錄

實者未必寔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册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
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
爭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册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榮遷諭
而篤愛　震器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
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宴然未嘗有他
說也倘果有如奸邪所捏稱廢立誣蠱之謀則　九閽遂密必
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萬一乃徒藉一風癲之張差白
晝持挺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弑有是理乎當日趨覲御史
劉廷元之奏報鞫審司官居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
白惝當獨賍私很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

受等無端造奸謬之說閙張差爲山間窮戶龐保劉成領　西
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點使費多金半出稱
貸業已得之復爲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璫不勝憤忿倖挺尋覓
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蹦入　禁地耳何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親賜剖决其開發骨肉流毒籍神可
勝道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
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宮庭原未有嫌
疑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爲甚以致
風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之大

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
諱女謁而病耶覧燬在疚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爲
而病而女謁耶岌岌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
也况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
附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曰
據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風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
至明危而不亂之謨足盡破從祇疑之說矣何爲復有向後蛇
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國本
並　請如期　視朝以斷群心及聞病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

卿科道官問安　寢殿再中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清
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益百廻腸而後敢一啓口也　先帝遐
厥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奉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
之旨是　先帝業已天下授之　皇上業已　皇上託之輔臣
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群臣耳聞目
見者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
神其藥之奇驗群臣無不思幸一試莫敢先發遂洗閣　禁中
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奏
實有加日具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輒日止可一丸強之乃
再進一丸而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發

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証況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
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群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侍無救于
大漸之勢耳即今日豈遂忘彷徨無已之情哉孫慎行自觸年
之後起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証　先帝以受鴆之
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首輔方從哲素
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
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遵着
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
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問達削考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
下半段發出並改會奏爲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麾之

姦謀承望風旨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違心
憒有半吞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王志道徐
慶濟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遍爲累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
瀾定千秋之鐵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是
天不進藥亦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
而不可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亦似未忍深求乃業抑　磨
照難欺輿情難奪猶膳心昧已故遣戍以存不了之薪火亦太
毒而殺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毒　先帝耶即支解不足畫其
罪果出於愛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冤　先帝之逝果出
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耶何爲從哲偏受其

考終之　聖臣畀方恩寵之不藏竊據之不盡而罰之曰誅弑
覿先帝何加主視　陛下何殆主儲　君父之大變逆臣子
之私洗鉞加舊輔以鉞逆之名請冯　先朝以不矣之語悉亦
春秋誅心之法所不貸也伏乞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
正無寬無刻無輕言弑逆以傷　主德以玷　國史正世道矢
心一大關頒也并乞飭臣以讒禮臣臣愛　君心亦但留得天
下萬世一段不惑之公
論卽受斧鉞不辭矣○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邊事
初起兵餉都靠倉卒無策不得已議發　帑議加派議搜括再
一時權宜之便計豈久安長治之訏謨乎今奴雖鷙伏三年又
役焉忌勍矣徽獨奴卽各邊鎭之人兵苦戰不得息地躁躪不
可耕充國之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惟時爲然奈何棄可乘之
時置自然之利而勞勞爲救逃亡病故之虛數乃取盈而攫骨
枯髓竭之貧民以應之猶不足哉脫有不測未知帑可再發派

可再加搜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算而關門漸外點
中道化寄雲以及各邊奚啻數百萬司農嘔心瀝血無可奈何
尚欠二百萬　明旨屢屢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夫驟而議汰
不至散爲深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譟爲群囂不止也不汰
不減而以驕子奉之勢必如索果果不厭不休此不待勝負敵
國之斃未困虜而先困　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屯之
爲利臣同官林宗載前日曾專言之矣　明旨屯田旣有七善
何不著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之法也夫自山海以迄各
鎭如兵每萬名簡弱者三之一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換九
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利利之所在人趨實死其雖不黽勉
從事者約而言之不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粗抵月餉則無
汰兵減餉之名而有汰之減之之實其利一抵餉也且取自邊
土則脚費自減而津門之六十萬漸次可裁其利二米貴子孫
單不飽宿邊屯産穀則價賤而士腹易果其利三牛馬仰給全
藉芻摟邊屯畝被則草料充而騎可騰驤其利四饑久不迫人
心有四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是困虜而不困中國兵馬
用而若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曰忘奔操之時士飽煖而
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夫東作者以三月始六月終秋獲者以
十月始十一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旱田更多餘閑況所簡特不
任戰三之一其可戰可操者固不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調募

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妨者乎或曰債帥怯而舍平時操
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　國
減餉者是不然夫債帥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如一師
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金中減可養餉三
千兩取該道覈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籽粒若干
石備細報部移咨本兵照軍功加銜俸一等以開屯減餉立多
寡爲本帥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以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
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尤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
斷斷無疑矣第不圖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
力不務農其未備然後見日求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也不可[illegible]

非屯之罪也。又屯熟之後、積猾豪家貪者積索起[illegible]致叛
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翻爲草萊、而曰屯不[illegible]
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通金可省、數
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強、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攢眉、中外不
至嘲澤、所謂久安長治訏謨非耶。若夫順天時、因地利、責積計
種、酌蓋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舉在惟當事者壹
圖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臣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
國計實賴此一舉矣○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黔
事有二着、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搗巢
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一審偵探、一定戰守、而要

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眞石畫也○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
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煩、該部那湊衙門內
帑搜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
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
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閒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
兩、俱發二殿貯收、仍着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
同給發支用、俱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趲工程、早完
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冒破侵欺、違者從重叅來、必不寬赦、
該衙門知道○五月○御史顧宗孟謹陳清覈飭復得官疏曰、
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選擇多事、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冠餉
剝軍、赫赫 王言、直令司馬驚心、而職方勳愧矣。臣感時觸事、
竊謂以債得官、以官償債者、不獨大帥偏裨爲然、只各路領兵
把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託
通賄、此債之藪、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撫臣人
人苦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據實爲 皇上陳之。 國家
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次 題授守把、謂 欽
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遲、游兵二千、分閫一方、其
責重若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道中軍所司、
不過奔走傳宣、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輕用加銜之例、止聽各
撫臣就聽用官及哨官中、擇其人地宜而才優者挨補之、謂之

名色把總、經撫按屢爲方 欽依、此舊例也。兩年間突將名色
把總之缺、改爲部選、濫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
式者反或多壅滯、不得徼一命之榮、或予以閒地、不得叨一旅
之寄、政體之不平、孰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
營、多方稱貸、但得千金之責、遂儼然三品之榮、黃蓋腰金、明轎
廣從、焜燿于道、問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祇以請
託通賄之徒、猶隘、特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至此極
矣。至於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名色原無重費、不必挨敘、
今況以多貲得官、必以剝兵塡經、月糧幾何、堪此名色。人與官
相宜、官與兵把習、臂指之勢易達、緩急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

相關撲演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心鼓舞其可得乎臣故謂欲
杜冒餉之原必請復營官之制仍改部選各色更有數便焉裁
廩給之費可以餉兵背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補以爲
拾則水陸哨官各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
徑行申詳撫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
言矣三科武舉濫受　欽依此兵部兩年內之政臣故得陳其
悉如此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
色缺者盡數到名具　覆行撫臣盡去員缺聽撫臣從公推補
如有徑選者該撫臣指名參究此一杜冒削之一大端也〇御
史張鵬雲陳驛遞苦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卽其職然言

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覩今天下有
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力爲調停而竟用實益在
利道屢經陳　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臣兩令衝衢
身經萬苦茲蒙　聖明不棄孩嬰西臺且當　朝政聿新之會
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害而後及職以除害之
方可乎夫驛遞之害有昔苦之其需索刁難鞭朴凌轢之狀令
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而況未身嘗其
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任有馬頭十數輩齊牽馬十數匹稱乞
代替情形甚慘詢其訴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
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業蕩空已無立錐之地父遞子

代永無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於此有不能爲情之
甚者無何具申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來
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又非愚見也迫後調頻河內卽
以調停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
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
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赴愈速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
安得不日壞哉問料理則有召募法之法而前任知縣耶存性
之條議在臣於是備查故案勉竭愚衷其置買馬騾雜收草料
俱照市價毫不虧苦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僱覓料草之收
放槽碾之安置與夫替馱之調養差發之輪轉逐件安排每將

查理蓋舉當官之心力殫半已往之子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
隨足驛有接替之便而旣不至於病民里後僉派之虞而又不
至於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伏愆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
業已去大去甚臣自惟彼特孩剔若心不過爲身家地方之任
力救湯火之民見之牍廣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縣已放效
此法又稱便矣大此一驛遞也洵目今第一大害身是職者非
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貼馬惜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
假牌陳票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揭之豎宜垂永禁也此其
應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卽欲行之而又無奈
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在今日其視借途之過客不啻如該

管之上司一有[illegible]即指之爲折乾而最要之物謂勝矣其禍
過客之僕隷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爲
反間而主翁之傑伎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望
眥特一時權奸別饋之名而掊天下錙金餬骨之口哉以故索
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亦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年迄
無變計致令留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鬻子而忍
干犯去驛遞之守一至于此噫亦苦之極矣臣計河内雖沖不
過滂內一隅切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心料理之餘猶能使
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行衙衛者固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
欲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瞭然似無

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
截痛快未有如此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撥行各省直
驛傳道查理月有驛遞處所除名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從
民便其合召募不行僉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肺心不妨做
河內俱行官養將見黎漸就昭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
無小補矣○原任刑部郎中許聯璧復申奏從輦轂末議入起
用王之宋建言追贓○科臣楊所脩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
後章奏撮其大略分別編次成書刊行天下○户科薛國觀上
言竊惟館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有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之選以備

之者也故每於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館試之法以選之皆爲論
爲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之其士有儲蓄
台輔之器而其次者爲群館而分布用之要於會其才滿實用
選固不可不慎也乃邇來選館則似有不盡然者苟論不必公
博洽淹通也而以骨節狀之矣寫字不必其清真潦草也而以
如豬狀之矣或稱世族而謂閥之胄裔中秘爲世襲之業或倩
援引而資緣之叢祀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弊謂爲關合依
錢神作打點温厚之室黃金輸璧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莲
場襲空即稱貸而弗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懲恐餽暮夜之金
者則益滋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專權門之得者則

貫蔽其奔趨將　明旨自　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
敝筆禿無益得失之數而　王言如赫赫直弁髦弃之又何以肅
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
涉仕途一旦正如處女將適人宜白璧視明以無忝于歸而奈
何以貪淫不簡自壞其頁耶職意此三百人者如門族之既顯
顯以造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朝綱國是行將
賴以撐持而鎮定倘于始進之一時一開餽幣之徑毋論倖得
者乞哀驕人有餽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恥消地又
安望其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祛起習尚不幾長天下
貪饕之風而重負　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

于考選一節減爲四十之數示惟公示公允以杜倖售而求眞人
庶内方隅之向風而豈背于館選之法一聽其濫觴至此故職
以爲倖進之路不塞而　明旨之奉行不嚴則倖進之路終不破
伏乞　皇上敕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
政以需效用外即宜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
奔馬明如朝　觀禁餽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
禮如係鑽幹所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此
時之靜躁試考官之貞邪庶　成旨修選不至作紙上之空文
而錢神不靈或可洗輓近之俘習矣又于鄉評宜採也國重鄉
舉以鄉之人深地相接耳目相習其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

其梗槩如兩鄉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飛爲之知者
令爲其鄉之一邑望者一爲採訪略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卽以
所舉之而廣爲舉者之能否而鄉人得不作違心之語矣考閱
宜嚴也詩論寫不足以盡人令而　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卽就
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略其而有關[illegible]
取其識而指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東嚴代作顧爲之禁未試之
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　牌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
公避選定而閣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
焉略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倖投
矣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謁百鑽而幾輩于　倪之一字舉

餽之鬼運府輸屢奉　明旨不能禁絕而總豈于實爲奉行之
一言實爲奉行而儘不行不行而倖進可防眞品可核將館選
得人其參之則台鼎之名言其散之則水蘇之良吏于以清始
進而儲相器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
臣昧死幸甚　廟堂幸甚○八月○初一日冊封　衛　魯　慶
潞　肅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内殿祭
告遣正使郭興言閻可陛等十八人行○禮科葉有聲司依依
重疏曰觀　國家内征兵外征餉有纖毫不從民取辦否而今
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氣息奄然所謂朝蘇而生息者惟此
二三司牧是賴顧自去歲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陞遷者陞遷

後任者未卽之任而僅以此孑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刼之
手皆知發月來剝削幾許元氣殘闕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
令也如嬰赤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于以祖席也更不啻父
母之雅其疾之憂也幸而月令大選近矣新令尹之比驅有日
矣然而殿最資全從此立脚孔邇何不全從此處着根是安
可滯滯從事已若且不必鑽營當官詳引治法卽就新任一事
言之而切切爲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疲之甲科應急也遐陬
之克期應嚴也文盤之錢糧應核也到任之陋規宜裁也上司
之柔謁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選之標地皆曰吾宰淡
經濟之閒無煩風氣水土之不習宣近無遠使其果淡果簡果

近也僭之可也而否則歸廢地方者乎已不啻玩玉之思矣抑
借欸者千人不勝市德之想自今多一番情面日後多一番為
縣則何如東西南北信命樸潔淨淨一絲不掛直直捷捷從衙
自如者之爲得也臣所爲替歎應杜者此也各處共此土地共
此人民何至極敗大壞不可收拾其始蓋緣一二鄉貢闒葺之
輩積漸養成郎有起而更張者又吏議隨之由是甲科畏足不
■而蔣者益累夫人欲于其所甚易而強以其所甚難令郎不
能復返傳之例而有能于此中苦心訟鬻者存剝必後以前第
行取另列爲異等如是而甲科不售者未之信也臣所謂知遁
應懲者此也諸臣由新選以手計僭作客已歷歲月營鑽似可

消遣獨苦代庖者原有傳舍其官之感而將射至者益不勝五
日京兆之思錢糧停征復將新舊不并征矣詞訟停讞復將前
後不非讞矣夫一　命服官則官事即我事與其濡滯鞅掌而
無救隨誤何如作速料理而早得清楚此非但爲地方計亦自
爲計也臣所謂憑限應嚴者此也凡一邑額賦京邊爲緊雜項
工食之類無如署印者兼放工食而不樂解京邊也于將離任
爲甚彼固將留此宿逋而以需之後耳夫以後人代前人征比
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人銷爵則功令不信切爲莫如于署
印交盤內明註原額若干征完若干解過京邊若干申詳撫
按而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爲署官者有慕爵騤遁

于後不致蕩鄉金錢而爲新任者有分數截分于前亦可安意
催科也臣所謂交盤宜核此也士人之初試爲令也猶處子之
初嫁也是何等觀望所係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衙宇什物
一瓜里甲甚之里甲有見面禮得隸有公堂禮不肖者猶存乎
見少郎賢者亦且因之爲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
振拔何如立定腳根脫盡因緣提起精神抖擻一番廉幾
割捨淨盡規恢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　亟以卓異優
薦以示風厲者也臣所謂陋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槧旋
膺簿書郎甚明敏初時亦贅疣心手不相習而兒撻磨硎鋭
銷時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接短接路塵輩晝夜乘

風及得伺其意旨而揣摩之曰寬也曰嚴也曰明也曰暗也因而上下其手則
新官之坐席未暖而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
自道府一謁而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禮數下問輕
假頻咲而後爲所當爲習所未習衙役不得占風望氣也臣所
謂參謁宜禁者此也噫人各有才力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
情郎揑于本等職業注之營迎上司郎疎于銓東左右夫營鉄
也沖疲也與定限也所當內而責之銓司者也交盤也陋規也
與參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也夫選鉄之不
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與嘉湖杭相錯如繡且
烟火之相望旨衣帶之幾何顧往往易地而官于是而或關說

也或抽豐也或擅太歲也前驛未離其境止而奸徒錯趾于道
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知交誰無皮面於其望之斬釘截鐵
以賈嫌怨孰若遠之爪用李下以省粘蔕乎此非一省如此而
他省可知也是又在司銓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省缺者之非
善自愛也 臣以選館屆期輒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明採擇施
行奉 聖旨這本說的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是蘇松常鎮與
杭嘉湖土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為確論○浙海
官兵擒滅寇盜撫臣 奏捷三月二十日外洋有大夥劫盜稱王稱帥僞用寬和年號曰國元
帥將軍等旂幟自稱紅夷弟迴艅入犯幸將士用命賈勇爭先
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燒燬一隻擊沉二隻斬級一十三顆擒獲
二十八人紅夷諸賊赴水溺死傘蓋旂幟僞印火
器倭刀盔甲等項一百餘件餘賊遠遁海氛頓息○越國公胡

大海七代歷擢嫡孫胡汝鑛謹奏為奕世 國恩宜報役奴逆
命當誅不費纖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
職勛裔應襲幼孤未嗣取具結保赴候部覆正值奴虜猖獗久
稽 天討征兵盾徧海內騷然職自揣時艱敢愛髮膚列在數
舊義切同仇敵愾勦滅逆奴之策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
奴賊之發難七年矣凡畫策滅奴者率言三方布置矣然皆係
紙上之虛文而未嘗布置之實著往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
門為正兵汰兵核餉以轉弱而強則當關者貴得其人也毛帥
為應兵設立將官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
兩軍之中而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搗遼陽者此奇兵

也職願與同志湯有光李懋範商選親族胡雷勛韓呈策捷應
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費又
無騷擾供養之需功成之后爵賞惟願我 皇上鑒職等一
腔血誠 勅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勦定當恢復故地縛逆奴而
獻于 闕下千以報累世豢養之恩光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
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成千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
具陳合用事宜另具條議外 臣無任激切之至○兵科陸文獻
謹陳疆場積弛之情疏曰今日 國家之凋敝以天下之大奉
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為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
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

而未悉其情也 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
不在遼事之難圖而在 廟算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
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誓之其
一切用緩用急用援用掠用間用諜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
吾隙乘而襲之其并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
誘我怠也議奴以為老而歇患而病者魍魎之談也議關以為
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雀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急又要見之
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
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
奴酋為催官之符尋題目為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偷輓不以

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文墨餉行之法也須與國
巳難代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挫之忠自上受之通國並巳明白而
朝廷尚示模稜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
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
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
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体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
依違兩可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争一日而可避回隱忍
乎總之有徹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
無不可爲旋之事有同室纓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
就今日之遼爲今日之計請得抽輔三方策應之略以及隔情

之分合遼情之善敗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雖扎平島招撫流
民結連爲國分屯梯接絛來絛往以援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
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
八月余州被劉十月旅順失陷服叛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
似乎阻饟餉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者豈先後智愚勇怯爲
兩截人與其在 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
龍也疑執張艦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
疎矣疑恭有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曾有功則爲文龍者亦
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廣正哲人所戒令遣智膽文臣一
員閱視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寡毋殊乃以作文龍之弛氣

而杜東疆之覬覦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亂之時撲彼中報明
一疏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東仍亦鼓舞中之錚錚者移
鎮登州責專海防旅順之師猶不問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
海殺賊何至差數諸將楽北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
幾月到今不當賭伏將兵于灶磯牡蠣諸島伺其來窺潛師夜
渡一舉而蠹殲之乎蘇武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且養傳烽以
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
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援亂以壞成局此其語意
大可揣疑所宜亟 勑登撫執中撥遣督責建立通烽火以壯
聲援乃以作肇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覬覦者也 神京係天

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爲護持之左臂邇因遼急迫切
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責越而分制之内修守而外設防焉兩
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
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欄否乎時久已緊弛臨事
不加整頓豈增官祇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
與抑亦撫鎮道將幾番更易將疑無以見信而督無以使指與
舊督撫巳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爲蠢
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其將守其
城當其戶以其兵援其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督
撫之弛氣而杜薊敵之覬覦者也三方越大海阻群山或會至

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秪賴機關大帥抚機權而布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徒焉之心乃大將焉　五載行間原無寸壁一旦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以蚤藏奴賊剿伏以報君父以答知己不謂庸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獼之形久著彌縫之術偏工嘗聞殷輒徵酉羌二十年未嘗搜虜誰出關門視師輒以虛氣凌厲至煩樞撫之調停也餉為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呰匿多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為防預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寇指揮唐堯臣通判柯仲炯其被刼之著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

有很吞虎噬之形軍有獸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有赴湯蹈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巍蓋于三方諸將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菂背盛壓不敢樂羊之賢卻有街亭之斷殺無損我侯之重者樞輔採輿言而更置之何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契丹戒無生事王瓊為兵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疆場屢駭　天怒有加而爪牙先挾藏所為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歷之際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何人不漲

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含牽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邊而移于　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轂下求安尊搢將劇之利文臣在障中觀鬭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審邊事貴暇疆土不可不復亦不宜驟復將士不宜忌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審指麾不暇徒以命垡戶耳徒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忠臣自矢賊滅則生不滅則死緩則慎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綏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振之而不得在　廟廊振起之職不顧　國家逐弛軍法使衆職推委人思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

則今日振起因循而鼓舞激揚之要務也職一腔血誠不避忌諱冒昧上　聞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恢復沾益城池雲南撫臨閔洪學奏云沾益之爲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爲營兵者四十有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值拱手而受成事焉至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后所官軍自天啓六年閏二月設升合安效貝爲亂而四十八營火不知有　朝廷矣天啓二年十月烏撒后所官軍棄城逃散而州丘墟矣近臣受滇事以天啓三年九月討擒設升便叛夷失其頭緒至是乃議恢復下令諸夷口土官安遠死其地遂既失身亦佐其荊經又塑倉道種時下上驗承襲未易輕復不若發銀站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爲之布列條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知有赴州驗報者矣此原所以經理沾益亦有深心兵雖不難而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關會三省央絕處分不容不侯大勢俱紓今日耳取狀血詮詳臣前者屢疏益急復沾非臣意也惟是沾城一日未復滇之餘局一日未找茲賴將吏拮据之力沾無少虧欠在滇言滇亦慰矣仰徼　皇上之靈全賴諸楚矣一時在事文武勠力同心勝勞並未可既而宜撫沙源急公赴義出兵三月自備糧餉協守城池在土司中尤未易得伏乞　勑下該部象候一

體議敘仍于沙源稍加優異以示○水藺烏撒三逆合兵數萬救尋甸滇土將士益知奮勵矣窺沾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賊酋之親也其頑與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獻賊兩字誘之歷之豈得已哉以塡在井底餘齒援絕數千楊腹之師與無如放良何耳兩年之間效良亦佯爲恭順自稱安應龍以來不意所遣獄功之人纔交同還被刼中途而効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人沾益隱然有背叛前掠之折而水烏並成騎虎矢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乘虛襲之除熠逆前面而向滇也此番之寇藺烏撒合成一片安酋前次三十九營其衆每十倍于我其目中罔無滇矣使沾刻之守不固則我馬必突入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賴將士智足料賊勇足吞賊以衆寡不如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戰雲霑城下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足奇矣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守備吾必奎龍在田那大猷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偉張實千把總王國忠左世榮范文廷自良胄世勳孟勝光馬光先普安彌等監軍布政謝存仁布參議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退賊全疆之功雲南撫臣洪學禮稱吾必奎知兵善戰孤壘獨撐龍在田攝架先登貧其協守二官所當並加坐營都司職級責成以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所題惜知　君父服掌可玩諸驗用兵四年屢建奇功不獨料

敵行奇變化無窮更有辟氛之氣整而暇方爲賊窺城兩宜對壘之際從容登城後神色不動緯有古名將風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候一體勘敘仍將沙源吾必奎袁善田等二十司先加職級以昭激勸袁善仍以督衛充副總兵管治平寇事職擢上　請行臣遵照施行○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鎭撫司時虎彪顧指井刑嚴訊文言已繫獄中棨文密織一如前指繫上又控旨諸刑迫上○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勤撫之要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悉議之甚詳西蜀天險土酋雜居井無事之國也此議宜留意○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禦之略大約言安藺之勢地之廣險夷兵之強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消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爲得策○順天巡撫申用懋以代疏曰切念中略劉遵而兼順撫也與他

撫臣思兩年來榆關之突騎緊隣數危之與共則今日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爲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以言其必簡我兵將備我粮糗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匹馬不入諸夷守我索惟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火無驚黎民安堵無虞留有餘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捷後勁而無悞于邊事此皆　勑書中所爲諄諄懇懇以丁寧告戒於臣而臣一片血誠所欲寸寸尺尺　報于皇上者雖操縵伊始尋畫無奇未知其志之果建與否將之輯輳何如而承揚　聖天子威靈轟轟所屬將吏自不敢不躬厚

以先之剚心以繼之者也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發報給發以救飢軍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半互相矛盾故有此命○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同倡李日宜役討陰謀傾害善良周順昌朋附東林帶入吏部負積與常倪遂朱首家不安并作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搆黨同盟建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婚且中同知國法林枝橋攺調者還惟賄是聞繆子林堯世歐藏巷觀收銀賣官鬻鬻有據都者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狠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完倒其私創書院額聯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將毀碎回奏以爲植徒聚黨之戒

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詩剛之請議論幾同築舍聽屬
旁誅事勢有以搏沙要非急着今鎮臣揭已至而撫臣 疏再
入矣臣有平論於此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
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爲牽制之遊兵而鍊舟師以習
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掐之地而蒐難民無使
爲奴盡致降民無使爲奴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
若夫用兵之道我爲正則未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爲客則未可
戰者并勿輕言守旅順之撤張盤原屬倖功毛帥條遣略而命
將往事自非鑒前事而轍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
善乎撫臣語鎮臣曰左右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爲退步

當爲安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實不至險然爲至險所以至安
制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專在於是故崖欲其近也不欲其
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扳暫屯近島爲揚帥前鋒
養威蓄力不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得輕騎深入
致有疎虞其挑潛長城子臨場口不費多金不延時日鎮臣經
畫已見一班宜定爲張扳哨之地冬月水堅仍撤回島至毛帥
動撓撫臣微言張扳甫懇似乎抗 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
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二月末旬未用張扳時 旨也
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遣固已在
先回文不及張扳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繼善等突驅兵

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主將之體已傷矣又半月
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矯以飾奸即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
藉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託張
扳之爭駐以遂其歸東鎮實貫旅順於度外而反乘部 題之
改屬以掩其弁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東哨不可少
也 請再爲二臣平之搶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
屬傳言在東不必信其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歸咎
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旣東鎮之証辨鑿鑿而有功自當
未減矣么歷國才置之不校可也即如去歲領銀一事其爲府
應和稽領委債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董固多安得登聽之進

賢東委之盡善而動氣傷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扳之置馬亦或
扳自言之繼善告鎮臣之言未必即張扳告撫臣之言今東登
信地從此定矣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
天下以疑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於中
外之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充長城寨
工食張扳設哨其旅順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
悉依原餉悉依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旣無別項情由罪止援
遲聽該鎮自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
之勞○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贇元尚 七公主劉有福十
玉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齊贇元
十四歲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時生父欽凱母 氏○八月御史

石三畏疏論京察三變辛亥丁巳癸亥察事也○科臣吳國華糾部郎
曹欽程奉　旨曹欽程既已力攻群党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
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乃屢登薦剡非緣行賄
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顛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江
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追奪李朴于玉
立誥命亦爲人言所詆也○御史張訥請燬天下講壇奉　旨鄒元標
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姚
冠帶閑住其東林關內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毁暨田土
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上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
在獄身故未完贓私行彼處撫按立限追比○賜黔公沐昌祚

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兵
部行文該省護送柩至南京祖塋安葬仍與議謚○周如磐丁
紹軾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立金柱時海外獻俘中途更
換戶科楊文岳上疏請　勑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略曰聞毛文
龍春初析本城等處之戰俘獲多功舉　朝言之無不動色頃
接登撫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龍差官汪崇敎等各解到
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
于路逃去二名當即拿獲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原稱
所解七名行到廣鹿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遇解活夷六名赴來
持令箭稱前達俘六王子係宦家今有據書書情着速將前達換

回職讀之不勝疑慮不勝驚懼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
濤洶湧之中須萬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夷夜而
逃逃而死徒斬首已報斯其眞僞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猶
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廟用以遠播威德
明示寵綏此何等大事爲毛帥計果係臨陣所擒即前解已行
倘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乘撫用計事干隱密必欲生此
數夷借以爲用亦宜列其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
其愼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未必驟至乃不憑符信不聞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姓名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
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不重殺亦

不威如此事情眞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誅　奏凱勤王
者而可聽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
而可聽其若是乎此等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皇上則似
欺以嚴邊情則太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乘機挾詐因而
用我人以示假既合舉以示假驟然追求一時莫辨而解官混
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官與通官之言耳就其前
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繫累而來前之解者眞耶僞耶後之換者
眞耶假耶以彼代此以死代生其逃死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
換之後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
且登撫疏未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惡解官中有別情

令倂夷將報功旦夕此係邊疆大事豈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
也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查審眞僞令速行回奏方議紀錄仍
諭毛文龍以後開報單情須亟加敬愼務求眞實以副　相廷
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樞輔孫承宗汰關門冗兵歲
省餉七萬有奇○冊封任氏爲容妃○決熊廷弼傳首九邊時
忠賢以妖書錄逆等事坐蔣應陽乃嚴覆奸之實而廷弼之死速矣○九月○御史張繼孟謹陳
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精戰船一嚴會哨一足兵食
一肅嚴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
相術曰儲經略曰選將領曰阜軍需曰惜才臣曰尊言路曰鼓
邊吏○詔推官須計開碩名不得混在本內○罷大理寺卿曹

珍以刑科潘士聞論之也○吏科黃承昊進仰佐銓政疏其一
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屬之壅其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
之弊○御史賈繼春請發　定爰書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
闕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
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好惡異
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党衆恃強不許康妃從容奉　旨而逼
令遽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
人臣乃弃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悉
於前天牖朕心憬悟補封于後將始終紊亂悉體有虧于朕
皇考且不得爲純孝即廿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魏大

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指權納賄同上行私党護行弼彩
掠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採消息
賠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及文言事發奸謀畢
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尊所忌而肆其兇信
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盖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
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彌大章係同
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詞從重擬罪
限十日內問結仍送鎭撫司追贓爰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
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處決　明旨俱着
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

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党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惑
衆其傳紀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
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
衆之罪○門工成賞敍諸臣有差○文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
哨探踄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
法具在姑令戴罪立功樞撫身膺重任着一力担當督撫道將
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illegible]病○戶科陳序疏糾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冒東林賄贓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千有
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題問追贓
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出趙南星之門蹤迹撫入王安

之蘖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擢極羣邪冤黨與紫宗著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此時人情不必誰論玄黃、要之是非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御史卓邁上言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實蹟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著行撫按孫鼎徐同惡、本當重究、姑從輕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孫瑛余合中、杜一杜、力化兒錄致遭排擠、俱著以原官起用、鄭國昌從重議處、該部知道○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虞謙、參孫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翻劉保爲腹心、著削籍爲民、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著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賊覗邪党、削籍爲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飛誣封疆、著錦衣衛著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賈盛兵、俱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贓、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衢者、著緝事衙門嚴拿究治○賜太監魏忠賢印信○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恪曾與趙參學龍薦劉宗周王紀恭王之宋侯恪維交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故也○御史趙胤昌參李瑾、劉梧爲門户、削奪○丙寅、勘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 從之○建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抬○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昌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其衙門并官臣某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維馨、福祉延

綿於寶籙 玄穹降眷、禎祥茂發於璇源、慶溢 宗祊、驪騰寶甸、恭惟 皇帝陛下孝隆四海、仁育群生、宵旰憂勤、總萬幾而無逸 帝親齋格、敷八政以克虔、既協氣通於神人、宜履中于祚胤 乾元爲父、甫御鴻圖之五年、震索得男、適頒鳳曆之一日、共羨吾 君有子、行歌 王罍得人、將山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咸悅、臣等恭聞 玉葉之敷榮、愈覺葵心之罄切、受 天百祿、視 帝子之生育原、三多比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聞○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酋、何化日久、忽因蔺逆、扬構用兵四年、猶闌負固者、蓋緣無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縱之勢、且見我單虛生、欺藐之心、各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戰潰元兒、或入山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撫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懸 皇上之懷、臣膚將 明命嚴罰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宜不殺之仁、倘其自省夙愆、擒逆求贖、三葦見矜、一面可聞、懷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天威、安肯遽就我索、扁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内則四十八目分據要害、外則仲苗等苗爲之羽翼、計能戰羅苗不下十餘萬自播州改流、閣兇湯縣、宵之東北已失二窟、今所倚爲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爲險者、不過恩國耳、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還狹良佐闞之蘇、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

宜臨邑聯夷合縱之區而另抄出[illegible]若後以牽其黔路之正兵宜發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遵義集大而另發綠磨鴉池以搗其虛與西之兵徑出烏撒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大兵聯遵又約定期會齊行並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窮料此狡夷不難撲滅顧遵义郡城逼近酋地集兵匪易運餉尤艱自江津視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旱八站抵郡城較之偏沅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駐重綦須兵集而抵郡餉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户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據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貧支卯根隨到隨給已去其半臣意欲取之

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之予黔自收不贍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地必濟臣以資糧畫餅望梅終爲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請姑求　皇上　勑下先付臣一百萬俾可經營備兇籍　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費其實節省也事權在握不便遷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已檄四川布政司免米十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乞　皇上軫念俯允臣議　勑下户兵二部即爲給發自後不斁容臣陳　請俾可早發期會勉其恩純地方幸甚○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略遼東巳而後接　聖諭日朕覽卿奏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語朕心嘉悅念自逆奴

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宇內[illegible]然選將練兵[illegible]無實效致天誅之尚緩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授爾經略文武將吏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制果能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人何人不奮衆思既集便能擇善而從忠益既虛何難同心共濟毋徇情廢法毋偏聽生奸毋以意見爲隱明毋以恩仇爲誅賞務使將吏用命士馬飽騰戰可犁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無侍未必之功好謀而成無中巧嘗之計意氣無朝盈而暮怠謀議無先漏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警醒大張撻伐之績仰紓宵旰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成懋賞朕豈有靳焉爾往欽哉故諭○諸勑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時值逆璫魏忠賢竊窺神器中[illegible]官闇傾陷忠良市威羅網懷賢目擊不平每聞知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賞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料劾侵冒忤璫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奪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緇紳親友并手札往來竊寫感憤義形于色詎意同官傅應星即逆璫嫡甥也間之切齒入告忠賢而查役恭置懷賢右右矣於撲逆程遠德閻以東廠官貴將平日圈註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把我逮處他死徑差校尉百餘席捲寓所將懷賢鄉押臣妾丘氏子廉監吳道昇并西廂監生程于古皆繫之去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于是于古得免到廠嚴刑箠掠體無完膚逆彪楊寰孫雲鶴無計獻媚趨附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誅　勒攻矯古擊逆鎮撫司逆彪許顯純又非刑炮格聳旬餘日而懷賢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鬱鬱而死女及幼子道熙痛慟而死舉家亡散行道傷嗟幸逢聖神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　贈工部主事○御史潘汝禎誣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十一月○旅順城成　停刑○南道梁克順

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賍趙府用陳以蹈制等先是論者欲坐廷尚以逆
罪故之煥力言以明其撫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
序已參之刻參其而乞順復爲風影之說誣以賍私至重以提
追勵工不亦道乎若趙府用則謂其曾替延鍋陳以淵則謂
其結納楊左乎崗地贊諸臣此不過借題爲贅又無足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彦世廢并 勅山
東巡撫等處所築京觀路碑上祠宜盡行權毁言妖戰不發不
能兵勦逗遛不決致賊猖蔓延民生魚爛乃金錢入室者非究
守條例隨之堅守總兵楊肇基合兵破賊彦尚得後口言功耶
京觀碑祠遂爲識者所笑卽其在事之勞者
附諸藩錫足矣子之世廢則無以爲軍功勸 ○尚寶司少卿劉
志選再疏參原任禮卿孫愼行株連去輔葉向高舊冢臣張問
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宜付史館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何其忍耶○經略
遼東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倣分故聞一鎮之

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相牽
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
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
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
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閫節制五鎮
之 特旨以專道將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
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略也
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經驕傲不肯居任操練兵馬之實
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願忌而不得稽査兵領衆將畏憚而不
敢自展籌略更于 封疆防禦之專責爾扣躭誤矣從今例去

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庶職
掌明而 封疆有頼矣至于每一鎮故總兵統練兵馬又設經
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
兵馬重權毎易爲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執參謁于
平時卽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不敢抗違 祖
宗朝立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營緣
要譏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門看上
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制也此變壞 祖
宗之額制卽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而其權輕
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

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爲改正體統正
而紀律不紊矣○命修建均州淨樂宮均州城内有皇都淨樂宮歴代 祖宗崇重福
地不戒于火著該管衙門
嚴行究治城搜刻期脩建○禮部捧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
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内外官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
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潔德性淳美言動威
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闢報
來看故諭○吏部捧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
有次第 三朝曠典於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
祖宗之顯佑亦内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啓勿替襄匡書備至各
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輔顧秉謙加尚

青倖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蔭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蔭官如故各賞采段表裏銀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賢竭意國謀猷精襄挈況多稱飭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纘等各加俸一級賞銀紵絲表裏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袞改太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裏潘達等各賞銀〇進封皇貴妃傳制謁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官中禮儀照天啓五年例行〇刑部接出 聖旨國扉重地奏首戒嚴火燭主事林洛登疎玩失事降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姑不究李如楨身犯重辟却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

吏科責示懲〇冬至遣侯陳良弼伯衛時春等祭 長陵等陵〇臨雍禮竣優敘孔聞範等三生俱准送監〇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贊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騰霄削奪〇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誥命（熙昌指摘試錄內有庸主失權柔主柄等語又詆其父子依附門戶並列要津故也）〇遣行人薩送大學士周如盤馳驛回籍調理〇刻宗藩限祿成書〇戍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〇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工部侍郎胡世賞閒住〇御史梁夢環詆參唐世濟閒住張瀾徐如翰削奪〇逮楊州知府劉鐸（鐸贈僧人本福偶攜京師爲逆黨田爾耕王紹民搜獲鐸詩詞三章至爲訕訕 朝政下本福頭撫司獄而并逮鐸）〇禮科張惟一陳

閣門積弊事 聖旨這六款中閣門情弊經臣宜痛加懲革撫賞濫惡白騎官民且挑房營許八張旱山諸提着巡按御史嚴究追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酌議具奏（一曰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關門僧言之然不惟五丁日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旗兵二十餘金未之或改也即京營歲額多寡爭之遠近較之者亦曾稍得分毫而貧軍困疲之兵丁浮食乎之餘纏掬關之外是處膏腴瓜田騎望者皆鎮將與爲奉家還而琖者如爲軍屯薄野荒蕪小民始耕生而趨利爲必若因仍而無變計屯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 朝廷恐取此塵飯土羹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將官之弊夫營伍之中累累橫金者盡官也委用不由道府一營多至百員纍纍兒子戶科疏參者縣可知矣將官而設旂鼓自丁而營加銜譯審振練游營副將守備等官在似用不用之間居不戰不守之職甚有人浮于缺者又副正副以廣其額山人星客故舊親知群聚之以徹我公帑者實煩有徒且所領家丁多者百名少者五六十名操從何以自由而淘汰之所不及似此贅兆冗員濫冒兵丁分布之不成一營合計之歲糜

甚 國家曾爲資其坐營之用而徒取耗靡有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撫賞之弊年來不愛多金以與西虜撫者以方有事於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以吃食言之酒肉卓席有定值亦有定額委官一分輒破而二之骨爽一千已冒却五百全分矣且虜人來去登報錢之間悉報破之熟徑而諸虜之所不得絲毫沾者也至置買紅花總屬惡濫預指官銀以覓情面更留一半以蕭打沾比至給賞仍多刁指如九九之數應幣段表閱以毛青四五疋折之其粧花緞段宮紬之類莫不皆然嗟此等者法何不還之 朝廷且通官總委復鼓弄而提其索講數不多則夜利不重今日加罰明日加賞黠虜之慣爲挾哄若華喫之也虜人得貨或嗔濫惡或嫌駝載仍減價而沽之乃狀貿之人又半屬通委贅計如許八張旱山輩皆赤手窮棍不過私動賣貿之採買得之而仍帶以營之買無賞之官費者取利其提買者又浮落 脚價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賞貨出之賞出而買入之祗將 朝廷銀貨輸轉目暖而官銀如洼李赴諸奸之從奕不但耗餉更抗戎心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輜車之弊關門車營十二每營戰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佐之每車騾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月馬運粮用也夫單丁領粮近取海國月饟一次耳即師行之日火器衣裝用自有編確驛馱居載此曷爲者也不過搜運駝石傳公廨鋪舍）

之修整已耳不助貪弁用之一個藏三歲之功積已耳秘鏹商賈
違出之以規厚利已耳其委官商通將領作法而賺[illegible]諸者
夾多也計歲額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能察之
何不嚴核之也一日軍器之弊器不精利與空手同自入闘打
造關有平石門等局歲費數萬金鞘皆以一月十匠役強半鬼
名器械一堤頭鉄首十張弩而不頗頴者闕且由積累近日挨
華數處田兒此物費卻許多金錢恐土苴置之耶郎着落經手
者驗價還官或造充別用亦不至出其侵費之些須便足壯營伍
之氣色豈便以爲膚而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營馬之備招
寡馬已叢費不貲然後次趕赴之銀尚未到手而營頭買得之
馬死且過半皆盡馬之不寄或非合驗者受和貨驗其稽則驗之
按者當擬之專心而整飭之阻面故每匹官給十八兩而或以
十金十七金得之款以爲弱者過而問焉本領到手無意餵養
卻有存者久營發後馬各存亡之數乎且有將官罵言某料貴
者皆熟校賣上之說而實則設法吞服馬乾者有馬獨不帮而
卽於公肥者有倒者推派號小馬銀而私置全馬以抵充者甚
之弦騎皆擬索餉給于官[illegible]部道府之職多超乘而行伍之
馬皆空矣南臺裁革之說不爲無見奈之何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叅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左通

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叅政蔣詡削籍、
四主秀左光斗先聲止猶一時領壞之借景蜀詆其反復變幻
請張問達則有不可解者夫世濟名鄉無赫赫名所交無匪類
清貞居雅一郡布素其在仕途可以類推矣若惟儉夢琰之故
暫順鼠穴蹬蹉乎其有不敢樸成者哉至以王惟儉爲搢紳當
非侵憑遷轉王孟震延親棘指爲喬懲甲所糾投身東林豫承
紀[illegible]李守俊重賄陳于庭宗戴高攀龍得選自長薦謹爲釋
詡[illegible]爲奏疑之交專以訌訕爲業總之嘶當無計非從以門
戶汚以賄私何以遊擔擊正人之威而悔逆擋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上疏糾疏奏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
肯任怨裁抑以致人情日競、郎如叚敬不及三年、郎署嘗差任
意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推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
未滿六選破格先陞圖便已私援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都
學無狀、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袁克儉臃腫之態、
朕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毋有不及六選借叙職考選
爲名擅自陞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內楊
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尚寶寺卿吳羆邦
泰入奏　聖旨獎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
命故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兩好生貪縱可
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幷衙蠹李榮吳光提問追
贓具奏其無姑羅織諸人遵恩詔卽與查釋陳保泰着該部院
從重議處○刑部奏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
原籍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宗
建提問追贓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

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吏部奏　聖旨蕭心湯貪
穢著聞與韓浚並爭極可醜察處浮躁未盡其辜着削了籍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御史張樞上言奏　聖旨陳伯友附表
化中周朝瑞而驟擠通顯藉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
清華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原任貴州總督蔡
復一卒○戶部奏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畫數還官其
截扣見年籽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虜奏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
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未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御史
徐揚先叅工部侍郎董應舉○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

子太保賜廕建坊褒其好義施行也敕書公慈仁為質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居鄉而賑窮恤苦操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可濬堤捐無不悉舉及築丹陽道綿亘二百里則險就夷砌石甃褥俾士商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法募助不動縣官一文尤為奇功偉績云〇十二月〇兵部為海外情形從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科抄出武之望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為照　國家而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為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為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彼得以

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日強以求索至于　大典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于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為合不能為其離其不屑屑為一簋淅瑣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為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為言者或亦少資其餼糧牽服以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償正如秦之輸晉借以為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營室須知直以退為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牧之牧保借以為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乎抑守遼土乎守鐵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蓋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為之撲滅之韓潤等之句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奔而鮮人所由終始給我毋亦是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豕五路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為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為內

應原不須謀臣　天朝而後為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但俟其來為之羈縻於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解停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令館人嚴行詰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應患之周不得不預妨者即轉而為鬪討自宜因而戒嚴倍脩守備況近者柳河之衄關上宜鑒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蟲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尚敢為此洩洩乎所敘　皇上遠為照獨為斷撫不忘勤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效順何虜之不効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尹義立著
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
訊探非常、以消窺伺○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參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米萬
鍾、參十大王紹徽疏削奪 疏內言世俊爲玄黨、結納人、嘗鋒出李三才門下、縉漢爲王之案、爲黨大約門戶盡之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御史韓討參原任吏科方
有光 爲亡任史王業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翟學程、公鼐冠帶閑住 爲科
臣郡布辭所糾○御史何可及疏參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
春削奪 疏中大約言係周左趙門戶也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　從之○削
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俱以依附門戶永不敘用○削奪萬邦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六　天啓　十五　丙戌　石居　張板

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序訛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孫必
顯、大理少卿章蔣削奪 疏中言廷諫一樹郎耳、倚藉權黨、破格改調吏部、必顯交通勢要、營謀銓司
○御史石三畏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沈
儆炌閑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言炳謨爲王之案所薦舉、儆炌撫川多議、廷拱與王之案
同門○御史盧承欽證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科
給事中李遇知奉　旨削奪○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少卿
吳之皡、四川道御史施榮、郡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
外何顯宗削職爲民、追奪　誥命○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閔
徒追贓○吏科趙興邦疏參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

新期削奪○御史劉宏光疏參談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奉　旨
削奪○刑科蘇兆先疏參周希令、御史蔣允儀、趙延慶、奉　旨
削奪、疏中亦以門戶爲辭○文書房遞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
合用府第、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虛費
工程、該衙門知道○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百日命名、內閣議
名來○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
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 以島帥不受駕馭、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裕中再糾
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皇祖初起熊廷弼、益已具先見
之明、延欲賓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憤、吳裕中
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機、逞其報復、肆狂悖詆孽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六　天啓

大臣、顯與廷弼一樣、殊賜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獲罪本當從
重嚴勒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安成　王[illegible]
溫陵　陳[illegible]
古鄞　丘　酉較

丙寅天啓六年〇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參太僕少卿劉爵吏部郎中吳雉禎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齊遠先閑住疏指劉爵爲周嘉謨張問進以牙爪心雖殺聚徒講學黨人之魔若呂克孝入張問達之藥而呼朋引類董遂先遇災操左升北逕南及楊左謨所過贓以百金爲行李貲〇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

臣會同該管提督巡視科道判定選補俱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會同破格拔而擇協大道首在斯舉爾人與共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謀宜動通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桓者有厭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有援環例之事乃執爲常例遇有老弱不堪者即批令弟男子姪告替內有戶絕丁殘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强壯即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后月糧人

情自欣然衆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危羸而補強轉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一衛該管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即以此爲殿最千遊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衛之設宜逐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隸集戰騎雲屯實爲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號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

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者種種弊端令人厭聞而希圖馬劾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略果其負將白之奇窮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稔何事即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鑽奧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選計一十

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
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
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
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
季設操簽又定期逐名試驗能勝者照舊寬較不則遞降单糧
或有单糧之中技力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技補也一老
弱之汰宜審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
之常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
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技遴設也豈可令其嬴進
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踴力壯卽以選鋒名缺

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精壯
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号弩手亦必定補
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
等進營點閘時復取年貌操册按隊比查兵部隨該兵部照數
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
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卽
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應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同寺與軍
營司亦會同查給何况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
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

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其精營爲甚有
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
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
報職等衙門必俟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
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措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補官
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千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
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
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
强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
信地之逸勞以定歷轉之進速功侔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

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勵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
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
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
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
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
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
自圖便安致有蹤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齊巡無致如秦越之
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職
等衙門參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
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

盗賊愈滋者何盗由各軍俱各務于街巷冷呈防守而盗賊出入要路反関君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邏分于各街衙巷内偵探而騎馬遊邏專撥把截處所巡邏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内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扃鑰又不令此輩專擅以偸安也必使往來不絶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聚難别識合無勅下該部刻欽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舖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絶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

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所署重懲用示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盗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刑科濟土閻直科不簡之臣奉 旨曹欽程不簡改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侵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稽算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上傳與吏部都察院凡官壬之案関宗建裴倎言能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周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勅限速解以助大工○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寶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榆河之捷益用痛心朕是以更

罪督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近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惟爾經臣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領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度茲小醜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致逆奴大云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實虛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其掘武亦屬待衛在内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

督撫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目下薊鎮各路口一應邊防各要緊加防禦不得疎虞其目下缺總兵速推諜男堪任的幾員來看以憑簡用○經略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出石關內二道袁崇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未完該衙今應亟修某處次衙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題等因蒙此該職等爲照逆奴未拔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空心敵臺四座圍墻各一道及城西南而壩場敵臺一座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甕城攔馬墻二道内置火砲向東平打防

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砼月墻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墻、朽爛十數丈、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墻約三百餘丈、前此鎮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頹壞、皆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舖原議創修大墻一道、以禦虜騎、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工程甚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縣、據此案查先爲東巡已按、閻鳴泰等爭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懋修議內一款、大略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務力與修、其歡喜嶺八里舖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從長

區處等因、役奉欽依、備咨到臣、又推督臣咨前事、內開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軍、自天啓六年、奉防以後、盡留兩鎮等因、俱經備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得薊昌二鎮、內護陵京、而榆關爲 神京門戶、寧錦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甚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勢、則關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墻及羅城外歡喜嶺八里舖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舖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加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空心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墻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修築北半壁城墻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墻三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面

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頹壞難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薊昌二鎮、而置關門爲緩圖、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大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薊遼各分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兵部題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役攻南栅板車遮蓋、用斧鑿城

數處、被袁崇煥綑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稍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應援、打死賊衆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後看狂逞、狡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以

嬉會奴賊未至之時推牛灵馬引
佩刀自割其肉烹之以饗將士〇吏戶兵三部捧出　聖諭
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
大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遠焚寺糧米不爲賊擄之計過堅
近岸堅氷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務遏師
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
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時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
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
軍心其經督鎭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
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
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耻慰朕宵旰之懷

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〇二月　經略高
第塘報虜情事　聖旨覽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
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
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
出關接兵梁集當相機調度遏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
毋至踈虞兵部知道〇順天府府尹兆演謹陳制禦十欵一城
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輯皆應作速區處一
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修造一墩臺以
備守望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
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沖入之地

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使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爲之
他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沖隨地相機務期費
省而有濟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衝突之地人烟湊集
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
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約束無致擾
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单弱者應收歛入城
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聽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
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强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
怠忽臨事章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子弟兵
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强可備戰闘何人年力精壯

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冊報
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嫺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
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諳韜略至士子之有
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猷叙者俱要不時
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
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即爲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
徧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
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嫺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笞及
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
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

用亦消肸蠁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擬移入城自願立樵
築垣圍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
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跡蕭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
稽查奸細爲第一義而生可疑蹤跡詭秘卽行根究一家不舉
十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累無擾以上十欵已經通
行二十七州縣並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參 皇上嘉納
並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卽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樂罪有所歸庶 重
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
無治法以法而强投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行任如十事行有

實效卽係異等伏乞 勅撫按二臣雖特特舉一二備邊才之
用如滙洪從事亦聽非特紏劾其或子惠鑑以宜民敎固非與
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 畿州縣皆强毅有力機警應變
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貢夷人臣皆備員主
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有館常二百餘
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
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參投之下潜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
之貢夷原非舊料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貢皆都督酋長正
身過邑郎中並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貢皆積年猾夷竊冒虛
實疑捉騷遝無所不至合無明 勅督撫鎮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減令
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寔有四便一免狡夷窺伺虛實之弊
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供應驛擾縱恣
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
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款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
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
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
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
科抄參看得三輔爲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卽事至之賑豫
也京兆所籌十欵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赫而槩求守

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
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浚設伏機積數散財器械砲石
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 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爲課吏第一
義而後十欵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淸野尤爲長策
中國計必嬰守則火攻尤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預難須令
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物皆桑
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璧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猶以三輔
應援犄角而之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人寬收之必且滋奸叛
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着不可不尋繹而籌
處之也抄出斷之以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

莫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勵衆賓陳。從將臣設國璋奏也。授
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命只作孫元化鎮西
洋砲以資防禦。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薦舉失當
故也。逮臥陽驛下劉鐸刑部獄。時鐸假用詩爲獄吾驛所作鐸詩寫扇本福故命逮之
封○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兵部條陳六事。一廣
諮訪以備將材。一搜猛士以備冲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
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充撫賞。○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
河。奉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著嚴加偵探。亟
修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息緩。該部知道。○鹵簿大
駕工完。奉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

廕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
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
道。○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賢鄒土膏等。奉聖旨。曾
汝召阿附邪黨。羽翌移宮。希圖定策。魏士賢前倚特熊廷弼周嘉
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鄒土膏作令不仁。匙親錢史。典試策文
詘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
李檢貞林若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
平。姑照前旨。鄒土膏贓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
助大工。仍據贓從重擬罪。該部知道。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當根宜
按藩務祀忠祠于城外隙地以收書院書遂海內講院誰敢不毀一溢贈宜奉魏忠賢陳大獻爲罪臣王允成所疏請宜從

削奪。一酌彙宜嚴。凡言官所糾與一經鼓所及宜作速歸結
一持局宜堅言藩行日課捲土非力爲控持必有承而伺吾
隙者一鑄錢一交代此六○戍張傳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事中勸藉持局二議源禍最大
○削總兵楊麟籍爲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勅
獎魏忠賢。復廕弟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
羊酒新鈔有差。時崔呈秀阿逆璫有開肆讓忠一疏頌忠賢年例兒風遠緝獲有功爲建多績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徐啓光吳中偉
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
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惠公身受楷楷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袹忠義之人卒厄之
于璫手矣哉○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茂旨奏誣諸臣。奉聖旨。周
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措勒袍價。以致遲年誤

運。且託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趁迎附和有周宗建
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
與朱親密。千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
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
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鎮撫司奏報緝獲
奸細。奉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壻。何來出入京
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試李桂周應元李棟蔣奎
等。鐵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帝
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厰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

揮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實宜超格著查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辦官校并與優叙該部知道○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奏吏部㕘文將曹欽程㕘周宗建事欵逐一研勘竟無實跡坐僞造書院倖薪公費管項千金猶未稱 嚴旨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清苦之宦愈不能堪矣 先是曾欽程令吳江正值至蕭寥之際守沈萃禎表率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而不能發許已愿已卹恨矣乃醜纖日著沈守曰是矣可一日令吾民上哉入告賢焉周慮元使之善去以全此矛遺維肆吳江屬宗建吳樂兩侍史與舞中周順昌銓司同事吳縣及文 陳黨君子蓋親松栢氣洽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情多遣劇諮訪欽程于是疑凡所醜非皆邑中周吳兩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爭自持夫豈不明于去是不幷之義而爲此嘵嘵夫亦口碑具議實

不能遏奈何甘心投逆業機報復使沈吳二公有薊昆之處周公奈建追之若而竟以此覆其家殞其生寧不悲哉正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惜其毒人之謂矣○三月○朶顏等衛夷人抄朶兒進貢朝鮮陪臣金堤等慶賀禮畢辭歸○經略高第以病辭免 從之 帝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作其[illegible]勝負攸關亦宗祀安危所係[illegible]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遼塞勝算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奔芳世爵襃封允當特封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弊與作勸忠良該部知道○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戎舍差 中后所災二月二十六日中后所失火燒毀倉糧火藥器械 命嚴究失事人員○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即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刻器估買君廣彌迄今數年之久求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告警寧遠被圍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殲除則釁孽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遼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環甲枕戈惻我征人不啻痌瘝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膝襴等段紵二百疋并神廟昭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乾清宮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檢得

軍前殘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熕三位二號發熕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鐵湧珠砲一百桿鐵連珠砲一百桿鐵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鉛子十萬斤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澁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鎮道臣處眼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劄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沾實惠

勿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候報不許騷擾驛遞
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賜出尚方表朕每
飯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詎無捐軀圖報之心知爾三軍勇氣百
倍佇犂庭扎穴得蚤紓東顧之憂濟礪山帶河自不靳爵勳之
典欽哉故諭○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賜魏良卿養贍
地土七百頃○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扎山海清查糧
餉器械與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
得與議捧賫密封馳奏不得參商○以穆王用行廠魏忠賢弟
任一人都督同知○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參論閣對
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

光受賄狼籍見在追贓周大成鄒隨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闕對
大典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惡黨汪文言宗族心術
險邪衆咸罔是招權納賄濁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
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工部侍郎崔呈
秀直陳要典之原因史臣編輯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
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姦群蠱孽于骨肉搆風影於 宮闈（人之心術可以久翻而徒偷之者此疏是也 敗露之後以泄稿乾之悲）
詛妄淋漓于筆端增飾招邀其徒黨類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
徐觀其敗 勅令成書以揚 祖德而膺臣紀甚盛臣敢本末
言之初年奏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擬閨範圖說賜鄭 皇
貴妃而陰居擁持之功飛誣流謗遂生猜忖因萌覬倖嗣是起

造憂危竑謀會逢帝怒巧節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
大學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羅恭奇勳皆快驅除建基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誣詆朱東吉撰若
詞 東宮之吉語也皆義書也 聖祖震怒大宗爰有姦書之
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闡之何慮不爲江充蘇文也耶
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 中宮嫡以隆大本輔臣將
順帝美惡定長以耗勿置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
前年鄒德泳猶抗章進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隙 瀋封之
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廬
臣孫慎行等妄居格心之功衆奉欺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具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群臣即矢發盛危明之議
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寔至挺擊之顚夫一介瘋除之耕將而閒
之帝屬之吏矣發額所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甚矣非經正之
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詭詭自得至倡議討賊駭驚愚俗衒立國
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藉戶 國本實同一源旅
元臣定長之苦心詐爲立少之謗衍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
備之功鄭王般移挺藥矯作媛端是燭影斧聲訛爲謗案秩廻
大獄未遂滂幢小品先刊此東林所誣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于晚乃決裂而于 天誅耳王之宷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

而造獄、自詫奇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
出、毀規避、翻稱衛護　國本、皆說姦所藉借、而張問達誘張差
幻不可方物、爲少司寇、徇之來以長其姦、旣當察典、誘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畏其兇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
曲致詞阿、眞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宜裭罰達文吾
反覆詭幻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
睨而杜讒口、更祈　勅下、摠裁各官、務嚴章奏月日、毋以傳聞
增入、反開辯端、毋以己意裁刪、自飾欺妄、必詳必愼、如臣所舉
數端、　帝總而務虛名者、列其槩于要與簡端、以淸其源、用
嚴人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宣付史館、及遵熊廷弼事、惹惟

勅法而設　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非得于識諭之華
經、欲罷此案、又懍畏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　昭示以使遵行
者也、臣無任屏營激切之至○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關㦸撫鎭
道諸臣○禮部侍郎楊景辰、敎習庶吉士○命定肅寧衛、第宅
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充總兵官、鎭
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關中吏兵二部、俱以荒
避不宜輕遣中使、繼述其不便者有四、　不允、大約言軍機應
奉　詔審奏則動覊遲止反有淺深參差之處一也將吏掛功在呼吸六人者
立名之心務不勝憂讒畏譏之心事制旣多展布必少且有十
羊允收之處二也況二鎭守三中軍九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
冊必致增設檄書費于郡邑必馳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
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漸多郎中官皆責而此輩鼠聚豈能𡨚
無事爲禍者地方騷發四也況一時御立復轉用仍正恐后人

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帝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
逞、卽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脩造之
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該部旣不時回奏、都不見題覆、奴急我緩、
防禦謂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戰守實着、凡繕城製器積
草運糧、脩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略
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中使出鎭、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
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
獻、殷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陛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
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
劉徽、歸衆、莊謙、陳世埈、袁鯨、王琪、盧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

英、饒京、顏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彊
場、亦弗省○御史李懋芳劾罷刀詩敎疏略曰臣等氣論斥詩敎趙興邦周朝瑞爲
門臣極負陰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敎附和爲羽
臣論詩敎爲　皇上所參不當參所參不當之詩敎附和爲黨
黨級令興邪乃爲詩敎演明其說而云從耀祖物議畜魯可無
薦觀應嘉不可不參夫興邦亦知耀祖不當薦奸惡繳者之良
發余盡況若觀應嘉以私怨報代　皇上國云所參不當而與
邪自以參奈玄等爲澄清世道而求附于正人以妄希　皇上
之眷局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
行者以參論東林便爲正人設令其工詬竟參論東林亦遂岸
然自負正人而竟肯使
皐夔稷契共處共事耶○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逼大倫
龍說制奪○升畢自肅爲恭政代袁崇煥、晉寧前道事○以王
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遼東　聖旨奴報
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尊在關內、互爲聲援呼吸相

應乃克制勝萬全奉朝公議併妥方行會推宣是贊員葉已奉
旨空即星馳赴任燿力籌邊不得疑慮推托今改經畧爲督師
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新銜以示敦舜責成
主意關鳴泰速與交代不必丞辭○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
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刑科黃承昊上言遼左最難備之
宜預詔南兵科袁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
以備援恐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詔雲貴差近從優處而奴氣更
惡則延關一差已兼接遼之役存亡呼吸恭與撫鎮諸臣共之
即往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
處哉時論題之○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

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足內地
幸免蹂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
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聽之中有壯兵堪籍爲兵者量
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其將其管食糧
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者設法安插
資其耒牧此于散遣之時即爲團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回邊
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解刷還遼
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島嶼
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其强壯者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
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

不待再計者至于抽調强兵用防府慶爵昇大臣統之以壯虎
豹在山之勢尤南科臣綢繆根本深慮畫之亦在今日矣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猶欲已奉遼
事三方犄角費金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
餘萬然師徒旨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增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譬
之債而　主上履宵肝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爲而許臣苦於不
能支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大舉入犯意在長
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師奸宄就擒番寅又爲左右所殺焚其
屍首此正天亡醜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
一寇將來作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裏後勁而有

可早告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
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又曰兎起鶻落大縱則又言機之不可
失也閣督臣朱燮元兩事備說亦既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
乃其籌之疏謂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壁壁
督臣勞苦功高所稱褰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承難欲而空拳難搏姑爲此無可柰何
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待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甚
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爽不可不早逾
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　聖旨結黔局以辦力
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茵屢欠求撫乃毅

其求撫之人以故疑畏一本决今當曉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効以
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党悉
從寬政應黜事便可結局至于烏撒其杰而恭當欽旨爲未當
遵着所議行兵部知道○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
曰西南之局本非難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師興
燔罪人之得逆無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
成撫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
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明旨採納樞部議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邇自當頫首受戎索而人情或
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爲質治西而

叛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禹之舞
干苗格其在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因而究極利害益詘撫
議兵愬于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即之今昔較若合
符順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倖蘇受首倡逆旗據部要挾安
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暸然征播之役羅臣奧
疾討賊頗効忠順况以國制則安位爲累朝封疆之長以
族姓則邦彥爲一時偶起之梟特以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
爲畏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卽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illegible]彥而
赦位非止伸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孽賊也兵燹難貫
寄至於宣布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晦宜亟不宜遲忽

揚一淸請遣京官宣勅宣諭勝於獻萬甲兵良非虛語肅皇
一遣黄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後如尚不
悛甚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堯臣諍京左臂控制
諸夷奴酋被毀黔兩原非英傑邊臣失計神宗疆土拱手輸
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必量度彼已先
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復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
撫最號得人當遠堅守挫賊本計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
難辦賊然臣區區僭抱隱憂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
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
要害與營田其費省而久則趙充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

不伸不止當時必興敗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
庭之說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
宜是之謂不馭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安
危在呼吸而可以寘寘决事者以臣思慮擁十萬之兵拓地數
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之兵輸不匱
之餉撲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決談何容易若者
成謀國則趙充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頃月省穀鹽芟蔬巨萬
計而先零自碎書生坐邊則范仲淹之誠要害復廢堡廣營田
通互市以足軍需撫叛羌使爲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
而元昊請和似爲近貴可行奴酋雖狡望者而法嚴然所用爲

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嚴密奸細出入者屏跡其狡計自無
況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難而奸穢我能用守彼自見艱
困而墮之撫後不避故額　府議之發為決計也至于本折支
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形餘饒方為得策項議遼餉租亦
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支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
月餉八斗今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人斗之實惠
至將發而諱制不許處本色之過也販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
蹙給之兵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分
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請羅二百萬斛穀羌不敢動皆
藉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

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　經費
易匱亡至費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
此計算乘除稽查出納為軍民十利之術曰催科曰稽括事例
合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二百
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窮併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
方知其危亮之命將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願　陛下悉勅內
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為定本熟計新餉缺額應
罷本折支給非省兼收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
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而悔

然後鼓而圖之也戰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
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
之彼建州二衛已麻之爵求南北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
落降者封以官如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
鼎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日有釜無柯終亦假爾內疑奴傾
覆足懼敢與大邦為仇乎　司寇公前有萬卷筆亂千言文章經濟之富幾絕今古而於國家兵刑禦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辨別有識正者復不自恃其才識聽決意側必徵引往昔參以稽核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剖繁前條款亦足見其一班矣乃孜孜好學垂晚不倦非見賓客書不離手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鍔氣度又極溫舒使人樂就而不欲罷焉　朝宁之楨幹而宗里之楷模也　〇四
月）兵科薛國光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摺內稱

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啓五年
據前哨中軍楊祖寧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正
有千山八會寨許多鞑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
情職等急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至二見時分
官兵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知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欲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難各屯有賊救應不敢斬
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塞寨裡歇息公同各營將領
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擅弃不開外衆將易承惠等下官
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鳴吊官等夷奴一口是
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弓箭鈴刀鞍點等器隨付

散各管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營遺棄鐵盔十四頂幟甲二十一領跑失官馬三十八匹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獲活夷傒併到之日驗審 題解等因到臣該職看得奴酋蟄伏數載海外自信擒制之能 朝中亦推擒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逆逆內地者亦二十有日略無躊躇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操演隋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擒制者然茲續塘報尚敘去年十

月間與其於大舉入犯延兩月餘槊乎未開其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曰偵探最真朝謀夕計開風撲殺者耶猶且曰先機而獲八會寨之捷挫其西南之鋒者耶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擒制奴酋為職者也果能擒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俯首然於寨星擒斬星解功日聞着於天下倘不能擒制使無所顧忌而西幾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 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此奴氛孔熾眈眈西視之時專於擒制 上着精神務圖擊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所獲不係頭目渠魁告 獻未可輕率列前以滋飾蒙煌 明旨在今茲停辦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揆數開稱三十名數日不合

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覈彼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天典而且甦苦果之驕逅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瀆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擒制據所佔須彌島去奴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知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帝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汛地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擒制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都察院周應秋參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洵等以大受為違限犯法心一御為結黨同門也○下周宗建錦衣衛北鎮撫司

詔獄○贈朱之蕃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高攀龍卒時台諫李寔言疏於十人日　關讀西攀龍先於十上日夜湖重劾涇　姓言公士平抗直忠　長自分死行人置御史以告言請以前揭陽與史　先宗皇帝知其賢選　一郡推尤服未二至太僕卿甲子陞都御史尋科勅雜奸校削回籍杜門著書笑聞山中與歷一寨逾萬慶悠以卒歲月距意繳瑞受忠賢陷指劈駕風影之詞一潤打盡為快固拉入黨逮怨聞程騎至其香詠沈手備道死一一通封固以役其子囑曰事方苦之乃給家人云設黃各自寢息勿得驚惡謀無大循我欲獨臥一室諸思良其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寢起整衣冠望 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于世際亦寄來寬伺關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矣絕命詞一紙發發在几間且學且察亟老池次盤香未散留詩一絕寄聲知身歸泊驛矣隨報有司郎親臨相視皷三日面色如生 前遺疏云臣雖削籍猶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北面稽首以奏屏平之遺 若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報皇上○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責成功曰臣以為迮不開軍旅從　新撫臣孫承宗央有樵關鴻大役力主恢復

形勢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時及錦右始終共關外之事則總
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蒙　皇上特知簡臣合爲舊用
趙率教則關門太與臣作道時係其出關滿桂爲標轄中軍臣
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爲遼撫而二人俱係元戎臣今
駐札寧遠遠在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
止以關門爲經實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
探屯種而已今　皇上已　敕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
遠以兩便當隨地分認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衛固
恢復如總兵趙率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
六營後勁爲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

兵滿桂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爲之
中右二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同三路哨探寇
出錦右又廣以明一單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地受田畝
陞烽堠地日闢而餉日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幾城又
其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爲
前鋒則趙率教爲後勁明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
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東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
又蹄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舜對
人言謂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棹處處
牢如此作者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輔孫承宗

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蓋勢甚
爲西虜之馴蕃能必其終處此蓋甚難也况臣
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歷險敵守關與後遼不得分
信於下工夫而賊仰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
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卽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
爲一與寧前道一而關內一而關外佐乞勑下該部照巡方兵
馬例坐一銜　勑書兩道聯掌遵照管寧遠等兵馬盔甲器械
城堡舟楫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臣與二鎮商確施行
寇近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以熊明遇黃龍光鄭璞
鄭維璣徐良彥爲江西巡撫郭鞏坐諸臣操切且奏復而逆璫

厥啟　聖聽必欲戍遣之以爲快龍光更發邊遠命黃者任尤
爲僇絕○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酋犯順久逋
天誅邇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收逃歸宂恢復有機朕心嘉悅
內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明具覆宜行褒叙新舊輔臣錦紛
錫蒔樽組雄籌群策群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
勳猷克茂特用加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
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
襲次輔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
書進武英殿太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賞銀
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宗改吏

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廣微餘官如
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都
照靳釪給與應得誥命廠臣魏忠賢竭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
巨奸潛消變孽預發什物火器大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
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
坤勤勞可尚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與
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裡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命
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

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巡
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給與
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鐘即陞京堂用滿桂趙率教各陞右
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
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
十五兩何可綱陞都司僉書賞銀十兩彭滯古鄧茂蕭林陞陳
兆蘭各授遊擊各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實成功授
遊擊靳國臣鍾宇王成曹參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
武張弘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美轉員外郎仍加俸
一級金啓倧贈三級蔭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總

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中稱本
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閧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旂從人
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又到彼爭鬧隨
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
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處其意
三日淹也此僻開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衆觀者如堵即行呵斥
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且傳鼓相
催遂辟除從人上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嚮應莫可禁
遏執香擁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等相顧錯愕惟以身爲捍

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而處而奉　差官
旂輩遂把捉不定驚倚卻秃衆益揮拳攘臂直入後堂致踐踏
踐踏板援撲跌幾成狼狽决裂矣臣等速調防禦官兵以次驅
集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復鬨河下有旂從需擾
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闖城外臣等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
拿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
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獲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
日而從役內有李國柱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
尊莫凛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
變來國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乎

此其也方周順昌奉　旨拘逮縣官往卯就繫官令府縣爲促
開讀而官旂不應逗遛需索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
之所繇犨也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勿宥有此臣等諄切飭示何啻三
令五申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群雜諸人蹋滿塡塞以召
亂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防
臨期不能調楫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畜之雖云嘔心實已
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調度防禦之
責至臣德不足以殺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辭於溺職之罪除
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卯日起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
分外仍次第擒緝倡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國典以尊　君命

臣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
愚民抗逆至擁傷官旂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禁約謂何
據奏犯官既已前來若不深究還着密拏首惡以正國法不得
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
道
開讀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璫魏忠賢矯　詔逮故
僉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同惡內臣
李實所搆陷也先是吏科都給事大中被逮順昌留而哭之道
經吳門公與約婚姻奏酒炙相持號哭是時逆焰灼天宇內宄
舌固發撻乎爾禁而公獨慷慨不休以此觸忠賢怒然公清節
顯著自促文煥肆含沙之口兩都臺省無起而甘焉樂犬者李
實欲得忠賢懽遁借崇造事羅織公等疏上忠賢遂捏旨分逮
造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逮順昌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也
校尉　詔使至郡徵縣官自請主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
投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按而對公曰吾固知一詔使必至此
與息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
生泣驚逆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泣而哭聲徹衙市公不顧

臣台若臨行所知曰范司隸屬予數語千古啟弟君獨怒然長
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牓曰此能樹卷僧
勤書者向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
如斗禮法遺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
號冤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四顧小帽詣軍門士民衆蓋家
大中丞毛公恐自嘗不協與倘撤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贊聚一
日四五還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至數十人皆言吏部清忠
亮節何罪而　朝廷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爲黨人者或
悻悻若怒或欷歔若悲或羌羌若無告或昏昏若夢覺而無以
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皆孟身
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壯民送者無慮數萬相聚謀曰吾從
小人無繇上達　天子頃當投哀兩臺懇其頭救或曰比皆東
擬陷宮忠良雖譆按可奈何吾輩一次耳無足恃者語氣激烈
有藏者根生變稍加糾盱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史詔
當焉史命門戶計不如乞命兩臺爲得於足日莊皆執香迎順
昌於縣署號聲震天揮汗和雨縣官馬不得行日等至西察院
時樂按未至人情洶迫天地陰撫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冤
私憂曰人心怒矣特以　天子詔不敢發耳撫按至事未可知
我輩代爲請命差足慰百姓無所桑擠憂諸生皆喏頃延蔣毛
公一鶯定按徐公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蔣爪

轟轟不辯一語諸生王臨劉羽裳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王景
皐袁徵宋祖沙舜臣王一經等乃遮兩臺於門竊哭而陳曰周
銓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逮下詔獄百姓怨
痛萬心若一夫民心國之本也賢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言失民心喪股肱也況順昌等不繫臺諫論列
而出于刑臣毛人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東南赤子咸願百身
以贖明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崩厥之患言說
諸生皆擬哭毛公恐流汗散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頒
等素尊大不察民情怫拭擊百姓且風聲曰東廠嚴旨逮官通
客晨華置咪百姓頹俯章等鬩之還問曰爾旨東廠逮官則此
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剁若舌肯出東廠將何如佩
羣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誰　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
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而覆水不救之勢成矣特變起倉卒
諸生皆驚避毛公益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衞撤讀至夜分百姓
漸敢縱尉李國柱死餘或匿千兵周或升屋走因得全是月城
中正沸而錦衣建黃尊素者縣吳人漸泊舟胥江閭知也登岸
揚揚陵縣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殺一招而擊者靈業
逐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輪重添投之於河諸旂偉以身免始
知城中有變頭賭而逃先是忠賢捏　旨逮故御史周宗建矜
尉橫行鄉騷勢甚吏務驛吏供張所不具輒兇髮衣膚延毆二

千百官長吞聲不敢仰視龍門前後一轍及遺變見坱謀皆拜
唯笑新京承誤我越二日民皆扮定人謂吏部日公不幸遭消
流之孫忠良無得全者例今日變因公起恐後自吾吏部掌日
以我一人貽禍桑梓矣且自不能自裁然顧以小臣
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稱高皇
帝遺矯元兇以淸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
以三月廿六日闖行人無知者友人朱祖文徒隨之貴戚宥行
潛逵節下冀得一當以脫公於虎口志希逆鬱鬱抱憤以卒
公既就獄禁下地震夜者以千數神樂觀災天譴屢告而逆党
怙惡如故必欲盡戮忠正之士頸且無常詔獄頒大呼聖祖
列宗陰大蠹忠賢誅陷逆賊許顯純等因加諸刑肯炙銷盡不
然楚毒而慫恿至之日遣近聞者莫不流涕大暑刑衣攀飛石三
日夜乃休時頒佩牽馬傑揚彥如沈楊周文元等五人將就刑
閔之大哭曰吾輩旦夕且死無所憾惟願傳捐公左右耳及臨
刑似辛等皆談笑抗顏道路觀者皆鳴咽不禁自大中丞而外
司府縣不及袂泥衣也然毛公怒猶不解復遣緞學使者黜諸
生王節等五人幾成大獄云越明年 熹宗崩 今上即位
辭武天殷元兇戮忠賢宥呈秀及彪虎許顯純等先後伏法誅
惟文與李實得末減論戍 上復從廷臣請錄死事諸臣贈公
太常寺正卿廕一子諡 是嗣賜額勵極僞崖呼嗟乎一年

之閒忠臣義士氣因而衰天時人事既蠱而衆非 大聖人出
奮乘乾乾能幾於此哉人士修言從文典家 白日見史
諸犯服坐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執家大怖叩首謝罪
終不去或言公正人豈作亂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寬仇
報復自古已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文煥罪忿甚於武安又
安知其不再見於今日也○此紀爲吾友工貞明手通其身觀
與吾師劉漸于爲周公莫逆雖當忠難不變周旋故所親記云
爲許確使百世而後想見夾中臣忠友義士轉民自之敬二展
蔣鑲曰逆奄之禍中自搢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供刀鋸海內
人人另自而黨逆者羅織方亟縉紳四出如吏部之生不吾鄉
士民所於習而家爲尸祝者於是不勝憤痛之極延死其抑聲
矣一舉而逆奄氣奪豪猾聞遣者惴惴喘指不敢出綴騎之遣
逵中止則吾鄉士民力也不寧惟是當 熹宗大漸即閉逆奄
聚徒謀不軌其黨某首勸進日不爾便是 氐路崔賊賴首鼠且
不見羈歲冱南之變乎須半年掃除可矣然則吾鄉士民實有
社稷功甚厥偽逆謀而不覺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
閹逆豎手鼓衣冠有稱子稱孫稱兒孫妾妾其非分而碎首
以節之義豈出於青青子衿闒茸然首當事猶曰爲扞王章盡
大獄嗟嗟是何心哉有爲一不幸逆奄傳出一紙辭懇太
日王命也嘻衆受之可乎 聖天子赫然彰雍無論士民加

額五人亦含笑九泉矣是舉也然海內乃有吾吳於吾吳乃有
此五人茲多土痛定俚倶數陳□解大節甚焉 聖朝吐氣殆
吳人即伏叢澤有餘榮不爲滿壑擊節不自禁其肩之揚而舌齒之有餘響也 ○神廟崇禎李氏覺喪
禮遵 旨照萬曆魏愼嬪例行祔葬于張順嬪之墓○贈劉光
後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
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地方失盜查補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懸役營馬盡存乘坐至是遂親科道查參
奉 旨限五月內務要照數清還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露占曰臣下擅權又曰
主兵喪○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大理寺正許志吉誣
參臺臣張羅孟削奪追贓○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莊較相戒不敢復問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時論亦誣以闖戶款也 ○兵科許國觀上言臣於

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接得偏沅巡撫閔夢得黔省沾危一疏
淮貴州撫臣王瑊咨言三月初三日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
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圍營至二更
賊勢甚衆漸逼營壘各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更
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
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劫漸逼城
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者寅被殺傷
變西南事可漸次蕩平不虞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省
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緩之 廟堂上
目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靡非議之習多請餉不果腹而兵

了用命其說亦正君謂此逃散實繇無餉之致然燕有難以盡
信者夫二更至五更爲時幾何豈無餉枵腹能捱之于數月者
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營壘各兵懼
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難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
於缺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脈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
犯姑孫宦等堡焚刼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
不可知即傳沅撫臣閔夢得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遙張聲勢
處而有稗實用乎招集調募恢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有濟
急事乎此盡係兒戲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
故 簡命王瑊闒亦夙負薄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

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思棄將賊衆一臨魚驚鳥散忠孤
將已云云平日之成令安在節制安在運籌決勝又安在賊亦
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哉傳宗龍識諳酋情遴擇而
使無奈勞助久而倦勤生任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胸中
壯士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
又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昔塹
城之全賞罰之無少貸錯可念也若曾欽今日之奴僅足蹟前
日之逃置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
戮力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狗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現
忽之精神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慕而

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數
一面速檄黔中整搠現在招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
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稍從一切
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撥索事平銷筭若偏沅撫臣閔
地居輔車唇齒之勢宜作救焚援溺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蹶策
應毋第曰我能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
此不急之語以塞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
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拿邊各項盡行
那借俱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〇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亂何

繫轉關在癥憂盛危明敬矜一得 一曰寬猛應酌時宜傳曰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交
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
遐大猾猾恃而銜樂時變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
惟務消有諸人辜 恩罔 上卿于 天誅 皇上何心哲過
辜奸自底不類抑揚和之後非霜不肅寧止人情時乃天道今
法紀事新人心震登自今以往惟當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
黑白以定趨向崇奨廉壻以鋤貪嬲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顧示
瀛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既往即有夙嘗
牙居自引亦不深咎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杆文罔 皇

上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霆惟以破除陰晴瞭
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曾見上天有竟日雷霆者乎　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伊總庶
政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
各修訓典搞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成憲邈相中與
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愆忘苟未當　聖心不妨駁
議所守有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例以聽　上裁即
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驚蠹奸究蹕路火烈而後
難犯然奸不誤於嚴刑而戢於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
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

正犯與緣犯異一決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
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帝曰律者法
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又有昌文官擬者
命戮之比覆奏　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聖
明為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臧要職辭上下有
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偽微曖一時神明獨斷未必悉中情實故
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馭眾而治之道也　一
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
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歷
恐後實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與

森藏之　丕基無停藏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頌文德太平盛事
有光　列祖　二殿災第倚塞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荒未
息財賦　國家之利塞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
司農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費須于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
織之需陶從緣采之屬歲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稍
從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減歲裒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
而後舉事費既稍之累歲工自底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
晏如無為焚林而田見影而捉虎核大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
示人釋匱之形使從奧耕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亦

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為出之意也之數者或過府
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宜言恐害於
身而臣以為不然臣家世受國恩臣兄寵忠獻未竟臣芹曝
微悅罔犯人變天過慮實發嫠恤緯深心今所條續關　國大
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國寧吐之
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為無益之咨嗟寧未事而抒不必然之
篤書云寧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與其退而後有言也
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倘蒙　采擇施行為分一有補臣
忠已効退就鼎鉞亦無所恨矣疏留中於甲子秋冬際旅府奸
大璫魏忠賢操生殺在手中外從臣無敢一字與璫異者皆苟竄公
以乙丑臘月逮京兆任至司寇盡用閩房矣官[illegible]論至言官[illegible]

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奔逃皂多人
挤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烟雲燭天四邊類屈裂屋之聲不
絕又見馬出衙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衙則知屋舍碎壞不可
勝計也震壓沖擊蹂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
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群象驚狂逸出不可控
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
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
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
等下懷不勝踧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
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

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被毀星火未嘗入門忽
然爆起寧無別故相傳增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
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臣等
踝贈招愆脈膚鮮畧痛自修省甘貢外伏乞　聖明　嚴敕內
外巡儆防守無致踈虞以彰　廟筭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彼
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之至奉命
廠中掛出淨身男子與二間之口稱身係廠中本廠火藥入役
但見風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本廠藥房燒發同作二十餘人
盡被滅叔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拐盡拔而無焚燒之跡
藥操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其庫中軍器如故計剪火木皇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
禾麥皆枯百姓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
向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頹震壓多命朕
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悚惕危懼念上驚　九
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慰
慰禮說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辦事其
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
事消弭仰體朕心甚回　天變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將
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
省惕至意特諭○廣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
一切軍需以為防禦實着○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命速造
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聖諭兵部朕覽工部

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
一帶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者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
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說念逆黠彌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
正國家財力兩竭之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
屋一節兩工部職掌所關速宜修理況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
暴露但工費似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
茲查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用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為寬濶即便改為安民廠爾兵部即傳京營
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廠搬運神器
錢糧等件運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雄以王恭廠土植仍將

低窪之處塡墊平實其木植甎瓦石料各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卹力至意特諭計查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島師報會安堡之捷毛鎮塌報言官兵乘奴賊畝民北上欲遣西寇故奮勇深入攻敵會安堡梭回頭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奠夷三十六名○于會掖賞廷後將殺言房意于見駕同伊毋庸言狼子云二十八日辛衆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貧辭笑是勢若猖獗在我素蓄援遠精銳撫盡重以京民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廣方裏春夏以來亢旱甲內必發中憎形萬分可慮○京師祈雨雨澤未霑於命十九日祈禱爲始○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致衄覺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淸查一槩混濟本兵職掌何在着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出關糧餉卽于預備應支銀兩發出山海餉司給散該部卽遵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滋繁必朝有秕政位有憸人顛倒悖謬然后逢天癉怒而譴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淸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屛逐元兇登庸衆正朝諱不躁刑政具修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數謂宜協氣上蒸淸寧成象矣乃天心眷愛猶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慄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目前稽査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

矣今我 皇上藏屠敝擬諸臣素服角帶詣廷足以當修省乎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巳伏其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精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憤忿逞臆斷送 封疆者巳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捍敵愾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驕盲盜餉者巳伏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淸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固天之子也一言善卽爲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風甘雨響答影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槩因牢歸

詔獄追贓卽巳畢命雖其人自不覺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后與不時竝律囊首與殺斬同髭稱快之事每足干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自旗自作之孽比附者幸繳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誘除祓之一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上木不如急軍儲議按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旣按無可按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餽輸竊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淸再完

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或以
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
恐不言著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
刷已極苦心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負　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並勅內
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灾沴頓消休祥
立應而又何外患之足慮哉　薊門地震〇遼東巡撫袁崇煥
奏列關外兩鎮恭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

倚任方切既稱孽情欠調皆准同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
務着左輔以原官晉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
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〇禮科彭
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〇詹事李國楷王應熊充副總裁
〇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塋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此條）
勅建殿宇千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〇削葉大受職〇夷漢人來歸督師王
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元是逆奴嫡裔粉花部落牧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時虜衆逃難歸
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宗黨奸人呼粉花頓背自剌厥考其歸來夷日一一質問刺麻流言俱是粉花部落臨行卑
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者慰候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恤悲之哀則虜必畏威懷德〇貴
洲巡撫王瑊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

如繫安危機關秘密可以面商而意懸示應郵筒逗漏也一便
也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復議不應道理隔絕也二
便也或撤軍其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
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
四便也在楚藩不患偏　黔又復餉蜀可免躊躇而成兩悮五
便也在督臣不慮斷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奔而稽大舉六便
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
已洽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
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
以殄奢寅卽可以殄邦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殄奢寅

未可以殄邦彥督臣之令尚未紓也乃奢寅已殄蜀而已結督
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不殺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〇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〇大學士顧秉謙
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　皇祖實錄副本
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止共一百三十一册
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
國稱長政務煩鉅卿等卽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博訪周詳務
要矢公矢愼卽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　旨上緊催修俾
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墻若見之思其加恩示酬統需后命
該部知道〇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慨自督欽蹉跌賊氣　頓

朕功逆伊苗蠓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
而十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珹
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面
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
之賊兒盡停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彼夷爲之奪
氣經遣張雲鵬等扑逆彦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月所殺
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
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六月○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親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葬誥
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

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歴成傷更慘○初六辰時皇子慈邈薨
諡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御史楊方盛以黔變
四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
開生路咨訪人才實加鼓舞吏部覆議通路事歸兵所司而擇
官一節銓司于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
不肯少假外共在外撫按亦勿徇情而違章保留以掣用人之
肘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闢而滇事有濟矣○戶部奉　聖
諭工恭厰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擬請六千金似未足
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戶科官一員照
依查明被灾人戶數目酌量加撥逐一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

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時南直陳瀆新河成○河道總督李
從心奏曰惟我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轉
此運河一線轉輸在列省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淮清以北則
資濟衛洹洪汶泗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
泗沈沂扶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識
陵行河經行過泫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瀌同知宋
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攤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
拽人夫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
水勢爭衡蹔稍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
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

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瑶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
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名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
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
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
靈雎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三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
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
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
銀七千兩收貯宿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
猪夫數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路募夫三
百名劉嵩募夫三百名謝邳睢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濂

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鍬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累築使高堤之惣頃着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堋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幇築殘堤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舒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為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躭延阻壓

之苦與中河分司滸符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騾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持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啟則南面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潦可勿慮矣○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叅 聖旨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同任封疆功罪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朕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師手握賜劍將吏進退戰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須商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會奏滿桂兼勇着聞朕所素鑒因撫鎮

參商同城未便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有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任着兵部酌議來說巳而兵部覆奏言督師議以滿鎮聽臣調遣撫臣議請優之大鎮總之離寧遠則人與地俱安請 勅下督臣移會撫臣將滿桂用何地方作何調遣畫化成 心虛衷酌議畫一遵旨會奏即此便是和衷即此便是忠誠矣 時袁撫臣與滿鎮不和以未知會王督題請更調故王督撫有不平互相爭辯及讀袁煥自公一疏可謂勇于聞過老成○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賚賞孫元化回部元化以所領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帝嘉其急公准令回部○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虎彪輩逢迎璫意誣贓拷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目惟髯指靜聞不聞哀乞之聲罵惡完不絕口天日為之無色時有好義者閩中舊治士民吳中交游親黨一時醵金發代其完贓冀其生全而昌已被監司肆毒臨斃矣屍出其經章新以屍諭不果而領埋時皮肉已腐無寸絲遮體面目僅止見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先生烈矣吾輩能無痛乎○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

日也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潔三臺上署編衣內召借寇無繇垂淚攀轅執香擁道節臺陽簡自簡縣衛玄劉舜按楚持平素志好學而嚴辭金建講院之儀春言觸奸以致奉職追 綸章之 旨卓擬歸田編輯奏采何如驟路射入究祠閹緹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懷恩泣訴當路冀以代完贓緩萬惡璫軀成心贓者監司急令鉗加敲扑藏寬已自斃亾病骨那堪詔獄斃盡致家屬刑乃蒙命矣侍御故閣閣一家子也慷慨有大志少即以文名而賦性謙冲對人姌不勝衣一當大義所在屬夫不同是以宗黨族黨無不欽之愛之依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為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逆究之歡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熟緊執賢乎叅費順逆之辨惡輩何不能自釋至此也○文書房遞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 聖母后也○閏六月 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

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朕紹統　熹宗
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　上帝眷祐是賴、下民
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灾頻仍、亢旱彌甚、茲者伏遘靈雨晝
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兢謹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
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即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
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
糊口艱難、今復房屋坍塌、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即著五城御史
上緊行查具奏、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見征外、再
免征二個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
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隆之治、惟君

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
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
仰體朕懷、恪共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圖、一念不公、
徵肺肝之畢見、一事不實、凜斧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灾
爲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
惕、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黃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
也、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初爲寧國節推、人不敢犯、勢豪備服、還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褫黜、歸隱更越之
斂、賦詩讀書、偶過西湖、看山玩水、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捉緹及之、厲聲喧罵、偵事者聞之、織瑞而併入周起元一案矣、辛騎
騎過吳門、恃勢驕橫、勒詐騶倅多金、一時交關狼狽、不前竟逭、孤而不過武林、皖此虎口、宥尉且者、梁貴等復傳、肯著撫按
差官扭解赴京、而磨怨猶深、畚刷將擱、恐不容其囹生、遂病不起、旋與應昇同歟矣、竟深不能、預埋郭人、醫之、藤金而爲之

云云、○欽天監欽奉　聖諭、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
日卯時撥發、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三十
一日安牀、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東廠魏
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爲欺　君抗　旨、國吸民等事狀
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旂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
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實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
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面結交搢紳、壩占黃山
委令未到官男子吳用愚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
十餘萬、逞其強壩、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
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

日准有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
具疏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人行壩占、
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黃山木植應
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
差未到官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攜帶多金同
到京城茄子衙、令在官男子吳蹇叔家投下、密令蹇叔等爲其
打點停寢採木、　旨意吳蹇叔等將前銀投下、遂同今在官男
子程夢庚許應章應薦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
住不行採取黃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令未到官男子
吳邦寧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財

物積有萬餘、設立庫藏、專備党中卿官、偶有患難之用、于天啓
二年六月內奉　旨折毀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
甯等不合不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
甯在內看書、招聚朋党、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
方中凡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回徽
州、燕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取
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斌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作鹽、有
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爲惡、
將親弟養澤謀死、復將七歲孤子嗣鵬酖死、希圖鯨吞家貲數
萬、有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嫪、討因養春將養澤一家錢

破心甚不平、將懷忿恨吳榮同籍行至儀鎮、攔遇養春未到官
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
妻子一十四口、逐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
春父子爲惡多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廠、參將君
實併吳寒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
情、及審吳寒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
法、助奸、避手藉棍、走權要之門、若干巳家止採取之令、誠如探
物、至于吳養春久壩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焰之素、張小民吞聲
飲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軍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
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此、亦飭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

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欺　君抗　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
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見獲違法犯人胡君實、吳寒叔、程夢庚、
許應章、應薦、茅培、在廠監候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咎吳
邦宰、汪時甯、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
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有賣木庄銀數
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臣未敢擅便、奉　聖
旨、欺　君抗　旨久壩山場、犯人吳君實、吳寒叔、程夢庚、許應
章、應薦、茅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咎、吳邦宰、汪
時甯、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
去、與同撫按提拿、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庄銀數多、并

着撫按嚴拿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大工、該部
知道、○浙撫潘汝禎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于西湖、　允之、祠
額永恩、從撫臣張選沈尚文等呈請○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
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按應昇英
鋭特達志大寮嘗惟下惟請書手不釋卷夙稟忠孝節義以道
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摘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推善類詠竊暴
奠齊霸肅玉潤春泪蕉名達布官案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
罹科劾權奸中救建言諸人造璫愈怒魏奪而歸奉親教子柰
禍不獲距無端詔獄一鬨駕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
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
去或徵　君恩得以生還愼勿憂念縣尹登門奮身就道登舟
作賦倚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悒鬱之色逮至加刑
[illegible]詳大呼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
[illegible]國臣之分也但親恩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慼然幸而有
[illegible]有子是不乏奉養惟同寃諸人止存貴孝素相與患難談論
[illegible]今忠臣孝子以道日其奈監司敲打逼損且舉奸欲速其斃

科為不免亡旗一日躬詣營然○進剿按營酋一族散諸酋
父兄子書誠子讀之一字一淚甚黑炭等酋然勾引此
酋盤據南山無日不思犯搶先曾犯夘來梟曾未見深入亦未
遲大創係邊今放牧番馬而去其志亦晉遂糾合諸酋來犯首
鎮近堡此其志真不在小竟與謂不一親出剿之必至於是內
地其各營官軍亦感朝廷恭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効比量
線共親提大兵戰于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見氣旋矣未勝
共勞有斬首一十九顆火砲連烈賊虜紛紛各馬不憚雪而集
主不能剿殺此一場血戰山
河為之震動差矣為之驚愕○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
普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
人望關爭為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
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即着扣算還民役在吏書者不得役酒
花戶元年以后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恐其新其本年各項正
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橫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

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帝特勑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
并速選將官駐札前屯○府監御史支際劾吏部尚書王紹徽
閑住陝西巡撫喬應甲俟勘○下閻啓元鎮撫獄○御史李燦
然論劾諸臣奉 聖旨余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拼要地
盡喪生平著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騰入幕驅除同類
締符識方吳殿邦居鄉多事橫奪公祖立逮家縲以快己私姑
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奴酋侵并西虜部
落敘虜副將王牧民塘報言昂奴住牧近東于四月十七日開
被奴搶兵圍昂奴昂奴與奴奔于格去又寧遠副將左輔塘
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遣追河惠寧遠以炒花營兵來劫行至
營等卡遇奴兵殺奴炒花併于耍路台吉又有及安兒相隙要
路牛日之谷有奴酋前卒奴至及安兒恰奴犯被殺奴五十餘
名搶去二名處達馬五十餘匹交夫請兵于二十五日

辰宰酋及安兒營及安兒并桑色出哨架盧按報奴將炒花所剿
過黃河老邊躲避虎兒哈酋會兵兼圖報仇 按及安兒係炒
花之子○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
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廕二級○御史王業浩
枚卜疏曰切惟方今天下夷虜交訌黔蜀危困財匱餉空變頻
灾數興思良相上下同然茲 皇上 允輔臣之請念政本之
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
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
焉一曰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之所近楊
綰之清姚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德裕之式武
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與不凡之品也苟為無品而據高

位則履錬貽殃負乘取誚羞黃扉而愧白麻并辱 明命矣一
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雒下慰蒼生之望
而定四民之心上虛名之槩揣哉要亦實經濟實品地之所蘊
者深也自非然者套莠公謹書餅才猷徒藉口呂奈政之雅量
而端來王新綠之彈文負 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
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
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哉力
薄而負重顛脊脆而致遠仞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
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乎章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
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

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有祇上　國邊陲之成見不可域也立
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心恭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隙
亦永消此清平之最上義也一聚疑似自門戶之氛熾而不肖
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死党之客幸　天清日朗
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姤口所傳不無顛倒使抱忠
者負黑塊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旅咨訪
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
求之睿念始慨耳凡此數欵皆我我　皇上痌瘝求賢之　盛
心并輔臣殷勤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存　廷諸臣甘矢赤忠得
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內外安攘裏　盛治而奏大和也臣愚

冒昧妄瀆　宸嚴奉　聖旨枚卜龍與務要虛公五欵正是虛
公處卽着依議行該部院知道○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爲厰疏
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貪法全不知愧而强詞飾辨
濫國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
方震孺追贓未完彼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候鎮撫司
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擬斬言論擬犯官李社明與借用龍袍犯官李承恩以重貪皆呪而與梟同監之方方震孺肯日同監之劇歸蘇書御史温國部寫歸同錦同年鄉肯求寬于貂璫司官璫所餽李升國爲上渠受賄貴物又書史大仁等鈐岸支第

十六朝廣彙紀卷二十七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八

安成　王□

溫陵　□□

古鄞　丘□

七月○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孔閣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刑科黃承昊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覩　神宗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玩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厲風行一時有振刷之氣矣乃積弛已久習玩猶存尚有紙　係給如故紙者臣略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

者誰乎天下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一一覆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情莫遁乃今以稜稜爲得計以沉閣爲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是豈屬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旨　旨推京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郎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毎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避　君命乎去年銓部覆奏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刑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事以溷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纍纍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係印鄉兵自是弭盜防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察初假滿還朝正值京畿孔亟河澗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弊惟景州知州晉承命訓練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良人故民皆不願充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速成豈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切恐工食亦自可措也請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天聽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出也則兢焉愼之又愼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事及其旣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束之如蓍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愒

而　聖政益見清明矣　吏部奏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㯶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酌補沖損兵馬糧草拯恤災傷疾病督師王之臣曰親勘報災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問淋泥之上婦攜幼兒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慘袁崇煥曰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淹死者恒遠中前木柔狼藉波濤前屯中后右覆殘被草三草命繫皆弱蕩沪沱皆苔積滑灶已產蛙將來不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將不忍言者乃蒙天慈撫劉詔以邊垣冲剝民命防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水災異變民不堪命告矣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驟水冲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牆垣傾圮　告矣延綏濟灊縣又以沖沒人畜告矣火變未已繼以水災正　上天以惡黨淫刑陷罰草莽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彼今不覺悟相胥而與焰俱盡與波俱溺寧不哀哉○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遂寧長公主　晉

張五典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〇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
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參糾章下所司　兵科參看
得安酋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滅無期庶幾用間
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今酋中自縛獻其元兇亦彼中當事之苦
心也安効良將安應龍來　獻在我正宜　獎賞其長而厚結
之堅其內附以候異日之用　獻豈非一最善之　機括也哉
何曲聽道王鉷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得　獻之使何
與先保邦正于曲靖城外也據　疏述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
從其資說曰兩夷賊來雖云自近閒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
兩軍對壘之間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況致

安效良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乎功起釁莫此爲甚如
王鉷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
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
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過劉鐸身罹法
網仍肆奸貪爲人會緣加戍未宜李墻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
餘依擬侯譎杜三策徐應秋削奪時指其爲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銅風
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
朝廷優卹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
樓火爾六月十六日五鼓有黃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聲頃刻迸烈猛火沖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
角樓頃刻化爲灰燼樓所火藥焉然亦空亦變也〇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款虜一

事　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挾求挾賞如千
兒罵禍打大生酋俱于天啟五年互過市賞例該把　舊市互
兌扶文輸市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
不可過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爲名耳臣　因奉鎮兵馬
精銳壓彼挑選探俯時常匿詘不得已支吾疑局不敢好大啟
釁乃彼甘不感無故而恐狂逞臣　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犬羊
悶氣而不亟筋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歎世德懸賞誓師申明
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厲刃相機截殺應
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于虜情塘報錦衣衛奉　聖旨這拿
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質對明具奏

奴酋東使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
夷人四十二名報提解俘中亭　六月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
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魘重臣方景陽因姦殺
妻已于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咒與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
重從[illegible]張[illegible]乾爵擂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
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敘該部知道
東省蝗　東廠奏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
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者着
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功仍將山場地
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鵬茅培𦟠廢務落工部知道

遼東題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衆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臣之全力以爲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將着此未易以言悉也惟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暨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泰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遊覘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蕞爾之寧遠如机上肉至兵過錦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兵尤怯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守若無人彼愈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巳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爲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

之艱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由之路則炒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搆囊素台吉而驅挾各營且請袁下于瀋陽携之以入犯爲一進不退計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師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況損于我而賞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振能一刻忘臣哉縱谷猶而成川我之哨爲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冬之交過此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繕爲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熟知兵者至避我從東攻擊之法彼亦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

出之奴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江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襲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　國都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遼交代總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郊而腹背受敵從東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料我無所不備猶所不密奴實發其秘然臣不懼也惟目前兩患城堡艱于修築然巳併力爲之即退求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簡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而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

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顧以爲經臣尤臣罪大矣我皇上只置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二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算蓋不貪功便無繇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在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微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　深德澤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再者也今

彼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若擊于勢也非我所
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憑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
已了了勿姑爲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拆衷　廷臣之議關內
外分局之于兩鎮之三差中爲直捷了當之計登英謀睿慮超
越千古直以奴患付　臣等更無可疑況經督兩臣又是天下之
豪杰也何得不殫督厲畢力策臣爲　皇上完此一塊土撫臣
劉詔與　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罡明
俱有誠有力與餉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率教慮最精滿
桂氣可鼓即鎮守諸臣諸內臣俱身親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
督以　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　天下事固成于有所

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家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龍虞
詡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爲故成功惟漢爲最唐安史之
亂跋扈　長安而不敢窺潛蹤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
一也唐室縱恣終賴藩鎮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恭契丹繼
明以　天下守河北故力只全用而無餘辛之遂以　天下殉
介三代而得失了然奴而能爲　中國患則其獨擅一方生殺
予奪之自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謂四方烏合當之彼只專
我以散　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內關外
分將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
乎奴也而又與內地之轄輸又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爲些

日中已無虎更兼發縱指爲之有人倘能獵打之有與則虎之
不能爲患審也關內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爲關外之
勁關外則六萬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
俱未有此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
萬　臣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
窮于無可搜役不堪再籍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附塞
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
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詳爲定額且守
且戰且築且地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
海運大良堅壁清野以爲乘間擊隋以爲隨機應變如李靖渠

成方略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
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無嚴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
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蔗完
一百六十餘之出入已多于承平蘇州之各鎮而寧遠徘徊于
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況爲遼東皆有之官或宜並設如
撫鎮若　臣顧瞻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忘此但未
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事則
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榻幀法制之舊益月計
不足日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臣
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

奴無不平。即此一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即以下手之日。爲結
局之日可也。蓋人可遣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
略以與攻與守之機。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
而難成易敗者攻。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任
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恐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
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即墨大矣。幸結獨知
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
上與 廷臣始終之、封疆其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
之愚、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俱見石畫深謀、
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穩着。関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

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
禦。一意滅奴。勿以瞻顧分心。該部知道。○賜川湖總督閔夢得
何方鋤。 北鎮撫司奏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與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
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
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
地土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瞞。厰臣魏忠
賢。秉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紫極之浩煩。省
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懋。着廕弟
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待與應得誥命。仍賜勑獎勵
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禾叚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刑部奏 聖旨。劉鐸
會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伏擬。即便會官處决。李雲佑遣戍。方景
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光祿
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稱 逮地震。 鎮撫司奏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擬律
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
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忠賢借遵奉 懿旨之名。輒以徐日強等爲孫中傷 賊案頻援 母后可謂狡矣。○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擊頹
之成局。如該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

臣 問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况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
指陳。而况臣所躬當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謹一一爲 皇上
陳之。仰祈叡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參遊等官不下
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
但今日一都司。明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究竟
得官易而人不知衆。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况一借名色。歸遊海
內。黃葢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
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宜
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
淘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辛勞造冊。登撫具臣

題兵部酌覆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
査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閫與
內地五相升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
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
文龍亦稱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
則難精而况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壁
兵氣寧割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士五萬而屯四者
壼克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
六萬就津壓之本折逕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食如有不給而
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

田之用職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墾
移　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藉爲兵弱者藉爲屯在戶部既不
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
又遂生全之路上慰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一百倍矣若添
餉以責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
上　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撤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遼人
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劉迫又不知凡幾矣况以
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江之餉三分之一
亡無除甚留爲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之老

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成畫一之紀律廢名實粗
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當議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
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人及朝鮮貿易貌領餉銀是遼人之
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遲發及時而山東
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後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
海外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
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
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究島龍之
限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遼來歲之饑矣一部落之當招也攻
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闔自遼陽廣寧瀋陷後奴所得于文玉

船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桿鷙稍有
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與種如白羊骨兒哈北關魚
皮等部落與被虐使頗懷怨恨欲逃無所此亦奴之短于馭衆
也者　勅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晴誘收其携二之部落遠之
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
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降者多
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給者在奴地爲奴用
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候　聖裁以上五欸因時酌量就事調
停總之使無私官官無私民糧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

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疑具見方略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特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譏論與要典相返故削籍毁板）○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尊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啟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掣奴適聞閣臣至島收歸鐵山後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外捷音彼至等事謂奴犯寧遠已今三月職竟不知所往須爾島去奴寨二千餘里遠不相救着職自已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者專爲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即欲職移駐近島扼

要反覆請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之及称局謂當自已審處然砥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即經臣高弟會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部將管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渾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皷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闖擊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甚力牽制之矣特苦粮餉不足不能與戰久持器具不備即克復城堡不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爲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狡敗正是强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遠是不得不爲援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甘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箕株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又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又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彌島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夫冬移駐雲從原爲鐵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就便適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有興讒以

誣此東江今閣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義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之極切職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今職自已審處一節職有請筭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筭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而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援濟吞侯凍開直至清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粮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域使

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無險要
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
奇可以制虜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論土落民風人心
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勦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
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
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勦之實事錢糧半饑半飽軍
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過河便言職不牽
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　國忠職于
天啟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紐目前之
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亦于　天啟三年間屢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更不
以職言爲是急加糧餉軍需乘時勦復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
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
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舡隻今方鳩工未得一舡應用今部
覆言不憚恐索以供之將示飛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
切恐東江移鎮即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勦亦不能牽
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
兩今者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
運之截漕向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糴
歲定十萬石糧總得四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准東江

于淮膠等處自爲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
發熟鉄農具防禦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啟四年
內制虜前備之科恭不必官商置辦竟以部銀歲結十萬兩以
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舡爲命沙號舡尚請造三百隻登淮造
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號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
欲聯西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頃查結舊征
虜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即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印
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課東江進勦之績併顧餉械接濟
之需上年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
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己之私今

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寧遠泪舊例官賣
以幫運腳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備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
仍駐東江委托胆略之將授以方略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
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
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
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爲尅　不幾
乎有大第截只此借爲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要着之也上年
已具疏　奏國棠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爲遠錢糧百萬不
爲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已審處之一策也然還

念之　以上數事最爲閫省最爲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
可以　俯從是不敢懸熟算之籌畫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
有主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固結深
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
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怨嘆上年十月氷結斷運迄今
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
至百石除嗷嗷之家張頤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䊀粮
十萬餘石分給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
併于高䊀熟米七千餘包爲粆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回
具見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以掣回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

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痲百病交
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之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卧床不起難
以理事　請將　天啟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
䊀餉津運粮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器械需舡
隻等　項備造册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五年之內用若
干粮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見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軫念　社稷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
不惟地利失人心搖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
宏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氣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
則縱之爲遺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勅下閣撫會議

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不惟職尾大之心跡
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即遴于東瓊閫深感　皇上鴻恩
全始全終當勵魂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犯職固爲此辭
不知職之焦勞或病原爲乏粮餉乏器械乏同心共濟其非畏
怯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敗坏經院道鎮業已數遊
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
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僞賊沭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
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東入膏肓
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扼之愚忠所
立善後之左券也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

不必移駐其請器械舡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
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
勵你部即遵旨分別具奏行○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奉　聖
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宄
竪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
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
土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日廣
工科王夢尹還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

啟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題爲海外孤軍可念糧餉
餉數宜酌重獻夢尭之言仰祈 聖明 俯採以固牽制之
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卽着頒詔二臣便道詳閱具奏以憑
酌議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撤重
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遵旨便道沿島詳閱一一凡目所親見耳
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
加毀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據實撮爲語
曰民爲貴世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兵餉自被擄
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

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吳等以絕糧二三月沿途遼
民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島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卽自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路不絕奈
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又制創道傍不能起甚有僵卧
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牀蓆間職等心
憐之亦無以養之也渠任向職等號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
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
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
竟以餓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其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一日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兵卽遼民其冊以婦詐
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
餘不衛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
僅堪固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牽製
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恐倘不及時其其南兵固無
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也 一日遼官三韓既陷遼來各
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
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
者有累戰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
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粮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
子孫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

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越一日卽試諸生
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
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國中
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 向隅之
泣也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
登州半在海外據冊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遠
遁者卽過海算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
不至乎衣不得歸而竟餓死于登者有貸已徵催而挑水度日
者及有爲人役使而苟食守候者近毛文龍處餉舟之多弊欲
移商人海外以就糧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以待

頒政尚未决此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性命急軍
臣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墊前此者以難爲償後此
者更難爲繼此一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一日停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牧偵
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
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
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其風可謂買壯趾
殺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略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
停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向畫策萬全也此停解之情形也
一曰屯田自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適隸朝鮮其間犂

田地俱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啟五等一歲收各色粮食二
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
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瘠薄不堪而用力倍艱要
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
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
三道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
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　國止天啟四
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鮮之情形也雖然
職等又有說焉總數欵而提衡斟酌者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
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無奴

旨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
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
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决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
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
將之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
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非多着何轉爲精鋭老職之官
俾作何查皮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
新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詳問與　特遣閣
親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粮石文冊咨部
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酋已斃其子

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
疎虞該部知道本年八月初十日老奴酋疽發背死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
臨御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行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
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
趙三省俱着監候處决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兼奏
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闖城略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
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
守捐家貲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不振數載遁逃之寇
已罹天誅三韓蔡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
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

設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奬勵以示優異
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廠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一人
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百
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担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
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抜衣順將宮李適貪淫致俗被宮人民揭
告毛總與差官拘提鎮遂與凡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二更
放搶前號孙全蔘官薪口兵叛被大奪船逃去又被旅順爲
家口奪艙內蔵登萊外通東運東特號山北過奴婢昔一任不
宁奴幻竊撫則東壁單兵運輸模塞其忠非小北東鎮之所當
畢之國守者也○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
左侍郎　削奪朱欽相、削奪倪思輝。　陞康稷張鳳端禁錮
臣冠帶閑住、一時削奪諸公皆竊修之士而悉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夔龍田吉等相繼而濟頭要以捨生

役予奪之柄何怪乎芝蘭前而荊棘後哉君子敢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十月朔　頒
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袂賞不遂、取兵千餘、在
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寧強火燒莊等堡北路、參將張承宗戰
歿、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頻將損兵終屬冒濫輕進之戒可不鑑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
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廠臣魏忠賢恤小民之難、蠲不給
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築垣以固遂廠、裁
革僉當、肅清弊竇、難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
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處修祀、該衙
門知道。南御史徐復陽劾奪　平遼總兵毛文龍遼士權煤
前幼學業疏曰、慨自三韓失守、為犬為羊、何士何民、自原鎮江

一撥駐師鮮地忠招義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緜纍
而來每於童頂跣足之群有自稱曰某某秀才承嘗不稽然淚
墮悲儒流之狼狽至此極也臣亟予之衣冠給之膏斧必為安
插職業於天啟三年四月間有遵化變夷之揭過告部院科道
矣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亦給
以衣冠膏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翎望謂
聖朝　闕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
於卑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疏志不改常業循禮
蹈義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
能耳前冊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趁迎哀東苦志願求明試開

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課以文藝一一為之品題嘖嘖許可且
亟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孔熾遑計人文顧　國
運汚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啟而　國
祚昌　國脈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設科登賢二百餘禩猶一
日也雖當彊圉多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脈之靈雖極患難而
初心不渝從王益切頑從如織猶知拔遼士於播越之中而逖
士實切明揚之有日今　皇上神聖睿哲超廢策淹幾稱野無
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與歎菁莪育化追蹤周文之盛
治矣獨遼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切甄別之典以觀
光於　上國此因遼士深可悲愍而亦　聖世之缺典臧查天

人盡仁遠東迤撫綏安社有秋役遣士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
旨俞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例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羅廓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舉或附山東或在
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忍性煉成
百折不回之骨做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鑿鑿不爽者職
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亟收郎士類實以士
氣為 國家與命勝又安在禮義之不為干櫓而禁御之非盡
頗牧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感弁竊不
避斧鉞而冒為越俎其亦鄒魯之神明有追於職之肺腑而仰
賚 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既收遼士亦奕奕之彼擁同文之

議議也科舉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
官點 聖朝崇報先師特與而業已部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
士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並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而
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揶揄之口而庸民社之
重乃保舉銜聖公之身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以徇人而者
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儕輩先已輕之及
其躋與事看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
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以考選之法未盡善遂當擇
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集禮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同道
[illegible]云改用舉監之便以華勝之路優之舞舉至順也以考選
之權歸之銓部至公也以選轄侵異之荊塹其末路至審也凡
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
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為舉監而竟可為
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為生員而設所謙增
恩選以酧缺望 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經該司
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
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
一體考滿陞遷倘舉選缺則以明經出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
補庶人知奮勵而事免窒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
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

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
者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抗迷不悛自
取罪責其嚴禁蜚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
該部知道 恭戚臣致罪以撼母后也何其險哉 ○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曾文衡
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 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閭州而其出沒為
害則東省受之近聞張加佑羽翼既剪之役亦且奔投江海二
賊自固矣二賊不剪則餘黨旋散旋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
守東兗曾文衡之運奇設伏兗州書參將陳思明之賈勇登先
二賊一發一擒而之射死孫東溪活擒馬見寺四十餘名則巨魁
不漏而零賊俱無雖有逋誅之 張加佑早晚可得也從此
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為寧宇 九月二十日東兗道曾
文衡[illegible]會兗州營參將陳思明獻捕于初八日等前後共捉獲
[illegible]張三丙等九名擒獲刈一上等馬四匹鎗九杆又于十六
[illegible]門本道家丁范大虎等直抵新渠呈家莊地方驟遇賊首
[illegible]等率領強賊一夥官丁奮勇向前射死賊首孫東溪等

馬牛取首級宗賊盡上獲張擒奔者如兩困用火箭攻擒活賊
馬兒斬獲全等家屬小喜并窩主吳萬更等三十名馬一匹達
二顆鎗刀十一件查在庫經傷家丁李名重傷民壯龔才等又
十十八日率領中軍官武人夫復同本道家丁范大虎等奉曾
參政寄令明示徹兵賭伏精銳于賊近出沒處至五更時分直
抵開州白楊集與賊對敵擒獲賊孟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部
海騎馬沖出集外官兵追捕兩騎飛馬舞刀如風雨驟至官兵
槍殺江等圍殺二賊旋回旋復殺出兵丁放箭射馬將鄭海与
射且鄭海跌馬就縛三面伏兵俱至復射死鄭江斃斬首級鵰
賊楊鴻宇戰敗自剄見獲賊首鄭海并強賊孟可成等獲馬二
臣○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
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足皆廠
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算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贊惟王之下用
人則廠提衙致將作之勤閑節有方財用竊于久詘勞來不忘
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銘宸宁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

厥功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一百兩彩段八表
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甯
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照
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著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遵　勅書
○明臘掌奉　聖旨據奏黔事勦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朕況去
黔千里有難遙度著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確共
圖萬全依議行　遼東喇嘛僧鎖南木座等往奴中偵聞遼撫袁崇煥奏
以本僧久居五臺有神行受　神宗皇帝御賜勅書法衣其人
堪僧解脫羈縻不賜了彼受廿　朝廷世恩止求一官以報皇
上恩是遣田成等往奴寨　宜諭電
其向背陰令之為以為征剿撫定之計○兵部覆奏薊仲瑕標
兵監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給之說宜賊利翼撫挾方略

可嘉還用相機策勦以待撫罷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
鵬胡從義及餘有勞吏士王舍等員或宜加銜優敘或宜一體
紀錄俱依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
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叅諸臣奉　聖旨據奏廠臣忠勤勞瘁克
襄大典況幾先慮潛消亂萌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
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賍私狼藉俱著彼處撫按照原
叅數目提問追賍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賈友沆名著削
了籍為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著吏部除名永不敘
用該部知道一時愈媛諸疏屬之皆為汗目故不具載而其中借媚頌尊者皆為拈出　○戶部主
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

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著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
一日建極殿竪柱　削李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
奪沈應時周汝弼笪繼良　被提削奪者非曰門戶則曰邪黨善類空正氣塞矣　○兵部
奉　聖旨廠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謀德一先蘚廕都督同知可
勝庸御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誥命
王體乾等應廕弟侄王之良梁棲石化珠徐太弼李文學劉學
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
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者俱依部擬都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
旨覽王奏佩略敬之遺言襁王辰之舊德和權東鎮爰戴中朝

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illegible]難衆雜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潮牽制之耳其在王國則亦暇齒之依也海上務稅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介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為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甕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關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諭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倚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部知道○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千宜郭鞏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以上諸臣俱以

門戶被削為之掀腕○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同室操戈啟時論快之○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查照諡蔭與建祠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裘僕等應附葬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蔭一子錦衣千戶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烟本年十月六月四更府西華守門吏報稱　紫城煙起各衙門往救遼望不見火光止請經歷後查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刺尽成叢題為刈除見煙氣如烓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掘土下多尾石尾不下凡柱剩坊堆積朽腐無算濕者如燦焦者如炭欲燃未燃氣熱如炊兩日始滅識者謂煙于靜朽木更能生火理或然也○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單兵驥曰鎮守寧遠總兵趙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戍放已可染見而該鎮費安家與盔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較馭無法為毒有不堪言者況正軍來必有來展轉而催此價逃之遊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處彼已損實續況如逝者毛首挾賞邊聚潮開九邊不宜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舍無宜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粟無糧之遼人照數充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朕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關外者冗兵共四千一百三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勞其原攜來器械盔甲馬匹擇其堪用照數值俱照此本成價一更張閫而造無窮之利等因到職職隨處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為傾該職看得東事調募以來釀無窮隱禍誠有

如該鎮所言者若川貴之發難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於遼瘡可填肉何當割乃調到之兵寧但不能為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已為遼之擾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用兵之人也職兵鎮臣其任遼事而為執咎之人也使此兵無損於譜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殘邊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處稍破成議而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填之一轉移間而征此兩利事之至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若無兵只若無盔甲器械馬匹觔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該俱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俱職此

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應償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豈二萬餘金即於餉司截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或又慮戶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即據之存庫而以馬匹盔甲指為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為邊加派之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皇上之金錢圖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咨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毅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贓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數目具有冊案可查贓私易詐著行該撫按提問將秦內諸

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數著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敕陳黔事節略疏曰職自天啟三年九月未差按黔十月　陛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至任計奔走於黔及料理黔事者一年有餘故叛酋之情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尉茲雖馳驅楚域然日催黔餉亦日訪黔情每娓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贓逆釁至今遺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有實處其實國迦今局敢煩稱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略陳之其猶致有未能。　行者二有勢當附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嚴禁者二安酋抗天作逆倉害生靈執戮撫臣致全省幾為墟莽之區迄今費　國家金錢無算而負固殘賊尚肆荼毒非斬馘　獻俘易仰　國法類揆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試即張兆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彼餓餉寡難支彼兇難鬼寔須有徒且苗仲另子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即行者剿之策其一也勦既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悔禍以圖結局兇狡縛渠魁餘從寬政煌煌　明旨謂宜可格豚魚而傲好音矣孰知其狡計深情一味侮弄悖慢之說不可　上聞詭云受撫輒肆邀賞我方幸貌係羈彼且轉恣殺掠益窺貴陽之兵

力尚怯以為真可譙何而略無意于俛首向化故今之未能即行者撫之說其一也夫既不可輕用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復以馴此反側則惟有修備固圉以徐圖之耳計貴陽武舉雖言不振然武弁如林士卒不下五萬以撻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衛官軍久已星羅棋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有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令嚴明烽堠無虛即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抗我而文武同心一意綢繆諸凡練兵整飭懸可養民常常振拳元氣況鎰禁衛益固劉令　皇上勵精而宮中外臣工悉心而書職與旁邑漸次可勦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

意者可以不煩勦旋而自弭款道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
日黔餉不休當事靡變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
善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食風乃全黔有粒米
可供官將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茅加派不可為常楚
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弊思更所當亟講者此也黔地山多
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自逆彥跳踉屠戮而
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不為荒郊骸骨則為異
省流移野無青草滿眼潰瘠天啟四年每斗銀至八錢一自當
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耕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
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斗一錢六分則工田漸墾之效也謂宜

兵可屯則廣為屯民可召募則亟為召募應給農具者急處農
具在兵則責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徵時之豐
稔裒殆有積儲稍稍充而果腹之眾有不踴躍樂從者乎所急
整頓者墾田其一　祖宗立法郎邊徼靡不周詳黔之應衛所者
即有衛所應營哨有即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
哨有官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迨法弛人玩苗之
山劫卒皆窮軍為之前導不惟苗寡民而軍亦化盜苗奏往職
駐鎮遵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鬨始整
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舊額設處糧為官軍之養贍重懲其通
苗者關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交代設法遂中輟第營哨不

理各苗橫行民不安生誰肯內治生而外禦侮譬如人家不能
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必不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一
黔因民夷錯處故文官率多兼治民遁亂之責自監司各道迄
於府縣正佐先年宜為虛設遐來苦難畏亂人思裹足銓除雖
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強半不到至林有名地名無官大
率兼攝事代庖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之事誰為料理
今合將銓除輕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
外苛時奈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　上聞必加優異應
規避皆越思鼓厲腹裡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提問其勇
往之精神壯治邊力氣色增區區役酋何能為哉所急整頓者

官兵其一蜀滇之烏撤烏蒙之郊需亦諸土司皆安酋之至戚
若安酋技窮思遁此皆其逋逃主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輩
無不助兵助餉於安酋至今得以肆螫負嵎撫臣王三善忠遁
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番貨藉彼中至如廣
西四城州其上官有擾黔之責而奸民需貨火藥于紅酋縱其
肩摩踵接酋益有恃無恐到底焉驚夫土司土官豈不關省穀
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邊絕毋為淵藪毋為輸助安酋
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族犯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有郎
外即係仲苗再進則蔡家尤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百
之遠之族盤踞而兕放更出安賊之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宜

兵少則紛紛來裁官兵多則徒爲譏踏徒肆阻隔思爲振刷删
無良法惟討安撫在江外急切不能兩江回獲諸苗宜揮勁兵
一枝猝出洗剿稍稍斷其輸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旣防
自無待剿蓋剿固以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爲速宜嚴禁
者二也凡此枝欵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
力行之何俟職嘵嘵之贅顧治黔之若舍此別無他奇況職三
年在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爲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剿緝
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籍以紓
聖明之焦勞乎廑觀 皇上深籌黔粵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
見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所疆列正督按諸臣事也伏望郎賜

省覽應酌議者亟勅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平可期
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
之國日期瑞王天啟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十二日桂
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奉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旂
尉車夫轎等項預爲措辦便依議行其船隻還照舊與所載數
目撥送以照篤厚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並無成局皆因事推相掣意見互異蓮本議裁
撫歸督即督兼撫便指制而專責成說固是依着行王瑊楚人
不便督楚因夢得曾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另商堪任
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題三年緝

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
網擒奏三年緝獲功次清釐輦轂屏逐豺狼茲至詳晰朕心嘉
悅着應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
賞銀六千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
獎勵以示優異楊寰孫之鶴發奸擒伏能盡其職着加太子太
保錦衣衛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
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訪有功着于原陞兒男
正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閫中
賊首楊六等就撫先是賊黨繁熾流毒閩中撫按諸臣制變設奇宣威布信賊魁楊六等率眾就撫且因而用之分兵列營使貪使詐計臭善矣部議宜以其眾散處各營使殺賊自效貸死討功贅敘其抗違縻擾者治如法乙 陞

御轉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左侍郎呂純如改右
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閻鳴泰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
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陳九疇刑右侍郎
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
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
仍管司事敘封獲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
蘇茂相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粮餉巡撫貴
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

弼臣前具疏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待令從容酌議而資
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處屯田之妨民也誠膺服 明旨又感
同事之忠告夙夜斯慎反復思維便兵妨民豈敢言此而不知
邊方非腹裡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所之官舍軍餘耳竊
于為官庶子為令正于為軍次子為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滋戶
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軍民錯處也故其地盡為軍屯也
國初授以屯軍遞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朝武邊人
冀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身為正軍之儲也
緩急愈快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買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
并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于天下矣我 皇上樹繕 中

與 明燭萬里何俟職言但其 疏言原未縷陳今職敢補衍
昔于 天聽祈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
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耳 國儲外分 京庾日匱一
不便海運招商泒酒挪移交卸多費致北直山東民為之疲累
二不便米入海運船戶客官沿海為奸究參水和沙苦益失法
該管道聽豈不加意而粮料數十萬安能數百里師非一手一
足之力米爛不堪坎料絕不可飼水兵賦負之釀酒之家而另
市兵値者本色有名而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
不便遼地新復土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食價日貴兵
與官餘交受其害且轉販而奪蘇門之食蒭且以遼害四不便

今調募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驅之而久居世業條忽逃去日
後更能為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羇身無所顧之恒產安能
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賊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之衆也
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為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家畜食物不
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平時他處數錢之
用兵以自給不敷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
開屯計屯授伍而寓買之法不得行便一兵以屯為業可生而
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為土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
作餉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即為商便三比伍而耕同作
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即所以練之便四屯則有草有

粮而人馬不饑困兵且得剩其前朝月餉修整廬舍餅衣怒馬
為一鎮富強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
省餉便六戚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比木種根高下縱橫聯
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忍阿私借力不罄臆忠言而以全遼為 天府漏
危負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在昔九邊
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
職又考 歷朝屢籌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其富農可措措之月職亦不敢
比例以苦歲供故止[illegible]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內折本色十三

萬五千石爲銀十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與
之而以米折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于來春必須養牛力
于今冬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
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大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
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營萬畝軍六千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腴者
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皆有人正軍餘之外而
有剩地則與沐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出力開墾俟成熟後
願輸千粒草菜者聽不願者不強之以招來若歸寧一帶明春
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井牧可耕又如尊前法自此而

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
變奴于不除必爲我擒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
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千古大有爲之　兆
非也而擬臣輒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以主
督閣鳴泰職之知己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臣劉應坤陶
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恢復融以所遇非偶故敢卜爲之必成伏
乞　皇上　勅下該部速行議復即將來折銀千是月解到卿
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制其底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
端　皇上勿謂職僅辨粮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略也而[illegible]
匪遵辛敘可媲克　國頭一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爲之保任

如爲而無成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而身試法也　陝
西巡撫張維樞奏言催解捐對銀兩奉　聖旨張問達竭力捐
助身已病故恤典可並道績完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
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該家貲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
徐天[illegible]　[illegible]宗人府請　敕
逐[illegible]府丞[illegible]慎行補稽勲主事南京太監
胡[illegible]額名崇額　御史劉徽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
[illegible]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賍劉弘化
[illegible]亦有萬餘該撫按嚴提問追賍毛士龍邪黨梁[illegible]盜
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賍房可壯樊尚燝侵[illegible]賍私

即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賍具奏樊尚燝先行革籍爲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遼王之案戍孫愼行爲逆黨劉志
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日言滅奴而奴終未滅
日言恢遼而遼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臣目晝守關
門旬月　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茁奴茲若天厭奴
氣一旦暴亡豈非陰投　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即當應天
順人爲覆巢絕卵之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
正路而傍趨仍前畫餅則遼事終無歸結何奴愈出愈狂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日夜

亟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規河東一定軍營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以壓東夷一合関寧以通脉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臣先任客云將有慨于中不敢明言嫌于越俎及任撫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期月若再坐視不言溺職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轍盡更因思轍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遼邊備廢弛人情玩忽莫甚于遼若不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刃而不用直至潰而為大命憂何嗟及矣說

者有言奴已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僭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管私智以僥富貴利達之倖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遼臣毋彼疆此界毋外合中離必肝胆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 諭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悞自誤之弊茲者虜能謝孝豈有爽書目稱大金已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撫乎或撫與日而始撫之則不可不早為計也更望再 諭司農疆臣有事拓土非循途守轍之日必須表裏相應使軍前除資方不嫌罄盡後至于海外孤軍了無實餉荷戈終年

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為之所毋執[illegible]因同仇非志銷戰士雄心將見 撫命一傳而[illegible]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為不肖言之或水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邊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弱為強變夷為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 臣具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應泰為賊差偵諜據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遲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已遠矣舍 疏

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令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為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僧至關即呼問之僧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疏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其事而又會同其疏臣豈反彼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推骼無他長性是勿欺一念蓋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一日修城堡廣寧附近悉為瓦礫自西徂東除先逐節挨程經營安插而民可屯兵可練也 次日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甚衆宜將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遼海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虜扣沿不替而遠民之歸削者占籍一定永為世業官民不一地為傳舍民不以官為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日調班兵河西五百城堡兵壯者三十餘處大而要害則廣寧錦義淩河又屯諸處宜當藩沿然借力與軍酌議工費以成版籍之實 四日分兵民在在則更使將士從事憊憊可乎朝廷以原餉兵急在復遼遠而兵可歙餉可省矣歸來遼民焉能家給而人嘯之仍以遠士

處遼民役各自食其力未可餘之于兵以絶其生路也五息
淸也馬匹倒死一仔官軍開報即覔買補倉運倒死而
多正以稽察無人為一大漏卮宜擊設一風力文臣提綱領登
讀枚之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局面久成曾遣兵會哨于制
濟卑江聲息已適若并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畏捷之此佻
勝之道邑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為復退復不
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叛蠻因而渙散奴即多方畏結飼
怯全許于女與哈喇愼察罕諸酋約納料粆花等背已系其傾
雅虎恐不骨受譯審喇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報奴忠
巷岦集宰傚痛入骨蠻賊兵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
之揚參衙寵于虎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罪
綜之王于十萬師矣八日合開寧欲暫倘同心復遵也朝九
日集祭思十萬日絶和謀年來奴受樓于西虜度擊干朝驛一
且流故必讙心是和敵以自孤也近日通收通都會處貴艱
呉廿伭從人全役膽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款哉
台參金肯哈喇村他布孝求和反致別人與他虜仇責們也
不知扶須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奇愈得
意西攻虜刵而攻鮮先進晉人伐假道諸謀而徐為取虜之
抄計
決

丁卯七年（天啟）〇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鳳陽府戶軍民李光春娟忠賢建懷德祠。決孫文豸、顧同寅（文豸太倉人、同寅崑山人）人以謗忠賢、諸邏羅殺身之禍、夫亦自取焉耳〇削奪蕭命官、汪煇騎從宇開住給內臣劉防（余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愼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〇兵部奏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虜、巢穴必虛、宜抹馬厲兵、長驅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著、計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倍道迭進、賊首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剿朕東顧之虞。盜竊　大璽神器嚴緝之。兵部復奏偵探

獲捷奉　聖旨運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牽道代謀之方略、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敘酬、李嵩岳駿聲俱加一級、楊國棟、繼已加銜、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御史劉重慶閑住、削奪曾楚卿以肯懸門戶〇總督閻洪學敬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略曰、臣不才謬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顧㬥驕頭不係臣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三臣於一城、鰓鰓焉日講求勦撫之局、臣以為不必爾。蓋勦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勦者不運得元惡而止、豈能殄滅其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歇手乎。此段見解、臣與黔之撫按二

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為推敲、總之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剿之機。地居一為機之所在、即是臣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臣書生也、不習為將、視之往事、竊謂黔之覆進覆衄、豈盡將懦兵弱之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似矣、而未及所以矯輕之方。夫撫臣王三善時、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以輕敗；督臣蔡時其餉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今餉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操何術而能矯輕為重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茲欲轉敗為功、似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叙瀘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里至陸廣、推河而守、猶易為

力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寸寸皆賊巢、賊前可衝我、後可包
我左右可邀擊我、非得與正兵犄角兵健將廣糧景從、必不能進、即
進必不能退、按兵法地形之篇曰掛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掛者
懸也、下順而上逆也、可以往乘、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
不能出也、大方之役、一一犯是、可爲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
論難以返哉、先是臣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進、
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　盡掣納
谿兵、皆於長寧、鼓行而前、將永寧遞克、雖谿兵力稍厚、實得地
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愚見、入手工夫、宜從永寧始、蓋制狗
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齧其項、今賊之藩離、東爲播、北爲蔺、業

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西夷通耳、谿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
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於此、
一面鑿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庀具、然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
若、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
力而禦、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
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尅日并進、賊必不能支、而爲
鼎、樞柄在我、是乃繫頸齧項之術也、按臣之　疏所云貫取之
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
餘里、中爲水西隔絶、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
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隷四川、又豈能舍己芸人、以故瀕年靈而

不譏、使必據之要害、棄爲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爲茂草、良可大
息、今省會根本重地、撫臣王　按臣傅、綢繆素預、縱眈眈睥
睨、必不敢長驅深入、願　皇上一以　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
畢節之役、臣不敢不以身任、蓋論臣身之郎次、似舍近就遠、舍
易就難、而論用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臣何敢自便
其身圖、而坐淹歲月、以負　皇上之　任使耶、臣度其經費、除
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嘗以
二百萬　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　除見餉外一百
萬、　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臣合全局而所　請、與二臣約略
相同、寧有儉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俞臣之　請、臣即當率

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參議盧安世、同入永
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蓋兆鼎駐永寧、安世駐赤水、地利夷
情、如指諸掌、與之共寧誠事半功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
然、每年而各六十萬、兩年亦可完此局、驟聞之似費、細按之實
省、此策之上也、如以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
橋、或遵義、酌事勢之緩急、以爲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
則於臣身甚近甚便、亦甚遜、顧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
至于撫之一着、臣奉　勅書開載、諭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目
以脅從罔治、所爲携其黨而離其腹者、亦盡心力爲之、然不敢
蹙　皇上之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

四字而已伏所　皇上　勑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爲　題復以
便遵奉其特餉一節無論臣往永寧不能兼即駐偏沅亦必不
能兼制議將理事在不疑乞　勑該部一并査議施行〇二月
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
日付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
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眞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
以相信自非然者求款亦未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
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贍田二頃　欽天監得二月十九日
三王同謁辭陵　削李陳以瑞孫元化閑住　大理寺寺正許

志吉奏曰歙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生齒甚煩而每歲糧
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
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貲或備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
利艱苦倍常歷盡險阻得有餘利歲秒寄歸以償經年所賒日
食之費女則朝夕績織苟爲蔽體之謀然食不過淡粥黃虀而
已如是挾數兩之貲數十年不歸遂或巨富歙之風土在在皆
然但可悲者有等富室之子慳吝異常復爲不耕以圖專利又
有嫖賭好喫用如泥沙誇富逞情以快私忿然各省營建立爲
客籍于是歙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歙也且本地無大屋閭門
無蓄貯極貧無措者始爲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如做官不識

管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窶子是所富而不貴貴而不富者也
今有壩占山場欺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
專利不軌幸蒙　聖明極意剪好保民深念巳奉　明旨拿究
追賍使小民無薪桂之患人倫無吞歙之冤江　聖德于無疆
矣但養春祖父世業鹽于淮揚兩浙天津諸處重資在外而家
止有產業今舉　旨追比拘具家屬外則夥計營運開病于官
捲其所有逃諸海濱貫有旣散蔓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
至波及無辜深貽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旣知底裏敢
不直陳一得之愚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
一員重其事權使天津淮揚兩浙諸處用一番精神細爲査追

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慢視如有故違者糾之努奉
法者舉之庶法可行賍可速完矣其處引鹽及屋產偵等逐
一變出銀兩造冊即于某處起解爲便差撥千里外迎發徽州
復行起解道路險阻躭延年月其勞而費且不可爲也至於縣
追比產業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
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貲在外夥計潛避其誰爲查其貲與納
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民一鬨欽犯抱頭鼠竄畏縮不前勢成
無米之炊六十餘萬賍銀作何區畫即扳扯無辜必推諉拆難
遂爾愆期于事何濟賍銀一日不完歙縣受累一日豈能免哉
于是臣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其備應行差官之要及時追解賍

銀以濟 大工之用使歛民安然樂業不爲所累其識 皇恩
于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
朕罔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撰廟堂應事而制宜
中外豈有異心宮府原爲一體不謂自有遼事以來釁由斯道
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羶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動爲
榛莽殘卑之較炯然可鑒近賴廠臣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俱意
多方邊疆有備逆奴既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各
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善有殊
同之跡朕前而有屢 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鎭守
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奮情起復特簡出

于朕心 宗社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
關等處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
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家
督撫主亞旅同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保無虞
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
謀略總期爲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
日不和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
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畫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
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
允鄆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

策其督臣閻鳴泰無事之時仍在蘇鎭駐劄道有聲息便速赴
關門策應撫臣袁崇煥內鎭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
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
煥調度內鎭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豫合力克復全
遼蚤殲肯功紓朕東顧策勳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沉溺故習蹈
燄前轍則我 祖宗三尺其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
同舟[illegible]國弗靖具軫于懷尚思爲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內
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先之同舟用兵之彩
猶肩方于捕鹿蠡茲逆奴順十載恥歷三朝策顧足憂實勞督
臣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撑海外遠提師旅閱歷當時乃中朝實

倚爲輔車而去轉每視爲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
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死救之供乃千百凡艱危
之中尚有果大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既今逆奴天
誅而叛卒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
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鎭曾有請使內臣
駐扎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鎭守海外
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以輔提督登津付鎭
守海外等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
監太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覈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着與

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致
失更算不時奉聞相機勦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盟
帶礪之典凡有職複捷功照前一一解級如遇偵探機密事情
及島中戰守舉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
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
色紵絲通袖膝襴二百疋五色布四百疋以備賞伍作正公用
又査發得頭號發熕砲三位二號發熕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
六十位鐵裡虎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郎機二十位二號佛郎
機二十位三眼鐵銃五百捍隨用提砲什物全盔五百頂齊三
甲五付長鎗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单鉤

鎗二百捍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等都隨
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與毛帥同居
海外風波隔阻潮汛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重所有合用物諭
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
聲而兩河三岔確賓固圉之實效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皐奏
水西擺殺奏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擺殺差官料兵出犯撫尉
如何可成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將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
該部作何奏辦并議妥速覆將參將鄧玥輝奉差空論安位及目把擒獻首惡詹從書行赦宥
而安邦彥遂殺明輝等其罪不可赦矣○削奪謝奇奉張其寶顧典仁周邦甚吳
蛙梁元柱等俱以門戶註削○禮部奏　聖旨代藩先控邊鄙甫轉御

拆冊封大典妥宜速舉代世子昇淯着襲封爲代王郭氏封爲
王妃其錄奏准照親王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
道　吏部奏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尙
書蔭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遵虜
瀹盟奏　聖旨該鎭賓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
這條議諸款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歳餉尤爲緊要着將五六
二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需該
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奏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
閒住缺另推看　吏部奏　聖旨白儲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閒
住張捷曾附党人爲李應昇外友着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其

員缺另推來看　户部奏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
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心如觀指掌若不早爲區處后將安窮
除太倉增該司官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催積逋之一法
欠邊之數惟有策應新鮮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
何户部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
各該邊鎭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縮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
撫郭尙友時勢可乘事奏　聖旨中州爲腹心重地磁兵委難
議裁況係該省相扣等銀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
部知道○三月　瑞王奏附將宜節奏　聖旨與氛未靖水旱
頻仍所在蕭條物力匱詘深軫朕念覽奏牒差庫粮夫役供億

與王爲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修築薊家戶拼旁任收之所冲要不減喜峯允宜耗修覘固當事議量派協力全發班兵益以主兵及避發額餉以備行糧得旨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青州西王曈地方主九常家耕牛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唇徧身鱗甲形似麒麟產時牽然有光毋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隱奉　聖旨昔年靈烏已集中州茲仁獸出獻實乃王者之瑞層見叠出朕心嘉悅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靖朕當增修厥政以克副禎祥厥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勳名朕所素鑒本中頗朕體天任賢撰綜如始安不忘儆以襄泰寧具見獻納忠悃所進麟圖朕覽知道了○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八　天啟　五年五月乙亥右居戴板

奉　聖旨覽你每說遠兌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廠臣軫念東南痛癢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駭懼你輩但念回空愆期國計要緊暫賁功勞本年爲止不必慮其後區處腳價足以相直不必懼其累有船則募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說船至之日官爲兌不必有回遲之嗟念非你輩應得之役地方各官有漕政之責者自應精心催趲空漕船度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推發以濟應募之窮不得藉手株守瓜議於閘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懷該部知道瓜兌之議畢竟于民爲便但漕不得行從如第法先臣所愷所定更覓今宜百世不能改也○賜李如楨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

虜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修省由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啟五六兩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到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啟該部知道○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鬧字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緊糧徧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誤坐失事機該部知道○下梟臣胡士容於鎮撫獄○遼東巡撫袁崇煥仰遵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夷犯鮮急臣已發水營都司徐勇曾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勁後各舟二十隻兵士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八　天啟　五年六月乙亥右居戴板

五百人先令哨東横方簡選馬步進取聞隨捧　明旨云云該臣看得奴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移書援臣尚[illegible]君臣藉我毛帥爲援能肯城借一如寧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理既遠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然我又何得不救恭往以救鮮則不能搗巢濟而令東內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于是日偕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教寧遠道畢自肅商議急發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瀚桂關內道臣王應豸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

勤分作連株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全國奇都司斷
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總武佐之副總
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之而寧遠道臣畢自
肅爲監軍遙通三岔河爲舉動之舉總兵趙率教十八日即來
往簡調發各營精銳聞東警日皆已駐防于大雙松吉之間矣
趙率教老成持重亦義變幻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
之先聲後實勿趨近利貴在多方以悞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
騎三千去駐前屯寧遠桂自駐前屯策應又行參將徐孝木兵
千人撥發是役也本陸夾攻夾即悍安得不敗又安得不懼疑
罹交通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總有可圖諸將急功名之
 友不居癥板
心寧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旨洋洋而廠臣一體 官府素聯
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藏謀必全一腔烈膽誓
必復遼滅賊爲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一步以貽 皇上東
顧也若缺餉本折不宜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涿房等礦洞○敘遼
捷○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被本縣
百姓登時刺死奉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
十惡不義之條著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
清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
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別策應海外匪

以綢繆爲封疆大計宜救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
星馳起發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
說得是着即行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
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林會李日僟楊應鈞副考行
人江邦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會徐大義副考行人
宋鳴梧馬茂不奉 聖旨有點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
邦柱宋鳴梧俱係門戶且着宮帶閒住 削李蘇繼歐徐楠能
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陞世科閒住 皆以門戶黨人相加而一法之有輕重則逢增怒苦
淬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時永恩之遠倡而相效
恐貽後王之罰于是浦運李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祠遼鎮督問鳴泰建崇仁彰德于通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于淺
 友方居栽板
溝而閹黨順承劉詔巡按倪文煥建崇功于喜雲各山工人曲媚嗒意務窮技藝之巧甚至擾民田墓伐人樹木讓致發聲反上食寢祀一如王公識者非之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似已也以沉檀爲實服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肺皆金玉王珠寶爲之衣服鮮麗不足言矣獨髻上穴一空以四時香花簪之更爲奇絶 問一處逆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以逆首削而小之以稱冠号小豎抱頭慟哭痛責匠人
○四凡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
報愚臣督推變出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槩追出使斯給業平
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強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
之不堪承買之後產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栽委曲開導
多方調劑地方人情兩求慊當人必樂從確類爲額方獲資入
奏有何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
不稱任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等庫由量懲首禍具奏當

山事理、歸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心努力共
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參處、逃方人等、亦宜共曉朝廷追
究大案、無波累無辜至意、嚴飭有司官設法區處、保愛身家、無
聽奸黠鼓煽、以身觸法、該部知道、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敬山
一帶追賠變價、嚴牽、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臣
叚任伊始、移檄再推、正圖成可藉手以報、明命不謂遽激而
成變也、據詳黃文携帶自役妄拘、票內無名之潘家彥衆憤而
毀之、付之一炬、仍豎旗書趣部安民四字、越日而擁之部臣公
署、毀拆門欄、毀其帳籍、致部臣踉蹌避匿、一時披猖狂逞之狀、
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矣、徵郡督嚴復嶺幽深阻脉、嚣淩獷悍

雖俗習固然、詎意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
散、開按臣以造冊復、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指顧易及、更必行
以邑、皇上之德意、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潛遏亂萌者、
臣治所距新安千有餘里、前所發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
變出異常、不敢不先以、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根亂、仰
候、聖裁、山場逼近、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偷樹
木多株、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
犯、着王應諄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陵寢、夾江將
上逃散、□業從李書贊報稱天啟七年三月十七日准千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搶鉄
山堂後取差都司毛永顯領兵一千前救宣州不意十七日陽初六盼襲家泰人丁二百餘名而遂賊將夷情正急未及中

報幸本領參將張繼善知其臨陣脫逃擎獲枷解未到又在城
參將高萬重先有島中謠言鉄山云從俱失統領中軍劉寧等
將本島殷寔軍民財物盡行劫奪揀有姿色婦女約五千餘口
又將池鳳嘉妻妾銀兩及高監武妻皆令心腹家人親丁約七
百餘名將貨物男婦搬裝二船又將西來守東未船盡數分載
作為行糧于二月初三日滿裝逃去都司馬承勛亦帶兵六
百由六路西逃當此與賊對壘之時兵將紛紛逃竄封疆
守且又三軍沸謠李鑛鄭繼魁等常兵同去今在覺華島大
人餉受用不盡我們受饑受冷又要對敵島中逃兵俱無
固志賊恐軍開子賊嚴令梟示割耳四人軍心始定李鑛自
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脫逃皆馬徐數妄偽言謠惑所致律有
另餘罪俱不敢伏乞　上台速正典刑傳首遼示海外與孤軍
□畏法不敢畏逃事
立十八島此塘報、○島帥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義州
□延閣口錢山等處塘報稱奴酋臨襲鐵山、直趨高麗、又強半
歸降、彼直視王京凡上肉耳、乃、天厭逆氛、甫渡冰解、前后阻
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將救援、我兵據報三戰三勝、庶始

垂而終奮能因敗以為功、亦可以少伸鉄山憤懣之氣而抑夫
羊匪茹之謀矣、奉、聖旨、覽奏、屬國危忘君臣播遷、朕心惻然
該知撫發兵調援、具見方略、知道了、向川欸議、雖寧錦有深心
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關寧別鎮、調度何以明不為奴所摩
而為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部奏議察酋與白言我奴夷也、察酋向以講討人口不遂
心、懷恨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
支乎、今諸酋情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毒于我、
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辦通官出口以和
解為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大

馬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携貳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
奉　聖旨奴孽東徙震鄰孔棘朕與廠臣深加綢繆之慮這本
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得遠計
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
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
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八千額兵添買馬二
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即俱作速伏議回奏
差曰廣胡向賓丁進　俱削奪林釬莊際昌朱繼祚俱閑住削
奪楊廷槐許開臣閑住○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
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

額曰照德上林苑祠額曰威恩松江祠額曰德馨[illegible]
吉士李請建德馨里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公高悟[illegible]
老薛世昌等請建　蕭澹于書[illegible]
讀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別有[illegible]
注不欲于諸長自見于世如如陳太史之端潔養淳朱相[illegible]
之清厚可詢
禾中三絕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
奴酋狡作百端說來厮殺之言詐也宜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
喝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
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費以生携二至論虜酋與秒花並
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宜諭務令馴懷我威德共
作藩籬誠撫久勞從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查體廠臣綢繆
石畫與內鎮諸臣協　督心力厲秣兵馬修整要害倍加嚴禁以

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建麗烈婦坊按霍母諫[illegible]忠義壽幾百
齡例當優恤烈婦湖廣人爲熊于宣通死熊典列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輸遊
情真服刑律當非廠臣深謀遠慮審計遴偵任用該監同心緝
獲何以使神奸就檢詭蹤伏發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
科宋得貴周氏顧梅俱擬斬既已先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衆令
其未獲周日俊等嚴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并吏部處[illegible]
部奇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困雲從島毛帥智勇自能
聯合罷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速餉接濟[illegible]
敷還若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還本色[illegible]

發以克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挨關西兵馬着[illegible]
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藥鉛子等[illegible]
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酋乞盟宜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剿說
罰願既戎索　防奴偷關得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故令鎮撫遣將整兵馬嚴偵探并覺查[illegible]
兵部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各以原官加一級
還寫與敕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
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馬關
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於脈絡
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稱朕與廠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
已越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寧遠之法着各自清

東暨壁相機堵剿該部速傳與他每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
形情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孤軍增氣黠奴撤衆還瀋
屬國獲全厥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
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者勞候除璉等回日并行題
敘該部知道○平遼總兵趙率教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
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
兩路擡攜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
[illegible]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名營將領
紀鯨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
夷屍與塞滿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掐死屍將班兵已探

辦窪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illegible]
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題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illegible]
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
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徤着星[illegible]
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嘉謨既係諸部薦舉必
有心計堪用着賫上方劍及關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帥軍前
以資方略殫歷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奉　聖旨依奴
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着馬上速行宣
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發前赴
山海聽督臣調度自山海以至河南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

馬處所俱要抹厲蒭糧整捌用備緩急仍大速傳與他每知道
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勿退遲以平明法○戶部段國璋奏
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奉　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
馬一切芻豆米糧自當速補且桃林口饑軍待哺情甚危迫着
該部不拘新舊餉酌量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速本
色或借用通倉或暫儹各州縣倉穀事平一并銷算其各省直
應解餉銀差官守催截解完者優敘欠者摘參凡輸經過地方
責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疏虞○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遥制東奴之
艱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亟面布置一

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拖毋知會本中救[illegible]
備關門俱係緊務薊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illegible]
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于其中着與商確申飭行○升毛擢[illegible]
光祿卿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勇自誓[illegible]
帥悉城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急
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賊
略既着無煩幫貼深慰朕懷因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着急
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為上援者以通賊為功說的是
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
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遼東巡按袁崇煥奏議策援

經畧重來又加[illegible]作計如何用人前榮不復節更設救援罷數總兵撫查于成之數沆官多而兵在以由故添文官不加添將添武官不若添兵者不添兵添將而兵愈少適以自弱文武中罪過前議役之人不借事何以起之官必立有方今復職勿職之復而仍無功人得官而連受累當事者早為之計若職涸有病也今力疾裹甲或以此身竄此地彼何言盧此番窮退斷不以瘡病再捉但邊事不可浪試一言不效狹以生靈并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偷快者凡此皆討羅大計不宥仰請正者其一切情形俱載前後疏中不敢多贅并祈詳察情急而危語不擇言○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叅游都等官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滿總兵明文與太府孫武馮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趨五道嶺徑奔西來又有撫院差去偵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掌號起兵南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茨蘿山看見

夷係大舉來兵甚急隨傳叅遊都司劉恩等合兵一處因彼衆我寡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柘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射死我兵楊惟進等七名輕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候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馬稱議奴狡詐多端今來得利退至塔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之酋將兵撤至六道又分去其力錦州稍緩本鎮十七日又挑過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虜形另報等因至職看得錦州之圍而視臣紀用同困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強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外素所倚重而願歸者㴑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還

將領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渡河或邀截而逞欲于一擊者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此提刻于先春寧遠時若使器械粗具矣即久困何妨正未必耳但此處著即夷兵恐亦未必能久留職記春去職因謝絕援兵亦無赴援今援兵如許矣且募死士砍其營又舟師繞出其後令王喇嘛督西虜揚其于錦州之地凡可為者俱為之夷安得不戒心今且馱鹽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退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邀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輙下但恐其返吾為主于瀋陽遲晝往來攻困職恐諸將領不能救錦者必不能救寧寧與錦為存亡職與紀用為生死此則剿虜大患故在急

調薊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急將原兵調來速給行糧備而行速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遣將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祗以滋蔓而無補于事在　廷之臣為自救擇也○勦廣西潯州鷲山賊胡扶紀等按扶紀負固有年屢撫屢叛生靈塗炭官兵襲兒撫臣王與道臣濟應龍等合兵攻勦竟以蕩平○山海總兵滿桂塘報稱本月三十一日寅時據本鎮原差守備李臣等禀稱帶領家丁沿途安撥哨至塔山遼東前營有精兵擬賊數百在彼攔住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東奴攔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加兵剪其鋒銳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密挑各營精騎一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為前鋒以

本鎮下中軍叅遊都司劉思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為後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視親自宣諭令攔路韃賊乃係挑來強壯等兵奮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割級違者梟斬催督即時起兵御枚疾走本鎮即同總兵閻思印等親統內鎮太監劉應坤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監孫下守備周于京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樑等各營軍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行至笊籬山正遇前賊攔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下手撲砍一處忽從笊籬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游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

數多各官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就內丁自雄在于馬上擒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刃俱獲笊籬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俱從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而援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天威承 東廠魏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奪其膽也況連山塔山高橋當幾道乃賊衷橫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回寧城固守次日復再酌量緩急前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科兵丁王希春等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韃馬二十六匹夷器俱全據此塘報○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將兵連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藥硝黃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固可解知道了○欽定主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明睿兵科李魯生江西編修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主姚昌錄兵主胡福弘○聘削參姚希孟筆修沈景初江用世萊有聲李碧沈棨王應熊曾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閑住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門戶群儕不足埋沒貶其品也○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張錦德祠頌天崔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戴德係部延無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歷係如捐所請祝恩係宗撫請○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袁撫臺答十萬豈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今馬文鋒即稍去年奔敘上而攻城下令始一刀一鎗而下拚命不

知有兵之說自攝號焊嘛得大呼分路並進諸軍念恨此戮一戰法之奇莫之居多○二十八日奈將彭古三次羽兵奧大砲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爲白龍旂奴兵死者衆遂不敢西行後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兎碑勒中炮驚歸死其子以鞭爲答碑勒先于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伯彥達子無數之多○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夷氛甚惡賴廠臣指授方略深中機權接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廠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劉文楊朝誼切同仇分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剋期策應孫茂林武俊親臨雉堞發令督戰胡佑吳宗臣李進楊承芳督催官兵舉放神器馮允升董文爾閻思印陳岩督兵城外齊力奮勇文武諸臣則有閻鳴太袁崇煥劉治折衝樽俎發縱有力畢自肅毛應芳張春接應軍實

朝貪不爽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國臣披堅執銳親莅行間祖
大壽諧定國尤世威及朱國儀滿永保三桂王選劉恩周鎮之
不惜領將牌催錄所向無前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
六十三年之新氣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勅諭勞苦該鎮
及內外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奏覽具知詳悉
為勅諭獎優有[illegible]致傷吏士宜從行賞恤事定日另行奏報奴
今又恐弄情叵測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圍該鎮與文武名官
商確便宜行事該部知道○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年猖獗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頼廠臣先事綢繆純
忠[illegible]故能使內外武臣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

殷行逐虜援錦見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聯
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希速發出閉聽用不許遲留盔
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應急需大僕寺馬原係備
用人馬仍着揀粗壯的解發運前備用不必折價與物已發犒
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錦州圍解奏捷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圍急救加援會同撫總兵燕院袁寧
前道畢自肅便計議進勦議定二十八日發兵整隊鼓勇前進聞
忽報賊兵攻打五台揀旗于[illegible]山寫塞山背山連山南分九營
官兵撤進濠內副將劉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
孔滿鎮隨行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時望見賊兵來入塵
蔽天大勢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滿鎮與部督發兵馬器械等項俟
賊至即親督紅夷砲向之總兵尤世[illegible]各營副將參遊把總領等官
奮勇大奮等迎敵力戰而射砲打死賊無數不許割級贜賊死
屍與[illegible]賊夷抬[illegible]奴[illegible]堡西一[illegible]用火藥焚化訖滿鎮親冒
矢石如與監軍共[illegible]戰[illegible]亦被射傷尤總兵

箭不顧身嚴[illegible]忠勇[illegible]差錦衣衛[illegible]使王崗
王選等十[illegible]有[illegible]劉胡孫[illegible]在事[illegible]
標督戰促令守備朱國儀部司潘[illegible]安設紀[illegible]城傷大將軍
發砲等砲連放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打死賊數多自
卯至午賊見我兵奮勇方殺不能[illegible]散兵敗回往東去從滿
鎮慮首山恐背後山勢險恐賊有埋伏故不窮追隨將令各將
領救兵現在城外到營防守伏道哨
丁遠將奴[illegible]于[illegible]寧遠東[illegible]營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
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至奴
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官兵對敵聞錦夷馳報錦州大兵
殺攻[illegible]營奴賊撤兵即回錦州于三十日門城放火砲三聲吶
喊三聲仍赴夷寨於初三日夜寫番上遊語箭上射之入城太
府紀用與職等議寫回諭在初三日亦射入賊營不服入報抄
寫　上覽是日晚遠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疑是攻城太府紀

用與職等遞傳預備果於初四日卯時步兵數萬抬運車梯攻
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于司禮監魏忠賢發來鉄
砲及火鐘矢石墳滿濠渠平地積屍如山四王子教場下黃帳
房穿黃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賊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炮
攻打城墻至酉時賊方撤兵敗歸所遺挨牌車梯賊具隨發兵
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司禮監
魏忠賢秉[illegible]內鎮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輔副將朱梅都司
紀鯨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與皆俱願拚命殺賊仗　朝
廷謝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為功
為此塘報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

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
初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打
死奴賊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屍骸處　天
隆大星如斗其落地如　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徹
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　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前
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　是役也若非仰仗
皇上　天威臧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起率教等把守錦州
要地可據以復地滅奴臣等苦心鏖戰閣部密籌督撫部道數
年鼓舞將士安能保守六年棄遺之殘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
此奇異之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聖旨據奏從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奴敗奔拆毀所過城垣恨極不忘報復事定即當謹防說得是
降奴未卜眞僞着押解入關赴總督衙門分發安插其見遼處
依議行錦州將士勞苦功高急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
光祿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官解赴軍前分賞三軍以作士氣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
即經挫衂渡兵踞鮮復借西虜闖入秋冬津塞在任宜防喜峯
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嚴抹以待其得制勝先着說得是
逃將李鑛李鈹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骫法壞紀若不正罪
何以懲衆着內鎮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　鎮
守海外太監胡奏報區畫海外形勢奉　聖旨覽奏　該鎮已達

皮島宜楊明旨賞賚軍士安撫屬國分插難民偵探奴息深體
朕與厥臣憂勤國事軫念危疆至意朕心嘉悅所陳皮島株守
孤懸不便建圖而廣鹿牛島襟帶登津路通奴腹可以聯絡毛
鎮牽制出奇移島實聚米而籌情形瞭然內鎮毛師仰於長山
建牙設重加議便宜行皮島舊鎮毛承祿屢建膚功着加副總
兵職銜偏師駐彼用張犄角東事破壞委靡中外因循該鎮悉
心區畫訓練兵馬相應戰守機宜以稱任使　總督閻鳴泰奏
奴恣海有據奉　聖旨錦寧鎮將受厥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
奴胆已寒滅之有日然聞奴新得鮮國海舡四百隻又令麗人
打造戰船四百餘號當懺敗時轉陸爲水以此報復狡謀叵測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乃南海口覺華島水兵船隻俱遣東報誠爲可慮前旨淮楊召
募船一百二十隻着工部催督星馳前來限本月內到關以資
防禦其調募水兵駐南海口及覺華島添舟簡將該部即酌議
其艘○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等左處閩撫朱一馮奏略閩固海國呉多海年古聯聚貧繁有徒小者不誇其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西二老蔭于馬等各起俱號爲劇盜而芝龍尤擴　以二百餘擄往來閩粵之鬪劫掠■濱所在見告近酉二老爲蔭子馬浙併歸于芝龍二賊爲一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芝龍春把新山寨把總茅宗蕩所佰不備遂擄船殺兵焚燬官民房舍無數時臣未人境總兵俞咨皐議調水標及北中二標之船就之南路剿總兵內而范與水標遊擊秦文燦率左翼把總洪應斗在與把總赴陳鎬話及北標把總康望高中標把總林文坆會師勢勒發安設局行閩臣以三月十八日入境四月初一日抵會城一蘇催舟師南下申節諸將吏務破巢穴滅此朝食二月二十日族採中左希羌與泉南遊擊金富康寸拒之而退臣請賊三大刻必且復來隨發檄俞劉之師枕戈以待于府各卑壁

穊祿清勤之操勞深調護及受顧託益勤職業倍加節宜近朕
沖齡嗣服倚毗周旋更著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
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眞可嘉尚茲殿工捷音所
次敘賚宜隆報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綵段六表裏羊
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獎勵外廕弟男一人與錦
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荅至意○張良
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
政時警報遝至或言搶西虜莊禾或言搶錦寧田禾總之奴甚
狡或發東擊西皆未可知而一迫于饑荒一急于報復則奴之
眞情形也○禮部接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秉虛弱兼

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
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詳議從厚具儀
來看又接出　大行皇帝崩逝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
慰禮請速即位今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
未協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又接出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
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愛國至意顧
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又接出二箋　皇
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見卿等
爲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
所請不允又接出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
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
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二十四日○今上登極。
文武百官朝賀○聖御極善政聿新萬年之長左右史詳注之
草莽之臣未敢以縢頌也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八終